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

梁羽生全集通行版



－－－－传播汉语文化，重拾民族精华！－－－－

出品：四月桃物工作室/ 开发设计：风凉子/ 电子书版源：老广旅版

第二十七回　假凤虚凰留笑柄　真心实意化疑云

段克邪正是满肚皮闷气，听了史朝英的名字，更不舒服；但辛芷姑毕竟于他有救命之恩，段克邪却不能像铁摩勒那样对她不理不睬。于是说道："辛老前辈，你要打听你徒弟的下落，应该去问牟世杰。"辛芷姑道："哦，牟世杰？是那个新任绿林盟主的牟世杰吗？"她僻处西陲，但牟世杰这两年来名头极响，她也还知道。段克邪道："不错，就是这个牟世杰。"辛芷姑道："为什么要问他？"段克邪道："她昨晚已经和牟世杰一同走了。"辛芷姑怔了一怔，满不高兴的问道："她为什么跟牟世杰跑？是你得罪了她不是？"段克邪板起面孔说道，"我不想在师父面前，说徒弟的坏话。"辛芷姑误会了他的意思，只道段克邪是怨恨她徒弟抛弃了他，哈哈笑道："朝英爱使些小性子，是有点难以伺候，但年轻人吵吵闹闹，也算不了什么。她脾气过了，自然会与你和好的。"段克邪冷笑道："我不希罕。牟世杰和她才是志同道合。"辛芷姑误会更深，倒有点为徒弟感到抱歉，"莫非当真是朝英见异思迁？还是她受了牟世杰的诱惑？嗯，这可要待我见了她的面，才好问她究竟真正爱的是哪一个了。"于是说道："你别烦恼，要是我的徒弟当真对不住你，我自会管教她。你且说，牟世杰和她跑到哪儿去了？"段克邪道："我怎知道？总之，他们是已经跑出长安了。"

辛芷姑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，说道："好，你站过一边，切莫上来帮手。待我教训教训这个小胡狲，然后我再给你去找朝英。"

精精儿不认得辛芷姑，听说她是史朝英的师父，心中也不禁暗暗吃惊，但他骄傲惯了，也不肯示弱，当下傲然说道："好呀，你既是史朝英的师父，谅非无名之辈，你出言不逊，那只是自失身份。我不和你斗嘴，咱们就来比划比划吧！"

辛芷姑忽地"噗嗤"一笑，说道："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倒知道你是谁了。瞧你这副尊容，你是精精儿不是？"精精儿长得猴子模样，最恼人嘲笑他的相貌，大怒说道："我又不要娶你，你管我是俊是丑？"辛芷姑自言自语道："我曾听空空儿说过，他有个名叫精精儿的师弟最不成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。哼，你用那等卑鄙的手段，对付小师弟，居然还敢和我谈论什么身份？我本想割你的舌头，挖你的眼珠的，看在你大师兄的份上，就只打你两记耳光吧！"精精儿气得七窍生烟，喝道："岂有此理，我倒要看你如何打我耳光？"金精短剑扬空一闪，已先向辛芷姑刺来，辛芷姑竟不理会，出掌就打。

精精儿惯经大敌，虽然气怒，却并不暴躁，他是"未求胜，先防败"。一剑削出，未曾刺到，中途便已变招，人也移形换位，辛芷姑这一掌在一招之中藏着三个变化，只待精精儿一剑削她手腕，她便可以立即反手夺取他的宝剑，左手便掴他的耳光。哪知精精儿机警非常，竟未如她所料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精精儿闪过正面，侧身发剑，辛芷姑掌式中所藏的第二个变化也使了出来，一记"手挥琵琶"，托时夺剑，左掌中指，又从时底穿出，点精精儿胁下的"瘉气穴"，精精儿喝道："来而不往非礼也！"短剑指东打西，也向辛芷姑的"乳凸穴"戳来，哪知辛芷姑还有第三个变化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掌风从精精儿的面门扫过，热辣辣的好不难受，可是也还未曾打着他的耳光。

这个照面一招，精精儿是以两剑换她一掌，虽没给她打中，耳鼓亦已被

掌风震得嗡嗡作响，倘若按照成名人物的身份，他已是应该认输了。但精精儿怎肯甘心认输，挨她耳光？辛芷姑一击不中，虽占上风，也感颜面无光，她恨精精儿招数轻薄，大怒喝道：“我若在五十招之内，不能痛打你的耳光，江湖上从此没有辛芷姑这号人物！”精精儿不识辛芷姑其人，却听过辛芷姑的名字，这才大吃一惊，“原来这妖妇是无情剑辛芷姑，怪不得如此厉害！听她的口气，她和我的师兄很有交情，只怕也不是假话了。”但他一面害怕，一面却也暗暗欢喜，心想：“一百招之内，我不敢说，五十招之内，她就想打我耳光，哼，哼，那也未必就能办到。我只要挨过了五十招，看她如何落台？谅她这样的身份，说出的话，绝不能收回。那时迫她退出江湖，我精精儿的名头就更加响了。”精精儿的轻功本来极为了得，出招又是快如闪电，当下就采用游身缠斗的战术，决意挨过这五十招。

这五十招本来很快可以过去，但段克邪却没耐心在旁边等待他们的结果。他心里只有两件事情，一是助铁摩勒突围，二是寻觅史若梅。他把眼一看，见铁摩勒已稳占上风，即使未能即时突围，已决计没有危险。就在此时，远远的听得史若梅的声音叫道：“克邪！克邪！”场中厮杀声，兵器碰击声，噪耳非常，但段克邪一心等待的就是史若梅的呼唤，精神所注，一切嘈嘈杂杂的声音，他可以听而不闻，史若梅的声音他则是立即便听出来了。

段克邪一跑开，精精儿更无顾虑，有时还抢攻几招。转眼间四十招已过，精精儿数道：“四十一、四十二，……四十四，四十五，嘻嘻，我看你如何打我耳光？四十七、四十八，”突然辛芷姑一个转身，扭头便走。

这一下大出精精儿意料之外，不由得蓦地里又惊又喜，“哈，她毕竟知难而退了！”待要追上去用说话挤兑她，心里又有点畏惧，一时间踌躇不定。心念未已，忽觉微风飒然，辛芷姑突然间倒行回来，其快如风！高手比斗，绝无以背朝着敌人的道理，精精儿做梦也想不到辛芷姑竟会如此大胆，重来袭击，这一下比刚才的突然退走，还更意外。

精精儿慌慌张张的一剑刺出，只听得辛芷姑一声喝道：“着！四十九！”就在第四十九招上，“啪”的打了精精儿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！精精儿那一剑刺出，辛芷姑肩头一沉，衣裳也被剑锋划破了少许，但精精儿却没有伤着她。

辛芷姑那记耳光打得着实不轻，精精儿半边面颊红肿起来，牙根都隐隐作痛，狼狈不堪，哪里还敢恋战，慌忙就向人堆里钻。辛芷姑衣裳被划破少许，自觉赢得也不很光彩，精精儿虽然认输逃跑，她依然紧追不舍，大呼小叫的嚷道：“我说过要打你两记耳光的，还有一记，你就想逃了吗？”精精儿平生哪曾受过如此羞辱，何况是在天下英雄之前？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！他对辛芷姑是又怕又恨，但威风扫尽，却又不敢还嘴，只好没命飞逃。

场内群豪，有许多人是刚才被精精儿在他们头顶踏过的，十之七八对精精儿都心怀憎恨，这时见他受辱，人人拍掌称快，看见辛芷姑追来，个个都给她让路。有的还在嚷道：“刚才那记耳光，我没瞧见。这次可不能错过眼福了。”唯恐辛芷姑不再打精精儿的耳光。辛芷姑得意洋洋，说道：一好，你们就定睛瞧吧。”精精儿轻功本来略在辛芷姑之上，但因人们只给辛芷姑让路，却故意拦阻他，他又不敢再得罪众人，只好以巧妙的身法，专拣人少处绕路而行，这么一来，渐渐给辛芷姑追近。

这大校场方圆数里，处处混战，辛芷姑在这边追精精儿，段克邪在另一边却没有瞧见，他也没有心情再理会辛芷姑与精精儿的斗争，因为这时他已

发现了史若梅了。

史若梅、聂隐娘、方辟符三人正在重围之中冲击，段克邪叫道：“聂姐姐，史、史姑娘，小弟来了。”他本来要称“史妹妹”的，但当着这么多人，“妹妹”二字到了口边，却不敢说出来。聂隐娘笑道：“梅妹，你刚才还叫着他，怎么现在又不答话了？我们在这里，段贤弟，你快来吧！”

段克邪不想多伤性命，尽量发挥宝剑的威力，专削官军的兵器，剑光过处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顿时间折断了的刀枪剑戟，变成了一堆堆破铜烂铁，遍布地上。官军们发一声喊，四下散开，聂隐娘、史若梅、方辟符三人不怎么样费力，也就杀出来了。

段史二人经过了许多磨折，忽地在这样的场合重逢，一时间两人都不知要说些什么话好。聂隐娘轻声笑道：“克邪，你知错了么？”段克邪自己没了主意，也不理会聂隐娘是说笑还是认真，便依从了聂隐娘的指点，到史若梅跟前作了个揖，说道：“史姑娘，我一向莽撞，有许多地方得罪了你，请你不要再生气了。”史若梅想不到他真的当众认错，臊得满面通红，也只好还了个礼，说道：“我也有许多不是。过往之事，谁也不必提了。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你们多谈一会，我和方师弟给你们开路，不必你们分心作战。”史若梅虽说不提旧事，她心上毕竟还有个疙瘩，不知不觉的就问道：“你那位史姑娘呢，怎么不见她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你问这小妖女么？她害摩勒大哥不成，已跟人跑了！”史若梅大为奇怪，道：“跟什么人跑了？”聂隐娘就在他的前面，段克邪不想说出牟世杰的名字，又怕史若梅见疑，冲口便道：“梅妹，我和这小妖女从无半点暧昧，我可以发誓，若是——”史若梅的一张俏脸，红得像熟透了的柿子，连忙就拦住他的话道：“我管你和她有没有暧昧？你胡乱发什么誓？别惹人笑话啦！”后面这句，她在段克邪耳边轻轻的说，虽是娇嗔作态，但这语气神情，段克邪再笨，也已知道她是相信了自己，故而不许他发誓了。史若梅又道：“我只问你她跟什么人走了，你怎的答非所问？”这时聂隐娘正发出一枚暗器，将前面一个军官打落马下。段克邪轻轻“嘘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待脱险之后，我再单独说与你听。”史若梅颇觉奇怪，“这和聂姐姐有什相干？瞧他的神气却似不想给聂姐姐知道？嗯，是了，他脸皮太嫩，想是他还有一些体己话儿要和我说，他不知我和聂姐姐比同胞姐妹还亲，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的。他在聂姐姐跟前却害了羞了。”聂隐娘打落了那个军官，回头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尽管说吧，我不听就是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真想不到你会将那位史姑娘骂作妖女，你们不是一路同行同宿的吗？”这一回轮到段克邪面红直透耳根，举起手来，又要发誓，史若梅忽地格格一笑，将他的手拉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现在明白了吧，未明真相之前，怎可以胡乱思疑？我只说你一句，你就窘成这个样子！你想想看，你和那小妖女这样亲热，在旁人眼中看来又怎么样？不错，你是正人君子，但除了你，就再也没有正人君子了么？”

这番说话，史若梅是微带娇嗔，柔声道出，段克邪听了，却如受了当头棒喝！但这当头一棒，正打消了他心上的疑云。这番话话中有话，段克邪再笨也听得出来，“我只道她另有心上之人，和那独孤宇已成爱侣，却原来是我的瞎猜疑！不错，我和史朝英的形迹不是比他们更显得可疑么？我只知为自己辩解，却不知自己也错怪了她！”顿时心里甜丝丝的，又是惭愧，又是欢喜，不知不觉的就抓起史若梅的玉手，低声说道：“都是我的不好，我冤枉了你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不，我也不对，我不应该故意气你。”双方的说话，

只是稍为改动了一些字眼，刚才都已说过了。但这次重说，又添了新的内容，彼此消了疑团，更是心心相印了。

聂隐娘回头笑道，“你们怎么老是向对方认错，我听着都觉得有点臊了。”史若梅嗔道：“你说过不听，却又偷听。好，我们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有事要问克邪就快问吧。”将段克邪推上两步，笑道：“聂姐姐，你别害臊，问啊！”聂隐娘早已想向段克邪打听牟世杰的消息，被史若梅这么一说，“牟世杰”三字到了口边，一时间又不敢说出来，拐个弯儿问道：“对了，克邪，我正想问你，你是和铁摩勒同来的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铁大哥正在那边和羊牧劳恶斗。咱们快去和他会合吧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同来的还有谁啊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还有金剑青囊杜百英叔叔。糟糕，我只知道跟着铁大哥，却没有留心他，不知他是否陷入重围了？隐娘姐姐，你看该先去找谁？”史若梅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克邪，你真是个傻瓜！聂姐姐要问的，不是你的铁大哥，也不是你的社叔叔，还有个人，你怎么忘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谁呀！”史若梅戮了他额角一下，说道：“我给你气死了，他……”忽地停口，笑道：“也好，聂姐姐不问，你就不说！”聂隐娘性情较为爽朗，此时她也按捺不住了，便大大方方的说道：“我想打听一位朋友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。牟世杰呢，他来了没有？”段克邪其实早已料到她有此一问，心里不禁为她酸痛，只好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牟、牟世杰么，他没有来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他没有来？但我听说他早已到了长安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他昨晚离开了。”聂隐娘大为奇怪，“世杰应该是和铁摩勒一同进退的，何以单独离开？”她比较老练，人也聪明，顿时察觉段克邪神色不对，更是起疑，顾不得害臊，连忙便问：“克邪，你不必瞒我，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他没有什么意外，身上毫发无伤。不过——”聂隐娘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他身上没有受伤，不过，不过，他已是和我们分道扬镳了！”聂隐娘面色一变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和铁大哥到了这里，他则和另外的人到了另外的地方了。咦，你瞧，那不是独孤兄妹吗？咱们先给他们解围再说。聂姐姐，事情我总是要和你详细说的，可不必忙在此时。”聂隐娘疑惑不定，寻思：“克邪一向是不大会说话的人，说不定世杰只是为了别的事情离开长安，并非和铁摩勒决裂？克邪却误用了‘分道扬镳，这句成语了。”但总是觉得段克邪的神情有异，话意难明，虽然自己给他作了解释，心中仍是难以释然。

这时他们仍是在战场之中，不过官军不敢靠近来攻击他们而已，所以他们一面说话，一面仍是要不时的用兵器来拍打射来的冷箭，眼观四周，耳听八方，不敢稍有疏神。史若梅忽道：“方师兄，你怎么啦？”原来有一支箭射到了方辟符跟前，方辟符却低下了头，竟似视而不见，幸亏段克邪及时发觉，一记劈空掌将那支冷箭打落了，方辟符抬起头来，双眼有点红润，满脸尴尬的说道：“没什么，一颗砂进了我的眼睛。”他暗中爱慕师姐，此时方知道师姐的心上另有他人。

独孤兄妹和吕家兄妹被一小队敌人围住，其中有一部分是官军，一部分是精精儿的党羽。为首的那人是精精儿的把弟奚炳达，擅克刀剑，武功委实不弱。独孤莹的青钢剑好几次险些被他打脱手去。

段克邪来得最快，冲入包围圈中，顿时展开快速无伦的剑术，对官军的兵器则将它削断，对付精精儿的党羽，则用剑尖来刺他们的穴道。转瞬之间，已有七八个人倒在地上。奚炳达是领教过段克邪的厉害的，见他到来，大吃

一惊，不敢恋战，慌忙便逃。史若梅跟在段克邪的背后，杀了进来，双方会合，史若梅笑道：“莹姑娘，还认得你的史大哥吗？”

独孤莹嗔道：“史姐姐，你骗得我好苦！”想起自己雌雄莫辨，空惹相思，不禁哑然失笑，满面通红。史若梅仍用男子的腔调，行男子之礼，一揖笑道：“姑娘休怪，大哥特来给你赔罪了！”独孤莹笑得打跌，说道：“不害臊，还想假冒男子吗？我倒想仍把你当作大哥，只可惜有人不依呢。”回过头来，又对段克邪笑道：“说起来，我也该向你赔罪。只怪我不知道你就是史大哥的未婚夫婿，多有冒犯了。”她说惯了口，一不留神，又把“史大哥”三字说了出来，众人听得“史大哥的未婚夫婿”这一句话，哈哈大笑。

段克邪道：“我也该向你们兄妹赔罪。”独孤莹道：“段小侠，赔罪那是不必了。只望你今后可要好好待我史姐姐。你只能有一个史姑娘，可别要三心二意了。”话中暗点前几日在路上遇见段克邪与史朝英之事，段克邪笑道：“若梅多了你这位妹妹帮她，我哪还敢对她不好。”

吕家兄妹也上来和段克邪见过，独孤宇故意靠近吕鸿秋，与她并肩而立，笑道：“鸿秋，你和史姑娘的误会也可以消除了。妹妹，你知不知道，不单是你受了史姑娘的骗，吕家姐姐也曾把史姑娘当作男子呢。”独孤莹道：“哦，有这样的事，吕姐姐可还没有对我说过。”吕鸿秋笑道：“日后我再给你说我在金鸡岭所闹的笑话。史姑娘，你还怪我莽撞么？”独孤宇是有意作出和吕鸿秋亲热的，段克邪看在眼内，心中疑虑尽消，“原来这独孤宇也早已有了意中人了。我这几个月来，胡乱思疑，真是自讨苦吃。”吕鸿秋对独孤宇本来也有几分意思，如今见独孤宇说话的口气，显然已把她当作“自己人”看待，心中也不觉甜丝丝的，又是得意，又是害羞。

八位男女英雄会合之后，冲杀出来，官军当者披靡。段克邪眼光一瞥，见卫越和石青阳还在官军包围之中，高呼酣斗，笑道：“和卫老前辈交手的那个军官是九城司马杜伏威，卫老前辈大约因他是朝廷大官，故此手下留情。这姓杜的陷害我铁大哥的好友秦襄，我倒是气他不过，且待我去给他一点教训吧。”

段克邪所料不差，卫越确实是为了杜伏威的身份，是以不敢对他即下杀手。但卫越却也并非为了本身关系，怕得罪朝廷大官，而是为了丐帮的原故。

要知丐帮徒众，四方乞食，遍布天下，他们虽不愿作公门鹰犬，但也决不愿无原无故，招惹官府，自讨麻烦。例如长安在不久之前，就曾发生过京兆尹藉口长安是万国观瞻所在，要将京城流丐尽数驱逐之事，幸得秦襄从中斡旋，方始收回成命。杜伏威是长安的九城司马（相当于现代的首都警备司令），那次京兆尹（相当于首都市长）要驱逐流丐，就是先取得他的同意的。

卫越号称“疯丐”，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，但到了被迫和杜伏威交手之时，他却不能不顾及丐帮徒众了，倘若他杀了杜伏威，这个祸就闯得大了，只怕丐帮弟子非但不能在长安立足，其他各地，也会遭遇官府的迫害。杜伏威明知对方手下留情，却还是不肯退下，反而指挥籐牌军将卫越、石青阳二人团团围住。籐牌军布成方阵，丐帮弟子过来接应的，也都被籐牌军挡住了。卫越在杜伏威与濮阳侯联手夹攻之下，屡遇险招。不过，杜濮二人要把卫越拿下，也是妄想。

在段克邪来到之前，卫越和他们已斗了数百招，自己是手下留情，对方却是咄咄逼人，卫越渐渐被惹得心头火起，“疯”性发作，正要不顾一切，施展杀手。就在这时，段克邪杀入方阵。

段克邪毫无顾忌，但也不愿多伤性命，见籐牌军挡着他的去路，那几面籐牌联成了一面屏风，兵士则躲在这屏风后面，伸出长矛刺他。他一声笑道：“我也不伤你们，先把你们的乌龟壳破了再说！”宝剑疾挥，力度用得恰到好处，只听得爆裂之声不绝于耳，每出一剑，就破了一面籐牌。

转瞬间破了几十面籐牌，丐帮弟子跟在后面，纷纷杀进方阵。籐牌军失了护身之物，阵脚大乱。卫越喝道：“不许伤害人命，狗若咬人，也只能打断狗腿！”丐帮弟子人人握着一支打狗棒，籐牌军跑的就不理他，还上来反扑的，就照着脚骨一棒，丐帮最擅于棒法，那些兵士失去了籐牌掩护，给丐帮弟子打得鬼哭神嚎，顿时溃散。

濮阳侯见段克邪杀到，哪里还敢恋战，急忙向卫越虚发一掌，转身便逃。段克邪唰的便是分心一剑，濮阳侯发出了一记劈空掌，他的掌力虽逊于卫越，却也雄浑非常，段克邪剑尖荡歪，喝道：“好，我就试试你的混元掌力！”剑掌兼施，只听得“蓬”然一声，两人都晃了一晃，但段克邪是剑掌兼施，掌力对消之后，剑招随即刺到，濮阳侯无法抵御，他逃得快，段克邪的宝剑更快，剑光过处，已把他的一边膝盖削了。

杜伏威为了维持大将军的颜面，一时间又未料到濮阳侯竟会舍他而去，单独逃命。就在濮阳侯转身逃跑之时，他还在装模作样，大呼小叫的向卫越虚劈一刀，卫越受够了他的气，给他撩得心头火起，猛的一声大喝，一招“妙手摘星”，双指夹着刀背，已把他的雁翎刀夺了过来。朝天一抛，哈哈大笑，手舞足蹈的叫道：“大将军，你捡起你的宝刀，再来和老叫化比划吧！”杜伏威吓得面如土色，再也顾不得大将军的身份，慌忙逃跑。

濮阳侯被削了膝盖，一跷一拐的仍在忍疼奔逃，此时段克邪若要追上去取他性命，易如反掌，但他一眼望见了杜伏威，心中一动，忽地得了个主意，寻思：“今日脱险，须得借用此人。”主意打定，立即舍了濮阳侯，飞身疾起，便向杜伏威所逃的方向追去。

那口宝刀给卫越抛上了半天，这时刚掉下来，杜伏威刚要接那口刀，旁边忽地窜出一个军官，飞身一纵，就把那口宝万先抢到了手中。杜伏威未看清他的面貌，只道他是自己手下军官，正要叫他拿来，忽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，段克邪的宝剑已经刺到。

段克邪这一剑是意欲刺他穴道，用的招数巧妙非常，已算准他怎样闪避都闪不开，但以剑刺穴，却不能使出刚猛的力道。那军官抢了宝刀，忽地一刀砍来，当的一声，将段克邪的宝剑荡开，震得段克邪的虎口隐隐作痛。段克邪功败垂成，心头大怒，他应变机灵，快如闪电，唰唰唰便是连环三剑，那军官也迅速之极的还了两刀，两刀敌三剑，比起段克邪的招数虽然略为缓慢，但刀法严密，这两刀首尾相衔，劲力奇大，段克邪竟是丝毫也占不了便宜。

段克邪心头一凛：“想不到这无名军官，竟有这般本领！莫说杜伏威了，连武维扬也远不如他！”那人招数不及段克邪的迅速，但内力之强，却似比段克邪还胜一筹，他手中的雁翎刀乃是内库宝藏，也不惧段克邪的宝剑，段克邪闪电般的疾刺三剑，他还了两刀之后，突然一记反手刀，将段克邪迫退一步，回身便走。

段克邪疑心有诈，却不料他真的头也不回，便自走了。段克邪喝道：“胜负未分，因何避战？”身形一起，如影随形般的疾追下去。

那军官走到了杜伏威身前，杜伏威却不认得这个军官，但见他本领如此

高强，心中也是喜不自胜，说道：“好，你给我断后，赶快和大军会合，再来围袭匪徒，我记下你的功劳，日后定然将你提拔。”那军官道：“是，多谢大人栽培！”欺到身前，忽地使出一招擒拿手法，迅雷不及掩耳的便扣着了杜伏威的脉门。杜伏威浑身酸酸，给他制伏得服服贴贴，再也不能动弹，又惊又急，叫道：“你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段克邪业已赶到，见状大是惊奇，连忙收剑，那军官笑道：“咱们今日要想脱险，非得借重此人不可，你怎可将他杀了？”段克邪这才知道这个军官乃是和他一样心思，不过因为有所误会，他不知段克邪刺杜伏威的那一剑，只是想点杜伏威的穴道，而并非要伤害他的性命。

段克邪喜出望外，无暇解释，连忙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，因何助我？”那军官笑道：“我助你也即是助我自己，我是奉陪‘十逆’末座的青州楚平原。瞧你年纪轻轻，想必是名闻江湖的小侠段克邪了！”段克邪大感意外，这楚平原列名“十逆”之中，在杜伏威开场时宣布名单的时候，其他“九逆”都是江湖响　　的角色，只有这个楚平原谁都不知道他的来历。想不到他突然在此时出现，穿的竟是军官服饰。

段克邪抚剑一揖，笑道：“刚才误会，多有冒犯，楚大哥智勇双全，佩服，佩服！”楚平原笑道：“这位‘杜大人’交给你看管吧，免得你不放心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哪里的话，……”但楚平原已把杜伏威推了过来，段克邪只好接下。杜伏威武功不弱，趁楚平原松手的一霎那，还想挣扎，段克邪早已抓着他的背心，一掌按在他的“愈气穴”上，喝道：“你敢乱动，我就震断你的经脉，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

卫越、独孤宇等人相继赶来，押着杜伏威一路杀出，在校场内的军官投鼠忌器，不敢阻拦，不消片刻，他们已冲到了场边。

在这大校场周围，有三千名羽林军和杜伏威统管的两千名虎责军团围住，并把守着六道大门，不许进出。这五千精兵，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早已严阵待敌。铁摩勒、段克邪等人虽然本领高强，但若是要硬拼的话，决计冲不出去。

楚平原与段克邪押着杜伏威走在前面，楚平原沉声说道：“杜大人，你若要保全你这吃饭的家伙，快快叫你手下开门！”杜伏威吓得面无人色，心想，“开门放贼，即使贼人不杀我，我也是死罪一条。开门是死，不开门也是死，我不如做个忠臣。”心念未已，段克邪内力微吐，已在他背心一按，顿时似有千百条小蛇在杜伏威体内乱钻乱啮，那当真是天下最惨酷的毒刑，只痛得杜伏威死去活来，连忙嚷道：“好汉松手，我遵命就是！”

段克邪冷笑道：“不怕你硬充好汉，若不遵命，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叫你尝尝。”把杜伏威押到距离官军数丈之地，杜伏威一看，前面的是他的部属，后面守门的却是秦襄的羽林军，秦襄的羽林军是无须听他指挥的，但这时也顾不了那许多了，段军与普通兵士不可同日而语，即以弓箭一项而论，人人都要拉得动五石强弓，才算合格。这时强弓猛弯，齐向杜伏威射来，当真是千箭如蝗，声若霹雳。虽有段克邪、楚平原、卫越、独孤宇等一等一的高手给他防护，也兀是手忙脚乱。

羽林军一发动攻势，本来是社伏威部属的虎责军也不敢落后了。尤其那些平日就对杜伏威有所不满的，更想乘机将他除去，支支箭都朝着他射来。

楚平原道：“快退！快退！回到校场中去！”杜伏威面对着冲杀过来的官军，又惊又怒，颤声叫道：“我毕竟是你们的官长，你们不听命令，那也

罢了，怎能放箭射我？”在箭若流星，弓如霹雳之中，兵士们哪理会他的叫嚷？

武维扬要了一副弓箭，跨上战马，忽地喝道：“杜伏威，你屈身从贼，须怨不得我杀你！”嗖、嗖、嗖连珠三箭，他的箭力道更强，又是杂在乱箭之中，不易分别，段克邪挥剑打落了两支，第三支箭独孤宇用折扇拨打，他的功力不及武维扬，那支箭穿过了他的折扇，正中社伏威的咽喉，顿时将他射死。

武维扬哈哈大笑，连珠箭发，继续向段克邪、独孤宇等人射来，吕鸿春大怒，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看箭！”嗖、嗖、嗖，也是连珠三箭，吕鸿春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神箭手，第一支箭射了武维扬的坐骑，第二支箭便对准了他的咽喉，武维扬也确是了得，飞身下马，马倒而人不倒，百忙中提起弓来一挡，只听得声如破竹。那副铁胎弓给吕鸿春一箭从当中劈开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第三支箭又到，武维扬避无可避，只得使用“啮嗾法”张口一咬，“■嚓”一声，咬着箭头，虽是侥幸逃了性命，大牙己断了一齿，慌忙转身便逃，距离远了，吕鸿春第四支箭追他不上。

楚平原、段克邪这一千人也急忙退回校场中央。场中是敌我混战的局面，羽林军的乱箭这才不敢射来。

校场中辛芷姑与精精儿还在一追一逃，辛芷姑一面追一面嚷：“小猴儿，你还欠你姑奶奶一记耳光，逃是逃不了的！你若识时务，乖乖过来，送给我打。否则给我捉着，我就不只要打你一记了。”精精儿打不过辛芷姑，又不敢回骂，恨不得地底裂开个缝，好钻进去。幸亏他的轻功比辛芷姑稍胜一筹，专拣人少的地方躲避，辛芷姑一时间尚未能追上。但场内群雄，大都是讨厌精精儿的，辛芷姑所到之处，人人给她让路，对精精儿则有意阻拦。这么一来，一追一逃，双方的距离越拉越近。

卫越退回场中，正好碰见精精儿迎面奔来，卫越一见，心头火起，双臂一张，喝道：“好呀，小猴儿你还在这儿，快赔我葫芦！”精精儿情急，脚尖一点，便要从他头顶跳过，卫越张开大口，一口酒浪喷出，接着又是一记劈空掌。精精儿人在半空，给那掌力一震，竟似皮球般给抛了回来，手足头脸也给酒浪溅上，热辣辣的好不难受，眼看辛芷姑就要追到。

好个精精儿，轻功确是超卓不凡，他虽然给卫越的劈空掌力所震，内脏却未受伤，在这危急关头，忽地在半空中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人未落地，已是转了一个方向，斜掠出数丈之外。

脚尖刚刚着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段克邪已站在他的面前，冷冷的盯着他。精精儿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道：“段师弟，咱们虽有梁子，毕竟还是同门。你忍心看我受外人所辱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与你还有什么同门之情？”话虽如此，仍然是虚晃一招，便即侧身将他放过。

楚平原忽道：“拿来！”精精儿道：“什么拿来？”身形一晃，正要从他侧边冲过，楚平原一招“笼罩六合”，刀光闪闪，已把他的去路封住，喝道：“你是故意装傻么？这金精短剑是我家之物，快快拿来！”精精儿道：“啊，原来你是楚公子。你已抢了杜伏威的雁翎刀，何必还要回金精短剑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的家传宝剑，焉能让你拿去作恶？”一刀紧过一刀，精精儿武功本不逊于楚平原，但他久战力疲，竟然冲不过去。辛芷姑哈哈笑道：“小猴儿，看你还跑不跑得了？楚平原，你暂且住手，待我打了他一记耳光，你再和他算账。”

精精儿前后受敌，眼看逃不了辛芷姑一掌之辱，就在此时，忽见官军哗然大呼，队伍骚动，一条人影捷如飞鸟的从官军头顶越过，转眼间已落到场中，这人不是别个，正是空空儿！辛芷姑叫道：“空空儿，这次你还想避而不见么？”顾不得再打精精儿的耳光，便跑过去要追空空儿。正是：

茫茫踏遍天涯路，未了心头一段情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铁掌歼仇心大快　金章传旨事离奇

精精儿见师兄来到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无心恋战，连忙说道：“这宝剑虽是你家之物，却是我师兄取来给我的，我师兄如今来了，你要取回，可去问他。”虚晃一招，转身便逃。楚平原追他不上，心道：“不错，空空儿已经来了，谅他插翼难飞。我只须着落在空空儿身上。”原来楚家这柄宝剑，在二十年前被空空儿盗去，空空儿疼爱师弟，送给了精精儿。楚平原长大之后，学成武艺，找空空儿要回宝剑。空空儿这时早已改邪归正，对少年时候的一些荒唐事情，颇为后悔，因而尽管他的武功高于楚平原，却不愿与他较量，反而向他赔罪，并答应给他索回宝剑。其后楚平原行走江湖，空空儿又曾暗中帮过他几次忙，两人成了忘年之交。但空空儿有个毛病，过于重视私人的情感，明知精精儿行为不端，仍是一向对他姑息。因而他虽是奉了师母之命，缉拿精精儿，却并不怎样着意追缉，有时还故意泄漏自己的行藏，让精精儿闻风先避。精精儿也知有楚平原向他师兄追索宝剑之事，这次楚平原被列名“叛逆”，虽然还有别的原因凑在一起，但精精儿有意要陷害于他，却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
辛芷姑急于要去与空空儿会面，不顾一切，横冲直撞，有挡着她的路的，她也不管是朝廷军官或是江湖好汉，一拂尘便即打翻。但前面官军越来越多，急切之间那冲得过去？楚平原随后赶上，心中一动，“我要空空儿为我索回宝剑，我也须得帮他一个忙，空空儿不想见这个女人。我且阻她一阻。”加快两步，追到辛芷姑背后，叫道：“辛老前辈，幸会幸会，晚辈这厢有礼了。”辛芷姑最不欢喜别人叫她“老前辈”，念在楚平原父亲的份上，拂尘不打出去，白了楚平原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不需多礼，我没闲功夫！”楚平原“嗖”地从她身旁掠过，回过头来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“家父尝谈论天下剑术名家，对辛老前辈的剑术最为佩服，可惜当年辛老前辈路过寒舍之时，我还年幼，不知请教。如今幸得相逢，老前辈可肯指点一二么？老前辈，你今日为何只用拂尘，却不用剑？”辛芷姑气得七窍生烟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要伸量我么？”楚平原连忙作揖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我只是想请你讲点上乘剑术的诀窍，并非敢和你过招动手。”辛芷姑怒道：“你问我为何不用剑，你可知道我的无情剑一出，就要杀人的么？”楚平原道：“知道，知道！我正是想学这种厉害无比的上乘剑术。”辛芷姑冷冷笑道：“要学我的剑术，口授是不行的。你既要学，那就看剑吧！咄，你还不让开？”

楚平原一招“长河落日”，宝刀挥了一个圆圈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将辛芷姑的青钢剑封出外门，带笑说道：“老前辈好剑法，我这一招解拆可对不对？”辛芷姑是看在他父亲的份上，不敢即下杀手，但楚平原知道她素来辣手，这一招化解，却是用了平生所学，辛芷姑的虎口都给震得有点酸麻了。

辛芷姑一口怒气涌了上来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心道，“你这小子不知道进退，管你是谁的儿子，先叫你吃我一剑再说。”冷笑说道：“好呀，看来我若是不拿出几分本领，倒叫你小觑我的剑法，以为我的‘无情剑’乃是浪得虚名了！”冷笑声中，剑法倏的展开，剑光四射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；瞻之在左，忽焉在右，当真是变化万状，难以捉摸！几招一过，杀得楚平原只有招架之功，不禁暗暗抽了一口冷气，“怪不得辛芷姑得了个‘无情剑’的称号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幸亏我得到了杜伏威这把宝刀，还可勉强对付。”辛芷姑也吃了一惊，“这小子年纪轻轻，怎的便这么了得？招数之妙，竟然

似比他父亲还胜几分！我这‘无情剑’的威名，莫要折在他的手里！”辛芷姑最爱面子，一交上手，不管是友是敌，就非要折辱对方不可。怒气一起，出手越来越快，招数也越来越狠了。

眼看楚平原就要抵敌不住，忽地有个苍老的声音哈哈笑道：“辛芷姑，你这‘无情剑’怎的向小辈使起来了，不怕人笑话么？来，来，来，别再打了，老叫化请你喝酒！”来的正是疯丐卫越。他随手拿过了石青阳手中的竹杖，轻轻一挑，只听得铮铮两声，一刀一剑，顿时分开。这倒不是因为卫越的武功胜于他们二人，而是因为楚平原与辛芷姑的功力本来就差不了多少，卫越运劲使力恰到好处，故而一举就将刀剑分开，两人各无伤损。

辛芷姑见是卫越，任她如何骄傲，也不能不给他几分面子，而且卫越虽是号称“疯丐”，说的话却是恰到好处，听来既是劝架，又是抬高了辛芷姑的身份，辛芷姑心里一舒服，脾气也就过去了，当下趁势收剑，说道：“不是我欺负小辈，他却偏要阻我正事。”

卫越将楚平原一推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辛芷姑的正事只有我老叫化可以听得，你这小子别在这里打扰我们说话。”他一手推开了楚平原，一手却拉着了辛芷姑。楚平原知道卫越一来，辛芷姑更难摆脱，心里暗暗好笑，唱了个喏，说道：“如此，小侄告罪了。”自去与段克邪等人会合，暂且不提。

辛芷姑恼道：“老叫化，你怎的也纠缠不清，我哪有闲功夫和你喝酒？”卫越笑道：“你不喝我的酒，那么你请我喝你的酒！”

辛芷姑嗔道：“老叫化，你胡说什么，我当真没功夫和你歪缠，你要喝酒，你自己请便吧，恕不奉陪。”卫越将她一把拖住，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你还不懂么？我要你请的乃是喜酒，不必你来奉陪的。你可知道，空空儿是和我打出来的交情，我和他气味相投，别人的言语他听不进去，老叫化的话嘛，哈哈，他多少也得听我几句。芷姑，你和空空儿的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了，老叫化最欢喜替人做媒！”

辛芷姑虽然不同于一般女子，她喜欢了一个人，绝不怕人取笑，但这时听得卫越挑明了说要给她做媒，也不禁泛起一片红晕，低首自思，“空空儿屡次躲避，要追又追不上他。但我知道他也并非对我无心，只是他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，怕一旦成家立室，就难免要受束缚。唉，他哪知道我现在的想法已经变了。”原来空空儿在二十年前，就已经和辛芷姑相识，两人的性情都与众不同，倒也颇为投合。辛芷姑固然对他极是爱慕，空空儿也很佩服她的本领，本来可以成为一对爱侣，但辛芷姑却不欢喜空空儿做妙手神偷，说是名声难听；空空儿也怕辛芷姑性子太强，样样都要她来作主，成亲之后，难免要受管束，故而始终不敢和她谈及婚嫁。到了后来，空空儿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，只觉独往独来，乐趣无穷，更不想成家立室了。而辛芷姑则因飘零半世，越来越想成家立室。尤其她因失意之后，性情流于孤僻，在江湖上以心狠手辣出了名，弄得人人怕她，令她更加感到内心的寂寞，对空空儿也就追得更紧了。这么一来，一个想成家，一个不想成家，于是空空儿就索性采取“避而不见”的法子，对辛芷姑竟是闻风而逃。

辛芷姑再又想道，“听说他这几年已经改邪归正，不怎么胡乱偷东西了。其实就是偶然施展他的妙手空空绝技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只是我这番心意，却怎生叫他知道？看来是的确需要一个大媒了。”想至此处，脸上红晕更甚，悄声问道：“卫老爷子，你既知道我两人的事情，那我也不瞒你了，先多谢你的成全。只要我辛芷姑后半生有个寄托，决少不了老爷子你这一杯。”卫

越哈哈笑道：“ 好，好，老叫化变作者爷子了。就凭你这一声老爷子，我还能不替你尽心尽力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见空空儿。哎呀，他现在可真是在办着正事，可还得待一会儿。 ”

辛芷姑抬头一望，只见空空儿正冲入武维扬那队亲军之中，身法快得难以形容，当真是有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，有隙即钻！进入大军之中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刀枪剑戟，纷纷戳下，却连他的毫毛都未伤着一根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他已闪电般的欺到了武维扬身边。

空空儿相貌奇特，武维扬早已知道来的是他，虽是吃惊，但却想道，“ 空空儿又怎么样，在这千军万马之中，看他能奈我何？ ” 心念未已，陡然间只见一条黑影，已是如箭射来，武维扬身为宿卫统领，武功委实不弱，双钩一立，一招“ 龙蛇疾走 ”，便向那黑影扎刺，这是他十二路护手钩中最厉害的一路，只听得“ 哎哟 ” 一声，血光崩现，那条汉子已被护手钩扎破胸膛，身躯软绵绵的垂下，皮肉还有一大片连在钩上。

武维扬大出意外，刚自心想：“ 空空儿怎的如此不济？ ” 双眼一睁，蓦地叫声：“ 不妙！ ” 双钩还未来得及拔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空空儿已是一把抓着了武维扬的虎口，三指擒拿，莫说武维扬的功力本来就不及空空儿，即使更大本领，被扣住了虎口，那也是不能动弹了。

原来空空儿意在速战速决，在他冲来的时候，突然以迅捷无伦的手法，抓着了一个军官，向武维扬扑去。空空儿身躯矮小，把那军官挡在他的前面，武维扬看也未看得清楚，冷不防的就着了道儿。

空空儿动作快极，一抓着了武维扬，立即喝声：“ 去！ ” 振臂一抛，将武维扬抛上半空，飞出人堆。空空儿也立即飞身掠起，从军士们的头顶越过，他拿捏时候，不差毫厘，武维扬一落下来，空空儿刚好把他接住，又拿了他的穴道。这时空空儿已在武维扬亲军所布成的圆阵之外了。

羊牧劳喝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既非绿林人物，与叛逆亦无干连，独往独来，何等自在，何必惹此麻烦？快快把武大人放下来吧！ ” 羊牧劳本来是和武维扬在一起的，见武维扬被擒，慌忙赶来，却已迟了一步，武维扬又落到空空儿手中。不过，羊牧劳号称“ 七步追魂 ”，轻功虽不及空空儿，在短距离之内，却也差不了太多，空空儿再次抓着武维扬的时候，羊牧劳也已到了他的身后不及三丈之遥。

空空儿冷笑道：“ 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麻烦？ ” 头也不回，抓着了武维扬拔步又走，羊牧劳虽是对空空儿有所顾忌，但这时为了救武维扬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见空空儿一起步，只怕追他不上，迅即便一记劈空掌打空空儿背心。就在此时，忽听得有人喝道：“ 老贼，往哪里走？我和你是不死不散，快快接招！ ” 来的正是铁摩勒！

空空儿哈哈笑道：“ 羊牧劳，我的麻烦没来，你的麻烦却先来了。这一掌之仇，有人代报，我也不屑与你动手了。 ” 羊牧劳那一掌虽是用尽全力，对空空儿却是毫无伤害，空空儿借他这一掌推动之力，去势更快，大笑声中，转眼之间，又是横过校场。

武维扬被擒，精精儿又因害怕他的师兄，不敢露面，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羊牧劳孤立无援，十分害怕，幸而铁摩勒不肯偷袭，先喝一声，羊牧劳不敢答话，拔脚便跑，意欲逃回官军阵中。

卫越、段克邪、独孤字兄妹这一班人亦已杀到，卫越率领丐帮弟子，截住官军厮杀，羊牧劳一见卫越，慌忙转过方向，扭头又逃。

铁摩勒喝道：“老贼，你还想倚仗官军保护你么？你的威风哪里去了？”羊牧劳正奔跑间，斜刺里又冲出一人，拦着他的去路，按剑怒视，冷笑说道：“羊老贼，我段克邪在这里恭候了。”

羊牧劳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忽地回过身来，打了个哈哈，说道：“铁摩勒，你想恃多为胜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克邪，你不许动手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到了羊牧劳面前，朗声说道：“老贼，铁某今日是为父报仇，与你算账，谁都不许别人帮手！你有胆量过来斗我，没有胆量，我也要斗你！总之是不死不散，见血方休！”段克邪横剑当胸，封住羊牧劳的退路，说道：“谁来插手，我就给他一剑，谁要逃跑，我也给他一剑！羊老贼，只要你在我铁大哥剑下保得住你的首级，我段克邪决不与你纠缠。”

羊牧劳道：“好，我就来领教你的天下无双的剑法！”铁摩勒忽地插剑归鞘，厉声说道：“你当年暗算我的爹爹，是用掌力伤了他的。今日我依样报仇，叫你死得心服！”

言下之意，即是也要凭一双肉掌来斗羊牧劳。

羊牧劳本来对铁摩勒甚为惧怕，听了此言，心中一喜，“你若然用剑，我是打不过你。你如今舍长用短，要在掌法上与我较量，那可是太过狂妄了！”还不放心，又再问一句：“咱们单打独斗，掌底见雌雄，可是这样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掌底判生死，就是这样！”羊牧劳道：“好，我就是要你这一句话，君子一言……”铁摩勒接道：“快马一鞭！”段克邪嘀咕道：“他算得是什么君子？”

羊牧劳大笑道；“你们也别在门缝里瞧人，把人瞧扁了。铁摩勒，今日阎罗王请客，请的还不知是我还是你呢？看掌！”他故作豪语，自己给自己壮胆，但笑声颤抖，已是不能掩饰他心中的恐惧。不过，他虽然恐惧，这一掌仍是凶悍非常！

铁摩勒反手一掌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双掌未曾碰击，掌风激荡，已是声如闷雷。羊牧劳身形骤起，左掌骈指如戟，直点铁摩勒面上双睛，左掌横掌如刀，滚斫铁摩勒下盘双足，两只手一上一下，形似少林伏虎掌中的“撑椽手”，但力雄势捷，比少林正宗的“撑椽手”还要厉害得多。原来羊牧劳自知力不及对方，故而不敢硬接铁摩勒的掌力，却用奇诡狠毒的招数，意图一举便挖去铁摩勒的眼珠。

铁摩勒掌已劈出，撤招不及，猛的身形一沉，一招“金针度劫”，中指翘起，对准了羊牧劳掌上的“劳宫穴”，羊牧劳这一掌若然劈下，最多击碎铁摩勒的肩头横骨，但“劳宫穴”若被点中，却是致命之伤。羊牧劳号称“七步追魂”，应变确是机灵迅速，脚未落地，半空中一个翻身，顿时移形换位，到了铁摩勒背后，掌击铁摩勒背心的“天枢穴”。

铁摩勒虽然不以暗器见长，但“听风辨器”之术，亦已到了炉火纯青境界，一觉背后劲风飒然。已是霍的一个转身，双掌齐出，猝击羊牧劳的命门要穴。羊牧劳身形微动，左掌从右手肘底穿出，一招“倒打金钟”，反击铁摩勒的肘尖。铁摩勒似乎早已料到他要使这一招，抢前一步，五指收拢，掌锋有如利剑，倏然从羊牧劳肋旁穿过，虽然没有插个正着，羊牧劳已是吓出一身冷汗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铁摩勒一声大喝，突然化掌为拳，一招“横身打虎”，猛捣出去，势如巨斧开山，铁锤劈石，羊牧劳哪敢接招，拔身一耸，飞起一丈多高，斜斜落下。铁摩勒喝道：“哪里走？”跟踪猛扑，羊牧劳脚踏“坎”

位，转进“离”方，反手擒拿，身法手法，妙到毫颠，竟把铁摩勒这一招刚猛无伦的攻击解了。

段克邪看得呼吸紧张，心道：“铁大哥舍长用短，与他斗掌，这可是失策了。”心念未已，只见铁摩勒与羊牧劳对抢攻势，一招一式，毫不放松，分寸之间，互争先手。羊牧劳的掌法固然奇幻莫测，但铁摩勒出手迅若雷霆，疾如风雨，掌法中夹着刀剑的招数，沉雄翔动，兼而有之，掌法的高明，却也不在羊牧劳之下。段克邪暗暗奇怪：“铁大哥几时练成了这套掌法？”

原来铁摩勒有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已准备好一套掌法来对付羊牧劳。这是他独创的掌法，将磨镜老人与段珪璋所传的两门上乘剑法都化到了掌法上来，今番还是第一次使用，谁都没有见过。莫说段克邪感到惊异，连羊牧劳这样的掌法名家，接了几招，也不禁暗暗胆寒。

羊牧劳虽处下风，身法步法仍是按着“八卦”、“五行”方位，丝毫未乱。“八卦”是指坎、离、兑、震、粪、乾、坤、艮八个方位，即四个“正方向”和四个“斜方向”；“五行”是指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个不同的立足位置，在武学术语中，称为金木水火土“五门方位”，其中还有许多“生克变化”的讲究，那也不必细表。羊牧劳在这套掌法上用了几十年苦功，身法步法配合得妙到毫颠，一时间铁摩勒倒是无奈他何。

但铁摩勒天生神力，又是正当壮年，对这“八卦”、“五行”的身法步法，虽然不及羊牧劳这么熟习，功力之深，却远非羊牧劳可及。十余招一过，双方优劣，渐渐显露，在铁摩勒的掌力笼罩之下，羊牧劳的身法步法已是渐渐施展不开。

羊牧劳身随掌走，步步变位，招招换式，但他这一套七式的掌法使完，非但迫不了对方之“魂”，自己反而给对方迫得透不过气来，吓得魂魄出窍。铁摩勒冷笑道：“你号称七步追魂，现在已经是走了七十步了。好，你不追我的魂，我可要追你的魂了！”陡地一声大喝，双掌齐出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，羊牧劳倒抽一口冷气，硬着头皮叫道：“也罢，我就与你拼了！”双掌合拢，左右一分，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杀手——“阴阳双撞掌”。铁摩勒横掌平削，中指一伸，使出“横江飞渡”的剑式，掌法中同时夹着刀法剑法，掌劈指戳，锐不可挡！羊牧劳那一招“阴阳双撞掌”本该脚踏“坎”位转进“离”方，与之配合，以攻为守的，哪知铁摩勒掌力尽发，羊牧劳已是力不从心，他脚步一个踉跄，踏不准“坎”位，却到了“巽”位，只一步之差，就似从“生门”踏进了“死门”，恰好转到了铁摩勒面前，等于送上去给铁摩勒掌劈指戳，铁摩勒一指戳破了他的气功，信手一掌，把羊牧劳打出了数丈开外。

羊牧劳筋断骨折，还想挣扎爬起，铁摩勒早已上前，一把将他拿着，含泪叫道：“爹爹，孩儿今日给你报仇了。”拔剑割下了羊牧劳的首级，纳入革囊之中。

段克邪上前道：“恭喜大哥，终于杀了这个老贼了！”铁摩勒道：“咱们的大仇虽报，但要闯出校场，却是不易。今日为我之故，连累了众家兄弟，我心实是不安。”段克邪忽道：“咦，大哥，你看！”就在此时。只听得官军们哗然大呼。

只见空空儿抓着武维扬，已是到了阅兵台下，校场尽头，只一跃就提着武维扬，上了高台。

武维扬喘气道：“大将可杀不可辱，空空儿，有胆的，你就把我杀了吧！”

空空儿把他放了下来，答道：“谁要杀你，我给你送圣旨来了！”

武维扬愕然道：“什么圣旨？”空空儿答道：“当然是皇帝老儿所颁发的命令，才能称为圣旨了，这还用多问么？”武维扬张大了嘴巴，呐呐说道：“什么，你有圣旨？”

空空儿突然收了嬉皮笑脸的神态，掏出一张纸来，喝道：“武维扬，还不跪下迎接！”将那张纸在武维扬面前一展，只见上面果然盖有当今皇上李亨的御用宝章，那是决计假冒不来的，武维扬奇怪极了，寻思，“皇上怎会把圣旨交付与空空儿？无论如何解释，都是情理难通，此事实是教人难以相信！”但摆在他面前的确是盖有皇帝宝印的圣旨，却又不由得他不相信，只好跪下，双手接过了圣旨细阅。

这圣旨上写的是：“铁摩勒、牟世杰、杜百英……段克邪、楚平原等十人，行为不端，屡于法纪，本该收捕，处以应得之刑，姑念彼等尚有报效朝廷之心，前来参与武举率论才之典，可免追究。唯国家用人，亦有法度，上开诸人，尚未立功赎罪，亦不宜令彼等侥幸进身。着即将铁摩勒等十人逐出校场，不许参加比武。其余人等，去留听便。钦此。”这“圣旨”上虽然仍是把铁摩勒等作为是“行为不端，屡干法纪”的“刁民”，但口气却宽容多了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并不把他们当作“叛逆”。“圣旨”对他们的“惩罚”，只是要将他们驱逐出场。武维扬心想，“这可不正是让铁摩勒他们得其所哉？”

武维扬是个细心的人，越看越是怀疑，暗自寻思，“皇上会出乎尔，反乎尔？而且这样重要的诏书，为什么不盖玉玺，只盖‘至德御用之宝’的图章？”原来这圣旨上面所盖的“至德御用之宝”乃是李亨常用的一个“私章”，“至德”是李亨的年号，李亨颇好附庸风雅，在他收藏的字画上倒是很欢喜盖上这个图章，但在正式的诏书那就少用了。不过，有时候他发给一些私人的密诏，偶而也曾盖过这个图章。

武维扬迟迟疑疑的问道：“你这圣旨是、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空空儿在他耳边低声笑道：“这皇帝老儿所用的图章总是真的！你奉行此诏，尚可保全禄位，否则性命难逃，你懂不懂？”武维扬顿时心中雪亮，知道这是假圣旨，但却是真“御印”，心想，“空空儿号称妙手神偷，偷皇上的图章，别人办不到，在他却是轻而易举。不管这圣旨是真是假，空空儿所说的却实有道理！即使这是假的，但有这御印为凭，他日追究起来，我也有话可说。最多落个失察的罪名，也不过罚点薪俸而已。但我若是当场说破，不接诏书，这空空儿胆大包天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，我怎能逃出他的手心？”

武维扬迅速的转了几个念头，毕竟是性命紧要，当下心意立决，不管这“圣旨”是真是假，就接了过来，高高捧起，还朝着宫阙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。台下的官军见他如此动作都是极为诧异。

武维扬行了跪接圣旨的大礼，随即走到台前，将“圣旨”展开，高声叫道：“都与我住手，听我宣读圣旨！”读到“将铁摩勒等十人逐出场外，不许参加比武，其余人等，去留听便。”这几句，台下群雄，欢声雷动，铁摩勒与段克邪相视而笑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这位师兄本领可真是不小啊，居然连圣旨也请来了。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

官军与群雄相斗，双方都颇有伤损。铁摩勒这边的人固然力求脱险，武维扬这边的人连同请来的精精儿这班党羽在内，也何尝不暗暗胆寒，巴不得早罢干戈？

铁摩勒朗声说道：“不劳你们驱逐，我自己走了！”经过了这一场大闹，参加英雄大会诸人，十九兴趣索然，何况秦襄又已被捕，大家更没心情再进行什么比武，于是铁摩勒领头一走，与会群雄，也十九跟着他走。筹备多时、轰轰烈烈的一个“英雄大会”，顿时瓦解冰消！

不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场中的官军也已罢战，把守那六道大门的羽林军却不肯开门。原来羽林军自成系统，武维扬也指挥不动的。秦襄、尉迟北被捕之后，羽林军中资历深的是“虎牙都尉”班定远，无形中由他做了首领。这班定远是个老成持重的人，一瞧就瞧出了破绽，说道：“不对，看这情形，武大人分明是受了挟持，谁知它这圣旨是真是假？你们还记得武大人刚才对我们说过的话吗？他要我们把紧大门，不许放人出去的，否则就会加重秦统领的罪名。他刚才为了杜伏威要放走贼人，还把杜伏威也射杀了。现在他的情形，却不是正好和杜伏威一样？依我之见，还是不要开门，派一个人到朝廷去打听，问明了‘中书省，执事（掌管颁布皇帝诏书的官职），的确是皇上所颁的圣旨，那时再把大门打开，也还不迟。”羽林军中本分两派，一派是主张遵从秦襄原来的意旨，不与群雄为敌的；一派则是为了替秦襄赎罪，要为朝廷出力捉拿钦犯的。两派都是为了秦襄，主张却大大不同。这时圣旨尚未辨明，两派又争论起来，但后一派有班定远为首，他所说的又是老成练达之言，因而人数较多，占了上风。不过主张开门的这一派也有一点很重要的理由，“倘若这圣旨是真，咱们延迟了开门的时候，势必又要死伤许多弟兄，这岂不是冤枉？”

两派议论未定，谁都不敢作主。羽林军仍然是刀出鞘、弓上弦的严阵以待，不肯开门。有几个杜伏威的心腹军官，恨武维扬射杀了他们的主帅，混在人堆中叫嚷：“武维扬分明是受贼劫持，假传圣旨，他昔敢来开门，一箭把他射杀！”

武维扬吓得面青唇白，叠声叫道：“这是真的圣旨，这是真的圣旨！”军士却哪肯信他，仍是乱哄哄的闹成一片。这“圣旨”上的皇帝图章虽是真的，但羽林军中，除了秦襄和尉迟北之外，谁也未曾见过这个图章，识它是真是假？何况武维扬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，也不能拿圣旨交给有疑心的军官一个个去鉴别。

武维扬正在进退两难，束手无策之际，空空儿忽地放松了他，从他身边跑开，旋风般的跑到羽林军阵前，高声叫道：“还有一道圣旨，是给羽林军的。你们想知道你们秦统领的消息么？快快静下来听！”羽林军中有许多人知道他是天下第一神偷，对他的话当然是更不相信。不过，羽林军人人爱戴秦襄，听说他有秦襄的消息，倒是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。大家抱着“姑妄言之姑妄听之”的态度，要听听空空儿说些什么，由于这个心理，空空儿的说话果然见效，羽林军静下来了。

空空儿朗声说道：“秦襄、尉迟北二人早经皇上赦罪，这英雄大会仍由秦襄主持。圣旨已经下了，不过，秦大人现在正在宫中觐见，不能即时回来。圣旨要你们遵从秦大人的命令。”羽林军中不认得空空儿的人欢声雷动，叫道：“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！”认得他的人却在叫道：“我们不信什么圣旨，纵有圣旨，圣旨上盖的御印，焉知不是你偷来的？”武维扬更是吃惊，心道，“羽林军见多识广，果然厉害。我所想到的他们也早已想到了。哎呀，看来今天我不死在空空儿手下，也要死在羽林军乱箭之下了。”

但人心总是喜闻好的消息，虽然人人都不免有点怀疑，却又都盼望这是

真的。有人便叫道：“除了圣旨，你还有什么凭据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是见过我们秦统领的了，他可有书信让你带来，我们认得他的笔迹。”

空空儿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早已料到你们不相信圣旨，所以我也不必给你们看了。说到秦统领的书信么，我倒是没有，不过——”羽林军纷纷嚷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空空儿突然取出一柄金锏，在羽林军前面挥运，说道：“你们定睛瞧瞧，可认得这是谁的兵器么？”

秦襄有两件宝贝，一是胯下的黄骠马，一是手中的金装锏，黄骠马有时还会离开，金装锏却是随身携带，寸步不离的。空空儿一亮出金锏，羽林军谁不认得？轰然叫道：“呀，正是秦统领的祖传金锏！”

空空儿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们都瞧清楚了么？这可该信我的话了吧？你们想想，你们的秦大人等着要觐见皇上，怎有功夫写什书信交我带来？我见着他的时候，他一把就将我拉着，说道：‘好呀，空空儿，你来得正好，你跑得快，赶快将我的金锏带去作凭信吧。皇上已经赦免铁摩勒他们的死罪了，你叫我手下的儿郎可得遵从圣旨，切不可将我的老朋友难为了。’皇上的御印，我空空儿或者有胆量偷，你们秦大人的金锏我怎敢下手？再说，我就是想偷，也决计没有这个本领。怎么样，你们相信了么，开不开门？”

羽林军把他们的主帅秦襄视若天神，一向都是极为崇拜的。空空儿这番说话正迎合了羽林军自大的心理，十九都是如此想道，“不错，秦统领天下无敌，空空儿纵是天下第一神偷，也决计不能盗他随身金锏。”何况铁摩勒和秦襄的交情，羽林军也有很多人知道，羽林军的军官有好几个并且还是铁摩勒旧日同僚，空空儿说得合情合理，一些比较谨慎的军官也不禁如此想道，“秦统领最重义气，只怕是真的也说不定。”这么一想，对空空儿话中的若干破绽，也就无暇推敲了。

兵士们作为一个集体，情绪最易冲动。羽林军听到了秦襄的“好消息”，又见了秦襄的金锏，顿时欢呼跳跃，有的说道：“不错，秦统领本来就是要结交天下英雄，开此盛会的。都是一些奸臣进谗，无端端的弄出什么叛逆案来！”有的说道：“铁都尉（铁摩勒曾为虎牙都尉）往日对咱们不薄，咱们就是未奉圣旨，也不应该对他难为，何况他还是咱们统领的好友！”于是异口同声的叫道：“这回决错不了，开门，开门！”

班定远较为稳重，也较为冷静，当然也想到了空空儿话中的许多破绽，但众意难违，群情汹涌，他又怎敢阻拦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已有急不及待的羽林军锤烂铁锁，打开了六道大门！

段克邪大喜，连忙跑到铁摩勒身边，说道：“走吧！”铁摩勒面孔一板，说道：“不，咱们应该让众人先走，怎可自己跑在前头？先顾别人，后顾自己，你爹生前的教训，你忘记了吗？”段克邪满面通红，垂手说道：“是！咱们等齐了杜伯伯他们，最后一批走吧。”这时场内群雄已是争先恐后的涌出大门。

空空儿眼光一瞥，看见辛芷姑和卫越正在向他走来，便想混在人堆之中逃跑，忽地有一只手伸来，将他拉着，却原来是铁摩勒。

铁摩勒笑道：“空空前辈，你还怕跑不了吗？你的师弟也在这儿呢。今日之事，真是多谢你了。”说话之间，段克邪已过来向师兄问好。空空儿与铁摩勒的交情非同泛泛，何况段克邪又是他最喜欢的师弟，到了此时，他当然不能跑了。

铁摩勒笑道：“空空前辈，这柄金锏你是怎么弄来的？秦襄和尉迟北二

人究竟如何？”空空儿在他耳边悄悄说道：“此事瞒得别人，瞒不得你，是偷来的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你是怎地遇上秦大哥的？”空空儿道：“有人给我报讯，那辆囚车未进皇城，就给我追上了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你劫了囚车？秦大哥肯依你么？”空空儿笑道：“我是迫令那辆囚车改了路径，如今秦襄早已在他自己家中。为了抢这柄金锏，我还挨了秦襄两拳呢！好在我皮粗肉厚，这两拳可真是难挨！”

原来空空儿是从龙成香的口中得知消息的。空空儿虽说是处处躲避辛芷姑，但他对辛芷姑毕竟是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情，而且心里也实在未能忘怀，既然碰上了辛芷姑的徒弟，就和她到静僻地方说话，想问问她师父的近况，哪知却听到了如此惊人的消息。

十名“叛逆”之中有空空儿的一个师弟和两个好友（铁摩勒与楚平原），空空儿当然不能不管，可是校场的六道大门都已关上，空空儿纵然神通广大，却也不能变作苍蝇飞进去，正自踌躇无策，恰好押解秦襄和尉迟北那辆囚车已经出来，从他身旁路过。

空空儿何等机灵，一见这个情形，就猜到秦襄被捕的缘故，顿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跟踪那辆囚车，到了比较僻静的地方，便即跳上车去，一举手就制服了押解秦襄的那两个军官。

空空儿说明来意，又拍胸担保可令秦襄免祸，秦襄哪肯相信，就在囚车上和空空儿打起来，幸亏尉迟北正是一肚皮闷气，怨恨朝廷不公，没有和秦襄联手。秦襄戴了半天手铐，动作不如空空儿灵活，他刚刚震断手铐，就给空空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点了穴道，但饶是如此，他还是挨了秦襄两拳，方能把他制服，顺手又点了尉迟北的穴道。

空空儿用重手法点了他们两人的穴道，估量以秦襄和尉迟北的本领，大约在两个时辰之内，可以自解，于是不敢怠慢，一面抢了秦襄的一柄金锏，一面便叫龙成香和她干爹上车，吩咐他们将这辆囚车驶往秦襄家中，而他自己则匆匆忙忙的直奔王宫。

空空儿轻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潜入王宫，竟是无人发觉，终于在一个贵妃房里，找到了皇帝李亨。

空空儿原意是想威胁李亨，要他亲写诏书，一、赦免铁摩勒等十名“叛逆”之罪；二、复秦襄、尉迟北二人之职，不许加罪他们。哪料李亨甚是脓包，空空儿相貌又大异常人，突然闯进房来，李亨给他一把揪住，只是“哼”了一会，便晕倒了。空空儿没法，只好在他身上搜出一颗图章，也不管诏书是什么体制，要盖玉玺还是只盖皇帝的私章也能见效，就跑了出来。匆匆忙忙又在街边找到了一个代写书信的人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拿着一锭黄金，以袖掩刀，刀尖贴着那人的背心，威胁利诱，要那人代他写了一道“诏书”，这就是那道令武维扬既是起疑、又不敢不从的诏书了。

空空儿将事情经过，约略的对铁摩勒说了，铁摩勒又是好笑，又是担心，说道：“此事只能暂挡一时，终须发作，岂不更害了秦襄、尉迟北二人？”空空儿笑道：“不然，皇帝老儿怕死，他不担心我再去找他晦气吗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铁大哥，他们都来了。咦，就是不见杜叔叔。”铁摩勒道：“那你赶快找他，等齐了再走。”空空儿忽道：“哎呀，精精儿也在这里，少陪，少陪，我可要去惩罚我这不肖的师弟了。”原来卫越与辛芷姑已经来到，空空儿藉口去捉精精儿，实是要逃避辛芷姑。卫越哈哈笑道：“空空儿，老朋友来了，你还要躲吗？”

空空儿给卫越拦着去路，辛芷姑已到了他的身边，噗嗤笑道：“我已替你打了精精儿一记耳光，你就不用再去惩罚他了。”

空空儿被夹在人堆之中，躲避不开，只好和辛芷姑相见。辛芷姑含嗔说道：“空空儿，你对朋友倒很是热心啊！”空空儿双眼一翻，说道：“怎么，你说我不应当为朋友尽力么？”辛芷姑笑道：“你的脾气还是像从前一样急躁。我的话还未曾说完哩。你对朋友热心，那是你的好处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会怪你？可是，我却不懂，你为什么单单忘了一个朋友？”空空儿道：“谁？”辛芷姑幽幽说道：“我不是你的朋友么？这么多年，你走南闯北，没事也要找事，就是不见你来找我！你可知道，我找得你好苦么？”她以上乘内功，将声音凝成一线，送入空空儿耳中，就只是空空儿能听得见。空空儿不禁面上一红，不知不觉的就和她并肩同走，离开了铁摩勒和卫越他们。卫越暗暗好笑，“看来我这个现成的媒人是做定的了。”

空空儿对着辛芷姑幽怨的目光，也不觉心中是愧，强笑说道：“咱们是隔别了许多年了，但你还是像当年的模样。”辛芷姑道：“我都快近四十啦，记得我和你初相识的时候，那时我刚满十八岁，转眼就是二十年过去了。”空空儿笑道：“是啊，日子过得真快。那时你还是梳着两条辫子的小淘气呢。不过，你的模样儿可真是没多大改变，在我眼中，你也还是当年那个淘气的小姑娘。芷姑，我也不是忘记你，只是机缘不巧，总没碰上。”他说的话，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，对辛芷姑一向未曾忘怀，那是真的，但说到“机缘不巧”那却是违心之论了。辛芷姑道：“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，你要我再过二十年，到我自发苍苍的时候，你才来见我么？”空空儿想到她等待自己的一片苦心，也不觉有点感动，但一想成家之后，就难免有人管束，又不禁心里踌躇。辛芷姑忽地“噗嗤”笑道：“空空儿，我只道你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原来你也有害怕的东西。”空空儿道：“我害怕什么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你自己明白，还何须我直说出来。其实你害怕的也未必真是就如你所想的那样可怕！”说到此处，双颊晕红，秋波一转，无限情意，尽在不言之中。空空儿当然也懂得她所未曾说出的那些话了。

不说他们二人情话喁喁，且说铁摩勒在场边等人，卫越、独孤宇兄妹、吕鸿春兄妹、聂隐娘、史若梅、方辟符等人都陆续来了，就只不见杜百英，不久段克邪亦已绕场一周回来，也是未发现杜百英的踪迹，铁摩勒正在心急，忽见一骑快马，从中央的那道大门疾跑进来，马背上一个太监，冲着班定远喝道：“谁叫你们开门的？快快关上！”班定远大吃一惊道：“有，有圣旨……”那太监吼道：“傻瓜，那是假的！”正是：

功败垂成波又起，瞒天过海计难瞒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　公主飞车传 圣旨　将军赠马助英豪

班定远满面通红，长枪一挑，亲自把那高悬闸门的铁环挑开，只听得“ 轰隆 ”一声，千斤闸放了下来，顿时内外隔绝！其他各处守门的将士依样而行，不消片刻，六道大门，又已重行关闭！

这时场内群雄早已走了十之七八，剩下的十之二三，有一部分是精精儿的党羽，留在校场之内；有一部分意欲出场，尚未走到门边；将到门边正要出去的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，虽欲抢门，但寡不敌众，迅即就被羽林军逐退，铁摩勒这帮人还在场边，救应不及。

空空儿大怒，就要去揪那个太监，羽林军早已列好阵形，剑戟如林，一重重的将那太监保护得密不透风，挡住了空空儿的去路。铁摩勒叫道：“ 空空前辈，不可轻举妄动。羽林军也不过奉命而为，何必斗个两败俱伤？ ”

武维扬已回到他的亲军之中，为了挽回面子，大呼小叫的嚷道：“ 好呀，你们这班叛贼，竟敢假造圣旨，实是罪不容诛！ ”空空儿一柄毒匕首飞出，喝道：“ 武维扬，有胆的你就来！ ”双方距离百步开外，武维扬又是在亲军保护之中，暗器本来不易打中他，但空空儿的暗器手法好得出奇，这柄匕首掷上半空，“ 呼 ”的一声落将下来，正好对着武维扬的天灵盖，武维扬急把双钩护着头顶，只听得“ ■嚓 ”一声，左手钩已断了一齿，那柄匕首余力未衰，斜飞出去，“ 波 ”的一声，穿过了他的一个护军的胸口，刀尖又划破了另一个护军的手腕，被匕首洞穿的那个护军固然是即时身死，只被划破少许皮肉的那个护军也惨叫一声，倒在地上，转眼之间，面目紫黑，七窍流血，眼见是活不成了，武维扬侥幸死里逃生，吓得心胆俱裂，连忙后撤，哪敢向前。

班定远令旗挥动，羽林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铁摩勒这帮人压来。铁摩勒喝道：“ 本是弟兄，何苦相迫？ ”宝剑挥动，转眼间破了十几面籐牌，削了几十支长矛，但他手下留情，用劲恰到好处，破牌削矛，却没有伤着一个人。羽林军都知铁摩勒的神勇不在秦襄之下，许多军官也顾念着昔日的情份，于是展开阵势，在数丈之外，将铁摩勒这班人团团围住，却未有立即冲杀过来。

武维扬一看形势有利，带了他那小队亲军过来督战，喝令羽林军放箭，空空儿冷笑道：“ 我们这边若有一人受伤，我就杀你们一百人！ ”羽林军见识过空空儿的本领，知道他不是虚声恫吓，一半是由于忌惮空空儿和铁摩勒，一半也由于鄙视武维扬的为人，竟没有一个羽林军依从武维扬的命令。

武维扬空自气恼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不过，羽林军虽然不听他的命令，却也不敢放松包围。双方正在僵持不下，忽听得鸣锣开道的声音，有人高声报道：“ 长乐公主驾到！ ”只见中门开处，两行龙凤仪仗，拥着一辆宫车，缓缓而来，在仪仗队的前面，还有一个军官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进得场来，便即喝道：“ 武维扬、班定远速来见驾！ ”

长乐公主的凤銮突如其来，全场人众无不惊奇。武维扬心道，“ 难道公主也想来看比武？却何以事先毫没通知？ ”原来这长乐公主乃是唐玄宗的幼女，肃宗李亨的妹妹。天宝（玄宗年号）年间，天下第一女剑师公孙大娘曾入宫廷教宫女练习“ 剑舞 ”，长乐公主拜公孙大娘为师，学过一些剑术；安史之乱，玄宗逃难西蜀，长乐公主随侍，护卫父皇，因之最得玄宗的喜爱。乱事平定之后，肃宗继位，给妹妹招了一门驸马，不幸驸马早死，长乐公主年轻守寡，一年里头，倒有大半年住在宫中，李亨因这个妹妹文武全材，又

有见识，因此在公事和私事上，也常常听她的意见。唐代公主弄权，几乎成了传统习惯（例如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，就曾把持朝政多年。）这长乐公主虽然不似她的长辈太平公主之爱弄权，但她在宫中的潜势力，文武大臣也都是知道的。武维扬、杜伏威等人，平日就唯恐巴结她不及。

铁摩勒比别人更觉意外，一幕往事，蓦地从他心头翻起，十多年前，他做御前侍卫的时候，颇得长乐公主垂青，后来逃避安史之乱，护驾西行，他又奉命作长乐公主的扈从，两人更是朝夕相处，公主将他当作心腹知己，铁摩勒性情豪爽，也不拘痕迹，把公主当作友人。若不是马嵬驿之变，铁摩勒涉嫌。“倡乱”，唐玄宗几乎就要将铁摩勒招为驸马了。

铁摩勒暗自寻思：“难道公主是为我来的？”心念未已，只见武维扬、班定远二人已走到凤銮之前，双双跪下，通名接驾。宫车绣帘揭开，果然是长乐公主。

长乐公主第一句话就说道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为何不遵从圣旨？”武班二人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是哪道圣旨？”长乐公主道：“圣旨说的是比武场中，不许胡乱捕人，你们却何以妄动刀兵？那道圣旨是皇上叫空空儿带来的，难道还未曾向你们宣读吗？”武维扬大惊道：“那道圣旨是真的么？”长乐公主斥道：“大胆奴才，皇上的御笔金章还有假的么？掌嘴！”

武维扬满腹疑团，明知是假，却怎敢再问长乐公主？心里想道，“我刚才为了顾全性命，接了空空儿的假圣旨，本来少不了要受降职罚俸的处分，却想不到有长乐公主出头，竟然以假当真，不管她是有何因由，这却是便宜了我。皇上除非也罚长乐公主，否则决不能单独罚我。我但求能够保全禄位，这几记耳光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想至此处，反而心花怒放，心甘情愿的左右开弓，噼噼啪啪的打了自己十几记耳光。

空空儿又是诧异，又是好笑，心道，“这可真是妙得紧啊！我空空儿撒下这样的弥天大谎，竟然有个公主来给我圆谎。哈哈，她说什么‘金章御笔’，‘金章’倒是不假，这‘御笔’么，长乐公主敢情也未知道是我找街边一个写信老儿写的。”

班定远较为沉着，大着胆子说道：“启禀公主，适才王公公也来传过圣旨，他如今还在场中，公主要不要问一问他？”他不敢说谁真谁假，但透露出的口气，已是说明两个“圣旨”内容不同。

那太监莫名其妙，战战兢兢的走过来说道：“奴才、奴才所接的圣旨，似乎，似乎有点不同。”长乐公主道：“怎样不同？”太监道：“圣上的主意没有变更，仍是要武维扬执行原来的圣旨，那，那，那空空儿的……”他要待和盘托出，但长乐公主已说过空空儿的“圣旨”是真，他明知是假，但怕长乐公主又要他掌嘴，呐呐不敢出口。长乐公主不待他把话说完，便即说道：“把你的圣旨拿给我看！”那太监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这是皇上亲口对我说的，并无御笔亲书。”

原来李亨给空空儿吓得晕了过去，待到宫娥太监将他救醒，才发觉失了图章，勃然大怒，立即便吩咐太监总管，赶来传旨。一来他因为刚刚醒转，心神未定，哪有工夫构思，亲写诏书，事情紧急，也来不及召唤翰林院的学士给他起草；二来他的玉玺一时间也未不及去取，图章又已失去，圣旨上若无“御宝”，那就反不如叫人口传了，这王公公是太监总管，武班二人都是认得的，因此才叫他来。

长乐公主冷笑道：“哼，你说了半天圣旨，原来却并无御笔亲书。你捏

造圣旨，分明是受奸人指使，唯恐天下不乱，败坏朝廷信誉，朝廷要招贤纳士，你却要朝廷失信于天下英雄！”一大串罪名加下来，吓得那太监总管面如土色，连忙叫道：“公主，冤——”“冤枉”二字刚吐出一半，长乐公主已是喝道：“把他拿下，回宫再审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公主身边的那个军官已是把那王公公一把抓着，信手点了他的穴道，教他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段克邪道：“咦，这军官的点穴手法倒是很不错呢！”空空儿笑道：“只可怜这位太监总管却是无辜受罪了。”只见那军官已把太监总管掷入囚车，迅即关了车门。他点穴的手法十分敏捷，周围的羽林军军官都不是长于此道之人，竟没一个看得出来。还以为是那太监吓得晕过去了，所以说不出话。

班定远高声叫道：“羽林军退下，把大门打开！”羽林军本来不愿与铁摩勒为敌，得此命令，皆大欢喜，立即解围。有几个与铁摩勒相好的军官，还向他遥遥致意，举手招呼。铁摩勒吁了口气，想不到这场险难，竟是如此出乎意外的度过了，不由得对那辆宫车怔怔的出了神。

忽见那军官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哪位是铁摩勒，公主请你过去问话。”铁摩勒定了定神，蓦地心头一动，“咦，这军官怎的似曾相识？声音也似熟人？。”铁摩勒从前做御前侍卫的时候，相识的军官本来不少，但想来想去，却想不起这人是谁。

空空儿悄悄的在铁摩勒耳边说道：“公主给我解围，我也不能令她难为，这捞什子你给我带给她吧。”一方硬物，随即塞到铁摩勒手中。

铁摩勒与长乐公主已有十年没见面了，虽说铁摩勒对公主从无非份之想，但他也是十分珍贵公主对他的友谊的，想不到今日在这样的场合下重逢。铁摩勒回首前尘，不无怅触。缓缓的来到宫车之旁，只见长乐公主早已卷起车帘，也正在出神的望着他。

铁摩勒道：“多谢公主解围之恩。”长乐公主笑道：“你怎么来和我客气起来了，你当年在兵荒马乱之中，舍生冒死的护送我们入蜀，你的大恩，我也未曾向你道谢呢。”铁摩勒道：“那时我是御前侍卫，份所应为。”公主道：“说到当年之事，总是我家对你不住，你心里不怨恨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但愿朝廷能发奋图强，铁摩勒一时的冤屈也算不了什么。至于对公主的恩情，我是只有感谢，愧难答报的了。”

长乐公主道：“如今杨国忠兄妹尸骨已寒，太上皇（指玄宗）也已去世了。你愿意再出来报效朝廷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多谢公主好意，我是再也不愿为官的了。”长乐公主神色黯然，过了好一会子，方始说道：“那么，你又要走了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错，是就要走了。公主还有什么要问我么？”

长乐公主凝眸无语，如有所思，半晌忽道：“你的夫人呢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她在乡下。”长乐公主道：“有几个孩子了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已有了一男一女，男的七岁，女的也有五岁了。”

长乐公主喟然叹道：“时光过得真快，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。说起来你是比我幸福多了，我是有了驸马，驸马又已死了，如今膝下无人，寂寞得很。”铁摩勒也不禁心头难过，把眼望去，只见公主体态比前丰腴，但颜容却是比前憔悴了。铁摩勒回首前尘，无限怅触，他不善于辞令，一时之间，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

长乐公主忽道：“你这对小儿女一定是很活泼可爱的了，几时你将他们带来，让我见见。嗯，你的夫人，我也没有见过呢。不如你叫他们搬到长安住吧。你流浪江湖，也究非了局。”言下之意，实是想铁摩勒长住长安，好

得时时见面。铁摩勒苦笑道：“我这次虽得皇上赦罪，但却还是叛逆的身份。罪人的家属，怎可住在帝京？”

长乐公主道：“我早已给你有所安排了。你当年护驾有功，朝廷尚未封赏！”铁摩勒连忙说道：“摩勒并不希图封赏。”长乐公主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愿为官，我也不会勉强你。但朝廷总要报答你的功劳，因此我向皇上为你讨了一面免死金牌，这个你总可以接受吧？”铁摩勒一想，有了这面金牌，倒是可以减少好多麻烦，家人也可免受官府骚扰，当下也就不再推辞，接过金牌，多谢公主。长乐公主说道：“你有了这面金牌，你们一家，就可以在长安居住了。”铁摩勒不置可否，说道：“多谢公主厚赐，我也有一件礼物，送给公主。”长乐公主道：“哦，你也有礼物给我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不过，我可是借花献佛，请公主不要见怪。”长乐公主莫名其妙，待到接到手中，轻轻一捏，这才明白，乃是空空儿盗去的那方图章。长乐公主有点失望，但转念一想，这虽不是铁摩勒送给她的礼物，但对她的哥哥来说，却是比什么礼物都宝贵，他得回这方图章，也可放下心上的一块大石了。

长乐公主道：“好，你送我这件礼物，足证你们是无意与朝廷捣乱，我在哥哥面前，也可以有个交代了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请公主在皇上面前代摩勒谢恩。也请公主多多保重。”长乐公主道：“哦，你要走了？你——”铁摩勒道：“公主还有什么吩咐？”长乐公主最后望了铁摩勒一眼，半晌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好，你走吧，我也该回宫了！”

大门早已打开，铁摩勒会齐了众人，待公主的凤銮一走，他们也随着出场。幸好众人皆无伤损，只是少了一个金剑青囊杜百英。铁摩勒心想：“校场已任人进出，公主又已亲传圣旨，不许胡乱捕人。料想羽林军也不至于特别将杜叔叔难为？且待出去之后再打听吧。说不定他已先出去了。”

铁摩勒虽然强自宽解，心中究是惴惴不安。空空儿却得意扬扬，哈哈笑道：“咱们现在该去慰问秦襄啦。我这假圣旨变作了真圣旨，料想他和尉迟北二人也可以安然无事了。”铁摩勒也正想念着秦襄，只好把杜百英的事情暂且放过一边，说道：“秦大哥为了我们受此无妄之灾，是该去慰问慰问他了。”铁摩勒识得秦襄住址，于是便即带路前行。

忽见长乐公主那个侍从军官飞马赶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奉公主命，护送你们一程。”空空儿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我们自己会走，不必你来送了。”那军官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会走，但公主之命，我怎敢有违？”群雄虽然不愿有个军官同行，但今日得以脱险，却是全凭长乐公主之力，看在长乐公主份上，却也不便峻拒她所派来的人。

空空儿心里暗暗嘀咕，“我们是去探访秦襄，让这军官知道，对秦襄总是有点不妥。”走了一程，空空儿忍不着又说道：“得啦，得啦，你已送了一程了，我们也领情不浅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这时已离开了校场数里之遥，前后也看不到官军的踪迹了。那军官忽地笑道：“还未送到地头呢，你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。”空空儿不禁怒道：“什么地头，你究竟要送到哪儿？”那军官一脸正经的说道：“你们到哪儿我就到哪儿，出了长安城，我还要和你们同行呢！”空空儿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从未见过有这样送客的！你走不走，当真要我赶吗？”铁摩勒忽地张开双臂，在两人当中一站，拦住了空空儿，说道：“阁下端的是谁？”原来他越看越觉得这军官似曾相识，心中已想起了一个人来，不过还不敢贸然相识。

那军官哈哈一笑，忽地举起袖子朝脸上一抹，声音也突然变了，说道："究竟是铁寨主眼利！"段克邪大喜叫道："杜叔叔！"这个军官正是"金剑青囊"杜百英。

原来杜百英医术精妙，且擅于改容易貌之术，在混战一起之时，他就筹思脱困之计，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趁着最混乱的时候，捉到了武维扬手下的一个军官，以迅捷无伦的手法，剥下那军官的衣服，立即换上，略施小术，便变作了和他原来相貌大不相同的军官。那时校场内人人都在舍死忘生的恶斗，正是自顾不暇，哪有人注意及他？就这样，给他以假冒军官的身份，伪作是武维扬有命令要他回去调兵，轻轻易易的便骗开了一道门，溜出外面了。那时秦襄已被押走，空空儿还没有到来。

杜百英是知道铁摩勒和长乐公主的交情的，脱身之后，便到公主府中求见，求她援手。长乐公主听了大惊，连忙入宫见她哥哥。这时李亨已派遣了那个太监到校场去口传圣旨了。

李亨余怒未息，对长乐公主说了此事。长乐公主顿足说道："哥哥，你这着棋可是大错特错了！"李亨道，"怎么？"长乐公主道："空空儿来去无踪，你宫中的侍卫可能拦阻得他再来么？"李亨呆了一呆，说道："以后我所在之处，多添侍卫，将屋子周围团团围住，纵然阻止不了空空儿偷入王宫，他要行刺我也不易。"话虽如此，心里已是不禁发毛。长乐公主笑道："终日提心吊胆，做人还有什么滋味？而且祸患还不只是空空儿呢。铁摩勒的神勇你是知道的，万一羽林军拿不了他，给他逃了出来，岂不是为朝廷树了大敌？还有秦襄和尉迟北二人，乃是朝廷宿将，素来忠心耿耿的。如今你听信武维扬的谗言，要将他们二人问罪，今后还有谁来给你保这大唐江山？凡事总要权衡轻重，顾虑周全。武维扬所说的铁摩勒已入绿林，即使是真，那也是在远离长安的魏博境内，受到他们侵扰的是藩镇节度使，朝廷所受的祸患毕竟不大。但如今你若亲下圣旨拿他，万一他就在长安城里造起反来，再和秦襄、尉迟北联在一起，那事情就闹得大了！你想一想，空空儿已难对付，再加上了铁摩勒，还又追反秦襄，这江山还能保得住么？"李亨听了，不禁冷汗直流，说道："我一时火气头上，考虑确是有欠周详。那武维扬也该死，怂恿我下了那样的圣旨。为今之计如何？"长乐公主笑道："只有再传圣旨，结恩于铁摩勒，再封秦襄一个更大的官职。你交给我去办吧，包你办得妥妥贴贴。只是要略微委屈你的王总管了。"李亨道："莫说委屈，你杀了他我也由得你了，快去，快去！"就这样，长乐公主得了李亨的同意，便摆起仪仗，并叫杜百英充作他的侍从军官，赶到校场，将铁摩勒这一干人救了出来。

长乐公主和她哥哥的这番对话，杜百英当然不会知道，但行事的计划和事情的约略经过，长乐公主倒也没有瞒他。当下杜百英将来龙去脉说了，众人方始知道长乐公主是他请来的，人人夸赞他的智计无双，却不知道李亨也实是有所顾忌，并非完全买他妹妹的情。

众人谈谈笑笑，一面赶路。秦襄家住城西郊区，骊山脚下。屋前是一片松林，众人赶到，只见那辆囚车还在林中，龙成香和她义父也还在那里守候。龙成香见了空空儿和她师父，连忙出来迎接。

空空儿道："你将秦襄送到了家吗？"龙成香道："早已送到了。"空空儿道："你为什么不在秦家等我？"龙成香道："我怕他骂。"空空儿哈哈大笑。龙成香道："还有这两个军官怎么处置？"原来押解秦襄和尉迟北

那两个官军也是被空空儿点了穴道的，如今还留在囚车之上。空空儿道："如今可以让他们走了。你将囚车驾到半路，由他们自己回城。"

龙成香道："师父，史师妹怎么不见？"辛芷姑道："我也不知底细，听说她根本没有进场，早已跟人跑啦。"龙成香大为诧异。望了段克邪一眼，说道："有这样的事？她跟什么人跑了？"辛芷姑道："听说是跟新任的绿林盟主走啦。这都是段克邪说的，我也不知是真是假？你师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说不定是她跟小段呕了气，故意气气小段，那也难说。"辛芷姑心情舒快，说话也就不免多了一些，忽然发觉大伙儿的眼光都盯着她，辛芷姑有点不好意思，笑道："他们赶着去拜会秦襄，你也有正事要办。你师妹的事你就不用多管啦，去吧！"说罢，回过头来对空空儿嫣然一笑，说道："如今又轮到我为小一辈的操心了。"空 空儿不惯在人前调情，顿时间脸都红了。

众人却没有谁笑话空空儿，只是为辛芷姑所说的消息而感到诧异，尤其是聂隐娘，更如晴天霹雳，心中满是疑云，大为惶惑，暗自寻思，"她说的什么绿林盟主，这不分明是指牟世杰么？世杰怎么会和这个妖女私奔？"但在众人面前，她却不便去问段克邪。众人虽感诧异，但他们都是江湖豪杰，对男女私情也不愿插嘴，因而也就无人议论。

众人走到门前，只见两扇大门紧紧关闭。铁摩勒就要拍门，空空儿笑道："别吓坏了他的家人。"取出匕首，在门缝一划，轻轻一推，便推开了。秦襄虽然做到羽林军统领，家中却没有用护院家丁，只有两个老仆看守门户，见一大群人突然涌进，大惊失色，空空儿哈哈笑道："不用害怕，是你家老爷的老朋友来啦。"

秦襄和尉迟北二人这时刚好自行解开了穴道。秦襄听得空空儿的声音，怒从心起，空空儿一跨入大堂，秦襄便跳将起来，劈面给他一拳，大声咆哮："空空儿，你害得我好苦！"

空空儿笑道："你不多谢我也自罢了，怎么还要打我？"身形一晃，早已闪到了铁摩勒背后。

铁摩勒拦着秦襄，说道："大哥，莫要错怪了好人。空空前辈截劫囚车，也无非是不想大哥受难。"秦襄怒道："你们这么一来，可不坐实了我秦某人背叛朝廷的恶名了？摩勒，你我兄弟一场，但求你能平安出京，我秦某人甘愿舍弃性命，任由朝廷处置。但你可不能连累我背上忤逆君皇之罪！"空空儿嘿嘿冷笑："我什么也见过，就未见过你这样糊涂愚蠢的忠臣！"

秦襄大怒，推开铁摩勒又要去打空空儿，尉迟北忽他说道："大哥，咱们不如带了家眷走了吧？咱们也不背叛朝廷，凭着咱们一身气力，在乡下耕田也能度日，不胜于在朝中受罪么？"空空儿有意气气秦襄，拍手笑道："这才是说得对呀！秦统领，你们也不用耕田，我教你们几手本领，日走千家，夜穿百户，包保你们一生吃着不尽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胜过你做什么龙骑都尉十倍百倍！"

铁摩勒忙道："空空前辈是和你说笑的，我告诉你真的吧，我们是给你报喜来的。"秦襄恼道："报什么喜，摩勒，你也来作弄我吗？"铁摩勒道："这是真的，皇上确有圣旨赦免我等之罪，你和尉迟大哥非但无事，可能还会升官。"

秦襄哪里肯信，一把拉着尉迟北，说道："你也不听我的话了么？咱们世代忠良，非但不能背叛朝廷，即躲避朝廷的惩罚那也是大大不该。你别胡说八道，快随我入朝请罪吧。"铁摩勒叫道："秦大哥，你听我说了再走也

不迟呀。”

正在拉拉扯扯，嚷嚷闹闹，忽听得门外有人高声报道：“钦差大人到，令秦襄尉迟北迎接圣旨！”秦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咱们慢了一步，朝廷已先降罪了。好！摩勒兄弟，我求求你们躲到后面去，千万别要胡闹。”空空儿笑道：“好，我卖你这个情，不偷钦差大人的东西。”铁摩勒道：“恭喜大哥，贺喜大哥，圣旨一到，必有好音。”

铁摩勒等人刚刚躲进后面，钦差已经走入大门，秦襄连忙摆设香案，与尉迟北双双跪下，迎接圣旨。尉迟北嘀嘀咕咕地在秦襄耳边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有了儿子，死了也还值得，可怜我还未娶老婆呢！”秦襄横了尉迟北一眼，满肚火气；这时钦差已踏上台阶，走到他们的面前，秦襄虽然是满肚火气，却已不敢再骂尉迟北半句。

只听得钦差宣读圣旨道：“秦襄尉迟北二人公忠为国，着即官复原职，并加封秦襄为镇国公，尉迟北为靖国公。钦此！”

秦襄又惊又喜，接过圣旨，连忙谢恩。钦差道：“我要回去向皇上覆命了。秦大人可有什么话要我代奏么？”秦襄道：“皇恩浩荡，秦某粉身碎骨不足图报。请大人将秦某这番心意，陈明圣主。”

钦差走后，秦襄兀自捧着圣旨发呆，尉迟北道：“秦大哥，这次咱们转祸为福，与其多谢皇恩，不如多谢空空儿。”

空空儿哈哈大笑，与铁摩勒一班人从后堂走出，说道：“秦襄，你还要打我么？你若有兴致，我空空儿也不妨陪你斗三百回合。”

尉迟北已在叫道：“空空儿真有你的，你究竟是怎么搞的？”秦襄大是羞惭，他一生除了皇帝之外，从未向人低首，这时也只得红着脸庞，过来向空空儿道谢。空空儿笑道：“其实你们应该向铁摩勒道谢。若然没有摩勒和长乐公主这份交情，我空空儿也无能为力。”当下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，秦襄这才明白其中曲折。尉迟北又哈哈笑道：“你们都是我的恩人，我明儿就赶紧娶个老婆，最少要她生两个儿子，一个拜铁摩勒做干爹，一个拜空空儿做干爹。唉，只可惜我这副尊容，却不知谁肯嫁我？”一番浑话，弄得哄堂大笑。

空空儿笑道：“秦统领既然不想和我打了，那我可要少陪啦。楚兄弟，我给你追回那把金精短剑去。”辛芷姑道：“好，你去捉拿精精儿，我也给你作个帮手，精精儿他还欠我一记耳光呢。喂，空空儿你别跑得太快，等等我啊！”

空空儿楚平原辛芷姑三人走后，疯丐卫越笑道：“看来他们这个媒已不用老叫化做了。老叫化也该走啦。秦统领，多谢你对长安丐帮兄弟的照顾了。”秦襄道：“卫老前辈，我还未曾得请你喝酒呢。”卫越笑道：“老叫化有个丑脾气，喝酒得拣地方，我从来不惯在官宦人家坐着喝酒，我老叫化是喜欢蹲在寒窑喝酒的。秦统领你虽然不比普通官儿，老叫化也很佩服你，但我还是不愿破例。这样吧，你有没有好酒，给我盛满这个葫芦，让我在路上慢慢地喝，我也就领你的情了。”秦襄忙道：“有，有！今年元宵时候，皇上曾赐我一缸御厨所酿的美酒，我还没有开过封的。”卫越道：“你们的皇帝老儿很是令我讨厌，不过他御厨的美酿，我老叫化却是不会讨厌的。”秦襄知道他的脾气，不敢再行挽留，叫老仆给卫越盛满了一葫芦酒，便送他出门。丐帮的石青阳焦固等人也跟着走了。

丐帮诸人走后，独孤宇独孤莹吕鸿春吕鸿秋两对兄妹相继告辞。段克邪

史若梅代秦襄送出门外，独孤莹笑道：“史大哥，不，现在是史大姐了，段小侠，你将我的史大姐抢去，今后可得好好待她，别再闹蹩扭了。”独孤宇接着笑道：“你们闹蹩扭不打紧，可害苦了我妹妹了。”段克邪不擅辞令，他也未知独孤莹曾有过单恋史若梅的一段笑话，倒是一本正经地连声道歉。

段史二人回到客厅，铁摩勒笑道：“我们正在说起你呢。”尉迟北一把执着段克邪的手，哈哈笑道：“原来你是我故人之子。令尊在生之时，曾与我打过一架，我虽然是吃了他的亏，心里却是着实佩服他。”秦襄说道：“天下武功高强的人也很不少，但若说到‘大侠’二字，上一辈的，只有令尊和南霁云二人才当得起这个称呼，这一辈的，除了铁兄弟之外，我只有寄望于你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还差得远呢。请秦统领多多训诲。”秦襄喟然叹道：“我是食君之禄，只能忠君报国，但求无愧吾心而已。说到一个‘侠’字，那是与我无缘了。但我对于令尊段大侠，却是毕生敬佩的，令尊生前，我无缘与他缔交，于今见到了你，也可稍补这个缺陷了。”

秦襄回过头，又道：“史姑娘，说起来你我也不是外人，我应该称你一声师妹，你可知道么？”史若梅怔了一怔，莫名其妙，不敢答嘴，心道，“秦襄武功出自家传，天下皆知，怎会与我拉上关系？”只听得秦襄接着说道：“令尊在生之时，曾在朝中做过一任御史，当时我还是三尺之童，曾向令尊执过弟子之礼，束发受书，跟令尊读过几天经史。可惜我是最不成材的弟子，从前跟史老师念过的什么四书五经，如今是一句都记不起了。”史若梅这才知道秦襄说的是文学而非武功。秦襄又道：“令尊风骨铮铮，敢言敢谏，为官时日不多，直声已播于天下！令尊虽然手无捉鸡之力，但说到一个‘侠’字，也足以当之无愧呢！”史若梅听到秦襄称赞她的父亲，又是高兴，又是伤心，想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面，不禁目中蕴泪，神色黯然。

尉迟北道：“别老是尽提旧事了，俗语说得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。段兄弟，史姑娘焉知他日不是强爹胜祖？你快点拿酒来大家喝吧，一来与铁兄弟叙旧，二来也该庆贺庆贺咱们新结交了两位小友。”秦襄道：“酒席早已准备好了。”

这时留在秦襄家中的尚有六人，即铁摩勒、杜百英、段克邪、史若梅、聂隐娘和方辟符，加上秦襄和尉迟北，恰恰凑成一桌。

六人之中，铁摩勒是秦襄的老朋友，杜百英和秦襄以前虽未相识，但却是彼此闻名，神交已久的，再加上铁摩勒的关系，更是一见如故了，段克邪、史若梅由于他们父亲的关系，和秦襄的渊源更深。聂隐娘的父亲聂锋是位名将，和秦襄有同僚之谊，谈起来也彼此相熟。只有方辟符一人和秦襄拉不上什么关系，他又是初初出道，在江湖上尚未闯出名头，坐在这班不是名震江湖，就是当朝大将的人物中间，不无自惭形秽之感，幸而秦襄热情好客却也没有冷落了他。

酒过三巡，菜添两道，酒意渐浓，豪兴更高。但座中却有一人，眉毛深锁，寡言寡笑，神情忧郁，比方辟符更为显露。这个人是聂隐娘。秦襄笑道：“聂侄女，你担的什么心事？是不是怕你爹爹知道你干的事情，要将你责怪？”尉迟北也哈哈笑道：“聂侄女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女扮男装，参加英雄大会，听说你还和官军动手了呢。好在没人知道你是聂大将军的千金小姐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决不将这桩事情透露给你的爹爹就是。你开怀畅饮吧。”他们哪里知道聂隐娘是另有心事，故而抑郁寡欢。聂隐娘翟然一惊，自知失态，顺着话题笑道：“我正是怕爹爹知道，多谢两位叔叔替我遮瞒了。

只是小侄量浅，不敢奉陪两位叔叔。”尉迟北道：“我听说你这几年闯荡江湖，早已挣来了女侠的声名，人人都说你是巾帼须眉，却怎的来到了叔叔家中，却又忸忸怩怩，变作千金小姐了？也罢，我不强你大碗喝酒，这一小杯，总要喝了。”聂隐娘只好和秦襄尉迟北铁摩勒三位长辈依次干了一杯，酒入愁肠，心事更加重了。

秦襄举杯说道：“铁兄弟，你我今日一别，后会无期，你我肝胆相交，请恕为兄的直言相劝。”铁摩勒道：“摩勒正要请大哥赠言。”秦襄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你不愿在朝为官，我也不便相强。但在绿林厮混，也非了局。”铁摩勒道：“多谢大哥金玉之言。但请大哥放心，小弟虽在绿林，决不至于损害国家。大哥，你虽是长在京都，想来也知道各地藩镇专横，藐视朝廷，欺压百姓的种种事情？小弟虽不敢说是替天行道，却也不忍百姓无辜受苦，若然世道不变，小侄是宁愿在绿林终老此身了。”尉迟北将酒杯一顿，说道：“铁兄弟说得不错，我若不是因为世代为官，我也要做强盗了。秦大哥，依我看来，似铁兄弟这般做个强盗头子，可要比咱们做将军痛快得多了！”

秦襄实在拿他没有办法，而且秦襄也何尝没有牢骚，不过他忠君观念，根深蒂固，又是大将军身份，轻易不肯发泄而已。这时有了几分酒意，不禁叹口气道：“尉迟贤弟，你说的也是事实。不过这种怪话，却不宜出于你我之口。”尉迟北笑道：“既是事实，那就不能说是怪话了。铁兄弟做强盗头子，你也不应再责备他了！依我说，他做强盗头子，对朝廷还有功劳呢。朝廷不敢讨伐那些飞扬跋扈的节度使，铁兄弟却专与他们作对，这就正如俗话所说‘恶人自有恶人磨’，你我正应该拍掌称快啊！”铁摩勒笑道：“尉迟二哥，你酒喝得多了，怪话少说，国事莫谈，咱们只叙兄弟之情吧！”

尉迟北道：“好，好，咱们只叙兄弟之情。嗯，说起来我倒想起了我那个比我更莽撞的兄弟来了。……”铁摩勒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想问你，南哥怎的今日不见？”尉迟北口中的“莽撞兄弟”，铁摩勒说的“南哥”，即是尉迟北的弟弟尉迟南，尉迟北道：“他奉命到潞州监军，尚未回京。喂，我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谁？”尉迟北道：“有一位后起的少年英雄，名叫牟世杰的，想来你是认识的了？”铁摩勒道：“岂只相识，而且很熟。你怎的会问起他来？”尉迟北道：“秦大哥刚才说我讲的怪话，其实这些怪话是我拾别人的牙慧。这番议论，是牟世杰对我兄弟说的。我那兄弟对牟世杰佩服得紧呢！”铁摩勒道：“我也曾听牟世杰说过和南哥有过一段交情。”尉迟北道：“牟世杰这次也被列在‘叛逆’名单之中，却怎的不见他？他没有到场吗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他昨晚出城去了。”尉迟北顿杯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我兄弟盛赞他英雄了得，今日座中缺了此人，却真是遗憾了。”

铁摩勒沉吟半晌，忽道：“二哥，你两兄弟都是胸无城府，一副直性子的人，依我之见，牟世杰虽是英雄，你们却不宜与他结交。”聂隐娘听得他们提起了牟世杰，份外留神，铁摩勒此言一出，她芳心更是忐忑不安，疑云遍布。

尉迟北瞪眼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牟世杰是新任的绿林盟主。”尉迟北“啊呀”一声，吃了一惊，但随即又道：“铁兄弟，你也是强盗头子啊！”铁摩勒道：“他的做法却与我有所不同，他并不是想终身做强盗头子的。”尉迟北道：“那很好啊！”铁摩勒笑道，“他不做强盗却想做皇帝呢！想做皇帝也不打紧，不过，不过……”秦襄叫道：“啊呀，你们都喝醉了！”铁摩勒一笑说道：“对，说过了不谈国事的，我也不想胡发议论了。酒确是

差不多了，我们还要赶路呢，秦大哥，我们就此告辞了吧！”

尉迟北虽然肆无忌惮，口不择言，但听到了铁摩勒那句“想做皇帝也不打紧”，也不禁吓了一跳，不敢接口再说下去。

铁摩勒则另有一番打算，他虽然也有了几分酒意，尚还清醒，一见秦襄着恼，立即想道，“我只要尉迟兄弟知道牟世杰为人，免得上他的当，也就是了。何必再对秦大哥多说？”原来铁摩勒素重情义，虽然牟世杰与他已是分道扬镳，等于割席绝交的了，但铁摩勒还顾念着手足之情，总希望有朝一日，能劝得牟世杰回头。因此，也就不想在秦襄面前，将牟世杰的底细和盘托出。

尉迟北道：“铁兄弟，我不和你谈论绿林之事，也就是了。何必马上就走？”铁摩勒笑道：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咱们今日得小聚半日，已是意外机缘，我若再留此地，给人知道，只怕对你们也有不便。而且天色不早，我们也是应该上路的了。”秦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铁兄弟，你我心迹已明，路向虽是不同，彼此却都是一般赤心为国。你今后不论如何，我也都可以放心得过了。好，你要走我也不便强留了。我有点小小的礼物，请你们受下。”铁摩勒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秦大哥，你我不是一般世俗的交情，却要送什么礼物？”秦襄笑道：“我见你们没备坐骑，想送你们每人一匹好马，让你们也好赶路。这样的礼物，不算得是太俗吧？”铁摩勒哈哈笑道：“这倒正合我们之用，我若推辞，那就反是俗人了。”

秦襄生平无甚嗜好，唯好名马，他马厩之中，有大宛、康居、吐蕃，甚至远自阿拉伯进口的各地良驹数十匹之多，当下挑了六匹，分送给铁摩勒等六人。又把一枝令箭交给铁摩勒，说道：“西门是羽林军把守，你交出我的令箭，可以省掉好多麻烦。”

有了秦襄这枝令箭，果然毫无盘问，轻轻易易地就出了城门。铁摩勒回头西望，告别长安，想起这几日来的遭遇：与牟世杰的分手，与长乐公主的重逢，杀了大仇人羊牧劳，以及和秦襄尉迟北的肝胆相照……这些事情，有伤心难过，也有痛快淋漓，每一件都令他忘怀不了。回想起来，不禁感慨万分。

杜百英笑道：“有秦襄所送的好马，咱们在入黑之前，大约还可以走上百里。”聂隐娘忽道：“克邪，你我的坐骑看来差不多，我和你比一比骑术，看谁跑得快？”

段克邪怔了一怔，立即明白她的意思，说道：“好，前面是座山岗，且看谁先到达。”马鞭虚抽“啪”的一响，这两匹坐骑都是久经训练的骏马，不待鞭子打到它们身上，已是放开四蹄，疾跑如飞。

铁摩勒笑道：“他们年轻人好强爱玩，咱们在后面瞧瞧热闹吧，别打扰了他们的兴头。”方辟符正在不自觉地要放马跟上，听得铁摩勒这么一说，蓦地面上一红，心道，“聂师姐心中只有那人，我就是在她身边，也难以为她开解。”想至此处，不觉一片茫然，坐在马背，任由马儿驮着他走。

史若梅微笑说道：“方师兄累了吧，反正咱们也不必忙着赶路，慢慢走吧。”六个人分成三对，段克邪与聂隐娘赶在前头，铁摩勒与杜百英不疾不徐，夹在中间。史若梅与方辟符则在后面缓缓而行。

史若梅低声说道：“聂师姐定是为了牟世杰的事情，要向段克邪查根问底。铁大哥刚才和秦襄的说话你听到了么？其实不必再问，都已经明白了。这牟世杰不是好人，可惜师姐还未肯死心，非得问明不可。这样也好，她知

道清楚，倒可以有个决断了。只是她必定有个时候，很是伤心，方师兄，你还要多多给她安慰才好。”方辟符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人家是绿林盟主，我却凭什么安尉她？”史若梅正色说道：“你这样说，却是看错了聂姐姐了。我和姐姐自小就在一起，深知她的性情，她决不是因为牟世杰是绿林盟主才喜欢他的。事实上她和牟世杰相识，开始对他有点意思的时候，也是在牟世杰未当绿林盟主之前。那时，谁不把牟世杰当作光明磊落的大侠？莫说别人，铁大哥这么有阅历有眼光的人，也都走了眼，把牟世杰引为同道，暗中将盟主之位让与他呢。又怎怪得聂姐姐？”方辟符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是我说错了话，不过，不过——”面上一红，说不下去。史若梅笑道：“不过什么？你是怕聂姐姐看不上你吗？依我看来，你是比牟世杰强得多了。你武功纵不如他，但心地却比他好得多了。牟世杰的侠义是作出来的，实在是满肚子机心，我虽然糊涂，只看他几件事情，也已有点看得出来。聂姐姐比我聪明能干十倍，只可惜她是当局者迷。不过，这次事情过后，她也就会清醒了。方师兄，你可别要灰心啊！”方辟符一直暗恋师姐，只因聂隐娘无心向他，他自己也感觉得到，故而在聂隐娘面前，总是多多少少有点自卑，经过史若梅的开解，心中的阴霾才似遇上阳光，消除了好些。他满怀感激地望了史若梅一眼，说道：“史师妹，我只知道你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，却原来你也很会关心别人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这都是隐娘姐姐教导之功。实不相瞒，小时候我是只知有己，一点也不懂得关心别人的。”说至此处，不觉有感于心：“从前我和克邪闹翻的时候，隐娘姐姐为我耗尽心神，想不到如今却轮到我为她操心了。但我和克邪不过是诸多误会，她却是真的遇上了负心人，比起我来，她是不幸多了。”怅然遥望，只见前面山坡上两个小小的黑点，史若梅说道：“他们想已谈了多时，咱们现在可以追上去了。”

段克邪和聂隐娘纵马疾驰，上了山岗，回头一望，铁摩勒等人远远抛在后面，段克邪勒住坐骑，说道：“聂姐姐，多谢你对梅妹的照顾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但得你们和好如初，我也可以放下心事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聂姐姐，你好心必得好报，倘有什么不如意事情，也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聂隐娘面色唰的一下苍白起来，说道：“克邪，请你不要瞒我。牟世杰和你表哥闹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他们两人志向不同，牟世杰一心想做皇帝，我的铁表哥最多只想做个侠盗终生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似乎听得你们说，”牟世杰是和一个女子一同走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段克邪心里想道，“事已如斯，还是对她说了的好。”当下避开了聂隐娘的眼光，低声说道：“是有这么回事，和牟世杰同走那人，就是辛芷姑的徒弟。”聂隐娘道：“辛芷姑的徒弟又是什么人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她名叫史朝英，就是史思明的女儿、史朝义的妹妹。”聂隐娘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哦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克邪，这位史姑娘是否就是你和她一道、在客店中和我们相遇的那位姑娘。”段克邪面上一红，说道，“不错，我也几乎上了她的当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你既知道她是史思明的女儿，为何又和她混在一起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说来话长。……”当下将前因后果简略说了一遍，直说到史朝英用毒药暗害铁摩勒为止。聂隐娘道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牟世杰是想借用她哥哥那点残兵。”心里想道，“还好牟世杰在最紧要的关头，却不许那妖女毒死铁摩勒，还算得是未丧尽天良。”

段克邪本以为聂隐娘听了这桩事情之后，不知是如何伤心难过，他不擅辞令，一路上苦苦思量，也准备了许多安慰的说话。不料聂隐娘却是出奇的冷静，段克邪想像中的反应，诸如：散发哀号，捶胸痛哭，发狂、晕倒等等，全都没有发生。聂隐娘没有流泪，甚至连一声叹息都没有。只见她紧紧闭着嘴唇，除了面色比平常苍白之下，竟无从窥探她内心的秘密。但这出奇的冷静，却如酝酿着暴风雨的天空，一股沉重郁闷的气氛，令人隐隐感到不安和恐惧。

段克邪准备好的说话一句都用不上，惶然说道：“聂姐姐，你、你怎么啦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情。嗯，你瞧，他们来了。”

铁摩勒史若梅等人相继来到，铁摩勒见聂隐娘神情并无异样，心想，“这女娃子倒是刚强，也亏她受得起这样的打击。”史若梅从小与她相处，心意相通，一瞧她的眼神，心中却不由得暗暗酸痛。她知道聂隐娘是用着人所难能的毅力支持着自己，在她的坚强外表之外，实是包藏着无限沉痛。“她要是发作出来，那倒好了。发作出来，雨过天晴，牟世杰的阴影也就会在她心上抹去了。她现在这个样子，却是教人忧虑，只怕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唉，她在想些什么呢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你们的马跑得真快，刚才天色不好，我以为会下雨呢。现在天又放晴了，我们还可以赶一段路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刚才是有一片乌云，好在来得快也去得快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倒宁愿下一场大雨，雨过之后，那才是真正的晴天。否则乌云总难消散，今日不下雨，明日也还是要下的。”段克邪甚是纳闷，笑道：“天气也有这么多好谈论的？今天下雨，明天下雨，又有什么不同？你们怕下雨，那只有赶快上路！”史若梅一笑说道：“对，你很聪明，只有向前面跑，即使有雨，前头也容易找到避雨的地方。”

聂隐娘似乎只顾赶路，放尽马力，追风逐电般地向前飞跑，史若梅虽是与她并辔而行，却没机会和她细谈衷曲。心里想道，“且待今晚，拼着一晚不睡，总得和她谈出个结果来。即使她不能移爱他人，也应该劝她早早把牟世杰忘了。”

六匹坐骑，都是千挑万选的骏马，天未入黑，已到了远离长安一百五十里外的灞县。忽见旆旗招展，战马嘶鸣，原来正有一大队官军，在这镇上驻扎。

铁摩勒道：“真是不巧，才离长安，却又在这里碰上了官军。免得麻烦，咱们不要进城，绕道而过吧。”

聂隐娘忽道：“咦，莫非是我的爹爹在此！”铁摩勒随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正中央一面大旗。绣着斗大的一个“聂”字。史若梅道：“聂伯伯不是只带几个随从来了长安的吗？怎的有这么多军队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朝中大将，除了我爹爹外，没有第二个人姓聂。还是去看一看吧。”

聂隐娘一到镇上，只见两个军官已经迎了上来，向聂隐娘打了一个招呼，笑道：“哎呀，聂公子，果然是你！你怎的会到此间？快快进帐去见见你爹爹吧。”原来这两个军官正是聂锋从家中带出来的随从，他们跟随了聂锋多年，平时见惯了聂隐娘女扮男装的模样，是以上前相认。他们改称“公子”，这也是聂隐娘一向对他们叮嘱过的。

聂隐娘道：“我爹爹怎么会带领大队人马驻扎此处？这些士兵，我一个都不认得，似乎不是咱们原来的部队。”那两个军官道：“公子见了爹爹，

自然明白。”似乎有所顾忌，不愿吐露军机。聂隐娘道：“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。这位史公子，你们是见过的了，还认得吗？”那两个军官这才认出史若梅，笑道：“认得，认得。薛将军可好？”他们一向只知道史若梅是薛嵩的女儿，薛嵩是潞州节度使，地位比聂锋更高，他们只道史若梅是怕泄露身份，故而改了姓名。史若梅含糊说道：“好，聂表伯既然在此，我自当也去拜谒。”

那两个军官道：“各位都是我家公子的朋友，那就是自己人了。这里的客店都已住满，便请各位进帐安歇吧。”铁摩勒与聂锋有过一段渊源，交情殊非泛泛，只是如今身份不同，却不免有些顾虑。但他性情豪迈，想了一想，心道：“聂锋与秦襄一样，是个十分重义气、讲交情的人，我若避而不见，只怕他会见怪。此间无人识我，我一见便走，想也不会连累了他。”当下对段克邪道：“这位聂将军也是你父亲生前好友。咱们都去见见他吧。”

众人踏进营帐，聂锋已得禀报，出来迎接，一瞧瞧见了铁段二人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屏退左右，将他们延入内帐，这才说道：“铁大侠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一别十年，我想得你好苦。当年多蒙你与段大侠救我合家老幼，大恩大德，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。”铁摩勒道：“当年我亡命长安，多得你的庇护，也还未曾向你道谢呢。彼此肝胆相交，客套的话，不必说了。”聂锋道：“你们是从长安来的吗？小女怎的又与你们同在一起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我先给你介绍两位少年英雄，好教你欢喜，这位是——”聂锋笑道：“段世兄，恭喜，恭喜。得见你和史姑娘一起，我也可以告慰故人了。”铁摩勒诧道：“原来你们二人早就相识了的？”聂锋笑道：“岂只相识，我和段世兄还交过手呢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多谢聂伯伯剑下留情，暗中成全的美意。”原来当史若梅还是薛辽线的时候，薛嵩要将她嫁给田承嗣的儿子，段克邪劫了田家的聘礼，跑到魏博节度府去寄刀留简，被田承嗣的“外宅男”统领寇名扬和羊牧劳所困，几乎不能脱身，幸得聂锋当时也在田府，出来装作助田府拿贼，暗中却巧妙地帮助了段克邪摆脱敌人。

说起前事，哈哈大笑。聂锋道：“段世兄，史贤侄，说来我和你们两家都是两代交情。你们俩口子的事情，卢夫人生前也曾向拙荆提过，惭愧得很，我虽受命托孤，却未曾为你们尽过什么力。好在你们已卓然自立，也成就了美满姻缘，无须别人操心了。”聂锋所说的“卢夫人”即是史若梅的母亲，当年在薛嵩家里做奶妈的时候，也曾得过聂锋的照顾的。段史二人再次谢了聂锋的恩义，史若梅想起自己悲惨的身世，又不禁黯然。

聂锋道：“你们受尽折磨，如今已是苦尽甘来，也不必多伤心了。这位少年英雄是——”聂隐娘道：“这位是我的方师兄，他又是我师父的侄儿。爹爹你进京之后，梅妹和方师兄恰巧在同一天来到咱们家中。后来我就和他们一道也来长安了。”聂锋道：“你既到了长安，为何不来见我？你们是几时到的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们是前天到的，爹爹已经离京了。我们只道爹爹回转潞州，却不料爹爹还在这里。”

聂锋道：“朝廷命我统率一支军队，前往幽州，要待幽州事平之后，方回潞州原职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到幽州去作什么？”聂锋一时沉吟未语，铁摩勒道：“军机大事，不必说了。”聂锋笑道：“都不是外人，说也无妨。我是奉命到幽州去征讨史朝义的。”正是：

将军讨贼寻常事，爱恋伤情泪却多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佳婿难求悲侠女　柔情何托走殊乡

聂隐娘暗暗诧惊，说道：“是去幽州打史朝义？”聂锋道：“不错，这史朝义就是史思明的儿子，去年他给李光弼打败，残部遁逃幽州，依附奚族土王，意图再起，因此朝廷要趁他的羽翼未丰之时，一举将他剪除。李光弼已受命为讨贼大将军，郭令公（子仪）保举我做招讨副使，要我去助李光弼一臂之力，这一支兵也是郭令公拨给我的。郭令公已上了年纪，受封为汾阳王，皇上体念老臣，就不让汾阳王亲自出征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女儿也随爹爹去出征吧。”聂锋笑道：“你最喜欢拈刀舞棒，叫你闲在家里你也是待不下去的，也罢，你就跟随我吧。”忽地想起一件事，问道：“你是几时离开长安的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就是今天，在秦襄家里屹过午饭才动身的。秦襄送了我们几匹好马。”聂锋诧道：“我记得今天是秦襄主持的英雄大会开首的第一天，他怎的有功夫陪你们吃饭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这英雄大会闹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现在已经是瓦解冰消了！”聂锋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也混进这会场中了？秦襄筹备了多时的英雄大会，怎的会瓦解冰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爹爹，你答应不责骂我，我就说给你听。”聂锋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真是拿你没办法，好，我答应不责骂你，说吧。”

聂隐娘将事情经过，一五一十，毫不隐瞒他说了出来，聂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武维扬、杜伏威等人真是胡闹。铁大侠，你当年护驾入蜀，也曾建立不少功，想不到今日竟落个‘叛逆’之名，我真为你抱屈。好在有长乐公主出头，如今已是化祸为福，但愿你也不要太怨恨朝廷。”铁摩勒笑道：“我若是怨恨朝廷，我早就造反了。聂将军，你放心吧，我最多与田承嗣、薛嵩之类的节度使为难，危害国家的事情，我还不会干的。时候不早，我可要告辞啦。”聂锋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还要走？”铁摩勒笑道：“我们走惯夜路，再说我是个强盗头子，留在你的帐中，你虽不嫌，军中难保没有朝廷的探子。还是让我走了的好。”聂锋一想，这支军队是临时拨给他的，并非他原来的部属，不能不多加几分谨慎，因此想了一想，也就不再挽留，说道：“你我心交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留你了。但愿你们平安无事。史侄女，你呢，你也要走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克邪和铁大哥一样，也是不方便留在军中的。”聂锋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，你当然是应该夫唱妇随！倒是我糊涂了。”

史若梅面上一红，忽道：“聂伯伯，休要取笑，我还要代一个人求你一件事情呢。”

聂锋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他只道这一个人是段克邪，岂知史若梅说了出来颇出他意料之外。

史若梅说道：“方师兄意欲从军，求个一官半职，请聂伯伯栽培栽培！”方辟符诧道：“这，这话——”“从何而起”四字未曾出口，史若梅已抢着说道：“这话你早已和我说过了，记得你初次和聂姐姐见面的时候，你不是说过你的志愿是要执干戈而卫社稷吗？聂姐姐答应你，一到长安，就带你谒见伯伯的。好了，在长安虽见不着，却终于在这里见着了。聂伯伯不是外人，你不好意思说；我替你说了吧。”回过头来，又对聂锋说道：“这位方师兄身家清白，他是刚刚学成武艺，要献与朝廷的。他可从来没有做过强盗的，你可以放心用他！他的武艺，比我和隐娘姐姐都要高明呢！”满屋子里，只听得她咭咭呱呱地说话，旁人都插不进口去。

方辟符领会了史若梅的意思，心中想道，“我若不想离开师姐，也只有

在她父亲军中受职了。”于是只好对史若梅的谎话来个默认，面红红地对聂锋说道：“聂将军是当世剑术名家，若得追随左右，实所心愿。”聂隐娘心中一动，暗自想道：“咦，他不是一向说过，讨厌做官的吗？怎的忽然改了主意了？若梅这小鬼说谎的本领也真到家，说得煞有介事，倒叫我不好驳她。只是她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呢？看来并非他们二人事先约定，而是因为若梅见我要留下陪伴爹爹，她便也想方师兄留下来陪我。”聂隐娘本是个聪明透顶的人。以前她因为心中有个牟世杰，一直没有想到方辟符也在暗恋着她。如今听了他们二人的话后，想了一想，又再看了看方辟符那一副腼腆的神情，心中顿时雪亮！

聂锋哈哈笑道：“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，贤侄既有这个心愿，我岂有不予成全之理？我此次远征，也正要武艺高强的人做我帮手，莫说你是我女儿的师弟。即使不是，我也是巴不得你留下来的。”事情定夺，分道扬镳，铁摩勒等人便即告辞。聂锋说道：“隐娘，你到内帐更换衣裳，你是个女孩儿家的身份，可不要在军中到处乱跑了。方贤侄，我和你送铁大侠他们一程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不必客气了。”聂锋笑道：“我若是不送你们出去，军中倘有朝廷耳目，更易惹起疑心。”铁摩勒道：“好，那就送出帐外吧，送远了也会惹起疑心的。”

送走了铁摩勒等人之后，方辟符跟在聂锋后面，亦步亦趋，将到帅帐，聂锋忽地停下脚步，笑道：“方贤侄，你不必进来了。你到右营去见刘总兵，你还没有军功，暂且在他手下，补一个哨官（低级军官）的空缺，待你立了战功，我自会将你提升。”

方辟符面上一红，这才想起自己现在已是一个小军官的身份，怎好不拘痕迹，便跑进帅帐去找主帅的千金？聂锋怕他难堪，说道：“你是隐娘的师弟，我把你当作是子侄一般，本来可以不必拘礼。但你新来乍到，未立军功，我若是对你特别亲密，将来我要提拔你时，只怕别人要说我藏有私心。”将一个旗牌官唤来，吩咐他道：“你带这位方兄弟去见右营的刘总兵，给他补一个哨官的空缺。这位方兄弟初次从军，你多给他讲讲军中的规矩。”

聂锋回到内帐，隐娘已改回了女儿装束，正自支头默坐，如有所思。听得聂锋的脚步声，这才蓦地一惊，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爹爹，你回来了！”

聂锋笑道：“隐娘，你可是在想些什么心事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没想什么。”聂锋道：“你没有心事，我倒有心事。”聂隐娘道：“爹爹有何心事，待女儿与你分忧。”聂锋道：“你一向自负聪明，你猜猜看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可是担忧史朝义与奚族合兵，据险顽抗，我军难操胜券？”

聂锋道：“史朝义残兵败将，何足惧哉？奚族土王受他煽惑，我出京之时，郭令公有亲笔所写的招降书交我带去，边疆各族，对郭令公最为敬畏，听说是因为有人造谣，说是郭令公已死，因此回纥、吐蕃、奚族诸部，才蠢蠢欲动。我若把郭令公的招降书送到土王手中，料他不至于再助史朝义这个贼子。不是我敢夸口，王师一到，三月之内，定能把叛贼荡平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爹爹既不是忧心军事，那我就猜不到了。”聂锋道：“我的心事也正就是你的心事啊！”聂隐娘双颊微现红晕，道：“爹爹说的什么，孩儿不懂。”聂锋道：“隐娘，你今年已是二十岁了，你常常在江湖上东跑西荡，可曾碰上合意的男子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爹爹，你没有儿子，我愿意女代子职，终身不嫁，侍奉爹爹。”聂锋道：“这是孩子话，正因为我没有儿子，才更需要一个好女婿，你怎么可以丫角终身？我是想你自己挑选一个

合意的人，你心目中究意有没有这样的人？”

聂隐娘心中酸痛，暗暗咽下眼泪，强笑说道：“爹爹，你常说我胜似男儿，那就由女儿侍奉你不是一样吗？何必要找什么半子之靠？女儿不想嫁人，也没有碰过一个好的男人。”她不说没碰过“合意”的，而只说没碰过“好”的，那当然是有感而发。但聂锋却怎知女儿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？

聂锋笑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哪里会没有好男儿？段克邪不就很好吗？”聂隐娘道：“那是若梅妹子的福气，你难道要我抢她的人？”聂锋道：“你越扯越远了，我是举例来说，天下的好男儿也当然不只一个段克邪！”聂隐娘道：“可惜我可从来没有遇过。爹爹，不要再谈这事了吧。”

聂锋忽道：“你那位方师弟如何？他与你同年的是吗？我看他也很不错呀。你对他有没有一点意思？”聂隐娘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爹爹，你敢情是想女婿想得疯了？我说过我还不想嫁人，你若不想养我，我撒腿就跑。”聂锋笑道，“好，你不想嫁人那就过两年再说，我也舍不得你离开我呢。不嫁就不嫁，何必发孩子脾气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爹爹，你真的这样疼我，舍不得我离开么？”

聂锋正色说道：“你不但是我的好女儿，也是我的好帮手。我正在想——”聂隐娘道：“又想什么？”聂锋道：“本朝开国之初，也曾有过女将，我想给你招募一队娘子军，让你率领，你高兴不高兴？”聂隐娘道：“这是我多年的心愿，若能实现，当然是高兴的了。不过——”聂锋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刚才又想了一想，我明天还是离开军营的好。”聂锋说道：“为什么？你本来是喜欢打仗的，何以突然又想要离开？你是我的女儿，上下官兵，哪个敢对你不敬，住在军中，也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呀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不是这个意思。实在说来，孩儿也是有心事的。”聂锋道：“哦，什么心事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孩儿虽然欢喜打仗，但也挂念母亲，我离家已久，想回去看看母亲。爹爹此去讨贼，胜算在握，孩儿离开，也可以放心得下。不过这队娘子军，你先招募了也好，孩儿回家一转，立即赶来，就可以做个现成的女将军了。”

聂锋也怀念他的老妻，听了此言。心中感动，说道：“难得你有这个孝心，那么你回去给我报个平安讯也好。”

聂隐娘忽道：“爹，那么我明天一早就走。请你不要告诉方辟符。”聂锋怔了一怔，诧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不为什么，我只是不想让他知道我已离开军营。”

聂锋笑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秘密，为什么要瞒着你的师弟？”聂隐娘娇嗔道：“我不欢喜让他知道就不让他知道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爹，你真啰唆。”聂锋笑道：“女孩儿家心事最是难猜，好，爹爹不再查根问底，依你之言就是。”心里却在想道，“看来这个姓方的小伙子对隐娘是有点意思，隐娘是不是喜欢他那就难说了。若说是喜欢吧，她要离开也不让他知道；若说不喜欢吧，却又为什么要如此郑重地提出，单单要瞒住他？唔，看来是在喜欢与不喜欢之间，’总之有一段尴尬的事情。”

不说聂锋暗自猜疑，且说聂隐娘走了之后，方辟符毫不知情，只是一连几天见不着她，心里难免牵挂，但他既不敢闯进帅帐求见，想向别人打听，也不好意思开口。

如是者过了几天，他实在忍不住相思之苦，每当一早拔队行军之前，或每晚宿营之后，。就不自禁地在帅帐附近徘徊，希望聂隐娘偶然出来，可以

见她一面。这样次数一多，引起了帅帐“中军”（聂锋的护兵）的注意，好在他知道方辟符是主帅看重的人，官职虽小，却是主帅亲自下令委任的，这才不至于怀疑方辟符是想行刺聂锋，要不然早就把他捉起来了。但虽然如此，帅帐中军总是觉得此人“形迹可疑”，因此也就把这情形报告了聂锋。聂锋老经世故，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当下吩咐中军不要管他，心里晴暗好笑，“看来这小伙子对我的女儿倒是痴情一片呢。”

这一日宿营较早，尚未黄昏，聂锋策马在营地巡查，观察周围的山川形势，这是一军主将在扎营之后所必须知道的事情。他正策马缓缓而行，忽见一座帐幕前面，有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，正在昂首嘶鸣，似乎不甘束缚，聂锋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好一匹照夜狮子！这是谁的？军中有此宝马，我竟然一直都不知道。”在这个营地上的长官是左营的刘总兵，聂锋到来的时候，他已出来随侍，听得主帅问起，连忙说道：“好教元帅得知，正是那位方哨官的坐骑。元帅亲自识拔的人，坐骑亦是不凡！依末将之见，给他做个哨官，未免委屈他了。就凭这匹坐骑，给他补个营官的职位，亦不为过。”

聂锋听他提起方辟符的名字，心中一动，笑道：“我也知道他很有本事，不过未立战功，不宜升迁过速，且待以后再说吧。你叫他出来。”

方辟符听得聂锋唤他，大出意外，聂锋笑道：“这是秦襄送给你的坐骑吧？”方辟符道：“不错！这几天它不能任意奔驰，脾气很是暴躁。”聂锋忽道：“你骑上它，和我这匹赤龙驹赛赛脚力。”

方辟符说道：“末将不敢。”聂锋笑道：“你现在并非当值，何须拘论职位尊卑？你陪我去蹓跶蹓跶，这又有什么敢不敢的？你这匹坐骑是千里马，难受羁勒，若是不放它一放，它会闷出病来的，来吧！”马鞭扬空一抽，已是放马疾驰，跑在前头。方辟符正在想找个机会向聂锋探听消息，当下也就不再客气，跨上了“照夜狮子”，便追上去。

聂锋那匹赤龙驹也是一匹千中选一的战马，放尽脚力，日行千里，登山涉水，如履平地。但不过一支香的时刻，方辟符的那匹“照夜狮子”终于追过了它的前头，聂锋赞道：“真是匹好马！我可是服了秦襄了，他随便在马厩里拉出一匹马来送人，也竟然胜过了我的赤龙驹。”

方辟符道：“聂将军若是欢喜……”聂锋打断他的话，笑道：“赤龙驹是我骑惯了的，它懂得我的脾气，我也懂它的脾气，在战场上最紧要的就是有一匹懂得你脾气的、久经训练的战马，跑得快速虽然也很紧要，那倒还在其次。你留着这匹照夜狮子自用吧，我还不愿意和你调换呢。”

这时他们离开营地已有十里之遥，在空旷的草原上只有他们二人，聂锋道：“咱们可以慢点走了。听说你是妙慧神尼的俗家侄子，又曾拜磨镜老人为师，剑法兼两家之长，你的师姐对你也很佩服的。我早就想找你琢磨琢磨了，可惜经务在身，一直没有这个余暇。”方辟符道：“聂将军是剑学名家，我焉敢班门弄斧？”聂锋笑道：“若论兵法，我或者比你多懂一些，说到剑术，你可不必和我客气，不瞒你说，我还常常向我的女儿请教呢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方辟符见聂锋和易近人，丝毫不端架子，渐渐也就没有那么拘束了，起先是聂锋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，后来谈得兴起，也就畅言无忌了。聂锋和他谈论上乘剑术的各种奥妙，听他说得头头是道，聂锋是个行家，一听他的谈论，不须比试，已知道他的剑术确实是要比他的女儿还要高明。

聂锋道：“我是个乡下孩子出身，因缘时会，才做到这个将军。其实在

少年时候，我却是很想做个游侠的。我的女儿别的都不像我，只有喜欢在江湖闯荡，她倒是与我少年时候的心性相同。说起来我倒想问问你了，你和她在江湖上也曾千里同行，可有什么惊险的或有趣的故事可以讲讲么？”方辟符只好讲了几桩，如碰到灵山派的门下弟子与他们为难，在客店中与段克邪相遇，彼此误会，动起手来，等等。但对牟世杰与聂隐娘之事，却瞒过不提。

聂锋暗自思量：“如此说来，他与隐娘交情非同泛泛，还曾共过患难呢！他们又是同门，若是配成一对，倒是亲上加亲。只不知隐娘是什么心思，既然相处了这许多日子，如今分手，也不和他话别，还要瞒住他？”方辟符见聂锋低首沉吟，如有所思，只道他有所疑心，疑心自己与聂隐娘千里同行。有什么不轨行为。但这种儿女私情，聂锋没有明言，他也不好解释，不觉脸上阵阵发热。

聂锋忽地抬起头来，望他一眼，微笑说道：“方贤侄，听说这几日你常常在我营帐附近徘徊，可是有什么事想见我么？”方辟符不料给他知道，面红过耳，呐呐说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聂锋笑道：“不是要见我，就是想见你的师姐了，是么？”方辟符脸上更红，大着胆子问道：“这许多天，总不见聂师姐出来走动，不知、不知她是否身体不适？我、我想探病，又怕冒昧。”

聂锋笑道：“隐娘倒没有病，只是她早已不在军中了。”方辟符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师姐已经不在军中？”聂锋道：“不错，就在你们到来的第二天，她便回家探亲了。”方辟符呆了一呆，面色红里泛青，木然说道：“聂师姐是回家探亲？”神情似乎甚感意外，聂锋也很感意外，诧道：“你以为她是到别的地方么？”

方辟符已想到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正自不知如何回答，聂锋忽道：“咦，面前三匹快马驰来，虽然比不上你的照夜狮子，却也似不弱于我的赤龙驹。这是些什么人，倒是古怪！”

方辟符定了定神，向前望去，那三骑马已来得越发近了，可以看得出骑在马背上的那三个都是胡僧。方辟符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看这三人的装束似是灵山派门下。啊，对了，前头那个红衣番僧我认得是灵鹫上人的二弟子。”聂锋道：“就是你刚才所说，曾与你们为难的那个灵山派么？”方辟符道：“不错。灵山派的大师兄青冥子曾受史朝义之聘，这几个人只怕、只怕乃是奸细。”

话犹未了，那三骑快马已经来到，那红衣番僧见着方辟符也是吃了一惊，猛地喝道：“哼，你这小子原来在此，辛芷姑那妖妇呢？”聂锋喝道：“你们是些什么人？”那红衣番僧打量了聂锋一眼，见他神态威严，又是将军服饰，问道：“你是聂锋么？”聂锋喝道：“无礼，还不给我下马！”那番僧大笑道：“哈，果然是聂大将军，你在大军之中，我奈你不何，如今么，我可要真的对你无礼啦！”把手一挥，叫道：“你们缠那小子，我来捉这肥羊！”

那番僧自恃功力深湛，以为聂锋虽是名将，不过是长于用兵布阵、最多是娴熟弓马而已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哪知聂锋不是一个普通的将军，在剑法上确有过人的造诣，听那番僧出言不逊，勃然大怒，将马缰一提，不待对方马到，胯下的赤龙驹已是猛地一窜，扑向那个番僧。

那番僧脱下袈裟，迎风一抖，化成了一片红霞，朝着聂锋罩下，哈哈笑道：“聂大将军，你自投罗网，可怪不得我顺手牵羊啦！”笑声未绝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聂锋剑光过处，已在那袈裟上戳穿一孔，番僧反手一抖，

袈裟疾卷，把聂锋宝剑荡开，迅即还了一掌。

这交手第一回合，番僧袈裟被聂锋戳破，算得是吃了个不大不小的亏，可是他手中的“兵器”不过是一件破烂的袈裟，居然在输招之后，还能荡开聂锋的宝剑，聂锋也不禁吃了一惊。这时那番僧一掌劈下，聂锋处在下风，隐隐闻得一股淡淡的腥味。聂锋知道这是毒掌的功夫，连忙把马一提，抢占上风位置，他的赤龙驹是久经训练的战马，聂锋指挥如意，进退随心，抢到了有利的方位唰，唰，唰，便是连环三剑。

那番僧处下风位置，若放毒药，只怕毒不着对方，反而被风吹回，害了自己。要知在马上交锋，不比平地，在平地上动手，近身厮杀，风向的影响不大，如今是在空旷的草原上策马交锋，马一跃就是数丈，抢不到上风位置，纵有毒药暗器，也是难以施展了。

转眼间双方已一来一往，打了十几个回合，聂锋也有点顾忌他的毒掌，一剑刺空，或者被他挡回，立即便又要策马跳开，因此除了第一招那番僧稍稍吃亏之外，其他十几招都是一来一往，不见输赢。

那番僧眼光一瞥，只见两个师弟被方辟符单人匹马迫得团团乱转，看来已有抵敌不住之势，番僧心中暗暗吃惊：“我若是不先把聂锋擒下，给这小子得手之后，冲杀过来，我可要一败涂地了。”蓦地心头一动：“射人先射马，我怎的忘了？”主意打定，一把梅花针逆风打出。

梅花针体积微小，逆风打出，更是难以及远，可是这番僧的梅花针十分古怪，针内中空，藏着气味辛辣的毒粉，番僧将梅花针贴地打出，聂锋的赤龙驹一跃便是数丈，人和马都没有中着一根，可是那毒粉的辛辣气味，赤龙驹却不习惯，忽地打一个喷嚏，猛的一跳，竟把聂锋抛离了马鞍。那番僧迅即拨转马头，冲刺过来，抛起袈裟，便要活捉聂锋。

几乎就在同一时侯，那一边，红衣番僧的梅花针刚刚撒出，这一边，他那两个师弟已遭了殃。方辟符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一见聂锋遇险，立即使出杀手绝招，唰的一剑，把一个番僧刺于马下，另一个番僧拨马便逃，却哪里及得上方辟符马快，转瞬间就给追上，方辟符一把抓着他的背心，就在马背将他活捉过来。

那一边聂锋已被抛离了马鞍，人在半空，尚未落下，那番僧抛起袈裟，严似一片红霞，向他当头罩下，方辟符来得正是时候，人还未到，大喝一声，就把手中的俘虏抛出，红衣番僧的袈裟未罩着聂锋，却把他的师弟罩着了，就似网了一条大鱼，连人带网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照夜狮子来得何等快速，那红衣番僧方自大吃一惊，方辟符已是“唰”的一剑刺到，那红衣番僧的武功本来不输于方辟符，但这时他既没有捉到聂锋，两个师弟又已了结，哪里还有心情恋战？一个“镫里藏身”闪开方辟符的一剑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方辟符的第二剑第三剑又已闪电般地相继刺来，方辟符剑法得自两大名家的真传，一被他占了先手，红衣番僧便是有心恋战，亦已无力还招了。

这红衣番僧的骑术也好生了得，一个“倒卷珠帘”，竟在间不容发之间，只凭着足尖勾着马鞍，身形已藏到马腹之下。可是他虽然避开了方辟符的第二剑，他的坐骑却避不开方辟符的第三剑，这一剑恰恰刺中马臀，红衣番僧这匹坐骑也是匹康居种的名马，一受创伤，负痛疾奔，速度竟不在方辟符那匹照夜狮子之下。

这几招快如电光石火，方辟符把这红衣番僧打跑，聂锋才刚好落下地来，

站稳了脚跟。方辟符挂念聂锋，无暇追赶，连忙跳下马来，问道：“ 聂将军，你怎么啦？ ”

聂锋道：“ 多谢你来得及时，我侥幸没有吃亏。只是我这匹赤龙驹却不知如何了。 ”说话之间，他那匹赤龙驹已走了过来，用颈上的鬃毛与聂锋挨擦，长嘶数声，似乎已知道主人平安无事，表示欢悦。聂锋仔细审视，见这匹赤龙驹也平安无事，这才放心。原来他这匹赤龙驹只是嗅着那毒粉的辛辣气味，并没沾着毒粉。

方辟符道：“ 这红衣番僧是灵山派的第三号重要人物，可惜给他逃了。 ”聂锋翟然省起，说道：“ 快看看这两个番僧，看他们死了没有？ ”其中一个。被方辟符一剑刺穿小腹，虽然未曾咽气，已是死多活少，方辟符不忍看他难过的情状，当下就补点了他的死穴。另一个被袈裟罩住，方辟符解开袈裟，说道：“ 还好，这人只是受了轻伤。 ”

聂锋抓起那个番憎，亮出宝剑，喝道：“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？因何加害于我，快吐实情，否则一剑两段。 ”那番僧道：“ 将军饶命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我是被大师兄差遣，身不由己，不得不来。 ”聂锋道：“ 你的大师兄就是那个什么青冥子吗？ ”那番僧道：“ 不错，大师兄受了史朝义与奚族土王之聘，把灵山派两代门人都带到幽州来了。 ”聂锋道：“ 你大师兄差遣你来作甚？ ”那番僧道：“ 实不相瞒，是来刺探军情。 ”

原来上次青冥子派遣十三个师弟，为史朝义捉拿他的妹妹，不料途中碰上了史朝英的师父辛芷姑，十三个灵山派门下，除了灵鹫上人的二弟子那红衣番僧之外，其他十二个都在辛芷姑手下送了性命，这一来连灵骛上人都激怒了，于是答应大弟子青冥子之请，让他拖两代门人，全都带下山去，一来相助史朝义，二来准备与辛芷姑一决雌雄。青冥子预料辛芷姑为了徒弟的缘故，总会一到幽州，他们已准备了一个歹毒的地煞阵，准备拿来对付辛芷姑。若还不能抵敌，灵鹫上人最后就要出头。

青冥子野心勃勃，不但志在报仇，也想当史朝义的“ 国师 ”，他日若能助得史朝义成就帝业，他的灵山派就可以独霸武林，故而应史朝义之请，派出三个师弟，来刺探军情。

聂锋想要知道的事情，那番僧都已一一供了出来。聂锋冷笑道：“ 这贼子借助妖人，就想妄抗王师了吗？好，你既然吐了实情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但不能即时放你，且待我破了幽州之后，再放你吧。 ”那番僧喜出望外，只要保得性命，当然是任由处置了。

方辟符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 史朝义的妹妹可曾回到幽州了么？ ”那番僧道：“ 未听说起。 ”聂锋有点奇怪，寻思：“ 方辟符何以关心史朝义的妹妹？ ”却不知方辟符关心的不是史朝英，而是牟世杰，更严格说来，还不是牟世杰而是聂隐娘。但这三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，聂锋却哪里知道？

聂锋正要押那番僧回去，方辟符忽道：“ 将军，末将冒昧，欲请将令。 ”聂锋道：“ 你要请什么将令？ ”方辟符道：“ 史贼派人来刺探咱们的军情，咱们何尝不可以派人去刺探他的军情？末将尚无寸功，意欲请此将令，先往幽州。 ”

聂锋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 用兵之道，本应知己知彼，你说到要刺探对方军情，这一层我也早已想到了。不过此地离幽州尚有千里之遥，咱们人马众多，日行不过五十余里，要到幽州，至少还得半月。我是准备再过十天八天才派出探子的。 ”方辟符道：“ 我的马快，千里之遥，也不过四五天便可回

来，早点知道敌人情况，岂不更好？”聂锋道：“不错，当初我不知道你有这匹好马，现在已经知道，我当然也可以改变主意了。你武艺高强，配上神驹前往刺探军情，正是适合不过。我所虑者，只是你还是个新兵，阅历太少……”方辟符连忙说道：“阅历、阅历，这正是要历练出来的，将军若派我去，我自当加倍小心。”聂锋笑道：“难得你如此热心，那么你明天就动身吧。”

背后马铃声响，原来是左营刘总兵见聂锋迟迟未归，恐防有什么意外，是故带了几个亲兵赶来。

方辟符道：“刘总兵他们已来，不必我押这番僧回去，我想现在就走了。”聂锋诧道：“何必如此匆忙？”方辟符道：“兵贵神速，现在日头尚未落山，在天黑之前，我这匹照夜狮子已经可以赶出百里路程。”聂锋道：“好吧，那你就早去早回吧。记着，胆要大，心要细，一切自己当心。”

方辟符领了将令，纵马疾驰，片刻之后，只见莽莽草原，除了他一人一骑之外，已是杳无人影，方辟符纵目草原，神驰塞外，浮想联翩，忽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她比我早走几天，这时只怕早已到了幽州了。但若是她心中只有一个牟世杰，我就是追上了她，却又能怎样？”原来方辟符急于赶往幽州，刺探军情只不过是个藉口，更紧要的是他放心不下，要去追踪聂隐娘。他一听到聂隐娘不在军中，便已猜疑她是到幽州去私会牟世杰了，思念及此，不觉怅然，但随即想道：“不管她心中有没有我，我总不能让她上牟世杰的当。”

方辟符的猜疑果然乃是事实，聂隐娘那日也是借回家探母为名，实是意欲私往幽州与牟世杰见上一面的。想见牟世杰，倒并不是完全因为余情未断，另一半原因，却是不愿见牟世杰误入歧途。正是：

一片苦心人不识，深情空付水东流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　心慈貌丑成良伴　计毒言甘设网

凉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聂隐娘在草原上单骑独行，心情也是一般萧瑟。战乱之后，往往数十里没有人烟，聂隐娘幸而带足干粮，在找不到人家的时候，便用干粮度日，尚不至于挨饿。

这一日已踏入幽州境内，人烟较密，只见路旁麦地上有人割麦，这是一种早熟的冬麦，虽说早熟，也要到九月中旬方才熟透，这时是九月上旬，一眼望去，倒有一半麦穗，还在黄里泛青。

草原天气变化极大，早晚已经甚为寒冷，中午时分却还相当炎热，聂隐娘匆匆赶路，正自感到口渴，同时也想“入境问俗”，找人谈谈，便跳下马来，到一块麦地旁边，向正在收割麦子的农夫讨碗茶喝。

唐代女子所受的约束并不很严，尤其在“胡人”地区，单身女子出门，也是常事。但不知怎的，这些农夫见了聂隐娘还是有点诧异。

聂隐娘多谢了他们的茶水，问道：“这麦子似乎还未熟透，为何不多待几天？”一个老大娘叹口气道：“再等几天，这些麦子我们只怕一颗都得不到了！”聂隐娘正要问她原故，那老大娘却先问道：“姑娘，你一个人要上哪儿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是上吐谷沁旗探亲，我有一个姑母嫁在那儿。”吐谷沁旗即是奚族聚居之地，不过也有少许汉人杂居，奚族也汉化较深，对汉人歧视不大。

那奚族老大娘皱了皱眉。说道：“姑娘，你现在去可是不合时候，你可知就要打仗了吗？咱们的王爷千不该万不该收容了那史朝义，现在可要把官军惹来了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我就是想在仗未打起之前，把姑母接出来。官军大约不至于这样快便来到吧？”那老大娘道：“我们也不知是不是官军，这两天已经有好几股人马从这里经过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他们没有打出旗号么？”那老大娘道：“不见什么旗号，看装束是汉人，还有女的呢。”聂隐娘大为诧异，她是知道朝廷的官军还未有女兵的，而且李光粥所统率的大军已与她父亲约好日期会师，算来至少也要在十日之后方能到达此地。聂隐娘暗自寻思：“这不知是什么人的部队？”

那老大娘道：“但愿不是官军，若是官军，我们今后更苦不堪言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怎么？”那老大娘道：“那些人简直就是强盗，昨天经过一批，就把我们的麦子割了一半！”聂隐娘这才知道他们要抢收麦子的原因。

聂隐娘暗暗嗟叹，“那些人虽然不是官军，但官军的纪律实在好不了许多。郭令公和我爹爹带的兵或者好一些，若是似田伯伯那些节度使的军队，只怕比强盗还要凶横。唉，自安史之乱以来，干戈扰攘，不知何日方始得见太平？”

正在嘘嗟，忽听得人嚷马嘶，有如暴风骤雨，割麦的农夫纷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强盗又来了！”那老大娘道：“姑娘，你年轻美貌，快随我躲避！咦，是女强盗！不过，还是避开为妙！”

聂隐娘道：“我和她们说理去！”那老大娘要拉她，聂隐娘已是飞身跳上马背，向前迎去，老大娘急得跌足直叹，只见那队女兵，前锋已有几骑踏上麦地，老大娘也只好拔足飞奔，顾不得聂隐娘了。”

聂隐娘拍马上前，喝道：“哪里来的？主将是谁？为何纵马践踏百姓麦田？”那前锋女将笑道：“好个大胆的丫头，竟敢管起你姑奶奶来了！看箭！”

嗖的一箭射出，聂隐娘大怒，让箭头，抄箭尾，双指一夹，就把那支箭接到手中，正想反射出去，忽听得一个破锣似的声音叫道：“这不是隐娘姐姐吗？”

只见一个黄发狮鼻的丑女飞马奔来，聂隐娘认得此人，连忙住手不发，说道：“盖姐，原来是你，你怎么带领女兵到幽州来了？”原来这个丑女名叫盖天仙，她的哥哥就是牟世杰手下第一员大将盖天豪，盖天豪是冀北七个山寨的总寨主，当年在金鸡岭推举绿林盟主之时，牟世杰就是由他推出来的。牟世杰得他拥戴之功不小。聂隐娘由于牟世杰的关系，连带认得盖家兄妹，盖天仙也知道聂隐娘与牟世杰相好，只道他们仍是一对情人，却不知最近的变化。

盖天仙怔了一怔，咧开黄牙道：“怎的你还要问我，你不也是来找牟世杰吗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不错，我听说他在吐谷堡，正是想去找他。怎么，你们奉了他的命令，将大队都拉来了吗？”盖天仙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你可知道盟主就要举事了？盟主若是大事得成，你就是正宫娘娘了。盟主要举事，怎少得了我们？我哥哥的手下，还有饮马川、白虎寨、黑熊山各处弟兄，凡是平日奉盟主号令的都陆续来了。只有原来金鸡岭那一伙，和平日听铁摩勒号令的几处山寨，却不肯来。”聂隐娘听了，暗暗叫若，“当日铁摩勒让这盟主之位给牟世杰坐，原是想避免绿林分裂，却不料适得其反。”那个前锋女将这才知道聂隐娘是什么人，大大吃惊，连忙下马陪罪。

聂隐娘笑道：“你们又没有侵犯了我，何须向我赔罪？依我看来，你们应该向他赔罪的，是这里的老百姓。”那女将满面通红，不敢言语。盖天仙道：“咦，隐娘姐姐，你怎么一本正经，倒似我们掌刑堂的香主了。践踏几颗麦子算得什么，我们还想抢割这片麦田呢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你抢了老百姓的麦子，他们吃些什么？”盖天仙皱眉道：“我的好小姐，你可知道这一带地瘠民贫，往往数十里不见人烟么？粮食难找极了，我们若是不抢老百姓麦子，我们又吃什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咱们总比赤贫的百姓多些办法，即使完全没有粮食，屠宰马匹，也还可以挨过几天。何况现在已到了幽州，前头就有市镇，何苦与这些百姓为难？牟世杰和你哥哥打的都是‘替天行道’的旗子，若然使到老百姓饿死，那还算是替天行道吗？依我说，你们要抢也只能抢大户人家。”盖天仙名实不副，貌相丑陋，但却也有几分耿直的脾气，善良的心地，听聂隐娘讲得有理，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一路上也是抢大户的，不过在抢不到大户时，有时也会抢抢百姓。隐娘姐姐，你别以为我全是个蛮不讲理的人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我若那样以为，还会与你姐妹相称吗？”盖天仙高兴起来，咧开黄牙笑道：“好，那就看在姐姐份上，一颗麦子也不要他们的。大伙儿走吧，到了镇上，咱们再饱餐一顿。”

盖天仙一向对聂隐娘有几分敬畏，听从了她的正言劝告，心里非但没有芥蒂，反而觉得和她亲近了许多。两人并辔同行，盖天仙低声问道：“你爹爹可是答应了你和牟世杰的婚事？若是有你爹爹里应外合，盟主的大事更可早日成功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爹爹尚未知道我和牟世杰相识呢。”盖天仙道：“哦，那么你是瞒过你的爹爹，私逃出来的。盟主知道你对他这片痴情，不知该多么感激你呢！”聂隐娘心里辛酸，强行忍住，暗自思量：“他们一心要帮牟世杰打天下，若然知道我爹爹就是讨伐他们的副招讨使，不知会对我怎么？可是我正苦于无法见牟世杰，难得碰上了她，也只好暂且求助于她，见一步行一步了。”

盖天仙见聂隐娘迟迟不语，悄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想些什么心事？”聂

隐娘道：“ 我正在想做一件好玩的事情。 ” 盖天仙还有几分孩子脾气，大为高兴，说道：“ 什么好玩的事情？快和我说。 ” 聂隐娘道：“ 可是你得答应先帮忙我。 ” 盖天仙道：“ 姐姐，你要我做些什么，我还能推辞不干吗？说吧！ ” 聂隐娘道：“ 我想扮成你麾下的一个小兵，进了土谷堡，你不可让任何人知道。 ” 盖天仙道：“ 盟主呢？ ” 聂隐娘道：“ 也不能让他知道！ ”

盖天仙诧道：“ 连盟主也不让他知道，为什么？哦，我明白了。 ” 作恍然大悟之状，吃吃偷笑。聂隐娘道：“ 你明白什么？ ” 盖天仙道：“ 你是怕他被奚族姑娘迷上了，想暗暗地里来侦察他？你放心吧，那些土女虽然很会撩拨男人，却怎及得上你武功又好，人又美貌？咱们的盟主一向讲究仁义待人，他也绝不是那种负心的男子。 ” 聂隐娘心中凄楚，强笑道：“ 你别胡猜，我不过是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。 ” 盖天仙道：“ 好，不管你用意如何，我依你就是。我也一向是喜欢捉弄人的，你和盟主开开玩笑，我正可以在旁边看看热闹。 ” 当下聂隐娘换了女兵的装束，便与盖天仙一路同行。

两日之后，到了吐谷堡，两山对峙，中间有块盆地，奚族土王环山建筑城堡，盆地圈在当中，另外又建了一座内城，史朝义与土王就住在内城里面。聂隐娘观察了这吐谷堡的形势，果然十分险峻，心里想：“ 若不先收服土王，要攻这座城堡，只怕还当真不容易呢。 ”

把守城堡的是奚族士兵，盖天仙在城门外报了姓名，过了不久，只见城门大开，有个旗牌官模样的人出来朗声说道：“ 大燕公主等下亲来犒军，请你们先到飞马山下扎营。 ”

聂隐娘心头一跳，“ 大燕公主，这不就是史朝英那妖女吗？可别给她认出才好。 ”

“ 旗牌官 ” 将她们带到指定的营地，那是在山下开辟出来的一片平地，原是种夏熟的麦子的，麦子已经收割，临时搭了许多木屋，充作兵营，只有两间较好的砖屋，给盖天仙和她手下的女将居住。盖天仙皱了皱眉，问道：“ 为什么不让我们到城里去住？ ” 那旗牌官道：“ 内城都已住满燕国大军，你只好暂且委屈一时了。 ” 又道：“ 大燕公主亲来犒师，给你们的面子可是已经很不小了。 ”

盖天仙 “ 哼 ” 了一声，心里很不高兴，“ 什么公主、娘娘？不过是史朝义的妹子罢了。史朝义残兵败将，依人篱下，还敢妄自尊大，称孤道寡，真是太不自量！我也真不明白盟主为何要与这个家伙联兵？ ”

刚扎好营，只听得鸣锣开道之声，一队仪仗队先行，有个骑白马的 “ 女官 ” 报道：“ 公主驾到，请女将军出迎！ ”

聂隐娘一看，果然是史朝英坐在一辆马车上，她大约不知宫车的式样，这辆马车，造得不伦不类。盖天仙忍着气，走前几步，权当 “ 迎接 ”，便站住等她来了。

史朝英的态度倒显得很是亲热，走过来就拉盖天仙的手直摇，连声说道：“ 哎呀，走这么远的路，真是辛苦了你了。盖姐姐，我早就听得你是女中豪杰，难得你来了，咱们可有伴了。 ” 盖天仙淡淡说道：“ 公主金玉叶，我可高攀不起。 ” 史朝英道：“ 哎呀，这是什么话？令兄和世杰兄弟一般，你还用和我客气吗？ ” 盖天仙思想迟钝，一时尚未想得明白，心里暗暗纳罕：“ 我哥哥和盟主的交情这又与你我何关。 ”

史朝英一张小嘴咭咭呱呱的说个不停：“ 我也有一队女兵，咱们将来可以合起来成一支娘子军，一定不会输给他们男子。哈，姐姐，你这队女兵人

强马壮，比我的可又强得多了。”言下之意，便想检阅盖天仙这支队伍，聂隐娘混在大队中急得心里发跳。盖天仙一点不客气的说道：“她们一路没有吃好睡好，走得又累，我正想叫她们歇息，多谢你送了这许多东西来。”

史朝英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说道：“区区几十头猪羊，几担白酒，犒赏犒赏，算得了什么？没有给你们安排较好的住处，很是抱歉。”盖天仙冷冷说道：“我们是来投靠你的，只求有个居处遮蔽风雨，还能不心满意足吗？”史朝英笑了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姐姐不要着恼，这不是我的安排。我和世杰也不是住在城里的。你暂且委屈一时，过不了几天，我担保可以给你们换个较好的地方。”

原来史朝英和牟世杰带领人马，到来与史朝义合伙，他们兄妹虽然早已失和，不久之前，史朝义且还派人要捉他妹子回去，可是这次史朝英是和牟世杰一同回来，牟世杰是绿林盟主的身份，史朝义正要仗他成事，当然也就不敢对妹妹下手了。不过两兄妹还是各怀鬼胎，史朝义对牟世杰也有几分忌刻，虽是为势所迫，两方合仗，依然各自提防。故此史朝义不让牟世杰的“客军”住进内城，另划防地给他，并不放松监视。

盖天仙很是奇怪，不觉问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是和你哥哥住在一起，却和我们的盟主住在一起的么？”史朝英得意笑道：“我一向就是和世杰住在一起的。”盖天仙心里打了个突，问道：“我们的盟主呢，怎么不见他来？”史朝英又笑道：“我正是代表你们盟主来的。世杰事忙，我来了也就等于是他来了。”盖天仙道：“你和盟主就等于一个人？”史朝英笑而不答，看了看日色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天色不早，世杰还等着我回去呢。明日再来与姐姐相叙。”

盖天仙虽然心思迟钝，也明白了个六七分，史朝英走后，她正想找聂隐娘来谈，刚回到屋子里坐定，忽地有个女兵进来报道：“卓木伦王子前来要见将军。”

盖天仙心里正在着恼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刚刚走了一个公主，又有什么王子来了，可又要我列队出迎么？”那女兵笑道：“这个卓木伦王子可有点怪，他没带随从，自己一个人不声不响的就跑了进来，待我们上前拦阻，喝他止步，他才说出他是卓木伦王子。又说仰慕咱们女将军的大名，非要见见你不可。看他的样子，倒似有几分傻里傻气似的。”盖天仙也是有几分傻里傻气的姑娘，听了女兵的报告，兴致忽然来了，咧嘴笑道：“哈，这倒奇了，我的大名居然传得这么远，连这个什么奚族王子也知道了么？好，他既然不摆架子，我也就见见他吧。”

盖天仙一走出院子，就见着一个铁塔般又高又大的男子正在那里负手徘徊，背向着她。盖天仙道：“喂，你是这里的王子吗？”那男子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你是盖天仙将军吗？”这一回头，两人都吓了一跳，也不约而同的“哎哟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原来这卓木伦王子也是生得丑陋不堪，脸如锅底，双眼朝天。

盖天仙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盖天仙了。你找我何事？”卓木伦唔唔呀呀的怪叫，脚步不住后退。盖天仙道：“咦，你这人怎么的，你有嘴巴没有，怎不说话呀？”卓木伦翻起一双白渗渗的眼睛，瞪了她一会，忽地大笑起来。

盖天仙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卓木伦王子道：“你当真就是名叫盖天仙么？”盖天仙道：“我一出娘胎就用这个名字，你嫌不好么？”卓木伦道：“好，好得很！我没有读过汉人的书，这几个字的意思我还懂得，嘻嘻，这是不是

美貌非常，胜过月里嫦娥的意思？”盖天仙无名火起，也不管他是什么王子不王子，一把就揪住他道：“你是说我生得丑陋，不配用这个名字？哼，你也不去照照镜子，你长得好俊么？我几乎都给你吓坏了！”

卓木伦王子推开了她，说道：“咦，看你不出，你的气力倒是不错。”盖天仙给他推得倒退三步，说道：“你的气力倒也不小。”又得意笑道：“你可知道我的本领了吧？做个将军，最紧要的就是有气力，能打仗，你还敢讥笑我么？”卓木伦最喜欢和人比力气，这么一来，兴致也忽然来了，说道：“你别夸口，说到气力么，——”盖天仙道：“怎么，你以为我比不上你？”卓木伦搔搔头皮，心想，“倘若她不是女子，我倒想和她打一架试试。哈，有了。”笑道：“好，你远来是客，我送你一件礼物。”守门的女兵有根铁棍，卓木伦一把拿了过来，用力在两头一拗，转眼间那根铁棍变成了一个铁环，笑道：“盖姑娘，我送你做个耳环，可好？”

原来奚族习俗，不论男女，都喜欢以耳环作为装饰，卓木伦送她一个“大耳环”，并非要她真个戴上，那不过表示一种礼节，同时也是藉此显显自己的气力而已。盖天仙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心里着恼，瞅他一眼，冷笑说道：“你送我这只大耳环，是取笑我耳朵生得大吗？哼，我也送你一件礼物！”盖天仙的耳朵正是一对比常人大得多的“招风耳”。

卓木伦道：“咦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多心？好，我且看你送我什么礼物？”盖天仙将那铁环接了过来，两手一拉，口中念道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还未数到十下，那个铁环又已被她拉直，恢复原状，成了一根铁棍。盖天仙喝道：“断！”啪的一下，将那根铁棍折为两段，递过去道：“送给你做双筷子！”

卓木伦怔了一怔，忽地哈哈大笑，竖起拇指说道：“真有你的，你是笑我嘴巴生得阔么？”盖天仙一本正经的也竖起拇指说道：“不错，你还不算太笨。”

两人相对傻呼呼的笑了一会，卓木伦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咱们彼此半斤八两，谁也不必取笑谁啦！”盖天仙跳起来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和你一般丑陋？”卓木伦道：“我说你和我一般本领。”盖天仙道：“嗯，这还像句人话。”

卓木伦忽地又冒出一句话来：“丑得倒很爽直，漂亮的美人儿却没有心肝！”盖天仙一听，又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丑的是谁，漂亮的又是谁？”卓木伦道：“唉，我的姑奶奶，我是随便说的，你不要问了。”盖天仙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你不是随便说的。你这个人不爽直！”卓木伦叫道：“我这个就是太爽直，所以老是吃亏。好，你当真要我说么？”盖天仙道：“也罢，丑的不必说了，你说那没有心肝的美人儿是谁？”旁边女兵掩口偷笑，心道：“咱们的小姐倒是有自知之明。”

卓木伦道：“那小妖精是否来过了？”盖天仙道：“哪个小妖精？”卓木伦道：“还有哪个？除了那个姓史的丫头！”盖天仙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骂她！好大的胆子，骂起公主来了！”卓木伦怒容满面，叫道：“管她公主不公主，我不但要骂她，还想在她面上抓两把，抓破她的面皮，叫她比你还要丑陋！”盖天仙顾不得生气，忙问他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恨她？”

卓木伦气呼呼的道：“我不该恨她吗？她，她，她……好，对你直说了吧，她本来答应做我的老婆的，”现在却要做别人的老婆了。”盖天仙道：“做谁的老婆？”卓木伦道：“还有哪个？就是牟世杰这混蛋小子呀！”

盖天仙大吃一惊，跳起来道："此话当真？"卓木伦道："一点也不假。牟世杰这混蛋……"盖天仙双眉倒竖，怒气无可发泄，指到了卓木伦的鼻子喝道："岂有此理，你怎么胡乱骂人？"卓木伦道："咦，我只不过是骂牟世杰，这却与你何干？哦，我明白了，牟世杰这小子长得俊，莫非——"盖天仙一手抓去，喝道："你别胡说八道，牟世杰是我们的盟主，你知不知道？"卓木伦荡开她这一抓，说道："盟主又怎么样？我偏要骂，这混蛋——"盖天仙跳过去就要动手，卓木伦道："好男不与女斗，我不和你打架，好，算我惹你不起，不骂就不骂啦。"说罢转身便走。

盖天仙道："不识羞，你是什么好男？"飞身一跃，跳过了卓木伦的前头，叫道："且住！"卓木伦道："我已经不骂了，你还要怎地？当真是想和我打架？"盖天仙道："你还未曾讲出事实呢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盟主要娶这姓史的妖女？是你自己瞎疑猜呢？还是他对你说的？"卓木伦道："你只知帮你的盟主，我又何必与你多说？"盖天仙道："只要你不是出口便骂，我怎会生你的气？好啦，我向你陪礼了，说吧。"卓木伦道："你等着喝你盟主的喜酒吧，他的请帖都已发出了，你已经来到，看来也少不了你这一份。"盖天仙怔了一怔，道："什么，婚期都已定好了？"卓木伦道："不错，就是后天！"盖天仙忽地双眼圆睁，骂道："混蛋，当真是个混蛋！"卓木伦道："你骂谁？"盖天仙道："不是骂你。我——"蓦地停口，满面通红。原来她刚才要打卓木伦，倒不是因为卓木伦骂了牟世杰的缘故，而是因为满肚皮闷气无可发泄，谁在她的身边她就要迁怒于谁。到了听得牟世杰婚期已定，她按捺不住，不知不觉的就跟着卓木伦的口吻骂起来了。

卓木伦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你也骂这混蛋小子啦，骂得好，骂得好！"盖天仙道："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骂又有什么用？喂——"正想和卓木伦商量，不知怎样开口，卓木伦却已垂头丧气，笑容顿敛，喃喃说道："一点不错，当真是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！"回过头来，看盖天仙并不阻拦，便自走了。原来卓木伦自作多情，痴心不息，他来拜访盖天仙，实是想在这里碰上史朝英一面，看看是否还能挽救？若是不能，就骂她一顿，出出闷气。此时他虽然十分沮丧，离开此地，但闷气却已散了不少，心想："这盖天仙虽然丑陋，倒是比史朝英可爱得多了。"

盖天仙回到房中，呆了好一会，越想越气，蓦地放开喉咙喊道："来人，给我备马，找个土人给我带路！"话犹未了，已有人推门而入。

这人却不是侍候盖天仙的女兵，盖天仙怔了一怔，说道："隐娘姐姐，怎么是你？也好，这事情总瞒不过你，迟早我也是要找你的。"聂隐娘道："是我把你的女兵遣开的，你要她们给你备马干啥！"盖天仙道："我要找、要找牟世杰理论去。"聂隐娘平静的接着她道："不，姐姐，不要……"盖天仙道："你知道了牟世杰的事情么？"聂隐娘道："你和卓木伦王子的说话我都听见了，牟世杰后天要作新郎！"

盖天仙叫起来道："是呀，你怎么还不着急？你为何还不许我去找他理论？"聂隐娘凄然一笑，说道："世杰和这妖女的事情，我比你知道得更多更早。你所喜欢的人，你一定要他对你真心，他若是变了心，找他理论还有什么意思？难道要乞求他对你怜悯，回过头来？"盖天仙一拍大腿，叫道："不错，你这话说得很有志气，咱们女子是不该让男子看轻。"可是才过一会，她又气愤愤的道："但你这样就放过了牟世杰吗？你纵甘心，我也不能甘心！隐娘姐姐，你既是千辛万苦的来到此间，就这样的眼看他们成婚，撒

手不管了？”聂隐娘道：“谁说我不管了？”盖天仙大喜道：“好，你拿宝剑去找牟世杰说话，你不够他打，我帮你打。闹个一拍两散，也是好的。”聂隐娘又好气又好笑，却仍是平心静气的说道：“不，我并不想找他打架。”盖天仙道：“哦，你还是欢喜他！”聂隐娘道：“不，即使他今后回过头来，我也不会欢喜他了。”盖天仙又是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这，我就不懂了。你不想找他打架，也不是喜欢他，那又是怎么样去管他呢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不喜欢他，和他也总是做过一场朋友，因此我不愿他和这妖女成婚。我想和他心平意和的谈一次话，尽尽朋友规劝之道。决不和他动刀弄枪。姐姐，你肯帮忙我吗？”

盖天仙道：“你要我悄悄去见盟主，给你们安排会面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不，那妖女和世杰住在同一地方，你未必能见着盟主，反而打草惊蛇！”盖天仙道：“那你要我怎么帮忙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只要你打听他的住处。那妖女虽是与他同住一处，料想还不会同房。知道了他的住处，我自会想法前去见他。”盖天仙拍手道：“对，你的轻功高明，可以晚间去偷会他。这个容易，明天我一定可以问得他的住址，明晚，他新婚前夕，你就去先拔头筹！”聂隐娘“啐”了一口，骂道：“你怎么胡说起来了，这是女孩儿家该说的话吗？”盖天仙道：“我本来是个野丫头。”笑嘻嘻的就出去吩咐女兵了。

第二日一早，盖天仙果然打听到了牟世杰的住址，是和他的部队驻扎在城外东郊。聂隐娘便跨上了秦襄所赠的宝马，仍作女兵装束，先去认识道路。

聂隐娘一路观察形势，心里自思：“若是世杰劝不回头，我也只有助我爹爹破城了。”想起与牟世杰一段交情，如今竟是分道扬镳，处在敌对地位，不禁黯然。

城堡是倚山修建的，中间圈着一块盘地，牟世杰的队伍驻扎在内城东郊，中途要绕过一个山墩，聂隐娘正策马进入峡谷，忽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山坳突然出现一个番僧，飞出了一条绊马索，将聂隐娘的坐骑绊倒。

聂隐娘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但她常闯江湖，惯经阵仗，虽惊不乱，马虽倒人却未翻，一蹬雕鞍，已使出上乘轻功，身似离弦之箭，扑向那个番僧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说道：“喂，我要活的，你可别把她弄得重伤。”聂隐娘抬头望去，不由得暗暗叫声“苦也！”那山坡上站着一个女子，可不正是史朝英是谁？

那番僧哈哈笑道：“公主放心，这个小僧省得。哈哈，捉不着聂锋，捉了他的女儿也是好的！”聂隐娘认得就是从前在客店遇过的那个红衣番僧。

聂隐娘大怒，“唰”的一剑刺去，红衣番僧脱下袈裟，作为兵器，迎风一抖，便似卷起了一片红霞。聂隐娘一招“大漠孤烟”，剑去如矢，疾劲非常，哪知竟刺不破他那件袈裟，反被他那袈裟一罩，反卷过来。

聂隐娘知道内力不及这个番僧，一沾即退，使出“飞花扑蝶”的轻灵剑法，移形换位，唰、唰、唰连环三剑，剑剑方位不同，意欲乘暇抵隙，刺他袈裟防护不到的地方，那红衣番僧夺不了她的宝剑，反而给她迫得有点手忙脚乱，暗暗吃惊，“这女娃儿的剑法竟在她父亲之上，倒是不可轻敌了。”

那番僧把袈裟舞得旋风也似，护着全身，聂隐娘无隙无乘，又不愿和他硬拼内力，只好展开绕身游斗的战法，彼此相持不下。大约过了二十余招？只见史朝英已从山坡上走了下来，娇声笑道：“聂大小姐，昨日我已知道你莲驾来了，只是军前不便相认。我正想请你，难得你移玉先来，何不一倾积愫？咱们理该以姐妹论交，拿刀弄剑，可不太杀风景么？”

聂隐娘气极骂道：“你这妖女花言巧语，简直不知羞耻，谁与你姐妹论交？”史朝英卟嗤笑道：“你千里迢迢来找男人，这倒是知道羞耻么？”

聂隐娘本来是性情沉着，不轻易动怒的人，但听了这等侮辱的言辞，也不禁不住七窍生烟，怒声斥道：“狗嘴里不长象牙，看剑！”陡地移转剑锋，唰的向着史朝英便是一剑。那知她快那番僧也快，突然间转守为攻，袈裟一展，反扑过来，堵在她们两人中间，险险把聂隐娘的宝剑也卷脱手去。

史朝英背负双手，意态优闲，娇声笑道：“难道我说得不对么？你不是来找世杰的么？你远道来此，我毕竟忝属半个主人，许你对我不敬，我做主人的却不可对你无礼。你要想见世杰，那也容易，我这就带你去见，好么？”聂隐娘正要再骂，忽觉一缕淡淡的幽香，沁入鼻观，喉咙里有点发甜，眼睛却有点发黑，心里叫道：“不妙，着了他们的道儿了！”顾不得再骂，连忙镇慑心神，运功抵御。

原来史朝英正是要激她发怒，一发怒则心乱气浮，那番僧是使毒的好手，乘机便发出了一种迷香。他不使用更厉害的毒药，那是因为史朝英有言在先，只许将聂隐娘活捉的缘故。

倘若聂隐娘不是心乱气浮，以她的内功造诣，这等迷香，原也害她不得，如今她虽然警觉，却已迟了一步，那番僧一抖袈裟，红霞铺地般疾卷过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倒也！”聂隐娘只觉地转天旋，宝剑 啷坠地，人也应声而倒了。

似是在做一个恶梦，迷迷糊糊中聂隐娘忽觉有冰冷的手指，在她面上摸索，逐渐下移，就要叉住她的咽喉，聂隐娘吓得大叫一声，张开眼来，只听得史朝英的声音笑道：“你是一位名震江湖的女侠，也会害怕么？不要怕，是我。我怜惜你都还来不及呢，怎会害你？”

聂隐娘定了定神，这才发现，自己已是躺在一张床上，看房中的布置，似是史朝英的闺房，从窗户透进来的日影，可以察觉已是将近黄昏的时分。聂隐娘想要推开史朝英的手，却浑身酸软，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，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是着了道儿，成了史朝英的俘虏了。聂隐娘一发狠，张口就向史朝英的手指咬去。

史朝英缩回手指，笑道：“真是个吹弹得破、天仙也似的美人儿！当真是我见犹怜，怪不得牟世杰会喜欢你！”

聂隐娘气怒交加，说道：“我落在你的手中，你把我杀了吧！”史朝英笑道：“哎哟，你这是什么话，我怎么会杀你呢？只因你不肯与我和解，我迫不得已，只好用这个手段将你请来。你如今可肯平心静气，和我谈一谈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你要怎么？你侮辱得我还不够么？”正是：

可怜落在奸人手，罗网自投悔已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　意欲牵牛随织女　心图逐鹿负红颜

史朝英作出非常诚恳的样子说道：“姐姐，我实是一片诚心与你修好，请你别对我先存敌意。你是世杰的好朋友，又是聂大将军的掌上明珠，我岂敢对你无礼？”聂隐娘道：“不用你假献殷勤，爽快的说，你想怎么？”

史朝英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听说你父亲已奉命统率王师，作了招讨副使，克日便要到此。我不妨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哥哥虽然名为大燕皇帝，实则兵权早已不在他的手中，我什么时候要他倒台他就什么时候倒台，目前他不过等于世杰的傀儡而已，尽管他自己也许还未知道。”聂隐娘冷笑道：“你真是聪明能干，做得牟世杰的好帮手。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难道你不想世杰做天下至尊么？如今你爹爹前来‘讨贼’，实则是‘讨伐’世杰，你知道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知道了又怎么样？”史朝英笑道：“那就得请你帮忙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如何帮忙？”史朝英道：“请你看在世杰的份上，亲笔修书，我叫人送给你的父亲。”聂隐娘道：“这封信如何写法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姐姐你这样聪明，还用我给你出主意吗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就是想听听你的主意。”史朝英道：“最好当然是请你爹爹弃暗投明，辅佐世杰，共图大事。其次是两不相犯，你爹爹尽可拥兵割据，自立为王。再其次，若是他不肯背叛唐室，也可以拥兵观望，不必真的就为朝廷卖命，与世杰大动干戈。你是熟悉你爹爹的为人的，这上中下三策，你看那一个容易说得动你的爹爹？”

聂隐娘冷冷说道：“一个也不行！”史朝英道：“我不信你爹爹对朝廷当真就那么忠心耿耿，即使他真的要做忠臣，他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也不能不顾呀！”聂隐娘道：“我爹爹决不会依从，我也决不会写！”史朝英勃然变色，说道：“原来是你不愿写！”忽地又格格笑道：“咱们的事情容易商量，世杰若做了皇帝，势必要置三宫六院，我就让你做正宫娘娘，那也无妨。”

聂隐娘淡淡说道：“你以为人人都似你这么无耻，贪图富贵荣华？”并非疾言厉色，但却是满脸鄙夷的神情。史朝英再也按捺不住，冷笑说道：“聂大小姐，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将军府，是在我史朝英的手中！”聂隐娘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所谓的诚心修好就是如此！倘我不是聂锋的女儿，你早就把我杀了吧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你明白就好。现在就看你的了，这封信你写也不写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已经说过的，从不说第二遍！我虽是聂锋的女儿，但对你们毫无用处，你也不必在我身上再打主意了。”

史朝英十分恼怒，待要将聂隐娘杀了，却又希望事情能有转机，心里转了好几个念头，忽地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你这次到来，不是为了世杰么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你要怎么想，那是你的事。”

史朝英何等聪明，早已知道她的心意，一笑说道，“你想错了，我并不是怕你争夺世杰。但你既是为了世杰而来，岂可对他绝情？”聂隐娘斥道：“闭嘴！”史朝英道：“你尽管骂，我倒是同情你呢！你难得到此，世杰见了你也会高兴的。你别以为我是个心胸浅窄的女子，你可知道我现在正想什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谁管你想的什么？”史朝英笑道：“我正想请牟世杰过来，让你们见上一面。我知道我向你说情，你先自心怀敌意，决不会有好脸色我看，那就让世杰亲口和你说吧，且看他的说话与我是否相同？我也想让你知道，是我‘迷惑’了世杰呢，还是世杰他非我不可！”

史朝英正想把一个侍女叫来，忽听得外面有脚步声音，史朝英笑道，“刚

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倒省得我派人去请了。聂姐姐，你想不想现在就见？”聂隐娘也听得出是牟世杰的脚步声，心头卜卜乱跳，翻转了脸，不理不睬，史朝英低声笑道：“那你就暂时不用露面吧，待我和他先说好了，免得他太过惊诧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将锦帐放了下来，刚刚弄好，牟世杰便走进了她的闺房。

牟世杰道：“你刚刚起身吗？为何这样高兴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探得了一件重要军情，正想说给你知道。”牟世杰道：“什么军情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朝廷派了一员大将，统兵五万，前来与李光粥会师，准备围攻咱们，大约十日之后可到。你猜这位官居招讨副使的统兵大将是谁？”牟世杰道：“这人来做李光弼的副手，那一定不是郭子仪了，只要不是郭子仪，又何足惧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唐朝除了郭子仪，难道就没有将材了吗，你也不可太过轻敌了。”牟世杰道：“是秦襄吗？但秦襄正统率羽林军，皇帝老儿怎放心让他远离京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再猜。”牟世杰笑道：“不必打哑谜了，说吧。”史朝英笑道：“你猜来猜去，怎的就没想起这个人来，这个人几乎要成为你的泰山大人的！”牟世杰道：“是，正是聂锋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不错，是聂锋。这，你可该高兴了吧？”牟世杰道：“你又小心眼了，我不许你有胡乱说话。聂锋带兵来讨伐咱们，那就是敌人了，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”

史朝英卟嗤一笑，说道：“若不是你先有心病，何必怕我提起她来？其实你心里高兴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聂锋此刻虽然是你的敌人，他的女儿从前可是你的好友啊！”牟世杰道：“从前之事，何必再提？”说这话时，心里不觉有丝丝怅惘。

史朝英眼波一溜，明锐的眼光似乎要看穿牟世杰的内心，又是微笑说道：“好吧，往事不提，就提眼前之事。聂锋这次统兵前来，他的女儿定然在他身边，你不是有希望又可以见到了从前的好友了么？”牟世杰瞧了瞧史朝英的颜色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记不记得你从前说过的一句话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哪一句话？”牟世杰道：“咱们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两只咋蜢，命运相同，生死与共，谁也离不了谁啦，你还不放心么？”史朝英道，“只怕你见着聂大将军的小姐，就忘了我了。”牟世杰道：“你别胡思乱想了，哪有此事？再说她也未必如你所料，就随着父亲出征。”史朝英道：“要是当真如我所料呢，你见着她又怎么样？”牟世杰道：“我若说要杀了她，你定然不信。”史朝英道：“我要你说心里的话。”牟世杰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我会为她惋惜，到底相识一场，今日却干戈相向，但我绝不会移情。再说得明白些，我若是要和聂姑娘相好，那也不必等到今日了。”史朝英道：“她人品相貌都比我好，文才武艺也比我强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她？”牟世杰哈哈一笑，将她拥入怀中，说道：“这，你就是明知故问了，她纵有百般好处，但胸无大志，却怎比得上你是巾帼须眉，女中豪杰？”

史朝英挣脱了他，笑道：“你喜欢我，那是为了我可以帮你打天下。但你说实话，你心里有时想不想她？”牟世杰道：“你既知道我一心打天下的了，我哪有功夫去想念她？”

史朝英似是已相当满意，笑靥如花，娇声说道：“你我心思如一，其实我也不是妒忌的女子，我倒愿意你见着她呢。”牟世杰道：“哦，你是想在她身上，想、想个退敌之计，咳，哪有这样的巧事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是不是，所以我说你心里实在是想见她的。世杰，你每次心中想做什么事，我都会给先行办到。这次也不例外，我已将那位聂大小姐

请了来啦。”牟世杰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你去揭开帐子看看，床中躺的是谁？人家都等了你许久啦！我一发做个人情，先行回避，让你们两个，好好畅叙一番。”格格的笑个不休，果然走出去了。

聂隐娘气苦交并，喉头壅塞，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。牟世杰听得床板吱吱作响，心中也是惊疑不定，缓缓的把帐子揭开。

这刹那间，两人都是尴尬之极，牟世杰呆若木鸡，过了半晌，方始心神略定，说道：“隐娘，你是怎么来的？”聂隐娘愤然说道：“问你的新娘子去。”

牟世杰这时也看出了聂隐娘是着了酥骨散之类的麻药，功力已失，不问可知，当然是史朝英将她俘来的了，自己也感到问得笨拙，但随即想道，“隐娘冒了这样大的危险，潜入堡中，这还不是为了我的原故！”心中不禁歉然。要知牟世杰并非对聂隐娘全无情意，不过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他终于舍了聂隐娘而取史朝英。此时正在结婚的前夕，碰上了旧日的情人，而又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在自己未婚妻子的闺房之中，他自是不由得对聂隐娘感到内疚了。

又过了半晌，牟世杰缓缓抬起头来。却仍然避开了聂隐娘的目光，低声说道：“多谢你来看我。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吗？”聂隐娘更想不到自己会躺在史朝英的床上和牟世杰见面，本来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，当下淡淡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什么话也不用说了。如今我是你的俘虏，我只问你，你要如何将我发落？”

牟世杰却误解了聂隐娘的意思，以为聂隐娘对他还是余情未断，这一瞬间，他心中转了无数念头，忽地微笑说道：“隐娘，我志在天下，你我忝属知交，想你也能体谅我的苦衷，愿意成全我的志愿。我希望你与史姑娘能情如姐妹，和谐共处，我也决不会负了你的。”这一番话，若是明白的说，那就是希望聂隐娘尽释前嫌，与史朝英共事一夫，同助他完成帝业。

聂隐娘几乎给他气得又昏过去，斥道：“世杰，我今日总算认得你了，住嘴！”牟世杰愕然退了一步，仍以为是聂隐娘心怀妒意，女子常情；哪知聂隐娘已是鄙视他的为人，不屑与他多说。他愕一愕，又走过去想把聂隐娘扶起，聂隐娘已挣扎着坐了起来，倚着床壁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敢碰一碰我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我无力自杀，咬断舌根，总还可以。”

牟世杰内疚于心，对聂隐娘倒是好生怜惜，但心里却也在想道，“我正要仰仗朝英，总不能为了怜惜隐娘，而将朝英舍了？”不觉摇头苦笑，说道：“隐娘，你我总算是相好一场，可惜我今日才知道你的心事。你，你就不愿略受委屈，相助我么？”聂隐娘冷笑道：“我是个胸无大志的平庸女子，怎及得上人家巾帼须眉，女中豪杰？你找我相助，那是找错人了。”这是牟世杰说过的话，牟世杰不禁面红过耳，抬不起头来。

但牟世杰虽然感到内疚，却毕竟是个雄心万丈，以事业为重之人，为了逐鹿中原，他尽可以不择手段，于是暗自思量，“既然难以两全其美，也只好作退一步的打算了。”遂又抬头来，说道：“隐娘，你是文武双全的将门之女，我也不想你受委屈。你我虽然无缘，我总还是当你好友看待，决不能叫你吃亏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解药要来，随你心意，你愿留便留，愿走便走。你可愿意帮我个忙么？”

聂隐娘冷笑说道：“我如今是你俘虏，按照黑道规矩，总得要付代价取赎。好，你要我用什么赎身，就请吩咐吧！”

牟世杰不由得又是满面通红，忙道：“ 隐娘，别这样说！我是以友人身份请你帮忙，你不愿意，那也罢了。 ” 聂隐娘道：“ 帮忙也罢，取赎也罢，话虽有好听难听之分，实际都是一样。好吧，牟盟主，你要我如何帮忙？尽管说吧！ ”

牟世杰道：“ 你是个聪明人，一定会想得到的。听说你爹爹统率王师，不日就可来到此间？ ” 聂隐娘道。“ 哦，原来你是要在我身上想个退兵之计。” 这话又是牟世杰刚才和史朝英说过的，牟世杰心中七上八落，只恐聂隐娘在气头上还会说出一些讥刺的说话。

只听得聂隐娘淡淡说道：“ 这个退兵之计么，我也早已想过了，我有上中下三策，正待与你商量。 ” 牟世杰大喜道：“ 是哪三策，请贤妹赐教。 ”

聂隐娘道：“ 上策是劝我爹爹易帜归顺，做你的开国功臣。 ” 牟世杰道：“ 只怕你爹爹不肯吧？ ” 聂隐娘道：“ 他不肯我还有中下两策相劝。中策是请他自立为王，与你订盟，彼此相助。打平天下之后，谁做皇帝，那时再说。爹爹若是不肯背叛唐室，还有一个下策，请他拥兵观望，不必真的为朝廷卖命，与你大动干戈！ ”

牟世杰狂喜叫道：“ 隐娘，你真是聪明绝顶，你所说的和我心里所拟定的计划完全一样！唉，我还只当你不肯赞助我呢，原来你我早已是心思如一的了。 ” 略一沉吟，又道：“ 我看还是中策最能打动你爹爹的心，你就以中策相劝他吧！ ”

聂隐娘忽地连连冷笑，笑声有几分激愤，更有几分悲凉，牟世杰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 你笑什么？ ” 聂隐娘道：“ 聪明绝顶的不是我，是你的新娘子。这上中下三策都是她想出来的，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。哼，你们两人真是气味相投，心思如一！牟世杰，我如今才看透你了！ ” 冷笑声中，忽地门外也有哈哈的笑声，正是史朝英又回来了。

史朝英得意洋洋，柳眉一扬，杏斜眼睨，瞅着聂隐娘笑道：“ 不错，这三策是我拟的，与世杰心中所想，正是不谋而合！聂大小姐，如今你也可以明白了吧，我对你说的话，其实也就是世杰想要对你说的话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可还要执拗么？ ”

牟世杰亦已知道不妙，心中还存着万一的希望，当下柔声说道：“ 朝英这三策其实也是为了你们父女着想。朝廷无道，藩镇割据，李唐的国运看来已是不久的了。你爹爹屡立军功，至今也未曾得到一个节度使，何苦再给朝廷差遣？与其做个招讨副使，何如自立为王？何况这么一来，也顾全了你我的友谊，于公于私，岂不两全其美？你意下如何？ ”

聂隐娘道：“ 我的意思早已对你的新娘子说过了，还要我再说一遍么？ ” 史朝英淡淡说道：“ 聂大小姐惜墨如金，这一封信她不肯写。哎呀，我的好隐娘姐姐，你不给我情面，那也罢了，对世杰也这样无义无情么？ ”

聂隐娘喝道：“ 住嘴！ ” 忽地眼光一转，她虽然神疲力倦，眼光却是有着一股正气，凛然不可轻侮，说道：“ 世杰，我此来正是为了情义二字！ ” 牟世杰对着她的目光，正觉心中微凛，忽闻此语，喜出望外，连忙说道：“ 是啊，我知道你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。 ” 史朝英大感意外，嘿嘿冷笑。

聂隐娘凤眼含威，一字一句，缓缓说道：“ 你们可别想得歪了，我说的情是朋友之情，我说的义则是千秋正义！世杰，不错，我与你曾是一场朋友，也正因此，我不愿一个朋友误入歧途！世杰，你自负不凡，何以今日却倒行逆施，不肯听一众朋友的良言？ ” 牟世杰面色越来越不自然，冷冷说道：“ 我

怎么是倒行逆施了？天下唯有道者居之，李渊父子当日在太原起兵，不也是以隋朝臣子的身份取而代之么？何况我不是唐朝之臣，更有何不可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你若欲救民水火，意存问鼎之心，那也不失其英雄气概，但你现在是怎么作法，你是与安史余孽，同流合污；你是要借用外兵，侵扰本国。即使一时侥幸成功，也逃不了千秋笔伐。何况老百姓对安史之乱，至今还在切齿痛恨，民心又焉能附你？”

史朝英冷笑道：“好呀，连我也骂起来了！我是安史余孽。你爹爹又是什么？当年也不是曾做过安禄山的手下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爹爹早已弃暗投明。”史朝英冷笑道：“李家天子，也不见得就是明主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总胜于安禄山这等胡贼，残暴不仁，荼毒生灵！”

牟世杰道：“只要我不是残暴不仁，那就行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但你一开首第一步路就错了，国人又岂能相信于你？”牟世杰道：“依你之见如何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带领你自己部下，即日离开此地。要打江山，也不能依靠外人！”牟世杰哈哈笑道：“这是小孩子的话。这么一来，要走多少弯路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知道你是想走捷径，你却没想到越走捷径，弯路却是越多。”史朝英又冷笑道：“你不过想离间世杰和我罢了，好呀，世杰，看来她倒很有主意，你就请她做军师吧！”聂隐娘按下怒气，说道：“我只是尽朋友之道，言所欲言，听与不听，任由于你。你们既如此猜疑，那我也就无须再说了。”

牟世杰道：“你这套论调也不新鲜，铁摩勒早已说过的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铁大哥见识我一向佩服，原来他也是这样说法么？那么，你难道以为铁大哥也是孩子的说话？”牟世杰淡淡道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与铁摩勒早已分手了。君子绝交不出恶声。我不想议论铁摩勒的见识。”

聂隐娘意冷心灰，伤心到了极点，当下也就淡淡说道：“既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我朋友之义已绝，咱们也该分手了。哦，我也还说得不对，我如今是你的俘虏，要杀要剐，都得听从于你，‘分手’二字，那是用不上了。”牟世杰脸上一阵青一阵红，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朝英，你，你给她……”“解药”二字未曾出口，史朝英已是冷冰冰的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你忘记了她是聂锋的女儿么？放她回去，她已知道这里的虚实，正可以助他父亲破此城堡，建立大功。到了那时，你我成了聂锋的俘虏，他们父女，可就未必肯放过咱们了！”

牟世杰瞿然一惊，“朝英说的也有道理，我怎能断定隐娘不助她的爹爹。”但要他伤害隐娘，他却也还于心不忍。正自心意踌躕，委决不下，忽地有卫兵来到门外报道：“饮马川有个弟兄前来求见盟主。”

牟世杰有两个最得力、也最忠心的手下，一个是盖天豪，另一个就是饮马川的寨主杨大雷，身高七尺有余，绰号杨大个子。这两人都是一方的绿林之雄，当年竭力推戴牟世杰做盟主的，也就是这两个人。这一次牟世杰来与史朝义合流，曾发出绿林箭，命令属下赶到幽州聚集，择日起事。盖天豪所部早已来到，杨大个子所部却迟迟未来。牟世杰正在挂心，忽听得饮马川有人来了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朝英，你好好劝劝隐娘。我且看是谁来了。”随手把房间虚掩，便去接见来人。

来的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，相貌很老实，像个庄稼人，但一双大眼精光内蕴，落在牟世杰这等武学行家的眼中，却可以看得出此人颇有内功根底。牟世杰略有几分诧异，“杨大个子手下有如此人材，我竟然一直都不知道。”当下问道：“小兄弟你姓甚名谁，在饮马川有好几年了？入伙之

前，可曾投师学技；在寨中是何职位？”

那小伙子恭恭敬敬的行了参见礼，一一答道：“属下姓袁，单名一个‘浑’字。先父是个武馆教师，曾学过几手家传的剑法。入伙未到一年，承蒙杨寨主看得起，提拔我做‘忠，字旗下的一个小头目。”过去一年，牟世杰虽曾到过饮马川，但在寨中逗留的时间不到十日，大小头目，数以百计，这样一个新进的小头目他不认识，那是理所当然之事。但牟世杰仍是不禁有几分奇怪，“杨大个子也真糊涂，为何不派一个我认得的大头目来？”但随即又想：“想必是见这小伙子武功了得，可当重任，改而派他前来送讯，这倒不好错怪他了。”

牟世杰眼光射向门外，门外有一匹自马，正在低头吃草，牟世杰不觉又是一惊，赞道：“好一匹照夜狮子，这是你的坐骑吗？”那自称“袁浑”的小伙子道：“这是杨寨主新近从官军手里夺来的一匹骏马，暂时赏给属下代步。”牟世杰道：“杨寨主和大伙兄弟现在何处？他要你快马驰报，所报何事？”

那小伙道：“寨主和阖寨弟兄，都已开拔来了。我离开他们那天，是在陕北的高陵谷，大约再过十天左右，他们可到幽州。杨寨主叫我快马驰报，是因为探得一件重大的军情。”牟世杰道：“什么军情？”那小伙子道：“朝廷任命聂锋招讨副使，听说是由于郭子仪推荐的，郭子仪拨了五万精壮的兵马给他，要他与李光粥合攻幽州，只怕在半月之内，便可来到，请盟主早作提防！”

牟世杰道：“这件事我早已知道了。还有什么吗？”那小伙子嗫蹑嚅嚅、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还有秘密的消息，却不知，不知该不该说？”牟世杰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不该说的？”那小伙子道：“怕盟主听了不高兴。”牟世杰道：“但说无妨。高兴的消息要听，不高兴的消息更要听！是铁摩勒要和我作对么？”

那小伙子道：“这倒不是。我们打听到一桩事情，聂锋的女儿聂隐娘，随她父亲出征，忽然有一天偷偷离开军中，据我们的探子侦查所得，这聂隐娘是向幽州而来。杨寨主怕她混入了吐谷堡，说不定会来见盟主。杨寨主说、说——”牟世杰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杨大哥对我一片忠心，他知道我和聂隐娘有过一段交情，怕我上她的当是不是？”那小伙子道：“如今敌我分明，而且听说盟主也要和大燕公主成婚了，只怕这聂隐娘还会前来行刺。杨寨主想请盟主多加留意，若然一发现此女踪迹，务必要将她拿下，不可放过。但也不必急急将她杀了。可以留来要胁聂锋。”牟世杰大笑道：“想不到杨寨主粗中有细，竟会替我出起主意来了。哈哈，杨寨主想得到的，我还想不到吗？你们大可以不必顾虑，不过，我也一样感谢你们对我的忠诚。好了，还有什么吗？”那小伙子道：“盟主可曾发现聂锋的女儿行踪吗？是不是已经将她抓来了？”牟世杰道：“这是我的事情，你可以不必管了？你一路辛苦，下去歇息吧。”心想，“这小伙子倒是爱管闲事，却也有几分似他寨主的憨直。”

史朝英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出来，这时忽地走到了那小伙子的面前，向他打量，说道：“我看你好生面善，你是在哪里见过我吗？”那小伙子道：“公主想必是看错人了，我是饮马川山寨里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头目，怎能有这个荣幸见过公主？”牟世杰一听，疑心顿起，冷冷说道：“且慢，你既然没有见过她，怎知她是公主？”

聂隐娘在房中听得外面谈话，越听越觉得那小伙子的声音好熟，蓦地想起了一个人来，不由得惊喜交集。她气力虽然消失，但因内功颇有根底，醒来之后，即暗暗按照师门的吐纳秘传，将真气一点一滴的凝聚，此时已过了个多时辰，功力虽然未曾恢复百分之一，但却勉强可以挣扎起来走路。就在牟世杰盘问那小伙子的时候，她已扶着墙壁，悄悄的走到门边。

那小伙子正待砌辞回答，忽听得聂隐娘的声音叫道：“我在这儿，快把这妖女拿下。”正是：

赴火蹈汤浑不顾，飞骑千里护同门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识破奸谋知鬼蜮　曾经患难见真情

这小伙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方辟符，原来他在途中碰上饮马川的一股前头部队，那些人想抢夺他的坐骑，却反而给他捉着了一个小头目，仗着马快，突围走了。方辟符虽然欠缺江湖经验，也还有几分机智，当下就仔细的盘问那个头目，问明了饮马川山寨的详情，然后取了那头目的腰牌，便冒充他的身份，到吐谷堡来禀报军情，果然给他骗过，获得了牟世杰的接见。

史朝英虽然是不久之前，曾在那小客店中还见过方辟符一面，但当时是在黑夜，她看得不怎么清楚，何况方辟符又已改了装束，一时间她也不敢断定这小伙子就是自己曾见过的人，正自隐隐起疑，想要仔细盘问，不料聂隐娘已走了出来，立即就叫方辟符动手。

方辟符早已准备发难，当下一声大喝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倏的欺到了史朝英身前，伸指便点了她的穴道，牟世杰又惊又怒，一掌劈去，方辟符已把史朝英当作盾牌，往前一推，牟世杰武功真个不凡，迅即缩手变招，飞脚踢方辟符膝盖，左掌又用了大擒拿的手法，抓向方辟符的右胁空门。

方辟符疾退三步，只听得“嗤”一声，右胁衣襟，已给牟世杰撕下一幅，方辟符一声冷笑，唰的拔出了青钢剑，喝道：“牟世杰，你再迈前一步，我就把这妖女杀掉了！”牟世杰气得干瞪眼，投鼠忌器，却已不敢上前。

聂隐娘淡淡道：“牟世杰、咱们现在可以接照黑道规矩，平等磋商了。你若是想要回你的新娘子，便请把解药交与我吧。”牟世杰道：“我本来要把解药交与你的，你们何必用这等手段？”方辟符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师姐，你中了他们的毒药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不碍事的，这酥骨散还不算太厉害，但这妖女的心肠却比毒药还毒得多。”

牟世杰回到房中找出了解药，再走出来，只见聂隐娘和方辟符已站在一起，方辟符两只大眼睛流露出极其惊喜的精神，双颊也似因兴奋而现出一片晕红，牟世杰明白了七八分，他虽然移情别向，心里仍不免有几分妒意，苦笑说道：“隐娘，你这师弟冒死前来救你，也真是难得啊！祝你幸福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解药拿来，咱们平等交换，谁也不必领情，闲话也无须多说了。”

聂隐娘接过解药，牟世杰道：“你们可以放人了吧！”方辟符道：“现在还不行！”牟世杰怒道：“你待怎么？”

方辟符不理不睬，过了一会，方始说道：“师姐，这解药如何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这解药灵验如神，咱们可以走了。”牟世杰这才知道他的用意，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把我牟世杰当作什么人了？我会拿假药来蒙骗你们吗？如今你可以放人了吧？”方辟符又是淡淡说道：“现在还不行。”牟世杰大怒道：“隐娘，你这师弟与我初次会面，你却是知道我的为人的，我说过的话几时有不算数的，难道你还不能相信我吗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牟大盟主，稍安毋躁，我们当然会把你的新娘子还给你的，不过可得麻烦她送我们一程。师弟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”方辟符道：“正是。牟大盟主，你要知道，不是我信你不过，是信这妖女不过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方师弟，你把史姑娘给我，免得惹人猜疑。方辟符道：“不错，毕竟是师姐细心。盟主的新娘若是与我这个小头目合乘一骑，那就不好看相了。”聂隐娘功力已恢复七八分，当下接过了史朝英，仍然抓紧她的后心穴道，说道：“劳驾，请牟大盟主将我那匹坐骑牵来。”

牟世杰听他们一吹一唱，满肚皮怒气，却是不好发作，还得权且充作马

夫，把聂隐娘那匹“五花马”牵来，聂隐娘将史朝英一把提起，纵身上马，方辟符那匹“照夜狮子”还在门外的草地上吃草，方辟符道：“你们在前头走，让我这个小头目充当你们的跟随。”向牟世杰拱一拱手，说道：“牟大盟主，你若不放心，你也跟来吧。”随即也就飞身上马。

牟世杰当然是放心不下，当下策马随行。牟世杰这匹坐骑也是匹大宛良驹，但却比不上秦襄送给方聂二人的坐骑，远远落在后面。聂隐娘笑道：“方师弟，咱们放慢一些，这才像郊外闲游。也省得牟大盟主以为咱们要掳走他的新娘。”

四人三骑，向城外走出。这是牟世杰的驻防地区，沿途都是士兵。聂隐娘一只手持着马鞭，另一只手手掌贴着史朝英的背心，低声说道：“史姑娘，请你作出笑容，千万别愁眉苦脸，否则我可不客气了！”史朝英切齿痛恨，却还不得不装出满脸笑容。牟世杰的手下喽兵看见她们二人好一副亲热的样子，只道史朝英有意拉拢盖天仙手下的女头目，谁都没有疑心。

不久到了外城门，守城的兵士见是牟世杰和史朝英，连忙开门，恭恭敬敬的问道：“盟主，公主今日兴致很好啊，可是要去草原试马？”

牟世杰没好气的说道：“闲事你们不用多管，以后不论是哪一路兄弟到来，纵有腰牌，也必须先行禀报，待我派人验过，才好放他进来。”

方聂二人一出城堡，立即又放马疾驰，把牟世杰抛在后头。牟世杰不禁暗暗惊慌，“若是他们反过来将朝英掳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心念未已，只见聂隐娘己在半里之遥勒住马缰，把史朝英轻轻放了下来，回头说道：“新娘子交还给你，穴道你自己会解，我们可要走了。”

牟世杰道：“隐娘，难道咱们注定了非在沙场上相见不可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要说的都已说了，今后就只是看你的了，但愿你三思而行，最好别在沙场相见。”

牟世杰忽觉一阵心酸，目送聂隐娘与方辟符并辔同行，恍惚如有所失，尽管他与聂隐娘想法不同，但却也不能不对聂隐娘暗暗佩服。心想，“我与她相识数载，直到今日，才知道她当真是个提得起，放得下，重情义而又有见识的姑娘！她冒险来此，只为劝我一场，虽说所见不同，这番情义却是可感！”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，当失掉一个朋友之时，才会发觉那个朋友的可贵之处。这时聂隐娘的背影渐远渐小，但她在牟世杰心中的影子却越来越大，甚至在这一瞬之间竟盖过了史朝英。牟世杰一片茫然，突然怀疑起来，不知自己的选择是否错了。但这只是瞬息间事，正在他思潮汹涌的那一刹那，只听得史朝英已在叫道：“世杰，你还不快快过来，给我解开穴道？”牟世杰瞿然一惊，突然想起了史朝英说过的“咱们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两只蚱蜢”，是的，他要逐鹿中原，问鼎长安，可是非得和史朝英同走一路不行。整座江山压上了他的心头，顿时又把聂隐娘的影子压下去了。他应了一声“来啦！”便过去给史朝英解开穴道。

聂隐娘与方辟符并辔奔驰，也还走得不远，忽见前头有个女子，背插拂尘，腰悬长剑，迎面而来，来势迅捷之极，竟不输于奔马，一时间尚未能看清她的面貌，方辟符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女子轻功怎的如此了得！”

那女子刚自赞了一声：“好一双骏马！”忽听得史朝英大叫道：“师父，快把这两人拿下！他们欺负了你的徒弟了！”

原来这装束古怪的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史朝英的师父辛芷姑。空空儿已与她订下了婚约，但因为空空儿要与楚平原同去追缉精精儿，不便与她同行，

故而与她约定，请她在吐谷堡相候。

辛芷姑号称“ 无情剑 ”，本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，但她其实却并非“ 无情 ”，而是恰恰相反，偏重情感，专凭一己的好恶行事。她平生最倾心的是空空儿，最宠爱的则是这个关门徒弟史朝英，而今听得史朝英大叫大嚷，说是给了外人欺负，她本来就想抢这两匹宝马，这一下找到了藉口，也不分青红皂白，便即说道：“ 徒儿不必气恼，我给你把这两个小贼拿下就是。 ”拂尘一甩，闪电般的便使出了杀手绝招！

方聂二人正自纵马疾驰，距离辛芷姑还有十数丈之遥，跨下的坐骑忽地同声嘶叫，前蹄屈地，倒了下来。原来辛芷姑这拂尘一甩，已是暗运内力，将几根尘尾，当作暗器射了出去。尘尾细如游丝，无声无息比梅花针更难防备。她抱定“ 射人先射马 ”的宗旨，四根尘尾，恰恰射中了那两匹骏马的前蹄关节之处，伤害不大，过后也可以很容易便将它们医好，但尘尾插进关节，已是足以令这两匹骏马再也不能奔驰。

马虽倒人却未翻，方辟符大怒之下，一声叱咤，已是如箭离弦，在马背上腾空飞起，迎上了疾奔而来的辛芷姑，一招“ 鹰击长空 ”，便即凌空刺下，辛芷姑将拂尘聚成一束，当作判官笔用，“　　”的一声，将方辟符的长剑荡开，震得他虎口隐隐作痛。

辛芷姑见方辟符的长剑居然没有给她震出手去，也有几分诧异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聂隐娘亦已赶了到来，使出“ 飞花扑蝶 ”的轻灵剑法，青钢剑扬空一闪，抖出了七朵剑花，一招之间，连袭辛芷姑的七处穴道。

辛芷姑拂尘一罩，忽地散开，千丝万缕罩了下来，也只是一招之间，便把聂隐娘的剑法破了，拂尘根根竖起，反刺聂隐娘的十三处穴道。方辟符一声大喝，抡起长剑，当作大刀来使，这是他师父磨镜老人和他师兄铁摩勒合创的独门剑法，威猛无伦，辛芷姑心头一凛，迫得又把拂尘聚成一束，反手挥出，先化解了方辟符这招。

几招一过，辛芷姑更是吃惊。她倒不是因为方聂二人本领了得，而是因为看出了她们剑法的来历。当下辛芷姑使出一招“ 风卷残云 ”，将方聂二人的青钢剑都荡了开去，喝道：“ 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是你们的什么人？ ”

聂隐娘这时已认得辛芷姑就是那日在英雄会上，与空空儿在一起，大闹校场的那个女人。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，当时虽然不知辛芷姑与空空儿的关系，但也隐约猜到几分。

方辟符只想冲杀过去，对辛芷姑的问话不理不睬，仍在进攻。聂隐娘却已说道：“ 妙慧神尼是我师父，也正是他的姑姑，他又是磨镜老人的关门弟子，铁摩勒正是他的师兄。你是辛老前辈吧？那日在校场上咱们似曾见过。 ”

辛芷姑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对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这两位武林名宿，却多少还有几分顾忌。还有一样，空空儿和铁摩勒的交情，自那日的英雄大会过后，她也是知道的了。不禁想道：“ 原来这小伙子是铁摩勒的师弟，我若把他伤了，只怕空空儿要不高兴。 ”心意踌躇，一时莫决。

史朝英却不知道其中有这么一层转折的关系，冷笑说道：“ 你攀什么关系，你抬出了你的师父和铁摩勒来，难道我的师父就要怕你不成？ ”

方辟符大怒道：“ 呸，是谁妄攀交情了？是你的师父先问我们，可不是我们要把师父抬出来的。 ”

辛芷姑极为好胜，虽有几分顾忌，却也怕别人误会，说她是怕了妙慧、磨镜与铁摩勒等人。史朝英正是知道她师父的这个脾气，说出的话绵里藏针，

教她师父难以罢手。偏偏方辟符又不知道进退，说出的话教辛芷姑听了更不舒服。

不多了会，已过了三十余招，史朝英又叫道：“世杰，你还不过去助我师父拿下这两个小贼？”牟世杰心里好生为难，他对聂隐娘有几分敬爱，对方辟符有几分妒忌，对史朝英又有几分害怕，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交织心头。既不想伤害聂隐娘，却又想把她留下……。

史朝英的目光缓缓从他面上扫过，似是要看穿他的心事似的，冷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肚杰，你只知道她是你的聂家妹子，却忘了她是聂锋的女儿了？”牟世杰瞿然一醒，连忙说道：“不错，是不能放过他们。”怀着无限复杂的心情，却终于上前去了。

其实史朝英要牟世杰上前相助，这句话只是想激她的师父的，不过，她后来看出牟世杰犹疑不决，心中甚是不快，于是又索性以假当真，把牟世杰也迫上前去。

辛芷姑哈哈一笑；说道：“英儿，你跟我多年，还不知道为师的本事么？你以为我当真拿不下这两个小辈？”笑声一收，蓦地喝道：“我无情剑出鞘，例须见血。如今看在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份上，姑且破例一遭！”方辟符怒道：“无情剑又怎么样？何必装腔作……”“势”字还未曾出口，陡然间只见寒光耀目，辛芷姑无情剑已是出鞘，闪电般的向他刺来！

方辟符见她来势凌厉，长剑抡圆，不敢攻敌，先把自身防御得风雨不透，不料辛芷姑的剑法确有独特的造诣，方辟符心头一怯，对方乘虚而入，来得更快。只听得辛芷姑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四面八方，剑光飘忽，竟不知她从何处刺来，方辟符拚着两败俱伤，奋力一剑劈出，哪知辛芷姑正是要他如此，那柄剑只是在方辟符的剑脊上轻轻一按，已借着方辟符那股猛劲，将他引得身向前倾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辛芷姑剑锋也借力弹起，恰恰制中了方辟符的虎口。

“ 啷”声响，方辟符长剑坠地，半边身子亦已不能动弹。原来辛芷姑已用剑尖点了他的穴道。她用力恰到好处，方辟符的虎口只现出一点红点，就似给蚊子叮了一口似的，果然未曾见血。

聂隐娘大惊，慌忙使出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也刺辛芷姑的穴道，意图用围魏救赵之计，解师弟之困。可惜她剑术虽妙，武功却与辛芷姑差得更远，辛芷姑就在刺中方辟符穴道的同时，左手的拂尘也已缠上了聂隐娘的剑柄，喝一声“撒手！”聂隐娘的青钢剑顿时也飞上空中，辛芷姑倒转尘杆，只一点又一点中了聂隐娘的穴道。但辛芷姑虽然是大获全胜，小臂亦隐隐感到胀痛，对方辟符的功力与聂隐娘的剑法，也感到好生惊异。

牟世杰到来，正要道谢，辛芷姑向着史朝英望去，已在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！”

牟世杰道：“小可牟世杰拜见前辈。”史朝英娇声笑道：“师父，恕我事先没有禀告，但我想你也会看得出来了。世杰、他、他和你的徒弟同在一起，对我又是这般亲热，难道还能是外人吗？”辛芷姑道：“哦，原来他是你的夫婿。”史朝英脸上泛红，无限娇羞的样子说道：“后天就是我们的好日子，正想请师父来喝一杯喜酒。”她脸上一副娇羞，心中实是十分得意。

辛芷姑笑道：“哦，原来你就是名噪江湖，新任绿林盟主的牟世杰，现在又成了我的英儿的夫婿了。很好，很好，这么一来，倒是没有乱了辈份了。”牟世杰不禁愕然，不解她这话是何意思。史朝英却是满面通红，暗自生嗔：

“师父也真是的，怎好在世杰面前说这等话，这不是挑我的疤吗？幸亏世杰他大约还听不懂。”又想，“师父她这么说，莫非她与空空儿也已重修旧好了？空空儿与铁摩勒交情很是不错，这倒要想个法子好好应付才是。纵然不能借助于师父之力，将空空儿拉拢过来，至少也须叫他不可捣乱。”原来辛芷姑一心想嫁空空儿，段克邪是空空儿的师弟，倘若史朝英嫁给了段克邪，岂不是两师徒嫁了两师兄弟？辛芷姑虽然“邪”得可以，毕竟也觉不好意思。故而当她听得史朝英是要嫁牟世杰之后，不怪史朝英移情别恋，反而欢喜起来，口不择言，便说出了有关“辈份”的那一句让史朝英听了面红的说话。

牟世杰今日在方辟符手里栽了个不大不小的筋斗，心头之气，尚还未消，抢过马鞭，“唰”的一鞭就向方辟符当头打下。方辟符被点了穴道，不能动弹，横眉怒目，面对着牟世杰，狠狠的“呸”了一口。聂隐娘也是被点了穴道，不能动弹，却冷冷说道：“绿林盟主，好威风啊好威风啊！”

牟世杰心头一跳，唰的一下，脸上都发了烧，以他绿林盟主的地位，鞭打一个己失了抵抗能力的无名小辈，实是大失身份之事。牟世杰武功已到收发自如的境界，此时鞭梢离方辟符顶门不到三寸，正想收回。忽听得“卜”的一声，辛芷姑突然出手，弹开了牟世杰的马鞭，左手拂尘一绕，就要将他的马鞭卷出手去。牟世杰吃了一惊，一个“盘龙绕步”斜窜三步，鞭梢滴溜溜的转了个圈，解开了拂尘的缠绕。辛芷姑道：“好，果然是本领不凡，可以做得绿林盟主了。比起段……”史朝英松了口气，连忙说道：“师父，原来你是试世杰的功夫来着，倒吓了我一跳了。”其实辛芷姑却是因为空空儿与铁摩勒的间接关系，不愿牟世杰太过令铁摩勒的师弟难堪。

史朝英走了过来，冷笑说道：“聂大小姐，可惜啊可惜，你毕竟还是逃不过我的掌心。”她对聂隐娘虽是冷嘲热讽，也还算得有几分“客气”，对方辟符却是又气又恨，张口就骂：“哼，你这臭小子，你对我好生无礼！”正要一掌打去，辛芷姑忽地将她揽入怀中，笑道：“英儿，你怎么生这样大的气？小心别气坏了身子，教为师的心疼。他们究竟怎样欺负了你，说与为师的听听。”

史朝英道：“这臭小子刚才点了我的穴道，还把我抓了起来。”辛芷姑道：“他为何要点你的穴道？”史朝英道：“还不是为了他这位聂师姐？”辛芷姑道：“这位聂姑娘又如何冒犯了你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她是聂锋的女儿，聂锋带兵来打我们，这位聂大小姐就先跑来私会世杰。”辛芷姑对着牟世杰双眼一瞪，道：“这就奇了，这位姑娘为何要来私会世杰？英儿，他究竟对你是不是真心？”史朝英虽有几分醋意，但知道师父最恨薄幸的男子，生怕她的怪脾气一时发作，牟世杰可就难堪了，只好替牟世杰掩饰，一笑说道：“师父，”你想到哪儿去了？这位聂大小姐是来替她父亲作说客的。”

辛芷姑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两国交兵，不斩使者。你也犯不着这样气恼啊！”史朝英道：“她己探听了我们的虚卖，若然放她回去，对我们大有不利。”辛芷姑道：“那就把她关起来好了。”史朝英道：“我也并不是想把她杀了。哼，她想我杀她我也不肯便宜她呢。不过，还有这臭小子——”辛芷姑道：“这臭小子对他师姐倒是挺不错啊，看来大约是一对情人吧？”史朝英冷笑道：“这位聂大小姐的心事难以捉摸，这臭小子嘛，看来倒是有九成单相思了！”辛芷姑忽然哈哈一笑说道：“我最喜欢有情有义的男子，这臭小子为了救她师姐，触犯了你，倒还情有可原，理宜处罚从轻。依我说，你不如就把他们二人关在一起吧。”原来辛芷姑这二十年来对空空儿也是一

片单思，因而对方辟符不觉有几分同病相怜之感。

史朝英心道，“这不是反而便宜他了？”但转念一想，牟世杰对聂隐娘似乎还是余情未了，既因形势所迫，不能杀聂隐娘，那就确实不如把方辟符留下，也好断了牟世杰的念头。当下便道：“这两人是师父擒下的，如何处置，当然听师父的主意。”

史朝英将方聂二人带回城堡，给他们上了手铐脚镣，便亲自将他们押进水牢。这水牢建筑在地底下，周围都是坚厚的石墙，分为两层，上层是个蓄水池，一开机关，就可以将下面这层牢房淹没。

史朝英冷笑道：“我让你们快活几天，你们可休妄想逃走，我只须一按机关，你们就是瓮中之鳖。”冷笑声中，把牢门关上，黑漆漆的水牢中，只剩下方聂二人。

这水牢四面都是坚厚的石壁，但有一面却是利用天然的岩石，并非人工所造的石壁。有微弱的光线从岩石的缝隙中透进来，方聂二人都是从小练过暗器的人，目力远比常人为佳，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之后，藉着那一点点微弱的光线，已是隐约可以看见对方的面容。

只见方辟符双眸炯炯，眼光似是燃烧着的火焰，脸孔也胀得通红，在黑暗中发出光泽。原来他从来不敢吐露的心事，被辛芷姑一口道破，接着又被史朝英嘲笑，方辟符虽是痛恨她们，却也有一种轻松之感，他自己不敢说的，想不到竟有人给他说了。他不禁又是羞愧，又是兴奋。

其实聂隐娘早已知道他的心事，尤其是在此刻，她只消一接触他的目光，无须他再说半句，已是深深感到他心里的激情，仿佛就可以听到他心房的跳动。

聂隐娘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方师弟，这可是连累了你了。这妖女要利用我来招降爹爹，我是决计不会依从她的。你来陪我送命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”方辟符道：“这算得了什么，咱们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，在我是心甘情愿，毫不皱眉。我只抱愧我本事低微，功败垂成，没能够将师姐救了出去。”方辟符拙于言辞，但这一番出于肺腑之言，流露了深情一片，聂隐娘虽还不能说是就爱上了他，却也不禁深深为他感动。不知不觉间，两人已是越靠越近，双手紧紧相握。聂隐娘道：“师弟，多谢你对我这样好。只可惜咱们都是命在须臾，我这一生只怕已是无可报答你了。”

方辟符心里甜丝丝的，说道：“师姐，有你这一句话，即使那妖女现在就把我杀掉，我也是死得瞑目了。”聂隐娘听了这样的话，也不禁面上一红，低声道：“师弟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，我更觉得对你不住了。”

方辟符忽地又冒出一句话来，道：“师姐，我现在可是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了。”聂隐娘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本来担着什么心事的？”方辟符道：“我不知该不该说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咱们还能有几天活在人间？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。”她话虽如此，心头却是卜卜乱跳，只道方辟符是要向她明白表示真情。心里想道：“我不愿向他说谎，说是我已爱上了他。但我也不愿令他失望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只听得方辟符缓缓说道：“我知道和牟世杰是一对很、很要好的朋友，我不想瞒你，当我最初知道这事的时候，我曾经很感痛苦。牟世杰，他是绿林盟主，武功高强，人又英俊，不论在哪方面，我都比不上他。但我虽然痛苦，却也衷心望你得到幸福。所以我在痛苦之中，同时又在为你高兴，觉得你和他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，我岂敢有丝毫妒忌之心？

“后来到了长安，牟世杰的人品如何，我是渐渐知道得多一些了。他与我的铁师兄分道扬镳，他为了有求于那妖女，不惜抛弃朋友，甚至不惜对你负心。我这才知道，牟世杰他并不是像我所想像般的那样完美无暇，他实在是配不上你。

“后来你离开了队伍，我猜想得到，你是要到吐谷堡来看他，但我还猜想不到你的用心。因而我一直担着心事，怕你还要上他的当，怕你对他是，是……请恕我胡乱猜疑，我实是怕你对他还未忘情。

“我听到了你对牟世杰的劝告，我看到了你行事的磊落光明，不由得我又是惊喜，又是佩服！师姐，你实在是个侠骨柔肠、有勇气有见识的奇女子。我和称相处了这许多日子，也是直到今天，方始完全明白你的为人，我为你担忧，实在只是庸人自扰！”

聂隐娘静静的听他说话，也不由得又是感动，又是欢喜。方辟符的这番独白，没有提到一个“爱”字，但每一句每一字，无不透露出对她的一片深情！尤其难得的他还能深深的体会到自己来见牟世杰的用心，使她不能不生知己之感。不知不觉之中，聂隐娘再一次与他双手相握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你太过夸赞我了，我实在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你心地纯厚，侠义可风，却是比我所想的还好得多。你只有一点不好一”方辟符心头一跳，说道：“请师姐指教。”聂隐娘笑道：“你的缺点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好处，看轻了自己，老是以为比不上别人。其实你只是除了武功暂时不及牟世杰之外。那是要比他好得多了。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人品，牟世杰根本不能和你相提并论。”

方聂二人经过了这次深谈，顿然间亲近了许多，虽然方辟符尚不敢明言，两人已是心心相印。彼此都明白对方的心事之后，也就不约而同的避免再提及牟世杰了。

黑牢里不知日夜，两人谈论剑法武功，江湖见闻，倒是很不寂寞。每隔一些时候，就有人送饭菜进来，聂隐娘料想史朝英为了还要利用她，决不敢在饭菜中下毒，也放心食用。从送来饭菜的次数，大约知道是过了两天的时间。这一天他们正在谈谈说说，忽听得隐隐有鼓乐之声。

方辟符将耳朵贴在石壁上听了一会，苦笑说道：“这是迎亲的鼓乐之声！”聂隐娘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关在这牢里已有两天了吧，他们的婚期正是今天。”聂隐娘口中的“他们”，指的当然是牟世杰与史朝英了。

方辟符把眼偷觑，只见聂隐娘似黯然神色。方辟符心头一跳，说道：“他们臭味相投，就由他们去吧，且看他们快活得几时？”聂隐娘道：“牟世杰与那妖女成婚早已在我意料之中，但我却仍然不禁难过！”方辟符道：“师姐，这，这又何必……”聂隐娘道：“我并没有别的心思。但我和他究竟是一场朋友，总不忍见他误入歧途，越陷越深。如今他与这妖女成婚，那是永难自拔的了。你能够原谅我这一份难过么？”方辟符暗暗叫了一声“惭愧”，说道：“师姐，你胸襟广阔，对朋友仁至义尽，远非小弟可及。”聂隐娘微喟道：“不，你也说得很对，他们臭味相投，终须走上一路，惋惜也是惋惜不来的了。”

方辟符忽道：“咦，师姐，你听！似乎有什么不对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奇怪，怎么好象变了杀伐之声！”过了不久，只听得马嘶人叫，金铁交鸣，外面竟似是两军激战，嘶杀的嘈声，越来越听得清楚了。

方辟符道：“难道是官军打了进来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爹爹最少还要六七天才能到此，李光弼虽然距离较近，但也早已是定了要等我爹爹会师之后

进兵的。我看八成是他们内部自相残杀。”

方辟符道：“不管是官军打来也好，自相残杀也好，这却是咱们逃跑的一个机会。”说话之时，又陆续听得近处有脚步声跑出。聂隐娘沉吟半晌，毅然说道：“反正咱们是拚了一死的了，趁那妖女此刻无暇来害咱们，外面留下的守卫想必也不会太多了、就试一试吧。你内功造诣比我深厚，你先设法弄断镣铐。”

方辟符运功一震，镣铐叮啃作响，一时间却未挣断。方辟符摸索到靠山的那面石壁，找到一块有棱角的石头，使尽气力，将手铐在石头上敲击，“ ”的一声巨响，果然把手铸敲裂；双手一脱出来，更易于用力，不多一会，脚镣也弄断了。方辟符大喜道：“成啦！”走过来帮忙聂隐娘弄断镣铐。聂隐娘道：“那妖女说这牢里装有机关，却不知是什么机关？”

话犹未了，忽听哗啦啦一片水声，突然间竟似大雨倾盆而下。不消片刻，牢中已是水深没胫，变作了一片汪洋。

聂隐娘被水一冲，心里发慌，脚一滑便跌倒了。转瞬间，牢里的水已高过人头，聂隐娘剑法虽然高强，却毕竟是官宦人家的女儿，有生以来，连池塘都没下过，哪能懂得游泳？沉在水中，再也浮不起来，张口要喊，未曾喊得出声，便先喝了几口凉水，正在心里发慌，胡乱挣扎，忽觉身子一轻，却原来是方辟符抓着她的手腕，将她提出水面。

方辟符是个在江边长大的孩子，精通水性，这时不但不觉惊慌，反而暗暗欢喜，心里想道，“我正愁没法逃狱，如今却是有了一线生机了。”要知这水牢四面都是坚厚的石壁，牢狱的铁门又从上面锁上的，他们确是插翼难逃。但如今上面的水闸开启，方辟符也看出了这水牢乃是两层，只是从水闸游出，到得上面一层，便有办法可想。

方辟符低声说道：“师姐，你抓着我的臂膊，不要太过用力。你暂且闭了呼吸，支持一会。”这时上面蓄水他的积水，差不多都已放下来，水深三丈，这水牢也不过三丈来高，方辟符在水中浮起，露出半个头，距离上面那层地板，不过五六尺了。

过了一会，只听得上面人声说道：“公主还要活的，可不要把他们淹死了。下去将他们捉上来吧。”另一个人道：“那个女的多半不懂水性，男的却不可不防，不如用挠钩先探一探，把他们钩上来，叫他们受点伤，那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。”方辟符听了他们的言语，心里更是暗暗欢喜，“这几个人胆子很小，决非一流高手。”

上面计议定妥，几根挠钩从闸口伸了下来，这几根铙钩都是特别打造的，有一丈来长，伸入水中，到处乱钩乱戳，方辟符觑个真切，突然伸手抓着一根挠钩，运劲一拉，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，连人带着挠钩都拉了落水。方辟符一抓抓着那人的颈项，摔将上去，迅即又抓起那根挠钩，倒转过来，向上面一钩，咔嚓一声，恰恰钩住闸门。

上面那几个人正自手忙脚乱，接救他们那个同伴，忽见方辟符用挠钩钩住闸门，大半个身子已经露了出来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有的叫道：“不好，这小贼要窜出来了！”有的叫道：“快关闸门，快关闸门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方辟符一手拉着聂隐娘，一手抓牢挠钩，已似箭一般的从水中跃起。

有个汉子一刀劈那挠钩的杆柄，另一个汉子手忙脚乱的便。关水闸，水闸正自轧轧作响，未曾合拢，方辟符双脚一张，将闸门两边顶住，这时那钩柄已断，方辟符持着半截挠钩，当作杆棒来使，一棒把两口单刀打飞，轻轻

一跃，已是带着聂隐娘到了上面一层。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闸门也恰好在此时关闭。

方辟符将杆棒抡圆，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将那些人打得抱头鼠窜，刀枪剑戟，落了满地。聂隐娘刚才喝了几口水，兀自有点头晕腿软，立足未定，一个使铜锤的汉子向她打来，聂隐娘用了一招“顺手牵羊”，让锤头，抓锤尾，轻轻一带，将那个使铜锤的汉子跌了个四脚朝天，正自心想：“这妖女挑选的看守，怎的都是如此脓包？”忽见寒光疾闪，两柄单刀同时斫来，刀法甚是精妙，聂隐娘脚步一个踉跄，“嗤”的一声，衣裳被刀锋撕去一幅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两个女子。

这两个女子乃是史朝英的心腹侍女，刀法得自史朝英亲授，比牟世杰手下的那些小头目高明得多。聂隐娘在水中泡了许久，精神未曾恢复，险些吃了她们的亏。但那一刀划破了聂隐娘的衣裳之后，聂隐娘吃了一惊，登时精神一振，史朝英那两个心腹侍女就再也不是她的对手下，不过数招，聂隐娘劈手夺了一柄单刀，横刀一磕，又把另一柄单刀打落，信手就点了那两个侍女的穴道。

方辟符也碰到两个武功较强的汉子，但与方辟符相比，仍然差得很远。就在聂隐娘制伏那两个侍女的时候，方辟符也已得手，把那两个汉子一手一个抓将起来，额角对着额角，只一碰，就把两人碰得晕死过去。原来史朝英恃着水牢厉害，以为万无一失，今日是她出阁之期，又是她准备好了要与哥哥火并之日，故而把高手尽都带了出去。留下来的十多个看守，就只有那两个侍女和那两个汉子较为高强。却想不到方辟符精通水。性，正好趁着水涨船高，浮了起来，竟然游过闸门，杀到上面这层。

方辟符击晕了那两个汉子，那些人正拥着去要开启牢门逃走，方辟符大喝一声，疾冲过去，宛如虎入羊群，手起棒落，打死了几个。聂隐娘叫道：“师弟、不要滥杀！”方辟符抛了杆棒，转眼间就把所有的人都点了晕睡穴。

方辟符抱歉说道：“师姐，我也不是想滥开杀戒。我只是想你，你穿这身湿漉漉的衣服，却是不方便出去。”聂隐娘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想换了衣服才走。”那蓄水池的水都已放尽，池深丈许，方辟符背转了身，说道：“师姐，你先下池子去换衣裳。”聂隐娘与他相处数日，知他是个诚厚朴实的君子，决不会偷看。便把一个与她身材差不多的侍女抱入池中，和那侍女掉换了衣裳。随着方辟符也下池子换了衣裳，跳上来道：“咱们可以走啦！”

聂隐娘皱眉道：“这牢门我不会开。”

方辟符道：“这里面有人，牢门决不能在外面反锁。”史朝英那两个侍女，有一个在蓄水池里，有一个还在上面，方辟符解开了她的穴道，喝道：“快给我开启机关！”那侍女怎敢不依，握着门环，转了几转，两扇牢门，左右分开，方辟符笑道：“这水牢里的机关倒是造得巧，只可惜那妖女却是白费了心血了。”

水牢倚山修设，打开牢门，便是山坡。方辟符与聂隐娘翻过山头，只听得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，把眼望去，只见树林中有几十个汉子，其中大半乃是番僧，正在围着一个女子厮杀。那女子一手拿着拂尘，一手持着长剑，正是史朝英的师父辛芷姑。辛芷姑剑法辛辣之极，拂尘的招式也是独创一家，已有几个番僧死在她的剑下，还有两个被她的拂尘扫过，血肉模糊，一时又死不去，在地上打滚，辗转呼号，更是惨不忍睹。但那些人前仆后继，兀是

并无一人退缩。原来这班人乃是灵鹫派门下，由大师兄青冥子率领，来向辛芷姑寻仇的。青冥子掌握本派的生杀大权，刑罚极为苛刻，一众同门，在他的积威之下，宁愿战死，也不敢私逃。青冥子武功虽不及辛芷姑，却也大是不弱，率领同门，合力围功，辛芷姑杀不胜杀，心里也不由得暗暗叫苦。

方辟符与聂隐娘必须从这树林穿过，交战双方，见他们二人走来，都是凛然戒备。辛芷姑心想："这两人武功不在青冥子之下，若是他们乘机报复，我今日可是凶多吉少了。"灵鹫派门下认得他们的那几个番僧也在大起恐慌，"这女魔头一人已难对付，倘若聂锋的女儿与这姓方的小子，乘机向咱们报仇，只怕今日难免要一败涂地了。"

方聂二人与交战双方都有冤仇，却不知他们何故自相斗殴，暗暗诧异。聂隐娘道："别理他们，咱们往前面去，更有热闹可瞧。"聂隐娘隐约知道辛芷姑与空空儿的关系，虽是被她所擒，但若拿来与灵鹫派这些妖邪比较，聂隐娘对辛芷姑却是稍有好感一些。不过她也不愿意插手帮史朝英的师父，是以索性两方都不理会。

方辟符唯师姐之命是听，当下就从那些人身边走过。灵鹫派门下但求他们不要插手，哪还敢拦阻他们。

翻过山头，山下是一片草原，只见战马奔腾，杀声动地，远远望去，还可以认得出牟世杰和史朝英各自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并辔齐驱，正在指挥士卒冲锋。史朝英头上插着红花，还在穿着新娘的礼服。正是：

蓦地战云平地起，洞房红烛尚高烧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　古堡伏兵开战幕　荒山仗义救魔头

聂隐娘所料无差，这一场混战果然是牟世杰夫妇与史朝义之间的自相火并。原来史朝义兄妹各怀鬼胎，史朝义安排好了，要趁牟世杰来迎亲之时，暗伏甲兵，将他拿下，然后迫妹妹嫁奚族土王的儿子。（史朝英本来早已与牟世杰住在一处的了，但在结婚之日，却不得不回到兄家，让牟世杰依礼前来迎亲。）

史朝义打得如意算盘，哪知史朝英也早就有了安排，比她哥哥更高明一着。她有三千女兵，另外又笼络了史朝义手下的几个将领，也是准备好了，到牟世杰来迎亲之时，同时举事，准备一举便将史朝义杀了，然后由史朝英出面，收编她哥哥的部队。

双方各怀鬼胎，终于把“喜气洋洋”的场面变成了杀气腾腾，爆发了一场混战。史朝英这方面准备得更为周密，她的女兵加上史朝义的叛将再加上牟世杰的部属，大大占了上风。但史朝义也还有他的心腹将士，史朝英意图一举杀掉她的哥哥，却也未得成功，只能把史朝义的所部包围在盆地之中。

至于青冥子所率领的灵鹫派门下弟子，又是另有打算，他们趁着史朝义兄妹互相残杀，牟世杰也不能抽身去干涉他们的机会，倾全力去围攻辛芷姑。

史朝义部下五刀铁骑，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叛变，听从史朝英指挥。史朝义陷入重重围困之中，眼看就要被迫入无路可走的绝谷，牟世杰正自得意洋洋，指挥兵马掩杀过去，忽听得金鼓雷鸣，异军突起，奚族土王的儿子卓木伦突然率领了一支兵马，杀入战场。

卓木伦天生神力，使一根重达七十二斤的浑铁枪，杀得牟世杰的手下喽兵望风披靡，牟世杰大怒，飞马过去，便要拿他。史朝英道：“你看他这支兵马不满三千，多半是他自作主张，前来与你作对的。你别伤他性命，免得惹翻了土王，多树敌人。”牟世杰道：“我领会得，他是土王的独子，我把他生擒，教土王也不能不听我的号令，正是一举两得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卓木伦已经杀到，史朝英叫道：“卓木伦王子，这是我兄妹的家务事，咱们交情一向不错，你袖手旁观也就是了，怎么帮起我的哥哥和我作对来了？”卓木伦大喝道：“呸，你这妖女如今才来与我套交情么？那已迟了！你如今就是要嫁给我，我也不想讨你这个老婆！”牟世杰虽然不欲伤他，但听了这番侮辱的言辞，亦是怒不可遏，拍马上前喝道：“闭上你的鸟嘴，在我面前，你逞什么王子威风？”卓木伦冷笑道：“我并不是来抢你的老婆，却气你这小子不过。看枪！”牟世杰正要招架，忽地一支冷箭传来，将他的坐骑射毙。

卓木伦喝道：“我不占你便宜，咱们就在马下交锋！”跳下马来，挺起铁枪，向牟世杰便刺。牟世杰大喜，心里想道：“你若在马上交锋，你马快枪重，我要擒你，只怕不易。如今你与我步战，那正是求之不得！”

卓木伦神力惊人，铁枪一抖，呼呼带风，沙飞石走，牟世杰心里暗笑：“你只凭着几斤蛮力，吓得了谁？”当下用了一招“玄鸟划砂”，剑光划了一道圆弧，作势取他中路。卓木伦喝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浑铁枪向上一挑，硬砸他的长剑。

论到武功的精妙，卓木伦自是望尘莫及，牟世杰正是要他如此，哈哈一笑，喝声：“撒手！”剑锋一转，倏的变为“顺水推舟”，把剑放平，贴着枪棍，疾推过去，卓木伦若不撒手丢枪，五只手指，准要给他割下。

换了别人，那是非束手就擒不可，哪知卓木伦却是一股蛮劲，喝道：“我偏不撤手！”用力一绷，铁枪弹起依然朝着牟世杰扫来。牟世杰这一招若然用实，固然可以把卓木伦五指削断，但牟世杰不免也要挨他一下。牟世杰胜券在操，却怎肯与他拼命？当下一个盘龙绕步，收剑回身，再喝一声：“你撤不撤手？”一招“白虹贯日”径刺过去，这一剑迅如电掣，从卓木伦无法招架的方位刺来，卓木伦这支浑铁枪一丈多长，利于远攻，难于近守，倘不抛枪逃命，牟世杰这一剑就能穿过他的小腹，要了他的性命。

牟世杰是准备在他抛枪之后，追上去用剑尖点他的穴道，以牟世杰轻功之妙，卓木伦自是绝难脱逃，哪知卓木伦不识他这一招剑招的精妙，仍然仗着一股蛮劲挺枪刺来，这一下倒教牟世杰为难了。牟世杰迫于形势，不能伤他性命，连刚才要削他手指那一招，用意都不过迫他丢枪而已，这一招穿心刺腹的杀手，当然更是不敢用实。

这么一来，牟世杰纵有多少奇妙的剑招，也等于在“瞎子”面前卖弄。卓木伦不识厉害，又是一点也不怕死，见牟世杰急急换招，连连闪避，还道牟世杰是怕了他，乐得哈哈大笑。

牟世杰给他气得七窍生烟，心道：“若不是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像你这样的蠢货，再多一百个也送了命。”但他虽然生气，也还不能不按下怒火，一面与卓木伦缠斗，一面盘算如何将卓木伦生擒。

史朝英指挥女兵，将卓木伦的兵马切断，正在激战之中，忽见旌旗飘扬，另一支女兵杀到，策马当前的一位女将军正是那相貌奇丑的盖天仙。

史朝英拍马上前，迎着盖天仙道：“盖姐姐，你来得正好！”盖天仙“啐”了一口道：“谁是你的姐姐？你把我的隐娘姐姐怎么样了？我不管你是公主或是盟主夫人，你伤了聂姐姐一根眉毛，我就和你拼命！”盖天仙的哥哥盖天豪正在阵中，他是牟世杰的心腹副手，听了妹妹这番言语，又惊又怒，赶过来喝道：“你这蠢丫头胡说什么，你要造反么？你眼中还有没有牟盟主和你哥哥？”盖天仙道：“牟世杰薄幸无良，并不是个好人。他可以抛弃隐姐姐，我就不能反他么？”

盖天仙抬眼望去，这时也看到了卓木伦和牟世杰正在恶战，她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向那边冲去，叫道：“卓木伦你别惊慌，我来助你！哼，牟世杰你为什么欺侮我的丈夫？”原来他们二人性情投合，已是私订终身。盖天豪大怒道：“不识羞的丫头，看刀！”兄妹俩竟在阵中大战起来。

牟世杰却是不怒而喜，哈哈笑道：“原来盖姑娘已做了王妃了，恭喜！恭喜！盖大哥，你不可伤了令妹。”盖天豪道：“谨遵盟主之命，我把这不懂事的丫头生擒就是。”盖天豪武功虽较妹妹高强，但要将她生擒，却也是谈何容易？

卓木伦大叫道：“我才不怕他呢，天仙妹子，你也别慌，你这哥哥不顾兄妹之情，我把他的盟主一枪杀了，就过来要他好看！”牟世杰大笑道：“你要将我一枪杀了，只怕不容易吧？”

牟世杰此时已想好了生擒卓木伦的战术，卓木伦正自用足气力，一枪刺来，牟世杰将青钢剑一搭他的枪尖，轻轻一引，使出以巧降力的上乘功夫，把卓术伦的猛劲卸开。卓木伦冲前三步，险险跌倒，连忙站稳马步，大怒喝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打法？我可没有见过！”牟世杰笑道：“我就是这个打法，让你开开眼界吧。”

牟世杰展开以巧降力的打法，卓木伦空有一身气力，却是刺他不着，反

而累得大汗淋漓。牟世杰正是要待他耗尽气力之后，便即夺枪擒人。

再过一会，眼看卓木伦已是气喘吁吁，就要支持不住，忽见一男一女，突然杀了到来，正是聂隐娘和方辟符。原来聂隐娘深感盖天仙对她的情份，虽然明知杀人阵中，危险之极，但却还是来救她的丈夫。聂隐娘一来，方辟符当然也就跟着来了。他们二人，一个是穿着牟世杰手下头目的服饰，一个是作着史朝英侍女打扮，牟世杰的部下，只当他们是自己人，故而丝毫没有拦阻。

牟世杰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，一个盘龙绕步，闪开了方辟符的剑招，手中的青钢剑仍然紧紧按着卓木伦的长枪。卓木伦虽是天生神力，久战之下，也消耗得差不多了，被牟世杰施展以巧降力的上乘武功按着他的枪棍，只觉这杆长枪沉重如山，禁不住跟着牟世杰滴溜溜的转了两圈，眼看就要掌握不住，长枪脱手。

但牟世杰虽是闪开了方辟符的剑招，脚步移动，手上的劲道也不免松了两分，聂隐娘抢了上来，一招“金针度劫”，以巧斗巧，“铮”的一声，已是把牟世杰的剑尖挑起。卓木伦如释重负，浑身轻松，仍是气呼呼的不肯退下。聂隐娘道：“盖姐姐打不过他的哥哥，你还不快去帮她？”卓木伦叫道：“姓牟的小子、今日未见输赢，改日再跟你打过。”

牟世杰横剑当胸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隐娘，咱们当真免不了要干戈相见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这可全凭你了。方师兄，咱们走！”意思即是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”。只要牟世杰不与他们为难，他们也但求离开此地。

史朝英叫道：“世杰，别忘了她是聂锋的女儿！”牟世杰心中一凛，“今日若是让她突围而去，他日聂锋领兵到来，我只有被迫和她爹爹打一场硬仗了。唉，当真要和官军硬拼，只怕胜负难以预料！”思念及此，不由得又飞步追去。

卓木伦那支兵马虽然已和盖天仙的女兵会合，但还是不敌牟世杰的人多，方聂二人要向盖天仙那边冲去，不断遭受拦阻。不消片刻，牟世杰已是追上他们二人。

牟世杰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剑光闪烁，似是向聂隐娘刺来，使到一半，却忽地中途一转，改了方向，突袭方辟符的要害，方辟符横剑一封，“当”的一声，被牟世杰使了“粘”字诀，将他的长剑引出外门，蓦地伸出左掌，就来抓方辟符的琵琶骨。

聂隐娘运剑如风，“玉女投梭”，“妙解连环”，“大漠孤烟”，“长河落日”，一连几招精妙的剑招，迫得牟世杰只有放开了方辟符的长剑，先化解聂隐娘的剑招。

牟世杰见着聂隐娘与方辟符并肩应敌，又妒又恨，一咬牙根，心道，“你既要舍命护这小子，只有连你也不放过了。”青钢剑划了一道圆孤，用上了内家真力，猛的削出，把方聂二人两柄长剑同时荡开。剑尖晃动，倏的指到了聂隐娘的肩井穴。

方辟符双睛火赤，大喝一声，长剑抡圆，当作大刀来使，一招“独劈华山”，朝着牟世杰搂头便砍。这一招以剑作刀的招数——是他师兄铁摩勒所创的独门剑法，威猛无俦。牟世杰武功虽是远胜于他，却也不敢轻敌，当下只好放松了聂隐娘，轻移剑锋，使了一招“夜叉探海”，力透剑尖，搭上了方辟符的长剑，一翻一绞，消了他那股猛劲，也就破了他那招“独劈华山”。

牟世杰正要趁他身形未稳，刺他穴道，聂隐娘又已挥剑攻来。牟世杰见

他们彼此舍命救护对方，妒意更炽，恨不得一剑杀了方辟符，再把聂隐娘俘虏过来。一剑狠过一剑，哪还肯手下留情。

方聂二人同出一师，无须事先说好，临阵御敌，已是心意相通，剑法使将出来，自然能够配合得丝丝入扣。方辟符以刚猛的剑法抵挡牟世杰的正面进攻，聂隐娘则以轻灵翔动的阴柔剑法，从旁侧袭，牟世杰虽然不再手下留情，却也奈何他们不了。

史朝英拍马赶来，娇声笑道：“聂大小姐，可是嫌我怠慢你么，怎的就要走了？我还要留你喝一杯喜酒呢！”呼的一声，抛出了一件网状的兵器，名为“锦云兜”，是以钢丝织成的网，装有无数倒钩，用以擒人最妙不过。

方聂二人在牟世杰剑势笼罩之下，若要抵挡史朝英的暗器，就得受牟世杰的利剑所伤，正自腾不出手来，眼看那面“锦云兜”就要罩到聂隐娘的头顶，聂隐娘吹了一个口哨，史朝英那匹坐骑忽地前蹄人立，猛的一纵，史朝英来不及抓牢马缰，便给掼下马背。

原来史朝英这匹坐骑正是秦襄送给聂隐娘的那匹坐骑，那日牟世杰夺了方聂二人的坐骑，一匹给了史朝英，另一匹则给了辛芷姑，辛芷姑那匹当日受了点伤，尚留在马厩调治，史朝英则骑来上阵，不过，她也还是第一次骑这匹马。

这是匹久经训练的战马，聂隐娘一路骑它，和它已是非常熟悉，所以它一听得聂隐娘的口哨，便投奔故主，抛开了史朝英。

聂隐娘大喜，叫道：“师弟，上马！”方辟符奋力挡了牟世杰的一剑，聂隐娘已在马背坐稳，向着牟世杰一冲，牟世杰侧身闪时，方辟符也已跳上马背。

史朝英摔毁了凤冠，弄脏了新衣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换过匹马，紧追不舍。

方辟符与聂隐娘背靠着背，聂隐娘面向前方，执缰挥鞭，驾驭马匹，方辟符则坐在后面，抵挡追兵。坐骑虽然神骏，但驮着两个人，且又是在敌阵包围之中，只能且战且走，不久便给史朝英追上，史朝英换过了一柄长矛，恶狠狠的向方辟符刺来。

马上交锋，利于用长兵器，方辟符的青钢剑只有三尺，刺不到史朝英的坐骑，史朝英的丈二长矛，既能刺人，亦能刺马，方辟符挡了几招，护得自身，却难护马匹，给她刺了一下，幸而恰恰刺着马鞍，坐骑未曾受伤。方辟符大怒，说道：“待我把这妖女擒来，师姐，你在前头等我！”趁着史朝英尚未拔出矛头，突然从马背上飞身掠起，落到史朝英的马上，史朝英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挺矛横扫，方辟符喝声“下去”！便与史朝英抢夺那柄长矛，方辟符力大，双手执着长矛，猛的一推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长矛断为两段，史朝英翻身落马，但她骑术精妙，落马之时，足尖钩着马鞍，尚未倒地，迅即拔出短剑，纤腰一挺，居然一手又执着马缰，挺起腰来，短剑削方辟符的手指。

此时方辟符若是一剑搠下，史朝英性命不保，但方辟符意欲将史朝英掳为人质，便在马背上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抢史朝英的短剑。史朝英未曾上得马背，只是靠着单足钩着马鞍的力量支持，不过几招，手腕便已给对方掌锋拂中，短剑“当啷”坠地。

方辟符正要一手抓下，忽听得金刃劈风之声，原来是牟世杰也换了一匹快马，恰恰赶到，一剑刺了过来。牟世杰剑术精绝，两匹坐骑擦身而过，他这一剑却恰好从方史两人的中间“剖”下，方辟符若不快快缩手，五指便要

给他削断。

方辟符腰向后弯，避开了牟世杰这一剑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一瞬间，牟世杰已把史朝英抓起，放到自己的坐骑上，方辟符则抢了史朝英那匹坐骑走了。

史朝英接二连三的吃了大亏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恨恨说道：“不把这两人活擒，难消我心中之气！”急急催牟世杰去追。却不料就在此时，忽见前头阵脚摇动，有个旗牌官快马驰来，报道：“燕王已冲出峡谷。”原来史朝义趁着卓木伦与盖天仙两队兵马牵制了大部分敌军的时候，率领效忠于他的一支骑兵，拼死杀开了一条血路，已经突围而去。

牟世杰吃了一惊，眉头一皱，连忙说道：“朝英，你领女兵与前锋会合，快去捉拿你的哥哥。这小子交给我好了。”

史朝英虽然是恨极了方聂二人，但他们兄妹已经火拼，比较起来，她的哥哥就更是她的死敌了。放走了聂隐娘，至多不过与官军打场硬仗，但若给史朝义逃脱，后患可是无穷。史朝英权衡轻重，只好按下怒气，依从牟世杰之言，再换过一匹坐骑，前去追拿她的哥哥。

聂隐娘正被一队骑兵包围，方辟符也正在拼命冲杀，两人尚未曾会合。牟世杰也自权衡轻重，“姓方这小子虽然可恶，究竟不及隐娘重要。”他既怕聂隐娘受伤，又怕她逃得出去，当下就拍马向聂隐娘所在的方向赶去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声长啸，在后山传来，战场上的金鼓声、厮杀声惊天动地，竟是掩盖不了这一啸声。但这啸声虽然强烈，仔细听来，却也听得出有些儿颤抖。

牟世杰眉头一皱，原来这是辛芷姑的啸声。牟世杰武学深湛，从啸声中听得出辛芷姑已是受了内伤，但还不算太重。灵鹫派门下弟子在青冥子率领之下，向辛芷姑寻仇，这一件事情，牟世杰是早已知道了的。不但如此，他和青冥子还早有了默契，只要青冥子这一班人不来妨碍他的大事，他也打算袖手旁观。如今辛芷姑发出啸声，显然是向徒弟求援，她怎知道史朝英这时已去追赶她的哥哥，听不到她的声音了。

牟世杰眉头一皱，暗自寻思，“辛芷姑骄傲之极，若不是支持不住，决不会发啸求援。她究竟是朝英的师父，我若不派人救她，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可不是对朝英不住？何况她也曾帮过我的大忙？”但随即又想，“这里事关成败，我是决不能离开战场的了。调其他人去吧，寻常人不中用，除非是将盖天豪调去，但我将得力之人调走，只怕也会影响战场上的胜负。罢了，罢了，我本来就是打算袖手旁观的，管她是死是活，我还是不理会的好，也省得招惹灵鹫派这班妖孽。朝英与我样样同心，相信她一定不会怪我。”

牟世杰心意已决，仍然拍马向聂隐娘赶去，扬声叫道：“隐娘，顽抗无益，你还是回来吧。只要你把剑放下，我决不会将你难为。”聂隐娘气怒交加，劈翻了两名喽兵，冷笑说道：“牟世杰，你来吧，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，决不向你投降！”

牟世杰叹口气道：“隐娘，想不到咱们竟要面对面的厮杀起来！”就在叹气声中，挥剑杀上。聂隐娘拨转马头，正要迎敌，斜刺里忽地有两匹快马驰来，抢在她的前面，截住了牟世杰。

来的这两骑正是卓木伦与盖天仙，他们将盖天豪打败之后，看见聂隐娘尚被包围，便来援救，卓木伦神力惊人，舞动长枪，挡者披靡，包围聂隐娘那队骑兵，给他杀得七零八落。牟世杰怒道：“好呀，我正要拿你！”卓木

伦也大叫道："妙极，我正要与你一决雌雄！"一招"蛟龙闹海"，长枪霍的刺来，牟世杰还了一招"引虎归山"，虽然卸开了他的猛劲，虎口仍是隐隐作痛。马上交锋不比平地步战，许多深奥的上乘武功都用不出来。卓木伦仗着枪重力沉，虽然还赢不得牟世杰，但牟世杰要想胜他，却也大是不易了。

盖天仙叫道："聂姐姐，你快走吧。牟世杰这小子无情无义，你别再理他了！"聂隐娘一看，见卓木伦在马上交锋，尚可以抵挡得住，放下了心；再一看，又见方辟符正在阵中冲杀。厮杀声中，隐隐听得他的呼唤。聂隐娘心想："牟世杰投鼠忌器，卓木伦、盖天仙可无性命之忧。我且与方师弟杀出战场，回去见了爹爹再说。"当下说道："盖姐姐，多谢你的恩义，咱们后会有期。"驰马舞剑，便向方辟符的方向杀去。

牟世杰被卓木伦拦住，冲不过去，眼睁睁的看着聂隐娘从他身边逃走，心中大怒，扬声叫道："盖大哥，你带挠钩手将这女子拿下，最好不要把她伤了。"聂隐娘驰马过去，正碰上了盖天豪的一队挠钩手，盖天仙叫道："哥哥，你又不是不认得聂姑娘，牟世杰忘恩负义，大大的对不住她，你怎还可以助纣为虐？你不放她，可休怪我做妹子的反脸无情了！"带了一队女兵，上去救援，这队女兵，人人都有一口锋利的缅刀，人数不多，却是盖天仙精选的心腹侍女，杀将上去，一手挥缅刀，一手舞藤牌，削挠钩，斩马腿，杀得那队挠钩手弃甲曳兵。两兄妹又打起来。

卓木伦和盖天仙的两队人马加在一起，也不过五六千人，牟世杰的部属加上史朝义的降卒却有五六万之多，等于卓盖两人的十倍，牟世杰一声令下，将中军分成四队，左穿右插，顿时把卓木伦的士兵与盖天仙的女兵截成了十几处厮杀，彼此不能呼应。

卓木伦正自抵敌不住，忽听得金鼓雷鸣，杀声震地，一霎时尘头大起，旗帜飞扬，漫山遍野的千军万马像怒潮一般卷来，投入战场。原来是奚族土王领兵杀到。土王本来就不满于牟世杰的强宾压主，一听得爱子受围，心头火起，立即点齐本部兵马，一来救子，二来也要趁机把牟世杰驱逐出境。

奚族土兵极为剽悍，且又占着地利，冲杀过来，东驰西骤，如汤泼雪，所到之处，冲得牟世杰的手下喽兵七零八落。史朝义的降卒更是无心恋战，弃甲曳兵，纷纷夺路而逃。卓木伦见父王杀到，精神倍振，抡起长枪，从战场的核心杀出，来一个里应外合。

牟世杰虽然不想招惹土王，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哪还容得他去与土王讲理谈和？转眼之间，土王从外面杀入，卓木伦从里面杀出，两股人马已经会合，牟世杰想活捉卓木伦要胁土王的企图也成为泡影了。

"牟世杰大怒，夺过大旗，亲自指挥，以自己的部下为主力，以史朝义的降卒为辅助，结成阵势，力挽狂澜。牟世杰精通兵法，他的部下虽是拼凑而成的各寨喽兵，但人人都是惯经阵仗、训练有素的士卒，一经兵法部勒，果然渐渐稳定了阵脚。奚族士兵，惯于人自为战，一个土兵，战斗力可当得牟世杰的两个喽兵，但他们却不懂布阵攻守之法、牟世杰结成阵势之后，一百个喽兵合起来，却可以当得对方的三百个人。只是作为辅助的史朝义的降卒，却又是乌合之众，牟世杰亲自指挥，也不能制止他们溃散。这么一来，形势虽然有些好转，但只靠着牟世杰的本部喽兵，仍然不能反败为胜，只是个将相持的局面。牟世杰当机立断，只好放弃吐谷堡作为基地的打算，下令突围。大混战剧烈展开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！

聂隐娘仗着胯下神驹，在乱军之中夺路奔逃，大大占了便宜。但在这样

混乱的场面之下，她却也无法再去寻觅方辟符了。两人已被乱军冲散，战场上人马奔腾，哪里还能仔细认人？

聂隐娘心道，“方师兄武功远胜于我，牟世杰也无暇再去拿他，谅来可以突围。”吐谷堡的城墙早已被溃兵冲坍一角；聂隐娘快马疾驰，在牟世杰大军尚未突围之前，先出了城堡。

前面还有史朝英的一支女兵正在追赶她的哥哥，聂隐娘此时亦已疲累不堪，不想再和史朝英碰上，遂拨马头，挑山间的小路驰去。幸亏她的坐骑神骏，登山如履平地，不消多久，便已把溃兵全都甩在背后。

鸦噪幽林，猿啼深谷。夕阳如血，暮霭含山，一片宁静和平的境界，无殊世外桃源，怎想得到外间就是血雨腥风、惨烈屠杀的战场？聂隐娘从战场上来到这静寂无人的幽林，俨如做了一场恶梦！从山上望下去，吐谷堡还隐约可见，金鼓之声则听不见了。但晓风从战场那边吹来，还带着淡淡的血腥气味！杀伤的惨酷，可以想见！

聂隐娘松了口气，回想这十几日来的遭遇，不禁感慨万分。她从牟世杰的负义忘恩想到方辟符的真情挚爱，两人恰恰成了一个对比，聂隐娘心里一片辛酸，但在辛酸之中却又有一丝甜意。

“方师弟不知能否脱险？脱险之后，也不知几时能够重逢？”聂隐娘正自心事如潮，怅怅惘惘，忽听得一阵蹄声，踏破了幽林的寂静，从这急促的蹄声，可知来的是匹骏马。聂隐娘吃了一惊，回头一望，心中正想，“难道是方师弟来了？”一眼望去，一匹四蹄如雪的白马首先映入眼帘，正是方辟符的那匹“照夜狮子”！可是骑在马背上的却不是方辟符，而是一个披头散发，浑身血污的女人！聂隐娘的坐骑发出一声嘶鸣，那是见了同伴的喜悦，不待主人驾驭，就跑过去迎接，这一下，聂隐娘看得更清楚了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“无情剑”辛芷姑。

聂隐娘骤然碰上了辛芷姑，而且是这样一副可怕的模样，不禁大吃一惊！哪知辛芷姑见着了她，吃惊更甚，聂隐娘还未来到她的眼前，她已跌落马下。

原来辛芷姑被灵鹫派门下包围，灵鹫派善于使毒，辛芷姑虽然内力深湛，在激战中总不能长时间闭住呼吸，一场恶斗，辛芷姑杀了十六个灵鹫派门下，但由于吸进了少许毒粉，既要运功抗毒，又要抵御围攻，终于也受了重伤。她拼命冲杀出来，骑上了日前从方辟符手中夺来的那匹“照夜狮子”，这才甩开了敌人，逃出了城堡，她怕在大路上容易给人追上，也像聂隐娘一样，纵马逃入森林，无巧不巧，两人就在密林深处碰上了。

辛芷姑已是筋疲力竭，伤口也还未得暇包裹，骤然碰上了聂隐娘，一惊之下，再也支持不住，连握缰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她跌倒地上，睁大了眼，叹口气道：“好，你要来报仇那就来吧！我死在你的手上，总胜于让青冥子凌辱。”

聂隐娘连忙下马，把辛芷姑扶了起来。辛芷姑喘气叫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杀我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晚辈虽不敢以侠义自居，也知患难相扶乃是理所当然之事，岂能乘人之危！”将辛芷姑扶了起来，便替她料理伤口。

辛芷姑所受的内伤不说，外伤也有七八处之多，最严重的是背脊小腹两处伤口，鲜血还在汩汩流出。辛芷姑道：“你给我敷上金创药，便自己走吧。这里也还不是安全之地，别因我而连累了你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怎样应付敌人，这个等下再慢慢商量。老前辈，你身上可有金创药么？”辛芷姑怔了一怔道：

“你没有金创药？”金创药本来是武林人士常备的药品之一，但此次因为变起仓卒，辛芷姑还来不及携带药囊，便给灵鹫派那帮人围攻了。聂隐娘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这可糟了，我的金创药早，早已……”辛芷姑暮然省起，说道：“你的金创药早已给朝英搜去了？”聂隐娘本来不想说起此事刺激她的，但辛芷姑已先自说了出来，聂隐娘只好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也怪不得令徒，我既然变成了她的俘虏，她当然要搜我身上的东西。”辛芷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想不到我最疼爱的徒弟，当我危难之际，竟然不来援救，反而是你对我这样关心体贴。我、我真是后悔……”聂隐娘束手无策，也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好。辛芷姑道：“你懂得封穴止血么？这个很容易学的，我来教你。你把真力凝聚指尖，先点我的神庭穴，再点我的灵藏穴。一点了穴道，便立即给我推血过宫。推血过宫的手法你可懂得？”聂隐娘道：“这个倒还懂得。”原来“封穴止血”的方法虽然简单，但却要识得医理，才知道哪一处受伤就该点哪一处相应的穴道。

封穴止血之法易学，可是她激战半天，气力已衰，好不容易将真力凝聚指尖，给辛芷姑封穴止血之后，亦已疲累不堪。辛芷姑道：“你将我这匹马带去，赶快逃跑。不可再顾我了。”她要聂隐娘将她那匹马带去，那是便于聂隐娘可以中途换马，两匹马都是神驹，脱险就更有把握了。

聂隐娘将辛芷姑抱上马背，说道：“咱们同走！”辛芷姑道：“不，我已不能再长途驰骋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知道。前面有一座破庙，我和你到那里去养伤。”不由分说，把辛芷姑带上山头，将她抱人那座破庙。

这是山上猎户供奉的药王庙，连年战乱，山上的猎户被拉去当兵，或逃到更远的深山里去，这药王庙也就断了香火，无人修理，破烂不堪。聂隐娘采了一束茅草，扫除蛛网，弄干净了一块地方，将辛芷姑安顿下来，又再出去找寻食物，她怕辛芷姑受到侵害，不敢走远，幸好这时是百鸟归巢的黄昏时分，聂隐娘没有力气猎取野兽，暗器的功夫还是在的，她用石头打落了两只鸟儿，又采摘了几个不知名的野果，野果气味芳香，料想可以食用。

辛芷姑正在盘膝用功，头上一层淡淡的白气，见聂隐娘回来，双眼倏张，叹口气道：“聂姑娘，我是不中用了。你还是趁早自己走吧。”原来她试行吐纳，察觉自己内伤甚重，已非本身的功力所能治疗，最多可以苟延残喘而已。

聂隐娘道：“我给你采了几个果子，你看还可以吃吧？”辛芷姑一看，又惊又喜，原来这是一种可作药用的野果，功能化瘀生肌，正合她用。辛芷姑吃了几个果子，精神振作许多，又再盘膝运功，但过了一会，却又张开眼睛，叹口气道：“还是不中用。我受伤太重，真气只能一点一滴的凝聚，最少都要七八天的功夫，才能行动如常。青冥子他是知道我已受伤，一定会来搜山。你岂可身冒奇险，在这破庙里陪我七八天？聂姑娘，你趁早走吧，我只求你一件事情，求你带个讯给空空儿，告诉他我的仇人是谁，要他把灵鹫派的这班妖孽，给我杀他一个不留！”她想起了空空儿，口中虽是说得狠毒，心里却一片辛酸，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聂隐娘听说她没有生命危险，倒是替她欢喜，说道：“老前辈安心静养，敌人固然会来搜山，但我的师弟也会来找我的。待你的身体好了一些，我的师弟来了，我们再一道走吧。”

辛芷姑叹道：“我一生只知逞强杀人，今日方知侠义的可贵！聂姑娘，你不但是我的恩人，还是我的良师益友。”聂隐娘道：“老前辈这话折杀我

了。我只不过做我份所应为之事罢了，怎谈得到侠义二字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你那师弟为人很好，比牟世杰强得多了。嗯，你比我的徒弟，也要胜过百倍。”

正在说话之间，忽听得有脚步声走来，辛芷姑吃了一惊，赶忙悄声说道：“只怕是青冥子来了，你赶快躲起来吧。”

那人来得快极，聂隐娘刚相张望，只听得“轰隆”一声，那人已踢开庙门，走了进来，喝道：“谁在这儿？”声音十分刺耳。聂隐娘大吃一惊，定睛看时，只见一个腮尖脑削的汉子，活像一头猩猩，站在她面前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精精儿。

精精儿比青冥子更难对付，聂隐娘正自吃惊，只听得辛芷姑已在喝道：“好呀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这猢狲！你还欠我一记耳光，来得正好，快上前来领我巴掌！”

精精儿骤然见着了辛芷姑，这一惊比聂隐娘更甚百倍！他是被辛芷姑打怕了的，生怕走慢一步，就要给她追上，哪里还敢停留？精精儿轻功卓越，转眼间已逃得无踪无影。

聂隐娘拍手大笑，说道：“姑姑，你把精精儿吓破了胆了！”辛芷姑面色惨白，忽然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

聂隐娘连忙过去将辛芷姑扶住，担忧问道：“姑姑你怎么啦？”辛芷姑喘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只能骗得一时，精精儿是个大行家，他吃惊过后，定会识破！趁他还未回来，你赶快跑吧！”

聂隐娘却怎肯将业已身受重伤的辛芷姑抛下不理。

辛芷姑看得很准，精精儿跑了一程，惊魂稍定，果然便起了疑心，“辛芷姑满身血污，虽然也可能是她杀了别人沾上了血亏，但她自己若没有受伤，为何不见她出来追我？还有，她说话的声音似也显得有点中气不足！哈，倘若她真是受了伤，这可真是我绝好报仇机会了。”正是：

惊险重重犹未了，狠心辣手欲乘危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救命药成催命药　无情剑遇有情人

辛芷姑正在劝聂隐娘逃跑，忽听得“啪哒”一声，一颗石子落在地上。原来精精儿已折回来，但心里还有几分怯惧，故而先抛一颗石子进来试试。

辛芷姑打了一个哈哈，说道：“小猴儿，你不用鬼鬼祟祟的试探了，进来坐吧。你师兄正在这里等着你呢，他给我取水，马上就会回来的了！”精精儿大吃一惊，连忙跳上一棵树上躲藏起来，先看一看动静。

辛芷姑将聂隐娘一推，急声说道：“抢马！”聂隐娘道：“好，咱们一同逃跑。”她心想辛芷姑虽然受伤不能骑马，但支持一会，总还可以，即使病势加重，也还胜于落在精精儿手中。

哪知辛芷姑情急用力，这一推没有推动聂隐娘，自己却跌倒了。聂隐娘正要将她抱起，精精儿已是哈哈大笑，再次进入庙门。

这一来精精儿非但知道辛芷姑确是受了重伤，而且知道她说的全是谎话，试想空空儿若是果然和她同在一起，她还焉用逃跑？

精精儿便如捉着了老鼠的猫儿一般，得意之极，哈哈笑道：“你是我的准师嫂，我见不着师兄，见了你也是一样。好吧，看在我师兄份上，我也不想将你难为，但欠债还钱，却是天公地道，我也不要你的利息，一记耳光便还一记耳光好了。”拳捋袖，装模作样，一步一步地走上前来，有意在打辛芷姑耳光之前，将她欺侮个够。

聂隐娘再也按捺不住，唰的拔剑出鞘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猛的就向精精儿刺出，精精儿冷笑道：“你不是聂锋的女儿吗？很好，你爹爹带兵来打牟世杰，料想牟世杰也不会再要你了，我正好拿你去作礼物。你在一旁先躺一躺吧。”

精精儿衣袖一拂，引开聂隐娘的剑锋，骈指欹身，便来点她穴道。他早已得到牟世杰将与史朝英成婚的消息，但他也知道聂隐娘是牟世杰的旧日情人，只怕牟世杰还未能忘情，故而他也还不敢当真伤害了聂隐娘，只想点中她的麻穴，叫她躺下，待对付了辛芷姑之后，再把她带走。

哪知聂隐娘这些天来，与方辟符朝夕相处，剑法上己大有进步，再加以又是情急拼命，锐不可当，剑锋一歪，唰的立即又圈了回来，精精儿太过轻敌，没有点中她的穴道，反而几乎给她削断了手指。

精精儿缩手不迭，大怒骂道：“不知死活的臭丫头，你有多大本领，敢来与我作对？惹恼了我，我在你的脸上抓上一把，叫你一世嫁不了人！”辛芷姑冷冷说道：“好威风呀，欺侮人家一个小姑娘！”精精儿一晃身便朝辛芷姑奔去，冷笑道：“好，你这么说，我就先打你耳光，再收拾这小丫头。你是早已成名的人物，总不能说我欺侮了你吧！”

聂隐娘却沉着了气，毫不动怒，她深知道精精儿武功远胜于她，手段又极狠辣，早已拼着豁了性命，因而既不动怒，也不惊慌，只求尽其所能，无负一个“侠”字。

精精儿轻功比聂隐娘高明百倍，若是在较宽阔的处所，聂隐娘决计拦他不住，但在这破庙之内，能有多大地方，精精儿想从聂隐娘身边绕过，却给聂隐娘展开“飞花逐蝶”的剑法阻住了。这套剑法是她师父妙慧神尼毕生心血之所聚，轻灵翔动，以巧见长，最适合女子使用。精精儿刚才根本没有把聂隐娘放在心上，也不屑拔剑与她对敌，这时只凭着一双肉掌，急切之间，哪里闯得过去。

但这时精精儿也已加了几分小心，聂隐娘再想刺中他，那也是难于登天了。聂隐娘一口气刺出六六三十六剑，迅若疾风，连他的衣角也未触着。精精儿待她连刺三十六剑告了一个段落，正要变换另一套新招的时候，蓦地一声冷笑，把精金短剑拔了出来，喝道：“你再不知进退，可休怪我手下无情！”短剑划了半道弧形，剑锋指向聂隐娘胸前穴道，剑身横削聂隐娘兵刃，剑柄一旋，又撞向聂隐娘肋胁，一招三用，登时把聂隐娘杀得手忙脚乱。

辛芷姑打定了主意，只要精精儿手指一沾她，她立即自断经脉而亡，免得受精精儿凌辱。此时见聂隐娘不顾一切，舍了性命来卫护她，不由得又是感激，又是惭愧，两行眼泪夺眶而出，她号称“无情剑”，虽然并非真个无情，但自从她长大成人之后，即是最失意之时，也还未曾哭过，这可说是她出道以来，第一次流下的感激而又辛酸的眼泪。

聂隐娘奋力挡了三招，已是竭尽所能，眼看就要遭受精精儿的毒手，忽听得辛芷姑叫道：“走巽位，转离方，用招玄鸟划砂！”精精儿这时正向着“巽”位进招，聂隐娘若走巽位，等于送上去给他剑刺，但聂隐娘已是毫无办法，一得辛芷姑指点，反正是已拼着豁出性命，也就无暇思索，立即依法施为。

双方动作都快，聂隐娘刚踏上“巽”位，精精儿已自“巽”位踏偏一步，转到“乾”方，正巧从她身边掠过；聂隐娘横剑一挥，一招“玄鸟划砂”使将出去，这一招用得恰到好处，精精儿的短剑刺不着聂隐娘，聂隐娘的长剑却斩到了精精儿的臂膊。精精儿大吃一惊，百忙中硬生生的扭转腰肢，滑出一步，身形未稳，只见明晃晃的剑尖又已指到胸前，原来聂隐娘从“巽”位转到“离”方，恰恰又正是精精儿落脚之点。精精儿吞胸吸腹，堪堪避开了聂隐娘这一剑，但衣角又已被削去了一幅。

辛芷姑叹道：“可惜可惜！”原来辛芷姑是当今之世顶尖儿的剑学高手，只论剑术的造诣，足可以与磨镜老人、妙慧神尼等人并驾齐驱，她又曾与空空儿彼此切磋，对空空儿这一派的“袁公剑法”极为熟悉，是以精精儿所出的招数，早已在她意料之中。可惜聂隐娘功力不济，虽然得她指点，制住机先，却还是未能伤着精精儿。

但虽然如此，聂隐娘毕竟也是抢了先手，扭转颓风。要知高手比剑，所争不过毫黍，精精儿每一招数，都预先给辛芷姑喝破，聂隐娘每一招都是先发制人，精精儿当然是要大大吃亏了。

精精儿处处受人所制、险象环生，大怒叫道：“辛芷姑，你出来！”辛芷姑不理不睬，只是不停的指点聂隐娘。聂隐娘冷笑道：“你连我也打不过，怎配与辛老前辈动手？”高手比拼，最忌动怒，聂隐娘正是有意给他火上添油、就在冷笑声中，又是唰的一剑，贴着精精儿的肋边刺过，若非精精儿闪避得快，肋骨险些就要切断。

精精儿按下怒火，小心应付了几招，蓦地心生一计，肩头微晃，辛芷姑叫道：“走乾方，用招金针度劫！”哪知精精儿忽地凝身不动，聂隐娘一剑刺空，辛芷姑要再指点，已是迟了一步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精精儿已把聂隐娘的长剑震飞，接着“嗤”的一声，左臂疾伸，抓裂了聂隐娘的护肩。只要再抓进去半分，聂隐娘的琵琶骨就要给他抓裂，那时纵有多好武功，也要成为废人了。

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聂隐娘自份必无幸理，不料精精儿突然缩手，喝道：“偷施暗算，算得什么好汉？”

聂隐娘惊魂未定，抬起眼来，只见面前突然多了一个人，聂隐娘狂喜叫道：“克邪，你来了！”话声未了，一个清脆的声音接着就道：“聂姐姐，我也来了！”声到人到，史若梅也迈进了庙门。

原来段史二人，正是为着寻找聂隐娘来的。史若梅与聂隐娘姐妹情深，自从分手之后，一直放心不下，恰巧铁摩勒也想派人送他一封亲笔书信给牟世杰，作最后一次的规劝，以尽朋友之道，段克邪知道史若梅的心事，便向铁摩勒讨了这个差使，带了史若梅同往幽州，他们还未知道聂隐娘早已到了吐谷堡私会牟世杰之事，但心想聂锋是要统兵前往幽州平乱的，聂隐娘在父亲军中，他们迟早总可以在幽州相见。这正是一举两得之事。铁摩勒本来有点害怕段克邪脾气不好，到了幽州，可能与牟世杰闹翻，但除段克邪之外，却没有第二个更适合去给牟世杰送信的人，也就只好让他去了。至于铁摩勒自己，则和杜百英、辛天雄这一班人，赶回伏牛山去，处理因牟世杰而引起的绿林分裂之事。

段史二人的坐骑都是秦襄所赠的良驹，登山涉水，如履平地，这日他们来到离吐谷堡三十里之地，碰见最先从堡中逃出的几个溃兵，知道前面已发生战争，便避开大路，抄捷径从山道而行，经过那座破庙，听得里面有金铁交鸣的厮杀声，又认得庙门外那两匹骏马，正是当日秦襄同时赠送给聂隐娘和方辟符二人的坐骑，段史二人大惊，立即下马，赶忙进庙看个究竟。

但精精儿一听来人的衣襟带风之声，已知来的是个高手，决不在自己之下。高手对敌，最怕有人在背后暗算，因此精精儿那时手指虽已触及了聂隐娘的琵琶骨，也已来不及将它捏碎了。他一惊之下，连忙回头，这才认出了是段克邪。

段克邪冷笑道：“谁暗算你了？哼，你在这里欺侮受伤的女子，简直是卑鄙无耻，还敢和我谈什么英雄，论什么好汉？”史若梅上去将聂隐娘扶稳，聂隐娘恍如从死门关上逃了出来，这时方始知道害怕，身子软绵绵地倒在史若梅怀中。史若梅叫道：“克邪，你把这老猢狲的琵琶骨穿了，给聂姐姐出一口气。”

精精儿面红耳赤，大怒说道：“克邪，你简直是目无尊长，我好坏总是你的师兄，你胆敢在我面前将我辱骂！”辛芷姑笑道：“好，这可真是妙极了，精精儿，你没碰上师兄，碰上师弟也是一样。”段克邪则大怒道：“住口！你几次三番要害我的性命，还想我把你当作师兄么？”

精精儿喝道：“大胆！我是你的师兄，我就可以管教你，哪 里是真的要取你的性命了？念在你年幼无知，我也不与你一般见识，好吧，你若不服，尽可以向大师兄申诉，我去把大师兄找来。”精精儿这段话色厉内荏，所谓找空空儿评理云云，其实只是掩饰逃走的藉口而已。

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你不用费神去找你的大师兄了，空空儿也正在找你呢。他已与我约定，数日之后，就到这里来的。你就陪你的师弟在这里多留几天吧。”

段克邪越想越气，唰的拔剑出鞘，说道：“精精儿，亏你还有脸皮以本门弟子自居，你背叛师门，结交匪类，倒行逆施，无恶不作，师娘早已有令，令大师兄取你项上人头，大师兄念在同门之谊，屡次手下留情，不忍将你诛戮。这些事情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你还敢肆口雌黄，抬出大师兄来吓我？好，如今我看在大师兄份上，不取你的性命，你自行把武功废了吧！”武林中有这么一条规矩，本门叛徒，可以用“自废武功”来表示悔罪，请免诛戮。故

而段克邪如此言说。

精精儿恼羞成怒，大吼骂道：“你仗着师娘宠爱，胆敢口出狂言，哼，我精精儿即使犯了门规，要整顿门风也还轮不到你！”精金短剑扬空一闪，作势就要向段克邪扑去，忽地一个倒纵，面朝着段克邪，却已反手朝着史若梅抓下，意欲乘其不备，把史若梅抓到手中，作为人质。

精精儿早已看准了史若梅所在的方向，虽然是反手抓来，却似背后长了眼睛似的，不差毫黍，本来可以一举成功，哪知辛芷姑老练之极，精精儿的每一个动作，也都已在她意料之中，就在精精儿短剑一扬，身形将起未起的时候，辛芷姑已看出了他的企图，立即叫道：“史姑娘，闪开！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史若梅的上衣被精精儿撕去了一幅，幸亏那时她已闪开一步，没有给抓个正着。

段克邪身法何等迅捷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精精儿第二抓还未抓下，段克邪已赶了到来。他因自己经验不足，未提防精精儿有此一着，险些令史若梅吃了大亏，心中又气又怒，下手再不留情，一剑就向精精儿斩去。

段克邪这一招名为“龙门叠浪”，招里套招，式中套式，剑光四展，当真便似卷起了千重波浪一般，一重重向前推进；剑尖颤动，气流激荡，嗤嗤有声！精精儿禁不住心头一震，“相隔不过一月，这小子的功力竟然精进如斯！”

两人身法都是快到极点，精精儿惯经阵仗，胜在经验老到，待段克邪的剑尖，堪堪就要刺到之际，他陡地手腕一翻，一招“金雕展翅”，金精短剑斜掠而出，这一招拿捏时候，妙到毫颠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双剑相交，精精儿短剑一按，化解了段克邪的攻势，同时藉着他攻来的那股力道，一个鹞子翻身，斜窜出一丈开外。

段克邪喝道：“往哪里跑？”如影随形，唰的一剑，又已朝着精精儿后心搠来，精精儿虽然适才化解了段克邪一招，手腕亦已隐隐作痛，这次不敢硬接，一听得金刃劈风之声，便即移形换位，虚晃一招，引开了段克邪的剑锋。但段克邪已堵住了门口。

精精儿道：“我念在同门友谊，不忍手足相残，你当我当真怕了你么？”段克邪冷笑道：“前几次又不见你念同门之谊？”精精儿正是要引他说话，陡地一剑刺出，一招之间，遍袭段克邪的七处穴道。

段克邪受过一次教训，这次还怎会上当，他口中说话，眼神却注定了精精儿的剑尖，敌一动，己即动，使的是同样的刺穴招数，但他在一招之间，却连袭精精儿的九处大穴，比精精儿的刺穴手法更要胜过一筹。

“袁公剑法”的刺穴功夫乃是武学一绝，最高的境界即是一招之间遍袭九处穴道，从前只有空空儿一人能够如此。精精儿不禁大吃一惊，想不到段克邪也达到了如此境界。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响过，两口宝剑碰击了七下，精精儿还要连躲段克邪的两处刺穴，虽然躲开，亦已十分狼狈。

两同门彼此熟悉对方的招数，一时之间，难分胜负、但段克邪无论在功力上及剑法上都已稍胜一筹，稳占上风，精精儿则只能勉力招架。

史若梅见段克邪胜算在握，放下了心，这才注意及辛芷姑。她早已知道辛芷姑是史朝英的师父，对她本无好感，但刚才全靠她的提醒，才逃脱了精精儿的毒手，对她亦是不无感激，于是上前道谢。

辛芷姑叹道：“我的徒弟对你不起，你不骂我，我已是自觉惭愧了。”史若梅不知前因后果，大是奇怪，“这个出了名性情怪僻的女魔头，怎的性

情改了？”聂隐娘正待说话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又有两个人走了进来。

来的是两个带发头陀，一老一少，看相貌都是胡人。年纪较轻的那个头陀是个身材瘦削的中年汉子，一身青色衣裳，目光阴森可怕，聂隐娘认得此人正是灵鹫派的掌门弟子，也就是今日发动同门围攻辛芷姑的那个青冥子。那老头陀却不知是谁，但见他红光满面，身高远逾常人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一看就知是个内功深湛的高手，只怕还在青冥子之上。

辛芷姑面色倏变，随即哈哈笑道：“原来是灵鹫上人驾临，请恕我失迎了。我今日得会贵派长幼两代，真是何幸如之！”

聂隐娘认出了一个青冥子已是吃惊不小，如今听说这老头陀就是青冥子的师父灵鹫上人，邪派中的第一高手，更是吓得呆了。心里暗暗叹了口气，“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我们这边来了个段克邪，他们这边却来了灵鹫老怪师徒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精精儿正在吃惊，喜出望外，连忙叫道：“青冥道兄，我正要拿这妖妇给你送礼，我这不肖师弟却从中拦阻，以至我未能得手，实是惭愧！”原来精精儿未曾见过灵鹫上人，但和青冥子却是老朋友，以前同受史朝义之聘的。青冥子与辛芷姑结仇之事，精精儿早已知道。倒是青冥子却不知道精精儿与辛芷姑也有过节，只道他果然是为了给自己报仇，追踪到这座破庙，心里颇为感激。

段克邪目不旁瞬，对灵鹫上人师徒的来到，恍似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精精儿口中说话，段克邪的手底却丝毫不缓。

段克邪一剑紧于一剑，精精儿刚好说了那几句话，只听“嗤”的一声，精精儿身上已中了一剑。段克邪这一剑无意取他性命，只是施展剑尖刺穴之法，精精儿经验老到，一觉剑气沁肌，连忙吞胸吸腹，剑尖在他左胁“阳谷穴”偏旁半寸之处刺破了一点表皮。

就在此时，青冥子已在说道：“投桃报李，多谢你为我出力，我也替你清理门户吧！”声到人到，段克邪正自换招要刺精精儿的穴道，青冥子已倏地到了他的背后，一个“大手印”就向段克邪的背心拍了下来！

段克邪好似毫不提防，其实却是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就在青冥子的“大手印”即将“印”到他的背心的时候，段克邪头也不回，倏的就是反手一剑！他这一剑本来是朝着前面向精精儿刺出的，突然间移前作后，变招攻敌，拿捏时候，当真是妙到毫颠！

眼看青冥子的毒手就要给他一剑削断，灵鹫上人忽地喝声“住手！”段克邪心头一震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觉劲风飒然，灵鹫上人已挥袖当中一隔，段克邪的宝剑何等锋利，竟然刺不破他的衣袖。灵鹫上人展袖一拂，段克邪禁不住连退三步，打了一个圈圈，这才稳得住身形。

段克邪禁不住心头大骇，上乘内功中的“卸”字诀，段克邪也会运用，但灵鹫上人运用之妙，却是连段克邪也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若非身受，当真是难以想象！段克邪却不知道，他固然吃惊，灵鹫上人也是吃惊不小，他这一拂，只能将段克邪迫退三步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小子最多也不到二十岁，怎的便有如此功力？他若是连刺三剑，那我是决计不能一一‘卸’开，非出手抵御不可了。”

辛芷姑冷冷说道：“我与贵派之事，与旁人无关”。你的大弟子青冥子对我不敬，是我出手将他惩治的。后来你的门下弟子，两次围攻于我，前后有二十三人丧命，这些人也都是我一手杀的，你若要给弟子报仇，尽管冲着

我来！”

灵鹫上人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笑说道：“辛芷姑，你也忒小视我了，你把我看作何等样人？”聂隐娘连忙说道：“不错，上人是武林前辈，岂能乘人之危？”聂隐娘看了灵鹫上人那手武功，情知自己这边连段克邪在内，即使一齐上去，亦非他的对手，故而立即拿着他的话柄，暂作缓兵之计。

辛芷姑仍是盘膝坐在地上，脸上丝毫也不变色，接着说道：“灵鹫上人，我劝你若要报仇，还是马上动手的好。这是你报仇的最好机会，错过了今日，只怕你想赢我，那就未必容易了。”

青冥子道：“这妖妇业已受伤，师父，你不屑和她动手，就待弟子上去拿她吧！”灵鹫上人喝道：“胡说，退开！”忽地哈哈大笑。

青冥子讪讪退下，灵鹫上人大笑道：“辛芷姑，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？你不过是怕输在我的手里，为人所笑，所以想 激我现在就和你动手罢了。你现在身受重伤，我杀了你也显不出我的功夫！”说到此处，突然拿出两颗丸药，平放掌上，把口一吹，两颗丸药落在辛芷姑的怀中，灵鹫上人淡淡说道：“这两颗丸药，一颗是疗毒的解药，一颗是治伤的灵丹，我要待你伤好之后，再来和你较量，叫你死而无怨！”辛芷姑道：“你当我不能自己疗伤吗，我不领你的情！”

灵鹫上人又大笑道：“你号称无情剑，我对你也绝无慈悲可言！你伤未痊愈，我不好杀你，所以我送你丸药，不过是想早点取你的命罢了。我知道你会自己疗伤，但最少要过七日，我哪有功夫等你？你服了我这两颗丸药，至迟明日午后，便可恢复如初，明晚此时，咱们仍然在此处相会，各凭平生本领，决个雌雄。哼，哼，到了那时，一交上手，你可别指望我手下留情了！怎么，你还不服我这两颗丸药？是不是你已有自知之明，知道你的真实本领比不上我，一旦伤好，死在我的手下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死了就是死了，连个藉口都找不到？”

辛芷姑给他激得大怒，一口就把那两颗药九吞下，冷冷说道：“明晚我定在此等候大驾，阎罗王的帖子，也还不知送给谁呢？”灵鹫上人哈哈笑道：“只有一天时间了，你尽快交代后事吧，少陪了！”话说之后，便携了青冥子扬长而去。精精儿也趁机跟着他们师徒溜走。

事情如此变化，大出众人意料之外。段克邪心道：“灵鹫老怪当真是邪得可以，但他虽然狠辣，不肯乘人之危，却也不失武学宗师的身份。”

辛芷姑忽地面色发青，捧腹呻吟，史若梅吃了一惊！道：“莫非是那老怪骗你吃了毒药？唉，辛老前辈，你也太过轻信于他了！”辛芷姑“哇”的吐出一滩瘀血，正色说道：“灵鹫老怪没有说谎，他这丸药确是灵效如神，我这瘀血吐了出来，毒已完全消散了。看来不必等到明日过午，我便可恢复如初。”

聂隐娘担忧问道：“辛老前辈，你可有把握胜得这个老怪？”辛芷姑傲然说道：“那老怪也未必有把握就胜得了我。”尽管她神情骄傲，但已透露出她对明日之战毫无信心。辛芷姑望了段克邪一眼，说道：“我与灵鹫老怪动手，他杀了我或我杀了他，“都不是意外。倘若我有不幸，烦你给我带个口信与你师兄。我已杀了灵鹫派二十三个弟子，即使死在灵鹫上人手上，我也是占了便宜了，空空儿一定想要给我报仇的，克邪，你要代我劝一劝他，叫他不可如此！他答应听我的话，这是我最后求他的一件事了。”

聂隐娘不觉大为惊异，当她初遇辛芷姑的时候，辛芷姑还曾满腔怨毒，

口发恨言，要她带信给空空儿，把灵鹫派杀它一个不留，如今却刚好相反，要段克邪给她劝空空儿不可为她报仇了，前后不过一个时辰，这变化何其巨大！

辛芷姑看她一眼，平平静静他说道：“聂姑娘，我是受了你的感动，我曾经害过你，你却舍身救我，实在使我羞惭。但过往睚眥必报，想起来可不着实无聊？冤冤相报，总无好果，武功再强，也有失手之日，像我就是一个例子了。我不愿空空儿重蹈我的覆辙，我曾想过要空空儿给我报仇，这是我的自私。”

辛芷姑回过头来，又对段克邪道：“你师兄纵情任性，不受羁勒，比我尤甚，我实是放心不下。你告诉他，我心里只有一个他——但我却不愿他为我终身不娶。他太不会照顾自己，应该有一个贤慧的妻子帮助他。”众人听了，心中均自嗟叹：“只道她是个心狠手辣的女魔头，谁知却也是性情中人！”段克邪道：“前辈放心，你不一定输给灵鹫老怪，我们也不会坐视老怪行凶。”

辛芷姑凄然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史若梅忽地抢着说道：“辛老前辈，你现在已可以行动如常，何不离开此地？我送我的坐骑给你，这是一匹日行千里的骏马，灵鹫老怪决计追你不上。你找到了空空儿，有谁还敢惹你？”

辛芷姑柳眉一竖，说道：“我虽然不想与灵鹫老怪结冤，却也不能示弱于他！我已与他约好比武，焉能失信？他送解药给我，就是信得过我，我若背约，有何面目再走江湖？逃跑之事，请休提起！不但如此，明日我与那老怪单打独斗，也决不许你们插手！”

史若梅碰了一个钉子，甚是尴尬，但对辛芷姑也不由得暗暗佩服，“她究竟不愧是个成名人物，死生之际，宗旨不移。”

辛芷站道：“多谢你们关怀，但也不必为我操心了。对不住，我还要静坐一会，你们好友相逢，也应该叙叙了。”段克邪低首沉思，史若梅则拉了聂隐娘过一旁说道：“你那位方师兄呢？”

聂隐娘自从碰上辛芷姑之后，一直为她忙着，未有工夫想起方辟符，这时听得史若梅提起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月亮当头，已是过了三更时分，不禁黯然说道：“我也正在等着他呢！”史若梅道：“他在哪儿？你怎的独自到了幽州，又怎的和辛者前辈遇上了？你约好了方师兄在这里相会么？”原来史若梅以为方辟符尚在军中，是以有此一问。

聂隐娘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我先问你，你们又是怎么来到这儿的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一来是为了找你，二来是铁摩勒有一封信托克邪送给牟世杰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你们在路上可有碰到溃兵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正是因为大路上有两军追逐厮杀，我们不愿卷入漩涡，才避道而行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史朝义兄妹火并，奚族土王又要把牟世杰逐出吐谷堡，发生了一场大混战，辟符和我就是在乱军之中失散的。”史若梅喜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和方辟符一同来的。我却还未知道孟光几时接了梁鸿案呢！”梁鸿、孟光是历史上一对著名的志同道合的夫妻，“举案齐眉”就是他们的故事。史若梅将他们比作梁鸿、孟光，问。‘孟光几时接了梁鸿案”，也即是问聂隐娘几时接受了方辟符的爱情之意。

聂隐娘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我和你说的正经事儿，你却又来取笑我了。”史若梅在她耳边悄声说道：“男婚女嫁，这正是天下第一等正经事。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，你有了知心人还不值得庆贺吗？好，好，你既怕面红，那就说你所要说的正经事吧。我不问你们间的私情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说正经事，

克邪带了铁摩勒的信去见牟世杰，只怕也没有用了。”

段克邪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我可以听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正要说给你听。”当下说道：“是我先到幽州，辟符随后来的。不错，我已经见过牟世杰了，是作为史朝英的俘虏见着他的。”段克邪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什么，你作了史朝英的俘虏？”史若梅横他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好稀奇么，那妖女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”

聂隐娘将事情经过一一告诉了他们，说到牟世杰想如何利用她，后来又如何决裂，以至于戈相见等等情事，段克邪呆了半晌，又气又怒，道：“真想不到牟世杰变了这样的人！”史若梅道：“那你还去不去见他？”段克邪道：“铁表哥念着往日手足之情，想劝他回头，表哥既把亲笔书信托我送去，有没有用，我也只得再去找他一趟了。”聂隐娘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去一趟试试也好。唉，但愿他兵败被逐之后，能接受铁寨主的良言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克邪去走一趟，好虽是好，但辛老前辈……”

辛芷姑道：“聂姑娘，你与师兄在乱军之中失散，我也放心不下。你们不必为我担忧，灵鹫老怪说好是明晚来那就一定是明晚来，绝不会在我功力未复之前前来害我。至于精精儿，没那老怪陪他，谅他也不敢再来！我现在功力已恢复了五成，即使他来，我也可以对付他了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好，不管找不找着他们，明日晚间，我一定赶回此地。黑夜不好乘马，我留下给辛老前辈吧，说不定你用得着。”辛芷姑知他轻功卓绝，脚力实不输于骏马，也就由得他了。当下说道：“多谢你的好意，你赶不回来，也无所谓，反正我是要和那老怪单打独斗。”

聂、史二女送段克邪出门，史若梅忽地笑道：“你送信给牟世杰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见着你那位史姑娘。可惜她现在已做了牟世杰的新娘子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呸，谁还把这妖女放在心上？”

话虽如此，段克邪一路前走，仍是不禁想起了史朝英来，想起她曾与自己千里同行的往事。这倒不是他对史朝英难以忘情，而是由于史朝英曾给他兴起许多风浪，印象太深刻了。段克邪心里想道：“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史朝英和牟世杰倒是最适合的一对！”回想史朝英给他的那许多麻烦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“现在见她倒是不怕她纠缠了。不过，最好是不要碰上的好。”

段克邪下到山脚，走进一条狭长的山谷，已是五更时分，天将破晓。经过一处树林旁边，忽听得有人声喧闹，段克邪走近去悄悄张望，只见是三个浓眉大眼的汉子，穿着伪燕的军官服饰，正在那里争论。

段克邪好奇心起，悄悄过去偷听，他身轻如叶，落处无声，那三个军官，丝毫也没察觉。

只听得其中一个说道：“这是主公的仇人，拿去献给主公，定有重赏。”另一个道：“主公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你还能指望他给你什么功名富贵么？依我说，不如送回去给牟世杰。牟世杰对人也宽厚得多。”先头那个道：“哼，牟世杰假仁假义，什么待人宽厚，那还不是装出来的？你别信那小妖精的花言巧语，她如今落在咱们手上，自然是样样答应，一将她送了回去，那时她给你来一个翻脸不认人，只怕你求不到富贵，吃饭的家伙先要丢了。”

段克邪吃了一惊，听他们的口气，是捉到了一个人，正在商量，是拿去献给史朝义还是献给牟世杰。段克邪暗自寻思，“这人说拿着的是个‘小妖精’，那岂不是个女子么？哎，莫非心念未已，忽听得第三个伪燕军官哈哈

大笑，那两人问道：“大哥，你笑什么？”那军官道：“我笑你们到口的馒头也要送给别人，我笑你们只想寄人篱下，毫无壮志！”那两人道：“依大哥之见，又是如何？”那军官道：“史朝义、牟世杰全靠不住，史朝义固然是泥菩萨过江，牟世杰被土王驱逐，也变成了丧家之犬，咱们何必去投靠他？依我说，不如咱们走得远远的，另自开山立柜。这小妖精么，就让她做咱们的压寨夫人！”那两人道：“好虽是好，可是做谁的压寨夫人？咱们三人如同手足，别为这小妖精坏了咱们的义气。”

那军官道：“我有一个法子，咱们拈阄摸彩，各凭运气。三弟，你将这根树枝，折为三段，一长两短，拈着长的，就可得压寨夫人。好，二弟，你先拈吧。”

那两人一人拿阄，一人拈阄，这军官忽地出手，一人给了一刀，疾如闪电，登时把他的两个把弟劈翻，哈哈笑道：“我是大哥，你们竞敢与我抢压寨夫人，做大哥的只好对不住你们了。”

那军官正在得意狂笑，忽见一条黑影，倏的到了他的面前，喝道：“你想要谁做压寨夫人？那女子呢？”这突如其来的当然是段克邪了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已在叫道：“克邪，救我！”正是史朝英！段克邪把眼望去，只见史朝英倚着一棵松树，两人目光，碰个正着。

段克邪已有几分想到是她，但这时骤然见了，仍是不禁心头一震，登时呆了。那军官怎肯错过时机，一刀便向他劈了下来！正是：

只道此生恩怨了，谁知陌路又相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移爱作仇诬侠士　将恩为怨为奸雄

刀锋触体，寒气沁肌，段克邪蓦地一惊，神智登时清醒，就在这生死关头，段克邪一个沉肩缩时，向左斜方踏出一步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刀锋过处，段克邪的衣裳被削去了一大片，几乎是贴着他的小臂削了过去，丝毫没有伤着他的皮肉。原来那一刀的劲道，已被他以上乘内功卸去，刀锋虽快，待到割破了衣裳，早已是强弩之末了。

这军官是史朝义手下四大金刚之一，武功亦非泛泛，一刀劈空，冲出两步，居然立即便稳住了身形，反手又是一刀向段克邪所来。刀光闪闪，一招三式，连所段克邪三处要害，竟是正宗“断门刀”中的一招“龙门三叠浪”的精妙杀手。

段克邪这次已有了防备，焉能给他斫中？见他如此狠毒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原物奉还，这一刀你自己受了吧！”闪过刀锋，按着刀背，骈指一推，借力打力，那口朴刀闪电般地转了半圈，斫回自身，把那军官的头颅劈开两片，跟着他那两个把弟向阎罗王报到了。

就在那军官倒地的时候，只听得一声尖叫，史朝英也跌倒了。段克邪略一踌躇，终于还是走过去将她扶起。史朝英道：“吓死我了，克邪，你没受伤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没受伤，哎哟，你的伤势，你的伤势……”史朝英软绵绵地倒在他的怀中，鲜血汩汩流出，把段克邪的衣裳也染红了。

原来史朝英率领女兵追他的哥哥，卓木伦也率领奚族土兵出来追她，史朝义忽地反攻，黑夜中一场混战，史朝英中了两支冷箭，坐骑又中了一支梭标，落荒而逃，混乱中各自力战，加以又是黑夜，她的护兵自顾不暇，甚至连她受伤也不知道，竟没人上去跟她。史朝英人马俱伤，马儿负痛狂奔，跑入一条绝谷，恰好碰上了史朝义手下的三个军官。

这三个军官也是在乱军中冲散的，他们藏在这山谷之中，原是想躲过这一场恶战，再看风驶舵，择主而事。他们是史朝义的心腹，当然认得史朝英，一时间打不定主意，便把她先行擒下，再作计议。使朴刀的那军官武功最高，也最阴险，意图把史朝英独占，暗算了他的两个把弟。却不料天算不如人算，无巧不巧，恰巧碰上了段克邪，终于也送了性命。

史朝英的箭伤加上堕马所受的伤，伤势甚重，如今又摔了一跤，伤口裂开，血流得更多了。

史朝英倒在段克邪怀中，段克邪对她实是憎恶已极，但见她已受重伤，想要把她推开，却又不忍。史朝英疼痛难当，呻吟说道：“克邪，你行个好，把我一剑杀了吧！我瞧你的眼色，知道你心里还在恨我，我又何必勉强你来救我？你杀了我，你可以出一口气，我也可以少受折磨！”

段克邪冷冷笑说道：“我若是像你一样心肠，我早就不理你了。”史朝英脸上现出一丝笑意，涩声说道：“克邪，我是对不住你，但也曾对你有过好处。克邪，你别要只记住我的坏处，你也该想想为什么我对你不住，我本来一直是想和你、和你……”段克邪连忙喝道：“住口，你再说这些不中听的话，我就唯有把你丢在这里了。”史朝英悻悻道：“好，我不说，只听你说，随你处置吧！”

段克邪道：“你救过我的性命，我也救过你的性命，如今再救你一次，算是还你利息。过去的恩恩怨怨，再也休提！你如今是牟世杰的新娘子，我把你送回去给你丈夫。”

史朝英心里是又喜又恨，喜的是自己得救，恨的是段克邪的“无情”，虽然是救了她，她也认为是受了侮辱。段克邪却不理会她想些什么，只知救人要紧，当下就点了她的伤口附近的穴道，给她暂时止血。史朝英手臂中箭，小腹背脊受了剑伤，段克邪要给她敷上金创药，须得解下她的衣裳，段克邪一片侠义心肠，想道，“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我既答应救她，又何避嫌疑？”但他仍是不敢解下她整件衣裳，只是将伤口附近的衣裳轻轻撕开，给她敷上了金创药。这样一来，史朝英身上衣裳破裂了四五处之多，形状也是十分难看。

段克邪的金创药灵效如神，敷了上去，流血立即住了。段克邪解了她的穴道，说道：“你躺一会儿，我去找一辆车子。”史朝英道：“附近农家早已走避一空，要找车子，除非到军营里抢，你纵是武功盖世，也决不能手到拿来。你把我抛在这儿，再碰上敌人，如何是好？”段克邪想想也是有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说道：“好吧，我背你出去吧。”

段克邪心无邪念，“我要送信给牟世杰，顺便将他的妻子送去，正是一举两得。我救了他的妻子，他总不能不感激我，说不定可以听我劝告。”他背起了史朝英，施展轻功，出了深山，径奔大路。走得不远，便碰上一彪兵马，正是卓木伦和盖天仙的混合部队。

史朝英是伪燕公主身份，人人认得，兵士们突然见她在路上出现，被一个男子背着飞跑，都是惊奇不已，哗然大呼。这次乱事，史朝英可说是罪魁祸首，他们兄妹火并，波及奚族，把奚族的城堡变作了战场，奚族土兵自是对她不怀好感，登时耻笑与喝骂之声纷起:“咦，这不是牟世杰的新娘子吗？她昨日拜堂，今日就跟人跑了？”有的叫道，“情形不对，只怕是这小子将她抢走的。”有些认得段克邪的士兵叫道：“这小子正是上次带她私逃的那个小子，他们早就是有勾勾搭搭的了，哪里会是强抢？你瞧，这妖女牢牢地抱着他，亲热得很呢！”有的说道：“不管她是被强抢的也好，自愿跟人的也好，牟世杰想抢咱们的城堡，他的浑家却先给别人抢去了，哈哈，这可真是活报应了！”盖天仙手下的女兵也差不多都是讨厌史朝英的，个个掩口偷笑，她们虽不好意思嘲骂，但那尖锐的鄙夷的笑声，却是比辱骂更为难听！

段克邪胸襟坦荡，只知救人，不避嫌疑，却不料别人不是他这么想法，他听了这些耻笑的言语，实是难过之极，但却也激起了一股傲气，心道，“我自问光明正大，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。大丈夫一诺千金，我已答应救她，说什么也得将她送到牟世杰那儿。旁人的闲言冷语，管它作甚？”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是有口难分，也不愿分辩，索性加快脚步，亮出宝剑，准备兵士若来阻拦，就硬闯过去。

盖天仙拍马上前，哈哈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被这妖女迷着了是不是？你不瞧瞧她身上穿的什么服饰，她新娘子的礼服都未脱下呢！哼，天下竟有这样不要脸的妖女，也有你这样不识好歹的小傻瓜！”史朝英在段克邪耳边小声说道：“克邪，一剑杀了她，抢她的马。”

盖天仙认不得段克邪，段克邪却曾听聂隐娘说过她，一见她这副容貌，便知她是那位貌丑心慈的女将，不愿和她动手，眼看她已飞马到来，就要撞上，段克邪一提腰劲，身形如箭，呼的一声，从盖天仙马鞍旁边掠过，避得恰到好处，盖天仙一记“左撩刀”没有斫着，收势不及，连人带马，早已冲了过去。

卓木伦抡起长枪喝道：“把这妖女留下，便放你过去！否则咱们再决雌

雄！”卓木伦上次曾败在段克邪手下，对他颇为佩服，因此愿意放他过去。但他见段克邪又似上次一样，舍命保护史朝英，心里也疑惑他和史朝英有不寻常的关系。盖天仙拨转马头，叫道：“这小子轻功好俊，小心，别让他跑了！”卓木伦拍马上前，长枪抖动，疾声喝道：“你不放人，可休怪我枪上没长眼睛，我不想乘你之危，但这妖女我是非拿下不可！”段克邪脚步不停，宝剑盘旋飞舞，一片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，地上堆满了被他削断的刀枪剑戟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卓木伦已追了到来，喝道：“你当真要为这妖女舍弃性命么？”盖天仙道：“这小子色迷心窍，死了也是活该，咱们拿这妖女要紧，可不必与他论什么比武的规矩了。”原来卓木伦自负是响当当的好汉子，他曾输过给段克邪，输得心服口服，对段克邪倒是颇有惺惺之意，如今段克邪背着一个人，他自觉得胜之不武，所以迟迟不肯出手。盖天仙知他心意，是以催他。

卓木伦牙根一咬，喝道：“看枪！”快马驰来，一枪挑出，他这杆虎头金枪长达一丈有多，在马背上刺下来，居高临下，呼呼风响，声势更是骇人。段克邪倏的转身，面对着卓木伦的长枪，以免史朝英受了误伤，待到那杆长枪刺到胸前，只将剑尖轻轻一点，卓木伦的枪杆往下一沉，随即弹起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段克邪已借着他这股猛劲，背着个人竟然凌空跃起，如箭离弦，飞出了十数丈外！

段克邪反手抱着史朝英，防她跌落，人在半空，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头下脚上，兀鹰般的扑下来，恰巧落在一个士兵的马上，剑柄一撞，把那士兵打下马背，抢了这匹坐骑。

士兵们几曾见过如此本领，人人吓得呆了，转眼间段克邪已驰出半里之遥，士兵们惊魂稍定，这才发一声喊，乱箭射去，哪里还射得中？卓木伦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妖女倒是真有手段，她做了牟世杰的新娘子，还居然使得本领如此高强的年少英雄为她卖命。这少年刚才己是手下留情，没有多伤咱们兵士，也罢，就由她去吧，不要追了。”

段克邪以剑尖轻刺马背，催马疾驰，跑了一程，那匹马累得直吐白沫，段克邪道：“朝英，你可好了一点？我给你再抢匹马。”史朝英星眸半启，吁吁喘气，涩声说道：“快抱紧我，我坐不牢！”段克邪本来希望她止血之后，精神稍复，自己能够骑马，见她如此，只愁她伤势加重，哪里还敢奢望？只好将她放在鞍前，用一条手臂半拥她的纤腰。

段克邪虽是心无杂念，但玉人在抱，香泽微闻，也不觉有点害躁，脸上发烧。史朝英的五处伤口，流血是已经止了，血水还不断沁出，脂粉混和血水，香中带腥，变成了一股十分刺鼻的古怪气味。段克邪有说不出的讨厌，但在讨厌之中，却又不禁生出几分怜惜，暗暗责备自己，“她今日已是吃够了苦头，送佛要送上西天，你既答应救她，在未见牟世杰之前，你总得将她照顾到底。”两人同乘一骑，虽然还是不大“雅观”，但总比背着她跑路要好一些，段克邪也只好如此了。

史朝英喘着气说道：“走左边这条路，唉，这匹马似乎跑不动了。”中间这条路通向卢龙，那是聂锋进兵的路线；右边这条路通向灵武，那是李光弼进兵的路线。所以史朝英可以断定，牟世杰必定是向左面这条路退兵。段克邪急着赶路，但他们那匹坐骑早已疲累不堪，驮了两个人，更是越走越慢。

幸喜一路之上，溃兵络绎不绝，有史朝义的部属，有落后掉队的牟世杰

手下弟兄，还有附近各处奚族村庄的壮丁闻知堡中有变，赶来救援的。段克邪也不理会这么多，一路抢溃兵的马匹，跑了一程，就换一匹新的坐骑，换了十几匹坐骑，这才跑出了七十多里，日头已经过午了。段克邪焦急不堪，想起了辛芷姑与灵鹫上人今晚的约会，他是答应了辛芷姑及时赶回的，心道，“要是追不上牟世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总不能抛下朝英不理，今晚岂非要失了辛老前辈之约？梅妹和隐娘姐姐不知我出了什么事情，一定比我更着急了。”想起了史若梅，心里又不禁有点抱愧，“梅妹一向是眼睛里容不下一粒砂子的，若她知我今日之事，只怕又要大发脾气，十天半月，不理我了。不过，我还是对她实说了的好。”

正在想着，忽见前面尘头大起，远远已可看见大队的军马在草原移动，段克邪大喜，催马疾驰，扬声叫道：“前面可有牟世杰么？”他用的是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，在空旷之地，可以传到五六里外。他不愿意再叫“牟大哥”，也不愿意尊称他作“牟盟主”，只好直呼其名。

他是希望牟世杰出来迎接，可以尽快的将事情办清楚，交人送信之后，讨了牟世杰的回话，他就可以赶回去了，免得在大军之中，要通名求见，诸多麻烦。他疾马纵驰，离那大队军马有里许之遥，果然便看见牟世杰带了几骑随从，向他跑来，段克邪连忙将史朝英扶下马背，说明迟，那时快，牟世杰已经来到，也下了马。他一眼看见史朝英衣裳破裂，浑身染血的狼狈模样，陡地面色铁青。

段克邪呆了一呆，心道：“牟世杰面色不对，哎呀，莫非，莫非……岂有此理，莫非他是疑心我了？”心念未已，急切之间也还来不及解释，蓦听得史朝英尖叫一声，已是向牟世杰跑去。牟世杰颤声问道：“英妹，这、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史朝英倒入牟世杰怀中，也不知哪里来的一副急泪，伏在牟世杰耳边哽咽泣道：“他、他、他欺侮我！”史朝英带泪哭诉，声音模糊，并不响亮，但听在段克邪的耳朵里，却如晴天响起了霹雳，震得他大惊失色，呆了一呆，急声叫道：“史姑娘，你、你说什么？”史朝英双眼翻白，似是一口气咽不过来，竟在牟世杰怀中晕过去了。

原来史朝英深恨段克邪对她的“无情”，她不能忍受她爱过的男子，对她冷淡，对她“侮辱”，刚才她在林中要段克邪救她的时候，曾动以旧情，被段克邪疾言厉色的说了她一顿，这在段克邪自以为是光明磊落，却不知已是大大损伤了史朝英的自尊心。所以结果虽然段克邪还是舍命救她，而史朝英却非但毫无感激之意，反而含恨在心，早已算计要陷害他了。不过，她晕过去却并不是假装的，她受伤之后，一路快马奔驰，深受颠簸之苦，本已奄奄一息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又是愤恨、羞惭、妒忌种种情绪，交织心头，心头所受的创伤比身体所受的创伤更重，一口气说了出来，更支持不住了。

牟世杰面色铁青，把史朝英交给两个女兵，“唰”的拔出剑来，喝道：“段克邪，你这小贼欺我太甚！”脚踏洪门，一剑就向段克邪刺去。段克邪惊魂未定，待到眼前剑光一闪，才知避开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衣臻已被剑尖穿过，不过，还是避开了。

段克邪做梦也想不到史朝英恩将仇报，一时间惊惶失措，竟不知如何应付这个尴尬的局面。牟世杰一出手就是连环剑法，剑剑辛辣，段克邪被他迫得紧，不能不全神应付，避了几招，心神反而定了下来，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段克邪侧身闪过一剑，叫道：“牟、牟世杰，你听着，是你的妻子受了

伤，我在途中相遇，好意把她送来的！”牟世杰咬牙切齿，喝道：“好在她没有死，她还有一张嘴，容不得你骗我！”唰的又是一剑，这一剑凌厉之极，简直就是要一剑取了他的性命！段克邪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掣出剑来，牟世杰的剑尖已迫到他的后心，段克邪反手一剑，刚好挡开，要是稍迟片刻，只凭轻功躲闪，那已难免受伤了。段克邪气往上涌，喝道：“你只听她的话，听不听我的话？”

牟世杰“嘿嘿”冷笑：“谁信你的鬼话！我的妻子难道还会诬蔑你不成？”段克邪连解他三招攻势，这才缓过口气，说道：“牟世杰，你也不想想，我若是欺侮了你的妻子，我还怎敢到来找你？她受了伤，还不由得我摆布吗？”牟世杰怔了一怔，但剑势仍是丝毫未缓，唰唰两剑，又刺过去，喝道：“小 贼，休得花言巧语，我不杀你，难洗今日之辱！”

牟世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段克邪所说的这层道理，他岂不能想到？但正因为他想到了，就更感到耻辱，感到妒恨！试想史朝英为什么要诬蔑段克邪？那还不是对他尚未能忘情？为了所求不遂，而对他反咬一口？牟世杰既不能抛开史朝英，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，那就不能不把段克邪置之死地了。

段克邪见牟世杰丝毫不肯听他分辩，招招都是杀手，也禁不住怒气勃发，喝道：“我铁大哥有封信给你，你先看了这封信再说！你若然不肯回头，定要与那妖女同走一路，那就随你划出道来。我定必舍命奉陪！”

段克邪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倒纵出三丈开外，避过了牟世杰的攻势，取出信来，左掌一拍，以劈空掌力，把那封信送到牟世杰面前，牟世杰瞧也不瞧，一招“八方风雨”使将出去，剑光浪涌，一翻一绞，把那封信绞成片片蝴蝶，随风飘散，“呸”的一声，冷笑说道：“铁摩勒说来说去，还不是那番酸臭不堪的道理，我根本就不用看，段克邪，念在往日一段情谊，你自刎了吧。免遭我乱剑分尸之苦！”

段克邪气得七窍生烟，喝道：“牟世杰，你知不知羞？应该自刎的是你！”牟世杰喝道：“你还要和我动手，好，那就来领死吧！”段克邪怒不可遏，一剑刺去，牟世杰反手一绞，段克邪脚步踉跄，竟被他牵动，险险中了一剑。

段克邪瞿然一惊，连忙沉住了气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牟世杰又是一招“大漠孤烟”刺来，剑直如矢，径指段克邪心头，段克邪横剑一封，使了一招“横云断峰”，　的一声，牟世杰的青钢剑损了一个小小缺口，两人身子都晃了一晃。牟世杰也吃了一惊，心道，“这小子功力倒是增长得快。”他们二人以前在金鸡岭争夺绿林盟主之时，曾较量过一次，那时段克邪要稍弱一筹，但他正在发育的年龄，内力却要比牟世杰增长得快，如今已差不多是半斤八两了。段克邪用的是把宝剑，在兵器上又稍稍占了一点便宜。激战中，牟世杰手下的十多个头目和一群黄衣人已经赶到。

牟世杰手下的好些头目都认得段克邪，见他们二人拔剑恶斗，不禁大惊，有个比较老成持重的上前劝道：“盟主息怒，再思而行。咱们与金鸡岭的铁寨主虽然不是同一个水井打水，毕竟还是道上同源。”又有个上来劝段克邪道：“段兄弟，你给盟主赔个罪吧，我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对不住盟主的事情，但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赔了罪，我们也好替你说话呀！”

段克邪怎肯陪罪？当下说道：“是牟世杰对不住我，那妖女血口喷人，他不容我分辩，就要将我置于死地，若要陪罪，是牟世杰先该向我认错。”段克邪究竟是年纪太轻，一时火起，不识轻重，就指摘起史朝英来，这一来等于把内里情由和盘托出，试想这种涉及闺阁私德之事岂可宣之于口？牟世

杰勃然大怒，却个发作，冷冷说道：“ 这是我和这小子两人之间的事情，你们就不必管了。扶桑岛的侍者留下，其他的人都回去吧。好好约束弟兄，不可私出军营。 ”心里则在暗暗盘算，迟早要把这几个听过段克邪言语的头目藉故杀掉。

那几个头目面面相觑，他们还不知道已犯了牟世杰的忌刻，埋下了祸胎，但牟世杰话说至此，段克邪又不知避忌，他们只怕越说下去，越难为情，既然调解不来，那也就不必再插口了。

那些头目拨转马头，回转军营，尚有八个黄衣人留下，分站八个方位。

牟世杰剑法骤变，使出了一路乱披风剑法，剑尖所指，都是段克邪下三路的要害穴道。他是顾忌段克邪的轻功太高，意欲刺伤他的双腿，免他逃跑。

段克邪手上的宝剑占了便宜，牟世杰的功力则稍胜少许。高手比剑，剑质的优劣，关系不大，有宝剑当然好些，却不能决定胜负。牟世杰这路剑法是扶桑岛不传之秘，使将出来，登时占了上风。

段克邪凭着卓绝的轻功，不断移形换位，剑随步转，步随身转，一口气避开了牟世杰的六六三十六剑，但牟世杰的青钢剑虽然刺不中他，他却也未能冲破牟世杰剑势的笼罩。段克邪看出对方的这路剑法乃是防备自己逃走，心头自是不禁怒火上升，决意要与牟世杰一拼。但双方各有所长，不知不觉，已是百招开外，兀是不分胜负，段克邪抬头一看，只见日影西移，已是将近黄昏时分，不由得蓦地一惊，“ 我与牟世杰厮拼，谁胜谁败，只怕最少也得千招开外，岂不误了与辛老前辈的约会？ ”随又想道，“ 牟世杰防我逃走，我就偏要先走了再说。何况这里是他地头，他虽然或许不好意思叫人帮手，但久战下去，总是我吃亏的了。今日我既是难以取胜，又何苦与他缠斗。 ”

但段克邪已在对方剑势笼罩之下，想要逃跑，却也不易。段克邪沉住了气，对牟世杰这路剑法，已摸到几分深浅，蓦地剑招一变，将剑抡圆，当作大刀来使，一招“ 雷电交轰 ”，搂头一劈，横扫两剑，一招两式，威猛无伦，牟世杰似是吃了一惊，果然给他迫退了两步。

段克邪这一招剑法，却并不是他本门的招数，则是从铁摩勒自创的伏魔剑法中脱胎出来的。当年铁摩勒与牟世杰争夺武林盟主之位，铁摩勒有意成全他的心愿，故意让了一招，其实铁摩勒那路剑法却是恰好可以将他克制的。铁摩勒的这路剑法，也并非就比段克邪的本门剑法精妙，而是因为他这路剑法，混合了刀剑之长，最为刚猛，加上铁摩勒深厚异常的内功，这才能发挥它的强大的威力的。要是内功及不上对方，这路剑法就难以克敌制胜了。段克邪久战不下，蓦地想起了铁摩勒当年所用的这路剑法，他自知功力还是稍稍不及于对方，但他用的是把宝剑，可以补这一点功力之不足，不妨一试。

高手比斗，宝剑虽不能决定胜负，但也不能不防。牟世杰忽地见他使出铁摩勒那路剑法中最威猛的一招，生怕长剑被他削断，而且他当年就是被这一招所克制的，本能的也有所顾忌，心中一怯，就给段克邪迫退了两步。其实段克邪虽然学会了这一招，却是从旁观中学来的，铁摩勒并未授他全套剑法，他这一招也还未能其中精髓，要是牟世杰不存怯意，段克邪那就未必能将他击退了。

段克邪一招奏效，脚尖一点，身形如箭，顿时脱出了牟世杰剑势可及的范围。但他身形未落，早已有两个黄衣人拦住他的去路，高声喝道：“ 小贼往哪里跑？ 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已是双剑齐出，向段克邪刺了过来。

段克邪身手何等矫捷，听得金刃劈风之声，脚尖微一沾地，已是一招“ 横

云断峰”，反手挥出。用意不在伤人，只想把对方的两柄长剑削断，冲开缺口。

哪知这两个黄衣人的本领大是不弱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只呼得“叮”的一声，一个黄衣人的剑尖轻轻和他的宝剑碰了一下，另一个黄衣人陡然使出险招，欺身进迫，一招“虚式分金”，剑尖已指到了他的膝盖。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，似是冒险，其实却是化解对方攻势的唯一高招。段克邪无暇运劲削断那黄衣人的长剑，身形一晃，飞起一脚，反踢第二个黄衣人的膝盖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顿时把那汉子迫退了两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牟世杰已然赶到，段克邪冷笑道：“牟世杰，今日我算是见识了你这位武林盟主的威风了，你还有多少人，何不叫他们齐上？”

牟世杰也冷笑道：“你不是说要和我决一雌雄，拼个生死的么？怎的未分胜负，你就要夹着尾巴逃了？他们只是代我留客而已，岂是以多为胜哉？来，来，来！你我再斗个三百招，只要你不逃跑，他们绝不对你动手。”

那两个黄衣人果然不再动手，并肩而立，双剑交叉，向段克邪微一躬身，同时说道：“请段小侠留驾！”段克邪气得七窍生烟，真想不顾一切，与牟世杰一拼，但想起辛芷菇之约，想起史若梅、聂隐娘都正在等着他回去，怒火迅即消散，冷静下来，心道，“铁大哥屡次告诫我临敌之际不可暴躁，我岂可中了这厮激将之计？”

段克邪趁着牟世杰将到未到之际，猛的转身，换了一个方向奔出，淡淡说道：“你要和我决个胜负，那就随我来吧！到那边山头比试去。”牟世杰笑道：“这里不就很好，何必另选地方？”

话犹未了，另外两个黄衣人又已挺剑刺来，高声叫道：“请留驾！”牟世杰这边的八个黄衣人分占八个方位，对段克邪采取大包围的形势，段克邪轻功再高，也要被他们堵住了。

段克邪冷笑道：“只怕你们未必留得住我！”默运玄功，力透剑尖，抡剑劈刺！那两个黄衣人双剑一封，三把剑便似胶着了似的，段克邪大喝一声，踏上两步，但那两个黄衣人虽然后退，手中的剑却并没移开，仍然苦苦挺住，不让段克邪闯过。此时双方已是以内力相拼，段克邪的内力若是不能压倒对方，纵有宝剑之利，也是难以将对方兵刃削断了。正是：

反脸成仇情义尽，恩将仇报最心伤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　喜有师兄来破阵　且擒祸首戏魔头

这八个黄衣人都是扶桑岛岛主的侍者，已得岛主牟沧浪的内功心法，论造诣虽然不及牟世杰之深，比段克邪也还比不上，但其中任何二人双剑联防，也足以与段克邪稍作周旋，一时三刻，不会落败。

段克邪把心一横，默运玄功，正要把对方的双剑震断，那两个黄衣人忽地冷笑说道：“ 段小侠好功夫！只不知你用扶桑岛的功夫杀了我们，却有何面目再见我们岛主？ ” 原来段克邪也曾得过扶桑岛岛主牟沧浪的指点，懂得他们这一路内功的秘窍，他急于破阵脱险，本能的就用上了最易破解对方防御的小无相神功，而小无相神功，正是扶桑岛内功的精华所在。

段克邪瞿然一惊，脸上登时发热。原来这小无相神功，十分霸道，用足了功力，对方的双剑不但要给震断，身体也必然要受严重的内伤。段克邪恨的只是牟世杰一人，甚至对牟世杰他也还不愿杀他，只是为牟世杰所迫，不能不和他拼命而已。这些黄衣人不过是扶桑岛的侍者，听命于牟世杰才和他作对的，他岂能以牟沧浪所传的内功伤了他们？

段克邪连忙收剑，但那两个黄衣人功力亦非泛泛，段克邪的内力可以收发随心，他们却不能立撤劲收势，就在双方一收一发之间，此消彼长，段克邪禁不住跄跄踉踉连退数步，险险跌倒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牟世杰又已赶到，“ 唰 ” 的一剑刺来，纵声笑道：“ 你逃是逃不了的，还是再来和我单打独斗吧，你有什么本领，尽管施展出来，即使你用的是我叔叔的功夫，我也决不笑你。 ”

段克邪大怒道：“ 我本门的功夫也不见得弱于你了。 ” 剑光一个盘旋，一招之间，遍袭牟世杰九处穴道，牟世杰横剑护身，只守不攻，双方的长剑，瞬息之间碰击了九下，快得难以形容，正因是一掠即过，牟世杰的青钢剑并没受伤。牟世杰又笑道：“ 袁公剑法的刺穴功夫果然神妙，可惜你要想伤我，也还是不能。 ”

段克邪又是焦急，又是气怒，他的功力本来就比牟世杰略逊一筹，一轮狂攻之下，内力就消耗得更多了。牟世杰蓦地喝道：“ 你不能伤我，对不住，我可要伤你了！ ” 一招 “ 星汉浮槎 ”，剑光如浪，横卷过来，段克邪气衰力竭，抵挡不住，只听得 “ 嗤 ” 的一声，段克邪的衣襟已是被他一剑穿过，胯骨给剑尖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。

牟世杰正要连下杀手，忽听得一个十分刺耳的声音骂道：“ 岂有此理，牟世杰，你敢欺负我的师弟！ ”

牟世杰大吃一惊，只见一团白影，来得迅速之极，虽然看不清楚来人面貌，但如此快如闪电的身法，当今之世，除了空空儿还有谁人？

扶桑岛那八个侍者初到中原，见了空空儿的来势，虽是吃惊，却还未知道他的真正厉害，空空儿从西北角闯入，把关的正是刚才和段克邪比拼内力的那两个黄衣人，这两人在同伴之中功力较高，一觉微风飒然，立即双剑齐出，用的也正是刚才堵截段克邪的那招剑法。

空空儿一声长啸，只见青光疾闪，铮铮两声，那两个人手中的青钢剑已是断成四截！这倒不是空空儿的内功胜过段克邪许多，而是他出手比段克邪更快，高手比剑只差毫厘，那两人双剑尚未合壁，内力也还未能十足发挥，已是给空空儿一举削断了！

空空儿笑道：“ 瞧清楚没有，这可不是你们扶桑岛的功夫！ ” 那两人兵

刃被削，大惊奔跑，只觉头顶一片沁凉，见空空儿没向他们追来，这才敢用手去摸，原来一大片头发也都给空空儿削光了。

空空儿笑声未歇，青光一闪，又已到了牟世杰身前，冷笑说道：“你敢小觑我本门剑法？”剑锋一颤，抖起了九点寒星，也是在一招之间，同时刺向牟世杰的九处穴道，但比起段克邪刚才所使的同样一招，剑势却是更为凌厉，更为迅捷了。

牟世杰横剑一封，他的扶桑岛剑法也确是有独到之处，剑光一起，伊如玉带围腰，防御得风雨不透，叮叮之声，宛如繁弦急奏，瞬息之间，双方接触了九下。牟世杰虎口一阵阵酸麻，但空空儿那急如风雨的剑点。却也没有点中他的穴道。

牟世杰刚自喘过口气，哪知空空儿这么厉害的刺穴杀手还只是陪衬的虚招，他剑势未收，趁着牟世杰给他攻得脚步有点歪斜的时候，陡然间已又是一掌拍出，峭声斥道：“牟世杰，你胆敢欺侮我的师弟，须得吃我一记耳光！”

段克邪心里暗笑，“辛芷姑最爱打人耳光，大师兄受了她的黛陶，也学起她的作风来了。”他见大师兄已然出手，自己已不便再出剑助攻，便悄悄的闪过一边。

牟世杰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空空儿这一掌来得太快，他本来无法闪躲，但恰巧段克邪在这时候闪过一边，牟世杰迅即一个倒纵，从段克邪原来所站的方位越过，同时另外两个黄衣人的双剑也已刺到了空空儿背后。

饶是牟世杰闪避得宜，也被空空儿的掌锋沾上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牟世杰衣裳被撕裂了一大幅，皮肉也受到抓伤，火辣辣的作痛，但那一掌之辱，却是侥幸避过去了。

那两个黄衣人的剑尖刺到了空空儿背后，空空儿一个。“滑步回身”，剑尖差了半寸，刺不着他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空空儿已是反手一剑，将那两个黄衣人的双剑荡开，这一回他是因为正在追击牟世杰，回身反手发剑，所以只是将那两个黄衣人的双剑荡开，而未能将之削断。

牟世杰又惊又怒，一声长啸，那八个黄衣人各自退回原来方位，却缩小了圈子，意图把空空儿、段克邪困在阵中。

空空儿眼光一瞥，见段克邪衣裳一片鲜红，显是已受了伤。空空儿惯经阵仗，思虑周详，虽是在愤怒之中，也还保持几分冷静，心里想道：“段师弟已受了伤，这里又是牟世杰的地头，不宜恋战。这八个黄衣人本领不弱，若是待得他们阵势合围，那就不容易走了。”

这八个黄衣人是按着诸葛武侯的“八阵图”遗法，各自占据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死、景、惊、开八个方位，布好阵势，若是给它合围，饶是空空儿武功卓绝，只怕也难免两败俱伤。

空空儿不懂阵法，但他经验丰富，智计过人，当下叫道：“师弟，跟着我来！”身形一起，便向着牟世杰追去。牟世杰惊魂未定，焉敢接战，连忙躲入“生门”，正要发动阵势，空空儿已是如影随形，跟踪追到；牟世杰转入“开门”，‘伤门”、“死门”那两个黄衣人从两侧袭来，想引空空儿陷入阵中，空空儿却不上当，出手如电，只一剑就把守着“生门”那个侍者兵刃削断，攻开了缺口，段克邪也跟着闯出阵了。

两人施展绝顶轻功，不过一炷香时刻，已是把牟世杰的大军远远甩在背后，走上了一个山头，这时已是红日沉西，暮色四合之际，空空儿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你的伤怎么样？”

段克邪胯上中剑，受的只是外伤，流血虽然不少，却无大碍。段克邪敷上了金创药，说道：“只是伤着一点皮肉。”空空儿道：“好，再待一会，待到天黑之后，我和你夜闯军营，取牟世杰的首级！”段克邪道：“牟世杰这笔帐以后再算。现下有一件紧要的事情，非得师兄你立即就去不可！”空空儿皱眉道：“还有何事紧要得过取牟世杰的首级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辛老前辈在等着你。”空空儿道：“哦，是辛芷姑？”忽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和芷姑已订了婚，你可以称她师嫂了，不瞒你说，我就是为了和她约好了在吐谷堡会面，这才赶来的。敢情你已见着她了，我知道她在等我，但反正我已经到了，迟早总可以见着，就让她多等一会儿吧，且待我先取了牟世杰的首级，给你出一口气。”空空儿四十多岁方始订婚，段克邪是第一个听到他喜讯的人，空空儿在说出他订婚喜讯的时候，心里又是得意，又是害羞，他不愿意给师弟认为他心里只有妻子，所以坚持要先给师弟报仇，然后再去会辛芷姑。

段克邪连忙说道：“师兄，我还未说得清楚，辛……师嫂她现在有难，她等你不是普通的会面，是等你前去救她！”空空儿睁大了双眼，诧道：“她碰到了什么危难？是谁敢去惹她？她自己应付不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是灵鹫上人。他们约好了今晚比武，就在那边那座山头的一个破庙里。”空空儿道：“哦，原来是这个老怪。这老怪二十年来未下过灵鹫峰，芷姑怎的和他结了怨了？”原来辛芷姑一生杀人不计其数，她和灵鹫上人大弟子所结的梁子，一直未曾向空空儿提起，这也是因为她心高气傲，自恃太高，她结下的仇家，她就要自己对付，不愿倚仗空空儿的势力，给旁人笑话。

段克邪道：“我也不很清楚，大约是因为青冥子而起，聂隐娘在吐谷堡见到青冥于率领几十个同门师弟围攻辛老……辛师嫂。”空空儿知青冥子的为人，怒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一定是青冥子有眼不识泰山，曾对你师嫂无礼。”

段克邪抬头一看，只见月亮也已经升起来了，连忙说道：“不好，只怕这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。”空空儿道：“好，咱们现在就去，一边走，一面说吧。吐谷堡里是怎么回事？牟世杰又何以撤出堡外，他和你又是怎么一回事情？师弟，你也不必太过着急，芷姑，她或许打不过那灵鹫老怪，但最少也可以斗个三两百招！”

他们两师兄弟都是一身卓绝的轻功，边走边说，并不影响速度，空空儿听得精精儿也曾助青冥子为虐，勃然大怒，说道：“这回我拿着了他，可不能再饶他了，我要抽他的筋，剥他的皮！”再过一会，又听到了灵鹫上人赠药之事，却不禁叹了口气，叫道：“糟了，糟了！”

段克邪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糟了？”空空儿道：“芷姑的倔强脾气，我是知道的，即使没有赠药之事，她也不肯要我帮忙的，如今她又接受对方之赠，按照江湖规矩，我是再也不能插手的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管它什么江湖规矩！”空空儿沉吟不语，半晌说道：“且待到了再说吧。”要知以空空儿的身份、威名，那是决不能让人闲话的，所以段克邪可以蔑视江湖规矩，他却不能。

两人到了山下，抬头一看，月近中天，已将是三更时分，空空儿道：“他们的比武时刻何时开始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昨晚灵鹫上人离开的时候，就是今晚同样的时间前来，那时大约是二更时分。”空空儿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他们交手至多也不过一个时辰，芷姑料想还不至于落败。”

哪知话犹未了，忽听得山顶有人纵声笑道：“好呀，送死的人来了！”

登时轰隆隆的大石滚下的声音，如雷震耳，山顶上人影绰绰，竟不知有多少人埋伏其间，把大大小小的石头推下来，有的从空中落下，有的从山坡上滚来。

空空儿大怒道：“好呀，用这等卑鄙的手段，就想阻得了我么？”当下施展绝顶轻功，腾挪闪展，满山坡奔腾飞舞的石头，一个也打他不中。不过，由于他要东闪西躲，却也给阻延了不少时候。段克邪受了剑伤，纵跃的功夫稍受影响，有几次险被打中，但他内功仍在，来不及闪躲的石头，他就用劈空拳打落。

空空儿上到半山，拾起几颗石子，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们也接接我的！”石子从他手中弹出，变成威力奇大的暗器，山上登时响起了惨厉的呼叫，已是有几个给他打中，滚下山来，未给打中的也纷纷走避，山头上黑绰绰的人影，也登时散乱了。

空空儿掷石对攻，压下了对方的凶焰，那些人顾得走避，就顾不得再把石头滚下，空空儿与段克邪减少了威胁，上山的速度大大增强，不过片刻，就在空空儿大笑声中，跃登山顶。

那些人早已四散奔逃，段克邪忽地指着一个背影叫道：“这厮就是青冥子了！”原来在山上伏击的这些人，正是青冥子率领的一众同门，灵鹫上人以武林宗师的身份，与辛芷姑订下比武之约，当然不许弟子们私下寻仇，但青冥子却阳奉阴违，虽然不敢进那庙门，却一直派有人在山上监视。

青冥子一众占据山头，居高临下，推石伤人，自以为万无一失，哪知却碰上了个轻功卓绝，本领非凡的空空儿，乱石如雨，连空空儿的一根汗毛都没碰着，反而给他伤了许多人，待到空空儿抢上山头，青冥子这一干人哪里还敢应战，当然是慌不迭的逃走，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了。

空空儿得段克邪给他指出了青冥子，还焉能容他逃走？脚尖一点，至时如箭离弦，只是几个起伏，就追上了青冥子，青冥子是灵鹫上人的首徒，武功原也不弱，情急拼命，“唰”的便是反手一剑。但他武功虽然不弱，与空空儿相比，那还是差得太远，空空儿根本不屑拔剑，只是一招“空手入白刃”的招数，就把他的青钢剑夺了过来，再一抓抓着了他的琵琶骨。青冥子吓得魂魄不齐，慌忙叫道：“看我师父份上，饶了我吧。”

空空儿哈哈笑道：“灵鹫上人也是一派宗师，怎的有你这个不要脸的弟子？我最恨贪生怕死之辈，你向我求情，我偏要杀了你！”五指略为收紧，青冥子已是禁受不起，杀猪般的大叫起来。空空儿蓦地心头一动，想到了一个主意，把指头放松，笑道：“瞧你这么可怜，饶你这条狗命也未尝不可。但你可得听我的话。”青冥子还怎敢不依，连忙说道：“但凭你老吩咐。”空空儿道：“好，那就随我走吧！”似捉小鸡似的，将他一把提起，向前飞跑。他捉到了青冥子，其他的人，便不再理会了。

到那座破庙，还要翻过一个山头，他们因受青冥子掷石之阻，这时已过了三更时分，空空儿虽然心里有了主意，却不知辛芷姑在二更动手，是否此时还能支持？心中忐忑不宁，只好加快脚步。

段克邪这次下山，两桩事情，都没有办好。方辟符没找着，给铁摩勒送信，又落得个毫无结果，反而和牟世杰添了新仇。虽然也有个意外的收获，碰见了大师兄，可望给辛芷姑解困，但他本身也遭遇了史朝英给他加上的意外麻烦，尽管他光明磊落，无愧于心，但总是违背了史若梅的叮嘱，又一次的和史朝英有了牵连。“我迟迟不见归来，梅妹一定是望眼欲穿了。唉，不

知她能不能谅解我的心迹？”

段克邪哪里知道，这个时候，在那破庙之中，不但是辛芷姑身处险境，史若梅也有了性命之忧，正在盼他回去搭救，当真乃是望眼欲穿。

辛芷姑服了灵鹫上人解药，经过一日一夜的调治，已是恢复如初，聂、史二女，稍稍宽心，但等到黄昏日落，仍是未见段克邪回来，史若梅的忧虑不必说了，聂隐娘还多了一重牵挂方辟符的心事，心里更是愁烦。

转眼已是夜幕下降，月上梢头，辛芷姑望着月影逐渐西移，约会时刻将到，饶她本来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但想到对方是邪派中第一高手，心绪也自惴惴不宁。

三人正在各怀心事，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哈哈笑道：“辛芷姑，你果然没有失约，还在这儿！”辛芷姑傲然说道：“我只怕你这老怪不来，使我失了报答的机会。”

灵鹫上人在大笑声中踏进庙中，只他孤身一人，并无门人随侍。灵鹫上人望了辛芷姑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如今已是痊愈了，败在老夫掌下，那可是再无怨辞的了。老夫有言在先，我赠药与你，只是为了不想占你的便宜，让你死而无怨。你不必说什么报答的话。”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你可知道我要怎样报答于你？”灵鹫上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还能有什么报答？请说！”

辛芷姑道：“你赠药的这番心意，我已深知，我总算是领了你的情，岂能不报答你的好意？等下比武，我决不能叫你失望，让你输在我的剑下，也输得甘心！我也有言在先，我剑下绝不留情，决不隐瞒一手，算是报答你看得起我！但我却可饶你一次不死，等你养伤好后，你若是还要再比，那时再取你的性命。这样的报答，对得住你了吧？”

灵鹫上人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然不愧你这‘无情剑，的称号！剑底不让人，嘴巴也不让人。好，好，好！老夫正是要你施展平生绝技，但只怕你的剑伤得了别人，却伤不了老夫。你还有什么后事要交待的，趁早交待吧！”辛芷姑道：“谁胜谁败，谁死谁生，走着瞧吧！你的弟子没有随来，你的后事想已交代好了？那就请吧！”

辛芷姑处处与他针锋相对，一句也不饶让，灵鹫上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昨晚那个姓段的少年哪里去了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你是约我单打独斗，与那姓段的有何相干？”灵鹫上人笑道：“这少年武功倒很是不错，有几招剑法足以与当世高手抗衡。不错，我是要与你分个强存弱亡，但却无意禁止你邀请帮手。在我这方面，我当然是单打独斗，决不要人助拳；在你这方面，倘有助手，是并肩齐上也好，是车轮战也好，我都一样欢迎。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一个门人也不带来，那正是为了免得你们心慌的缘故。但我却颇有意思再试一试那少年的武功呢。”

辛芷姑心道，“这老怪倒是和我同样骄傲。”当下冷笑道：“以众凌寡，这是你们灵鹫派的门风，我辛芷姑平生都是独往独来，岂能学你灵鹫派的模样？你要试那少年的武功，还是过了今晚再说吧。”

灵鹫上人给她一顿奚落，禁不住面色铁青，说道：“我的门人弟子，算来是你晚辈，他们围攻你固是不该，你胜他们也不见得有何光彩。再说，要不是你心狠手辣，他们也不会围攻你。你杀了我这许多弟子，即使他们曾经对你有所冒犯，也总是你的不是了！”辛芷姑冷冷说道：“你这些宝贝弟子的行为，我不屑和你多说！反正今晚是胜者为强，咱们也大可不必多费功夫理论！你的弟子，我已杀了，你要报仇，那就上来吧！”灵鹫上人大怒道：

“好，你杀了我二十三名弟子，对不住，我可要借你的无情剑，在你身上戳二十三个透明窟窿！”

辛芷姑唰的拔出宝剑，冷笑说道：“有本领就拿去吧。请啊！”灵鹫上人虽是动了怒气，却也不肯有失武学大师的身份，纵声笑道：“辛芷姑，你我辈份虽是相同，我总是比你多活了二十年，岂能占你的便宜？我让你三招！”

辛芷姑宝剑扬空一闪，唰唰唰连刺三剑，三剑都是刺向虚空之处，根本就不是对着灵鹫上人，三剑刺过，冷笑说道：“你要我敬老尊贤，我己遵命出了三招，现在该轮到我看你的本领了！”说是遵命让招，实则形同戏耍。

灵鹫上人怒不可遏，一声喝道：“辛芷姑，你有多大道行，胆敢戏弄于我？”长袖一展，倏的就向辛芷姑卷来，袖角竟然使出剑术的招数，径向辛芷姑的虎口削下！灵鹫上人的内功非同小可，长袖一展，劲风飒然，若是当真给他削中，只怕未必逊于刀剑。

辛芷姑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青钢剑扬空一闪，一招“流星赶月”，剑尖晃动，抖出了三朵剑花，左刺“白海穴”，右刺“天突穴”，中刺“漩玑穴”，这三处穴道在人身胸腹之间，联成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，一般的以剑刺穴，即使是空空儿那等上乘的袁公剑法，所刺的穴道，也都是在一条直线或一条斜线上的，如今辛芷姑这一剑刺出，虽然还及不上空空儿一招九式，连刺九处穴道的快捷无伦，但剑势飘忽莫测，似左似右似中，叫人无可捉摸，那奇诡变幻，却似还在袁公剑法之上。

灵鹫上人也不由得赞了一声：“好剑法！”长袖一拂，把辛芷姑左右两路的剑点荡歪，但中路的剑点却已落到灵鹫上人身上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辛芷姑的剑尖在对方的衣裳上划过，只留下一道淡淡的剑痕，连衣裳也未划破！原来在这瞬息之间，灵鹫上人已是运用上乘内功，吞胸吸腹，身躯陡地移后半寸，辛芷姑的剑尖只是沾着他的衣裳，劲力还未能透入他的穴道，已被他轻描淡写的化解开了。

辛芷姑吃了一惊，连忙收剑变招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灵鹫上人已是一招“春云乍展”，袖中夹掌，向辛芷姑拂来，辛芷姑身形一飘一闪，避得恰到好处，没有给他打着。但虽然没给打中，掌风拂过，辛芷姑的脸庞也觉火辣辣作痛。

这么一来，双方都暗暗吃惊，不敢轻敌。灵鹫上人功力稍胜一筹，抱定了个“稳中求胜”的主意，着着抢攻，但却非躁进，方圆三丈之内，都在他掌力笼罩之下，辛芷姑剑招不论向哪一个方位刺来，都给他掌力荡开。

辛芷姑暗叫“不妙”！情如自己不及对方能耐久战，倏地剑法骤变，意在剑先，虚虚实实，每一招都暗藏着几个变化；灵鹫上人只觉周围剑风飒飒，人影幢幢，就似有十几口明晃晃的利剑，同时向他攻来一般。灵鹫上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仗着几十年功力，紧紧封闭门户。辛芷姑剑尖指向之处，处处都似碰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，攻不进灵鹫上人周围三尺之内。

灵鹫上人暮地喝道：“技只此么？”掌力一发，转守为攻，风声呼呼，严如排山倒海而来，震得辛芷姑的身子便似一时轻舟似的，在风浪中飘摇不定！辛芷姑杀得性起，剑招再变，一声笑道：“你也是技只此么？”身形一起，左手又多了一柄拂尘，尘剑兼施，时而凌空高蹈，宛如鹰隼飞天，时而贴地平铺，宛如蝶舞飞影。奇招妙着，层出不穷，登时又把灵骛上人的攻势阻遏了。

辛芷姑不但剑法精奇，她的“天罡拂尘三十六式，，也是武学一绝，经过她内功运用，一抖开来，万缕千丝，都似利针一般，可以刺向敌人穴道，收束之时，又可以当作判官笔使用，敲、点、刺、戳，无不得心应手。

灵鹫上人凝神应付，大袖飞扬，把尘尾拂得随风飘散，袖中拢指，指尖都未外露，已有缕缕寒风，自袖中弹出。辛芷姑蓦地打了一个寒颤，原来灵鹫上人施展的乃是邪派中一门极厉害的功夫，名为“玄阴指”，专以阴寒之气，袭人穴道。

指风袭穴，比辛芷姑的拂尘刺穴，更难应付。要知内功深湛之士，多能闭穴，即使被敌人点中穴道，也自然能够生出反应，立即闭了穴道，并无大碍。但闭穴只能使用一时，若是时间长了，真气逆行，便要受到内伤。如今灵鹫上人的指风不断袭来，辛芷姑暂时可以应付，久战下去，却总不能长期闭穴，定要大大吃亏。

辛芷姑吸了口气，喝道：“好呀，我与你这老怪拼了！”拂尘飞舞，剑气纵横，使到疾处，竟如织了一面光网，把灵鹫上人的身形笼罩在光网之下。灵鹫上人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“这妖女号称‘无情剑’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！”

这一场恶战，直看得聂隐娘与史若梅动魄惊心，结舌瞠目。她们已躲到庙角，身上兀是感到刺骨侵肤的寒气，史若梅运气御寒，看了一会，悄声说道：“这老怪虽然厉害，我看辛老前辈可以胜他。”这时正是辛芷姑全力反击，攻击最盛的时候。

聂隐娘经验较为丰富，却已看出辛芷姑有点不妙，正想说道：“我看未必。”话未出口，只见辛芷姑的剑法果然已是渐渐缓慢下来，似乎受了阻滞，招数发出，每每力不从心。原来辛芷姑因为不能长时间闭穴，过了不多一会，就要换气一次，在换气之时，穴道不能封闭，灵鹫上人弹指所发的阴寒之气，便立即乘虚袭人。辛芷姑内功深湛，寒气侵入，十之七八，在瞬息之间，便给她默运玄功，将之炼化。但究竟不能完全消除，寒气侵入多了，总是受到影响。

史若梅埋怨道：“真是令人急死了，克邪怎的还不回来。”语音方落，忽听得外面似有脚步声响，史若梅又惊又喜，只道是段克邪回来，连忙伸长脖子。

只听得一个十分刺耳的声音哈哈笑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你这两个小丫头随我走吧。”来的不是段克邪，却是精精儿。他正是因为知道了段克邪已经下山，尚未回来，这才放胆到此，意欲捉拿聂、史二女，去巴结牟世杰的。

笑声未歇，精精儿已踏进了庙门，身形一闪，倏的从辛芷姑身旁掠过，就到了聂、史二女面前，剑刺指戳，以闪电般的手法，同时对她们二人发动了攻击。

精精儿曾经和聂隐娘交过手，知她武功颇是不弱，故而以右手的金精短剑去对付她；左手则骄指如戟，以指代剑，戳史若梅的穴道。精精儿的剑法能在一招之内，同时刺敌人的七处穴道，以手指点穴，虽然也很神妙，但究竟不及剑法的威力之大。精精儿只道史若梅较易应付，哪知史若梅这一个月来与段克邪朝夕相处，武功大有进益，与聂隐娘已是伯仲之间，一觉微风飒然，立即辨明方位，剑锋一立，正好挡着精精儿的手指，精精儿改戳为弹，“ ”的一声，弹开她的青钢剑，这一弹用了他的七分内力，剑招的威力相应减弱，给聂隐娘用了一招轻灵的剑法解了。

辛芷姑忽地冷笑说道：“灵鹫老怪，你是约我单打独斗的不是？我本来也无意禁你约人助阵，但你却何必说得那么嘴响，说是怕我多疑、连门人弟子都不许他们一个踏进此庙？”灵鹫上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位精精道友，他是空空儿的师弟，难道你还不认得他？你怎的胡扯一通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不错，这小猴儿并非你的门人弟子，他也济不了什么事，但究竟要比你的弟子辈高强一些。哼，要不是你约他来的，他有胆量敢踏进这个庙门？”

精精儿正要追拿二女，听得此言，只好停下手来，连忙说道：“灵鹫前辈，请容禀告。我因和这两个丫头有点小小的过节，待到明天，只怕她们走了，故而无奈来到此间，与她们趁早作个了结。我拿了她们就走，决不敢打搅你们。”精精儿不惜自贬身份，对灵鹫上人口口声声称为“前辈”，当然是希望灵鹫上人即使不来助他，至少也不要干涉他。

哪知灵鹫上人不想干涉，辛芷姑却迫得他不能不出手干涉。灵鹫上人道：“辛芷姑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他们有他们的过节，咱们有咱们的过节，彼此各不相干，我怎可以禁止精精儿来此？”辛芷姑道：“这么说，这小猴儿当真不是你约他来的了？”灵鹫上人怒道：“当然不是！我岂能约人助拳？你休得节外生枝，看掌！”一掌拍出，辛芷姑却不接它，倏的一个转身，剑光一闪，已是朝着精精儿刺去，冷冷说道：“我不喜欢有人扰局，这小猴儿既不是你约他来的，我可就要赶他出去了！”

精精儿想不到辛芷姑竟敢在灵鹫上人掌力笼罩之下，腾出手来，向自己攻击，大吃一惊，慌忙招架。灵鹫上人见辛芷姑已经和精精儿交上了手，以他的身份，岂能和精精儿联手夹攻，给辛芷姑笑话？只好立即收了掌力，把业已攻到辛芷姑背后的一招硬生生的撤了回来。

这正是辛芷姑一举两得之计，她早已料定灵鹫上人要顾住身份，决不至于对自己夹攻。这么一来，她既可以替聂、史二女解除危险，又可以趁这机会，调匀呼吸，消灭灵鹫上人以玄阴指力侵入她体内的阴寒之气。要知精精儿虽然也算得是武林中的一流人物，但内功造诣，远远不能与灵鹫上人比拟，辛芷姑和他交手，根本无须消耗内力，自是可以从容喘息了。

辛芷姑一面默运玄功，驱除体中寒气，手底仍是丝毫不缓。只听得叮之声，不绝于耳，瞬息之间，两人已以上乘剑法，拆了二十余招。辛芷姑剑法奇幻莫测，精精儿的袁公剑法虽也不弱，但未曾练到最高境界，终逊于她。当日在长安的大校场上比武之时，辛芷姑剑不出鞘，只凭一双肉掌，尚自打了精精儿一记耳光，何况她如今是尘剑兼施，精精儿还怎能是她敌手？还幸他轻功较高，而辛芷姑又要用大部分的精神运功驱毒，精精儿以腾挪闪展的灵巧身法勉力周旋，这才能暂时对付。但二十招一过，亦已是气喘汗下，险象环生。精精儿又不甘心就此退出，眼巴巴的望着灵鹫上人相助，灵鹫上人偏又不肯过来，弄得精精儿狼狈之极！

眼看辛芷姑唰的一剑，就要刺到精精儿身上，灵鹫上人忽地大袖一展，将辛芷姑的剑点拂歪，左手一勾，一推一送，就把精精儿推出了门外。

辛芷姑冷笑道：“好呀，你们就并肩上吧。”灵鹫上人沉着脸道：“你不是要和我单打独斗吗？好，现在可没人搅局了！”随即朗声说道：“精精道友，请你另选地方，走得远些！你和这两个女娃子有梁子，我决不偏袒任何一方。”

灵鹫上人虽是给精精儿解了一招，但却也把精精儿推出了门外，辛芷姑自是无话可说。当下便道：“好，那咱们就再来吧！”灵鹫上人却并不向她

发掌，倏的一个转身，就到聂、史二女身旁。辛芷姑大惊道：“灵鹫老怪，你干什么？你欺侮小辈，要不要脸？”人还未到，话犹未了，只见灵鹫上人两只长袖倏地挥出，己把聂、史二女卷了起来，掷出了门外！灵鹫上人冷冷说道：“我说过不偏袒他们任何一方，我经然令精精儿离开，当然也不能让这两个娃娃留在这里！”

灵鹫上人的确没有伤及她们二人，他用的是一股巧劲，长袖轻舒，一粘一送，就将她们掷出了庙门，连头发也没有掉下一根。

辛芷姑待要出去，灵鹫上人早已堵住门口，冷笑说道：“如今没人扰局了，你还有什么藉口？要想逃跑，那可不成！”辛芷姑怒道：“你也还没有赢得我一招半式，胆敢口出狂言！”唰的一剑，便刺过去，与灵鹫上人再度展开恶斗。她无法照顾聂、史二女，生怕他们在外面遭了精精儿的毒手，心有所虑，更处下风。但幸而她已把阴寒之气化汗蒸发，排出体外，等于休息过后，再与灵鹫上人作战，所以虽处下风，暂时之间，却还可以勉强周旋。

精精儿正自垂头丧气，忽听得背后声响，却原来正是聂、史二女被灵鹫上人掷了出来，刚刚落地。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原来你们也被赶出来了么？哈哈，这回可没人庇护你了！”身形一起，倏的就越过了她们的头顶，背向庙门，防止她们再跑进里面，立即剑掌兼施，向二女连下杀手。庙里庙外，五个人分成两起，同时展开了恶战。

聂隐娘情知精精儿轻功远胜她们，要想逃跑，那是决计跑不了的，倒不如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与精精儿一拼。当下凝神沉气，反而镇定下来，与史若梅并肩一立，两柄剑吞吐抽撤，左右盘旋，紧紧封闭了门户，抵御精精儿的猛攻。

她们二人功力都已比从前大大增长,新近又都练成了妙慧神尼所授的‘飞花逐蝶剑法”，双剑合璧，轻灵翔动，配合得妙到毫颠。精精儿虽有在一招之内，连刺对方七处穴道的奇能，但要在急切之间，突破她们的防御，却也还不能够。

但她们的功力虽有增长，精精儿的功力毕竟还是比她们深厚得多，一见不能速战速决，立即改变战略，以重手法运剑攻击，消耗她们的内力。

聂、史二人防御谨严，剑法也极尽轻灵翔动之妙，但总是不能避免和精精儿的短剑相碰，每次碰击，她们的虎口都要感到一阵酸麻，时候一长，她们的内力也就一分分的消耗。聂隐娘微微好些，亦已香汗淋漓；史若梅功力较弱，更是觉得目眩头晕，气喘心跳，剑招使出，已是力不从心，乱了章法。

精精儿观个真切，用力一击，“　”的一声，史若梅的青钢剑脱手飞出。精精儿立即欺身直进，五指如钩，一爪就向着她的琵琶骨径抓下来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个声音，就似利锥一般，倏的刺进了精精儿的耳鼓，是空空儿在厉声喝骂：“果然又是你这孽障在此生事！岂有此理，这一次我可不能轻饶你了，我要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！”

空空儿还隔着一个山头，他是用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斥骂精精儿的，本来他还隔着一个山头，即使捷如飞鸟，也不能说到便到，精精儿大有余暇可以捏碎史若梅的琵琶骨，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弄她残废，将她活擒，可是精精儿生平最怕的就是这位大师兄，空空儿功力深厚，虽是隔着一个山头，这么一喝，也似在他耳边响起一个响雷，精精儿心胆皆寒，手一颤便失了准头，抓了个空，史若梅已是斜窜出一丈开外，聂隐娘也已是一剑刺来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空空儿与段克邪又近了许多，精精儿见除了师兄之外，

还有段克邪也来了，哪里还敢恋战？慌忙一个筋斗，闪开聂隐娘这剑，落下山坡，如飞逃跑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史若梅脚步还未站稳，段克邪与空空儿已经赶到，段克邪将史若梅一把扶着，连忙问道：“梅妹，你，你怎么啦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好好一件衣服，给这猢狲撕去了一幅，却没有伤着我。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方师兄呢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方师兄还未找着，我，我……”聂隐娘忙道：“这些事以后再说，你们快进去吧，辛老前辈可危险得很呢！”

空空儿虽然痛恨精精儿这不肖的师弟，但比较起来，救助辛芷姑却要比捉拿师弟更紧要了。何况他挟着一个俘虏。在一时三刻之内，也未必追得上精精儿。

空空儿武学深湛，一听里面厮杀之声，掌风呼呼，金铁铮鸣，已听出辛芷姑落在下风，甚是不妙。当下便立即抓着青冥子的颈背，像捉着一个小偷似的将他押进庙去。段克邪刚刚举步，空空儿却忽地回头，悄声说道：“你们不必跟我进去，我自有妙法对付这个老怪。”段克邪正愁师兄拘泥武林规矩，不肯出手，一听他已有了办法，那辛芷姑当然无忧，而自己也无须急了。

辛芷站正自感到难以支持，忽听得空空儿的声音，精神陡振，灵鹫上人却不禁心头一凛，但却装作傲然无惧的神气，冷笑说道：“辛芷姑，你的援兵来了，你要歇一歇么？我不怕你们车轮战。”话犹未了。空空儿已押着青冥子进了庙门，大笑说道：“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可是你们灵鹫派的大弟子！我和贵派的弟子观战来了，你何用惊惶？”正是：

剑掌争雄犹未决，妙手空空天外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妙计惩凶助情侣　仁心纵敌劝元戎

辛芷姑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，双方各有一人观战，公平得很，公平得很，正好来作见证，谁胜谁败，可都不能赖了。咄，你们给我到角落里好好坐着，免得受了误伤。”空空儿道：“是，我们做证人的当然是袖手旁观。”

青冥子见了师父，又是羞愧，又含希望，放声叫道：“师父救我！”刚叫得一声。空空儿已是在他琵琶骨上轻轻一捏，只用了两成力道，青冥子杀猪般的大叫起来。空空儿道：“你乱吵什么？你懂不懂武林规矩？你师父正在这里与人比武，你怎可以大呼小叫的分他的神？给我乖乖的过那边坐着吧！”

灵鹫上人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空空儿你为何欺侮我的徒弟？”空空儿把青冥子往地上一顿，淡淡说道：“你可知道你这宝贝弟子干了些什么事情？我本来怕你动气，想等你比武过后再告诉你的。但你既指责我欺侮你的弟子，我可不能不分辩了。青冥子，你自己说出来，是你们灵鹫派的门人以众凌寡，还是我空空儿以大欺小，无端端的羞辱了你？哼，你说不说？”

空空儿中指在他背心轻轻一戳，青冥子登时觉得如有千百根利针，插进他的各处关节穴道，又痛又痒，惨过任何毒刑，他还盼望师父救他，想充好汉，可是他师父正在与辛芷姑激战之中，又焉能腾出手来相救？何况灵鹫上人也知空空儿的本领在辛芷姑之上，他正猜疑这是空空儿故意布下的圈套，他若先行攻击空空儿，只怕空空儿正是求之不得！因为那就是他先破坏了比武的规矩，可怪不得空空儿反击了。他在恶斗一场之后，再斗空空儿，那就只是自讨苦吃而已。

但灵鹫上人也是一派掌门，武学大师的身份，一向又骄傲惯了，眼见心爱的首徒被人侮辱，这口气又如何咽得下去？正在他踌躇未决之际，他那宝贝首徒已是禁受不起煎熬，哀声叫道：“空空前辈，我说，我说，是我不对，饶了我吧！”空空儿道：“跪下来说！你既有悔悟之心，我也可从轻发落，但你必须痛责自己，否则怎能表示你悔悟之诚？”衣袖在他腿弯轻轻一拂，青冥子双腿酸麻，不由自己的“卜通”跪下，这时他所受的痛苦越发厉害，体中如有无数小蛇乱吃乱咬，只求能够稍减刑罚，哪里还敢硬充好汉，连忙叫道：“是，是我大错特错，我不该纠集门人，想害你与段小侠的性命，我是混蛋，我是混蛋！求你老大人不计小人之过，松松刑吧！”

灵鹫上人见他的衣钵传人、掌门弟子如此不争气，几乎气得发昏，正要不顾一切，冲过去和空空儿拼命，辛芷姑忽地喝道：“灵鹫老怪，留心接招！”唰的一剑，剑光荡起几个圆圈，便似波浪般一圈接着一圈，向灵鹫上人当头套下，这一招名为“三环套月”，招里藏招，式中套式，神奇奥妙，凌厉非常，若是当真给她剑光圈住头颅，焉能还有命在？灵鹫上人心头一凛：“我若沉不住气，别说斗空空儿了，这妖妇就先要取了我的性命！”忙把怒气强按下来，一掌拍出，解了这招。

空空儿笑道：“好，青冥子，你责骂自己，骂是骂得对了，但你是怎么个混蛋法，还得给我一五一十的详细道来，还要骂得更狠一些，我念你有悔改的诚意，这才能给你松刑。”青冥子骂自己“混蛋”也已骂出口了，还顾什么廉耻，当下就把自己如何率领同门，占着山头，推下大石，企图杀害空空儿、段克邪之事说了出来，空空儿笑道：“灵鹫老怪，你听见了没有！你还能说是我欺侮你的徒弟么？好在我和段师弟还有几分本领，你们灵鹫派的

弟子也太过不济，哈哈，只是白白赔了几条性命，我空空儿可没掉了一根头发！青冥子，你累你几个师弟丧命，惭不惭愧？”青冥子道：“我不是人，我是混蛋，又脓包，害人不成反害己，我当真是惭愧惭愧得很呀！”他骂开了，一切丑恶的形容词就顺口而出，只求讨得空空儿欢喜给他自己松刑，什么都不理会了。

灵鹫上人待要不听，但他既不好意思撕下衣裳，堵塞耳朵，而且这是关他本门之事，他想不听也不能够，青冥子一句句一声声都似骂到他的心上，当真有如万箭穿心。他既恨青冥子丢他面子，又痛心自己的徒弟一再被杀，心里想沉住气，却哪里沉稳得住？登时章法大乱。

他的“玄阴指”全是靠着本身的真气才能运用的，这么一来，他虽然还有指风射出，但由于真气散乱，威力已是大减，根本就伤不了人。辛芷姑笑道：“我正打得发热，你这指风凉飕飕的，无异给我吹凉，真是妙极了！”恰恰与灵鹫上人相反，辛芷姑可是心里痛快之极，越打越见精神。

空空儿心道，“这老怪也的确算得功力深厚，心浮气躁之余，居然还能与芷姑又周旋了这么些时候。”他为了促使灵鹫上人速败，又向青冥子审问：“你如何冒犯了辛老前辈？快快与我从实招来！”

空空儿其实并不知道青冥子与辛芷姑结怨的经过，但他不管有理无理，一开口审问，就先派定了青冥子的不是，用了个“冒犯”二字，心里想道，“即使是芷姑理亏，这厮被我这么一吓，也总得把自己臭骂一顿。”

青冥子早已被空空儿的毒刑磨折得死去活来，何况辛芷姑就在他的面前，他还焉敢说谎？一张脸涨红得猪肝似的，讷讷说道：“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认不得辛老前辈，我色迷了心窍，在路上相逢，我竟昏了头跟上去、跟上去……调、调戏她！给她阉了！”

空空儿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真是无耻已极，还不快快自打耳光，要我动手么？”青冥六吓得心胆俱裂，生怕空空儿一动手更不知要受多大苦头，听得空空儿一喝，如奉圣旨一般，连忙左右开弓，噼噼啪啪自打耳光，空空儿道：“辛老前辈当场没有将你杀掉，这已经是给了你师父的面子了，你为何还不知悔改？你说说看，你是否假公济私，纠集同门，为你公报私仇？”空空儿没有叫他停止，青冥了仍然一面噼噼啪啪的自打耳光，一面说道：“是，我是禽兽，我是畜生，辛老前辈量大如海，饶了我的性命，我却因她阉了我，心里一直还在记恨，我藉口受史朝义之聘，可以光大本门，便将本门弟子都调下山去，指挥他们围攻辛老前辈！”

在噼噼啪啪的耳光声中；灵鹫上人气得七窍生烟，又是羞愧，又是愤怒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他所宠爱的掌门大弟子竟是如此胡作非为，自己丢脸还不打紧，还累得几十名师弟为他送了性命，从此灵鹫派元气大伤，威风扫地，在武林中还焉能立足？

高手搏斗，怎容得动怒分神？灵鹫上人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但在这样情形之下，那一记记的耳光就似打到他的心上，他涵养再好，也早已气得几乎死去活来，哪里还能调匀呼吸，暗运玄功？

辛芷姑蓦地喝道：“着！”剑光一闪，灵鹫上人右肩已是着了一剑，血流如注，这还是辛芷姑手下留情，否则再戳深三寸，就要穿过了他的琵琶骨了！

灵鹫上人又惊又怒，正防辛芷姑再来追击，忽见辛芷姑仰天大笑，掷剑于地，朗声说道：“灵鹫老怪，我有话在先，可以饶你一次性命，报答你赠

药的好意。等你养伤好后，你若是还要再比，我也随时奉陪。好，如今彼此都不必领情，我不杀你，你要走也尽可以走了！”以灵鹫上人的身份，莫说己是受伤无力，即使尚未受伤，输了这一招，也绝不能再与辛芷姑纠缠下去了。

空空儿哈哈一笑，把贴在青冥子背心的手掌移开，说道：“你痛骂自己，骂得很是动听，我的气也消了，我就饶了你，让你跟你师父回去做你灵鹫派的掌门弟子吧。哈哈，这样善于自打耳光，痛骂自己的掌门弟子，在天下各门各派之中，可还真是罕见的宝贝呢！”

灵鹫上人受伤遭辱，当真是气炸了心肺，蓦地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，青冥子这时得空空儿松了刑，羞愧之心恢复，低头不敢接触他师父的目光，颤抖着轻轻叫了一声：“师父。”灵鹫上人大喝道：“畜生，你还有脸叫我师父！”呼的一掌拍出，他虽是一臂受伤，但几十年的功力也尚足以开碑裂石，登时把青冥子的天灵盖打碎，不必空空儿动手，他先把徒弟杀了。

灵鹫上人拂袖出门，恨恨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辛芷姑，你这一剑之仇我也不想报了。但愿你们样样如意，可不要像老衲这般收了这样一个不成材的徒弟。”声音极是苍凉，可以想象，他心上所受的创伤比他身上所受的创伤，那是不知重了几千万倍！

灵鹫上人已经走了，但灵鹫上人那句话却也在辛芷姑心上重重刺了一下，不禁想道，“青冥子固然是无耻之极，但我的朝英徒儿又能比他好得了多少？从我如今已经知道的好几桩事情看来，唉，我最心爱的徒弟只怕也是个寡情薄义之人！”她意外的打胜了平生最大的劲敌，心里却没有半点胜利的喜悦，反而神色黯然，殊有与灵鹫上人同病相怜之感。

聂隐娘等人走了进来，欢天喜地的向辛芷姑祝贺，齐声说道：“辛老前辈剑法果是不凡，终于把这灵鹫老怪打跑了。”史若梅还加上几句道：“这老怪跑得才真叫狼狈呢，我看着他伤也没有裹，我听着他是一路叹着气跑下山的。”辛芷姑苦笑道：“这全靠克邪的师兄助我的妙计，要青冥子当他的面招供，让他知道他的徒弟是何等样人。那老怪的徒弟不好，伤透了他的心，我这才侥幸成功罢了。嗯，克邪，你怎么过了期限才回，可是途中出了事吗？”她受了聂隐娘的感染，也开始知道关心人了。

段克邪踌躇未答，空空儿道：“芷姑，他是怕你听了生气。”辛芷姑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他是碰上了朝英了？那丫头又干了些什么好事？”空空儿望了段克邪一眼，道：“师弟，你已和史姑娘说过了么？段克邪道：“说过了，若梅一点也不怪我。”脸上不觉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似乎是由于史若梅之不怪责他，使他获得了意外的喜悦。聂隐娘正在段克邪身边，低声笑道：“克邪，你也太不懂女孩儿家的心事了，若梅知道了你这桩事情，高兴都还来不及呢，怎会怪你？”

辛芷姑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说吧，我决不会偏袒我的徒儿。”段克邪不好意思出口，空空儿笑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只是克邪救了你那心爱的徒儿，却被她反咬一口，几乎水洗不清。”当下将事情的经过对辛芷姑说了，辛芷姑果然怒不可遏，又是伤心，又是气恼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真枉了我疼她一场，想不到她行为竟是如此卑下，即使尚未坏到似青冥子这般程度，也差不多了。罢，罢，罢，只当我当初没有收这个徒儿，且待我去将她武功废了，免得为灵鹫上人所笑。”

倒是史若梅劝解她道：“辛老前辈不用生气，据我看来，令徒这次陷害

克邪，那也是由爱生恨之故，反正克邪没有受到伤害，就算了吧。如今她已嫁给了牟世杰，两人气味相投，说不定倒可以白头偕老。”辛芷姑本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，虽然觉得史朝英的行为太不像话，心里也还有一点儿向着她，怒气稍过，舐犊之情复生，望了段克邪一眼，不由得想道，“要是这小子当初不嫌弃我的徒儿，我徒儿能够嫁给他的话，也不至于闹出这许多事了。倘若在十年之前，空空儿爱上别人的话，以我的脾气，大约也会将他杀掉的。不过，我却不会像她那样另嫁他人。唉，姻缘前定，也说不得这许多了。”辛芷姑只道徒弟的性情与自己有几分相似，怒火过后，又予曲谅，她却哪里知道，史朝英的心术实在是比她坏得多。她话说得满了，不便立即收回，当下说道：“好，以后再看她的行事，倘若她还是不知悔改，我仍是要把她武功废了。”

空空儿想解辛芷姑心中的郁闷，有意把气氛弄得轻松，笑道：“史姑娘，你不应再把芷姑称作者前辈了，要知我和克邪乃是师兄弟啊！”史若梅何等聪明，一点便透，立即笑道：“恭喜师嫂，恕我还未知道。聂姐姐，咱们都是平辈，你对我的师嫂也应该改过称呼了。”

辛芷姑又是高兴，又有几分害羞，忸怩说道：“你的脸皮真是厚得可以，我和空空儿还没成亲呢，你就要她们叫我师嫂了。”空空儿笑道：“反正也用不着等多久了，先定好名份，也没有错。”段克邪凑趣道：“师兄定在什么时候，可别忘了告诉我们，师兄，你是四海为家，行踪无定，你找我们容易。我们找你却难呢。”

空空儿笑道：“我话是如此说，也说不定先喝你和史姑娘的喜酒呢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和师兄说的正经话，师兄，你却颠倒过来取笑我们，我们年纪还小，不会这么快的。”

空空儿正容说道：“我说的也是正经话，我要先了却一桩心事，然后成亲，成亲之后，就不再在江湖上乱跑了。”辛芷姑抿嘴一笑，道：“我才不相信你会修心养性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师兄要了却什么心事？”空空儿道：“还不是为了精精儿这个孽障？我要给楚平原追回金精短剑，也要在师母面前有个交代，我多年来纵容他，如今是再不能纵容下去了。”停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你们可不必等我，你们是在娘胎里就订了婚的，别拖得太久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也后悔错过了少年的一段好时光呢。不过，不错过也已错过了，反正已过了二十年，也不争在迟早一两年了。”

聂隐娘见他们师兄弟两对人儿，笑语盈盈，不觉有所感触，神色黯然。辛芷姑最关心她，忙安慰她道：“你可是又在想念你的方师弟了，别担心，他武功高强，你逃得出来，他也一定没事的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就可以下山找他了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克邪没有碰上他，想必他已不在附近。我想先去见我爹爹，计算行程，我爹爹的大军，这时也应该在半路上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与若梅和你同去。”

这时已是五更时分，辛芷姑索性不睡，她为了报答聂隐娘的恩义，将一些精妙的剑诀传授给她，聂隐娘剑法已很有基础，声入心通，不过一个更次，就学了许多上乘心法。学了之后，复诵一遍，天色已是大白，便即下山。

一行五众，分成两拨，在山下分手。空空儿与辛芷姑去追踪精精儿，聂隐娘和段克邪三人则走回头路迎接聂锋的大军。辛芷姑将夺自方辟符的那匹

千里马也交还了聂隐娘。

聂隐娘感情不轻易显露，心里却是非常记挂方辟符，幸好有史若梅和段克邪一路给她解闷，说说笑笑，倒也不觉寂莫。他们的坐骑都是秦襄所赠的骏马，第二天中午已离开吐谷堡五百多里，正在行走之间，忽见前面尘头大起，来了一队官军。

旗帜飘扬，金线绣着一个大斗大的“聂”字，聂隐娘大喜道：“我爹爹来了，咦，他怎么来得这样快？”要知大军行进，不比单骑，每日行程最多不过六七十里，照聂隐娘的估计，他爹爹的这支军马，要来到此地，最少还得再过两日，不料竟出乎她意外的遇上了。

聂隐娘催马疾驰，与那队官军距离近了，首先就认出她爹爹的两名家将。聂隐娘也顾不得军士面前表露身份，连忙叫道：“我爹爹呢？”

话犹未了，忽见官军队中，一个少年军官飞骑奔出，叫道：“师姐，你回来了！”不是聂锋，却正是聂隐娘这几天来日里夜里，心中悬挂着的方辟符。

聂隐娘喜出望外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方辟符低声说道：“你爹爹知道你潜赴吐谷堡之事了，他不见你回来，着急得不得了，已经派出好几拨探子去查访你的行踪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爹爹怎的还不出来？”方辟符笑道：“你爹爹还在后头呢。这是先锋部队，是他要我打出他的旗号的。”

段克邪、史若梅二人也都到了，他们有心让方辟符与聂隐娘多叙几句，这才过来相见。史若梅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方师兄，你升官了，这可真是双喜临门。”原来方辟符投军的时候，聂锋给他做个“哨官”，那是军队中最小的官职，未有品级的，而现在方辟符穿的已是六品武官的服饰了。段克邪一时听不明白，道：“还有一喜呢？”史若梅道：“升官还在其次，他们二人劫后重逢，这更是大喜事呢。你瞧，方师兄的脸都红了。”方辟符笑道：“我见了你们也是一样欢喜。别开玩笑，如今说正经的了，你们可有别的事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我们是陪聂姐姐来找你的，聂姐姐未曾见你，寝食不安，心中哪还容得下别的事情，天大的事情也得搁在后头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们并无别事，你往哪儿？你已经见过我的爹爹，吐谷堡发生的事情难道你还没有告诉他吗？史朝义与牟世杰都已逃跑了，大军可不用再向吐谷堡开去了。”

方辟符道：“你们既没别事，那就与我同走吧。我是奉命去追击史朝义的，他已逃向范阳一路，李光弼的大军早已在那边等着，兜截他了。军情紧急，我限期明日要赶到范阳，咱们一面走一面谈吧。”

聂隐娘与方辟符并辔同行，各诉别来之事，这才知道，原来方辟符那日逃出来的时候，也受了一点伤，他寻不着聂隐娘，猜想聂隐娘或者是跑回他父亲的军中了。

聂隐娘连忙问道：“你的伤怎么样？伤在哪儿？”方辟符笑道：“是那妖女射了我一箭，中的并非要害，早已好了。我也还了她一箭，她应弦落马，料想她的伤要比我重得多。”方辟符口中的“妖女”，即是史朝英。段克邪在后头听见，心道，“原来她是先受了辟符的神箭所伤，怪不得后来她竟被她哥哥的手下打败，弄得那般狼狈。”

史若梅纵马上来，说道：“聂姐姐，你爹爹用兵如神，我一向是佩服的。但这次为何先去追击史朝义，依我看来。史朝义这点残兵败将已是无足为患，倒是牟世杰那一股须得好好对付才是。”方辟符道：“牟世杰向哪一路逃走，我还未知道。聂将军运筹帷幄，总揽全局，说不定他早已有了安排了。”聂

隐娘道：“ 安史之乱从天宝十四年开始，至今已是第八个年头了，这次若能把史朝义一鼓而歼，安史之乱这才可以说是完全平定。所以史朝义本人虽只是癣疥之患，但这一仗的意义却是很重大的。 ”方辟符也道：“ 不错，要知范阳还有史思明的旧部李怀仙，要是让史朝义和他合股，再突破官军的围袭，只怕会死灰复燃。 ”史若梅笑道：“ 我不懂军事，我只是恨那牟世杰不过，恨不得把他打垮了。 ”聂隐娘笑道：“ 史朝英呢，难道你就不恨她了？ ”史若梅望了段克邪一眼，笑道：“ 我如今倒是觉得她也有点可怜了。 ”

这些议论，不必细表。方辟符带领这支轻骑兵，行军迅速，第二日中午，在期限之前便赶到范阳城。他们本来是准备有一场恶战的，哪知却大出他们意外。

只见城墙上高悬挂着一个人头，血肉模糊，面目却还看得清楚，正是史朝义的人头。方辟符又惊又喜，道：“ 想不到这反贼已经授首，咱们倒是白走一趟了。 ”聂隐娘忽地皱眉道：“ 咦，只怕有点不对。 ”方辟符道：“ 什么不对？ ”聂隐娘道：“ 城楼上那个满面胡子军官似乎就是史思明当年的得力手下，也就是史朝义所要投奔的那个贼将李怀仙。 ”原来聂隐娘经常随着父亲出征，她父亲曾和这李怀仙交过手，是以聂隐娘认得他。

方辟符道：“ 但他穿的却是朝廷军官的服饰呢。而且这史朝义的人头，也是决不会错的。 ”正自猜不透是怎么回事，只见城门已经打开，一个旗牌官骑着马出来，行过了军礼，说道：“ 辛苦了你们了，好在大乱已平，仗是不用再打了。 ”李元帅请你们进城歇息，同喝一杯庆功酒。 ”那旗牌官交出令箭，方辟符验明无误，这才去了疑心，率队随他进入范阳。

方辟符向那旗牌官询问，这才知道原来史朝义来投奔李怀仙，李怀仙诱他入城，把酒接风，史朝义因他是父亲的旧部，自是不疑有他，哪知李怀仙早已向朝廷的讨贼大将军李光弼纳款输诚，布下圈套，只待史朝义上钩的。就在“ 接风酒 ”席上，把史朝义活捉，随即招降了史朝义的残兵败将，官军开进范阳，乱事已定，当下就把史朝义推出去正法了。

李怀仙已问清楚，知道方辟符是聂锋的前锋，还有个聂隐娘是聂锋的女儿，连忙也下城楼迎接，向聂隐娘大献殷勤，哈哈笑道：“ 我和令尊是战场上的老朋友了，过去多有冒犯之处，幸喜今后已是一殿之臣，还望姑娘回去美言两句，请令尊多多提携。 ”聂隐娘心道，“ 这李怀仙倒会投机取巧，猎取功名。 ”但他杀了史朝义，毕竟也是立功，只好敷衍他道：“ 李将军弃暗投明，有功于朝廷；朝廷自有封赏。提携二字，实不敢当，谨代家父谢过。 ”

进城之后，方辟符略作歇息，就去谒见元帅李光弼。聂隐娘以世交晚辈的身份，随同前往。李光弼见他们远道而来，又是聂锋的爱将和女儿，对他们优礼有加，特别在后堂置酒接待。方辟符不擅辞令，老老实实他说道：“ 我们这次来本是准备打仗的，如今没有出过一丝力气，却蒙元帅赐下了庆功酒，实是惭愧。 ”李光弼听了，哈哈大笑。

方辟符惶然问道：“ 元帅因何发笑，可是末将说错了话？ ”李光弼笑道：“ 当兵的还愁没有仗打么？你今晚好好睡一觉吧，明天一早就要请你上阵了。你还未知道你家元帅早已有了安排呢。 ”聂隐娘已猜了几分，方辟符一时间尚未想到，问道：“ 什么安排，和谁作战。 ？ ”

李光弼放下酒杯，正色说道：“ 我请你来，一来是给你接风，大家喝杯庆功酒；二来却也是给你送行，把聂将军刚刚快马报来的消息告诉你。史朝义虽已明正典型，但他还有一个妹子带一股人马和一个盗魁叫做什么

牟……”方辟符道：“叫牟世杰。”李光弼道：“不错，听说这牟世杰与史朝义的妹子已结为夫妇，两股合流，大约有四五万之众，比史朝义那股残兵败将实力可是雄厚得多。”方辟符连忙问道：“可是已发现了牟世杰这一股贼军的动向？”李光弼道：“正是。他们是向北窜，聂将军昨晚已晨夜率军出发，改变了行军路线，抄小路抢在贼军的前头，在一处名叫绝龙谷的地方埋伏下来，专候他们自投罗网了。算时间他们明早定然遭遇。聂将军派人来知会我，我准备遣一支骑兵，明早就与你一同驰往绝龙谷，包抄敌人的后路。”

席散之后，方辟符回到营盘，把消息告诉了段克邪与史若梅，大家都很兴奋，不过段克邪在兴奋之中，却也有所不安，“牟世杰的手下，都是绿林兄弟，这次受骗在送性命，岂非大大不值，总得想办法，给他们一条生路才好。”

第二日天还未亮，方辟符这支轻骑兵便即出发，范阳有条捷径可以通过山区前往绝龙谷，不过六十余里，未至午时，便已踏进峡谷，只听得金鼓雷鸣，杀声震地，聂锋的大军，果然已在谷中与牟世杰的队伍展开了一场大战！

只见战场上白刃追逐，黄砂蔽天，双方的兵马，就似波浪一般，一个浪头压过去，一个浪头又堆上来，聂锋布下了“长蛇阵”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中间则首尾皆应。每三百名官军编成一队，每一队官军又分三层，前面的是一百五十名步兵，手执长枪大戟，与敌人前锋接战，中间是五十名挠钩手，专勾敌骑马腿，后面是一百弓箭手，以乱箭射住阵脚，掩护步兵冲锋。另外又在两翼配置骑兵，来回策应。牟世杰虽然有五万兵马，和官军也差不多，但其中一大部分是从史朝义的队伍中收编过来的，都是乌合之众，几曾见过如此阵仗？被官军冲杀得狼奔豕突，几乎溃不成军。但牟世杰所统率的绿林兄弟，战斗力却很顽强，牟世杰将所部列成方阵，进则同进，退则同退，官军几次冲锋，兀是冲他不破。但整个战场的形势，显然已是官军占了绝对上风。看来不用多久，只须把原来属于史朝义的那一部分消灭之后，牟世杰的嫡系部队那也只能是瓮中之鳖了。

牟世杰见形势不妙，忽地与史朝英连骑冲出，后面是那八个扶桑岛的侍者，十骑健马，杀出一条血路，直向聂锋的帅字大旗冲来。牟世杰是意欲打击官军的指挥中枢，斩将搴旗，只要能把聂锋或杀或擒，蛇无头而不行，自可反败为胜。

方辟符这一支人马投入战场的时候，也正是牟世杰这一小队向聂锋的中军冲杀过来的时候，他们这十个人个个本领高强，官军箭如雨下，都被他们刀剑打落，其中有两个黄衣人业已身上带伤，仍然不肯退下。

段克邪叫道：“好呀，牟世杰，今番又碰上你了！你要不要再与我战个三百回合？”双脚一夹，骏马嘶风，从侧面追过牟世杰这一小队的前头，从一个弓箭手中夺过一把五石强弓，连珠箭发，一从四枝，两枝射牟世杰，两枝射史朝英。

只听得“嗖嗖”两声，两枝箭贴着史朝英的鬓边射过，其中一技，还把史朝英的一枚耳环也射落了。这还是段克邪手下留情，只是吓她一吓，不想取她性命。史朝英骤然见着段克邪把箭向她射来，又是吃惊，又是气恼，又是伤心，她没有给箭射中，却已是一个倒栽葱跌落马下！

牟世杰长剑挥了一道圆弧，将段克邪射来的两支箭打落，连忙过去抢救，史朝英虽没受伤，坐骑却给官军射毙了。

这么一来，牟世杰已是锐气大折，又见聂锋的中军防御森严，自己八个

侍者之中，又已有三人受伤，即使段克邪未曾赶到，自己也未必就能闯进帅帐，斩将搴旗。这时方辟符的三千铁骑，已从敌人后方包抄过来，牟世杰的队伍失了指挥，方阵也给官军冲开了缺口，登时被切成几段，首尾不能呼应了到了此时，牟世杰还怎敢恋战？他与史朝英合乘一骑，一声呼啸，率领那八个侍者又再回头杀出。段克邪也不去追赶他们，径进帅帐，谒见聂锋。

聂锋大为欢喜，说道：“贤侄，你和辟符、隐娘都回来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都回来了。我去接应隐娘姐姐来此见你吧。”聂锋道：“不必，此时还不是父女相叙的时候。你们回来得正好，我给你一支兵马与你，你偕同辟符，前往谷口，加强封锁，兜截敌军。如今敌阵已经摇动，正是大好机会，即使不能全歼，这一仗也要令他们十丧其九！”

段克邪道：“聂将军请恕侄小放肆，许我冒昧进言。”聂锋诧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说，何须用到放肆二字！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倒是想请将军给他放开一条生路。”聂锋皱眉道：“我正要把贼军一鼓而歼，你却要我网开一面？你在战场上讲起‘妇人之仁，来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这虽是将军建立功业的机会，但岂不闻杀敌三千，自损八百？若是逼得他们作困兽之斗，双方真还不知要死伤多少！依我之见，但求可以瓦解敌人，这一仗也就算得是全胜了。我宁愿给将军笑我‘妇人之仁夕，但我想‘一将功成万骨枯’，毕竟也是于心何忍？”

聂锋算得是比较有见识的将领，但心里依然免不了有功名利禄之念。这时，听了段克邪的坦率陈辞，便似一盆冷水，空然向他当头浇下。聂锋呆了半晌，喃喃说道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？嗯，你把我聂锋看作是只知残暴，但求利己的屠夫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……小侄不敢！”聂锋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，但求你有办法能够瓦解敌人，我也不愿多所杀戮，就依你吧。我把令旗交付与你，你可以代传将令。”

段克邪接过令旗，驰马出营，大声疾呼：“史朝义已在范阳授首，李怀仙已奉了朝廷之命，收编他的旧部，降者可免诛戮，不愿意当兵的，还可以到范阳领资遣散。”史朝义的旧部十九已无斗志，一听得有此生路，纷纷扔下武器，愿意投降。但牟世杰的队伍还未动摇。

牟世杰已回到己方阵中，他立马阵前，冷笑说道：“段克邪，想不到你竟有脸来给官军招降？好呀，你既要猎取富贵功名，投靠朝廷，出卖绿林兄弟，那就来吧，我手下弟兄，都是响　　的好汉子，决不会有一人向你投降！”

绿林中讲究的是“义气为先”，牟世杰这番说话意在激起部下同仇敌代之心，果然发生效力，不少人跟在他的后面骂起段克邪来。

段克邪按下怒火，用上乘内功将声音送出，压下对方嘈嘈杂杂的骂声，冷笑道：“牟世杰，你哄骗绿林兄弟给你卖命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想他们把你捧上皇帝的宝座？你若是有德有能。这也罢了，你却与那妖女合伙，要引胡人入寇中华，试问老百姓怎能服你？识大礼、明是非的英雄豪杰又岂能任你荼毒生灵？”“不错，这儿的绿林兄弟都是好汉子，正因为他们是好汉子，也更懂得‘盗亦有道’的道理，你把他们带上歪路，他们又何必跟你？”

牟世杰的手下不乏识得是非之人，也早已有不少人对牟世杰有所不满的，但他们也多是被苛政迫上梁山，决计不肯投降朝廷的。因此在听了段克邪的说话之后，虽然十九都已沉默下来，但仍是没有一人扔下兵器。

牟世杰面红耳赤，仰天大笑道：“你说我将你们带上歪路，且看你又把他们带上什么正路。像你这样卖身投靠朝廷，方是正路吗？”牟世杰想再度

激起部下对段克邪的憎恨，他用大笑来掩饰窘态，但笑声中已是隐隐透出恐惧之意。

段克邪喝道：“住嘴！”蓦地将聂锋交与他的令旗取出，朗声说道：“我决不是要众家兄弟投降，我本人也决不是贪图富贵，以后我姓段的若是当上一官半职，任何人都可以把我三刀六洞，剖腹剜心！”

段克邪说至此处，立即驰马向前，摇动令旗，大声喊道：“元帅有令，封锁谷口的弟兄让出一条路来，放他们过去！除非有人向你攻击，否则谁都不许再动手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官军都是惊愕无比，但一来是将令如山，不敢有违；二来免去了一场死战，对他们也是大有好处，想立功的将领心里有点儿不满，小兵们却大都想道：“即使把贼军都消灭，我们所得的赏赐也是甚微，性命却不知保不保得住呢。”因此在惊愕之余，也是大为欢喜，谷口的军官立即遵令撤退，让开出路。

牟世杰处在绝对劣势之下，本来也是只求能够突围，便于愿已足，但如此“突围”，却是大出他意料之外，严格的说，这根本就不能算是突围，而是官军网开一面，将他们放走的！牟世杰心里知道，这一班绿林兄弟，走脱之后，那是决计不会再听他的号令，受他们约束的了！牟世杰处心积虑，好不容易才夺得了绿林盟主的宝座，他又怎肯甘心让部属离心，从今之后，他只能做个光棍的绿林盟主？与其如此，他倒宁愿在官军围攻之下惨重伤亡，只求部属仍是死心塌地的拥护他，那么，他就还有卷土重来之望！

但到了此时，他的部属有了一条生路可走，谁还肯听他指挥？只见人如潮水，万马奔腾，都向着谷口涌去。牟世杰一口怒气无可发泄，大吼一声，蓦地飞骑冲出，截住了段克邪的马头，唰的一剑就向他刺去！

段克邪冷笑道：“放你走你不走，你既要动手，我也只好奉陪了！”长剑抡圆，还了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，“　”的一声，牟世杰身躯一晃，坐骑斜窜数步，段克邪衔尾追来，剑诀一领，喝道：“回马接招！”唰、唰、唰，连环三剑，左右插花，再来一个“雪花盖顶”，一招三式，就在两匹坐骑交叉驰过的刹那之间，接连攻击了牟世杰上中下三路，逼得牟世杰手忙脚乱，险险跌落马背！

段克邪大占上风，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武功胜过牟世杰，而是因为一来他占了坐骑的便宜，他的坐骑是久经训练神骏非常的战马；二来牟世杰已与官军苦战了半天，他的功力与段克邪本是伯仲之间，一个苦战之后，一个蓄锐而来，此消彼长，牟世杰当然是大大吃亏了。

史朝英与八个侍者急急赶来，但段克邪这边的方辟符与聂、史二女也跟踪追到。八个侍者之中已有三个受伤，其他五个亦已是将近力竭筋疲的了，他们加上了史朝英，对付方辟符与聂、史二女也只不过堪堪抵敌得住。方辟符手下的三千铁骑见主将已与对方的首领交锋，不待方辟符发出号令，已是疾冲上去。

牟世杰倒吸一口凉气，心道：“想不到我今日竟要死在段克邪这小子手上。”他人马疲倦，力不从心，与段克邪交手了十多个回合，已给段克邪找出一个破绽，快马冲去，牟世杰未及拨转马头，段克邪已是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剑尖直指到了他的背心！正是：

兵败力穷逢陌路，料应惊见剑光寒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　侠义胸怀饶败寇　　娇娃掌力骇凡夫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蓦地史朝英快马冲来，架住了段克邪的宝剑，颤声急促叫道：“好呀，段克邪，你，你杀了我吧！”段克邪的武功胜过史朝英十倍，手中拿的又是削铁如泥的宝剑，他只要稍微用力，不仅可以把史朝英的青钢剑削断；还可以将她重伤，但两人目光相接，段克邪见着史朝英这梨花带雨的模样，却不由得起了几分怜悯之情，那一剑竟是下不了手。

牟世杰得了喘息的机会，反手一剑，荡开了段克邪的兵刃，拨转马头便跑，史朝英跟了上来，低声说道：“世杰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！”

牟世杰本来是充满了“英雄末路”的苍凉之感，拼着战死沙场，此时见史朝英仍然跟随自己，且还软语相劝，不由得“英雄气短”，“儿女情长”，心道，“不错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？朝英她还愿意患难相随，大丈夫岂能不庇护妻子！”殊不知史朝英也是形势迫她如此，她已深知段克邪心里对她是憎恶极了，她除了与牟世杰同生共死，还有哪一条路可走？

牟世杰一声长啸，那八个扶桑岛侍者都跟了上来，聚拢在他的周围。方辟符、史若梅等人正要追去，段克邪挥动令旗说道：”咱们不可违背诺言，牟世杰如今既要逃命，就由得他们走吧！”方辟符只好依从，勒住马头，牟世杰这一行人迅即从官军已撤开封锁的谷口冲出。

史若梅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克邪，你可是错过了报仇的机会了。”段克邪只怕史若梅气量狭窄，责他顾念旧情，如今听得史若梅绝口不提史朝英的名字，只是惋惜他不趁此机会报牟世杰辱他之仇，这才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报仇事小，守信事大，军令既出，那也就不好只是对牟世杰不按令而行了。何况铁大哥的意思，也是不想把牟世杰置之死地的。”聂隐娘也道：“这军令下得对。可以减少双方的无辜受伤。克邪，我可真想不到我爹爹会听你的话。”聂隐娘懂得从大处着想，史若梅听了她的解释，心中的气也就消了，笑道：“我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只是气这牟世杰不过。”

聂锋下令叫部属清理战场，然后整顿军队，点检自己这边的伤亡。他将左右都调遣出去，帅帐中空无一人，这才接见段克邪等人。他打了一个大胜仗，但却是神色黯然，毫无喜悦之色。

聂隐娘道：“爹爹，我回来了。”聂锋道：“你这丫头，怎的在你爹爹面前说谎？说是回家去看你妈，却私自跑到吐谷堡去了！”史若梅笑道：“隐娘姐姐去这一趟很有好处，她打探了敌方军情，又拉拢了牟世杰手下一个饶勇的女将，这女将对官军可帮了不少忙呢。她后来嫁了奚族王子，这次要不是奚族土王出兵，将牟世杰赶出了吐谷堡，只怕官军也不容易攻进去吧？聂伯伯，你看在隐娘姐姐这些功劳份上，就不要再怪责她了吧。”

聂锋早已从方辟符口中得知聂隐娘的遭遇，对女儿轻轻责备了一顿，心中却是充满怜惜，说道：“这次幸亏有方贤侄自告奋勇，到吐谷堡去刺探军情，适逢其会，将你救了出来。你可吃够了苦头了吧？下次可不许再这样胆大妄为了！”

聂隐娘谢过了罪，说道：“恭喜爹爹这次并不滥施杀戮，就将一场天大的乱事平定了。孩儿正要禀告爹爹，明日我就想与梅妹一起南归，这次可是真的回家去看妈了。”

聂锋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也好，你先回去吧。说不定不久之后，我也要解甲归田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爹爹，你戎马半生，也应该回家养老了。过个清

静的日子不更好吗？何以叹气？”聂锋苦笑道：“若得平安无事，回家养老，那当然最好不过。”史若梅道：“聂伯伯，你立了这样大功，难道还怕朝廷怪责？”聂锋道：“只怕今日之事，有人报上朝廷，皇上未必见谅。皇上见谅，同僚中想要排挤我的，他们也未必就肯轻轻将我放过了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指放走牟世杰之事，这——”她正要为父亲开解，聂锋已自说道：“段贤侄，你别多心，今日之事，我还要感谢你呢，是你唤起了我的仁义之心，减少了许多伤亡，也使我少犯了一些罪孽，我纵因此丢官获罪，也决计不会埋怨你的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将军虽然放走了敌人，但牟世杰这班部属，依我看来，此次脱险之后，必将是十居其九，不会再跟随牟世杰的了。如此弭祸于无形，这不比把他们杀戮，却留下仇恨的种子，要好得多吗？”聂锋微喟道：“但愿朝中也有似你这样明理之人。”

方辟符忽地走上前来说道：“聂将军，多谢你的提拔，如今乱事已平，末将无心军旅，请将军准我回乡，恕我不能再执鞭随镫了。”聂锋诧道：“你正是前途如锦、因何也起了告退的念头？”方辟符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——”聂隐娘笑道：“爹爹，你就准了他吧。”

聂锋望了女儿一眼，仿佛如有所悟，笑道：“隐娘，你是想你的方师弟送你回家么？这次幸亏是辟符救了你，你还未曾多谢他呢，又要麻烦他了？”

史若梅“噗哧”一笑，说道：“聂伯伯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。”聂锋道：“我怎么糊涂了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他们两人之间，哪里还用得到一个谢字？”聂隐娘红晕双颊，低下了头，聂锋哈哈笑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可真是糊涂了。方贤侄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隐娘的性情是刚强一点，样样事情都有她自己的主意，看来是略欠柔顺，你可嫌弃她么？”史若梅笑道：“哪有做爹爹的专挑女儿的坏处来说之理？”

方辟符对聂隐娘是爱慕已极，一向自惭形秽，虽然后来亦已知道师姐对他未尝无心，但求婚的念头，却还不敢动过。这时突然听到了聂锋的这番说话，明明是有把女儿许他之意，这一下子，方辟符当真是又惊又喜，满面通红，手足无措，讷讷说道：“老伯——”史若梅笑道：“方师兄，你怎么也糊涂了，还叫什么老伯？”

方辟符“卜通”跪倒，说道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隐娘姐姐样样都比我强，岳父说的正是她的好处，就是巴望不得有她时常教导我呢，我只怕我配她不起。”方辟符是个老实人，心里想些什么口里就说了出来。段克邪还能忍住，史若梅已是笑得前仰后合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不但要娶一个妻子，还要这妻子兼做你的老师呢。隐娘姐姐，恭喜，恭喜！你是再也不用担心丈夫会欺负你了。”

聂锋也乐开了，有心再逗女儿一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方贤侄你是不嫌弃她了。隐娘，你呢？”聂隐娘羞得满脸通红，明知爹爹逗她，也只好跪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但凭爹爹主意。”

聂锋哈哈大笑，一手一个，将女儿女婿拉到他的身边。说道：“辟符，你们两人都已是情投意合，我就把隐娘交与你了。你先送她回家，见过岳母，待我回朝之后，若能解甲归田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倘若不能，我也将告假还乡，选个吉日，与你俩完婚。”聂锋了却心愿，心花怒放，所有的忧虑，也都烟消云散了。

聂锋道：“我对功名利禄，也看得淡了，辟符，你不愿为官，我也不勉

强了。少年时候，我也曾经想做个游侠呢。辟符，你与隐娘成亲之后，你们喜欢过什么日子，我都任从你们。”方辟符最怕在官场厮混，听得岳父如此通情达理，大喜过望，忙再道谢。

说话之间，忽有个中军进来报道：“前日来的那个江湖郎中，求见将军，要我前来禀报，不知将军可有空闲会他？”聂锋“啊呀”一声说道：“我几乎忘了此人，快快请他过来。”那中军正要退下，聂锋忽又把他唤住，问道：“今日受伤的官兵多不多？”那中军道：“士兵带花的数目我不清楚，看来大约不少。官佐带花的则只有十来个人。那郎中本事可真不小，十来个病号经他敷药之后，都已止了疼痛，个个熟睡了。他现在正把治重伤的金创药分发各营。”聂锋道：“各营都有医官照料，不必麻烦他了。好，你就赶快请他过来吧。

中军退下之后，段克邪问道：“哪里来的江湖郎中？”聂锋笑道：“我正要告诉你呢，这人正是来找你的。”段克邪越发奇怪，道：“这人是谁？他怎么有这胆量，并且知道到你的大营来打听我的消息？”聂锋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这人不是别个，正是你爹爹生前的好朋友金剑青囊杜百英。”

段克邪又惊又喜，道：“原来是杜大叔。他怎么来到此间的？”聂锋道：”前日行军途中，前哨发现一个江湖郎中，怀疑他是奸细，揪来见我。幸亏我认得他，而他也正是要来见我，好打听你的消息的，故而他有意让我的手下将他擒获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他找我何事？”聂锋道：“我和他虽是相识，但彼此处境不同，我也不便问他。今日我与牟世杰在此决战，事先他曾向我表白，不愿助战，只愿为官兵疗伤，故而我把他安顿后营，权充救护官佐的医官。也幸亏有他帮忙，他这两天来，赶着配制了许多草药。”段克邪当然明白，杜百英之不愿助战，那自是因为绿林中人，不愿自相残杀的缘故。

段克邪暗自寻思，“杜大叔多半是铁表哥叫他来找我的了，却不知出了什么紧要的事情，要追我回去？”心念未已，金剑青囊杜百英已经来到。

杜百英先向聂锋长揖拜谢，聂锋还礼道：“杜大侠怎的如此多礼？”杜百英道：“多谢将军宅心仁厚，网开一面，不追穷寇，保全了无数人的性命。”聂锋道：“这是段克邪的主意，我可不敢贪功。”

段史等人相继与杜百英见过，杜百英道：“从今日牟世杰负隅顽抗之事看来，大约他对铁寨主的信根本不予理会，而你也是辱命而归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岂止木予理会，他连瞧也没有瞧！”当下将见牟世杰的经过告诉了杜百英，杜百英嗟叹不已！

杜百英叹道：“牟世杰执迷不悟，也早已在我们意料之中。所以铁摩勒才叫我赶来找你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还不很明白，究竟是为了何事？”

杜百英道：“牟世杰这次与史朝义合流，虽然也骗得盖天豪、杨大个子等一些人跟随他，但更多的寨主却都是对他不满的。如今由绿林中的老前辈铁臂金刀董钊和伏牛山老寨主同意，意欲废去牟世杰绿林盟主之位。”段克邪道：“那不是要再召开一次绿林的英雄大会吗？”杜百英道：“不错。董老等人正想请铁摩勒领衔，发出英雄帖，定期就在雄巨无的伏牛山举行。此事只等你的表哥点头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铁表哥心意如何？”杜百英道：“所以你的表哥才叫我赶来找你，一来是打听消息，要是牟世杰已接受他的劝告，那么此事可以作废，由他代牟世杰向各家寨主讨情。”段克邪道：“铁表哥对牟世杰可也真是仁至义尽了，可惜他偏偏执迷不悟。”杜百英道：“摩勒已对他尽了朋友之道，但也并非一味姑息。即使牟世杰已悔悟前非，也要他

当众认错，才可以让他继续做绿林盟主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这才是对了。不过，依我看来，牟世杰绝不会认错。”杜百英道：“这就是他的事情了。英雄大会迟早总是要开的。因此，铁摩勒要我找你，一来是向你打听消息，二来要你马上回去，帮他筹备这个大会。他还有意思要你到时请你的大师兄参加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杜百英道：“董钊等人想推举你的表哥继任盟主，你的表哥却想让给空空儿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我的大师兄闲散惯了，他是绝不会当这盟主的。”杜百英道：“这些都待你回去，见了你的表哥再与他仔细商量吧。我的意思也是希望摩勒这次不要再推辞的，他已是众望所归的了。”

聂锋以朝廷“讨贼大将军”的身份，听得他们谈论绿林中更换盟主之事，大为尴尬，心中也是既喜且忧，喜者是牟世杰被绿林所弃，再也不能为祸了。忧者是倘若铁摩勒继任，绿林势力将更兴旺，藩镇割据再加上群雄纷起，唐室的江山也恐怕不久长了。

第二日一早，聂锋已整顿好队伍，准备与李光弼会合，然后班师回朝。杜百英、段克邪、方辟符与聂、史二女也一同南归了。

段克邪、方辟符与聂、史二女的坐骑都是秦襄所赠的骏马，杜百英的坐骑也是聂锋从千万匹军马中挑选出来的良驹，虽比不上秦襄所赠，相差也不太远。一行五众，放马疾驰，中午时分，到了一个市镇，草原上人烟稀少，往往数十里不见人家，遇上市集，那就更是幸运了。他们虽然带有足够的干粮，也想补充一点新鲜的食物，便策马缓缓而行，进入那个市镇。

不料那市镇极为冷落，街口只有几个人探头探脑的张望，一发现他们走来，便立即打起铜锣嚷道：“强盗又来啦！”霎时间鸡飞狗走，街道上本来也只是寥寥落落的几个闲人也都躲起来了。闩门声，叫嚷声，乱成一片。有些人躲到屋里，有些人大约觉得在屋里也不安全，又逃了出来，慌慌张张的从后街溜走。

杜百英眉头一皱，跳下马来，有一间店铺来不及闩门，被他闯入，店主是个老头，吓得连忙跪了下来，叫道：“求大王高抬贵手，小店昨天已被抢了一次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了！”杜百 英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不是强盗！”心里暗暗好笑，“其实应该说我们不是乱抢东西的强盗的。但这老人家未必相信，我也只好说一次谎了。”“那老头更是吃惊，颤声说道：“你们不是强盗？哎呀，你们是官兵！”杜百英连忙说道：“我们也不是官兵，我们是过路的客人，想买点东西吃的。”那老头见他和颜悦色，这才放下了心，说道：“昨日有许多溃兵经过，我们起初也分不清是强盗还是官军，但可吃的东西都已被他们抢掠一空了。唉，还幸亏他们只是强盗……”杜百英诧道：“你怎么分别得出？”那老头道：“强盗只抢东西，官兵还要拉侠，还要伤人。”杜百英摇头叹息，说道：“我们本来想买点吃的东西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打搅你们了。”

一行人离开那个市镇，段克邪道：“想必是牟世杰的那些溃兵，抢掠百姓，真是丢了绿林好汉的脸！”聂隐娘道：“这也难怪，他们没人管束，肚子饿了，那也顾不得规举了。他们只抢食物，还算是好的了。”杜百英低首沉思，半晌说道：“这几万溃散的绿林兄弟，咱们可得想法安置他们才好。要不然不但为祸百姓，他们分散之后，也容易被官军消灭。”

快马疾驰，走了大约四五十里光景，发现了一队溃兵，大约有三五百人，这些人都认得杜百英与段克邪。杜、段等人下了马，他们也都围拢上来。杜

百英找着了几个相识的头目，便向他们问话。

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了关于牟世杰的消息，果然所料不差，牟世杰已差不多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了。为首那头目道：“那日出了绝龙谷之后，弟兄们十九对牟世杰心怀怨恨，再也不肯听他号令。牟世杰怕部下哗变，也不敢和大伙一路，带了他的一小部分亲信，大约有三五十骑，快马加鞭，先自逃了。”杜百英道：“盖天豪呢？”那头目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盖天豪不肯离开牟世杰，跟他跑了。其实我们对盖天豪到是无甚恶感，还想推举他做我们的头儿的。如今没有了个头儿，几万弟兄，东一股西一股的四方溃散，粮食难找，又怕官军追击，从这里回到中原，有数千里之遥，前路茫茫，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怕凶多吉少，士气都很颓丧呢。”杜百英道。“抢粮我不反对，不过要抢大户人家，穷苦的老百姓咱们可不能再去搜刮他们了。据我所知，从这里西去一百多里，便是朝廷的灵武粮仓，存粮颇丰，咱们也可以将它拿下，说不定还有多余的粮食可以调济贫民呢。”那头目道：“劫富济贫的道理我们何尝不知道，但大户人家大都筑有碉楼，防御坚固，弟兄们没有个头儿带领，四分五裂的，也就不免舍难就易，拣容易到口的果子吃了。弟兄们不能同心合力，士气又很颓丧，抢大户尚且畏难，更不用说攻打朝廷的粮仓了。杜舵主，段少侠，不如你们留下来做我们的头儿吧。”段克邪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杜叔叔，你留下来吧。我先回去将你们的情形禀告铁寨主，也好请他派人来接应你们。”

那些人听了都大喜说道：“这更好了。杜舵主，你可一定要做咱们的头儿啊！”杜百英不忍见绿林兄弟四方溃散变成流寇，便即慨然答允。当下立即挑选出精壮的骑兵，叫他们去联络各个零星小股，传达消息，杜百英准备收集了牟世杰的旧部之后，再率领他们南归。

段克邪、方辟符等人继续上路，一路上碰到不少溃兵，段克邪也帮忙传达消息，叫他们留在原地，等候杜百英收编。走了两日，溃兵渐渐稀少，他们也到了人烟稠密的汉人地区了。但始终却没有碰上牟世杰那一小股。

他们的坐骑脚程迅速，不过十多天便从幽州到了河南境内，东去魏博，西走可到伏牛山。聂隐娘的老家在魏博城外的一个村庄，至此他们四人分成两对，已是要分路而行了。史若梅与聂隐娘姐妹情深，送了一程，尚是依依不舍。

聂隐娘道：“我和辟符回家见过我妈之后，最多住十天八天，还是要到伏牛山来的。咱们只是暂时分手，你们不用远送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好，那就一言为定，你们可得早点来啊！我盼望你们事小，要是错过了英雄大会，这损失可就大了。”

双方挥手道别，段克邪与史若梅拨转马头，续向西行。史若梅忽地噗嗤笑道：“聂姐姐真是好福气，这位方师兄样样都听她的话。克邪、你——”段克邪：“我怎么啦？”史若梅悄声说道：“你瞧着人家的好模样，可也得跟着人家学学啊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我不是也很听你的话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谁知你对我好得多久？哼，只要你和我少吵几场就算好了，想起从前的事，真是令人寒心。”段克邪慌忙说道：“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也已经向你认过错了，你心中的怒气还未平息么？”史若梅见他当真着急，这才格格笑道：“我是逗你玩的。过去我也有许多不是，我爱闹小性子，又不肯虚心。以后你若是见到我有不是之处，请你不必客气，我也会听你的话的。”两人争着向对方认错，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。

他们二人经过许多磨折，许多误会，如今方得单独相处，千里同行，一路上自有许多柔情蜜意，旖旎风光，那也不必一一细表了。

这一日他们到了新野，伏牛山山脉逸逦而来，绵延千里，再向前走，便进入山区了。以他们坐骑的速度，不消三天便可以赶到伏牛山大力神雄巨元所占的山头，这一条路上风景宜人，两人既不必急着赶路，便放马缓行，欣赏沿途的风景。

路边有座茶亭，靠山面水，地点甚佳，段克邪道：“这茶亭是兼卖酒菜的，咱们进去歇歇，喝两杯再走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难得你有如此雅兴，我自是应当奉陪。”

两人扎好马匹，步人茶亭，茶亭中除了他们之外，别无客人。段克邪要了两斤白酒，几样小菜，便坐下来。坐定之后，偶一抬头，忽在对面的一根石柱上发现奇事。

石柱上有个清晰的掌印，入石三分，更奇怪的是这掌印只有五寸来长，不似大人的掌印，段克邪大为奇怪，心道，“这人的功力非同小可，岂有是个小孩之理？”史若梅也发现了，小声说道：“武林高手，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在这种荒村野店里炫耀功夫，其中一定有段奇怪的故事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咱们不必胡猜，叫这酒保过来一问，不就明白了么？”那酒保听得他们的谈话，不待段克邪招手，已来到了他们的桌边，说道：“客官可是因这柱上的掌印引起了好奇之心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这掌印是怎么来的？”那酒保笑道：“不但你们好奇，今天来过小店的好几位客人都曾这样问过小的了。嘿，嘿，你老可还要添些什么精致的小菜啊？”段克邪刚自一怔，史若梅已在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是要添点东西，但酒菜已是够了，等下你给我们来一盘鲜果吧。”那酒保道：“鲜果可得叫人去买的啊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知道。这一锭纹银就交给你，多下的当作小帐。如今不必你弄菜了，你坐下来详细点给我们说吧。”那酒保掂了掂这锭纹银，沉甸甸的最少也有十两重，眉开眼笑，忙把纹银交给浑家，坐下来道：“是，是。这桩事哪，可奇怪极了，待小的给你老细道其详。”段克邪心里暗暗好笑，“若梅倒是比我还懂得人情世故了。这酒保给客人讲故事，这奇怪的掌印也是带给他来一点意外的财运了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是怎么一桩奇怪的事情？”那酒保道：“你猜这掌印是什么人印上去的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我猜得着还问你么？”那酒保道：“说来当真是谁都不会相信，这是一个女子的掌印。”段克邪与史若梅相顾骇然，心里想道，“怪不得这掌印似个小孩的，却原来是个女子。当今之世，有此功力的女子屈指可数，妙慧神尼早已不在江湖行走，她也决不会在人前炫露武功，难道是辛芷姑么？”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那酒保已接着说道：“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呢，长得真是个美人胎子，就像这位姑娘一样！”史若梅笑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但你也不必多说奉承的话了，快点言归正传吧。”段克邪更是诧异，心道：“史朝英决没这等本领，这年轻的女子不知却是何人？似这等入石三分的功力，只怕我也未必胜得过她。”

那酒保说道：“是，是。小的现在就言归正传。这还是昨天的事情，小店里来了一位客人，是一位很英俊的少年公子，年纪大约比相公你要大几岁，披的是狐裘，隐隐露出刀鞘。”史若梅想要叫他少说闲话，但因是吩咐过他要讲得仔细的，也就不打断他的说话了。段克邪却急不可待地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那酒保道：“后来那女的就进来了。小的正在问她要点什么，她已

走到那公子的面前，冷笑说道：‘姓楚的你还认得我么？’这女子也真是霸道，那位少年公子尚未来得及回话，她就一掌向人家打去了！”

段克邪心中一动，失声叫道：“姓楚的？哎呀，这一掌打中没有？”那酒保道：“没有。这位少年公子就像会弄魔术似的，他还是端端正正的坐着，也不见他起立，突然间他坐的那张椅子，连人带椅飞了起来，就落在那根柱子前面。他手中还端着一杯酒，杯里的酒也没有滴出分毫。”段克邪是个武学大行家，知道那人是借着对方的掌力，运用巧妙的“大挪移”轻功，连人带椅，“移形换位”的，同时他也必定暗运护体神功抗御，所以没有受伤。

史若梅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位楚公子的本领决不在那女子之下，怎么他却不还手？”那酒保道：“他还手了。但却不是还手打那女子，而是向那女子敬酒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哦，向那女子敬酒？他们是相识的？”那酒保道：“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但见那位公子端着酒杯，向那女子说道：‘我从未冒犯姑娘，姑娘何苦屡次相迫？这定是误会了。我先请姑娘喝一杯酒，请姑娘息怒，把话说个明白。’这话一说，他手中的那一杯酒便飞了出去。说也奇怪，那酒杯就似有人托着似的，平平隐隐的向那女子飞来，满满的一杯酒，始终没有半点溢出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这人的脾气倒是很好。那女子一上来就向他施展杀手，他竟然毫不动怒，还向那女子敬酒。”

那酒保道：“那女子可不领他的情。奇怪的事儿又来了。酒杯飞到她的面前，忽地在半空中停住不动，但也不过停了一瞬，只见那女子张口一吹，突然间那酒杯飞过她的头顶，‘乒’的一声，在空中裂成四片，杯中的酒倾泻下来，刚好淋在我的头上，淋得我满头满面，那是一杯热酒，烫得我头面都火辣辣作痛。”段克邪心道，“幸亏那女子的一口真气吹出，已卸去对方这‘百步传杯’的劲道，否则你还要吃苦头呢。”

那酒保接着说道：“我吓得慌了，顾不得揩抹，也不敢劝架，就在此时，只听得那女子骂道：‘什么误会，你既是青州楚家的大少爷，那就是我的仇人了。哼，你还敢戏耍我么？’呼的又是一掌拍出，这一掌距离大约有六七步之遥，只听得‘蓬’的一声，那张椅子竟似受了大铁锤一击似的，登时也裂成几片！可是那位公子在前一瞬间已经跳起，椅子碎裂，他的头发却也不见掉下一根。”段克邪心道：“这人身手好快，轻功纵比不上大师兄，大约也不在我之下了。”那酒保接着说道，“我正自惊得目瞪口呆，只见那女子已追上去打那位公子。”史若梅怀着“听”热闹的心情，笑道：“这回他们可该交手了吧？”

酒保道：“那女的很凶，男的可没还手。他绕着柱子躲闪，那女的越打越紧，忽听得‘蓬’的一声，那女子一掌打中石柱，这掌印就是这样来的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后来怎么样？”酒保笑道：“后来么？咳，没有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怎的就没有了？”酒保道：“那女子一掌打中石柱，敢情手掌也是很痛，她呆了一呆，那男的趁这机会就溜走了。那女子跟着追去，两个人都走了，这故事不是没有了么？不但故事没有了，我的酒钱也没有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什么酒钱？”酒保道：“那位公子爷喝了我三斤白干，吃了我一只烧鸡，外加两斤卤牛肉，他可不是像你们这样先付钱的，他这么撒腿一跑，我可向谁讨去？这还不算，那女的还打坏了我一张椅子，这可不是我活活倒楣么？”史若梅好生失望，心道：“这故事没头没尾，只知他们打了一架，却不知这两个是什么人。”她听得不过瘾，对那贪得无厌的酒保也就不予理睬了。

段克邪忽道：“ 你做这个小买卖赚钱不易，我替他们赔偿你吧。 ” 又掏出一锭纹银给那酒保，那酒保眉开眼笑，说道：“ 这怎么好意思，你老给的赏钱已经够多了啦。 ” 口里是这么说，一双手已忙不迭的接过了那锭纹银。段克邪道：“ 你收下这锭银子，我再问你。 ” 那酒保道：“ 你老尽管问吧，只要是小人知道的定当奉告。 ” 段克邪道：“ 那少年公子是不是眉心有颗红痣，很惹人注目的？ ” 那酒保怔了一怔，道：“ 不错，你老怎么知道？他是你的朋友？ ” 段克邪道：“ 我认得他，也可以说是朋友，所以我代他付你酒钱。 ”

段克邪站了起来，走到柱子旁边细察那个掌印，史若梅听了段克邪的说话，也隐隐猜到了几分，却不便当着酒保向段克邪询问，只是跟在段克邪后面看那掌印。段克邪道：“ 这是大乘般若掌的掌力。奇怪，少林寺从来不收女徒弟的，这女子却怎的会使这种佛门的上乘武功？不过，她的功力却是还未够精纯，你看这掌根部份，陷入深些，指痕却就浅了。但话说回来，一个女子而能有此功力，那也真是极不容易的了！ ”

段克邪正在留心察看掌印，推测那女子武功的深浅，忽听得他们那两匹坐骑大声嘶鸣。段克邪回头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！

段、史二人那两匹坐骑是扎在路旁一棵树上，段克邪听得马嘶，向外望去，只见有两个汉子正在用刀割断扎马的绳索。段克邪大吃一惊，喝道：“ 好大胆的偷马贼！ ”“ 啪 ” 的一掌拍打桌子，借这一按之力，已是使出绝顶轻功，身形如箭，“ 射 ” 出茶 亭。

但还是慢了一步，那两个突如其来的怪客已是骑上马背，其中一人把手一扬，一团银光闪闪的东西飞进茶亭，但却不是对着段克邪，而是恰恰落在那柜台上，原来是一锭纹银。那汉子叫道：“ 我家小姐昨日打坏你店里的家私，这锭银子是我家小姐赏给你的！ ”

另一个汉子则在纵声笑道：“ 你这小子不配骑这样的好马，我们也不白要你的，这锭金子算是向你们买马。 ” 大笑声中，一团金光灿烂的东西飞出，这回可是朝着段克邪打来了。

段克邪大怒道：“ 岂有此理，谁要你的金子？ ” 衣袖一挥，将那锭金子一卷一抛，反打回去，那汉子接到手中，虎口隐隐作痛，大大吃惊，急忙反手一拍马臀，催得那匹骏马四蹄如飞。

他们这两匹坐骑本是经过训练的战马，认定了主人之后，轻易不肯让生人骑它的。但这两个汉子却不知有什么功夫，竟使得这两匹骏马对他们服服帖帖。段克邪暴跳如雷，以“ 八步赶蝉 ” 的绝顶轻功追去，那两个汉子回头一望，见段克邪紧追不舍，在他们后面也不过数丈之遥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。这两人心意相通，动作如一，齐声喝道：“ 好小子，你既不要金子，那就赏给你铁莲子吧！ ” 两人四手齐扬，十二枚铁莲子便如冰雹骤降，都朝着段克邪打来。

这一回他们是拿出打暗器的功夫，存心打伤段克邪的，当然与刚才抛出金子的用意不同，十二枚铁莲子分打段克邪十二道大穴，而且挟风呼啸，劲道亦颇不弱。这两人的暗器功夫在江湖上也差不多算得是一流的了，但用来对付段克邪那却还差得太远，段克邪一声冷笑：“ 原物奉还！ ” 一记劈空掌发出，十二枚铁莲子都掉了头。

可是这十二枚铁莲子也未能打到那两人身上，原因是那两匹骏马跑得太快，铁莲子追赶不上，在他们后面落下来了。

段克邪“八步赶蝉”的绝顶轻功在数里之内疾逾奔马，要是普通的坐骑，早已追上了。可是这两匹却是日行千里的迅马，段克邪再受了暗器一阻，人马之间的距离更是拉长，转眼之间，那两匹骏马已是绝尘而去，看不见了。段克邪知道追也无用，只好放慢脚步，过了一会，史若梅才气喘吁吁的赶了到来。

段克邪苦笑道：“追他们不上，咱们只好走路啦。”史若梅气呼呼地道：“真是可恨！克邪，你无论如何也得设法取回坐骑，这是秦襄所赠的宝马，咱们竟让它给人抢去，有何面目再见秦襄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你先把气消消，我是在想法子呀。逃得了小鬼，逃不了大庙，咱们只要查明他们是哪个庙里的小鬼，就可以把他们揪出来啦！”史若梅冷静下来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干脆和他们的主人算帐去。他们刚才已经自报身份，是那个在石柱上留下掌印的女贼的仆人！”史若梅气这两个偷马贼不过，迁怒及他们的主人，不分皂白，就先骂她是个“女贼”。

段克邪道：“那女子是何等样人，咱们还一点也不知道呢。可先得找着了一个人，才好从他那儿访查一些线索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你是说那位姓楚的少年公子？他是不是楚平原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从那酒保所说的看来，形貌相符，那人又是青州人氏，那定然是楚平原无疑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你和他交情如何？可知他的来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就是那日在秦襄所召开的英雄会中，在那大校场上我和他相识的。以后就未见过面了。但虽然只是一面之交，却不同于普通相识，他与我以及铁表哥等人都是同案的‘叛逆’，我觉得他也是个很讲义气的朋友。可惜我对他的事情，却是知得极少。””

当日在秦襄所召开的英雄会中，突然临时传来圣旨，要捉拿十个叛逆，楚平原列名最后。其他九人，都是在绿林中或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，只有这个楚平原，谁也不知他的来历，所以他虽然“名附骇尾”，但在群豪心目之中，却是个最神秘的人物，不知他犯了什么案子，何以也被列名叛逆？后来辛芷姑、空空儿相继进场，楚平原和他们搭话，段克邪方始知道此人与他师兄相识，并知精精儿那把“金精短剑”就是偷自他家的。不过，段克邪知道的也只是这么多了。

史若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正好给楚平原帮一忙，与他共同对付那个女贼。就不知往哪里可以找到楚平原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他既在此间出现，想必也是到伏牛山准备参加绿林大会的。咱们可以不用更改计划，先到伏牛山见过铁表哥再说。即使他有事延误，未曾赶到，甚或他根本不是到伏牛山的，那也无妨。那里群豪毕集，咱们总可以探到一些消息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好，那咱们就赶路吧。”走了一会，史若梅想起一事，忽道：“克邪，你阅历比我丰富，你可看出来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看出什么？”史若梅道：“那两个偷马贼似乎不是汉人？”段克邪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史若梅道：“现在已是初夏天时，他们还戴着窄边的皮帽子！这可不是本地汉人的习惯。依我看来，他们即使不是胡人，也是塞外来的。”要知当时中国北部地区，汉胡杂处，实是不易区分，但在风俗习惯上，虽然长期相处，有好些地方，却还各自保存有其本族的特点。段克邪笑道：“梅妹，你在江湖上磨练了这些时日果然是大有进步了，看人就比我仔细得多。我本来也看出一些疑点……”史若梅经他一赞，大为高兴，有意逞能，忙又抢着说道：“你先别讲，待我说说，且看英雄之见是否略同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好，你说。”史若梅道：“那两个贼人善于驯马，举止粗犷，从这两点也

看出他们是以游牧为生的胡人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惜你不是男儿。”史若梅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要是你是男儿，这就可以说是‘英雄之见略同’了。”史若梅“呸”了一声道：“好呀，原来你是绕着弯儿来取笑我，但你自称英雄，也不害羞么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好，大家都别找‘缝儿’了。其实你也说得不错，你本来算得是一位巾帼英雄。”史若梅嗔道：“不用你来奉承，走吧！”

段克邪忽地正色说道：“这两人若是胡人，内情就更复杂了。那女子和楚平原也不知是什么关系？倘若碰上了她，你可先别动手，咱们先得查明她的来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这个当然，你当我只是个知打架的莽娘子么？”

黄昏时分，两人已进入山区，段克邪道：“前头只怕不易找到人家投宿了，咱们索性径往前走，走得倦了，再找一个山洞栖身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好，咱们失了坐骑，夜间正好施展轻功。有你在旁，也无须惊惧虎豹。”她前一天刚刚跟段克邪学会了上乘轻功的运气法门，恨不得有个地方练习，当下就施展起来，段克邪不时从旁提点。

这是一个无月无星的晚上，幸好段克邪轻功卓绝，从小又练就一双夜眼，他在先头引路，让史若梅可以放心施展，不虞摔倒。史若梅越跑越是高兴，不知不觉，已走上一座黑黝黝的山峰，却不知是什么时分。段克邪笑道：“累了没有？”上乘轻功，无须费什么气力，史若梅道：“不累，咱们索性走到天明再止步吧。”说话之间，段克邪忽见山峰上似有幢幢黑影，吃了一惊，心头怙慑。正是：

午夜荒山逢异事，远方奇女会英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　异国鏖兵伤大将　　荒山伏甲困英雄

段克邪悄声说道：“前面有人，待我先去踩道。”当下便即施展绝顶轻功，借物障形，窜入密林。

忽听得草丛中“唰”的一响，两条黑影，已先自窜了出来，其中一人沉声说道：“俺哀达里洪巴挨达？”段克邪怔了一怔，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黑暗中也看不清楚那两人的面貌，但他们头上所戴的窄边皮帽子却还可以看得出来，料想是两个胡人。

那两个汉子不见段克邪回答，陡地手腕一翻，两柄亮晶晶的匕首闪电般的便向段克邪搠来，身手端的是矫捷之极。原来他们是用他们本土的方言向段克邪喝问口令，段克邪回答不出，当然立即便知道他不是自己人了。

那两个胡人身手固然矫捷，但比起段克邪来，却还差得太远，段克邪一见刀光，身形疾闪，两柄匕首都搠了个空，段克邪欺身直进，站在两人当中，双手一分，一招“左右开弓”，使出大擒拿手法，黑夜之中，竟是不差毫厘，刚刚拿着那两个胡人持刀的手腕，段克邪因想盘问他们，所以未点他们的穴道。

段克邪一时粗心，未想到他们还有许多同伴，怎容得他仔细盘问，就在段克邪拿着那两人手腕，尚未来得及发话之时，那两人已是发声长啸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啸声未歇，山头上突然似变戏法一般，涌现了无数灯光，原来埋伏在这山头上的竟有数十人之多，手中都提着灯笼，灯笼外边套着一层黑布的布罩，他们听得同伴发出暗号，知道来了敌人，这才揭开布罩，露出灯光的。

幸好被段克邪所擒的这两个汉子，乃是在最前面担任警戒的，离他们伙伴聚集的中心地点，还有数十丈之遥，灯光照射不到，段克邪一时间还未曾给他们发现，当下迅即点了那两个汉子的哑穴与麻穴，只听山上已是喧闹之声纷起，“在哪一边？在哪一边？”“是那个姓楚的小子吗？”“咦，怎么啸声止了？呀，不好，敢情是咱们的人已遭了那小子的毒手了？”纷闹之中，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少女声音斥道：“不许慌乱，仔细搜查！”段克邪心中一凛，“这女子多半就是那两个偷马贼的主人。”

段克邪正要挺身而出，就在此时，忽又听得一声长啸，有人朗声说道：“不错，是我楚平原来了！嘿嘿，你们就是没设下埋伏，楚某也是要来的！我正要请问姑娘，为何总要与我为难？”声音的方向，在段克邪的另一边，登时把那些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！

史若梅已到了段克邪身边，低声问道：“咱们怎样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先别动手，看看再说。”把史若梅轻轻一带，手拉着手，飞上了一棵七八丈高的大树，山头灯火通明，居高临下，看得最是清楚不过。

只见一座挺然耸立的危岩之上，一个白衣汉子跳了下来，这块岩石有十几丈高，那汉子衣袂飘飘，有如御风而行，凌空而降，姿势美妙之极！这白衣汉子便是楚平原了。段克邪在轻功上有过人的造诣，也不禁暗暗赞叹，“我只道本门轻功天下无双，却不道楚大哥之所学却又另有妙处，不在本门之下！只不过他功力未到，尚不足与我师兄比肩而已。”

段克邪师兄（空空儿）的轻功天下第一，他本身的造诣也还略在楚平原之上，所以见了楚平原显露的这手轻功，虽然觉得它另有妙处，赞叹不已，但还不至于怎样惊奇，山头上这一班人却不禁看得呆了。那少女心中暗暗叹

息，“似这等相貌英俊、本领高强的少年真是世间少有，可惜他偏偏是我的仇人之子！”

就在楚平原从高处跳下之时，距离那座危岩最近的两个汉子已是疾奔过去，这两个汉子身高七尺有奇，熊腰虎背，一人手里提着一个大铁锤，端的是威风凛凛，有如金刚降世一般，那少女心头一震，樱唇微启，声音未曾吐出，那两个大汉已是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两柄大铁锤朝着楚平原当头碰下。

楚平原脚尖刚刚着地，立足未稳，便碰到这两个猛汉的暴袭，实是危险之极，难以避开。但楚平原就在这惊险绝伦之际，显露出卓绝非凡的功夫，他并不闪避，只见他衣袖一挥，轻轻一带，使出了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巧劲，衣袖飞扬，把左边打来的那柄大铁锤一裹一送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左边打来的大铁锤便恰好与右边打来的大铁锤碰个正着，楚平原却已从这两人中间穿了出去。

这两个汉子功力悉敌，两柄大铁锤碰击之下所发出的巨响震耳欲聋，蓦地这两个汉子都是大叫一声，手中的大铁锤也都是脱手飞上了半空！

楚平原早已走到前头，神色自如，朗声笑道：“我还未曾与你们小姐说话呢，何必急着动手？”楚平原神威凛凛，先声夺人，那少女手下不乏武功高强之士，但在这瞬间，却不禁为他惊人的武功所慑，登时鸦雀无声，谁都不敢上前拦阻。楚平原步履从容，走到了那少女面前。

那少女怦然心动，想道，“他无论碰上什么危险，都是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气，和小时还是一模一样。刚才室韦兄弟那两柄大铁锤打下之时，倒是把我吓了一跳！咦，我不是为了报仇来的吗？怎的却突然怜惜起来了？不，不对，我一定要硬起心肠才是。”

楚平原仍是那副毫不在乎的神气，在刀剑环列之下，向那少女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我自问并无冒犯姑娘之处，不知姑娘何以定要将我置于死地？姑娘可肯明白见告，免得我死了也是糊里糊涂，难以瞑目？”

那少女咬了咬牙，冷冷说道：“楚平原，你不认得我了？”这已是她第二次向楚平原这样发问了，楚平原好生诧异，向那少女瞧了又瞧，只觉果然是似曾相识，但却怎样也想不起来。只好说道：“请恕楚某记性太坏，实在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姑娘？”

那少女给他瞧得杏脸飞霞，忽地把嗓子迫尖，用一种娇嫩的孩子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不要你用玉来交换，这两块贝壳是我送给你的。你瞧这贝壳有七种颜色呢，美不美？但在我们家乡，却是并不值钱的！”旁边的人（包括在树上偷听的段克邪与史若梅在内）都不知她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也不见她拿出什么宝玉或者贝壳。楚平原听了可是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你、你是小霓子？”那少女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想起来了没有？”

楚平原想起来了，这已经是十五年前的旧事。那一年他父亲楚充国新任安西都护使，驻节西域一个名叫“师陀”的小国，楚平原那时只是个十岁大的孩子，跟着他的父亲也到了师陀国。师陀国有位右贤王兼掌全国兵马，复姓宇文，双名扶威。宇文扶威有个女儿，名叫虹霓，比楚平原更小，只有五六岁，师陀国是大唐藩属，楚平原父亲在那里作“都护使”，等于是他们的太上皇，和掌管师陀国军政的宇文扶威当然是时常往来的了。宇文虹霓活泼可爱，楚平原把她当作小妹妹一般，时时逗她玩耍。师陀国出产玉石，但贝壳是海边才有的，宇文虹霓却未见过。她听得楚平原说贝壳如何如何美丽，便要拿宝玉来与他交换。楚平原不要她的宝玉，送了两块贝壳给她作玩物。

刚才这少女所说的那些话语，便正是楚平原那时对她所说的话。

楚平原在师陀国不到一年，离开之后，再也没有见过宇文虹霓，要不是她说出这件旧事，学他当年的口音，说出他当时的言语，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眼前这位如花似玉的少女，便是当年那个拖着鼻涕的小姑娘。

宇文虹霓咬着嘴唇道：“你明白了没有？”楚平原道：“明白什么？小时候我可从没欺侮过你，最少我曾经送过你两片贝壳。”宇文虹霓冷冷说道：“谁和你说笑？我问你，你爹爹呢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十年前早已死了。”宇文虹霓道，“着啊，你爹爹死了，我不找你找谁？你们中国有句老话：‘父债子还’，今日，我就是来找你讨还血债的！”楚平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，这话从何说起？”宇文虹霓厉声道：“还不明白？你想想你们是怎么离开师陀国的？”

十五年前的一个意外事件在记忆中重现。那是一个无星无月之夜，宇文虹霓的父亲宇文扶威突然带兵攻围他父亲的衙门，黑夜中一场混战，楚平原和他父亲楚充国侥幸逃脱，天明时分查点人数，楚充国带来的大唐官兵，本来是三千人的，只剩下十八骑。事后始知，原来这场事变是回纥在师陀国的驻军发动的，当时回纥的势力在西域己大大扩张，和大唐帝国的势力发生了利害冲突，回纥以威迫利诱，唆使西域各国叛唐，在师陀国发生的兵变就是其中的一个事件。当晚攻击大唐“安西都护使”的兵士，就有一部分是回纥的骑兵。

事件过后，师陀国成了回纥的属国。楚平原的父亲则回国请罪，并自动请缨，求朝廷派兵讨伐回纥。哪知，朝议未定，安史之乱已起，大唐反以卑辞厚币，求回纥相助平乱。收复长安之时，子女玉帛被回纥军掳掠一空。一向被西域诸国奉为“天可汗”的大唐帝国，从此声威一落千丈，反而要向回纥低首称臣了。

唐朝既定下向回纥求援的“国策”，楚充国所奏当然就遭受了朝廷的驳斥，而且还给他加了一个“处理失当，轻启边衅”的罪名，把他斥革。楚充国回到故里，过了几年，感时伤世，郁郁而终。

楚平原给她引起这些惨痛的回忆，不觉热血沸腾，悄声说道：“原来你说的是这一件事。我爹爹的部下在这一事件中几乎尽数伤亡，不知你要向我讨什么血债？”宇文虹霓怒道：“你只知你们的人有所伤亡，我们的人死了多少，你知不知道？”楚平原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说起来罪魁祸首乃是回纥，你们在它控制之下，做出了这件两败俱伤的事情，实是令人痛心，不过我也不想责怪你的爹爹了。”宇文虹霓大怒道：“你还要责怪我的爹爹？你们那些士兵算得了什么，死了一千一万个也抵不上我爹爹一个！”楚平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，你爹爹——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你还问我爹爹，我爹爹在那一晚给你爹爹杀了！”

楚平原呆了一呆，心道，“原来是这样糊里糊涂结了仇家。”当下说道：“我爹爹直到死时，还不知曾有误杀令尊之事。当然在黑夜之中混战，双方死伤实是难免，令尊也未必就是家父亲手杀的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你爹爹乃是主帅，不论是否他亲手所杀，这笔帐总是要算在他的头上。”楚平原心头怒起，“天下哪有如此蛮不讲理的人？是你爹爹先来偷袭，死了也是活该。”但他一来念在宇文虹霓已是国破家亡，大唐与师陀可说是同受回结之祸；二来也念在与她乃是青梅竹马之交，这冤家实是宜解不宜结。于是强抑怒火，委婉说道：“你我两家本来交情不薄，当日之事，都是回纥挑拨所致……”

宇文虹霓厉声说道：“我不与你谈论国家大事、谁是谁非，我只知冤有头，债有主！”楚平原道：“即使你认定我爹爹是你仇人，我爹爹亦已死了，我愿到贵国，在令尊坟前，带孝上香，代我爹爹赔罪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也总可以解恨了吧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不能，你爹爹死了，还有你呢！我已在爹爹灵前洒过血酒，无论如何也是不能饶你的了！”

原来师陀国的民风，最是好勇斗狠，父母之仇，子女必须代报，否则便要受亲友唾弃，宇文扶威没有儿子，复仇的担子便落在宇文虹霓身上。子女在被害的父母灵前洒下血酒，这是师陀国最郑重的一种宣誓仪式。那年宇文虹霓不过六岁，她在父亲灵前洒下血酒之后，日夕所受的教导无非如何替父亲报仇。因此尽管她听了楚平原的辩解，也觉得未尝无理，但这仇却还是非报不可。

楚平原已是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，哪知还是得不到对方的谅解，当也不由得傲气勃发，冷笑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定要我填命的了？只不知当日枉死的大唐将士，却又向谁索命？”宇文虹霓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这个我管不着，我只知父债子还，我就要向你讨还血债！”楚平原仰天大笑道：“好呀，你既然蛮不讲理，那么我也只得明白的告诉你，这笔糊涂的血债，我可不想代父偿还！你有本领，你就来强讨吧！”

宇文虹霓柳眉一竖，正要发号施令，叫手下把楚平原生擒，好拿到她父亲灵前活祭。忽地有个汉人军官，越众而出，说道：“宇文姑娘，下官奉命前来，听你差遣，请容我稍尽犬马之劳，将你所要的人犯拿来移交给你。”楚平原觉这话刺耳得很，睁眼一瞪，不觉大为惊异，原来这个军官竟是前任的宫中宿卫统领武维扬。

楚平原大为奇怪，冷笑说道：“武维扬，你知不知羞？”武维扬道：“知什么羞？”楚平原道：“我与这位姑娘之间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，你是大唐一位扈从天子的军官，却来听一个外邦女子的差遣，还说要效什么犬马之劳，你丢了自己的面子不打紧，简直是有辱国体，腾笑外邦！”武维扬道：“哼！有辱国体？你知道什么，我这正是奉了朝廷之命！”楚平原道：“咦，这倒奇怪了，请问我犯了哪条国法？”武维扬道：“你犯了上国贵人，就是一个天大的罪！”楚平原侧目斜睨，向宇文虹霓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，我竟不知姑娘是一位上国贵人。”宇文虹霓倒有点不好意思，连忙说道：“我倒无意请贵国协助报仇，这是我母舅有一日与你们贵国的韦大总管谈起此事，他就派了这位武将军来说是帮我办案。嗯，武将军，我只愿按江湖规矩办事，不想惊动贵国官府，就由我与楚相公作个了断，不须你代劳了。”

原来在回纥灭了师陀之后，宇文虹霓的母亲归顺回纥，在回纥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时，她的母舅也随同出征，官居左将军之职，最近又由回纥帅军统派他到长安来做军务联络使。唐朝天子势力日弱，各地藩镇形同独立，天子号令不出京畿，正要结纳回纥作为强援，是以对一个本属师陀籍的回纥降将，朝廷上下，也争相趋奉。武维扬因那日在秦襄的英雄大会，处置不当，被长乐公主告了一状，官贬三级，从宿卫统领贬作一个普通侍卫，因此他闻知此事，便自告奋勇，请禁军大总管派他来协助宇文虹霓查缉她的仇人。禁军总管也知此事有失朝廷体面，而且只是查缉一个楚平原也无须兴师动众，故此要他秘密从事，只能以私人的身份协助宇文虹霓。

武维扬一心藉此机会，巴结回纥“贵人”，以图升赏，听得宇文虹霓有拒他帮手之意，连忙说道：“这与江湖上一般的寻仇报怨不同，他是敝国子

民，理当由小官捕拿，以尽主客之道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好，既是大唐律例如此，我就让你先去拿他。但我可有言在先，要是你拿他不下，我可不管你们的律例了。”

楚平原这才恍然大悟，“原来我竟是因此负上了叛逆的罪名！朝廷不思湔雪国耻，反而因为惧怕回纥，翻出我爹爹的旧案，将功作罪，胡里糊涂的要我作替罪的羔羊！”思念及此，悲愤莫名，虎威顿发，朗声说道：“我楚家无负朝廷，决不能奉此乱命。你这厮谄媚外人，无耻已极，我不理你是否奉有朝廷命令，你先吃我一刀！”

武维扬暴跳如雷，“反了，反了！”一鞭便扫过来，楚平原的雁翎刀亦已横削过去。武维扬曾为宿卫统领，武功委实不弱，这一鞭打出，抖起三个圈圈，恍如狂涛骇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疾涌而来，登时把楚平原身形罩住。

哪知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楚平原的本领更胜一筹，他这一刀名为“三羊开泰”，也是一招三式，精妙无伦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他的刀背拍下，解开了一圈，武维扬的长鞭迫得抖直，所蓄的劲道已是消了几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楚平原刀背一翻，反手一挑，又把他的第二圈解了，刀光鞭影之中，楚平原的最后一式沿着鞭梢进削，一刀削过，带起了一道血光，武维扬一根指头给他削下，长鞭脱手。

宇文虹霓道：“武将军，你已尽本份，我领了你的情了。多谢你给我带路，我已找到仇人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声到人到，青钢剑扬空一闪，替武维扬拦着了对方的追击。武维扬贪功受辱，满面羞惭，急忙溜走，连那根镶金嵌玉名贵非凡的长鞭也顾不得拾起来了。

楚平原凝眸止步，横刀当胸，说道：“小霓子，你的仇家应是回纥，你却来向我寻仇，实是无理孰甚，恕我不能成全你孝女之名！”宇文虹霓只知她父亲是被楚充国杀的，她自小就受到要向楚家报仇的教导，因此，对楚平原所说的道理，一时之间，哪想得通？楚平原话犹未了，她已“唰”的一剑，便刺过来，冷冷说道：“父仇不共戴天，任你如何狡辩，我总是不能将你放过！你小时待我不错，你横刀自刎了吧！我免你灵前碎剐之苦。”楚平原闪过她的一剑，纵声笑道：“小霓子，我不是怕你，我是和你说道理，你既不听，那只有迫我和你动手了！”

宇文虹霓“唰”的又是一剑刺下，剑光闪闪，连袭楚平原上中下三处要害，楚平原回身滑步，反手一勾，施展大擒拿手法来扣宇文虹霓捏着剑诀的手腕，宇文虹霓那一剑贴着楚平原肋旁刺过，剑招已是使老，她应变也真机灵，身形微侧，将捏着的剑诀放开，立即便是一掌拍出。右手剑也不变招，顺势便是回锋反戳，一圈一带。

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宇文虹霓连人带剑转了一圈，斜退三步，但她那柄长剑回锋反戳之时，也把楚平原的衣裳削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裂缝！

两人都是暗暗吃惊，楚平原急忙趁着她退步之际，把纳回鞘中的宝刀再抽了出来，宇文虹霓身手之矫捷，竟是不在楚平原之下，楚平原宝刀刚一出鞘，她己是退而复进，先发制人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来刺楚平原的虎口。

以往几次楚平原与她遭遇，楚平原都是尽量想法避战，这次才是真正较量。试出了对方的真实本领之后，心中彼此都是暗暗佩服。宇文虹霓心想，“他武功果然是比我高强，我想独自报仇，只怕是万万不能了。唉，真可惜他是我杀父仇人之子。”楚平原则在想道，“她比我年小四岁，掌力只是略

输于我，剑法的奇诡却大出我意料之外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能有如此本领，确是世间少见。唉，可惜她蛮不讲理，硬要把我当作仇人。”

宇文虹霓既是不肯放弃报仇的念头，她又自知本领不及对方，一抢得先手，哪还敢手下留情，当下剑中夹掌，剑剑指向对方的要害，掌势亦是飘然之极，不和楚平原硬碰。

楚平原被她占得了有利的形势，一时之间，倒也不易转守为攻。但楚平原不只是本领胜她一筹，临敌的经验，武学的造诣，更要比她高出许多。他一步步的沉稳化解，到了四五十招之后，已渐渐摸熟了宇文虹霓剑招路数，扳成了平手。

宇文虹霓急攻不下，连使险招，这便给了楚平原以可乘之机，激战中宇文虹霓唰唰两剑，欺身进逼，楚平原横刀削出单掌一立，又作势击她命门要穴，宇文虹霓身形微晃，一招“金针度劫”，反挑上来，楚平原已摸熟她剑招路数，早料到她要使此一招，立却抢先一步，改下手刀为上手刀，猛的一招“举火撩天”，向上攻击，同时双指扣作环形，修的便对着她脉门弹出！

双方剑掌兼施，恰恰碰个正着，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响过，火星蓬飞！宇文虹霓用的是一把百炼精钢的好剑，楚平原用的则是夺自前任九城司马杜伏威手中的宝刀，刀质比剑质还胜几分，刀剑相交，火星蓬飞，宇文虹霓的青钢剑损了一个缺口。

宇文虹霓在兵器上的吃亏还小，掌心被楚平原以铁指弹切弹了一下，吃亏更大，登时手掌酸麻，还幸而不是正中脉门，否则更要不能动弹。

楚平原趁着宇文虹霓大吃一惊之际，立即如影随形，反客为主，跟踪追击，闪电般的再补上一刀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宇文虹霓头上的一根玉簪已是被他的宝刀削去了上半段！

楚平原一招得手，立即凝身止步，冷冷说道：“承让了！这冤仇可解了么！”要知楚平原这一刀，实在可以取了宇文虹霓的性命，他如今刀下留情，若照江湖规矩，即使宇文虹霓的父亲就是给他杀的（更不要说间接又间接，是他父亲手下杀的了），这也叫做“一命还一命”，对方是不能报仇的了。若然定要报仇，那就要在杀了对方之后，便行自刎。

宇文虹霓神色惨然，退出数步，青钢剑一指，说道：“我已在父亲灵前洒下血酒，父仇不能不报！罢，罢！，我杀了你，就陪你死吧！”她那青钢剑一指，乃是一道命令，本已散在楚平原四周的七个武士登时缩小了圈子，把楚平原围在核心！

这七个人都是师陀、回纥的著名武士，各使不同的兵器，占据不同的方位，向楚平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。

楚平原喝道：“好呀，你们恃多为胜，可休怪我刀上没有眼睛！”大喝声中，脚踏“坎”位，转向“离”方，向着一个使戟的武士蓦地一刀劈去，意欲杀伤对方一两个人，便可突围而出。

哪知对方所布的“正反四象阵”十分奇妙，楚平原一刀劈去，使戟的那个武士已是转了方位，另外的两个武士从正中间硬接了他这一刀，这两个人一个使青铜锏，一个使链子锤，都是重兵器，招捷力沉，尤其那个使链子锤的更为敏捷，楚平原奋起神力，把使青铜锏的震退两步，链子锤却也和他的雁翎刀碰个正着，火星蓬飞中，链子锤的锤头被他的宝刀劈去了半边，可是楚平原的虎口亦已隐隐作痛。

宇文虹霓的本领与楚平原相差不远，加上了这七个武士相助，自是大占

上风。她所布下的这“正反四象阵”，根据“八卦”的坎、离、兑、震、巽、乾、坤、艮八个方位而来，即四个正方向和四个斜方向，虚实相生，正反互用，故此名为“正反四象阵”，宇文虹霓占了全阵枢纽的“乾”位，加上那七个武士，便正好是占了八个不同的方位，配合得妙到毫巅，楚平原攻向那方，宇文虹霓所占的“乾”位都可以来得及救援，何况任何一方都有两翼的武士相助，楚平原再想打开缺口，那是难上加难了。

楚平原被她转动阵势，困在核心，包围圈给越缩越小，楚平原拼着豁出性命，高呼酣斗，兀是神威凛凛，毫无惧容！正是：

可怜两小无猜日，怎料今朝作对头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　破阵挥刀怜弱女　横空飞索救英豪

“正反四象阵”越收越紧，楚平原一口雁翎刀抵御八般兵器，拼着豁了性命，使的也正是狠辣的招数。在这样情形之下，楚平原要想打开缺口，固是极难，那些人要想擒他也是不易。宇文虹霓一咬银牙，厉声叫道：“拿不了活的，死的也要！”这道命令一下，那七个武士放手攻击，形势更见紧张。楚平原双睛火赤，瞪视宇文虹霓，又是愤怒，又是怜悯，心想，“好好的一个小姑娘，却怎的如此不明事理，不问是非，只知报仇，变成了一个狠毒的女人了！我楚平原要是便此糊里糊涂的死在她的手下，也真是太过不值了！”楚平原在愤怒之下，几次便想施展两败俱伤的刀法，与宇文虹霓同归于尽。但想到她已是国破家亡，自己若再取了她的性命，也还是觉得有点于心不忍。

宇文虹霓面对着楚平原那愤怒的眼光，想起小时候他是像哥哥一般对待自己，心中也不禁暗暗抱愧，“不是我狠心杀你，只恨上天安排不巧，偏偏叫你的爹爹杀了我的爹爹。唉，我已在爹爹灵前洒了血酒，你是我杀父仇人之子，叫我怎能饶你？”狠起心肠，避开了楚平原的目光，仍然毫不放松的指挥手下，向楚平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。

段克邪在树上看得清楚，见楚平原形势危急，已非自己出手不行，悄声说道：“梅妹，你在前头等我！”史若梅道：“你为何不要我给你做个帮手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敌众我寡，我此去只是助楚平原破阵，并非要和对方决战。”史若梅放心不下，说道：“你一个人，这——”段克邪笑道：“你放心，这个阵势虽然厉害，谅也还难不倒我！”无暇多作解释，蓦地一声长啸，便如一头大鸟一般，倏的从林中飞出！

若论本领，段克邪也胜不了楚平原多少，但他自信可以破阵，其中却有个缘故。他以前曾被牟世杰的那八个侍者，用诸葛武侯遗下的、按着八门生克的阵势（俗称八阵图）围过，后来得他大师兄空空儿救了出来。宇文虹霓如今所布的“正反四象阵”，也是按着八门生克的方位布置，与“八阵图”有相同之处，但论到阵法的奥妙，却是远远不及牟世杰按照诸葛武侯古法所布的阵图了。

段克邪在树顶居高临下，看了这许久，对这“正反四象阵”的阵式早已了然于胸，当下一声长啸，吸引了敌方的注意，好让史若梅悄悄溜走，随即以闪电般的身法，攻入阵中。

段克邪看出使戟的那汉子武功较弱，一出手就向他先行攻击，段克邪的功力与楚平原差不多，但出手却比楚平原更快，使戟的那汉子对付楚平原，还可以勉强单独抵御一二招，对出剑如电的段克邪，却是一招也抵御不了。

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那汉子左右两翼的伙伴还未来得及包抄上来，手腕已是中了段克邪一剑，长戟脱手飞出恰巧向着另一个武士飞去，那武士功力颇高，反手一击，长戟飞出阵中，落于山下。但他突然遭这意外，阻了一阻，肩膊已是中了楚平原一刀，被楚平原打开了缺口。

段克邪一招杀败了那使戟的汉子，身移步换，脚踏巽位，立即占据了“生门”，两侧武士，一刀一斧，这才攻到他的身前。段克邪双眼一瞪，认得这两个武士正是昨日偷他与史若梅坐骑的那两个胡人，段克邪喝道：“还我马来，否则要你性命！”横剑削出，一招“横云断峰”，他出手迅疾，宝剑又极锋利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那两个武士的一刀一斧，都已给他削去了锋刃。段克邪正要剑刺他们穴道，忽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，宇文虹霓一剑

刺到。

段克邪身法比她的剑法更快，抢先一步，夺了“ 坤 ”位，横肱一撞，将占在原来这个方位的武士撞翻，这一着有个名堂，叫做“ 乾坤易位 ”，“ 正反四象阵 ”的阵势，至此已是被他完全破了。

被段克邪撞翻的那个武士身躯倒下，恰恰做了同伴的。‘ 绊脚石 ”，自招壅塞，反而妨碍了宇文虹霓所采取的攻势。

段克邪抡圆宝剑，使出铁摩勒教他的一招“ 独劈华山 ”的剑法，把长剑当作大刀来使，刚猛无伦！宇文虹霓练有金钢掌力，在女子之中，具有似她这样气力的，普天之下，也只是寥寥几人。但毕竟是个女子，怎比得上段克邪的气力，双剑相交，火星四溅，震耳欲聋，宇文虹霓虎口裂开，血丝沁出。

段克邪见她剑未断、人未伤，叫道：“ 好剑，好功夫！再接一招！ ”抡剑又是朝头劈下，宇文虹霓已知这人本领比楚平原更高，她的气力不敢分开使用，剑中套掌的看家本领拿不出来，只好使尽气力，横剑接招，接不接得住，那却是毫无把握了。

段克邪正要一剑劈下，楚平原忽地叫道：“ 段兄手下留情！ ”段克邪剑术精妙，早已到了运用随心的境界，剑势倏然斜展，不斩人而硬碰对方兵刃，只听得“ ”的一声，双剑相交，火花飞溅之中，段克邪剑尖已是指到对方脉门，大喝一声：“ 撒手。 ”

段克邪这一剑用了八分气力，宇文虹霓虎口震裂，兵刃本来就已掌握不牢，惊魂未定，段克邪剑招又到，吓得她只好将剑扔出，转身便逃。

段克邪见她接了自己这招，居然还能施展上乘轻功，一掠数丈，也不由得暗暗喝彩，叫了一声：“ 侥幸！ ”心道，“ 幸亏我懂得破阵之法，先把她的羽翼剪除，要不然只怕胜败难料。 ”段克邪将宇文虹霓扔来的宝剑接到手中，朗声说道：“ 你的手下偷了我两匹坐骑，你若想要回宝剑，须得把我那匹坐骑送到伏牛山的龙眠寨，和我交换！ ”楚平原在他破阵之时已先走了。

这晚无月无星，天黑如墨，段克邪跑了一会，高声叫喊楚平原的名字，却听不到他的回声。

忽地雷声殷殷，电光闪闪，下起雨来。段克邪加快脚步，冒雨翻过山头，走了一程，忽地在电光一闪之中，似见一条黑影，还未看得真切，就在黑暗之中消失了。段克邪叫道：“ 楚大哥，我在这边！ ”他见那人轻功超卓，以至必是楚平原无疑，哪知叫了两声，还是听不到回答。段克邪甚为诧异，心道：“ 难道是我眼花，嗯，也许是只猿猴，也说不定。 ”

就在这时，忽听得史若梅的声音叫道：“ 克邪，是你吗？我在这儿！ ”段克邪大喜，向那声音来处飞步赶去，亮起火折，果然看见史若梅躲在石罅里避雨，那是两块大石，状如华盖相连，下面有很大的空隙，可以容得下两个人。段克邪也躲进去，史若梅道：“ 哎呀，你的衣裳都已湿了！ ”替他脱下上衣，绞干水份，铺在石上。

段克邪道：“ 你没见着楚平原吗？ ”史若梅道：“ 楚平原没见着，我倒发现了另外两个人，你猜猜看，是谁？ ”段克邪没心情猜，笑道：“ 听你这么说，一定是我认识的了。是谁？ ”史若梅笑道：“ 岂止认识，还是你的好朋友呢。这两人一男一女，男的是牟世杰，女的是史朝英。 ”段克邪吃了一惊，道：“ 怎的他们二人也在深夜赶路？他们没发现你吗？ ”史若梅道：“ 我当然不会让他们发现，不过，也险得很，他们就在我身边走过，要是他们也想到这大石的空罅避雨的话，我可就要落到他们手上了。 ”段克邪道：“ 天

这么黑，你躲在这里面，怎么知道是他们二人？”史若梅道：“我听得那妖女的声音，那时她似乎是滑了一跤，正在叫牟世杰拉她一把。”段克邪心道：“莫非我刚才所见的黑影就是牟世杰？但何以只是一条黑影，史朝英呢？若然不是牟世杰，那黑影又是谁呢？”

史若梅道：“克邪，怎的你手上也拿着一把剑？”原来段克邪夺了宇文虹霓的宝剑，因为没有剑鞘，所以拿在手上，他自己那把宝剑，则已插入剑鞘，挂在腰间了。

段克邪笑道：“你看这把剑好不好？”史若梅接过去弹了一弹，声如鸣金夏玉，随手一挥，一根石笋登时齐根削去，史若梅赞道：“好剑，好剑！你怎么得来的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这是我从那胡女手中抢来的，可惜未得剑鞘。”当下将刚才破阵夺剑的经过讲给史若梅听。

史若梅把玩这口宝剑，爱不忍释，笑道：“骏马我所欲也，宝剑亦我所欲也。我真不知是该盼望那胡女拿咱们的坐骑来交换的好，还是不来的好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她未来交换之前，你就使用这口宝剑吧。咱们的坐骑是秦襄所赠，还有着秦襄一份情义的，当然是能够讨回的好。你怕没有宝剑，我把我这口送你便是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宝剑名马，武人见了都是欢喜的，但喜欢是一回事，贪图别人的东西又是一回事。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你就拿来当真了？其实你的就是我的，你我从今之后永不分离，你有宝剑，不也就等于我有宝剑吗？”段克邪心里甜丝丝的，说道：“梅妹，咱们这次回去，见了铁表哥，就叫他给咱们主办婚事，我就可以天天伺候你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呸，你扯到哪里去了？不结婚，难道就不可同在一起，非得分离不成？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雨已止了，段克邪伸出头来一看，东方已是微露曙光，说道：“咱们可以走了。只是楚平原却不知如何，令人放心不下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或许他因未碰上咱们，先自到伏牛山去了。他年纪比你大，看来也要比你老练得多，既已脱险，自会来找你的。”

段克邪一想，楚平原的武功与自己不相上下，即使是碰上了牟世杰、史朝英，打他们不过，也总还可以逃得了，便同意史若梅的意见，先往伏牛山山寨，看他到了没有。

楚平原突围之后，跑了一程，未见段克邪来到，天已下雨，楚平原想起当年与父亲从师陀国逃出之后，也是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黑夜，追思往事，心中怅惘，“糊里糊涂结了这样一个仇家，真是好没来由。十五年前，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，如今长大了，竟变得如此蛮不讲理，也真是令人意想不到。”

黑夜空山，风雨愁怀，楚平原正自怅怅惘惘，在风雨中踽踽独行，不知不觉已是衣裳尽湿，微微感到一丝凉意，正想找个地方避雨，忽见有条黑影，迎面而来，楚平原连忙叫道：“是段兄吗？”话犹未了，那黑影已是倏地到了他的面前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蓦地寒光一闪，已是一剑向他刺来！

楚平原大吃一惊，连忙闪躲，饶是他闪躲得快，衣襟也已被对方的利剑刺穿。楚平原这才看出来的是精精儿，用来刺他的也正是他家传的金精短剑。这口宝剑是空空儿以前从他家偷去，送给师弟精精儿的。

楚平原看清楚了是精精儿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好呀，原来是你这老猢狲，好不要脸！我还未曾与你算帐呢！”精精儿冷笑道：“不错，我正是听得你要找我晦气，所以特来会你，省得你到处乱跑。”话犹未了，“唰”的又是一剑刺来，这一回楚平原己有防备，一个闪身，亮开雁翎刀便是一刀

斫去，刀剑相交，“　”的一声，双方各退三步。楚平原骂道：“不要脸的老猢狲，见了正主儿，还敢拿我的宝剑行凶！还我剑来！”精精儿大笑道：“什么正主儿歪主儿？宝刀宝剑，要有本领的人才配使用，你们楚家自己没有本领保得住它，给我师兄偷去，却来怪我么？你这口宝刀不也是从杜伏威手中夺来的？好，现在你要讨回这口金精短剑，就凭你的本领来讨吧！”

两人一面交口，一面交锋，几句说话的时间，已斗了三五十招。精精儿剑招迅捷，身法轻灵，连抢攻势。但楚平原刀法沉稳，轻功虽略逊于精精儿，也不怎样吃亏；他还胜在年轻力足，因此尽管精精儿闪电般的着着抢攻，他仍是能够从容应付。

正自战到紧处，精精儿忽地虚晃一剑，一个转身，便向后跑，却招手叫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咱们找个宽广的地方再来拼斗，你敢跟我来吗？”楚平原与他交手了数十招，已知精精儿的本领与他乃是半斤八两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若是与这老猢狲缠斗下去，只怕宇文虹霓这班人跟踪追到，对我可是大大不利。”方自踌躇，精精儿已在冷笑说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已知道了我的厉害了么？你只是恃着有我师兄助你，你才敢放出声气要向我讨回宝剑罢了。你说我不要脸，我说你才是不要脸！因人成事，算得什么好汉？也罢，你既然不敢与我决一胜负，从今之后，你就该向我服输，再也休提这宝剑是你家的了！”

楚平原并不是个暴躁的人，但也有着几分傲气，给精精儿这么连激带骂，不由得动了真气，便即说道：“好，再斗那就拼个死活，我还怕你不成？要斗走远一些，到那边山头去拼个生死！”楚平原之想走远一些，乃是要避开宇文虹霓这一班人，最少也得让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后方能赶到。

精精儿大笑道：“随你楚公子的意思，我在前头带路了！”楚平原紧紧相随，双方距离始终不出三丈开外，跑了一程，到了一个峭拔的悬岩下面，形势十分险峻，精精儿跳过一个山涧，楚平原跟着也跳过，石上青苔滑不留足，楚平原脚步跨得大了一些，不觉身形一晃，险些栽倒。

精精儿好不狠毒，他背后就似长了眼睛似的，楚平原脚步一滑，他已是立即察觉，一个转身，闪电般的便扑过来，向楚平原施展杀手！

楚平原脚步尚未站称，索性使用险招，朝天躺下，使出“地堂刀”的变式，横刀向上招架，精精儿能够在一招之内，遍袭对方七处穴道，他使出刺穴绝招，乘危进袭，以为楚平原最少要被他刺中一两处穴道，哪知大出他意料之外，楚平原技高胆大，竟敢躺在地上，使出一路地堂刀法，便将他这一招七式，尽都化解。

精精儿心道，“这小子当真是不顾性命！”正拟再出狠招，楚平原猛地大喝一声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便跳起来，连环飞腿，踢他膝盖，手中的雁翎刀化作了一道银虹，拦腰疾斩。这一招两式，使得更是惊险绝伦，精精儿对他这种拼着两败俱伤的打法，倒还真有点儿顾忌，他轻功超卓，既然不敢拼命，便只好闪开。

楚平原站稳了脚步，骂道：“你这老猢狲真是无耻已极！”精精儿笑道：“你不是要和我拼命吗，在这悬崖下面，正是最好拼命的地方呀，可不必上这山头去了。”他口中说话，手底丝毫不缓，以闪电般的剑法，从四面八方向楚平原进袭，但却又不是真个拼命，使的全是游身缠斗的招数。看这情形他只是想把楚平原困在这险窄的地形之内，不让他脱身。

楚平原抑下怒气，冷静对付，刀光霍霍展开，一变而为大开大阖的正路刀法，索性和精精儿对耗精力。转眼之间，双方已斗了百招以上，越斗越紧，

越斗越险，饶是他们内功都极深厚，亦已禁不住额头见汗。精精儿不敢拼命，楚平原占到六成攻势，但仍是相持不下的局面。

激战中精精儿忽地发声长啸，楚平原心中一凛，“难道他还有伏兵？”心念未已，只听得一声长啸，与精精儿的啸声应和，竟然比精精儿的功力还深厚一些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。楚平原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是何人，有此功力？倘若这人竟是精精儿的助手，那就比宇文虹霓那一班人更难对付了。”黑暗中只见两条黑影，疾驰而来，一前一后，隐约看得出前头的是个男人，后头的是个少女。

精精儿连忙叫道：“牟盟主，你来得正好，这份礼物我送给你啦！”这时已是雨过天晴，虽然没有月亮，却有几点疏星，那一男一女已来得近了，楚平原目力异乎常人，凭着微弱的星光，仔细看去，果然认出了这一男一女正是牟世杰与史朝英！

精精儿这两句话倒教楚平原有点奇怪，他虽然知道牟世杰倒行逆施，近来颇失人心之事，但自念他与牟世杰素无瓜葛，简直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，却不解精精儿何以要把自己当作礼物送他？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牟世杰已在说道：“就只他一人么？”口气似是有点迟疑。精精儿道：“牟盟主，为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先把这份礼物拿到手中要紧，可不必讲究什么江湖上单打独斗的规矩了。”牟世杰是因为见楚平原只是一人，而精精儿又未罢手，他顾着身份，是以有点迟疑。而精精儿则在劝说牟世杰与他联手，夹攻楚平原。他深知牟世杰的武功比他也高明不了多少，以一对一，决计不能擒获楚平原。

楚平原更是奇怪，心道：“我和牟世杰的‘大事’又有什么关联了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不错，精精前辈之言有理！咱们也不是要去巴结宇文虹霓，但从她身上却可以得到回纥之助，这份礼物的份量可还当真不轻呢。大哥，不必犹豫，出手吧！”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牟夫人见识果是高明！想她宇文虹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还擒不住这小子，咱们将这份礼物给她送去，她还能不感激吗？她的母舅正是回纥一位很有权势的将军啊！”

楚平原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牟世杰是想将他当作礼物，通过宇文虹霓来讨好口绝，勾结外人，助他帝业。看来他们早已得知今晚之事，是以深夜上山，为的就正是要对付自己了。

牟世杰怦然心动，“机不可失，若是待宇文虹霓的手下来到，咱们就变成了只是助阵，即使把这小子擒获，人情也就不那么大了。”思念及此，心意立决，“唰”的拔出长剑，峭声说道：“楚平原，你休怪我，反正你也逃不了，不如让我做个人情吧！”

楚平原气往上冲，大骂道：“牟世杰，你真是丧心病狂！……”牟世杰哪容他再骂下去，唰的一剑，便刺过来，史朝英不自量力，也拔出佩刀，从旁夹击！

楚平原猛喝一声，横跃丈许，一刀就向史朝英斩去。牟世杰吃了一惊，他那一剑本来是可以刺中楚平原的，这时却迫得他非迅速变招，先替史朝英招架不可。只听得“■嚓”声响，史朝英的佩刀被削去了刀尖，牟世杰长剑一指，一招“峰回路转”，刀剑相交，拐了个弯，卸开了楚平原的劲道，将他的宝刀引出外门。

牟世杰道：“朝英，你让我来，这小子决跑不了。”史朝英满面通红，退过一边，说道：“世杰，下手不必留情，反正那胡女是要将他活祭亡父的，

你尽可将他伤成残废，只要留他三口气在，也就行了。”

牟世杰却道：“姓楚的，我看你也是一条汉子，你若想少受痛苦，快快弃刀就擒！”楚平原大怒道：“牟世杰，你还算得是什么绿林盟主，我真是替你害羞，看刀！”牟世杰本来也觉得此事做得有失身份，心中不无羞愧之感，但被楚平原这么一骂，却恼羞成怒起来，冷笑说道：“你不领受我的好意，那可就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”当下运剑如风，竟以绿林盟主的身份，与精精儿联手攻击。

楚平原的本领与精精儿在伯仲之间，比牟世杰则略逊少许，但他这时拼了性命，却是勇不可当。牟世杰解了他一口气攻出的十几招“两败俱伤”的刀法，也不由得有点心惊。

史朝英悄悄的在掌心里扣了三枚透骨钉，觑个真切，一抖手就向楚平原上中下三路打去。楚平原在两个强手夹攻之下，哪里还能尽数躲避？还算他刀法精严，上中两路的透骨钉给他宝刀磕飞，脚踝却已是中了一枚透骨钉了。

楚平原大笑道：“你们恃多为胜，还要动用暗器，哈哈，我今晚可是识得你这位绿林盟主的威风了！”牟世杰道：“朝英，不必再发暗器了，我要让他输得心服。精精前辈，你——”他的意思是想请精精儿也退下。精精儿道，“盟主，别忘了宇文虹霓的手下就会赶来。咱们可不能让他拖延时候，否则这份礼物就值不得大价钱了。”牟世杰一想也对，当下也就不再言语。其实楚平原此际业已受伤，即使牟世杰以一对一，那也是不公平的了。

楚平原嘿嘿冷笑，他在敌人猛烈攻击之下，已是分不出心神说话，也不屑于再斥骂牟世杰了、牟世杰运剑如风，着着进迫，精精儿更是仗着超卓的轻功，乘暇抵隙，从四面八方袭来，试探楚平原的弱点，政势当真是有如水银泻地、无孔不入！楚平原脚踝受伤，跳跃不灵，但仍是兀立如山，一步也不退让！双方高呼酣斗，只见剑影刀光，伊似雷轰电闪，直打得沙飞石走，地转天旋！

激战中精精儿看出一个破绽，身形一晃，抢进空门，短剑一指，疾刺楚平原腰胁的“愈气穴”，楚平原猛地一声大喝，反手就是一刀，这一招用得惊险绝伦，他是拼着被精精儿的短剑插入身体，也要卸下他一条臂膊。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精精儿的短剑划破了楚平原的衣裳，楚平原已是一刀斜切下去！精精儿的轻功本领确是超卓不凡，也见机得快，就在这双方性命都悬于俄顷之间，他霍的一个“凤点头”，楚平原那一刀几乎是贴着他的肩头削过，刀锋未曾削下，精精儿已是退出了三丈开外。但因精精儿的进退如电。他那一剑，也就只能划破楚平原的衣裳，而来不及将他划伤了。

史朝英跌足叹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牟世杰忽地笑道：“没什么可惜的，咱们的阎王帖子已下，他躲得三更，躲不过五更。朝英，你瞧着！”唰的一剑刺去，楚平原一声怒吼，只见血光进现，楚平原果然中了一剑！原来牟世杰聪明之极，打了几十回合之后，已想出制胜之法。楚平原脚踝受伤，弱点在于下盘，牟世杰趁着精精儿正在向楚平原攻击之时，倏地以奇诡莫测的剑招，佯攻中路，忽地变招，一剑就向他的脚踝受伤之处刺去。楚平原跳跃不灵，迫得弯腰用了一招“下手刀”招架，牟世杰剑锋斜掠而上，登时就伤了他的左胁。

牟世杰哈哈笑道：“姓楚的，还充好汉么？”楚平原厉声喝道：“牟世杰，你好狠毒，好卑鄙！”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雁翎刀更是使得泼风也似，牟世杰笑道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枉你行走江湖，这句话也没听过

么？打架还能讲究什么仁慈的打法么？”精精儿见楚平原中剑受伤，想要邀功，也攻得更紧了。

楚平原强提口气，猛烈反击，实是已到了回光反照的阶段，哪能长久支持？过不多久，身上又接连中了精精儿的两剑，这两处伤口都有五寸来长，伤得更重，血流如注。牟世杰见他仍然不肯投降，还当真有点担心他流血过多而死。正想插剑归鞘，用擒拿手法拿他。忽听得精精儿喝道：“来者是谁？”

这时楚平原已是摇摇欲坠，但那柄雁翎刀仍是紧紧捏在手中，狂呼乱斫，他流血过多，本来早就应该晕过去了，只因强敌在旁，他心中存了与敌偕亡之念，精神才能维持紧张，未至晕倒。但虽然未曾晕倒，亦已近乎疯狂状态，挥刀御敌，只是出于本能而已，根本就已不成章法。

牟世杰觑个真切，一招“伏虎降龙”的擒拿手法使了出来，眼看就要抓着了楚平原的琵琶骨，忽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黑暗中突然有件东西向他横扫过来，听风辨器，似是软鞭之类，势道急劲无比，牟世杰无暇伤敌，先顾自身，反手一抓，这才看清楚是条拇指般粗大的绳索，夭矫如龙，牟世杰一抓抓空，那条绳索已是从他的头顶横扫过去。

牟世杰大怒喝道：“是谁来此捣乱？”正要拔出剑来，将那条长绳削断，忽听得史朝英尖声呼救，原来她正自游目四顾，察看有没有人，那条绳索突如其来，已是将她拦腰卷起。

悬岩上出现两条黑影，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：“叔叔，你救错人啦，这是个女的！”一个粗豪的男子声音笑道：“没错，先拿女的！再换男的！”牟世杰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要知他是盟主身份，倘若给人将他妻子掳去，他还有何面目立足武林。

悬岩上的那个飞索卷人的汉子，正是要把牟世杰引开，他那条绳索长达五丈有多，半空中蓦地一抖，把史朝英抛了出去，笑道：“大盟主，别心慌，谁要你的臭婆娘，掳人勒索的行径我还不屑为之呢！”史朝英是向着另一个方向抛出，牟世杰明知对方是要把他调开，但他又岂能坐视妻子摔死？牟世杰轻功不及精精儿，却也不弱，情急之下，双脚一撑，如箭离弦，三伏三起，及时追上了史朝英，史朝英正自头下脚上的摔下来，恰好得丈夫接着，倘若再迟片刻，她就要碰着岩石，摔得脑浆涂地了。牟世杰救下了妻子，离开楚平原，亦已是在十丈开外了。

精精儿发现了悬岩上的黑影，虽是吃惊，却仍然不肯放过楚平原。

精精儿脚步虽快，那条绳索来得比他更快，绳索从悬岩垂下，五丈有奇。矫若游龙，“呼”的一响，便自半空横扫过来，使的竟是软鞭的招数。寻常的软鞭最多不过丈来长，太长了便挥动不灵，但这条绳索五丈多长，又是从那么高的悬岩上扫下来，竟然如臂使指，此人功力之高，也可以想见了。

精精儿一生不知会过多少能人，哪一样兵器没有见过？但有人能使这样长的“软鞭”，他却不但是“见所未见”，且是“闻所未闻”，更吃亏的是那人高踞悬岩之上，只有那人打他，他却打不到那人。

精精儿手握金精短剑，一提腰劲，“燕子钻云”，唰地平空跳起，避开正面，便要一剑削断那条长绳，但他轻功虽然超妙，却怎及得长绳在空中的挥洒自如，只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那条长绳拐了个弯，又向他拦腰卷到，精精儿一剑切下，剑锋尚未触及绳索，脚踝先被抽了一“鞭”，精精儿跌了下来，连忙在地上急翻筋斗，几个筋斗翻出七八丈外，离开了那条长绳所能扫荡的范围，这才敢站起来，败得也可算是狼狈之极了。

精精儿站了起来，只见那条绳索已把楚平原卷住，正在扯他上去。精精儿又惊又怒，将扣在掌心的三枚铁莲子疾忙打出，但也已迟了，只听得叮叮声响，精精儿的铁莲子打不得那么远，那么高，全都碰在岩石上。楚平原则早已被扯上悬岩。

牟世杰接下了史朝英，这才匆匆赶到。精精儿道：“盟主，“如何？”史朝英吃了那人大亏，又气又恨，说道：“世杰，咱们可不能让到口的馒头给人抢去。”牟世杰面色一沉，挥手说了个字：“追！”其实牟世杰也已有几分怯意，但自己的妻子这么说，他却不能不要这个面子。

这峭壁上寸草不生，却长满了青苔，大雨过后，滑不留足，精精儿仗着绝顶轻功，兀自提心吊胆，好几次险些失足。牟世杰轻功较弱，不能像精精儿那样施展“壁虎游墙”的绝技，只好摸索前进，抓着石头凸出来的棱角，一寸一寸的爬上去。有时抓不着棱角，就硬以指力插进石壁，艰难费力之处，实在难以形容。

峭壁上那汉子笑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精精儿，你打我三枚铁莲子，我奉送你几块石头！”精精儿正爬到峭臂中间凸出的部分，无处躲藏，全身暴露，只听得呼呼声响，碎石已是纷纷打下，精精儿是个武学大行家，听风辨器，这些碎石竟然都是向着他的穴道要害打来！精精儿大吃一惊，连忙挥舞短剑拨打，他手上一使劲，脚下也就难免踏得重了一些，陡地一滑，石子未打中他，他已是四脚朝天的跌下来了。幸而他轻功超卓，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，使急坠之势稍为缓慢，跌到地上，这才不至伤得太重。但也伤了背脊，疼得他忍不住叫出声来，大叫过后，这才破口大骂。

那汉子笑道：“我这手段就算阴毒了吗？哼，我还不曾把大石头推下来压死你呢！”

精精儿心头一凛，不敢再骂，只听得那汉子哈哈大笑，去得远了。牟世杰只不过爬上三丈来高，连忙跳下，安慰精精儿道：“算了，这人武功太强，而且是他在暗处，也不知还有没有同党，咱们即使追上了他，也未必能占到便宜。且待天明之后再说吧。”精精儿背脊受伤，虽不很重，至少也要养息三天，方能施展轻功，只有自叹晦气。

楚平原被那人用长绳卷了上去，心中也是奇怪之极，那人将他措在背后，楚平原也看不见他的面貌，但从那人高大的身材与超卓的武功看来，楚平原想来想去，他的朋友中却没有这样人物。

一个少女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笑道：“叔叔，你也忒好心肠，只是使那老猢狲摔了一跤，太便宜他了。”那汉子笑道：“要是在平地之上，我只怕还未必打得过那两个人呢。我要赢就得凭着真实的本领赢他，待那老猢狲伤好了，我再去找他打一架。”

楚平原不知这汉子是什么人，初时还有点担心，怕这人也是像牟世杰一般，不怀好意，要把他送去给宇文虹霓当作礼物，如今听了他和这少女的对话，这才知道他是真正为了救自己而来。楚平原想要道谢，但因伤得太重，有气没力，已是说不出话来。正是：

却喜荒山逢异士，横空挥索救英豪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　瀚风砂理旧怨　空山烟雨织新愁

楚平原筋疲力竭，又受重伤，实已疲劳不堪，因此紧张的心情一过，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楚平原渐渐恢复了知觉，床温褥软，十分舒服，似是睡在炕上。屋内有人正在说话，咕咕呱呱。娇柔清脆，正是昨晚那女孩子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承弟，可惜你昨晚没有跟来，你爹爹在悬崖上吊下长绳，将这位楚相公救了起来，那才真叫好玩呢！和他打架的那两个人，有一个活像猴子，跳得比猴子还灵，形状滑稽得很，可是后来也给你爹爹一把石子就把他打得四脚朝天了。”一个稚嫩的童音说道：“褚姐姐，你昨晚又不帮我说话，我妈不许我去，有什么办法。那猴子模样的人，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精精儿，是个坏人。”那女孩子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男孩子道，“我外公曾上过他的当，我妈说的。”

楚平原心道：“原来他们已知道我是谁了。听这孩子的说话，救我的这位恩公，似乎和精精儿也有点过节，不知是哪位武林前辈？”慢慢张开了眼睛。只见那女孩子约莫已有十五六岁年纪，长得十分秀气，那男孩子似乎是十二三岁模样，黝黑茁壮，和那女孩子差不多一般高。

那男孩子叫道：“爹爹，客人醒来啦！”那女孩子笑道：“嗯，你躺着别动，待我去看我爷爷醒了没有。”朝阳初出，刚上纱窗，正是清晨时份。楚平原甚感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我很好，没什么事了，不必吵醒你的爷爷。”

话犹未了，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已走了进来，楚平原倚着墙壁，连忙欠身说道：“多谢恩公相救，还未请教恩公高姓大名。”他这么一动，只觉浑身疼痛，但楚平原还是忍着说完了那两句话。

那汉子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你躺下来吧，咱们不是外人。”楚平原怔了一怔，心道，“难道他是我爹爹的故旧？”那汉子接着说道：“我是铁摩勒的朋友，我姓展，名元修。你也许听过我的名字？”楚平原啊呀一声叫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展、展大侠！”

原来展元修的父亲是四五十年之前，江湖上闻名胆丧的大魔头展龙飞，他的母亲展大娘也是个本领极其高强的女魔头，展龙飞被江湖上的侠义道围攻而死，他母亲要他为父报仇。但他长大之后，和铁摩勒等人交了朋友，行径却一反父母所为，非但没有胡乱报仇，他本身也成了江湖上的一位著名游侠。

展龙飞是上一代的大魔头，展元修则是当代游侠，他们父子二人的事迹，武林中人，大都耳熟能详，楚平原虽是“余生也晚”，展龙飞死的时候，他都还未出世，但却是听过不少武林前辈，谈过他们父子的故事。

展元修笑道：“大侠二字，实不敢当。楚公子，你是曾与铁摩勒、段克邪等人同被列名十大叛逆的人，当年在长安大闹教场之事，谁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，我也是久仰的了。”

说至此处，有个美妇人忽地揭帘而入，笑道：“你们说起段克邪，我倒是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。楚公子，听说你和他交情很是不错，这次不是和他同来的吗？怎的却不见他？”来的是展元修的妻子王燕羽。他们夫妻是铁摩勒非常要好的朋友，爱屋及乌，是以对段克邪也很关心，楚平原是段克邪的朋友，也沾了光。

楚平原道：“段小侠不是与我同来，但我昨晚却多亏是遇上了他，要不

然我早在遭受精精儿、牟世杰围攻之前，已是性命难保了。”当下，将昨晚的遭遇说了一遍，王燕羽道：“克邪不知道这个地方，他一定是径赴伏牛山的大寨去了。你放心在这里静养吧，山寨里时时有人到这儿来的，我可以叫人将你的消息带去。”

楚平原道：“一切多谢前辈费心了。却不知前辈何以似是预知昨晚之事，救了我的一命？”

展元修哈哈笑道：“铁摩勒和我们是平辈，段克邪是铁摩勒的表弟，和我们也是平辈论交。你怎能称我‘前辈’？我年纪比你大，你不嫌我高攀，你就叫我一声展大哥吧。”楚平原也是个豪爽的人，推辞不过，只好从命，改口称他“大哥”。

展元修道：“昨晚之事，倒真是凑巧得很。待会儿褚老爷子来了，我们再与你细说。你不必多谢我，你倒是应该多谢褚老爷子。你受的创伤委实不轻，多亏了他秘制的金创药。”楚平原刚想问这“褚老爷子”又是什么人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已在哈哈大笑，走进来了。

那老人笑道：“小展，你又替我卖膏药了。”展元修是个年已四十的魁梧大汉，那老人叫惯了他“小展”，在客人面前，也没改口。王燕羽“噗嗤”一笑，那老人道：“你笑什么？你的丈夫在别人面前是大侠，在我眼中仍是小展。”王燕羽道：“我笑的不是这个，我笑你老人家怎的忽地谦虚起来了？你不是常常自夸你的补天膏是金创药中的极品么？那就不是小展替你吹牛了。”那老人道：“敢情你还不知道呢。说起来还是多亏楚相公的内功深厚。精精儿那把短剑是淬了毒的。我这补天膏虽能止血生肌，兼能拔毒，但要不是楚相公的内功相助药力，哪能这样快就见效了？”说至此处叹口气道：“这精精儿最喜兴彼作浪，煽风点火，从中取利。当年主公受了他的累，与窦家争夺绿林盟主，害死无数人，争到手了，但也给精精儿导入歧途，终于身败名裂了。如今听说他又依附新盟主牟世杰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。”这老人对精精儿深恶痛绝，却不知牟世杰的阴沉毒辣，更在精精儿之上。

楚平原请教姓名，才知道这老人原来就是绿林老盟主王伯通的副手褚遂，展元修的妻子王燕羽则是王伯通的女儿。

原来展元修夫妇得了铁摩勒的请柬，来伏牛山参加绿林大会，伏牛山绵延数百里，褚遂住在前山，距离大寨不过两日路程。展元修夫妇遂提前到来，在他家作客。那男孩子名叫展伯承，是他们的儿子。那女孩子名叫褚葆龄，是褚遂的孙女。褚遂的儿子褚良在伏牛山雄老寨主手下当个大头目，是以他们褚家也等于大寨的一个密哨，与寨中常通讯息的。

这两日褚老头发现有许多陌生人陆续到来，一面通知山寨，一面暗暗留心。昨晚风雨之中，隐隐听得厮杀之声，褚遂本想亲去察看，展元修因他年老，替代他去。褚遂怕他不熟山路，叫孙女儿给他带路，恰巧碰上了楚平原受精精儿与牟世杰的围攻，展元修伏在悬崖之上，从他们说话中弄清楚了被围攻的是楚平原之后，遂把他救了上来。

楚平原知道了他们与铁摩勒以及山寨的关系之后，大为欢喜，说道：“我虽不是绿林中人，但也是接了铁摩勒的请柬，前来观礼的。就不知能不能如期参加了？”褚遂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担保你不出三天，就可走动。七天之内，恢复如初。一定可以赶得上这个热闹。”

果然到了第三天，楚平原精神已经渐渐恢复，可以扶着拐杖走动了。这日展元修夫妇一早外出，中午时分，楚平原见天色很好，他的精神也好了许

多，遂扔了拐杖，到屋外晒晒太阳，试试活动筋骨。门外展伯承、褚葆龄这两个孩子正在戏耍。

只听得啪啪两声，天空正有两只鸟儿飞过，给褚葆龄用连珠镖法，以石当镖，打下来了。楚平原赞道：“好个暗器功夫！”褚葆龄面红红地说道：“楚大哥，我这孩子的玩艺教你见笑了。楚大哥，我才真是佩服你的功夫呢。听说那姓牟的是绿林盟主，你前晚一个人斗他还加上那个老猢狲，兀是攻多守少，我都看见了。当时真是看得我惊心动魄，又舍不得不看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你今年几岁？”褚葆龄道：“十六岁了，你问我的年纪干吗？”展伯承在旁“噗嗤”笑道：“楚叔叔是想给你说婆家。”褚葆龄作势揪他道：“小承子，你这人细鬼大的坏东西，胡说八道，看我不撕破你的嘴。”楚平原道：“我比你整整大了十岁呢。你现在已然这么了得，再过十年，本领一定胜我。”褚葆龄道：“楚大哥，你也和我开玩笑。”楚平原微笑道：“我不是小承子，我这是真话。”

展伯承似乎有点妒忌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楚叔叔都这么称赞你，你可该得意了。”褚葆龄笑道：“你要人称赞，那还不容易？楚大哥？你还没有见过他的功夫呢，他今年只有十三岁，比我整整小了三岁，功夫可比我强得多呢！我刚才正要向他请教五禽掌法。”楚平原道：“是么？这倒是我打断你们的兴致了。我也想开开眼界，小兄弟，你就露两手吧。”展伯承又是得意，又是有点害臊，说道：“楚叔叔，你别听她胡说。”褚葆龄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学着楚平原的口气说道：“我这可是真话。你要楚大哥赞你，你可别像个大姑娘那样忸忸怩怩，推三托四了。”

展伯承有着孩子的好胜心情，给他们两人一催，终于说道：“好，我就练给楚叔叔瞧瞧，练得不好，楚叔叔你别见笑。”楚平原道：“展家的五禽掌法，天下闻名，一定是好的。”

展伯承更是得意，故意侧了头想了一想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练呢？哦，有了，有了。褚姐姐，你刚才打下鸟儿，好是很好，可惜打下的鸟儿已是死了，我现在捉一只活的送给你玩！”

在他们面前有棵大树，树上有个鸟巢，展伯承说到一个“玩”字，身形突起，跃起一丈多高，单掌在树叉一按，再一跃已是高过树梢，巢中有只刚学会飞的小鸟给他惊动，飞了出来，展伯承在空中一个翻身，姿势恰似兀鹰展翅，迎着那只鸟儿，只一抓就把它抓到手中。虽说是只刚学飞的小鸟，飞得不是很快，但到底还是会飞。展伯承小小年纪，居然能练到身子可以在空中回翔，手擒飞鸟，也确实是极不容易了！

楚平原早已知道展家的“五禽掌法”是武学一绝，但却也还未想到这孩子这么一丁点年纪，居然便已得了真传，身手如此矫捷！不由得连声赞道：“五禽掌法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兄弟，真是难为你了！”这次倒真是由衷的称赞了。

褚葆龄笑道：“承弟，这你可该得意了吧？咦，你坐在树上干吗？怎的还不下来？”展伯承道：“褚姐姐，你也上来瞧瞧奇景！”褚葆龄诧道：“什么奇景？”展伯承道：“那边山谷，平地涌起一片云霞，七彩斑烂，十分好看。你快来瞧呀！喂，咱们索性走近了去看好不好？真奇怪，平地怎的会涌起彩霞的？”

褚葆龄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承弟，你快下来，我不用瞧，我知道这是什么。你千万不能走近去看。”

展伯承很是奇怪，跳下树来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能走近去看？”褚葆龄道：“这是桃花瘴，你懂不懂，有毒的！”展怕承道：“那么好看的东西，竟有毒的？”诸葆龄道：“那谷底有千百树野生桃花，近日雨水多，谷底湿热，落花片片，积得厚了，湿热蒸郁，发为瘴气，吸了瘴气，不死也得大病一场。你当是好玩的么？”展伯承伸伸舌头，道：“这么厉害？当真的吗？”言下之意，很是可惜不能去看。

褚葆龄道：“你不怕生病，那就去看。嗯，还是玩玩这鸟儿吧。”展伯承说道：“那你们住在山中，为何不怕瘴气？”他只是想看“奇景”，心不在焉，听褚葆龄说要鸟儿，把手一张，那鸟儿已飞走了。

褚葆龄道：“好啦，鸟也没得玩了。”展伯承抱歉道：“别急，我给你再捉一只。”褚葆龄笑道：“我是和你说来玩的，小鸟儿离开父母，也是怪可怜的。别捉它了。”展伯承道：“那桃花瘴，桃花瘴……唉，真是好看。”

褚葆龄道：“你还不心息？”正说话间，忽地隐约似听得有人呼叫，正是发现桃花瘴的那个方向。褚葆龄吃惊道：“不好，不知是什么人，竟然这样糊涂，会走进那个地方，看来只怕是中了毒了。”

展伯承道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褚姐姐，你有办法救他吗？”褚葆龄道：“好，我回家拿药丸去。”展伯承笑道：“我早知道你们会有解瘴气的药的。”褚葆龄匆匆进屋，取了药丸出来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有解药，但不许你跟走。”展伯承一把拉着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褚葆龄道：“你爹娘不在这儿，我带你去冒险，这我可担当不起。解药虽有，但万一你还是病了，这怎么好？”说罢，摔开了展伯承的手，便独自一个人去。展伯承忽地叫道：“喂，你再想想，你不要我帮手，你一个人能成吗？”

褚葆龄道：“我又不是找人打架，为什么非你帮手不成？”展伯承笑道：“假如中毒昏迷的是个大胖子，你一个人能把他背回来吗？最少我可以帮手抬他，省你好多气力。”褚葆龄怔了一怔，“这层我可没想到。”要知她是个女孩儿家，也已经有十五六岁了，莫说中毒的是个胖子，即使是个瘦子，只要他是个男人，褚葆龄也不方便背他的。只好答应展伯承，让他跟走。

楚平原有点不放心，说道：“褚姑娘，你告诉了爷爷没有？”褚葆龄笑道：“我爷爷患了老年风湿，在屋里走走，倒没什么，上山下山，可不方便。我怕告诉了他，他撑着拐杖就要自己去了。我是瞒着他，悄悄拿了解药的。楚大哥，你给我遮瞒一二，救人要紧，救回来了再说。”展伯承道：“不错，要是给老爷爷知道，只怕他会拦阻我们，快跑，快跑！”两人手携着手，说到一个“跑”字，己是钻进了树林之中。

楚平原心道，“这两个孩子倒是一副侠义心肠。”蓦地想起自己的童年，和宇文虹霓，也是时常一同玩耍，就像他们今日的情景，不过比他们年纪更小就是了。怎想得到童年好友，如今却成了生死冤家？

楚平原怅怅惘惘，过了好一会子，还不见这两个孩子回来，正自放心不下，忽听得树林中有脚步声响，楚平原道：“你们这样快就回来了？”一个精豪的声音笑道：“老弟，你也好得快啊，就能出来走动了？我有好消息告诉你，所以就赶着回来了。”原来回来的是展元修夫妇。他们只道楚平原已从褚遂口中，知道了他们是因何事出去，故而对他的问话，并不觉得突兀。

楚平原道：“有什么好消息？”展元修道：“你不是担心师陀国那班人会来搜索你吗？他们不会来了！”楚平原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展元修道：“他们都给辛寨主赶下山去了。”原来伏牛山的大寨得到外路的许多陌生人聚集

前山的消息，便派前金鸡岭寨主辛天雄，率领几十名得力头目，前来察看，刚好在楚平原出事的第二天赶到，发现了这班人乃是胡人，双方险些要打起来。后来辛天雄问明了他们是寻仇来的，辛天雄便发话道：“我不管你们外人的闲事，但我国的英雄好汉，正在这山上有事相聚，我们也不许你们在这山上多事。你们要寻觅什么仇人，先下山去，过了一个月后，方许踏进此山。再不然，你们若是不服，可以派一个人到我们山寨里来说，须得具备拜帖，按礼拜山。而且只许一个人。否则休怪我们刀枪上不长眼睛！”

那些师陀武士见对方人多势众，而且他们昨晚刚吃了一次败仗，只是一个楚平原加上一个段克邪，便伤了他们十几个人，如今听说中原的武林豪杰，云集此山，他们还焉敢抗命？于是不待辛天雄用武力驱逐，他们就灰溜溜的下山去了。

楚平原听到这里，问道：“这些武士的首领是个年轻女子，她也下山了么？”展元修道：“我没有见着辛寨主，他已经回山寨去了。这些情形是今天来的一个头目转述的，他并没有提及你所说的那个女首领。”

展元修又道：“还有个好消息，段克邪和他那位史姑娘前天晚上已经抵达山寨，我也把你在此养病的消息，告诉了那个头目，叫他带回去了，还有牟世杰己派人到山寨传话，说是这个绿林大会，他可以如期参加，但须得由他主持。他还以绿林盟主自命呢。忠心于他的那一帮人，在山寨对面的一座山头扎营；听说牟世杰和精精儿都已到了，但我们这边却还未有人见过他们。”

楚平原听他带来的这许多消息，很为高兴，问道：“你说绿林大会已有定期，是哪一天？”展元修道：“就在三天之后。”王燕羽笑道：“还有三天，你身体恢复得这么快，一定可以赶上的。你一个人在这里舒散筋骨吗？怎的不见承儿和葆龄，他们不知到哪里玩耍去了，也不懂得要陪客人。”

楚平原忙道：“大嫂可别怪他们，我正要告诉你呢，他们是救人去了。”王燕羽诧道：“救什么人？”楚平原道：“他们听得那边山谷似是有人呼喊，恐怕是中了桃花瘴的毒，褚姑娘说她有家藏解药，不怕瘴气，他们两个孩子就匆匆去了。”

展元修笑道：“难得他们年纪轻轻，也懂得要做好事。只是他们全无经验，倘若遇上坏人，却难保不会上当。”王燕羽道：“褚家的解药虽是可辟瘴气，但他们年纪太小，也还得恐防有失。咱们去看看吧。”

展元修道：“不必，他们已经来了。”楚平原病体未痊，听觉减退，抬头望去，却不见踪迹，过了一会，才听见脚步声。

王燕羽诧道：“咦，中毒的是个女子！”楚平原心头一震，定睛看时，只见褚葆龄与展伯承搀扶着的那个女子，可不正是宇文虹霓是谁？

这一瞬间，两人打了一个照之后，都是大感意外，吃了一惊。宇文虹霓心中更有着死亡的恐惧，“啊呀”一声，叫了出来，本能的就想逃走，但双脚软绵绵的，哪还能听她使唤？

宇文虹霓中了瘴毒，脸色本已是灰朴朴的，恐惧的神情看不出来；她失声惊呼，有气没力，声音也很微弱。展元修还不怎么在意，可是王燕羽心细如发，却听得出宇文虹霓的声音是在颤抖，再看一看楚平原的面色，楚平原的一对眼睛正在张得又圆又大。王燕羽心头一动，寻思：“难道当真有这样巧事？”连忙问道：“楚公子，这女子可是你认得的吗？”

楚平原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是认得的。她正是——”宇文虹霓心

道，“ 糟了，糟了。我要杀他报仇，想不到反而落在他的手里！ ” 她以为这一死已是决计难逃，心里反而没有先前恐惧，正想说几句硬话，展元修与王燕羽都已在紧张问道：“ 是谁？ ” 楚平原道：“ 她正是我的邻居，她父亲姓文，是我爹爹的好友。我们自小曾一同学过武功的。 ”“ 宇文 ” 是个胡姓，故而楚平原省去一字，把她说成汉人的“ 文 ” 姓，免得展元修夫妇起疑。他说了之后，心中颇为抱愧，原来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说谎，他怕说出宇文虹霓的姓名来历，展元修就未必肯救她了。

王燕羽松了口气，说道 :“ 听说那晚率领一班胡人与你为难的是个女子，我还只道就是她呢。 ” 展元修笑道：“ 哪有这样巧事？辛天雄已把那一班人都赶下山去了，那女子料想也没有这么大胆，敢于单独再上此山？ ”

殊不知正是有这样“ 巧事 ”，宇文虹霓因为索要被段克邪所夺去的宝剑，段克邪临走时留下的话是叫她带了那两匹坐骑，到山寨去换取宝剑的。而辛天雄赶他们下山的时候，也曾说过，可以按照江湖规矩，准他们派出一人，依礼拜山。宇文虹霓报仇不成，宝剑又落在外人手中，无颜回国，想了又想，终于下了决心，再度上山。楚平原武功比她高强，她此次上山，孤掌难鸣，更是凶多吉少。这些她都想过了，她不是不怕，但因本国的风俗，最重视报仇，她自小就受到仇恨的教育，她是打算一死报仇，即使白白送了性命，也可对死去的父亲有个交代。好过报仇不成，回国受人耻笑。

她单独上山之后，路途不熟，这天早上，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，走入了桃花谷，恰巧就碰着了春雨之后蒸发的瘴气。

宇文虹霓中了瘴气之毒，仗着内功颇有根底，神智尚还清醒，但已是寸步难行。她孤身一人，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在深山穷谷之中遇难，自份必死。不料命不该绝，得褚葆龄与展伯承这两个孩子救了出来。更料不到的是，刚刚脱了险难，又落在“ 敌人 ” 手中，这两个孩子的家人，正是楚平原的好友。她的生死，已是捏在楚平原的手心，但凭他一言而决。

宇文虹霓虽说是下了决心，不顾性命，蓄意报仇，但求生乃是本能，在这生死关头，总是禁不住心里发慌，忽听得楚平原非但没有乘人之危，反而以德报怨，替她掩饰，让他的朋友放心收容她。这一阵间，宇文虹霓不由得心情激荡，也不知是愧是悔，还是自伤，——自伤“ 命运 ” 的安排，注定了她非复仇不可。她极力忍着眼泪，眼角却已湿了。

展伯承和褚葆龄这两个孩子更是高兴，展伯承拍手笑道：“ 原来是楚叔叔的好朋友，这可真是太巧了。楚叔叔，你拿什么谢我？ ” 褚葆龄道：“ 楚大哥，你把你那晚使的刀法教我一路。你答不答应，否则我就不把这位姑娘交给你了。 ” 她背着宇文虹霓，还悄悄的向楚平原扮了一个鬼脸，好似认定了宇文虹霓是他的情人一样，弄得楚平原啼笑皆非，只好连连摇摇手说道：“ 别开玩笑，我气力未长，你交给我，我也扶不动她。 ” 原来褚葆龄已是装模作样的将宇文虹霓向他身前推来。

王燕羽笑道：“ 交给我吧，别胡闹了。待楚叔叔病好了，你们要学什么本领，他还会吝惜不教吗？ ” 当下，接过了宇文虹霓，将她扶进褚家。

褚遂得知此事，出来亲自给宇文虹霓把脉，说道：“ 若在她中毒之初，立即得我解药，那就好得多了。 ” 楚平原很是担心，连忙问道 :“ 可碍事么？ ” 褚遂道：“ 中毒的时间是长了一些，但也无大碍，不过要休息一两天。 ” 王燕羽笑道：“ 这不是正好吗？给你请来了一位难得稀客。这位姑娘大约也是要去赴会的吧？那就索性多歇两天，和楚兄弟也正好有个伴儿同去。 ” 当下

褚家腾出一间静室，就在楚平原所住的斜对面。他们是有意如此安排，让两个养病的人住得近些，也好便于照顾。

楚平原推说精神疲倦，在王燕羽他们忙着照料宇文虹霓的时候，他独自回房休息。黄昏时分，王燕羽给他端了稀饭进来，笑道：“楚兄弟，你为什么整整一个下午，都不去探望你的文姑娘？”楚平原道：“我不会服侍病人，她一个女孩儿家，我也不方便陪她。既是帮不了忙，那只好让大嫂多多费心了。”

王燕羽看了楚平原一眼，如有所思，忽地笑道：“你不是和她自小相识的青梅竹马之交么？有什么不好意思到她房中陪她呢？”楚平原道：“虽是青梅竹马之交，但我浪迹江湖，彼此已有多年未见过面了。”王燕羽道：“依我看来，你似是有意避免和她见面，你有点怕见她，是么？我是你的大嫂，你有什么心事，不防对我讲讲。”楚平原吃了一惊，心道，“大嫂是前绿林盟主王伯通的女儿，听说她当年曾是她父亲的好助手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真个精明厉害。”连忙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！我真的没有什么心事。”

王燕羽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没有心事，那位文姑娘却有心事！”楚平原不禁又是一惊，却不得不问道：“大嫂知她有什么心事？”王燕羽道：“文姑娘服了解药，早已醒过来了。她精神也恢复得很快，我刚才正和她谈论家常呢。”楚平原又是吃惊，又是诧异，“难道虹霓肯把她要向我报仇之事告诉大嫂？”问道：“她告诉了大嫂一些什么？”王燕羽道：“她气力还是衰弱，我不想她多说话，是她要我闲话家常，我把我的家事告诉了她。”楚平原吁了口气，心道，“原来如此。虹霓想是一半好奇，一半放心不下，故而查问大嫂来历。”王燕羽接着说道：“她听了我爹爹临终之际，始悟前非，与段大侠化敌为友的经过；又听了我丈夫、你展大哥改邪归正，违背母命，不肯糊里糊涂为父报仇的故事。她听着、听着，眼角便有泪珠，她悄悄的拉过被角，揩了眼泪，她以为我没留心在意，我都瞧在眼内了。因此，我知道她一定是有什么心事。你知道她的底细，她是不是也有什么仇人的？”楚平原支吾说道：“我自小离家，对她的家事也不十分清楚。也许她听了大嫂所说的故事，很是感动，却未必真的是身世相同。”王燕羽笑道：“我和她是初初相识，不好问她心事，你应该多关心她才是。”楚平原道：“是，但现在天已黑了，待她再好了一些，明天我就过去看她。”王燕羽笑道：“是啊，也好探探她的心事。”

王燕羽走后，楚平原心思不定，“大嫂是绝顶聪明的人，莫非她已猜到虹霓是什么人了，有意和她说这些故事的？”又想，“虹霓听了之后流泪，但愿她真的是受了感动，从此不再把我当作仇人。”想至此处，楚平原几乎忍不住就想过去看她，但看着天色已黑，终于还是没去。心道：“管她对我如何，大丈夫光明磊落，只问事情当不当为，即使她仍把我当作仇人，我也不后悔这次救她。”

春日多雨，三更时分，又渐渐沥沥下起来了。楚平原倚枕听雨，心事如潮，睡不着觉。冷雨敲窗之中，忽听得房门也有点轻轻响动，似是有人推开房门，悄悄的走进来了！

楚平原吃了一惊，随即心中雪亮，情知这偷偷摸进他房中的，一定是宇文虹霓。楚平原心里想道，“奇怪，她半夜三更，来做什么？难道她还想刺杀我不成？”当下面向外朝，侧身而卧，故意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黑暗中只见有白光闪烁，来的果然是宇文虹霓，她的手中正拿着一把利

剑。楚平原大为恼怒，“岂有此理，她果然是要来杀我！”

楚平原正要一跃而起，夺她宝剑，忽听得宇文虹霓轻轻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能，不能这样……”白光一闪即灭，想必是她已插剑归鞘。楚平原松了口气，“还好，总算她尚有点良心。”心念未已，黑影已是到了床前。

外面正下着雨，房间里虽然黑暗，黑影绰绰的也还隐约可见。宇文虹霓到了床前，伸手一摸，忽地又自言自语道：“睡着了被没盖上也不知道。夜冷风寒，他还是在病中的呢！”幽幽的又叹了口气，竟是情不自禁的给楚平原盖上了被。

楚平原伸了个懒腰，装作蓦然惊醒的样子，坐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是你么，小霓子？多谢你了！”宇文虹霓羞得满面通红，黑暗中楚平原虽没看见她的面色，也听得她紧张的呼吸。

楚平原道：“你坐下来歇歇，恕我招待不周。我本想明早去看你的，想不到你先来了。”宇文虹霓心慌意乱，过了半晌，心神稍稍定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楚、楚大哥，我只想问你一句话。”楚平原见她恢复了小时候的称呼，微笑道：“好，你说吧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我已落在你的手中，你为什么不把我杀了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咱们本来无冤无仇，我杀你作甚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来作什么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多谢你来探病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不，不是。我是想趁你在病中，将你杀掉的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但你毕竟还是没有杀我，你还给我盖上了被，是么？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不，不，是的。我，我，我是觉得这次你救了我，我不应在你病中杀你。”楚平原道：“哦，这么说，你以后还是要杀我的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不，不错！我本来是准备杀你不成，就让你杀我的。以后我也还是要杀你的。我不想骗你，你不趁这机会杀我，你会后悔的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我要想杀你，何必救你？我决不会后悔的。只是我觉得奇怪，你不是听了大嫂的故事么？为什么报仇之念，还是不能打消？”

宇文虹霓凄然说道：“我与展大哥情形不同，我在我爹爹灵前洒过血酒！”楚平原眉头打结，心道，“又是这一句话。她小时候无知无识，什么洒血酒，发誓言，还不是给大人摆布的，想不到她竟是如此认真？唉，但她既是执迷不悟，却怎生给她开解？”宇文虹霓似是料到他的心思，声音苦涩，接着说道：“洒过血酒的复仇誓言，那是决计不能违背的！倘若有违，在生的亲友不谅，死了的我爹爹的鬼魂也不会饶了我的！”楚平原给她弄得啼笑皆非，说道：“也许你爹爹的鬼魂早已明白了他的真正仇人是谁？”宇文虹霓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以为我爹爹不是死在你爹爹手下的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小霓子，你有没有仔细想过，回纥才是杀害你爹爹的罪魁祸首？这道理也并不难懂，你……”宇文虹霓很是失望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只道你另有什么发现。唉，原来你还是要和我讲你早已经讲过的那番道理，也许你的道理很对，但除非、除非……”楚平原道：“除非什么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除非你能拿出另外的证据，证明我的爹爹是给别人杀死的，不是你的爹爹。否则这笔帐总是要算到你们楚家头上。”说到这里，忽地改用商量的口吻道：“大哥，你说过的，照当晚的情形而论，杀死我爹爹的很可能是你爹爹的部下。虽然这也和你爹爹脱不了关系，但只要你给我抓到一个真凶，我就无须非杀你不可了。”

楚平原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小霓子，你这是教我掩耳盗铃。我尽可以买

一个人顶替凶手，但我决不会这样做。我根本就反对这样不讲道理，糊里糊涂的报仇！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但我在我爹爹灵前洒过血酒，非报了仇，我这一生不得安宁！”楚平原苦笑道：“你定要报仇才得心安，看来我只好让你杀我了！”宇文虹霓哭出了声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对不住你。但我也想过的，若我侥幸报仇成功，我杀了你，我也立即自刎，陪你同死。要是不成功，我请你务必给我一个痛快，一刀将我杀掉，我是因报仇不成而死在你的刀下的，我也就可以心安理得见我爹爹了。”楚平原大声道：“我不想死、我也不要你陪我死。为什么咱们不能都活下去？”宇文虹霓眼泪直流，没有回答楚平原的问话。楚平原知道一时间实是难以将她说服，又怕惊醒众人，只好柔声说道：“小霓子，你也是病体未痊，夜已深了，你先回去睡一觉吧。明天我再和你长谈。”宇文虹霓掩袖而泣，缓缓退出房门。只听得她哽咽说道：“今晚你是我的大哥，明天你又是我的仇人了。”

宇文虹霓走了之后，楚平原心里很不舒服，翻来复去，将近天明，才朦胧睡去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忽听得有敲门之声，楚平原醒了过来，只道是宇文虹霓又来找他，哪知打开房门一看，来的却是王燕羽。

王燕羽笑道：“昨晚没有睡好吧？”楚平原揉揉眼睛，只觉阳光刺眼，原来早已是日上三竿了。楚平原道：“多谢大嫂关心，我已经好得多了。”王燕羽的一双眼睛滴溜溜的在他房中四看，楚平原有点奇怪，正想问她要找什么，王燕羽已在笑道：“我不是探病来的，我是要来看看这房间里有没有藏着一个人。”

楚平原“做贼心虚”，面上一红，讷讷说道：“大嫂说笑话了，这里一目了然，焉能藏有外人？”王燕羽道：“这个人可不是外人，是你的好朋友。我只道她到你这儿来了。”楚平原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大嫂，你说什么，那位文姑娘，她，她……”王燕羽道：“她不见了。”

楚平原怔了一怔，心道，“怪不得她昨晚临走之时，我约她今日续谈，她语气吞吞吐吐，说什么今晚你是我的大哥，明天你又是我的仇人。原来她已是打算今日不再见我的了，以后再见，她就仍然要向我报仇。”心头难过，不觉露出一丝苦笑。

王燕羽道：“你这位文姑娘还未痊愈呢，她为什么就悄悄溜走了？”楚平原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呀。这位姑娘的脾气是有点特别。”王燕羽笑道：“你也不知道么？我只道昨晚她已经告诉你了。”楚平原满面通红，道：“大嫂，你，你已经——”王燕羽笑道：“不错，我已经知道她昨晚到过你的房中了。”

楚平原知道瞒不过她，只好将昨晚之事，告诉王燕羽，宇文虹霓的身份当然也就揭露出来了。王燕羽笑道：“其实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猜到几分。我是有心和她说那两个故事的。”

楚平原伸伸手足，说道：“大嫂，我想我今日可以走路了。克邪一定在记挂我，我也想早点到山寨见他。”王燕羽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不是记挂段克邪，你是不放心宇文姑娘吧？这位姑娘武艺高强，长得又很好看，难怪你对她有情有义，她要向你报仇，你还是要护着她了。嗯，这也不错，你们两人若是能偕连理，什么冤仇也都解消了！”

楚平原的心事给她一语道破，更是面红过耳，十分尴尬，连忙说道：“我是觉她可怜可悯，糊里糊涂把我当作仇人。我当然不能与她一般见识。嗯，我和她不过是兄妹之情。”

王燕羽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你们昨晚就是只叙兄妹之情么？依我看来，她有勇气三更半夜到你房来，然后又悄悄溜走，她对你早已不是兄妹之情了。”楚平原苦笑道：“她是想来行刺我的，她溜走也正是为了仍把我当作仇人。我不是告诉了你，她临走之时所说的那两句话么？”王燕羽笑道：“楚兄弟，你虽是武艺超群，我敢说你还未懂得女孩儿家的心事，报仇是她从小所受的教导，给你盖被才是她的真情。她悄悄溜走，是为了躲避你，可以猜想得到，她心中正是十分混乱，不知如何自处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大嫂，你料人心事，倒似洞若观火。我不是她，可不知你料得对不对了。”王燕羽笑道：“我还可以料中你的心事呢，她躲避你，是为了早已对你情苗暗长。你现在想去找她，也同样的不仅是为了兄妹之情，你自己还未觉察么？”

楚平原脸上发热，原来他这内心的秘密确实是他自己也未察觉的。心想，“刚才大嫂说她对我不是兄妹之情，我非常留心听她说话，一面听一面想她这些话的道理说得对是不对。我为什么如此重视小霓子对我的心事如何，恨不得有个人来帮我琢磨？嗯，只怕我对她也当真不仅仅是兄妹之情了。”楚平原不惯说谎，既给王燕羽说中心事，也就不再哓哓置辩了。王燕羽道：“倘若你和她由仇人变为夫妻，这倒也是武林佳话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世事难料，哪里就说得到这个。”王燕羽给他触起旧事，心想，“不错，世事难料，当年我也曾对铁摩勒由恨生爱，结果还是嫁给了元修。”

王燕羽触起旧事，也不觉脸上有点发烧，连忙接着说道：“我是想你们由仇人变作情人的，所以我不想阻拦你去找她。但我却也有点放心不下。”楚平原道：“怎么，宇文姑娘，她——”王燕羽道：“我倒不是担心宇文姑娘。她虽然身体未完全恢复，但她没有仇人要加害她。辛天雄已答应让她依礼拜山，山寨弟兄是不会难为她的。但你不同，精精儿和牟世杰都是要加害你的，你武功尚未恢复一半，教我怎能放心？嗯，你若一定要走，待我和你大哥商量商量，请他送你一程，到了寨中有人接应，那就无妨了。”

她正要去找丈夫，忽听得展元修的笑声，他和褚葆龄、展伯承这两个孩子已走了进来。展元修道：“怎么，楚兄弟就要走了？”

褚葆龄在一旁抿嘴笑道：“我知道楚大哥为什么赶着要走，他那位文姑娘走了，他还能不走吗？”展伯承拉着他的袖子道：“楚叔叔，你可不能说走便走，你答应过要教我一路武功的呢。”王燕羽道：“承儿，别胡闹，只要你肯学，将来还怕没有日子向你楚叔叔讨教？你先把五禽掌练得熟了再说，别要贪多嚼不烂。元修，咱们说正经的，楚兄弟是想赶着到山寨去，你送他一程好吗？”

展元修笑道：“不用我送他了。楚兄弟，有个人接你来了，你猜是谁？”楚平原大为奇怪，说：“有谁知我在此养病？”展元修道：“是段克邪。我昨日告诉山寨来此联络的弟兄，他们当晚回报，克邪连夜赶来了。他轻功超卓，听说他是三更动身，将近两百里的山路，天明便到，当真是令人佩服！”

楚平原这一喜非同小可，连忙出去与段克邪相会。只见褚遂已陪着段克邪在客厅里谈话。楚段二人双手紧紧相握。楚平原道：“段兄，你那晚拔刀相助，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。如今又累你连夜奔波，良友深情，教我既愧且感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楚大哥，你这么说就是把小弟当作外人了。为朋友两胁插刀，尚且不辞，何况走几里路？听说你那晚激战之后，又碰到了牟世杰与精精儿，伤得不轻，好不教我担忧，我也真是后悔当晚没有仔细找你，只道你径赴山寨去了。幸亏你是吉人天相，无巧不巧的又碰上了展大哥。”楚

平原谢过了段克邪，再向褚遂道谢赠药之恩。褚遂笑道：“我的药固然不错，你的身体也是好得出我意料之外，我原先估计你至少要六七天功夫，才能恢复的，现在仅仅是第四天，你已是一如常人了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听说你还有个奇遇，你小时候相识的邻居姑娘也在这里养病，好了没有，可否请她出来相见？她这个时候上山，大约也是想去参与盛会的吧？”王燕羽道：“这位姑娘已先走了。”褚遂也是刚刚知道此事，有点不大高兴，说道：“这位姑娘的脾气也真是有点怪，楚相公，你可别怪我人老嘴多，别说我曾给她治病，就算我是个开客店的，她临走也该告诉一声。”褚遂一点不知他们之间的过节，累得楚平原只好为宇文虹霓向他道歉。段克邪也很是奇怪，情知其中定有蹊跷，却不便当众发问。

王燕羽为了免楚平原受窘，拦开话头，说道：“克邪，你那位未过门的媳妇我还未见过呢，怎不和她一起来？”段克邪红了脸道：“她跑得没我这么快，这次没有跟来。我表嫂很喜欢她，这几天和她作伴，也不肯让她三更半夜跟着我跑。”王燕羽有点诧异，道：“哦，你表嫂也到了山寨了？”

铁摩勒的妻子韩芷芬是武林名家韩湛的女儿，铁摩勒再入绿林之后，他的妻子却没有跟随他，留在家抚养儿女，与父亲一同隐居盘龙谷。王燕羽与她从前颇有嫌隙，后来各自嫁了丈夫，交情反而亲密起来，因此听得韩芷芬来到，不由得大为高兴，笑道：“前几天我还与元修谈论，你表嫂曾是名震江湖的女侠，留在家里抱孩子不太可惜了么？而且也太冷落你的表哥了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我表嫂从前是因为顾虑孩子太小，在绿林实不适宜。如今大了一些，较易携带，就让他们出来随父亲见见世面了。”展元修道：“韩老前辈也出山了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那两个孩子就是由他们外公护送来的。”展元修喜道：“有韩老前辈出山，更不怕牟世杰、精精儿这一班人兴风作浪了。”

王燕羽怅触前尘，喟然叹道：“时光过得真快，眨一眨眼，小的一辈，也都陆续长大了。你那两个侄儿，大的有十岁了吧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哥哥九岁，妹妹七岁。”王燕羽笑道：“承儿，过几天你又多两个小朋友了。”

展伯承道：“咱们几时才去？”王燕羽笑道：“你急什么，过两天，你爹爹自会将你们带去。”说了一些家常闲话，楚平原也已吃过了早餐，当下便与段克邪同走、向褚遂等人告辞。展元修知道楚平原已恢复了一半功力，有段克邪与他一道，即使再碰上牟世杰亦自无防，也便放心让他们走了。

路上段克邪问起那位“文姑娘”的事情，楚平原与他屡经患难，情如手足，当然不好瞒他，就告诉他那位“文姑娘”其实就是宇文虹霓。

段克邪听了他的故事，惊异不已，笑道：“原来这里面还有这许多曲折离奇的情节。楚大哥，你的胸襟也真宽大，我是自愧不如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你们俩小口子，不再吵架了吧？”段克邪脸上一红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楚平原道：“你的师兄空空儿曾和我说过你们的故事。那时，空空儿还很担心你被史朝英这妖女引诱呢！”段克邪大是尴尬，说道：“别提这妖女了。”楚平原道：“那晚我虽是险些死在牟世杰手下，但也摔了那妖女一个筋斗，算是给你出了口气。好，说到这里为止，再不提了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我那晚也几乎伤了宇文姑娘，幸亏没有真个伤着。否则就对不起你了。”楚平原苦笑道：“她现在还是把我当作仇人呢！”

楚平原说至此处，不觉黯然。段克邪道：“你一次劝她不醒，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呢！多见几次面，这种糊里糊涂的冤仇总会解开。”楚平原喟然叹

道：“ 我不想见她，我知道她也是不想再见我的了。 ” 段克邪笑道：“ 你不是不想见她，你是怕她不想见你。你别担心，她还要向我讨还宝剑，到时我把这个人情奉送给你。 ”

两人走了一会，已进入密林深处，忽听得前面似有人声。段克邪听觉非常聪敏，说道：“ 前面的一群人中，有两个女的。她们的声音似乎有点熟悉。待我看看是谁？ ” 楚平原尚未完全康复，听觉不及段克邪，但见段克邪神色有异，不觉心头一动，“ 难道当真有这样巧事？ ”

段克邪跳上一棵树上，聚拢目光，向前看去；只见前面有一小队人马，共是十人。八个男的是牟世杰那八个黄衣侍者，两个女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史朝英和宇文虹霓。

原来牟世杰那晚捉不到楚平原，心里十分懊恼，但想与回纥结交之心，仍然未息。要结交回纥，先得结交宇文虹霓。牟世杰因为要准备应付绿林大会之事，忠于他的部下，虽然已为数无多，但也还有几帮人马，这几日正陆续到来。牟世杰在众叛亲离之下，对这些还肯忠心于他的党羽，自是必须着意拢络，是以不便离开。如何设法结交宇文虹霓的事情，就交给史朝英去办。宇文虹霓是个少女，由妻子出马，也比他方便得多。

史朝英带了她丈夫的八个侍者，在山林里展开搜索，接连四天，都不见宇文虹霓这班人的踪迹，正自灰心，宇文虹霓可巧就单人来了。

宇文虹霓病后身子虚弱，昨晚半夜离开褚家，又碰上一场大雨，淋得落汤鸡也似，还摔了几跤，正自狼狈不堪，坐在路旁喘息。史朝英一见了她，如获至宝，立即向她嘘寒问暖，大献殷勤，就地搭起帐蓬，扶宇文虹霓进去歇息，又叫人烧起热汤，替宇文虹霓沐浴更衣。宇文虹霓在落难之中，对她自是感激不尽。史朝英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又表示已知道她的事情，愿意助她报仇。宇文虹霓对报仇一事，心里混乱之极，但既然对方表示如此好意，她当然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；而且史朝英是绿林盟主的夫人，宇文虹霓将她认作女中豪杰，也自是心甘情愿，愿意结交这样一位知心朋友，史朝英听得她的那班手下已被驱逐下山，便拿出了牟世杰的绿林箭，立即差遣一骑快马去追。

宇文虹霓也幸而得史朝英的一番照料，否则她病后受寒，只怕还得再病一场。史朝英也由于服侍宇文虹霓的原故，待她精神恢复之后，方始起程，因而也就给段楚二人追上了。

段克邪上树眺望，看见了史朝英，不由得也是蓦地一惊，他与史朝英之间，牵连着许多恩恩怨怨，过去的感情虽说已是一笔勾消，但段克邪也还不至于像史朝英那样，由爱生恨，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。他对史朝英是只有憎恶，而无大恨，所以他也是想避开史朝英的。

但现在他是与楚平原同行，而宇文虹霓却又刚好与史朝英同在一起，他想要避开，也是不能。楚平原在树下问道：“ 段贤弟，你看见了些什么人了？怎么你好似是在树上发呆？ ” 段克邪心里自思，“ 史朝英与那八个黄衣侍者一道，楚大哥功力又未完全恢复，只怕不是他们对手。 ” 跳下树来，勉强笑道：“ 楚大哥，你可算得是缘份凑巧，你刚才还担忧见不着宇文姑娘，却原来她就在前面。可是，可是…… ”

楚平原面红耳热，正想说道：“ 段克弟休得取笑，我并不急于见她，避开了吧。 ” 但听得段克邪接连说了两个 “ 可是 ”，不由得心头一动，问道：“ 听脚步声，前面不止一人。她和些什么人在一起？ ”段克邪讷讷说道：“ 是，

是史朝英。”

楚平原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不好！”拉了段克邪便跑。段克邪道：“楚大哥，你，你何事惊惶？”楚平原道：“不能让宇文虹霓和那妖女混在一起，那妖女是想利用她，她若上当，祸患非小！”

史朝英突然看见段楚二人如飞奔来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！她对段克邪是爱恨交迸，还兼有几分害怕。只是一个段克邪也还罢了，如今又多了一个楚平原，她不知楚平原的武功尚未完全恢复，见他奔跑如飞，心道，“这小子那晚伤得那么重，仅仅五天的时间，他怎的就完全好了？偏偏世杰又不在这里。”她不知楚平原的来意，只道他是要来伤害宇文虹霓，连忙发出命令，那八个侍者一字散开，遮在宇文虹霓面前，准备迎敌。正是：

口似蜜糖心似剑，能言鹦鹉毒如蛇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　难辨恩仇心事涌　未明善恶巧言多

楚平原迈步上前，叫道：“虹霓，你怎的与这妖女同在一起？”宇文虹霓怔了一怔，只道楚平原未知史朝英的身份，说道：“楚平原，你休得无礼，这位姐姐是你们本国的绿林盟主夫人！”

史朝英听得他们用这样的口吻说话，不觉愕然，她看了宇文虹霓一眼，随即向着楚平原冷笑说道：“咦，这倒奇怪了，你难道不是她的杀父仇人？你不许她和别人一起，难道还想她跟你不成？”一连两个“难道”，其实是说给宇文虹霓听的，果然把宇文虹霓说得满面通红。

宇文虹霓心中是爱恨混杂，但无论如何，她毕竟是在父亲灵前洒过血酒，发过誓要报仇的，何况又是在这么多人面前，她岂能听一个“仇人”的劝告。

楚平原再踏上一步，说道：“小霓子，你听我说，这妖女虽是绿林盟主夫人，但，……”话犹未了，史朝英早又在旁边冷冷说道：“哎呀，什么大石头、小泥子，叫得好亲热呀！杀父之仇，岂是等闲，姓楚的小子，你这么讨好人家，就想我的宇文妹子不报仇么？楚平原啊，哈，哈，你知不知道害羞？”

史朝英咭咭呱呱的，一口气说了一大箩话，楚平原的说话给他打断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忍不住大喝一声：“住嘴！”史朝英眼角一抛，笑道：“宇文妹子，他一心想和你说话呢，好吧，我就住嘴，不打搅你们了。”

宇文虹霓被史朝英这么一挤，迫得也向着楚平原尖声喝道：“住嘴！我爱和谁做朋友，你管得着么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小霓子……”宇文虹霓道：“我叫你住嘴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不和你说话！”

那八个侍者一齐亮剑出鞘，摆好阵势，剑锋都指着楚平原。宇文虹霓连忙说道：“姐姐，多谢你保护我。但我想我身体好了，自己报仇。”

段克邪上前说道：“不错，宇文姑娘，你应该自己报仇。我把宝剑奉还与你，你下山去吧。养好了身子，我敢担保楚大哥一定愿意会你，让你了却心愿。”

史朝英怒道：“克邪，你别多管闲事！”段克邪淡淡说道：“我不说你，你反而说我了？宇文姑娘，你这位新朋友虽是盟主夫人，可没安着好心眼儿。这里的绿林纠纷，你也不宜插足其间，你听我劝告，下山去吧！”史朝英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克邪，你、你敢说我，不，不是——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还待我说么，你本来就不是好人！”

史朝英气得双眼翻白，冲口便道：“你扪心自问吧，是你对不住我，还是我对不住你？你不怪责自己，反来骂我不是好人！”其实这些话正是应该段克邪说的，但在史朝英的想法，却是认为段克邪有负于她，故而侃侃道来，竟然不带丝毫愧色！

段克邪给她弄得啼笑皆非，生气又不是，不生气又不是，若说要认起真来和她辩个是非黑白，又怕她缠夹不清，更说出不中听的话来，段克邪可没有这样的厚面皮，不怕人们笑话。

段克邪自叹晦气，说道：“好，算是我怕了你。这位宇文姑娘……”段克邪一畏缩，史朝英气焰更高，说道：“你自知理亏，那就快快滚开！宇文姑娘的事与你何干？你是她什么人？你要在她身上打主意吗？”段克邪满肚子气，忍不住大喝道：“朝英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含血喷人，我，我认得你，我的剑不认得你！”史朝英道：“怎么，要动手么？”那八个侍者跟着她倏

地转过阵形，剑锋都指向了段克邪。

段克邪忍着气道：“我是看在铁大哥的份上，这笔帐目前还不想和你们夫妇清算。但你要是想现在就算，我段克邪也一律奉陪。”原来铁摩勒曾有交代，因为牟世杰目前还是盟主身份，总得给他们夫妇几分面子，须待绿林大会过后，方许别人向他们寻仇。

史朝英其实也有几分顾忌，正想趁势自下台阶。忽听得有人说道：“朝英，你害得段克邪还不够吗？不许你再向他胡缠！”人未露面，声音已是远远传来。

这声音是史朝英最熟悉，也最害怕的，不由得颤声叫道：“师、师父！”转眼间，一个中年妇人已来到她的面前，正是她的师父“无情剑”辛芷姑！

辛芷姑冷冷说道：“我只道你不认得师父了？好，你还认得我，跟我回去！”史朝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师父，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回山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什么事情都没有。就是不许你在此胡作非为，丢我的脸！所以要你回去！”史朝英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的命令，做徒弟的自当依从。可是我总得和世杰先说一声。”辛芷姑道：“我知道你嫁了丈夫，你这丈夫也不是好人，要不要我看也罢了！”史朝英说道：“女子出嫁从夫，他是好是坏，我都得听他言语！”辛芷姑嘿嘿冷笑道：”你有几根肠子，我都清清楚楚，你居然和我讲起三从四德来了？”史朝英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从前我给师父宠坏，只知任性而为。如今嫁了丈夫，这三从四德，是要讲的了。”

辛芷姑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从前是宠坏了你，以致你变成了个邪恶狠毒的女人，如今可要好好教导你了。”史朝英淡淡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听信外人之言，将徒儿编派得一无是处，我知道，我要辩解，你也未必相信，我也无谓多说了。多谢你要给我教导，但如今我自有我的丈夫教导，不必你老人家劳神了！”辛芷姑气往上冲，冷笑道：“你嫁得好丈夫，他教导你些什么？教你害人，教你不认师父，是也不是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世杰是绿林盟主，要是当真像你说得那样坏，他这盟主又焉能当上？师父，你教我不要丈夫，这就不算邪恶了么！”

宇文虹霓在一旁听他们师徒辩驳，大为惶惑。起初段楚二人说史朝英不是好人，她还是不大敢相信的，后来见史朝英的师父也这样责备她，就不由得信了几分了。但史朝英能言善辩，驳得也似乎很有理由。宇文虹霓听到后来，可又不敢断定谁是谁非了，心道：“师父教徒弟抛弃丈夫，这也真是稀奇。只怕她这师父也是有几分疯的。”

辛芷姑怒道：“好呀，你不想多说，我也不多说了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是从夫还是从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出嫁从夫，天经地义！”辛芷姑道：“很好，你要从夫，我也任由你去。咱们师徒之情一刀两断，你把武功还给我吧！”史朝英惊道：“师父，你要废我武功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你不是我的徒弟，你还要我的武功作甚？”这句话一说，倏的便取下拂尘，向史朝英拂去。这一拂用的是分筋错骨的手法，若是给她拂中，史朝英便要变作废人。

史朝英早有提防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不认我，请恕徒儿无礼了！”她说话之时，早已躲到后面，一声令下，那八个待者八剑齐出，挡住了辛芷姑的拂尘。

辛芷姑大怒，无情剑也倏地出鞘，只听得铮铮两声，有两个侍者的长剑已给她的拂尘卷出了手，另一个侍者又给她的“无情剑”刺伤，但辛芷姑的衣裳也被刺穿了几处，在那八个侍者联手围攻之下，饶是她轻功超卓，未曾

丧命，亦已狼狈不堪。

辛芷姑长剑划了一道圆弧，拂尘连连挥动，将那八个侍者迫退数步，冷笑道：“ 盟主夫人，你也来吧！ ”史朝英道：“ 徒儿不敢无礼。请师父不要生气，还是下山去吧！ ”辛芷姑半攻半守，形势稳了一些，但以一敌八，仍是不免下风。那八个侍者恼她出手伤人，有意气她，齐声喝道：“ 盟主夫人叫你下山，你走不走？ ”

辛芷姑怒道：“ 鼠辈胆敢侮人！ ”拂尘照顾左右，脚踏“ 洪门 ”（中路），欺身直进，一招“ 极目沧波 ”，无情剑就向那说话的侍者刺去。那侍者霍地一个“ 凤点头 ”，剑光过处，已把他头上的英雄巾削掉，头皮一片沁凉。

可是辛芷姑忍不住气，出手一攻，登时也陷入了四面受敌之境，两翼的敌人包抄过来，辛芷姑的拂尘招架不住，左躲右闪，不知不觉就给引入阵中。这是扶桑岛主牟沧浪所传的阵法，师法诸葛武侯八阵图的变化，八个侍者，各占一个方位，分成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死、景、惊、开八门，辛芷姑不懂阵法，不消片刻，己给他们引入死门之中。为首的那个侍者冷笑道：“ 你认不认输？叫你下山你不下山，如今你想出去只怕也难！除非你马上认输，向盟主夫人赔罪！ ”

段克邪怒道：“ 牟夫人，你太过份了！ ”亮剑出鞘，剑光一闪，便指到了史朝英面门，史朝英单刀一立，“　 ”的一声，刀头已给削断，那八个侍者大惊，分出了四人回来救驾，阵式己是布不起来。

史朝英冷冷说道：“ 克邪，你只会欺负我。世杰不在这儿，你杀了我也显不出你的威风。 ”段克邪给她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霍然收剑，说道：“ 我还不屑杀你呢。好，到了正日，我再向你们夫妇领教。 ”转过头来，对辛芷姑道：“ 老前辈也不必生气了。这样的徒弟，认不认也罢。她现在还是盟主夫人，就让她多得意两日吧。 ”辛芷姑道：“ 好，看在铁摩勒与段克邪的面子，让你多做两日盟主夫人。 ”史朝英趁势下台，把八个侍者召回。就在此时，忽听得马蹄之声，急骤之极。段克邪抬头一看，只见两个师陀武士，快马驰来，跨下的坐骑，正是秦襄赠与他与史若梅的那两匹骏马。宇文虹霓喜道：“ 你们来得正好！ ”

楚平原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 虹霓，你把部下召来作甚？你可不能这样糊涂，你要向我报仇，这还只是你我之间的私人仇怨，你若听这妖女唆摆，祸患可就大了。 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 我作什么，用不着你胡乱猜疑，也用不着你来给我出主意。 ”把手一招，命令那两个武士道：“ 赶快下马，把坐骑交还原主。 ”

那两个武士正是那日盗走马匹之人，听了命令，大是尴尬，连忙下马，向段克邪唱了个诺，勉强笑道：“ 借了你的坐骑，不过两天，我们还给你配了两副马鞍，你也不会吃亏了。 ”

那两匹坐骑认得旧主人，不待那两个武士牵它，已是跑到段克邪身边，嘶鸣不已。宇文虹霓道：“ 好，你的坐骑我已经交还你了，彼此都没有受对方恩惠。 ”

段克邪解下宝剑，双手奉上，说道：“ 不错。物归原主，彼此都不必领情。但你和我楚大哥是青梅竹马之交，我和你也打过一架，俗语说不打不成相识，凭着这点交情，我有几句话是非说不可，当然，听不听也任从于你。 ”史朝英冷笑道：“ 克邪，你倒很会和人家大姑娘套交情呀！ ”段克邪双眼一瞪，说道：“ 你再乱嚼舌头，我可不和你客气了。 ”史朝英见他动了怒气，

还当真有点害怕，果然不敢再说。宇文虹霓道：“就让他说吧，反正听不听在我。”原来宇文虹霓不好意思与楚平原说话，她知道段克邪是楚平原的好朋友，倒想听听段克邪说的什么。

段克邪道：“楚大哥是为了你好，你把他当作仇人，他可是只把你当作不懂事的小妹妹。我国绿林之事，你实是不宜过问，你又何必跟从这位盟主夫人？”

段克邪不擅辞令，说得非常坦率，宇文虹霓从段克邪口中听到楚平原的心事，又是欢喜，又是心酸，但听得楚平原是把她当作“不懂事的小妹妹”，可又有点不大高兴。当下淡淡说道：“段小侠，多谢你的劝告。我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你们绿林的纠纷，我不清楚，也无意插手。我虽然不懂事，但恩仇总是要讲个分明。”原来她认为史朝英对她有恩，总得报答了史朝英的一点恩情，才能将她抛下，她说了这几句话，便与史朝英一同上马走了。

楚平原顿足长叹，却是无可奈何。辛芷姑道：“这女娃子和你有什么仇，你倒似乎很关心她？”辛芷姑和楚家颇有渊源，她父母早逝，哥哥在楚平原父亲手下当一名稗将，在一次与回纥的战役中阵亡。辛芷姑小时候在投师习艺之前，颇得过楚家的照顾。楚平原见她问起，便告诉了她。

辛芷姑听得“回纥”二字，便自着恼，说道：“这女娃子好糊涂，她国破家亡，全是拜回纥之赐，她反而降了回纥，找你报仇，岂有此理？你怕她上我那逆徒之当，闹出祸事，好，我在清理门户之时，顺便替你杀了她便是！”楚平原连忙说道：“正是因为她年轻识浅，未有人给她开导，所以才这样糊涂。做回纥将军的是她的舅父，她父母双亡，不能不跟随舅父，咱们似乎也不应过于责备她。老前辈，你的无情剑可千万别要胡乱出鞘！”

辛芷姑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用这无情剑吓一吓你，试你对她是有情还是无情，果然一试便试出来了。”

楚平原尴尬笑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这无情剑的称号怕要改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早就改了。聂隐娘曾有一句说话说她。说得很好……”辛芷姑道：“好呀，你们这班小淘气在我背后怎么说我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聂姐姐说你‘无情剑是有情人’，这可并没有说错你呀！”楚平原道：“哦，原来老前辈……”段克邪道：“你还称什么老前辈，她是我的师嫂，你再称她老前辈，岂不是自甘比我矮一辈了？”

楚平原重新与辛芷姑见过了礼，问道：“空空大哥呢？怎么不与老，不，不与大嫂同来？”辛芷姑道：“油嘴，这大嫂二字，现在还不能叫。”楚平原道：“反正都是的了，先定名份，又有何妨？”辛芷姑道：“小楚，不许你乱开玩笑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好，既是大嫂不喜欢，我就改称你辛女侠吧。”辛芷姑颇有感触，说道：“女侠二字，聂隐娘是当得起的。但愿我能学得她的一半，才无愧于女侠之称。”

辛芷姑夸过了聂隐娘，这才接下去说道：“空空儿为了给你讨回金精短剑，到处找寻他那不肖师弟，却没找着。”楚平原道：“精精儿现在与牟世杰做了一伙，前几天已经来了。空空大哥总要来这里的吧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他恐怕还要迟两天。”楚平原道：“何以不与你同来？”辛芷姑道：“如今他倒不是为着寻觅精精儿了。他要为铁摩勒找几个帮手，请出几位前辈英雄来对付牟世杰。”

楚平原诧道：“空空儿还怕对付不了牟世杰吗？何用费如许气力，到处邀请能人？”

辛芷姑正色说道：“扶桑岛的武功是当年一代宗师虬髯客的一脉所传，博大精深，岂能小视？牟世杰所得不过十之一二而已，他的叔父扶桑岛岛主牟沧浪，十余年前曾一到中土，在金碧宫中显露绝顶神功，慑伏与空空儿师父齐名的转轮法王，空空儿如今的本领，是追得上他师父当年了，但他自问，只怕也还未必是牟沧浪的对手。”

段克邪曾得过牟沧浪指点内功，深知此言不假，骇然说道：“牟沧浪是世外高人，难道会给侄儿煽惑，再履中土，助他侄儿为恶不成？”

辛芷姑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扶桑岛的始祖虬髯客当年是因为自知无法与李世民逐鹿中原，因而远走海外，自立基业，做了扶桑岛岛主的。他的后代弟子继任岛主，认为这是师祖的一生憾事，总想等待时机，再至中原与群雄逐鹿。安史之乱，他们认为时机已到，故此才有派遣牟世杰来争绿林盟主之事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这么说，牟世杰的所作所为竟是他叔父授意的了？”辛芷姑道：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段克邪道：“这怎么讲？”辛芷菇道：“牟世杰来夺绿林盟主，想趁唐室衰落之际，兴兵起事，这是出于他叔父的授意。但牟世杰后来不择手段的种种作为，他的叔父远处海外，就一定是不知道的了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牟沧浪是识得大是大非之人，他即使想逐鹿中原，也会反对牟世杰之与胡人勾结。”辛芷姑道：“但愿如此，但疏不问亲，只怕他受侄儿蒙蔽，竟来与群雄为敌，那事情就难以收拾了。”

辛芷姑歇了一歇，接着说道：“还有一层，海外有七十二岛的岛主，都是听扶桑岛的号令的。据空空儿探悉，牟世杰已派出许多使者，邀请这些岛主，前来助他了。他这举动，是否曾禀报他的叔父，不得而知。但他是岛主的侄儿，那七十二岛岛主多半会听他说话。”

段克邪听了，说道：“这果然可虑，不可不防。师兄准备邀请哪些前辈？”辛芷姑道：“有你的师父磨镜老人与聂隐娘的师父妙慧神尼，别外还有疯丐卫越等人。”

他们一面谈论，一面赶路，段楚二人合乘一骑，另一骑让给辛芷姑乘坐，这两匹坐骑是日行千里的骏马，黄昏之前，便已赶到了伏牛山的大寨。铁摩勒得到消息，亲自率众出迎。

铁摩勒得辛芷姑赶来相助，又见段克邪与楚平原平安归来，当真是喜上加喜。楚平原谈起那晚几乎丧命在牟世杰与精精儿剑下。听得众人惊心动魄，铁摩勒更是不胜慨叹。

史若梅随众出迎，她与段克邪相见，又是另有一番滋味。其他的人围着楚平原与辛芷姑说话，他们两个则在一旁喁喁细语。史若梅道：“你把这两匹坐骑找回来了，可是见着了那个胡女么？她的宝剑你还给她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小声。那个胡女名叫宇文虹霓，原来是楚大哥的好朋友呢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怎么又是好朋友了？那胡女不是口口声声要向楚大哥报仇的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这件事很是奇妙，待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。”他歇了一歇，又再悄声说道：“我还见着了史朝英呢，你可别要着恼，这一次我又没有杀她。”史若梅抿嘴笑道：“你当我是醋娘子么，我不说你怜香惜玉，也就是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哎呀，你还是要取笑我，你不知道——”史若梅道：“我知道铁大哥曾有命令，要众人给这位绿林盟主夫人几分面子，不许在会期之前，向他们夫妻算帐。其实，就是没有这个理由，我也相信你的。你不杀她，一

定有你的道理。我只要你心里没有她，杀不杀她，那倒是无关轻重了。”他们二人自从误会冰消之后，感情一天比一天融洽，史若梅的气量也不似以前那样狭窄了。段克邪听了她这番通情达理的说话，心里甜丝丝的，要不是人多一起，段克邪几乎就要打从心里笑了出来。

这晚铁摩勒给辛楚二人摆了接风酒，席上辛芷姑才把空空儿打听到的消息告诉铁摩勒。铁摩勒听说牟世杰已派人回扶桑岛请他叔父重履中土，还要邀请七十二岛岛主给他助阵，也是不禁心忧，说道：“胜负倒还在其次，但若是与扶桑岛无端端的大动刀兵，或死或伤，都是不值得之至，但愿这场武林浩劫，能消弭于无形。”辛芷姑道：“这怕很难了，只求能够减少伤亡，已是万幸。”

辛芷姑随后又谈到史朝英叛师之事，心中郁闷，难以言宣。铁摩勒忽地笑道：“我赔给你一位徒弟好不好？”辛芷姑道：“你是劝我另收徒弟？是谁家的女儿，不知资质如何？可得合我的意我才能收。还有年纪可不能赶过十岁，你知道功夫是要自小教的。”铁摩勒笑道：“这女孩子今年七岁，倒也学过几天功夫，只不知中不中你的法眼。”当下吩咐一个护兵道：“叫夫人带铮儿和凝儿出来。”

辛芷姑愕然之际，只见一个中年美妇，左手携着一个男孩，右手携着一个女孩，走了出来，一对小兄妹有如粉雕玉琢，好不可爱。

铁摩勒道：“铮儿，凝儿，给辛姑姑敬茶。小孩子的玩艺，辛女侠，你可别见笑。”辛芷姑听他这么说，知道铁摩勒是要这双小儿女显露一手功夫，好奇心起，想道，“年纪这么小，不知能有什么本领？”便端坐不动，看这两个孩子如何给她“敬茶”。

只见那女孩子斟了一杯茶，平放掌心，说道：“姑姑请用茶。”那男孩子，双指一弹，茶杯平平稳稳的向辛芷姑飞去。内功高明之士，可以百步传杯，这双孩子与辛芷姑的距离不过数步之遥，用的也不是内功而是暗器手法，但对于两个孩子来说，已经是十分难得了！

辛芷姑接了茶杯，乐得眉开眼笑，一饮而尽，说道：“真是难为这两个孩子了。”铁摩勒笑道：“这女孩子给你作徒弟，你可看得上眼么？”

辛芷姑这才知道那美妇人是铁摩勒的妻子韩芷芬，这双孩子是他们的儿女铁铮、铁凝。铁摩勒是要让他女儿拜她为师。

辛芷姑笑道：“这倒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。你们夫妻都是武学大名家，我这点本领，怎配教你们的女儿？”铁摩勒道：“辛女侠的剑法天下无双，只怕你不收，却怎的说这些客气话。”辛芷姑道：“你不嫌我教得不好，我就收了。只是他们兄妹若要分开，岂不可惜？”铁摩勒笑道：“我早已想好了，让她哥哥拜空空儿为师，你先收了她做徒弟，空空儿就不能不收她的哥哥了。”辛芷姑笑道：“这倒使我放心一些，我教得不好，空空儿也还有一点本领可以拿得出来。只是……”杜百英在旁笑道：“辛女侠，你是怕铁寨主占了你的便宜么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的孩子将来也拜铁寨主为师，那就两不吃亏了。”辛芷姑道：“呸，你真是老不正经，不看你会给人医病，说不定我也要求你，我就拔掉你的须子。”她话是这么说，心里却在暗暗称赞这是个好主意。古人易子而教，事属寻常，当下就这样定夺。

席散之后，已是二更时分。史若梅给了段克邪一个眼色，段克邪跟她出来。史若梅道：“我不想这么早就睡，和你到外面走走。这几日我在苦练你教给我的轻功，有些地方，还得请你指点指点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你肯这么

用功，我就是一晚不睡，陪你也成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你别胡乱说话，给人听见，又要取笑咱们了。”两人说说笑笑，走进树林。

这时正是秋尽冬初的季节，山头已有积雪，雪月交辉，寒林寂寂，山景更觉清幽。夜风吹来，香气沁人肺腑，段克邪深深呼吸，赞叹道：“什么花，这样香？”史若梅笑道：“这个时节有什么花？你连梅花的香都分不出来？那边有片梅林，咱们过去好吗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你名叫若梅，怪不得最爱梅花了。”远远望去，只见一簇簇梅花，就似在树林中挂起无数绣球，红梅如火，白梅如雪。史若梅道：“好不好看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好是好看，可还比不上……”史若梅道：“比不上什么？你说有哪一种花能胜过梅花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不是以花比花。嗯，你名叫若梅，其实梅不若你。你比梅花好看多了。”史若梅嗔道：“你几时也学得这样油嘴滑舌了。说正经的，你别恭维我，我正是自觉比不上梅花，想以梅花为师呢！”段克邪笑道：“这话儿可真透着新鲜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我敬佩梅花傲雪凌霜的那种品格。可叹我在薛嵩的节度使衙中长大，却几乎坠溷沾泥，忘了本来面目了。”段克邪又是欢喜，又是佩服，说道：“梅妹，你究竟是有慧根的人。你以梅花为师，我却要以你为师了。”

两人把臂同行，心神如醉。段克邪忽地悄声说道：“表嫂问起咱们的事呢。”史若梅道：“问的什么？你告诉她，咱们早已不闹别扭了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表嫂问的不是这个。不过，她也正是因为知道咱们早已和好如初，所以，所以……”史若梅道：“咦，你说话怎的吞吞吐吐，所以什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所以，所以……表嫂问我，咱们什么时候，这两支龙凤宝钗可以合成一对？她说表哥的意思，想，想在这次绿林大会过后，就，就要给咱们办，办喜事了。你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史若梅红晕满面，低头不语。段克邪道：“表哥说咱们明年元旦，就满二十岁了。他受了咱们先人之托，也想早些了却这重心事。你意思如何，可得给我一句言语，我好回复表哥表嫂呀。”史若梅过了好一会子，才低低地吐出了一句话来：“但凭你表哥作主。”

两人说定了终身大事，都是又欢喜，又害羞，手掌紧紧相握，目光却不敢相对。又过了一会子，还是段克邪先说了话：“嗯，你不是说要来练轻功的吗？”史若梅甩开了手，笑道：“你不说我几乎忘了。好，如今我是以你为师，你这位老师可要用心教我才好。”她吸了口气，脚尖一点，飞身便纵上梅枝，正是：

若是梅花能解语，也应低语慰相思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　太惜宗师偏护短　怒挥宝剑荡妖氛

那条树枝不过指头般大小，从树上横伸出来，约有五尺来长，史若梅足尖轻点梅枝，梅枝微颤，有几瓣梅花，从枝头落下。段克邪笑道：“只是掉下几瓣梅花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”史若梅红着脸道：“我练了几天，树枝总还是摇动，毛病在什么地方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你提一口气，将真气循着少阳经脉运行，眼观顶，顶观心，意存脑海之间，不必理会脚下，试一试看。”史若梅跳过另一枝梅枝，依法施为，这回树枝只是微微一颤，却没有花瓣掉下。史若梅喜道：“成啦，我再练一次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尖锐的暗器破空之声。史若梅一个倒栽葱，从树上跌了下来。

段克邪武学造诣早已到了一流境界，听风辨器，已知是颗小小的石子，远远飞来，用意似乎不在伤人，而在吓史若梅一下。这石子恰从史若梅鬓边擦过，史若梅是在突然受惊之下，自己失足的。

段克邪不知是友是敌，但即使只是开玩笑，这样的开玩笑也是很不应该。正自恼怒，只见那个人已是哈哈大笑，从林中跑出，说道：“好个标致的小姑娘，轻功也很不错，我正要物色一个女弟子给我红袖添香，你跟了我吧！”

段克邪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”那人头束方巾，身穿白绸长衫，似是个书生模样，但满脸邪气，说话带着淫笑，一看就知不是正人。

这书生模样的妖人侧目斜脱，忽地“噗嗤”一声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哼，看你这臭小子如此生气，她是你的妹子、是你的老婆？好，不管是你妹子也罢，老婆也罢，我都是要定了。我收了她，正是给你面子，你这小子还要生气？”

段克邪气得七窍生烟，那人话犹未了，段克邪蓦地舌绽春雷，大喝一声：“滚开！”闪电般便朝着那妖人一抓抓去！

段克邪用的是大摔碑手法，意欲把那妖人摔个四脚朝天。但他虽在盛怒之中，毕竟还是心存宽厚，心想调戏妇女，固属可恶，还不至于该死。因此手法虽然迅捷，却只是用了三分劲力。

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那妖人的白绸长衫给他撕去了一幅，但却没有摔倒，段克邪只觉一股内力反撞过来，他的护体神功立生反应，但也不禁退了两步。

这一来，两人都是不觉心头一凛。段克邪未能将他摔倒，知他功力实是不弱。那妖人平素风流自赏，给段克邪一出手就撕破他的长衫，狼狈不堪，更是又惊又怒，蓦地一个转身，拔出长刀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与我作对，我要你的性命！”一刀就向段克邪斩了下来！

段克邪焉能给他斫中，身形一晃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已如鹰隼穿林，倏的绕到了那人背后，喝道：“我打这不要脸的妖人！”反手一掌掴下，这一掌段克邪已用到七分力道，掌势飘忽不定，左闪则打右面耳光，右闪则打左面耳光，这一招有个名堂，叫做“金鼓齐鸣”。耳门是人身脆弱之处，仅次于天灵盖与咽喉，倘若给他以重手法掴了一下，非立时晕倒不可！

这妖人也好生了得，他一听掌风，已知难以闪避，居然以攻为守，拼了个两败俱伤的打法，霍的一个凤点头，一招“苏秦背剑”，长刀使出剑术的招数，反手上撩，截斩段克邪的手腕。

两人动作都是快如闪电，但毕竟是段克邪更快一些，掌锋掠面而过，倏的收回，那妖人的长刀几乎是贴着他的肩膊削去。却没有削中。

段克邪这一记耳光虽没打实，但掌锋掠过，那妖人的半边面孔，已是热辣辣作痛。那妖人大怒，一转身，刀光霍霍，便是一招“三羊开泰”，向段克邪猛扑过来。

段克邪心道，“哪里来的妖人，本领竟是不弱！”恨他无礼，决意给他一点厉害瞧瞧，以迅速的身法，闪了他的连环三刀，蓦地一声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！看剑！”那人刀法已经使过，段克邪宝剑倏地出鞘，一剑向他咽喉刺去，唤声：“撒刀！”

段克邪这时已刺住对方要害，以他迅捷无伦的剑法，倘若剑势丝毫不缓，这一剑就能刺过对方的咽喉，但他毕竟还是心存宽厚，只是意欲要那妖人认输服罪，故而先喝一声，剑尖指到咽侯，剑势却缓了一缓。

那妖人身形后仰，于间不容发之际，长刀往上一抛，只听得“　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那柄长刀给段克邪的宝剑磕得飞过一边，但段克邪被对方的长刀这么猛力一震，也不由得退了一步。

那妖人一跃而起，接下他的兵刃，蓦地发出一声长啸，挥刀又上。史若梅叫道：“克邪，这种无耻妖人，你还何必手下留情？”那妖人的长刀，黑黝黝的毫不起眼，但段克邪的宝剑，竟然未能将他削断。

那妖人识得段克邪的厉害，将长刀舞得风雨不透，只守不攻。他这口刀是用玄铁特别铸炼的，玄铁比同体积的普通铁矿沉重得多，段克邪的宝剑虽有断金削铁之能，削他这柄长刀，却是削之不动。那妖人只守不攻，一时之间，段克邪也难取胜。

段克邪展开迅捷无伦的追风剑式，杀得那妖人气喘吁吁，正要乘暇抵隙，刺他穴道，忽听得又是一个妖人，大笑而来。

那妖人大笑道：“赫连岛主，我道你有这样好心，原来这朵花有刺是不是？好，且待我帮你采了吧！”

这妖人鹰鼻狮目，拿着一根龙头拐杖，相貌甚是凶恶，笑声铿锵，宛如金属敲击，刺耳非常，声到人到，却不是来给那书生模样的妖人解围，而是向史若梅突然展开袭击。

幸而史若梅新近学会了上乘轻功，一觉微风飒然，本能的身形一晃，恰恰避开。鹰鼻妖人“噫”了一声，笑道：“躲得好快！好个美人儿，别再东躲西闪了吧。我不是老虎，不会吃你，我是来带你去享福的。我住的桃源仙岛，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青之草。”他口中胡言乱语，手底却是丝毫不缓。说话之间，已是施展擒拿手法，向史若梅频频袭击，他的擒拿手法与中土各家各派的手法大不相同，史若梅好几次险些给他抓中。

书生模样的妖人被段克邪攻得透不过气来，连忙叫道：“拓拔岛主，你别忙着采花，先来给我拔刺好不好？美人儿我与你共享便是，你可不能这样不讲义气。”那鹰鼻妖人笑道：“这个美人儿我看中了，你另外再找一个吧！”“嗤”的一声，史若梅的衣角被他的长指甲勾破。

原来这两个妖人正是东海七十二岛中的两个岛主。书生模样的那个妖人名叫赫连勃，鹰鼻狮目的妖人名叫拓拔辽。七十二岛岛主龙蛇混杂，有正有邪。但武功最厉害的七个岛主却都是邪派，合称“东海七妖”。这赫连勃和拓拔辽就是在“东海七妖”中名列第四第五的两个妖人，最为贪淫好色。牟世杰这次邀请七十二岛岛主相助，正派的岛主来的不多；邪派的妖人久慕中土繁华，趁这机会，想来兴风作浪，混水摸鱼，一受邀请，便都来了。

段克邪见拓拔辽如此猖狂，勃然大怒，无暇取赫连勃的性命，身形一起，

使出“ 俊鹘摩云 ”的轻功绝技，在半空中一个倒翻，头下脚上便向拓拔辽冲来。

拓拔辽自恃本领高强，虽然对段克邪的轻功颇感惊奇，却也不以为意，心道，“ 你身子悬空，我只消一拐杖，就能把你打落尘埃。 ”哪知段克邪的轻功已臻化境，那妖人龙头拐杖一起，段克邪的剑尖在他杖头轻轻一点，身形倏地翻了过来，便如大雁斜飞，剑光闪电般的便向着他的头颅削去。

拓拔辽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也还算他应变得宜，百忙中双膝一弯，身躯矮了半截，段克邪的宝剑，在他头上削过，只差三寸，险险就要削去他的一层头皮！

拓拔辽虽没受伤，但段克邪这一招来得有如雷轰电击，太过出乎拓拔辽意料之外，他在避招之际，双膝一弯，那时还未知道害怕，待到头皮蓦地一片沁凉，一惊之下，膝盖突酸软，禁不住“ 卜通 ”跪到地上。比之赫连勃刚才的受攻，更见狼狈！

段克邪笑道：“ 你求饶了么？ ”拓拔辽满面通红，来不及跳起，急忙把龙头拐杖一竖，“ ”的一声，挡了段克邪那一剑，这才跳起来大骂道：“ 好小子，你家岛主偶一疏神，你便敢说嘴。哼，哼，你求饶我也决不饶你呢！我与你拼了。 ”段克邪笑道：“ 原来你还不服输，你也真是嘴硬，好吧，那就走着瞧吧。看看谁要求饶？ ”运剑如风，使出一招遍袭九处大穴的袁公剑法，说话之间，已是接连攻出了四剑，遍袭拓拔辽周身的三十六处大穴。

拓拔辽那根龙头拐杖重达五十多斤，但却比不上赫连勃那柄玄铁重刀的坚硬，叮叮 四声响过，虽未至于给段克邪的宝剑削断，拐杖上已现出四道剑痕。可是段克邪的连环四剑，居然给他挡开，也不禁有点感到意外，心道，“ 这个妖人的本领比起刚才那个又强了一些，他们以什么岛主互称，想必就是牟世杰请来的七十二岛岛主中的人物了。若然那七十二岛岛主，个个都有这般本领，倒是不易对付。 ”

拓拔辽自恃功力深厚，哪知铁拐未能磕飞对方的宝剑，反而给对方的宝剑削得他的铁拐“ 遍体鳞伤 ”，每挡一剑，虎口就受一下震动，这才知道段克邪不但剑法精妙，功力也还在他之上，他使出了浑身本领，仍是被段克邪攻得透不过气来，不由得暗暗叫苦！

拓拔辽暗暗叫苦，赫连勃却在暗暗得意。心道，“ 好，且待你也尝尝这小子的苦头，我擒了美人便跑。 ”他长于暗器打穴，一抖手便发出三颗铁菩提，打史若梅的麻穴。

史若梅“ 哎哟 ”一声，脚步踉跄，似是摇摇欲坠。赫连勃大喜，生怕段克邪赶来救援，连忙一个箭步，便向史若梅抓来。

哪知他的手指堪堪触及，史若梅蓦地一声喝道：“ 狗爪子留下！ ”剑光一闪，疾切下来，饶是赫连勃缩手得快，手臂已给划开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。原来史若梅并未给他打中穴道，她早已用巧妙的身法避开，假装受伤的。

史若梅的本领虽然比不上这两个妖人，亦实是不弱，她刚才险些被拓拔辽所擒，那是因为她剑未出鞘之故，否则纵然不敌，也至少可以抵挡个三五十招。

史若梅气愤之极，心道，“ 你们这些妖人，只当我是好欺负的！ ”气愤之下，一招得手，立即挥剑疾攻，“ 嗤 ”的一声，赫连勃的衣襟又被她一剑穿过。

赫连勃的真实本领究竟是比史若梅强得多，虽然受了一点伤，也不过稍

减一两分功力，脚步一稳，救命要紧，也顾不得“惜玉怜香”了，当下把玄铁重刀舞得呼呼风响，意欲把史若梅杀退，便好逃走。史若梅怎知他是只想逃命，见他凶狠杀来，越发不敢放松。

史若梅的青钢剑被他的玄铁重刀碰击了几下，虎口酸麻，险些脱手。段克邪喝道：“妖人还敢逞凶！”身形一晃，如箭疾至，唰的一剑，便向赫连勃刺到，赫连勃横刀一挡，退后三步，段克邪反手一剑，又向拓拔辽杀来，喝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妖人不向史姑娘磕头赔罪，一个都不许走！”

拓拔辽吼道：“并肩子和这小子拼了！”他在小岛称王，横蛮惯了，初到中原，便吃大亏，凶悍之性一发，龙头拐杖打出，都是两败俱伤的招数。赫连勃较为胆怯，但他见段克邪轻功卓绝，生怕一落单给段克邪追上，更难活命。因此也只好豁出性命，与拓拔辽联手对敌。

史若梅几曾经过如此凶恶的阵仗，不免有点心惊，十招剑法之中，总有一二招露出破绽，幸而有段克邪处处照顾着她，虽露破绽，也还不至给那两妖人所乘。

可是段克邪以一敌二，也是感到颇为吃力，就在这时，忽地又见一条人影，从林中窜出，赫连勃叫道：“三哥快来，这小子扎手！”

来的是个满头红发的老人，神情比这两个妖人更为傲岸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退下，待我对付这两个娃娃！”此时斗得正紧，这两个妖人怎能“退下”？

拓拔辽道：“三哥，不可轻敌，还是让我们给你助阵吧！”红发老人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个娃娃，也值得你们这样害怕。你看我的！”空着双手，突然加入战团，一抓就向史若梅抓来，史若梅一招“横云断峰”横削过去，那红发老人竟不缩手，硬接剑锋，双指一柑，手法古怪之极，一照面就把史若梅的长剑抓到手中。原来他戴着一对白金丝手套，手法又快，一触对方的兵刃，立即便把对方兵刃抢去，在这样短促的时间之内，对方的劲力未到，他有金丝手套护指，寻常刀剑，决计伤不了他。

段克邪喝道：“撒手！”唰的一剑便刺过去，那红发老人哈哈笑道：“我正缺一口宝剑！”他已夺了史若梅的青钢剑，便一手持剑招架，使个花招，意欲把段克邪的宝剑引过一边，另一只手却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硬抓无锋的一面剑脊。

红发老人这一招夺剑的手法，本来极为巧妙，而且他只抓无锋的一面剑脊，亦已是加了几分谨慎。哪知段克邪出剑如电，使臂使指，双方以快斗快，就在那红发老人抓下之时，段克邪剑柄陡一翻，剑锋一转，“■嚓”一声，便把他一根指头削了。剑光如练，削了手指，余势未衰，兀自向他咽喉指去！红发老人大吼一声，双掌齐推，把段克邪剑尖荡歪，可是他双掌张开，史若梅那柄青钢剑便掉了下来。段克邪挥袖一卷，把剑夺回，交还史若梅。

这红发老人乃是“东海七妖”位居第三的秘魔岛岛主贺兰蒙，平生极为自负，如今一出手便给段克邪削了一根手指，又给宝剑毁了他视同拱壁的金丝手套，暴怒如雷，改用劈空掌力，向段克邪猛击。

贺兰蒙功力比前两个妖人又高得多，段克邪剑掌兼施，以单掌之力对贺兰蒙，堪堪抵敌得住，但他分了一半精神气力应付贺兰蒙之后，另一只手拿的虽是宝剑，对付赫连勃的玄铁重刀与拓拔辽的龙头拐杖，就不免更加吃力，处在下风了。赫连勃本来是想逃走的，此时得了强援，以为胜券在操，淫心又起，专找史若梅攻击。

段克邪道：“梅妹，你紧靠着我，闭了眼睛出招！”史若梅与段克邪背

靠着背，勇气大增，闭了眼睛，展开她最擅长的一套梅花剑法。

赫连勃听得段克邪教史若梅闭了眼睛，大为奇怪，心道，“这是什么打法？哈，哈，你闭了眼睛，岂不是更方便我拿人了。”哪知史若梅闭了眼睛，剑法竟是毫无破绽，而且比以前凌厉得多。赫连勃上来偷袭，破不了她的剑法，段克邪的反手剑迅速来援，要不是他躲闪得快，又有贺兰蒙的劈空掌相助，险险又要受伤。

原来段克邪教史若梅闭上眼睛，其中大有道理。要知史若梅剑法本来不弱，她之所以频频露出破绽，那是因为她从未经过如此凶狠的恶斗场面，这几个妖人又是相貌狰狞，猛扑过来，她心里就难免害怕。如今闭了眼睛，就好似平时练剑一般，反而镇定多了。段克邪熟悉她的剑法，轻功又高，任她闭了眼睛出招，也不至受她误伤。

段克邪不用多费心思照顾史若梅，剑法展开，如臂使指，威力大显。他与史若梅背靠着背，史若梅的轻功，得了他的真传，也可以紧紧跟随着他，只见两道剑光，忽东忽西，忽聚忽散，翩若惊鸿，矫如游龙。但不论如何移形换位，他们两人背靠着背的姿势始终不变，敌人也无法将他们截断，各个击破。

这么一来，他们的形势也渐渐稳定下来，但要想突围，却也大是不易。赫连勃的玄铁重刀，拓拔辽的龙头拐杖，都是不惧宝剑的重兵器，贺兰蒙的劈空掌力也越发越猛，段克邪还不觉怎么，史若梅已是额头见汗，气喘可闻。

段克邪杀得火起，蓦地纵声冷笑道：“牟世杰，你请来这些下三滥的无耻妖人，羞不羞耻？你若是个好汉，有胆量的就出来与我较量较量！”他以上乘内功，将声音远远送出，虽是在久战之余，兀是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，林中宿鸟惊飞！

拓拔辽怒道：“你这小子死在临头，还敢辱骂我们？”红发老人贺兰蒙则冷笑道：“你这小子还要向我们少岛主挑战？哼，哼，且待来生吧！”他们一来怕段克邪这边的好手赶到；二来也怕牟世杰来了，他们虽然不受牟世杰的管束，但以三人之力，战不下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也是不好看相。故此三人都是全力施为，要在双方的人都未来到之时，将段克邪打死，将史若梅捉去。

哪知话犹未了，只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已接着说道：“可惜呀可惜！扶桑岛武学是虬髯客一脉相传，百多年来，中土武林虽没往来，也是对之颇为钦仰。哪知今日所见的扶桑岛人物，却是如此不成体统，虬髯客地下有知，料难瞑目！”

声音初起之时，似乎还在数里之外，说到最后一句，人影已现。来的是个背插拂尘，腰悬长剑的女人。段、史二人喜出望外，心道，“这些妖人忒是可恶，正该叫他们尝尝辛芷姑无情剑的滋味！”

那三个妖人不知辛芷姑“无情剑”的厉害，见又是个美貌的女人，虽知她的功力不凡，也不怎样放在心上。贺兰蒙道：“你这婆娘懂得什么，也来胡说八道！”赫连勃则在笑道：“三哥，这个婆娘年纪大些，正好配你！”

辛芷姑大怒，无情剑倏的出鞘，喝道：“把舌头给我割下！”剑光一闪，已是向着驾兰蒙刺来。贺兰蒙大吃一惊：“这臭婆娘的本领怎的如此了得？”双掌齐出，要以劈空掌力化解辛芷姑这一招凌厉的剑招。

辛芷姑取下拂尘，扬空一拂，发出一股劲风，将贺兰蒙的劈空掌力消去，长剑一圈，一招“龙引鼓浪”，连环三式，连袭贺兰蒙上中下三处要害，剑

光闪闪，当真是有如惊涛骇浪，疾卷而来。贺兰蒙一记“手挥琵琶”，用的是未损坏的那一只金丝手套，饶是他有手套护指，只听得“■嚓”一声，右手的食指与无名指又已被辛芷姑削断。但辛芷姑的“无情剑”却也被他弹开，贺兰蒙这才免了杀身之祸。

辛芷姑一剑未能取了对方性命，便不再追击，倏的转身，无情剑又向赫连勃背心刺到。赫连勃反手一刀，哪知辛芷姑的剑法比段克邪还要狠辣，赫连勃的反手刀碰不上她的剑锋，她的剑锋微微一颤，却已刺中了赫连勃的手腕，赫连勃大叫一声，玄铁重刀脱手扔出。辛芷姑喝道：“还想跑么？”转锋一戳，赫连勃身形刚起，膝盖已是被剑尖戳穿，“扑通”跌倒！

辛芷姑一脚踏着赫连勃，拂尘在他面颊轻轻一拂，赫连勃“啊呀”一声，吐出舌头，辛芷姑冷笑道：“看你还敢污言秽语！”正要割他舌头，忽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一颗石子不知从哪里飞来，力道大得出奇，竟把辛芷姑的“无情剑”荡开一边，辛芷姑虎口火辣辣的作痛，“无情剑”也险些脱手！

辛芷姑大吃一惊，心道，“当今之世，是谁有此功力，看来空空儿也还不如他！”要知人还未见，那枚小小的石子当然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，以辛芷姑这样的本领，竟然闪避不开，无情剑还险些给他打出手去，则这人功力之高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那人已在冷冷说道：“扶桑岛的人自有我来管束，不必你们代劳。”这两句话一说，身形亦已在梅林出现，是一个四旬开外的中年男子，轻袍缓带，举止甚是潇洒不凡。

这人身形一现，接连有两个“啊呀”之声。一个是贺兰蒙的惊叫声，那人轻轻一指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驾兰蒙如奉圣旨，登时动也不敢一动。后一个“啊呀”却是段克邪大出意外的呼叫，原来这个人正是扶桑岛的岛主牟沧浪。段克邪本来正在追击拓拔辽的，见牟沧浪到来，便即停手。

段克邪惊喜交集，叫道：“牟岛主，是你来啦？这可好了！”牟沧浪淡淡说道：“好什么？十年不见，你的本领才真是好得很了！”段克邪听他语气不对，吃了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这都是前辈当年指点之功。”

牟沧浪冷冷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也还记得我昔日指点之功？我只道你早已不把我扶桑岛放在眼内了！”段克邪惶然说道：“牟岛主，这次并不是我敢与你的属下为敌，是他们先来欺负我的。”

辛芷姑一向心高气傲，明知不是牟沧浪的对手，听得他这么奚落段克邪，也禁不住动了火气，嘿嘿的冷笑几声，说道：“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可惜这个‘胜’字，却是‘恃强为胜，之胜！”牟沧浪面色倏变，道：“你这话说的是谁？”

辛芷姑毫不退缩，冷冷的目光与牟沧浪正面相对，说道：“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你，还何必多问？扶桑岛又怎么样？武功再高，难道就能不讲理了吗？这三个妖人是你管辖下的什么大小岛主不是？他们来调戏段克邪的未婚妻子，我请问你，段克邪该不该打他们？他们污言秽语的骂我，我该不该割他们的舌头？你倒是说句公道话！”

牟沧浪面色十分难看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先还你们一个公道，然后我也还要与你们讲一讲理。请你们先别走开。”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你别担心我们会跑，我们一定在此候教。”

段克邪心里更是难过，牟沧浪的言语举动实是太过出乎他意料之外了，他暗自寻思，“牟岛主为什么对我生这样大的气？他本来是个侠义为怀，是

非分明，令人钦敬的武林前辈，难道这十年来他竟变了？还是他也像他侄儿一样，当年的侠骨仁心，都是装出来的？”段克邪哪里知道，牟沧浪之所以恼他，乃是另有原由，倒并非全然因为他与辛芷姑打那三个妖人，不给扶桑岛面子。

只见牟沧浪面挟寒霜，眼光似利箭般的从那三个妖人面上扫过，厉声喝道：“过来！”驾兰蒙抖抖索索的说道：“我是听得他们二人发啸呼援，这才来的。我可没有调戏这位姑娘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事情。”他是想给自己洗脱关系，但他不敢给另外二人辩护，却等于是坐实了他们的罪状。

拓拔辽不知牟沧浪是什么时候来的，心道，“要是他早已瞧见了我们的举动，我若说谎，刑罚只恐更是不轻。不如都推到赫连勃身上，反正这件事情，也确是因他而起。”当下便道：“我是赫连勃叫我来的。来的时候，他与姓段这小子已经交上手了。听这姓段的小子骂他的言语，他对这位姑娘不很礼貌，大约也是有的。”赫连勃面如土色，又惊又怒，大叫道：“拓拔辽，你简直不是人！你胆敢在岛主面前胡说八道！”

拓拔辽撕破了脸，大声说道：“我怎么是胡说八道了？哼，哼，我还未曾把你的丑态揭出来呢！我来的时候，你正给姓段的小子打得手忙脚乱，你说这朵花有刺，要我帮你拔刺。你要采的是什么花？你说给岛主听听！”赫连勃大怒骂道：“好呀，你含血喷人，你就忘记了你自己的丑态了。我实话实说了吧。这位小姑娘在梅林里练轻功，我见她身手不凡，是曾上来和她搭仙，这小子误会我是调戏了她，迫我动手，我是打不过这小子，但总还比你高明一些。你来了，不敢惹这小子，也不讲弟兄义气，让我给这小子打得手忙脚乱，你却单独上去采花，如今你竟含血喷人，把这笔帐算到我的头上！”

这三个妖人都想减轻自己之罪，互相诋毁，辛芷姑忍住了笑，冷冷说道：“一个半斤，一个八两，大哥也别说二哥了。嘿，嘿，牟岛主，你调教出来的好手下，当真是给你脸上贴金了。”

东海七十二小岛，散处在扶桑岛周围千里方圆的海域之内，遥奉扶桑岛的号令，但究竟不是直接统辖，扶桑岛的岛主也决不能遍巡诸岛。所以七十二岛岛主的行为，牟沧浪也并不是个个都知道得清楚的。辛芷姑把这些妖人都说成是牟沧浪。“调教”出来的“手下”，那是把事实夸大了的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七十二岛岛主毕竟是归属于扶桑岛的，外间也都是把他们算作扶桑岛这一系的人物。牟沧浪听了辛芷姑这几句刺耳的说话，心里不由得十分难过。

这三个妖人蓦地一惊，省起了自己的糊涂，不约而同的一齐住嘴。牟沧浪双眉倒竖，目光缓缓的从这三个妖人面上扫过，沉声说道：“扶桑岛的面子都给你们丢尽了，你们还想活么？”手掌一举，正要向贺兰蒙的天灵盖拍下，忽听得有人高声叫道：“叔叔掌下留情！”

只见牟世杰急步奔来，史朝英远远跟在后面。牟沧浪掌势一缓，这三个妖人“卜通”跪下，齐声说道：“请少岛主念在我们忠心耿耿的份上，赐予活命之恩。”

牟沧浪道：“世杰，这三人乃是害群之马，你怎能为他们说情？”牟世杰道：“叔叔明鉴，他们的话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，就凭他们对扶桑岛忠心的份上，责罚似可稍稍放宽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作手势比划，外人只道他是以手势加强语气，牟沧浪却看得出来，他的侄儿是在空中虚写了“大事未成”四个草书。

牟沧浪怒火稍灭，登时省悟了侄儿的苦心。

要知牟世杰现在已是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，中原的绿林豪杰，跟随他的，不过是盖天豪、杨大个子等寥寥几股了。后日的绿林大会，他的盟主之位是否能保得住也还未可知。处此境地，他唯一的靠山就只能是扶桑岛，而最可以信赖的心腹，也只能是这些听从扶桑岛号令的、从海外招来的这帮人了。贺兰蒙等人虽是犯了过错，但倘若杀了他们，只怕这帮人难免心寒，说不定更因为怕了牟沧浪的严刑竣法，而相率离开。所以牟世杰提醒他的叔父，大事未成，实是不宜过于对部下严苛。

牟沧浪眉头紧皱，利害之念在心头交战，终于一咬牙根，沉声说道：“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武功废去，立即滚开。”闪电般的连环三掌拍下。贺兰蒙等三人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，抱头鼠窜而去。看他们下山之时，脚步虚浮，摇摇晃晃，辛芷姑、段克邪二人都是武学行家，看得出这三个妖人的确是已被废了武功。

牟沧浪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你们满意了么？”段克邪本来就并不是想要这三个妖人性命，便即说道：“牟岛主处事公正，晚辈敢不佩服！”辛芷姑则淡淡说道：“这还稍稍像个样儿。”

牟沧浪忽地冷冷说道：“段克邪，你既然认为我这样处事还算公正，那你就过来受罚吧！”段克邪大惊道：“晚辈犯了什么罪了？”牟沧浪道：“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自己应该知道！难道你就只懂得指责别人的过错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晚辈实是不知，还请岛主明示！”

牟沧浪道：“你做的丑事，当真要我清清楚楚的说出来？好吧，我来问你，你既然还记得我指点过你的武功，也当记得我从前是将你怎样看待？我是不是把你当作子侄一般？”段克邪道：“牟叔叔，我因见你老人家刚才生气，我不敢以叔叔相称。”原来段克邪在小时候是把牟沧浪叫做叔叔的。

牟沧浪冷笑道：“我并不稀罕你叫我一声叔叔，但你既然还是这样称呼，那我问你，世杰是我侄儿，你应该将他如何看待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本来应该把他当作长兄，不过，不过，他……”牟沧浪道：“你要说世杰的坏话，暂且放在后头。依你说，最少你是曾经把世杰当作兄长的了，是或不是，我只要你说一句话！”段克邪只得说道：“不错！”牟沧浪面色发青，说道：“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。这两句话你知道吗？你把世杰当作长兄，世杰的妻子是你什么人，你，哼，你……，还要我说下去吗？”正是：

黑白倒颠真可叹，宗师竟也信谗言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　覆雨翻云淆黑白　含沙射影害英豪

牟沧浪绕着弯儿，把话说到这里，段克邪方始恍然大悟，把眼一看，只见史朝英正靠着牟世杰的肩膊，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，装出一副又是气愤又是可怜的样儿。

段克邪急怒交加，大叫道：“史朝英，你、你在叔父面前造了我一些什么谣言！”牟沧浪蓦地大喝道：“你不要脸，她一个妇道人家可还要脸。说出来污我的嘴！论理你犯的罪比贺兰蒙等人更重，姑念你年幼无知，你就领受同样的处罚吧！”他一口气把这些话飞快的说出来，简直不容段克邪有插口分辩的余地，话声未了，倏地便一掌向段克邪拍来。用的正是处治刚才那三个妖人的手法，要废段克邪的武功。

段克邪怎肯甘心，身形一晃，疾忙躲过一边，饶是他躲闪得快，掌风掠过，已是刮面生痛。牟沧浪一掌不中，更是生气，喝道：“好，我倒要领教你这一门的轻功了！”声到掌到，掌力排山倒海而来，竟似凝成实质一般，段克邪在他掌力笼罩之下，身形阻滞，轻功大大打了折扣。

第二掌闪过，眼看第三掌堪堪就要打到段克邪身上，辛芷姑大怒喝道：“住手！”拂尘一挥，替段克邪消去了牟沧浪的几分掌力。段克邪这才得以脱身，跌跌撞撞的奔出了十几步，兀是未能稳住身形。

辛芷姑给段克邪解了围，可是她自己被那掌力一撞，也禁不住身形摇晃。辛芷姑一不做二不休，无情剑倏的出鞘，疾刺牟沧浪的掌心，以防他掌力续发。牟沧浪：“你这婆娘好没来由，你是什么人，也来多管闲事？”铮的一声，化掌为指，弹开了辛芷菇的长剑。这还是他手下留情，不想把辛芷姑伤了，所以只用上五六分劲力，否则辛芷姑的“无情剑”早已脱手飞去，虎口只怕也要裂开。

牟沧浪一指弹开了辛芷姑的无情剑，身形如箭，立即又赶上了段克邪，辛芷姑大叫道：“克邪，他不讲理，你就不能还手吗？”段克邪道：“牟叔叔，你不容分说，请恕小侄无礼了。”反手一剑，迎截牟沧浪的手掌。

段克邪的本领比辛芷姑尚稍有不如，比起牟沧浪来，当然差得更远。可是在他手中的是一把断金削玉的宝剑，剑法虽不及辛芷姑奇诡，出手却快如闪电，比辛芷姑迅捷得多。牟沧浪也不能不有些少顾忌，那一掌不敢打实，当下退开一步，掌势斜掠，衣袖一挥，以劈空掌力荡开段克邪的宝剑，跟着以“流云袖”的独门武功，反手又拂散了辛芷姑的拂尘。辛芷姑正要再度出剑，只听得牟沧浪已在说道：“且慢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要讲什么理？”

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你问问你这位贤侄媳，我是她的什么人？”史朝英作出一副委屈的神气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不认徒弟，徒弟还是认你的。”牟沧浪怔了怔道：“哦，你是朝英的师父？你为何不认她了？”

牟世杰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辛芷姑，你强迫朝英抛弃丈夫，朝英不肯依从，你就把徒弟当作仇人了！朝英，她不认你，这样的师父你又何必认她？”辛芷姑也是怒气冲冲地道：“朝英，你不必假装脸皮薄不好意思说了，我替你说了吧，是你勾引段克邪，段克邪对你不理睬，你就含血喷人，倒过来说他勾引你了！牟沧浪，这不肖丫头是不是在你面前这样诬蔑段克邪的？”他们两个人都赶着说话，各说各的，牟沧浪都听进了耳中。

牟沧浪呆了一呆，声音冷涩，说道：“什么，竟有这样的事？”这句话说得含混不清，也不知他指的是辛芷姑还是牟世杰所说的“这样的事”？

史朝英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抽抽噎噎他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一心要嫁空空儿，当然是要帮他师弟的了。这也罢了，但你迫我抛弃丈夫却为何来？是不是也为了讨好空空儿的师弟？你徒弟但知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恕我决计不能从命！”语气之间，隐隐含有辛芷姑迫她改嫁段克邪的意思。辛、段二人都是气得七窍生烟，急切间竟说不出话，牟世杰颜面尽丧，恼羞成怒，喝道：“辛芷姑，天下竟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师父，帮着外人，糟蹋徒弟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朝英认你为师，我牟世杰的宝剑可认不得你！”辛芷姑大怒喝道：“住嘴！天下竟有你们这样一对无耻夫妻！”身形一展，跑过去就要打史朝英的耳光。

一来是先入为主，二来是疏不间亲。牟沧浪毕竟是相信自己侄儿侄媳话多一些，当下大袖一挥，拦住了辛芷姑的去路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待怎么？”辛芷姑双眼一翻，道：“你又待怎么？”

牟沧浪道：“我不能偏听一面之辞，但你的话总是较难令人人信。我的侄儿是个堂堂的绿林盟主，他的妻子怎样下贱，也不至于，不至于……”他是长辈，这“背夫偷汉”四字却不好意思在侄媳的面前来说，何况他本来就不相信。当下“哼”了一声接下去道：“朝英虽是你的徒弟，但这种有玷闺阁的言语也不应出于师父之口！”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你这还不是偏听一面之辞？哼，你倒要教训起我来了！”

牟沧浪衣袖一拂，说道：“不敢。朝英是你徒弟，你要怎么作践她，我也只得由你，但请你站远一些，别污了我的耳。克邪是我小辈，我要教训他，你也管不着！”说罢，撇下了辛芷姑，举掌又要废去段克邪的武功。

辛芷姑冷笑道：“你不过指点了他几句内功口诀，就以长辈自居，要废他的武功，你侄媳的所有本领都是我教的。如今师徒之义已绝，我要废她武功，你是更管不着！”趁着牟沧浪掌击段克邪的时候，倏地扑出，话声未了，己到了史朝英跟前。

牟世杰一剑刺出，辛芷姑拂尘一展，荡开他的剑尖，唰唰唰连环三剑，杀得牟世杰手忙脚乱。史朝英吓得慌了，连忙叫道：“叔叔，叔叔！”其实，她夫妻合力，即使打不过辛芷姑，辛芷姑也不易取胜，实无须慌忙呼救。只是她深知师父的辣手，做徒弟的本能害怕师父，岂敢与师父过招。

牟沧浪喝道：“你们退下！”声到人到，衣袖如利刃一般的剖下，隔开了辛芷姑、牟世杰。辛芷姑冷笑道：“怎么？你废段克邪的武功，我废史朝英的武功，两不相干！你又来多管了？”

牟沧浪面色铁青，说道：“史姑娘是你徒弟，但她嫁到牟家，就是我牟家的人，你要辱骂她，我还可以勉强容忍，你要伤她，那可不行！好，你不是要较量我扶桑岛的武功吗？那就让你开开眼界吧！”衣袖卷出，辛芷姑无情剑一招横削，碰着他的衣袖，铿锵有声，竟似碰着硬物一般！

辛芷姑本是“围魏救赵”之策，引开牟沧浪，好让段克邪逃跑的。她料想牟沧浪不敢无理杀她，至多是败在他的手下，那也不算耻辱。

段克邪两次得辛芷姑援手，却怎肯抛下了她，让她单独去对付牟沧浪，当下朗声说道：“叔叔不肯饶恕我们，请恕小侄无礼了。”宝剑一招“星汉浮搓”，剑花朵朵，遍袭牟沧浪背心的九处大穴，他因为牟沧浪的武功实在太高，不能不使出最狠辣的本门刺穴剑法，才可以解辛芷姑之困。

段克邪的刺穴剑法当然伤不了牟沧浪，但却激怒了他，反手一掌打出，冷笑道：“好呀，你的本领练得很高明了，不必我再指点你了吧？那你也不

必再尊我前辈，咱们就当作平辈过招，认真的较量较量吧！”他这一掌打出，掌力已用到了七成，当真是非同小可！

幸而段克邪轻功超卓，于间不容发之际，闪开了正面，但被那排山倒海般的掌力所震，虽然只是接了偏旁掌势，胸口也似突然受到了重物所压一般，隐隐作闷。段克邪要运气护身，已是不能分辩。

辛芷姑喘过口气，连忙运剑疾攻，牟沧浪分出一掌迎敌，对段克邪的压力稍减，但掌劈袖拂，如刀如剑，仍是凌厉非常！要知他说出了“当作平辈过招”这样的话，那就是不再手下留情，可能不只废去段克邪的武功，甚或要取他性命的了。

段克邪迫得全神应付，轻灵的袁公刺穴剑法既是抵敌不住对方刚猛的掌力，便转而使出铁摩勒所授的“龙形六十四剑”，这套剑法不及袁公剑法精妙，但却刚猛无伦，以刚敌刚，这才稍稍松了口气，可以立定脚跟了。但牟沧浪也因此更为恼怒，出手越见凌厉。

辛芷姑本领在段克邪之上，她单独对付牟沧浪的时候，因为彼此相差甚远，本领显不出来，如今得了段克邪牵制住敌人的攻势，她奇诡绝伦的剑法，威力便登时显出来了。只见剑光一闪，牟沧浪的长须竟被削去了几茎。

虽然只是几茎须子，牟沧浪已禁不住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好吧，那咱们也认真较量吧！”原来他刚才因为与辛芷姑无仇无怨，而且听说辛芷姑是要嫁给空空儿的，空空儿年过四旬，尚未成婚，他虽然对辛芒姑殊无好感，却也愿见老朋友早成家室，因此看在空空儿的份上，对辛芷姑也便手下留情。但辛芷姑的无情剑却是招招奇诡，一使开便不能自制的。这么样一个“留情”，一个“无情”，辛芷姑才能削去他几茎须子，但也只仅仅几茎而已。

牟沧浪动了怒火，对辛芷姑也不再手下留情。双掌盘旋飞舞，掌力使开，辛、段二人便似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，虽远不至即时落败，但显然已处下风，连史若梅也看出来了。

史若梅心道：“恐怕只有把铁摩勒请来，方可以解他们之困。”主意打定，悄悄溜出梅林。史朝英眼利，喝道：“往哪里跑？”便要去追。牟沧浪道：“不干这小姑娘的事，让她去吧。”史朝英道：“这女的是段克邪的未婚妻子。”牟沧浪道：“丈夫做错了事，与妻子无关，何况是未婚的？咱们不可落人话柄，败了扶桑岛的名声！”声音已然很不高兴。史朝英满面通红，连忙停下脚步。他开口说话，掌上的威力稍减，辛、段二人又得以稍稍喘了口气。

辛芷姑性情冷傲，不能吃一点亏，手中的“无情剑”固然从来不肯饶人，连说话也是不肯饶人半句的。她喘过口气，忍不住又讥刺牟沧浪道：“扶桑岛端的是好名声啊，小一辈的寡廉鲜耻，老一辈的又横蛮又糊涂……”牟沧浪喝道：“住嘴，我不与你这泼妇逞口舌之利。看掌！”辛芷姑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，你骂我是泼、泼……”掌力已似狂飙卷地而来，辛芷姑迫着要全神应付，果然不想“住嘴”也要“住嘴”了。

辛、段二人苦苦支撑，眼看已是抵敌不住，忽听得有一个充满诧异的声音说道：“咦，你们怎么和牟岛主打起来了？克邪，你也怎可这样无礼。”声音一到，人影已现，正是空空儿来了。

牟沧浪不禁一愕，心道：“这可真是不巧，空空儿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。”要知牟沧浪虽然不惧空空儿，但毕竟是颇有交情的朋友，如今他正在与空空儿的师弟及未婚妻子交手，给空空儿撞见，难免有些

儿尴尬。

牟沧浪攻势略缓，段克邪道：“ 不是我敢无礼，是牟叔叔要废我武功！” 辛芷姑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不给我出这口气，你就休要做我丈夫。你交的好朋友，他竟敢骂，骂—— ” 牟沧浪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另找一个妻子吧，我看这个女子配不上你。你这师弟也是行为不端，非处罚不可，你知道吗？他竟敢对世杰的妻子无礼！” 段克邪见师兄到了，心头稍宽，不料牟沧浪说得性起，猛地一掌打来，段克邪闪得稍慢，肩头给他掌锋划过，衣裳破碎，皮肉也稍稍刮穿，虽未伤着筋骨，亦已鲜血淋漓！

空空儿平生最敬爱的是辛芷姑，最疼爱的是段克邪。听得牟沧浪骂了辛芷姑又打了段克邪，禁不住也是心头火起。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火性一发，“ 哼 ” 了一声，登时撕破了脸，喝道：“ 牟沧浪，你也太欺负我了！” 身形一晃，闪电般的一剑便向牟沧浪攻来！

同样的一招袁公刺穴剑法，在空空几手中使出，比起段克邪，威力已不知大了多少，他力透剑尖，不但轻灵翔动，而且虎虎生风，势劲力雄，牟沧浪连忙双掌齐出，化解他这一招，辛芷姑趁势一剑削来，牟沧浪霍的一个“ 凤点头 ”，避是避开了，但须子交遭了殃，这次不只削去几根，而是削去了一绺。还幸段克邪没有乘机攻他，要不然只怕吃亏更大。牟沧浪气呼呼的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—— ”

空空儿瞑目道：“ 我怎么样？你欺负我的师弟，辱骂我的妻子，我还能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吗？看剑？” 牟沧浪道：“ 你先别发横，你师弟做错了事，我—— ” 空空儿火气一发，除非他师父重生，谁也难以抑制他的脾气，他听了牟沧浪的话，更如火上浇油，也不待牟沧浪把话说完，登时便骂他道：“ 你不识分辨是非，我懒得和你多说。我师弟即使做错了事，我是他的掌门师兄，也用不到你来替我清理门户！” 他口中说话，手底却是毫不放松，就在说这几句话的时间，他已攻出六六三十六剑，而且每一剑都是在一招之间，刺对方九处穴道。牟沧浪武功虽然是登峰造极，但以一双肉掌去接空空儿这快如闪电的袁公刺穴剑法，又要应付辛芷姑那奇诡绝伦的剑招，也是不禁给杀得手忙脚乱！

段克邪退过一旁，他念着牟沧浪过去指点之恩，又知他是受了牟世杰夫妻的欺蒙挑拨，虽是给他打伤，心里倒不怨恨，正待出言劝解，忽听得史朝英道：“ 世杰，你还能容得这小子活在人间？” 牟世杰本来还有几分良心，但心里一想：“ 不错，若不杀这小子，大是损我颜面。” 听从妻子指使，果然便拔剑来攻段克邪。

牟沧浪给空空儿杀得手忙脚乱，不禁也是动了火气，他一掌拍出，化解了空空儿的剑势，“ 铮 ” 的一声，另一只手已是解下腰带，这是他的百链精钢炼成的软剑，不用之时，是束腰的腰带，一解下来，就是一件厉害的兵器了。

牟沧浪喝道：“ 好呀，空空儿你既无情，也别怪我牟沧浪无义了！” 手腕一翻，软剑抖得笔直。他武功太高，平生从未用过兵器，这次第一次出剑攻敌，当真是非同小可，只见剑光一闪，辛芷姑使个“ 风刮落花 ” 之式，要想避招还招，招数尚未来得及施展，剑光过处，已是削去了她一大片头发，比牟沧浪之被她削断须子更为狼狈。幸好空空儿闪电般的剑招迅速来援，要不然她吃亏更大。

“　” 的一声，两大高手，双剑相交，空空儿的剑招一招能刺九处穴道，

若论轻灵迅捷，当世无人可以与他比肩。但也正因他是一剑分刺九处，劲力却不如牟沧浪之凝聚雄浑，双剑一交，牟沧浪使出隔物传功的本领，内力震得空空儿的剑招散乱，空空儿的虎口也隐隐作痛。空空儿大吃一惊，“ 怪不得师父生前对扶桑岛的武功推崇备至，果然厉害！”

空空儿固然是大大吃惊，牟沧浪也是心头微凛，“ 空空儿果然是武学奇材，看来他的本领已是青出于蓝，胜过他师父盛年！”

辛芷姑被削去了头上青丝，恼怒不堪，空空儿正面抵挡牟沧浪的招数，她便从两翼助攻，运剑如风，招招都是杀手。她的本领，比起牟沧浪、空空儿二人是差得颇远，但若只论剑法，其奇诡精妙之处，却是比他们二人还要胜过一两分。牟沧浪迫得腾出一只手，以劈空掌力对付她的奇诡剑招，不让她欺到身前。他一掌之力亦已是非同小可，辛芷姑和他绕身游斗，从两翼寻暇抵隙，兀是无隙可乘，跨不进他离身六尺的范围之内。但牟沧浪因要分神对付辛芷姑，空空儿却是可以跨进他掌力笼罩的范围，以闪电般的剑法与他对攻，这么一来，他们两夫妻联手对付强敌，才稍微占了一点上风。

这一边他们两夫妻不过稍占上风，那一边段克邪却是险象环生，有性命之危！他与牟世杰的武功本来是差不多的，但因他受了牟沧浪的一掌，虽不是伤得很重，功力亦已减了几分，轻功也打了折扣，当然就不是牟世杰的对手了。

牟世杰一心要取段克邪的性命，出剑辛辣无比，段克邪气怒交加，激战中使了一招“ 雷动九天 ”，剑如飞凤，自上向下斜掠，这本来是一招攻势极强的剑法，但可惜他功力不够，使这种威猛的剑法反而露出防守上的破绽，怎应付得了牟世杰这样的高手？

牟世杰横剑一拍，段克邪虎口酸麻，宝剑险险脱手，牟世杰一个跨步进掌，“ 嘭 ”的一掌，击中了段克邪。他的掌力远不如他的叔叔，但这一掌用足力道，亦是委实不轻，段克邪“ 哇 ”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！

史朝英口口声声要丈夫去杀段克邪，这时见段克邪口吐鲜血，却竟禁不住“ 啊呀 ”一声叫了出来，声音颤战，听在牟世杰耳中，更是妒恨交迸，恶狠狠的又是一剑刺来。空空儿被牟沧浪的剑势与掌力罩住，彼此正在全力争持，他的轻功虽是世上无双，也不敢放开防御就跑过去，何况他若跑开，辛芷姑也是立即便有性命之危。

空空儿着急之极，眼看段克邪便要丧命在牟世杰的剑下，空空儿正要不顾一切，冲出去救他，忽听得“　　”的一声，一颗石子飞来，把牟世杰的剑尖震歪，段克邪一个“ 倒翻云 ”的身法，已是向后纵跃出了数丈开外，离开了牟世杰剑势可以追击的范围。

牟世杰这一招力道十足的攻势，竟给远远飞来的一颗小石子解了，大吃一惊，抬头看时，只见铁摩勒已是大踏步的走来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史若梅。铁摩勒哈哈笑道：“ 牟岛主远来，我有失迎近了。空空师兄，牟老前辈，请看在小可面上，住手如何？”

牟沧浪、空空儿、辛芷姑三人，对铁摩勒的到来，恍似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但见剑气纵横，掌影翻飞，双方兀在恶斗不休，谁也没有回答。史若梅忧心忡忡，说道：“ 铁寨主，看来是非你出手，替他们解开不行了。 ”铁摩勒道：“ 不必着急，你去替克邪裹伤吧。 ”史若梅见段克邪身上血迹斑斑，又是惊慌，又是心痛，也顾不得人前羞涩，就把段克邪揽入怀中，撕下一段袖子，先替他揩去血污，颤声问道：“ 你怎么啦？ ”段克邪道：“ 一点点伤，

不碍事的。好在牟岛主和大师兄都卖我表哥的面子，我可以安心了。”其实他内伤外伤均是不轻，只是不想史若梅担心罢了。

史若梅一面替段克邪包裹伤口，一面把眼望去，只见双方并未住手，心道，“他们根本就不理会铁摩勒的劝解，怎说已经是卖了面子？”心念未已，只见牟沧浪掌势渐缓，空空儿的剑光划着圈圈，不多一会，辛芷姑先收了剑，退过一旁，却在闭目养神，并不和铁摩勒说话。

原来他们并非不理会铁摩勒的劝解，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当世的顶尖儿的高手，正在以全力恶斗之际，谁也不能立时收手。必须你把力道稍减一分，我把剑势略缓半点，这样才能慢慢收势。否则，即使铁摩勒以全力化解，也未必能把他们双方分开。三人中辛芷姑是最弱的一个，所以反而是她最先能够收手。不过，她的气力也最为耗损，在恶斗之后，胸口发闷，气血不舒，必须默运玄功，调匀气息了。

不多一会，牟沧浪与空空儿也相继撤剑收掌。空空儿叫道：“铁摩勒，你不能眼看你表弟受人欺负！”牟沧浪道：“铁摩勒，你是武林众望所归，我就等着看你能否做到帮理不帮亲了。”空空儿怒道：“什么帮理不帮亲，你偏听你侄儿侄媳的说话，这才是有失一派宗师的身份！”牟沧浪怒道：“我侄儿有什么不对了？要是他处事不公，还能做绿林盟主吗？你们两个才是受人挑拨，偏听谗言，来与我侄儿作对！”原来他早已听信了史朝英的话，认为铁摩勒之所以召集绿林大会，意图废去牟世杰绿林盟主之位，这都是段克邪从中鼓动的关系，所以他刚才要废去段克邪的武功，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相信段克邪曾对史朝英无礼。

空空儿忍不住道：“你侄儿的绿林盟主，那是铁摩勒让他的。你当他真是有德有能，得到同道的推戴么？”空空儿只着眼于武功的高低，虽然揭破了牟世杰的侥幸成事，却没有打中他的要害，反而又激怒了牟沧浪。牟沧浪面色铁青，冷笑道：“空空儿，你与我交手之后，居然还敢小觑我扶桑岛的武功么？”

空空儿傲然说道：“扶桑岛武功我是一向佩服，却也不至于就怕了你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武功还在其次，人品最为紧要，令侄与安史遗孽合伙，勾结胡人，入侵中国，又用卑劣的手段对付聂隐娘等等事情，牟岛主可知道了么？”

牟沧浪远处海外，对中原之事并不熟悉，是他命牟世杰逐鹿中原的，他当然是相信侄儿的说话。牟世杰能言善辩，也早就对这些事情交待过了，他有他的一套歪理，说来头头是道，牟沧浪初到中原，哪能分别是非。

牟沧浪冷冷说道：“多谢你空空儿还看得起扶桑岛的武功，咱们今日未分胜负，后日在英雄会上再见输赢吧。至于说到我侄儿的人品，史姑娘，我对我的侄儿比你总要清楚一些，不必你来与我议论了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牟岛主，且慢！”牟沧浪停下脚步，悄声说道：“铁大侠有何指教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想与牟岛主明日约个地方，就是咱们两人，叙叙如何？”原来铁摩勒情知有牟世杰、史朝英在旁，就很难把事理说得清楚，故此想约牟沧浪单独相会，才好与他以诚相见，披肝沥胆的剖陈利害。

史朝英何等聪明，一听就知道了铁摩勒的心思，说道：“叔叔，后日就是会期，铁大侠既是有心赐教，我以为咱们就该在天下英雄面前向他领教，这才见得光明磊落！”牟沧浪也误会铁摩勒是要约他单独比试武功，心里想着，“铁摩勒敢情是因自忖没把握胜得了我，故此要暗地里比试，免得在天下英雄之前丢脸。我与铁摩勒虽无过节，他的为人也称得上‘大侠’二字，

我本不该将他挫辱；可是空空儿口口声声说他让了我的侄儿，我若不将他当众打败，怎显得我扶桑岛的绝世武功？”可怜他以一派宗师的身份，为了一个“名”字，竟然一时糊涂起来，当下便即说道：“不错，铁大侠有何指教，那也不迟在一天。后日我一准在会上恭候便是。段克邪该当如何惩处，后日也一并在会上听候公议，再行发落吧。这两颗丸药，红的外敷，白的内服，你先替他治了伤。我让他有出场的机会，若然不服，还可以按江湖规矩，用武功来与世杰了结他们之间的过节，这总可以说是得公平了吧？双指一弹，把两颗药丸向铁摩勒弹出。他不坚持废掉段克邪的武功，这已经是买了铁摩勒的帐了。哪知空空儿却不愿领他这个情，“呼”的就是一掌拍出。

两股掌力在空中激撞，空空儿是想把丸药打回头的，但他功力稍逊，那两颗丸药在空中突然停了一下，却并未跌落，又向着段克邪缓缓飞去。

空空儿正要再加一掌，铁摩勒忽地虚空一抓，那两颗丸药立即落到他的手心。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功力还胜得过牟沧浪，而是因为牟沧浪与空空儿的掌力在空中对消，铁摩勒因利乘便，那一抓便恰到好处，毫不费力的就显了一手空中取物的功夫。但虽然如此，他拿捏时候，妙到毫巅，运劲用力又恰到好处，在两大高手以真力拼斗之下，将丸药抓到手中，这份功力，即使比之牟沧浪还稍有不如，俱已不在空空儿之下。牟沧浪也不禁暗暗佩服，心道，“空空儿说他当年存意让我侄儿做绿林盟主，看来此说是当真不假。铁摩勒今日的武功，只怕也已超过了他师父盛年。倘若他与空空儿联手，我是决计胜不过他们的了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克邪，还不多谢牟岛主赠药之恩。”铁摩勒是个胸襟宽广的领袖人物，牟沧浪既然赠药，他就大大方方的接下，免得空空儿与牟沧浪再赌气争强。段克邪本来对牟沧浪并无怨恨，也乐得领这个情，向牟沧浪谢了一声，将白色的丸药服下，史若梅再把红色的丸药捏碎给他外敷，扶桑岛的灵丹妙药，果然功效神奇，段克邪胸中的烦闷之感登时消散，痛楚也大大减轻了。牟沧浪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叔叔，我是按武林规矩给你赠药，这一个‘谢，字你收回去吧。你有什么分辩，后日到会上来说。”段克邪本来还要说话的，也只好不说了。

牟沧浪叔侄与史朝英一同回去，铁摩勒这一行人也走出梅林。空空儿余怒未消，一路上默不作声，倒是段克邪劝慰他道：“师兄你削了他的胡子，他是一派宗师，和我受的这点伤相比，他已经是更丢脸了。他打伤我，其实也怪不得他。”空空儿道：“哦，我给你出气，你反而给仇人讲起好话来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只怪那妖女挑拨是非，至于牟岛主嘛，依我看来，还是不应把他当作仇人看待。”史若梅听他口口声声只是怪那“妖女”，心里很是高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克邪，你现在是明白道理多了。”

空空儿更是恼怒，但史若梅是他弟妇，他不便向她发作，却向铁摩勒冷笑道：“你们不把牟沧浪当作仇人，只怕他要把你们当作仇人。”铁摩勒叹道：“怎生使得他明白过来才好！”空空儿道：“他已不愿在会前见你，那还有何法可想，他武功虽强，咱们也不能示弱于他，只好与他拼了！”

铁摩勒闷闷不乐，说道：“想不到牟沧浪如此不明是非，咱们也不是就怕了他，但他并非罪魁祸首，只是执迷不悟而已，若然拼个两败俱伤，却是殊不值得。”要知他是这次绿林大会的首席主持人，必须顾全大局，岂能似空空儿的但求一拼了事？牟沧浪武功奇高，手下又有七十二岛岛主，双方动起手来，胜负实难预料，即使胜了，中原的绿林豪杰，只怕也要伏尸遍野，

流血成河！假如避开混战，单打独斗的话，更没一人是牟沧浪的对手，即使自己亲自出马，顶多也不过斗个两败俱伤，本是同道中人，斗个两败俱伤，那又何苦来由？

段克邪更是难过，牟沧浪是他最尊敬的一位前辈，又曾有过指点他内功心法之恩，如今却竟然不分皂白，定要将他“惩处”，当真是教他欲哭无泪，心头郁闷，难以言宣。史若梅恨恨说道：“这都是那妖女害你的，后日你斗牟世杰，我便斗那妖女好让给你出一口气。”段克邪苦笑道：“牟老前辈偏听他们的说话，这可不是但求出一口气便可了事的了。咱们可得想个办法，使牟老前辈明白过来才好。”空空儿怒道：“还有什么办法好想，莫不成咱们去向他求饶吗？后日我和芷姑无论如何也要斗他一斗。他是一派宗师，我不怕别人说我与芒姑联手，有失身份。”

众人各怀心事，却都想不出应付牟沧浪的适当办法，也只好准备在迫不得已时，再和他狠斗一场了。

第二天已是会期前夕，各路英雄陆续到来。段克邪在静室里运功疗伤，史若梅在旁陪伴着他，铁摩勒早已吩咐过不必去打扰他们，他们也就没有出来接待客人。

段克邪内功深厚，牟沧浪所赠的灵丹，经过他运功催行药力，见效极速，到了中午时分，他已好了七八分。忽地有个女孩子的声音拍门道：“史姑姑，爹爹叫你们出来会客。”这是铁摩勒的女儿铁凝的声音。史若梅诧道：“是什么客人？”铁凝道：“我不认得的，是一男一女，我师父和那女的很是亲热，称她做聂女侠。”

史若梅大喜道：“是聂姐姐来了！”段克邪道：“隐娘姐姐足智多谋，咱们的为难事正好和她商量。”两人匆匆走出大堂，只见方辟符、聂隐娘二人正在与铁摩勒、辛芷姑等人叙话，他们两人的衣衫上都染有血污。史若梅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聂姐姐，你们和谁打架来了。受了伤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我们倒没受伤，只可惜我们的坐骑却都中了暗箭，只怕要三五天才能复原，实是令人心痛。”

方、聂二人的坐骑都是秦襄所赠的大宛良驹，史若梅道：“什么人射伤你们的坐骑，当真是可惜、可恨！”方辟符道：“他们不但要夺马，还要伤人呢。我也莫名其妙。那妖女也还罢了，另一个女子，却是我们素不相识的。”史若梅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什么妖女？你们也碰上史朝英这妖女么？那扶桑岛的岛主牟沧浪在不在场？”

聂隐娘道：“我们不认识哪一个是扶桑岛的岛主，不过我们是碰上了几个胡人，说不定也有那岛主在内。”她并不知道牟沧浪乃是汉人，段克邪无暇向她说明，连忙问她是怎么回事。

聂隐娘道：“我们大清早进山，经过一座树林的时候，发现有一群人在那里打猎，看形貌装束不似汉人，绿林大会期间，怎么会有胡人在这山上？我们觉得很是奇怪，便停下马来，想向他们查问，哪知林中传出一声号角，他们已先围拢了来。史朝英和那个不知名字的女子也在这个时候出来了。那女子倒是汉人装束，但这群胡人对她十分恭敬，看来却似是这群胡人的首领。”

聂隐娘说到这里，忽听得有人低低“噫”了一声，段克邪抬头一望，原来是楚平原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。

方、聂等人和楚平原都是在大闹校场之时见过面的，聂隐娘道：“楚大

哥你也来了？你和这女子是相识的吗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何止相识，还是好朋友。楚大哥，这女子一定就是你的小霓子了？”

聂隐娘好生奇怪，把眼望着楚平原，楚平原红了脸道：“段兄弟休要说笑。这女子是我小时候认识的，她是师陀国人，名叫宇文虹霓。家父十五年前曾出使师陀国，小弟随侍家父，在师陀国住过两年。我离开师陀国之后，直到最近才和这位宇文姑娘重新见面的。这些事情说来话长，聂女侠还是先说你的吧。”

聂隐娘不知宇文虹霓与楚平原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，一听他们是十五年前认识的，两年之后，便即分开，心想，“那时候这位宇文姑娘大约也不过是六七岁，那就不会是什么好朋友了。”她本来有点怕楚平原难堪的，如今抛开了顾虑，便接着说下去道：“这位宇文姑娘和史朝英很是亲热。史朝英道：‘妙得很，你不是想要两匹骏马吗？恰恰就有人送上门来了！’宇文姑娘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‘上次抢那两匹马弄出许多麻烦，我可不想再惹了。’史朝英忽然叽哩咕噜的和她说了几句番话……”史若梅诧道：“这妖女还会讲番话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是呀，她叽哩咕噜的讲了那么几句，那位宇文姑娘就拍马上前，并且指挥她的那群手下围攻我们了。”楚平原道：“你可大致记得几个字昔么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她讲得又快，我又不懂，那会留心？不过，其中有几个相连的字音，她是先后说了两遍的，倒还有点记得，好像是什么朴哈罕儿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她说你们是大坏蛋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她才是大坏蛋。”段克邪笑道：“这妖女真聪明，和宇文姑娘相处不过两天，就居然学会了番话了。你那位小霓子也真是容易受人哄骗，那妖女不知给她吃了什么甜头，她就听她摆弄了。”史若梅似笑非笑地望了段克邪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如今才知道那妖女的手段厉害了么？”段克邪想起从前屡次上了史朝英之当，不觉满面通红，低下头去。

聂隐娘继续说下去道：“那群胡人竟是个个武功不弱，宇文姑娘的剑法尤其高强，我们的坐骑受射伤了，我和宇文姑娘堪堪打个平手，方师弟独自抵挡那群胡人，形势十分危险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后来你们怎么突围？”方辟符接下去说道：“后来那牟世杰也来了！”段克邪吃了一惊，虽然明知方、聂二人已经脱险，也不禁失声叫道：“牟世杰来了，那岂不更是糟糕？”

方辟符道：“恰恰相反。不但你以为糟糕，我也料想不到。牟世杰到来，向那妖女说道：‘叔叔叫我来看你和谁打架，他随后就来。我看，我看……’他吞吞吐吐说了两遍‘我看’，那妖女倏然变色，马上便跟牟世杰走了。嗯，我真不懂……”聂隐娘道：“你以为牟世杰是念着旧日的交谊，有心支走那妖女，好让咱们逃走的么？”方辟符的确是有此想法，但聂隐娘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，方辟符倒是不敢回答了。

铁摩勒道：“牟沧浪不许她胡作非为，昨晚她想追击若梅，已经受了一次教训了。牟世杰说他叔叔就来，史朝英当然要急着走了。”当下将牟沧浪的身份、为人和昨晚发生之事，约略的告诉方、聂二人。方辟符方始释然。

聂隐娘续道：“那妖女临走时又向宇文姑娘说了几句番话，她走了之后，宇文姑娘仍然和我们纠缠。我说我和你无冤无仇，我们绿林中的纷争。你为何要来插手？”楚平原道：“问得对呀，她怎么说？”聂隐娘道：“她没有说。只见她如有所思，过了片刻，她把手一挥，命令她的手下退开，我们也就走了。”楚平原吁了口气，低下头来，亦似如有所思。

段克邪笑道：“看来你的小霓子虽是受了那妖女的煽惑，也还不算太过

糊涂，她只是一时不明真相而已。”楚平原问道：“聂女侠，你们是在哪儿遇上她的，离这里有多远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是在前面的一座山峰，那山峰一角凸出，形似一张犁耙，离这儿约有十多里路。”铁摩勒道：“那山峰就叫做铁犁峰。你们可见到山峰上有帐篷么？”聂隐娘道：“是有一列帐房。”铁摩勒道：“看来牟沧浪还未知道有这班胡人来给他侄儿助阵。牟世杰的人马，驻扎在对面的一座山头的，离铁犁峰也还有十里左右呢。这必是出于他妻子的安排，她要宇文姑娘这班人另外住在一处，和本部隔开，恐怕就是为了不让牟沧浪知道之故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明日就是会期，牟世杰夫妻若是要他们助战，岂能一直瞒得过他的叔叔？”铁摩勒道：“他们夫妻善会言辞，总会想出理由来欺蒙牟沧浪的，可能现在还没想好理由，是以暂时不让牟沧浪知道。也可能史朝英不一定是要宇文姑娘助战，而只是想利用她来巴结回纥的掌握兵权的将军。”

说话之间，有巡山头目回来报道：“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叫化来到，那老叫化疯疯癫癫的背着一个大葫芦，酒意喷人，说是要见铁寨主。”铁摩勒喜道：“是疯丐卫越来了。那位老前辈却不知是谁？”正要出去迎接，便听得卫越的声音哈哈笑道：“是你的师父。你师父就怕你们大举出迎，他可不喜欢这些俗礼，所以没有表白身份，就和我闯进来了。”笑声中两个老人已走进了聚义厅，和卫越同来的，果然是铁摩勒的师父磨镜老人。

卫越一眼瞥见段克邪，诧道：“小段，你怎么似是受了点伤。”铁摩勒说明原故，卫越皱眉道：“哦，原来牟沧浪也来趁这趟热闹了。好，明日我老叫化可要斗他一斗。”磨镜老人替段克邪把了把脉，说道：“这伤已好了八分，但你明天若要斗牟世杰，只怕还得好好养伤。”卫越道：“还有两分未曾复原么？好，小段，你来喝几口酒！”史若梅道：“卫老前辈，他要养伤，你怎么叫他喝酒？”卫越哈哈笑道：“我这酒可不同凡酒，这是何首乌浸的酒，喝了之后，就不用养伤了。”段克邪不大会喝酒，捏着鼻子，喝了几大口，卫越道：“好，你现在去睡一觉，睡醒了包你武功恢复如初。”

段克邪一觉醒来，已是二更时份，史若梅找聂隐娘谈话去了，不在房中。

段克邪想道，“若梅定是找隐娘去了。她们姐妹俩隔别了这许多时日，不知有多少体己话儿要说，我还是不要去打扰她们的好。”心念未已，忽听得有轻轻的敲门声，段克邪笑道：“你怎么就舍得回来了？”打开房门一看，只见门口站的却是楚平原。

楚平原道：“我是专程来探望你的，我可没有去哪儿呀。嗯，大约你把我当作你的梅妹了吧？”段克邪笑道：“我只道你悄悄的去偷会你的小霓子了呢。你刚才向聂隐娘打听得那样仔细。”

楚平原低下了头，半晌说道：“段克弟，实不相瞒，我是想去会一会宇文姑娘。可不是为了私情，而是想再劝她一劝。”段克邪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个太冒险了吧？你和摩勒大哥说过没有？”楚平原道：“没有。我先来和你商量商量。你怎么样？可全好了没有？”

段克邪吸了口气，舒舒手足，笑道：“卫老前辈的药酒真是效验如神，我睡了一觉，就像没受伤以前一样。不，好像比以前还精神了。对啦，楚大哥，我陪你去。”楚平原正有这个意思，说道：“这是最好不过。但我却有点担心你碰上了牟沧浪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这个你倒可以放心。牟岛主虽是对我诸多误会，但他说过朗天才‘处置’我的，今晚即使碰上了他，最多是被他赶跑。他是武学大宗

师的身份，总不成便取了咱们小辈的性命。楚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心里也难过得很，要是碰上了牟岛主，他不肯听我的话，我还是要和他说说的。”

楚平原道：“只要牟沧浪不与你我为难，咱们两人联手，有甚危险，大约也总可以闯得过去。你和牟沧浪这个结子，一时是解不开的，最好今晚还是别要碰上他。”正是：

英雄儿女关情处，虎穴龙潭走一遭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　是非真伪应分辨　友敌恩仇总惘然

段克邪笑道：“我明白你的心意。好，今晚我只是陪你去找宇文姑娘，决不特别去找牟岛主便是。”

楚平原道：“你不要先告诉史姑娘么？”段克邪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我留字给她。倘若是见了她，她定加劝阻，那就去不成了。”

两人商量定妥，便即动身。铁犁峰山形奇特，名副其实，便似一张横空伸出的铁犁，很易辩认。这晚月淡星稀，他们展开了绝顶轻功，一路上无人发觉。

距离铁犁峰还有四五里，是一个山坳，楚段二人刚刚穿过一片树林，走近这座山勒，忽见前面有三条黑影，似是有两个人从山坳那边走来，却被这边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拦住。段克邪视力极佳，正觉这三个人影似是熟人，便听得一个粗里粗气的女人声音说道：“好呀，哥哥，你当真不放我们过去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位莽娘子来了。”楚平原道：“是谁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是盖天豪的妹子盖天仙。盖天豪是牟世杰最得力的手下，但他的妹子却是反了牟世杰的。她也是聂隐娘的好朋友。”楚平原道：“那么咱们是应该帮妹妹的了。可是……”段克邪道：“她哥哥料想不至伤她性命，这位莽娘子的武功也不弱于她的哥哥。他们兄妹争执，咱们外人，暂且不必理会。”

楚、段二人走近几步，跳上一棵树上，居高临下，前面的情景是看得较为清楚了。只见盖天豪站在一边，对面是盖天仙和一个相貌奇丑的男子，楚平原道：“这男的又是谁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是盖天仙的丈夫，奚族的土王子卓木伦。此人力大无穷，有他在此，盖天豪就是要伤他的妹子，也办不到，咱们更可以放心了。”楚平原道：“他们两夫妻倒是天生一对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你别笑这位盖姑娘名唤天仙，相貌丑陋，她实是貌丑心慈。”

只听到盖天豪说道：“不是做哥哥的不放你们过去，这是为了你们的好。”盖天仙冷笑道：“我如今不是小孩子了，是好是坏，我比你分得更清楚了。”盖天豪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么你说实话，你来此意欲何为。”盖天仙道：“我光明磊落，何须瞒你，我来参加绿林大会。”盖天豪道：“你是到铁摩勒这边，还是到牟盟主这边？”盖天仙道：“哥哥，你好糊涂，你还甘心听牟世杰使唤吗？我眼中早已没有这个牟盟主了！我当然是投到铁摩勒这边，何须多问！”

盖天豪道：“你为何要反对盟主？”盖天仙道：“你先说你为何要帮牟世杰？”盖天豪道：“牟盟主雄才大略，识见非凡，这个说与你听你也不懂。我只与你说绿林道义吧，咱们是他下属，他待咱们又是倚若腹心，岂可叛他？”

卓木伦一直没有说话，此时忽地大怒说道：“盖大哥，我是看在天仙份上，叫你一声大哥的。你若是只知胳膊向外弯，帮那姓牟的大混蛋，欺压你的妹子，哼，哼，我认得你，我这杆枪可认不得你！你要放我们过去，我还不肯放你过去呢！”

盖天豪曾和他交过手，吃过他一点小亏，怒道：“你做你的王子，这不是很好么？我们绿林之事，你来多管作甚？哼，你以为我当真怕了你么？”卓木伦道：“你妹妹是女强盗，我娶了你的妹妹，我就管得你绿林之事了。你再说一句什么牟盟主，我就一枪……”

卓木伦抖起铁枪，就要搠去，盖天仙喝道：“且慢动手，我还有话要说。”

卓木伦道：“是！”枪尖垂下，便即退过一边。别看他性似蛮牛，对妻子倒是百依百顺。

盖天仙道：“哥哥，你说牟世杰将你当作心腹，所以你不愿叛他。我且再问你，他和聂隐娘聂女侠的交情，比起你来，又是如何？”盖天豪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他们的事情我不大清楚。你也何必去理人家的私情。”盖天仙道：“哦，你也知道他们之间有一段私情吗？但你说这是私情，也不见得全对。你不清楚，我却是十分清楚的。不妨说给你听听。牟世杰起初对聂隐娘曲意逢迎，巴不得娶她为妻，为的什么？就为了她是聂锋的女儿，她父亲掌有兵权，可以利用。后来他碰上史朝英，马上就移情别恋，为的什么？就为了史朝英是史朝义的妹子，更可以利用。你说是私情，我看只是利害！”

盖天豪呆了半晌，心道，“这丫头一向浑浑噩噩，怎的突然间变得伶牙利齿了？说的对不对，姑且不论，倒是有条有理。”他怎知道盖天仙是受了聂隐娘的薰陶，明白了许多道理。而且盖天仙久已想劝告她的哥哥，这番说话。她早就打好腹稿，是想过千百遍的了。

盖天仙又道：“还有你不知道的呢。牟世杰若只是移情别恋，那也罢了。但后来聂隐娘到吐谷堡找他，他还要陷害她呢。又是威胁，又是利诱，哪里像个盟主所为，简直就是卑鄙。”盖天仙一五一十将所知道牟世杰对聂隐娘的种种手段说了出来，听得她的哥哥目瞪口呆。

盖天仙道：“哥哥，你今日和牟世杰的交情，总比不上他往日和聂隐娘的交情吧？他可以那样对待聂隐娘，也就可以同样对待你。他今日要利用你，因为你还是江北十三家山寨的总寨主，倘若你扶助他，他当真做了皇帝，他用不着你了，只怕第一个就要拿你开刀！”

盖天豪沉声说道：“你这丫头、别，别来挑拨是非！”话虽如此，声音已是微微颤抖。盖天仙冷笑道：“这是挑拨是非吗？他起初与史朝义合伙，说是要和他平分江山，后来和他火并了。还有他哄骗我的公公。卓郎，你说来与他听听。”

卓木伦怒气冲冲他说道：“他要我爹爹帮他打江山，说是他做了皇帝，就让我爹爹做一字并肩王，不分彼此，同掌江山。哼，哼，害得我们族人好惨？要不是我爹爹及早觉悟，吐谷堡几乎玉石皆焚。”盖天豪听到此处，不觉心头颤栗，原来牟世杰也曾亲口对他许愿，说是事成之后，要封他作一字并肩王，同掌江山的。

盖天仙道：“大哥，牟世杰是个假仁假义的奸徒，你还看不清他的面目吗？”盖天豪心里动摇，但还是给牟世杰辩护道：“这是盟主的雄才大略，他要骗胡人给他出力，用点奸诈的手段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”卓木伦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？他骗我们奚族人给他打江山，害死我们无数百姓，你还说是应该的？”盖天仙道：“胡人中也有好有坏，我公公幸而没有上他的当，这且不说。史朝义与他不过是互相利用。试想，假若不是吐谷堡一战，聂锋击溃了史朝义的部属，史朝义也终于被擒授首的话，牟世杰并吞了史朝义，用胡骑来入寇中原，中原父老能不恨他入骨？哥哥，只怕连你也逃不了汉贼的骂名？”

盖天豪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妹妹，是谁教你说这番说话的？你平时不似这么能说会道，我倒给你说得莫知所从了！”盖天仙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艰深的道理，我又何须人教？哥哥，你再想想，牟世杰对聂隐娘也用奸诈的手段，聂隐娘难道也是胡人么？”

盖天豪冷汗涔涔，答不出话。盖天仙道："哥哥，你还不放我们过去吗？"盖天豪退了数步，忽地又拦汪了盖天仙道："不行，我还是不能放你们过去、!"

卓木伦举起长枪，说道："仙妹，你哥哥二定要帮那姓牟的小子，咱们还何必多费唇舌？他不放我们过去，难道咱们就过不去了？"盖天仙叫道："哥哥，你怎的还是这样糊涂？"

盖天豪叹口气道："妹妹，我是为了你们的好。大道理我暂且不和你说，只是你们若和盟主作对，我即使放你们过去，牟、牟世杰也不会放过你们。他手下能人甚多，有七十二岛岛主，还有他的叔叔牟沧浪，武功之高，更是难以思议！只怕你们还未能投到铁摩勒那儿，两条小命，先就要断送了！"

卓木伦怒道："你把牟世杰说得那么厉害，我偏不怕他。哼，他要取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取他的性命呢！"盖天仙却大喜道："哥哥，你不与我们作对了？好，那你就不用给我们担心了。"

盖天豪闪过一边，说道："你们定要过去，也罢……"底下的那句"我就放你们过去"还未曾说出，忽听得有人喝道："盖将军，你要放谁过去？"

树林里突然窜出四个黄衣人来，正是牟世杰从扶桑岛带来的侍者，为首的瞪了盖天仙一眼，哈哈笑道："原来是盖将军的妹子。我家主母早已候你多时了！哈哈，卓木伦王子你也来了？我家主人也是正想和你见面呢。咄，你还要我们动手么？"

卓木伦大怒，抡起长枪就是一招"翻江倒海"，刺将出去，只听得

四声，四柄青钢剑都砍在枪杆上，卓木伦双臂一振，长枪拨开四柄青钢剑，四个黄衣人都向后退了几步，暗暗吃惊，"好大的气力！"卓木伦大喝道："挡我者死，你们还是赶快回去，叫牟世杰这小子来纳命吧！"

为首的黄衣人笑道："你要见我们的主公那也不难，你当我们当真无能请你么？"剑光一闪，走偏锋疾上，卓木伦一枪搠空，那黄衣人已欺到身前，唰的一剑便刺他穴道。卓木伦的长枪利于马上交锋，近身肉搏，却甚是不便。盖天仙拔出厚背朴刀，一刀将剑格开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另外三个黄衣人的剑尖也都已指到了他的背后，盖天仙一招"夜战八方"，可只格开了三柄青钢剑，卓木伦的背上还是中了一剑。

幸而卓木伦身披重甲，这一剑未曾令他受伤，但背脊亦已隐隐作痛。卓木伦怒火冲天，蓦地一声大吼，就似发了疯的野兽一般，手握长枪中部，一个风车疾转，把四个黄衣人又再迫开。

盖天仙用朴刀在丈夫身前防护，她的短刀利于近身作战，敌人若是欺到身前，就由她抵挡，卓木伦把长枪抡圆，虎虎生风，方圆丈许之内，泼水不进。

这四个侍者的武功是牟沧浪所传，虽然都只不过得了牟沧浪的两三分本领，亦已大是不弱。他们试了几招，已知卓木伦力大无穷，不可硬碰，转用轻灵迅捷的剑法，与卓木伦游斗，卓木伦杀他们不退，倘若冒险冲击，也未曾练过轻功，跳跃不灵，势将中剑。只好在妻子防护之下，兀立如山，与那四个侍者恶斗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对方是以逸待劳，卓木伦虽是力大无穷，久战下去，也必将力尽神疲。

盖天仙叫道："哥哥，你究竟是帮牟世杰还是帮你妹夫？"那四个黄衣人也叫道："盖将军，你是为公还是为私？为公就该把你妹妹绑了，盟主看你份上，料不至于将她处死；为私你就上吧，但只怕你们纵然冲得过去，也逃不过主公布下的地网天罗，白白多赔你一条性命！"盖天豪双目火红，青

筋暴现，可是心里踌躇，一时间竟也拿不定主意。
段、楚二人躲在树上，楚平原道：“如何，该出手了吧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且看看盖天豪帮哪一边？盖天豪若是帮他妹子，咱们就不用露出行藏。”
盖天豪猛地一咬牙关，喝道：“放过他们夫妻，主公面前，有我担待。咄，你们不肯给我面子，那就休怪我盖某刀下无情了！”盖天豪正要上前助战，忽听得一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盖天豪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叫道：“妹妹，快，快……”一个“跑”字还未说出口，那人已经来到。楚、段二人在树上居高临下，也只是觉得眼睛一花，那人就出现在面前，也不知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。
楚平原也是大大吃惊，悄声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段克邪在他耳边说道：“是牟沧浪！他不会蛮不讲理的，咱们不可露出声息。”
牟沧浪喝道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那四个侍者，见是岛主亲自来到，岂敢抗命？连忙四下退开。卓木伦却正杀得性起，收不住势，长枪向前猛冲，正朝着牟沧浪的面前挑来。牟沧浪伸手拿着枪头，卓木伦出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竟是不能将枪抽回。
盖天仙跑到牟沧浪背后，喝道：“撤手！”举起朴刀，对准牟沧浪的后脑，牟沧浪头也不回，理也不理。盖天仙喝道：“你不撤手，我就一刀把你劈了！”
盖天仙不肯偷袭，接连两次警告，牟沧浪却似听而不闻，只是对着卓木伦笑道：“你服我吗？”盖天仙救夫心切，举刀便劈，盖天豪大叫道：“妹妹，不可造次！”声还未了，盖天仙那一刀已经劈下，牟沧浪反手一掌，伸出中食二指，恰恰钳着刀背，盖天仙登时也是不能动弹。
牟沧浪道：“你们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们。”双手松开，却把四个侍者招引跟前，喝道：“是谁叫你们来的，是世杰吗？”为首的侍者颤声说道：“是侄少奶。她吩咐我们分班巡逻，特别要注意这两个人的。一发现这两个人，就要给她拿下。”
牟沧浪“哼”了一声，面色铁青，说道：“胡作妄为。你们都给我滚开，可不许去告诉侄少奶，连世杰也不许告诉！”那四个侍者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垂头丧气的都跑开了。
盖天仙大为惊诧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盖天豪道：“牟岛主请恕我这妹妹鲁莽。嗯，你们见了牟岛主还不行礼？”盖天仙道：“哦，你就是牟世杰的叔叔？你要把我们怎样？”盖天豪喝道：“无礼！”
牟沧浪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怪不得他们无礼。”盖天仙道：“咦，你倒似个好人。”牟沧浪道：“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还有话要问你们，你们随我来吧。”
卓木伦道：“好，你本领比我高强十倍，我听你的话。”牟沧浪道：“盖寨主，你也一道走吧。有几件事情，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”盖天豪这才知道是牟沧浪并无恶意，放下了心。
牟沧浪边走边说道：“哪位江湖上的朋友是要投铁摩勒的尽可过去。前面不会有人阻拦你们了。”
原来牟沧浪早已察觉树林中藏有人，但他却不知道是段克邪和楚平原，只知道铁摩勒这边的绿林好汉，赶来参加大会，见了自己，故而不敢露面，他交待了这几句说话，便带了卓木伦与盖天豪兄妹走了。
段克邪笑道：“好险，几乎脱不了身。”当下两人施展绝顶轻功，径上

铁犁峰。山峰上有一块平地，搭有七座帐篷。段克邪悄声说道：“你搜东边的三座帐篷，我搜西边的四座。”

话犹未了，忽听得有人说道：“咦，似是有什么声息？”段克邪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人的耳朵倒是挺尖，我只是悄悄的耳语，他居然听出声息。”随手在地上拾起两颗小石子，楚平原也如他所为。

只见两个黄衣人在东张西望地走来，段、楚二人捷如飞鸟的倏地掠出，在那两个黄衣人未及叫嚷之前，石子已打中了他们的穴道，这两个黄衣人登时有如着了“定身法”，僵立如石像。

段克邪飞石打中对方穴道，反而吃了一惊。原来这两个黄衣人也正是扶桑岛的侍者。牟世杰自扶桑岛带出来八个侍者；其中四人刚才被牟沧浪赶跑，另外两人则跟在牟世杰身边。段克邪心道：“这两个侍者在此发现，只怕史朝英也在这儿了。”铁摩勒曾吩咐过不许在会期之前与史朝英为难，段克邪心里也实是不愿和她见面。

一阵山风吹过，风中送来兰麝幽香，段克邪说道：“这香气是从那边的一座帐篷吹过来的，料想一定是你的小霓子在那座帐幕中了。我在外面给你把风，你过去偷会佳人吧。”

楚平原悄悄地走到那座帐篷后面，用宝刀弄穿一道裂缝，张眼一看，只见里面炉光明亮，烛台上还有烛香袅袅，两个女子正隔着烛台对面而谈，一个是宇文虹霓，另一个果然是史朝英。

楚平原皱了眉头，就似在饭碗发现一条毛虫似的，有说不出的憎恶，“真是不巧，又碰上了这个妖女在这儿。”只听得史朝英说道：“宇文姑娘，明日就是你报仇的好日子了。怎的你却愁眉不展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这是你们中原的绿林之会，我一个异国女子，只怕不便插足其间。”楚平原听了暗暗欢喜，心道：“原来我和她所说的，她也还听得进去。”

史朝英道：“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以后你再想报仇，只怕就很难了。”宇文虹霓心中七上八落，默不作声。史朝英道：“你是听信了他的一番花言巧语，不想报仇了么？我知道楚平原这个人，他倒是很能说会道的。”楚平原心里暗骂，“见鬼，你这妖女总共不过和我见过两次面，就能知道我的为人了？”

宇文虹霓只道史朝英已察觉她心中秘密，不由得满面通红，连忙分辩道：“我怎会不想报仇，我在我爹爹灵前洒过血酒！只是，只是，这个……”史朝英笑道：“你还是觉得不便插手，是么？我给你想个计策，明日一早，你单独约他在后山相会，说明是向他报仇。他心高气傲，又想和你见面，一定会赴约的。这样，你报你的仇，就与我们绿林之事无关了。”宇文虹霓迟迟疑疑说道：“我和他单独见面？这个、这个，哎，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史朝英“卟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妹子，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儿，这是骗他的呀。你约他在后山相会，那里地形险峻，我叫人在那里埋伏，用毒箭将他射伤。你再割下他的首级！”楚平原听到这里，不寒而栗，心道，“好狠毒的妖女！”他极力抑制，忍住了气暂不发作，听宇文虹霓如何回答。

宇文虹霓不说好也不说不好，过了半晌，忽地问道：“牟夫人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一来我与你一见投缘；二来，呀，不瞒你说，我与这姓楚的小子也有一段深仇大恨。他实在是个大坏蛋。”楚平原气得半死，心道，“且听你还有什么谎话，慢慢再和你算帐。”

宇文虹霓不觉愕然，问道：“牟夫人，你也和他有仇？他怎的是个大坏

蛋呢，可以说给我听听么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今晚我到这里来，就是想把楚平原的为人告诉你的。他最会哄骗年轻的姑娘，我有一个师姐，就是给他骗上了手，诱好成孕之后，又把她遗弃了的。可怜我师姐投河死了，害了两条性命！”

史朝英聪明绝顶，她已有点察觉宇文虹霓对楚平原似有情意，这一番话正是对症下药，攻其心病。宇文虹霓听了，果然忍不住又是伤心，又是生气，柳眉倒竖，说道：“原来他是这样一个坏人，我本不愿用诡计伤他，但他既是这样，牟夫人，我也愿意听从你的计策了。”

史朝英眉开眼笑，说道：“对啦。对付这样的大坏蛋，你一定要狠得起心肠才是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姐姐，我不能白受你的恩惠，你帮我报仇，我却不知如何报答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好妹子，咱们是一见投缘，而且除奸锄恶，也正是我辈份内所当为，客气的话，那是不必多说的了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你给我这样大的帮忙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，无论如何？我也要略表寸心。”史朝英这才吞吞吐吐说道：“好妹子，我将来要你帮忙的还多着呢，你可不必现在就和我客气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不知牟夫人有什么要我效劳之处？可以早点说给我听吗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贵国铁骑，天下无敌。唐朝天子全靠借了你们的精兵，这才保住了江山。听说你母舅身居左前锋之职，现在就驻在长安，是吗。”宇文虹霓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牟夫人，你错了。”史朝英不觉愕然，说道：“怎么错了？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你们大唐是借回纥之兵，敝国乃是回纥的属国，虽也随同出兵，那是迫于回纥之命。而且我听得人说，贵国平定内乱，大部分是郭子仪的功劳，牟夫人，你完全归功回纥。那也是错了。”

史朝英大是尴尬，干笑几声，掩饰窘态，说道：“反正你们和回纥都是一家，你母舅做的不也是回纥的官吗？”宇文虹霓自从听了楚平原的话之后，心中亦已隐隐感到母舅做回纥的将军乃是可耻之事，而且她小时候也曾多少听过一些回纥官兵欺压她的本国百姓之事，对回纥也是素无好感的。不过以前还未激起仇恨之心，只是对回纥个别作恶的军官不满，在听了楚平原的话后，开了心窍，这才知道要憎恨回绝的统治。

宇文虹霓胸无城府，不觉满面通红，大声辩道：“回纥占我国土，欺我百姓。谁和他们是一家？我母舅不明是非，我正要劝他呢！”

史朝英想不到宇文虹霓会说这样的话，一时间膛目结舌，不知所对。但她毕竟是个聪明之极的人，一计不成，即生二计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妹子，你果然是爱国的女英雄，我刚才的说话是试探你的。”

宇文虹霓愕然道：“你试探我做什么？”史朝英一本正经他说道：“你若想要复国，咱们倒可以同心协力，共图大事。这就是我说的要你帮忙的地方了。”宇文虹霓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牟夫人，请你说得明白一些。”史朝英道：“你母舅率领的军队，都是你们师陀国的骑兵吧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监军仍是回纥人。”史朝英道：“那不碍事，举事之时，可以把他杀了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哦，你是要我们反叛回纥。我们国小兵微，只怕我舅舅不敢。我原来的意思，只是想劝舅舅不做回纥的官的。”史朝英忽地笑了起来。

宇文虹霓道：“牟夫人因何发笑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我笑你是巾帼英雄，却任凭回纥的铁骑践踏你的国土！”宇文虹霓给他一激，果然热血沸腾，红

了脸大声说道："牟夫人教训得不错，好，我拼了这一条命，报了父仇之后，再反回纥。"史朝英拍拍她的肩膊，柔声微笑道："好妹子，我怎舍得你拼命呢？不必拼命，我也能教你报了家国之仇。"宇文虹霓连忙说道："请牟夫人指教。"

史朝英缓缓说道："这就是我说的咱们要彼此帮忙的地方了。实不相瞒，李唐无道，我辈绿林豪杰，实是欲取而代之。你母舅现在驻军长安，要是你肯相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就请你劝说你的母舅，与我们携手。世杰待这里的事情了结，便即领兵去攻长安，到时与你母舅里应外合，取长安易于反掌。京城一下，大事可成。待世杰做了中国的皇帝，用中国的兵力，助你驱逐回纥，重光故国，那也是易于反掌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要立你的母舅为王，玉门关外的土地，尽归你师陀国所有。这可是彼此帮忙、彼此有利的事啊！好妹子，你心意如何。若是赞同，这就得靠你来穿针引线了。"史朝英口中甜言蜜语，心里可在打着狠毒的主意，"只要取了长安，立即将她舅甥二人缚送回纥，再借回纥的大兵。这是一箭双雕之计！"

宇文虹霓见事无多，年轻识浅，见史朝英样样替她尽心策划，大义私情，两都兼顾，不由得感激非常，说道："姐姐才不愧是中原的盟主夫人，当世的女中豪杰！我但求故国重光，于愿已足。称霸西陲，那是不敢奢望了。"史朝英眉开眼笑，说道："好，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明日我帮忙你先报家仇，杀了那姓楚的小子！"

楚平原在帐外偷听，听到这里，不由得气炸了心肺。他不但是恨史朝英要暗算自己，更恨的是她教唆宇文虹霓，要用借外人之力，来给中国造成祸害。他怒气冲天，禁不住牙齿咬得格格作响。

史朝英喝道："谁？"话犹未了，楚平原已揭开帐幕，大踏步走了进来，骂道："好无耻的妖女！虹霓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她的花言巧语！"宇文虹霓怒道："你怎可以乱骂人！"楚平原气往上冲，骂道："我不只要骂，还要把她抓起来呢！"要知楚平原的行藏已被发现，倘若不把史朝英抓作人质，势必又要遭受围攻。所以不单是为了恨史朝英而已。但史朝英也早有了准备。楚平原一抓落空，她双刀已出了鞘，隔着烛台，就斫楚平原的手腕。

楚平原把烛台一掀，"咔察"一声，史朝英双刀都砍在桌上，刀锋嵌入木头，楚平原便即伸手夺刀。

宇文虹霓忽地一剑刺来，喝道："撒手！"剑尖直指到了他的脉门。楚平原迫得缩手纵开，叫道："小霓子，这妖女说的全是谎话！"史朝英也叫道："好妹子，你别要上他的当！他最会花言巧语哄骗女人！"

宇文虹心乱如麻，六神无主。她有几分相信史朝英，但心里却也念着楚平原对她的好处。史朝英道："好妹子，你忘记了你在你父亲灵前洒过血酒吗？"宇文虹霓心头一震，想道："不错，不管牟夫人的话是真是假，我总是要为父报仇。"

宇文虹霓喝道："楚平原，你还不拔刀？"楚平原道："我的刀不用来杀你！"倏的一个转身，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仍然来夺史朝英的双刀。史朝英的功夫与他相差颇远，但楚平原要想三招两式将她制伏，却也不能。

宇文虹霓剑光一闪，"嗤"的一声，剑尖穿过了楚平原的衣裳，喝道："你不杀我，我便要杀你了。牟夫人，你闪开，让我和他拼命。"原来宇文虹霓正因为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宁愿丧在楚平原刀下，以求心安。

楚平原叹道："小霓子，你好糊涂！"宇文虹霓道："你不还手？好，

你不还手，我杀了你。我再自刎报你！”她把头转过一边，不敢与楚平原的眼光接触，但手中的长剑，仍然是着着向楚平原进攻。

史朝英道：“好妹子，我是一诺千金，答应过帮你报仇，决不能让你孤身应敌！”她口中说话，手底也是丝毫不缓，双刀盘旋飞舞，刀刀斫向楚平原的要害。史朝英的刀法是从辛芷姑的剑法上化出来的，奇诡绝伦，功夫虽然较弱，也不能不小心应付。

楚平原在刀剑夹攻之下，若不拔剑抵挡，势必丧命，楚平原道：“咱们谁死了也是死得不值。也罢，我且把这妖女除了，那时我再让你杀吧！”剑光一闪，出鞘便攻，十招之中有七八招攻向史朝英，杀得史朝英手忙脚乱，大叫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但楚平原对宇文虹霓手下留情，宇文虹霓却是剑剑指向他的要害。这是因为她一来感激史朝英的“义气”，不愿见史朝英被楚平原所杀；二来她也确是打定了主意，杀了楚平原便即自刎的。

楚平原心道：“段克邪应该听见这里的厮杀之声了，怎的他还不来？有他来制伏这个妖女，事情就较易办了。”心念未已，忽听得段克邪的一声长啸，啸声微颤，似乎是碰到了什么意外，以啸声示警的。正是：

恩怨无端难自解，刀光剑影又相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　双侠被擒逢旧友　群雄聚会定新盟

楚平原正要发啸相应，段克邪的啸声突然中断。楚平原大吃一惊，心道，“ 段克邪轻功卓绝，难道竟会给敌人突然擒了，逃也逃不开么？ ”

就在他心神不宁之际，史朝英双刀一招“ 龙飞凤舞 ”，倏的祈来，宇文虹霓“ 唰 ”伯一剑，也指到了他腰胁的“ 愈气穴 ”。宇文虹霓本领比史朝英高得多，攻的又是他的要害穴道，楚平原尽管对宇文虹霓毫无敌意，可不愿死在她的剑下，当下使了一招“ 上下交征 ”，这是一招两式的刀法，先斫“ 下手刀 ”，再斫“ 上手刀 ”，楚平原是打算格开宇文虹霓的长剑之后，再举刀削断史朝英的兵刃。可是由于他心神不宁，动作稍缓，宇文虹霓的长剑是格开了，史朝英的双刀却也劈面斫到，来不及举刀招架了。楚平原霍的一个“ 凤点头 ”，史朝英的刀锋几乎是贴着他的双颊削过，险险削下他的耳朵。

楚平原大怒，把心一横，想道，“ 小霓子若然狠得下心肠杀我，就让她杀吧。说什么我也得把这妖女毙了！克邪武功远胜于我，倘若他已被敌人所擒！我出去也是无济于事。 ”

史朝英给他闪过，暗叫“ 可惜 ”，正要趁他脚步未稳，再砍一刀。楚平原蓦地一声大喝，风车般的疾转过来，连人带刀，向史朝英冲了过去，就在这时，宇文虹霓的剑尖也指到了楚平原的背心大穴。

眼看楚平原与史朝英便要同归于尽，忽地一股劲风扑到，史朝英就似给一只无形的巨手推开几步，恰恰避开了楚平原这一刀。也就在这同一时间，宇文虹霓的虎口一麻，长剑“　啷 ”坠地。

楚平原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心知来了劲敌，不及回头，反手便是一刀。那人笑道：“ 刀法忒也不弱！ ”双指一弹，“ 铮 ”的一声，楚平原虎口酸麻，叫道：“ 你是牟沧浪！ ”那人道：“ 不错。你胆敢点我侍者的穴道，又闯到这里来欺负我的侄媳，也未免太过目中无人了。 ”就在说话之间，已接连在楚平原的刀背上弹了三下，楚平原虎口发热，再也把握不住，宝刀脱手，给牟沧浪将他一把抓住。

楚平原道：“ 你知道你侄媳干的好事，你怎的不问青红皂白。 ”牟沧浪道：“ 我的家事不用你管。你也怎知我是问也不问？ ”史朝英上前道：“ 叔叔…… ”牟沧浪面色一沉道：“ 你也不必多说！ ”史朝英讪讪退下，就在此时，只见那两个黄衣侍者，揪着段克邪走进帐来，说道：“ 这小子如何处置，请岛主发落！ ”

段克邪叫道：“ 牟叔叔，你如今总该明白谁是谁非了吧？ ”牟沧浪神情懊丧，挥手说道：“ 你暂且不必多言。侍者，将这两人押下去。 ”那两个黄衣人躬身说道：“ 遵命。 ”一个揪着段克邪，一个揪着楚平原，走出帐篷。段楚二人都是给牟沧浪点了软麻穴的，不能动弹，但却还可以说话。楚平原道：“ 宇文姑娘，这妖女适才的说话都是骗你的。她实在是想借回纥之兵，为了你母舅是回纥的将军。才巴结你的。你倘是不信，我还有证人…… ”史朝英喝道：“ 快快把他押下去，别让他胡说八道。 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 谁是证人？ ”揭开帐篷，便追出去。史朝英道：“ 唉，好妹子，你怎么相信他的鬼话。 ”正要也追上去。牟沧浪衣袖一挥，一股柔和的力道将她推了回来。史朝英道：“ 叔叔，你…… ”牟沧浪道：“ 你留下，我正要和你单独说话。 ”

史朝英心知不妙，说道：“ 叔叔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难道你、你也相信了

他们的……”牟沧浪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你的所作所为，我都已知道了。不错，我是相信他们的话。你，你自寻了断了吧！念在你与我侄儿夫妻一场，我可以让你留个全尸，说你是暴毙的，彼此保个面子。”

史朝英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颤声叫道：“叔叔，你要我自尽？不，不，我不肯死，宁可你杀了我！”

牟沧浪一咬牙根，说道：“也好，你不敢自己动手，我就成全了你吧！”随手取过几上的拂尘，缓缓举起，一柄拂尘，在他手中，就似千斤重物一般，牟沧浪的内功已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，这柄拂尘，若是打在史朝英身上，登时便可令她闭气而亡。

史朝英将肚皮一挺，忽他说道：“你打吧！我这肚皮里有世杰的孩子，这是你牟家的骨肉！”

牟沧浪怔了一怔，慌忙收回拂尘。史朝英说道：“叔叔，你好糊涂！”牟沧浪道：“我不知道你有身孕。也罢，那我就史朝英不待他说出如何处置，便即打断他的话道：“我不是说你这个糊涂。你是对小事精明，大事糊涂！”

这两句“评语”倒是很出牟沧浪意料之外，牟沧浪道：“我怎么对大事糊涂了？”史朝英道：“是非之际，实亦难言。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你既有意叫世杰逐鹿中原，那么他能替你打下江山便是好的，你又何必管他如何行事？当今的大唐天子，又何尝不是借了回纥之兵才保住江山？”

牟沧浪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唐朝天子做的事情，我就要跟他学样吗？盗亦有道，何况是取天下。借了外兵蹂躏中原，哼，哼，即使做了皇帝，那也是受百姓唾骂，英雄耻笑！我志己决，你不必和我再多说了。念在你有身孕，贷你一死。你和世杰都随我回扶桑岛去吧。”

史朝英道：“叔叔，你回去就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？人人都知道你此次来助世杰，是要保他绿林盟主之位，江山你可以不打，但你这么临阵退缩，撒手不管，别人只怕都要说你是怕了铁摩勒、空空儿了！”

牟沧浪道：“这个，嗯，别人要怎样说，那也就由他去吧。”语气之间，已不似刚才坚决。史朝英缓缓说道：“咱们即使要回扶桑岛，也应过了今天才走。皇帝可以不做，盟主当然更可以不当，但你这扶桑岛的绝世武功，岂可以不在天下英雄之前显一显？”

牟沧浪多少还有点好胜之心，听了史朝英的话，也觉得似乎言之成理，不禁心里踌躇，“不错，我万里迢迢，来到中原，若然一事无成，悄然而去，那岂不是负了此行？我若打败了天下英雄，那时再与世杰一同回去，那不是更显得我的胸襟磊落，气度非凡！”

正在踌躇未决，忽听得声如裂帛，帐篷顶突然裂开一道缝，跳下两个人来。一个是空空儿，一个是辛芷姑。空空儿喝道：“牟沧浪，你自恃天下无敌，我空空儿偏要和你再斗一斗！”辛芷姑见了史朝英，更是怒从心起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本待在英雄会上再废去你的武功，你却又在害人，我须饶你不得！”

这两人动作都是快如闪电，一个扑向牟沧浪，一个扑向史朝英。史朝英叫道：“叔叔，救……”辛芷姑的拂尘已是当头罩下。

牟沧浪一掌拍出，荡开了空空儿的剑尖，他手上的拂尘还未放下，当下也用拂尘挥出，他拿的不过是一柄普通的拂尘，辛芷姑的拂尘则是百练的乌金玄丝，但两柄拂尘一缠上，辛芷姑却几乎把握不住，拂尘险些就要给对方夺去。空空儿飞身跃起，短剑当中一划，这才把两人分开。牟沧浪的马尾拂

尘已给根根绞断，不能复用，立即抢过了史朝英的一柄短刀，怒道：“ 空空儿，你胆敢又来生事！ ” 空空儿道：“ 你把我的师弟怎么样了？‘ 决快交回给我！你若伤了他一根毫发，我空空儿今日决不与你干休！ ”

本来空空儿倘若平心静气与牟沧浪说话，这事情不难解决，但他性急如火，一到便大发雷霆，牟沧浪可也给他惹起了怒气了。

牟沧浪动了怒气，冷笑说道：“ 不错，你师弟是被我所擒，你待怎样？ ” 空空儿道：“ 你放不放人？ ” 牟沧浪道：“ 你若不来吵闹，我倒可以放他。如今吗，嘿，嘿，可得看你的本领了。昨日咱们雌雄未决，你还有什么本领未曾使出来吗？ ”

空空儿大怒，更不打话，身形一晃，挥剑复上，一招便刺牟沧浪九处穴道。牟沧浪淡淡说道：“ 也没有什么新奇的招数！ ” 挥袖一拂，空空儿身法如电，倏的已是移形换位，片刻之间，从东南西北四方，连接四招，遍袭他全身三十六道大穴。辛芷姑则尘剑兼施，招数奇诡绝伦，寻暇抵隙。牟沧浪给他们联手急攻，一时间竟是有点应付不暇，空空儿冷笑道：“ 我就是这套袁公剑法，新奇的招数是没有的。你不放在眼内，那我就等着看你的本领。 ” 这套剑法，他前日也曾使过，不过，今日使来，却又比前日更快捷了。原来空空儿经过前日的一次较量，已知功力不及对方，因此再度交锋，便尽力发挥自己之长，以制敌人之短。他轻功天下第一，这是牟沧浪所不及的，空空儿改用闪电般的游斗剑招，随时可以化虚为实，虽是同一套剑法，对牟沧浪的威胁，却比前日大大增强了。

牟沧浪怒道：“ 空空儿你如此狂妄，可休怪我手下无情了！ ” 运剑成风，呼呼数剑，将空空儿迫出一丈开外，剑中夹掌，劈空掌也使出了十成力道，登时帐篷如受狂风，摇动起来，空空儿也还罢了，辛芷姑在他的掌力笼罩之下，却已有点感到呼吸困难。原来牟沧浪前日只是使到八成功夫，如今也尽全力，自是大不相同。这么一来，双方各尽所长，结果仍是和前日一样，牟沧浪以一敌二，不免稍处下风。但空空儿与辛芷姑要想取胜，那也极不容易。

结果与前日一样，但却凶险得多。哪一方稍有不慎，都有血染尘埃之险。史朝英躲到帐篷一角，吓得发抖，忽地想道：“ 空空儿若然胜了，我师父定要下手害我；但若叔叔胜了，他也要迫我跟他回转扶桑，从此难有出头之日。总之，谁胜谁败，对我都没好处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 ” 悄悄的便揭开了帐篷溜走。帐中激战方酣，牟沧浪与辛芷姑都无暇拦阻。

史朝英出了帐篷，叫道：“ 宇文妹子，宇文姑娘！ ” 游目四顾，不见宇文虹霓的影子。原来宇文虹霓已在追赶那两个侍者去了。

宇文虹霓出了帐篷追赶，那两个黄衣人已走了一段路程。但因他们是奉命押解楚、段二人的，而楚、段二人都被牟沧浪点了穴道，不能自己走路，那两个黄衣人只好将他们用粗绳缚起来，像拖着一件东西似的，将他们拖着走路，走得当然不会很快，宇文虹霓追过一个山坳，已是可以看见他们了。

宇文虹霓见此情形，大为生气，扬声喝道：“ 你们不能将他们背起来走路吗？牟岛生只是要你们押解他们，并不是要你们将他们当作犯人看待。 ”

那两个黄衣人笑道：“ 宇文姑娘，你的心肠倒是软得很啊！不会弄伤他们的，你放心吧。听说这个姓楚的是你的杀父仇人，哈哈，你倒为他求起情来了。 ” 这两个黄衣人是扶桑岛的侍者，生平只听牟沧浪叔侄的命令，对宇文虹霓的话竟是不加理睬。

这时已是天色朦亮的时候，宇文虹霓动了怒气，正要加快脚步，上前干

涉，忽见前面来了一个女子，正好拦住那两个黄衣人的去路。那女子“咦”了一声，忽地拔出佩刀，叫道：“这不是段小侠吗？岂有此理，你这两个强盗竟敢欺侮段小侠？”一刀便劈过去，要斩断拖着段克邪的那根绳子。

拖着段克邪走路的那个黄衣人喝道：“瞧你是个黄毛丫头，我不将你难为。快快走开！”将长绳一抖，那女子一刀劈空，却被绳索绊了一跤。那女子跳了起来，怒气冲冲地骂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你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你们盟主夫人的师姐！”原来这女子正是史朝英的师姐龙成香，她在长安卖艺之时，曾得过段克邪之助，故此一见段克邪被人捆缚，便要上前解救，以报答他的恩情。龙成香是来找寻师父师妹的，她只道这两个黄衣人是她师妹的手下。

那两个黄衣人笑道：“你是盟主夫人的师姐又怎么样。我家的侄少奶和她的师父都反了脸了，她也未必就认你这个师姐。”段克邪叫道：“龙姑娘，你别找你的师妹了，赶快去向铁摩勒报讯吧。你也不必为我担心，我是被牟岛主所擒的，决无性命之忧。”段克邪这几句话不啻证实了那黄衣人所说，提醒她的师妹早已坏得不可收拾，叛了师门。

龙成香怔了一怔，叫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那黄衣人道：“叫你走开，你还要纠缠。”长绳一挥，“啪”的一下，打中了龙成香膝盖的环跳穴，龙成香双膝一软，倒下地来。那两个黄衣人不想给宇文虹霓赶上，再受纠缠，便把楚、段二人背起来飞跑。

那两个黄衣人功力颇高，背了个人，也比宇文虹霓跑得还快。龙成香被点了穴道，倒在路旁，宇文虹霓追到该处，那两个黄衣人已在山腰，回头笑道：“宇文姑娘，我们已听了你的话，好好服侍你的朋友了，你可以放心了吧。”

宇文虹霓追赶不上，心里生气，却也无可奈何，便把龙成香扶了起来，替她解开穴道，问道：“你是牟夫人的师姐吗？”龙成香道：“不错。多谢姐姐援手。你认得我的师妹吗？”宇文虹霓点了点头，忙着问道：“你还有没有师姐？”龙成香道：“没有了。我师父门下，就是我和史师妹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这么说，牟夫人也就是只有你这个师姐了。”龙成香心道，“这女子怎的如此啰唆，翻来覆去，就是问一句话？”当下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你认得我的师妹，她没有和你说过吗？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说过了。我正在奇怪呢！”龙成香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你为什么救段克邪，却不救楚平原？”龙成香道：“哪个楚平原？我不认得！”

宇文虹霓诧道：“你不认得？你师妹说，你上了那姓楚的当，怀了身孕，投河自尽。我以为你是投河被人救起，来找楚平原的晦气的。谁知你却不认得他。”

龙成香莫名其妙，禁不住无名火起，说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当真是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这种污言秽语，也是女孩儿家可以胡乱捏造的吗？”

宇文虹霓忙道：“这不是我捏造的，是你师妹说的。嗯，你看你师妹已经来了，你问她去吧。”

史朝英正在跑来，见龙成香与宇文虹霓站在一起，吃了一惊。龙成香气冲冲的上去便道：“师妹，你和这位姐姐说了我一些什么事情？”史朝英讷讷说道：“我不知你们说的什么事情？”龙成香怒道：“你说我和什么姓楚的男子勾三搭四，有这事吗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哎呀，这里头有点误会了。我还有要紧之

事，师姐，你和我一同去见你的妹夫吧，这些闲话，慢慢再说。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牟失人，你这话说了还不到一个时辰，我决不至于听错，哪有什么误会？牟夫人，你为什么要捏造楚平原和你师姐的谣言？”

史朝英满面通红，正自下不了台，忽见一骑快马驰来，正是史朝英的贴身侍女，这侍女下马禀道：“姑爷请小姐快快回去，大会已经就要开始了。还有岛主也还未见，小姐可知他在何处么？”史朝英忙即飞身上马，也不答那丫头的问话，便即疾驰而去。

宇文虹霓幽幽叹了口气，心里想道，“我只道牟夫人是女中豪杰，谁知她也会骗我。楚平原早劝过我不要相信她的说话，唉，只怪我却不相信楚大哥。”心念未已，忽听得“呜呜”的号角声，宇文虹霓扬声叫道：“我在这儿！”原来她的手下已是倾巢而出，正在觅她的踪迹。

不多一会，师陀国的武士数十人都已赶来，领队的说道：“郡主，你的那座帐篷已倒塌了，有几个怪人正在那里厮杀，可厉害得很呢，我们不知道郡主已走了出来，生怕你被帐篷压伤，想过去察看，哪知在三丈之外，已被他们的掌风震得立足不稳，有两个人还跌伤了。”

宇文虹霓尚未知道此事，诧道：“什么怪人？”为首的武士说道：“相貌最特别的是个大头娃娃，说他是娃娃吗，额角又已有了皱纹的了。”龙成香道：“这是空空儿，他是天下第一神偷，年纪己有四十开外了。”那些武士道：“哦，原来是妙手空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原来“妙手空空”的声名早已传到西域诸国，只不过这些武士还未知道他的相貌。

宇文虹霓道：“还有什么怪人？”为首的武士道：“有一个女人一手拿剑，一手拿着拂尘，似是一个道姑，装束也很奇特。”龙成香吃了一惊，心道，“这不是我的师父吗？”

宇文虹霓见过辛芷姑，知道是史朝英的师父，说道：“你的师父和你的师妹已是反目成仇，她是要来废你师妹的武功的。”

那为首的武士接着说道：“还有一个相貌清瘦的长须男子，相貌不特别，武功却最厉害。空空儿和那道姑联手打他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这是牟岛主。”原来史朝英将宇文虹霓这班人安排在铁犁峰扎营，与牟世杰的总部隔开二十余里，为的就是不想过早给牟沧浪知道。所以宇文虹霓也是刚才才认识牟沧浪的，她的手下都未见过。

领队的武士道：“咱们该怎么办？请郡主示下。”宇文虹霓叹口气道：“咱们本不应该来的。这是他们中原的武林纷争，与咱们无关。咱们回国去吧！”她的侍女已把她的坐骑牵来，宇文虹霓跨上坐骑，一声令下，众武士都随她走了。龙成香则独自跑去看望师父。

空空儿与辛芷姑合斗牟沧浪，越斗越烈，帐篷倒塌，空空儿与牟沧浪合力撕裂帐篷，跑了出来，三个人兀自苦斗不休。这时他们已斗到五百招开外了。

空空儿与牟沧浪，一个是轻功天下第一，一个是内功世上无双，但斗到五百招开外，空空儿亦已是跳跃不灵，牟沧浪也禁不住吁吁气喘！

双方心里都暗暗有了悔意，可是谁都不肯罢手。牟沧浪一掌拍出，说道：“空空儿，你认不认错？”空空儿道：“牟沧浪，你交不交人？”牟沧浪在拍出一掌的时间，他已还刺了三剑，他虽然气力不加，但剑招仍是十分迅捷。

牟沧浪怒道：“你先认错。”空空儿道：“你先交人。”双方心高气傲，都是不肯忍让，只好依然苦斗。

辛芷姑道：“牟沧浪，你不认输，只怕要悔之莫及！”唰的一剑，欺身疾刺。牟沧浪掌力已是大不如前，阻她不住。辛芷姑剑法奇诡绝论，牟沧浪飘身一闪，哪知她中途剑锋一转，似左实右“唰”的剑光过处，竟把牟沧浪的长须，尽都削去，报了前日削发之辱。

牟沧浪大怒道：“好呀，你这泼妇，我教你认得厉害！”“砰”的一掌打出，辛芷姑那一剑是欺到他的身前进招的，她只道牟沧浪已是强弩之末，哪知虽然如此，牟沧浪的本领还是远胜于她，给牟沧浪一掌击个正着，辛芷姑“哇”的一声厉叫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

空空儿叫道：“你、你伤了芷姑，我与你拼了。”一怒之下，也不知哪里来的气力，击上前去，闪电般的便是连刺了六六三十六剑，牟沧浪不能全数闪开，身上受了七处剑伤。

可是双方近身肉搏，空空儿的功力究竟还是稍逊一筹，只听得“ ”的一声，双剑相击，空空儿的短剑脱手飞出，但他这短剑削铁如泥，牟沧浪用力磕飞他的短剑，自己的长剑，也已断为两截。

空空儿被他的内功一震，也是“哇”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伤得比牟沧浪更重。辛芷姑挥舞拂尘，脚步歪歪斜斜的又攻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好呀，咱们三人今日同归于尽！”

龙成香赶了到来，见这三个人都已变成了血人，吓得她魂飞魄散，叫道：“师父师父……”

辛芷姑道：“成香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死之后，你可以将我的剑谱取去。我要你为我清理门户，杀掉你的师妹。”

龙成香放声大哭，辛芷姑怒道：“我还未死，你哭什么？”她说话分神，又给牟沧浪打了一掌，但牟沧浪被她拂尘一击，肋骨也断了一根！

牟沧浪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心道：“想不到我绝世武功，竟然命丧于此。”空空儿也不禁暗生悔意，心道，“我与牟沧浪本属故交，他也只不过是偏听侄儿之言而已，并非就是坏人，今日我与他同归于尽，实在是太不值得了。”可是两人心中虽有悔意。口头上仍是谁也不肯先行道歉。

眼看双方就要同归于尽，忽听得有人哈哈笑道：“你们都是小孩子吗？什么事情，值得这样拼个你死我活的？真是好没来由！”声到人到，是两个须眉皆白的老头，说话的这个是疯丐卫越，另一个则是铁摩勒的师父磨镜老人。

磨镜老人道：“牟岛主请给老朽几分薄面。谁是谁非，慢慢再谈。”将牟沧浪一把拉开。那一边疯丐卫越，则一手一个，将空空儿与辛芷姑一齐拉开，大声斥骂道：“你们两人是就要成亲的了，怎能糊里糊涂的白送性命，难道你们要到地府去成亲么？”也幸亏牟沧浪空空儿都已精疲力竭，磨镜老人与卫越才能够轻易的将他们分开。

辛芷姑被卫越一骂，面上一红，心里倒是甜丝丝的，想道，“是啊，我好不容易盼到空空儿心回意转，与我成亲，今日若然死了，岂不是死有遗憾？”

空空儿本来就有悔意，但仍是要争口气，说道：“牟沧浪，你交不交人？”牟沧浪道：“空空儿，你认不认错？”两人伤得都很不轻，说了这两句气话，同时又都是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大口鲜血。

磨镜老人道：“治伤要紧，请你们两人暂息口角之争吧。”一面说一面便给牟沧浪推血过宫，又要过了卫越的葫芦，给牟沧浪灌了一口参酒。

牟沧浪道：“ 磨镜前辈，你是铁摩勒的师父，你不知道我此次重覆中土，就是为了助我侄儿，与令徒作对吗？ ”磨镜老人道：“ 小徒对岛主一向尊敬，他可从不敢将你当作对头。据小徒说，令侄有些事情只怕做得有点差错，他怕你不肯相信他的说话，叫我来和你说说。…… ”

牟沧浪大为感动，要知他现在己是精疲力竭，磨镜老人只要轻轻一掌，就可以取他性命，他若一死，铁摩勒在绿林大会之中，也就可以稳操胜券，但磨镜老人非但不乘危下手，反而给他治伤。

牟沧浪咽了眼泪，涩声说道：“ 磨镜前辈，你不必说，事情的真相我都已明白了。是我那侄儿不好。段克邪刚才是为我所擒，我也没有将他难为，我本来是准备将事情都弄得一清二楚之后，就将他释放的。 ”

空空儿道：“ 好，你既然答应交人，那我也就向你认错。我空空儿太过鲁莽，不该一进来就和你动手。 ”牟沧浪道：“ 我也有不是之处，我不该得罪了嫂子。 ”卫越哈哈笑道：“ 前事都不必提啦。现在我请你们喝酒，待这件事情过了，咱们再喝空空儿的喜酒。 ”他这一葫芦的参酒，给牟沧浪等三人同喝，喝得点滴不留。牟沧浪再把他秘制的小还丹，分赠与空空儿、辛芷姑二人。

扶桑岛的小还丹医内伤最具灵效，卫越那一葫芦用千年老参所浸的酒，更是功能补气培元。但他们三人实在伤得太重，一时之间，仍是不能走动。

辛芷姑道：“ 咦，我那逆徒呢？ ”龙成香道：“ 禀师父，我刚才看见师妹，她骑马追赶段小侠去了。段小侠和另外一个姓楚的正被两个黄衣人背着跑。 ”龙成香知道史朝英与段克邪之间曾有过一段瓜葛，是以史朝英虽然是给她丈夫派人请她回去的，龙成香仍是怕她去追段克邪。

辛芷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 牟岛主，你这侄儿媳妇，你是否还要庇护她？ ”牟沧浪对史朝英也实在感到头痛，说道：“ 你的徒儿，由你管教，但她身上有三个月的身孕，我求你稍稍留情。 ”

辛芷姑道：“ 好，成香，你赶快找一匹马，拿我的无情剑去追你师妹，只许擒她，不许伤她。这一路上都有喽兵，找不到马就抢一匹。务必要把你的师妹拿回来。 ”辛芷姑当然知道她两个徒弟的功夫，若然当真动手较量，史朝英比龙成香还要稍高一线，但若龙成香手中拿了她的无情剑，那就可以胜得史朝英了。

龙成香道：“ 那两个黄衣人，本领很…… ”牟沧浪解下一声佩玉，说道：“ 你拿这块玉召他们回来。他们是我侍者，见了这块玉，一切都要听你吩咐。”辛芷姑听得此言，心上的一块石头也就立即放了下来。这么一来，不但段、楚二人可以回到此地；龙成香有那两个黄衣人相助，再多几个史朝英也都可以拿下了。

铁摩勒等到天色大亮之后，仍然不见段、楚二人回来，连去探听消息的空空儿、辛芷姑也不见回来，不禁大为焦虑，但大会原定在天亮之后即开，此时两方面的人都已纷纷来到场地，只等牟世杰与铁摩勒来主持了。铁摩勒心想有他师父和卫越已赶去会牟沧浪，即使有甚意外，大约也可无妨。便把焦虑暂且抛开，与众人一同赴会。

铁摩勒固然是担着心事，牟世杰也并不轻松，他心中的焦虑只怕比铁摩勒还要沉重得多。要知他是把叔父当作靠山的，但牟沧浪却不知到哪里去了。这还不止，连他的妻子史朝英也是影沓踪沉，他所派出的到铁犁峰去催促他妻子回来的侍女，也是去如黄鹤，时间已到，仍是不见回来。

牟世杰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带了扶桑岛的一班人“ 上阵 ”，幸而七十二岛岛主来的已过半数，除了前晚给牟沧浪逐走的三妖之外，还有四十二个岛主跟着出场，愿意听牟世杰的指挥。盖天豪、杨大个子等好几家寨主也还跟随着他。牟世杰暗暗比较一下双方的实力，觉得自己这一方也还不算太弱，这才稍稍宽心。但盼叔父与妻子及时赶到，那便可以“ 逢凶化吉 ”了。

会场是伏牛山上的一片大草坪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。牟世杰先到，虽有彩声迎接，却并不怎么热烈。过了片刻，铁摩勒到场，各路绿林豪杰的人数比牟世杰的手下，当然是不知多了几倍，登时彩声雷动，把牟世杰吓得个胆战心惊。

伏牛山的老寨主雄巨元是地主身份，扶着拐杖出来，向四方作了个罗圈揖，朗声说道：“ 多谢各位赏面，驾临敝寨。这次绿林之会，是铁寨主与老朽联名发出的请帖，老朽之所以在帖上具名，是因为铁寨主借我这个地方，老朽唯铁寨主马首是瞻。如今我的开场白已经表过，便请铁寨主的正戏登台吧。 ”

鼓掌欢呼声中，铁摩勒刚自起立向四方作揖，牟世杰已抢先走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 我忝属绿林盟主，请各位恕我僭越，我可要先说几句了。 ”言下之意，实是指铁摩勒“ 僭越 ”，他的几个手下，也帮腔道：“ 是呀，既是名为绿林之会，却不请盟主主持，实是太没规矩。 ”

群雄按捺不住，许多人便要发作，铁摩勒连忙说道：“ 不错，我正是要请牟盟主主持此会。我不过是倡仪召开的人而已，决非意图潜越，请盟主不可误会。 ”

群雄听了铁摩勒的话，鼓噪之声渐息，但仍是有几个人咕咕哝哝他说道：“ 你就要倒台的了，还要摆什么架子？好，好，他喜欢说，就让他说吧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！ ”正是：

可知众怒终难犯，盟主威风使不来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　挥剑自惊亲众叛　举棋翻误霸图空

牟世杰面色铁青，指着铁摩勒道：“ 铁摩勒你知罪么？ ” 铁摩勒道：“ 不知。铁某有何不是之处，请盟主指教。倘若众家兄弟公认铁某有罪，铁某甘心领罚。 ”

牟世杰站在场心，说道：“ 世杰多蒙众家弟兄抬举，要我做你们的头儿。世杰也愿意为各位效劳，打出一个天下，大家都有好处。说老实话，咱们都是迫着走上黑道的，难道还能当一辈子强盗，做个永不能见天日的‘ 黑人 ’？ ”

牟世杰是想先来一套花言巧语，晓以利害，说动群雄。这篇“ 文章 ” 还正开头，老英雄金刀董钊已在说道：“ 多谢盟主为我们打算。但这和铁寨主有何关系，还是请盟主言归正传，别扯得太远啦。我们可还有大事要商讨呢。”

董钊在绿林中的辈份很老，威望也高。牟世杰不敢得罪他，说道：“ 世杰表白这点心意，就是想请各位判断是非。去年我在幽州举事，传下了绿林箭，请绿林同道，协力十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谁知铁摩勒不接令箭，还阻挠别人助我。我功败垂成，弟兄们也全无好处。嘿，就是不讲这些，你不听号令，我也该办你的罪。 ”

铁摩勒道：“ 你在幽州举事，是和什么人合伙的？和你勾结的是安史遗孽，你还要借外兵，弟兄们即使要打江山，也不能跟你如此！ ”

牟世杰道：“ 你这是一孔之见，你可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…… ” 正想搬出他的一番道理，群雄已在鼓噪起来，纷纷说道：“ 不错，咱们中原豪杰，要打江山，也不能倚靠胡人。 ” “ 是呀，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你家。造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但我们就是偏偏不捧你姓牟的做皇帝！ ”

金鸡岭寨主辛天雄是火爆的性子，蓦地把一杆大旗往场中一插，叫道：“ 牟世杰难罕众望，这个绿林盟主我说不应该再让他当了。赞成我这说话的，站到这边来！ ”

牟世杰的一班手下本来还有十多家寨主，听了辛天雄这么一喊，竟然就有五六个走了过去。杨大个子拍了一下脑袋，说道：“ 牟盟主，这回似是铁寨主有理，对不住，我可也要过去啦！ ” 他叫惯了“ 盟主 ”，一时未能改口，但却站到了那杆旗下，反对牟世杰当盟主了。群雄哈哈大笑。

盖天豪也站了出来，牟世杰又惊又怒，说道：“ 盖天豪，你、你也叛我？ ”

盖天豪并不向那杆大旗走去，却到了牟世杰面前，沉声道：“ 盟主，你可肯听我一言？ ”

牟世杰听他仍是口称“ 盟主 ”，执礼甚恭，放下了心，温言说道：“ 天豪，你我交情非比别人，你虽是我下属，我却一向把你当作大哥的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叛我，大哥，你有话尽管说吧。 ” 盖天豪是十三家总寨主，牟世杰的手下占了八成也就是盖天豪的部属，所以牟世杰想要笼络他。

盖天豪道：“ 盟主，我一向佩服你是个英雄。大英雄应该提得起，放得下，今日之事，我劝你、劝你还是放手了吧！ ” 牟世杰道：“ 哦，原来你要说的就是这一句话，你是来给由铁摩勒作说客么？ ”

盖天豪心情甚是沉痛，说道：“ 盟主，铁摩勒若是想作绿林盟主，他早就已经作了。何须要我劝你放手，我是为了你好，咱们走错了一步棋，如今已是难求天下英雄原谅，倒不如趁早收篷，闭门思过，还可算是不失英雄本色，来去光明。 ”

原来盖天豪听了他妹妹的说话之后，昨晚想了一晚，本来他可以带了妹

妹妹夫，连夜投奔铁摩勒的（监视他的那两个侍者已给牟沧浪调开了），可是他为了一点朋友之情，仍然想对牟世杰作最后一次劝告，也是他第一次向牟世杰的劝告。

牟世杰感到了众叛亲离的危险，心中又是愤怒，又是恐惧，他极力抑制自己，不让这份心情在神色上表现出来，淡淡说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认为人家理长，咱们理短了？唉，连你也这么说，想必我牟世杰当真是走错了这着棋了。好，我听你的忠言！去吧！”蓦地一掌就向盖天豪的天灵盖拍下！

牟世杰的武功本来就比盖天豪高得多，而且他口口声声说是要听从盖天豪的忠言，盖天豪当然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会突施杀手！

眼看盖天豪就要毙在牟世杰掌下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忽地里有人“嗖”的一箭，向牟世杰射来。

这枝箭是盖天仙所发，她和她丈夫卓木仑混在她哥哥的手下头目之中，有众人给她掩护，牟世杰又一直是全神贯注注视着铁摩勒，因此毫无发觉。

盖天仙所在之处和牟世杰距离很近，她力大无穷，这支箭急劲之极，又是对准了牟世杰的咽喉射的，牟世杰举起的手掌正要拍下，那枝箭也已射了到来！

距离太近，躲闪不及，牟世杰武功确也高强，掌锋一偏，把箭拍落，可是他解了利箭穿喉之灾，也就无暇取盖天豪的性命了。盖天豪倒纵出一丈开外，戟指骂道：“牟世杰，你、你好狠啊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卓木伦已跳了出来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如今才知这小子不是人么？”挺起长枪，就向牟世杰冲去。

牟世杰剑未出鞘，卓木伦的长枪已经当胸刺到，牟世杰使了一招“斗转星移”，把枪头一拨，这是一招化解敌人猛劲的高招，但卓木伦是天生神力，牟世杰这一拨，虽能把他的长枪拨开，但那股猛劲却未能全数消解，只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牟世杰跌了个四脚朝天，卓木伦的七成以上的力道，给他反震回来，也是觉得虎口酸麻，长枪险险脱手。

盖天仙挥舞双刀奔出，牟世杰滚出数丈开外，早已一个鲤鱼打挺，翻起身来。他性命幸得保全，但以盟主的身份，在地上打滚，也实是狼狈已极。牟世杰大怒道：“把他们拿下！”

牟世杰身旁的六七个岛主上来拿人，卓木伦舞起长枪，喝道：“牟世杰，你出来与我决一死战。”他长枪使开，数丈之内，泼水不入。那几个岛主虽是武功高强，但近不了身，要想把他的长抢夺下却也不易。对他的神勇也不禁骇然。

牟世杰若是使用兵器，可以打败卓木伦，但他是盟主的身份，吃了一次亏之后，可不愿再“自贬”身份，与卓木伦交手。

群雄尽都激怒，纷纷喝道：“牟世杰你好不要脸！”牟世杰那边的人跑上来；辛天雄一马当先，也率领群雄杀了出去，眼看双方混战的局面就要展开，铁摩勒大叫道：“住手，住手！咱们要讲的是一个‘理’字！”

牟世杰冷静下来，也知难犯众怒，当下把手一挥，说道：“放开他们！”群雄听铁摩勒的约束，也都住手。牟世杰犹自强辩道：“我对盖天豪恩义如山，他背叛我，我如今还是盟主，就不能惩罚他么？”

盖天豪满腔愤怒，横刀说道：“牟世杰，如今我才知道你的为人。不错，我是应受惩罚，因为我受你之骗，令我许多绿林兄弟，枉送性命！从今之后，我与你恩偕义绝，你也休想我捧你再当盟主了！”

盖天豪站到了那杆大旗底下，他手下的十三家寨主也跟着走了过去。牟世杰这边，除了听命于扶桑岛的四十二岛岛主之外，剩下来的已是寥寥无几！

辛天雄哈哈笑道：“牟世杰，你睁眼瞧瞧，还有谁甘心受你支使？大伙儿都不要你当盟主了，你还有脸皮自称盟主吗？”

牟世杰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可是他犹自不肯服输，冷笑说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是要另推新盟主了？”辛天雄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大伙儿推戴铁摩勒作盟主，你有罪该受惩处，你快向铁盟主磕头请罪吧。”群雄轰然欢呼，一致表示欢迎铁摩勒作新盟主。

牟世杰双眼火红，大声说道：“且慢，我本来不稀罕当这盟主，但要我如此下台，我可不能让你们称心如意！”辛天雄怒道：“你还要怎么？”牟世杰道：“你忘了绿林相传的规矩了吗？当日我是与铁摩勒比试三场，夺来了这盟主的。今日要我让出盟主之位，可还得依照这个规矩。铁摩勒胜了，我无话可说，甘受新盟主处置！否则，你们叛上作乱，我也不能饶你！”

这规矩从窦、王两家互争盟主之时定下，行之已久，当时窦、王两家讲究的是以力服人，绿林中人明知很不合理，也只得遵行，老例相沿，传到了牟世杰这届，仍未废止。

详细的规定是，双方比试三场，得胜者可以连续与对方比试两场，任由他的意思继不继续，败的一方则必须换人。但争夺盟主的候选人则规定必须在三场中亲自比试一场，其他两场则可以派人出阵。

牟世杰打的是个如意算盘，要知他虽然还有四十二岛主助他，这些岛主武功也很不弱。但与对方的人数相比，究竟差得太远，混战起来，决计讨不到便宜。但若是比试三场，牟世杰自忖还可以有一线希望。第一场他准备挑选四十二岛岛主的第一高手出阵。第二场则由他与铁摩勒交手。

只要第一场得胜，第二场他就用拖延战术，只守不攻，他估计败是一定要败给铁摩勒的，但只要拖到百招开外，待到他叔父牟沧浪一来，这第二场就一定是可以得胜的了。

杜百英道：“姓牟的这小子明知不能以德服人，就只好抬出这条规矩了。也罢，咱们就照他划出的道儿吧，让他输得服服帖帖。”铁摩勒想起自己当日让牟世杰作这盟主，只道可以从此消弥绿林纷争，不料今日仍是要与他对垒，心头无限感慨。

牟世杰道：“桑岛主，你去立个头功。以你的绝世神功让他们开开眼界。”

群雄一看，只见这人是个五短身材的汉子，相貌也不算怎样奇特，但一脸青气。却是透着古怪，原来这人乃是东海日照岛的岛主，名叫桑石公，所练的武功甚为怪异，本领之高，在扶桑岛属下的七十二岛岛主之中，首屈一指。

铁摩勒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一看此人满脸青气，不觉皱了眉头，心里想道，“看来此人甚是邪门，偏偏空空儿和段克邪都不在这里，我又要留待下一场和牟世杰交手。却教谁去应付他呢？”

正自踌躇，已有一人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铁兄，小弟向你讨令，对付这个妖人。”这人是展元修。他和妻子王燕羽刚好是今早赶到的。

展元修的父母生前乃是邪派中顶儿尖儿的高手，他自己后来又学了正派的内功，可说是正邪兼通，对各种邪派武功，更是见闻广博。铁摩勒大喜道：“展大哥，第一场由你出马，这是真好不过的了。”

牟世杰一见展元修出场，认得他就是那晚在悬崖上横空飞索，救了楚平

原的那个人，也不觉吃了一惊，悄悄嘱咐桑石公道：“此人功力极深，不要和他硬拼掌力。”

桑石公丝毫不以为意，哈哈笑道：“少岛主放心，这小子纵有几分本领，又何足惧哉？”大踏步走出场心，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我就是一对肉掌，你用什么兵器？”

展元修道：“随你划的道儿，你不用兵器，展某自然也是一对肉掌奉陪。”桑石公道：“好，那就接招吧！”二话不说，脚踏洪门，一掌便是当胸劈下。

展元修见他如此傲慢，勃然大怒，力透掌心，立即还招。

双掌一接，展无修觉得对方的掌心冷冰冰的，简直不似是血肉之躯，饶是他艺高胆大，也不禁心头一凛，“敢情这是中土失传的修罗掌的功夫？”他小时候曾听父亲谈过这种邪派毒掌，能令人身受阴寒之毒，除非自己功力比对方高出许多，能够在十招之内打败对方，否则时间一长，被阴寒之毒侵入经脉穴道，那便是不治之症。他父亲也只是知道有这门功夫，却不懂如何破解。

双方交了一掌，桑石公退了两步，展元修则不过晃了一晃。可是桑石公虽然稍稍吃亏，却并未跌倒，足见功力也不是差得很远。展元修吃了一惊，自忖在十招之内，实是极难取胜。桑石公也是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怪不得少岛主叫我不可和他硬拼掌力。”

桑石公身躯肥矮，却是甚为矫捷，当下使出一套游身八卦掌的功夫，不待掌力接实，一沾即退，一退复进。如此打法，他掌心所蕴的寒毒，虽然不能迅速侵入对方身体，但却是个有胜无败的安全战术，时间一长，展元修必将因中毒而功力削弱。

展元修心里想道：“这第一场可不能折了铁大哥的威风。好，拼着得个不治之症，非把这妖人击倒不可！”主意打定，蓦地一声大吼，双臂箕张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的疾涌出去，方圆数丈之内，都在他掌力范围笼罩之下，桑石公无可闪避，只好硬接了他的一掌！

桑石公功力稍逊一筹，接一掌，退一步，接连退了五步，到了第六掌，“蓬”的一声，双掌相交，展元修上身微晃，手指也微微发颤，桑石公却已站稳了脚步，不用后退了。

原来这样剧烈的对掌，侵入展元修体内的寒毒扩散得极为迅速，到了第六掌，只觉血脉都似乎快要冻得凝结了。幸亏他功力极厚，还不致于给寒毒侵入经脉穴道。

转瞬之间，只听得“蓬”“蓬”两声，双方又对了两掌，展元修退了两步，脸上也开始出现青气。

铁摩勒看出不对，叫道：“展兄，胜负不必太过看紧，还有第二场，第三场呢！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展元修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蓦地又是一声大吼，跳将起来，双掌以“力劈华山”之势劈将下去，桑石公还了一招“天王托塔”，身躯一矮，双掌向上一推，他只道展元修元气大伤，到了此际，功力已不如他，哪知四掌碰个正着，对方的掌力竟是大得出奇，只听得“喀喇”一声，桑石公双臂齐折，倒了下去！

原来展元修自忖在十招之内，决计胜不了桑石公，但若一满十招，自己的功力已是封闭不住穴道，势将被寒毒侵入，变了个终身残废，他权衡利害，索性冒险用了邪派中的一种怪异的功夫，最为耗损元气的“天魔解体大法”。

“天魔解体大法”在自伤身体之后，功力可以骤然增加一倍，那口鲜血是展元修自行咬破舌尖喷出去的。他硬接了桑石公的九次毒掌，功力虽然是大不如前，但在增强一倍之后，却又要远胜于桑石公了，桑石公如何还能招架？

这一下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群雄一惊之后，正待欢呼，忽听得展元修闷哼一声，也倒下去了！

铁摩勒大惊，连忙奔出将展元修抱回来；那边牟世杰的手下，也把桑石公抬了回去。他们两人都是伤得很重，昏迷不醒人事。不过桑石公是给展元修的掌力震伤了内脏的；展元修虽也受到寒毒，但主要却是由于他运用“天魔解体大法”，自伤元气的。两方的人都忙于救治。

铁摩勒这边，空空儿，辛芷姑，磨镜老人，疯丐卫越等人都不在场，群雄之中，高手虽然不少，但却找不到第二个人具有像铁摩勒这样的上乘内功，而展元修的内伤，却必须有第一流内功的高手推血过宫，铁摩勒丝毫也没想到本身利害，立即便给展元修运功疗伤。

幸亏展元修本身功力也很深厚，过了片刻，便醒转来，见铁摩勒正在给他推血过宫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铁大哥，你就要下场了，怎可为我耗损功力？行啦，我已经可以自己运功了。”

桑石公双臂断折，牟世杰理也不理，只叫手下给他敷药驳骨，便即出场。大声说道：“刚才这场谁胜谁败，还未判定呢。铁摩勒，咱们可先得议论议论。”

辛天雄冷笑道：“这还有何可议之处？在场的人人都有一双眼睛，你们的桑岛主双臂断折，重伤倒地，谁不瞧见？这一场当然是你们输了！”

牟世杰大声说道：“你们的展元修不是也重伤倒地了么？不错，我们的人是折臂在前，但你们的人口吐鲜血，却又在我们的桑岛主之前。若以受伤先后来判胜负，还应该是你们输了！”

辛天雄大怒道：“放屁，这也有得混赖的么？受伤也有个轻重之分，……”牟世杰喝道：“我好歹如今还是你们的盟主，你怎可出言不逊，无礼执甚！”辛天雄忍着气道：“牟世杰，你讲不讲理？”牟世杰道：“我正是要与你们讲理。论到受伤轻重，他们都是内伤，谁轻谁重，实是难以判定。依我之见，公平来说，即使不算你们输了，最多也只能算是打个平手。”

铁摩勒不愿和他纠缠不清，当下走出场来，说道：“好吧，就依从你，这一场算是打个平手。”

牟世杰哈哈笑道：“铁摩勒，到底是你懂得一点道理。好，那么这一场就该我与你交手了！”

铁摩勒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世杰，你当真是直到如今还未悔悟么？”牟世杰冷笑道：“你要说的话我早已听得厌了。我不想再听你的教训，别再哆嗦，亮剑吧！”原来牟世杰看出铁摩勒给展元修疗伤，已耗损了不少功力，他心存侥幸之想，故此要趁铁摩勒未恢复功力之前，赶快迫他动手。

铁摩勒抱剑立在下首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好吧，你既然定要动手，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请！”在双方胜负未决之前，铁摩勒严格遵守绿林规矩，仍然待牟世杰以盟主之礼。故此立在下首，让他出招。

牟世杰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，他要趁着铁摩勒气力未恢复之前，先发制人，铁摩勒一个“请”字刚出，他已迫不及待的一剑便刺出去。

虽是迫不及待，亦是蓄势已久，一剑刺出，只见精芒电射，剑尖刺穴，

剑锋切肋，剑柄撞腰，一招三用，把扶桑一脉的上乘剑术发挥得淋漓尽至，群雄中不乏剑术名家，但看了他这一招，都是不禁惊心骇日！有的想道，“若是我用这招，至多只能兼用剑尖刺穴，决不能似他这样招里藏招，再用剑柄撞腰。”有的想道，“这一招真是匪夷所思，扶桑岛的剑术果然名不虚传！”有许多参加过上一次绿林大会的更是暗暗吃惊，“这小子的剑术从前虽然也很不凡，但究竟还有脉络可寻，如今却似神出鬼没，叫你怎么也猜想不到它的变化！嗯，铁寨主可不知是否应付得了？”

原来牟世杰自从上次与铁摩勒交手之后，心里也自明白是铁摩勒让他。他才得以侥胜的，故此对铁摩勒的剑法，日夕筹思破解之道，待到他叔父重履中原，他又向叔父请教，创出了许多专为对付铁摩勒的新招，在他说来，倒是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的。

就在群雄惊心骇目，屏息而观之际，只听得金铁交击之声，宛如虎啸龙吟，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。铁摩勒竟然接连退了三步。在这一仗未开始的时候，人人都以为铁摩勒是必胜无疑的，如今却又不禁暗暗为他担心了。

但群雄固然是暗暗吃惊，牟世杰心里也是暗暗颤栗。铁摩勒退是退了，但却隐隐藏着反击之力，牟世杰那么凌厉的攻势，竞似碰上一堵无形的墙壁，无法突破。

牟世杰原定的战略本是以守代攻，拖到他叔父赶来的，后来看见了铁摩勒运功为展元修疗伤，牟世杰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知道如此一来，铁摩勒必要大耗真气，这才临时改变战略，想来个速战速决。

如今双方交手三招之后，牟世杰试出铁摩勒的功力确是减了许多，但潜力还是极为深厚，并不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，要想速战速决，只怕难以实现。这时牟世杰端的似是骑上了虎背，不知如何才好，但倘若时候一长，铁摩勒功力渐渐恢复，牟世杰更难侥幸。因此，牟世杰只好硬着头皮，仍然采用快速进攻的战术。

牟世杰攻势展开，宛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上。铁摩勒脚踏五行八卦方位，步步后退。每退一步，就消去了牟世杰的一分攻势。但由于双方用的都是世所罕见的上乘武学，而牟世杰正当盛年，气力也不至于一时衰竭。因此在场的群雄，除了铁摩勒的岳父韩湛一人而外，其他的人，都是看不出其中盈虚消长的巧妙，只是看见铁摩勒步步后退，都不禁为他担心。

牟世杰越攻越狠，奇招妙着，层出不穷，铁摩勒则只是使出一套大开大阖的家传剑法，相形之下，更显得牟“巧”铁“拙”，但不论牟世杰使出如何奇诡莫测的剑招，却都给铁摩勒一一挡了回去。

场中武功最高的人，除了韩湛之外，就要数到展元修，他苏醒之后，顾不得回去治伤，仍在场中观战。看到精彩之处，不禁叹道：“我学了十七家剑法，如今才知道都是野狐禅。但牟世杰的剑法虽然精妙无比，却也还不及铁摩勒的重拙。精妙的境界，只要有一份聪明才力，还不难达到，重拙的境界却非加上苦功，还得心地宽宏才行。只是重拙胜于精巧的奥义，却非等闲人所能领略了。”他看了这一场斗剑，得益甚多，后来也成为一派宗师，那是后语。

就在他说这几句话的时间，铁摩勒又已接连退了七八步，看来已被牟世杰的剑势罩住，情形似乎越来越是不妙。王燕羽在丈夫身旁，担心说道：“元修，只怕铁大哥气力不够，重拙的剑法，难以发挥。”展元修看得出铁摩勒的剑法可以克制得住牟世杰，但也还未看得出此消彼长的盈虚消息，王燕羽

所说的也正是他担心之处："铁摩勒若是输了这场，那就真是我连累他了。"他没有回答妻子的说话，只是凝神观战。

铁摩勒的妻子韩芷芬也在场观战，她听了展元修夫妇这一番议论，更是担心，正想问她父亲，忽见韩湛面上露出一丝笑意。韩芷芬心道，"摩勒正在不住后退，怎的爹爹却高兴起来了？"心念未已，只见牟世杰唰唰两剑，左一招"万里飞霜"，右一招"千山落叶"，两道剑光，交叉穿插，"嗤"的一声，剑光过处，铁摩勒的衣襟已被削去了一幅！

韩芷芬大惊道："爹爹……"她底下的话未曾说出，韩湛已在笑道："牟世杰的攻势至此已尽，你看摩勒已在转弱为强了。"话犹未了，韩芷芬抬头望去，只见铁摩勒剑光霍霍，果然是有了转机，虽然还未能迫使牟世杰后退，但已是站稳了脚步，有守有攻了。原来经过了数十招之后，铁摩勒已是恢复了八成功力，稍稍胜过了牟世杰了。

铁摩勒沉声喝道："牟世杰，你认输了吧。"要知高手比斗，实是难以让招。第一次铁摩勒与牟世杰争夺盟主之时，牟世杰与他相差尚远，剑法也没有如今狠辣，铁摩勒勉强让他一招，还险险给他失手伤了。如今铁摩勒的本领虽然仍是胜过他不止一筹，但功力未曾完全恢复，铁摩勒若然手下留情，牟世杰焉能将他放过？铁摩勒自付没有把握可以恰到好处的将他打败而不至令他受伤，所以叫他认输，这实是念着旧日情份，不愿伤他的一番好意。

牟世杰在众叛亲离的境遇之下，已是丧失了理智，哪里就肯拱手认输？铁摩勒的一番好意，反而给他当成了奚落。当下哼了一声，不予答复，趁着铁摩勒说话的当儿，唰唰唰又是连环三剑。

牟世杰咬紧牙根，心里想道，"如今已是日上三竿，叔叔也应该来了。我即使输了这场，第三场也可以由叔叔扳回，仍然可以保住盟主之位。"正是由于还存着一线希望，牟世杰已拼着豁了出去，和铁摩勒厮拼，使的竟是最狠辣的一套伤残剑法。

这连环三剑凌厉非常，剑剑都是指向铁摩勒的要害穴道。铁摩勒见他如此冥顽不灵，难以理喻，不禁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祸福无门，由人自召。好，你既是执意违背绿林公意，还要贪恋盟主之位，我也只好把你打败再说了。"

牟世杰一口气攻出了七七四十九招，铁摩勒兀立如山，沉着应付，一一化解。待他攻势告一段落，正要变招之际，铁摩勒蓦地一声长啸，把剑抡圆，当作大刀来使，这是铁摩勒自创的一套剑法，当日在大校场中，就是用这套剑法杀了"七步追魂"羊牧劳的。

牟世杰沉声喝道："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"心里则在不断叫道："叔叔，快来，快来！"他展开了游斗的战术，将准备好的对付铁摩勒的一套剑法使将出来，当真是瞬息百变，奇诡绝伦！他意欲以游身缠斗的战术来挨多一些时候，而且这段剑法既是专为应付铁摩勒而准备的，他也就难免还存有一点侥幸的念头，说不定还可以将铁摩勒伤了。

哪知铁摩勒这套自创的剑法，刚猛无伦，任是牟世杰的剑招奇诡百出，依然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铁摩勒的长剑抡圆，泼水不进，哪里有隙可乘。

正在激战之中，忽听见牟世杰手下轰然大呼："岛主来了！"铁摩勒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也早已远远看见了牟沧浪的身形出现，而且和他一同来的还有空空儿、辛芷姑跟他的师父磨镜老人。

铁摩勒怔了一怔，又惊又喜，要知他最担心的就是牟沧浪不明是非，万一恃强行事，那就要造成武林浩劫；另外他也放心不下空空儿与辛芷姑，这

两人都是火爆一般的性子，只怕他们要与牟沧浪拼个你死我活。如今见着牟沧浪与空空儿等人竟是一同回来，当然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心道，“看这情形，难道他们早已化敌为友了？”铁摩勒猜中了一半，他们确已是化敌为友，但他们亦是早拼过了你死我活了。

高手比拼，那容稍有分心？铁摩勒只道牟沧浪等人一来，就可以进行调解，因而对牟世杰的防备也就没有先前那么凝神注意。牟世杰趁着他一怔之际，突然使出杀手，唰了一剑，便向着铁摩勒胸口刺来。

这一剑是最凶狠的拼着两败俱伤的剑法，铁摩勒侧身一闪，唰的一下，肩头已着了一剑。牟世杰的攻势还有伏招，未曾使尽，剑锋一转，又抹向他的咽喉。铁摩勒在性命俄顷之际，无暇思索，迫得也使出救命的绝招，长剑抡圆，“呼”的便劈下去！

牟沧浪失声大叫道：“铁大侠，剑下留情！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，“■嚓”一声，火花四溅，卓世杰那柄青钢剑已是断为两截。铁摩勒削断了牟世杰的兵刃，余势未衰，他那口剑仍是直劈下去，牟世杰只觉头皮一片沁凉，暗叫“我命休矣！”忽地只觉剑风掠面而过，却不见动静，睁眼看时，只见铁摩勒已在数步之外，早已插剑归鞘了。铁摩勒倒不是因为听见牟沧浪的叫喊这才收手的，他本来就无意伤害牟世杰的性命，因而才能够及时撤招。要不然若是听到呼喊这才收手，早已迟了。

双方用的都是一柄普通的青钢剑，但铁摩勒在受伤之后还能够将牟世杰的剑削断，功力之高，有目共睹，胜过牟世杰何止一筹。这一场不用宣判，当然是铁摩勒赢了。

牟世杰败得如此之惨，当然是面目无光，但心里却也是又惊又喜，“毕竟把叔叔盼到了。这最后一场，他们那边无人能敌。”

心念未已，牟沧浪已是到了他的面前。牟世杰还未来得及张口说话，只听得牟沧浪已是沉声说道：“孽障，到了这个田地，你还不认输么？”

牟沧浪在重伤之后，精神还未完全恢复，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在牟世杰听来，却宛如晴天霹雳，他当作唯一靠山的叔叔，竟然要他认输！牟世杰张大了嘴巴，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半晌，问道：“叔叔，你说什么？”

牟沧浪面挟寒霜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要你向天下英雄谢罪，你跟我回转扶桑，从今之后，不许再履中原！”

牟世杰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颤声说道：“叔叔，你武功盖世，这么容易就认输了？”

牟沧浪道：“你的所作所为我都已知道了，你不用再蒙骗我，也不用再激恼我啦。天下唯有德者居之，并不是只凭武功就可以服人的。若论武功，咱们的师祖虬髯客胜过咱们不知几十百倍，但他见李世民便即推枰敛手，这才是大英雄、真豪杰的胸怀！我小觑了当世英豪，命你逐鹿中原，这是我的过错。如今看来，即使李唐可以取而代之，也还轮不到你。就说此刻在场的铁摩勒、铁大侠吧，论武功，论气度，你自问可以有哪样比得上他吗？你听我的劝告，快快向天下英雄谢罪了吧！”他说话多了，禁不住连连咳呛。牟世杰这才知道，他叔叔原来已是元气大伤。

牟世杰登时如坠入冰窟之中，最后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心道，“连叔叔也要迫我谢罪，哎，天下之大，只怕只有朝英才是与我同心的了。”

他正在想起妻子，忽听得马铃声响，正是史朝英的心腹侍女赶了回来。牟世杰连忙问道：“我叫你去接小姐的，小姐呢？”

那侍女下了坐骑，走到牟世杰跟前，讷讷说道：“小姐她抢了我的坐骑，我以为她早已回来了。我连忙抢了别人的坐骑……。”

牟世杰大为着急，说道：“快去打听了，快去打听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史朝英的另一个心腹侍女，亦已回来，接着说道：“不用打听，小姐的消息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牟世杰道：“怎么样？快说，快说！”那侍女道：“在这里不方便说，请姑爷进帐说话。”

牟世杰怒道：“我要你说，听到了没有？”要知他此刻已是神智混乱，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中，心中只是想道，“我处境已是如斯，什么坏消息我也不在乎了。”因此急于知道妻子的结果，非迫那侍女说话不行。

那侍女神态尴尬，无可奈何，只好说道：“我在半路碰见小姐，她和段克邪两人合乘一骑，跑了！”牟世杰大叫道：“什么，她和段克邪跑了？”他本来是准备接受任何坏消息的，却不料是这么样的一个坏消息，是出乎他想象之外的坏消息！当真是比听到史朝英死了，还更难受！一个打击之后接着又一个更重的打击，他的精神，意志登时全都崩溃！

这消息突如其来，人人都是意想不到。给这消息大大震惊了的，除了牟世杰之外，还有一个史若梅。不过牟世杰是由震惊而至绝望，史若梅则是从惊奇之中感到恐惧。

史若梅失声叫了出来，也似突然给人重重击了一下似的，摇摇欲坠。聂隐娘、方辟符在她身边，连忙将她扶住。史若梅颤声道：“克邪，他，他怎么会，……”聂隐娘道：“你不可疑心克邪，这一定是，是……”史若梅道：“我知道，一定是那妖女作弄他的。唉，不知给他吃了些什么迷魂之药？”要知段克邪武功远远在史朝英之上，史若梅怎知他是给牟沧浪点了穴道在前，这才给史朝英所擒的。

会场为这消息引起了一阵骚动，倒把牟世杰的事情暂时撇开了，牟沧浪难过之极，说道：“世杰，你娶的好妻子！好吧，有妻如此，不要也罢！你先办了正事，再去清理家门吧。”

牟世杰一片茫然，这一瞬间，他脑子里空洞洞的似乎连思想也没有了。场中的骚动，他叔父的说话，他都已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

过了半晌，辛天雄大喝道：“牟世杰，你老婆的丑事你自己去理，这与我们无关。如今就等你一句话，这盟主你还有脸再做吗？你出不出来赔罪？”

牟世杰缓缓走出场心，心中苦笑：“说什么一条红线上拴着的两只蚂蚱，到头来看我是冰山已倒，她就投到别人的怀抱去了。”

众人都以为他是出来赔罪，人人的眼光都注视着他，牟世杰的眼光却缓缓的从众人面上掠过，终于停在一处，在那地方，聂隐娘与方辟符正是肩并肩的站在一起，他们正在喁喁细语，并没有正眼看他。

牟世杰心中一阵凄酸，“要不是我当日走错一步，我与隐娘岂不是神仙眷属，武林侠侣？嗯，是我利用了朝英呢，还是朝英利用了我呢？此刻，隐娘的心中，除了姓方的小子之外，还有没有我呢？”他把眼望去，聂、方两个人靠得更近了，两个头并在一起，他根本无法“捕捉”聂隐娘的目光，当然更无法“捕捉”她的心思了。

牟世杰忽地叫道：“这着棋我是走错了。一子错，满盘落索，夫复何言！”抽出剑来，猛地就朝着自己胸口一插！

这一下变出意外，连牟沧浪都想不到侄儿会自杀的，过去救时，已是来

不及了！

牟沧浪大吃一惊，飞奔过去，用封穴止血之法，点了牟世杰脑后的“神庭穴”，只见插入他心脏的那柄长剑，只剩一截短短的剑柄露在外面，纵有华陀再世、扁鹊重生，那也是难以挽回他的性命了。

牟世杰如此下场，虽说是罪有应得，但关系叔侄之情，牟沧浪毕竟还是十分难过，想道：“这孩子自小聪明，自幼又失了父母，我只道他材堪大用，不免姑息了些，唉，他今日落得如此下场，这也是我教导不周之故。”

牟沧浪咽住了眼泪，在牟世杰耳边说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要交代么？”牟世杰的利剑插正心房，本来要立即身亡的，却因得他叔父封穴止血，还留着一口气，当下嘶声说道：“待她孩子养了出来，要孩子，不要母亲。……叔叔，你……哎呀，我、我好痛苦，你给我……”牟沧浪道：“好，你说的我都明白了，你好好去吧。”一指点了他的“死穴”，将剑拔了出来，牟世杰登时气绝。

牟沧浪抹了眼泪，将一个侍者招来，吩咐他道：“你把少岛主抬去火化，将骨灰带回扶桑。”

铁摩勒念起往日的交情，也不禁有点怆然，心道，“你若能听我几分劝告，何至便有今日？”但在这样的场面之下，他却不知如何去安慰牟沧浪。

就在此时，两个黄衣人匆匆跑进场来，正是奉了牟沧浪之命，押解楚、段二人的那两个侍者。他们见着同伴正在将牟世杰的尸体抬出去，不觉愕然。

牟沧浪沉声道：“你们为何不听我的命令？段克邪呢？”那两个侍者道：“侄少奶说是你叫她提人的。我，我们不知道她是假传命令。”

牟沧浪无心再问楚平原的下落，便对那两个恃者说道：“我给你们三年期限，你们务必要找着侄少奶，倘若她养下孩子，你们把孩子抱回来，至于侄少奶，你们就不必管她了，让她师父惩处她。”那两个侍者莫名其妙，相顾骇然，不敢多问，只好唯唯遵命。

牟沧浪一声悲啸，面向着那四十二家岛主，蓦地喝道：“你们都随我回去，从今之后，不许再致中原生事！”

铁摩勒、空空儿上前送行，铁摩勒道：“牟老前辈，我很抱歉……”牟沧浪道：“铁大侠，你对世杰已是尽了心了。我交了你这个朋友，我很欢喜。但今后我大约也不会再履中原了。空空儿，对不住，你们这杯喜酒，我也不能喝啦。”正是：

血洒中原王气黯，推枰敛手最怆怀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　灾祸频来遇魔女　生死与共劫情郎

牟沧浪一走，扶桑岛的侍者和那四十二家岛主也都跟着他一同走了。这绿林大会便出乎意外的匆匆结束，群雄一致拥戴铁摩勒作新盟主，自是不在话下。

段克邪未见回来，众人正在担忧，忽听得展元修说道：“咦，那不是平原吗？他回来了！”

只见楚平原衣裳破碎，身上带伤，脚步踉跄的跑进场来。铁摩勒等人又惊又喜，连忙扶他进帐敷伤。楚平原道：“我这点伤不要紧，你们快去追那妖女，她把克邪劫走了。”

原来段克邪与楚平原都是被牟沧浪点了穴道的，但轻重却有所不同。牟沧跟深知段克邪的内功已到一流境界，所以用的是重手法点穴；重手法点穴若是施之于功力稍弱之辈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，楚平原的功力其实与段克邪乃是在伯仲之间，但牟沧浪未曾见过他的功夫，而他的用意本来又不在于伤害他们，他怕楚平原受不起，用的只是普通手法的点穴。

那两个侍者背着他们下山，刚到铁黎峰下，楚平原已经自行运气冲关，解开了穴道。背着他的那个侍者武学造诣亦颇不凡，听得他呼吸气息有异，正待放他下来察看，楚平原陡地大喝一声，缚着他手足的粗绳已是寸寸断裂。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，就在铁黎峰下，与那侍者打将起来。

十招之后，楚平原血脉渐渐舒畅，功力已恢复了五六分，掌力加强，打来得心应手。迫退了那个侍者，便冲上去对付另外一个侍者，意欲解救段克邪。

背着段克邪那个侍者十分狼狈，他眼看同伴抵敌不住，要想放下段克邪上前助战，又怕被人抢去。但若背着段克邪，功夫却怎能施展得开？只怕连自己也要被对方伤了。

楚平原正在把那两个侍者迫得手忙脚乱，眼看就可以把段克邪解救下来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史朝英飞驰而来，她一看这个情形，已知段克邪定是被牟沧浪以重手法点了穴道，所以尚未能解开，心中大喜，连忙叫道：“把这姓段的小子交与我！”

那侍者只听命于牟沧浪，史朝英要他交人，他不敢立即答应，问道：“侄少奶，你这是可曾得到岛主的允许？……”楚平原大为着急，加紧进招，那侍者话犹未了，“嗤”的一声，衣襟已被他扯去一幅，幸而楚平原的目的只是要把段克邪抢过来，他也怕误伤了段克邪，不敢施展杀手，要不然这一抓就可把那侍者胸膛抓裂。但也正由于他不敢施展杀手，也就抢不到段克邪。

但虽然如此，那侍者已是吓出一身冷汗。史朝英假装发怒，说道：“当然是叔叔叫我来提人的，你竟敢来盘问我么？你眼中还有我这个主子没有！”

史朝英毕竟是牟沧浪的侄媳，那侍者一来不敢疑心她会说谎；二来他着了楚平原一抓，也巴不得抛开这个“包袱”，既有史朝英奉了岛主之命，要他将段克邪移交，正是最好不过。

那侍者叫道：“好，接住他！”反手将段克邪抛开，楚平原急怒交加，骂道：“好个妖女，你还害得他不够吗？”纵身去抢，史朝英一手挥刀劈下，一手接人，那两个侍者也从两侧攻他，楚平原抢不到人，险险又着了史朝英一刀。史朝英哈哈大笑，接过了段克邪，如获至宝，立即快马加鞭，一溜烟的跑了。

段克邪已给史朝英抢去，楚平原无心恋战，杀退那两个侍者，便即回来。

众人听了楚平原的报告，都是忧心不已。辛芷姑道：“真是孽障，都怪我从前宠坏了她。”史若梅道：“克邪他穴道未解，不能动弹，岂非要任凭那妖女摆布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聂隐娘却小声笑道：“克邪是因穴道未解，这才受她劫持，我以为你倒可以放心。”史若梅最怕的是段克邪给史朝英花言巧语所诱惑，聂隐娘说中了她的心事，倒去了她心上一块石头，粉面微红，不再言语。

卫越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事不宜迟，那就快去追赶吧。”楚平原敷上了金创药之后，也要同去追赶。当下五个人分成三路，卫越、楚平原本领高强，不怕史朝英伏有帮手，他们各自一路。史若梅则与聂隐娘、方辟符一路。伏牛山大寨是在北方，料想史朝英不会向这个方向逃跑，他们分作三路，便向东南西三路搜寻。

史朝英骗得了段克邪作为俘虏之后，便快马加鞭，急急逃跑。她这匹坐骑是牟世杰当年所劫的一匹御马，脚力不在秦襄赠与铁摩勒那匹骏马之下，登山涉水如履平地。伏牛山绵延五百里，她一路马不停蹄，饿了就吃干粮，到得黄昏时分，已经走了三百多里，高处望下，已经可以看到山下的平原了。史朝英笑道：“料你的表哥铁摩勒插翼难追。且在这松林里过一晚，明早再和你下山吧。”抱起段克邪进入松林，段克邪穴道未解，但神智却很清醒，心中暗暗叫苦，不知史朝英要如何磨折他。

松林里还有未曾溶化的积雪，月光从树叶的缝隙漏下来，严如铺了满地银霜。史朝英柳眉微蹙，在月光下若有所思，竟是一副满怀幽怨，楚楚可怜的样子。

段克邪闭了眼睛，索性不去看她，心里想道，“这妖女不知又在打什么怪主意了？真想不到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，却生了一副蛇蝎心肠。”

忽听得史朝英幽幽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世杰，不是我想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可得原谅我的苦心才好。”

段克邪颇觉诧异，心道，“原来她还记得她的丈夫，却又为何要捉弄我？论理来说，今天是她丈夫的成败关头，她若然心里还有丈夫，就该与他共同患难才是。她把我挟持到这里来，却把她丈夫抛下，真不知是什么心思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脚步声似乎渐渐远了，段克邪大为奇怪，睁眼一看。史朝英果然已经离开了他，连背影也不见了。

段克邪心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她就只是为了与我开一场玩笑？”

段克邪默运玄功，将真气凝聚，冲击受封的穴道。但牟沧浪的重手法点穴非同小可，段克邪虽然已经可以运气冲关，迫切之间，还是未能解开穴道。

过了约一至香的时刻，段克邪看看已有成功之望，忽听得树林沙沙作响，史朝英分枝拂叶，又回来了。只见她提着一个皮袋，刀尖上穿着两只山鸡。

史朝英柔声说道：“你一天没有喝水，也没有吃过东西，一定是又渴又饿了。你先喝一口水，我再烤山鸡给你吃。”

段克邪心道：“我才不要你这样好心。”可是他穴道未解，只能任她摆布，史朝英解开皮袋，原来里面盛的乃是清水。史朝英托起他的下巴，用巧妙的手法一捏，段克邪的嘴巴不由得大大张开，史朝英就灌他喝了几大口水。

段克邪一着急，真气猛地一冲，竟然把被封的穴道解开，立即施展轻功，向史朝英那匹坐骑奔去，哪知跑了几步，忽觉得头晕目眩，四肢乏力，不禁连连喘气。史朝英突然悄悄的来到他的身边，轻轻一推，便将他推倒了。

史朝英笑道：“ 你歇歇吧，你已经不能使用气力了。 ”段克邪又惊又怒，挣扎起来，骂道：“ 你，你这妖女，你捣什么鬼？ ”

史朝英在他肩头一按，又把他按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 也没什么，我不过在水里放了一撮酥骨散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从前也是曾给我用酥骨散活擒过一次的，这回我可不能轻易给你解药啦。 ”

段克邪怒道：“ 史朝英，你为何要屡次三番害我？ ”

史朝英道：“ 我的丈夫死在你们手里，你难道还不能为我受些儿委屈？ ”

段克邪道：“ 你怎知你丈夫已死？你一早就与我上马奔驰，又没有参加绿林大会。 ”

史朝英道：“ 老实告诉你吧，世杰的叔叔已不肯帮忙他了。 ”段克邪道：“ 那也不见得你的丈夫就会死啊。我知道我表哥铁摩勒的打算，他只想你的丈夫悔改前非，并不想要他性命。即使他不肯悔改，也只是不要他当盟主而已。谁说铁摩勒就要杀你丈夫？ ”

史朝英叹口气道：“ 你只知道你表哥的打算，你却不知道我丈夫的性情。他是心高气傲的人，岂能受得折辱，我料想这个时候，他一定已经自杀了！嘿，嘿，如今你可知道我为何要把你抓来了吗？ ”笑声凄厉，听得段克邪也不禁有点毛骨悚然。说道：“ 你待怎么？你要杀了我为你丈夫报仇？ ”

史朝英冷冷说道：“ 论理世杰虽然不是死在你的手上，至少也有一大半是因你而亡。但，我不杀你，我还要留着你伴我呢！ ”

段克邪大吃一惊，道：“ 我宁愿你杀了我！ ”

史朝英“ 瞟 ”他一眼，眼角隐含笑意，却又似笑似讽地说道：“ 克邪，你以为我是顾念旧情，不杀你吗？不，我嫁了世杰，我就要做他的好妻子。我这是为了世杰的缘故。 ”

段克邪莫名其妙，“ 只要她是全心全意为她丈夫，我倒是可以原谅于她，只不知她是真是假？ ”当下说道：“ 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我还是不明白。 ”

史朝英面上一红，道：“ 那我就老实对你说了吧。我肚子里有着牟世杰的孩子，我已经怀了三个月孕了。我知道，你们那些人恨极了我，我的师父，你的师兄，铁摩勒，疯丐卫越这些入全要杀我…… ”

段克邪忙道：“ 不，他们若是知你有孕，一定不会杀你！ ”

史朝英冷笑道：“ 我不相信任何人。到人家杀我之时，那已迟了。你以为就凭你一句话，便可保得我的性命，我也就会轻信于你，放了你么？我只知道，我只有牢牢把你抓在手中，才能保得我母子的平安。 ”

段克邪心里想道，“ 她性情刻毒，也就难免多疑。怪不得会以为人人都是像她这样。看来我要除去她这层忌刻之心，只怕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了。 ”

心念未已，果然便听得史朝英说道：“ 克邪，可真是要屈委你了。我要你伴着我，这酥骨散的厉害你是知道的，你若得不到解药，会在一个月之内，慢慢死去。但你跟着我，我可以每隔半月，给你服半颗解药，让你延续性命。你不能使用武功，但你还会有普通人的气力，可以跟着我一同走路。到了我的孩子出生，三岁之后，我再给你服足量的解药，让你回到你那位史姑娘的身边。我把你牢牢抓在手中，他们投鼠忌器，料想不敢杀我！到我放你之时，你若要杀我泄这三年软禁之恨，我也由你。 ”

段克邪道：“ 你不用如此猜疑心重。倘若牟世杰真是死了，你肯洗心革面，抚养孤儿，那就是个贤母了。我尊敬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会想到杀你泄怨。”

史朝英道：“好，难得你还能同情我、怜悯我，那么，你再依我一件事情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什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一路之上，你须得与我夫妻相称。”

段克邪大惊道：“这、这如何使得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你真是不通人情世故，你试想想，咱们孤男寡女，一路同行，老实说，我也不放心让你离开我的跟前，晚上投宿客店，我是必须与你同住一间房的。若不冒充夫妻，岂不叫人生疑？”

原来史朝英的心情是十分复杂，她把段克邪俘为人质，为的是保护自己与及未出世的胎儿，这倒不假。但若说她是真的忠于牟世杰，那却未必尽然。她对段克邪总还是未能忘情，也未始没存有“弄假成真”的希望。她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牟世杰，那不过是为了解除段克邪心中的防范而已。

段克邪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决不能与你夫妻相称！”

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有人“噗嗤”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史姑娘，这小子不愿作你丈夫，就让我来充当吧！”

树上跳下一个人来，头尖腮削，活像一头猕猴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精精儿。

史朝英怒道：“你这老猴儿，敢讨我的便宜。”精精儿道：“反正你要找个丈夫；假的也好，真的也好，我都愿意。”

史朝英道：“亏你还是世杰生前的好朋友呢，好不要脸！”段克邪也斥道：“精精儿，师门的颜面都给你丢尽了，你怎能欺负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。大师兄若知此事，定要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！”

精精儿道：“你这小子的性命都捏在我的手里，还要啰唆！”段克邪无法抵抗，给他一指点了哑穴，做声不得。精精儿回过头来，冷笑说道：“牟夫人，你迫这小子做你丈夫，倒是很要面子呀！哼，哼，咱们老大别说老二，你不是正人，我也不是君子。八两半斤，彼此，彼此！”

史朝英又气又恼，又是恐惧，饶她智计多端，急切之间，也想不出办法对付精精儿。

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到底是小白脸占便宜，你嫌我貌丑，看不上我，是吗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你别乱说，我将他俘为人质，这是要将他当作护符，精精叔叔，俗语说得好，留得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请你高抬贵手，说不定日后咱们也还可以彼此帮忙呢。”精精儿笑道：“这才像个话儿。好吧，咱们就正正经经的谈一桩交易吧，我不做你的丈夫也成，但这小子我可得把他带走了！”

史朝英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什么，你要将他带走？原来你也在打他主意！”

精精儿道：“不错。这小子刚才说得很对，我是怕空空儿、辛芷姑与我为难，所以我也要把这小子抓来当作护符。”

史朝英连忙叫道：“精精叔叔，且慢！咱们再商量、商量！”精精儿龇牙露地笑道：“商量什么，你愿意与我作冒名夫妻了。”

史朝英无可奈何他说道：“叔叔请别说笑，我想，你我既然都是要把这小子紧紧抓牢，那就不如咱们同一路吧。”要知精精儿武功远胜于她，她心里虽然极不愿意，也不能不自动的提出这个办法。

精精儿道：“你准备带这小子上哪儿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我想去投靠我的另一个师父幻空法师。”

原来这幻空法师乃是青海鄂克沁寺的主持，当年史思明驻军青海，与他

结纳，幻空喜欢史朝英的聪明，曾收她为记名弟子，不过这种师徒关系只是佛门的一种“结缘”，与普通传授技艺的师父不同，而史朝英当时年纪也小，幻空武功虽是不凡，她却没有跟他学过武功。她的全副本领都是后来跟辛芷姑学的。但虽然如此，幻空却是很疼爱她，前几年，当史朝义图谋起兵作乱之时，幻空还曾经来看过她。那次史朝英活擒段克邪，也曾得过他的助力。

精精儿与幻空法师也是旧时相识，但交情不算深厚。听了史朝英的言语，心中暗暗欢喜，“我正苦于无路投奔，灵鹫上人本来与我有点交情，但他那次败给辛芷姑，已不愿与我师兄作对，看来是多半不会收留我的了。幻空法师武功颇高，他还有几个师兄师弟，本领也与他不相上下，躲在他的寺中，正是最妙不过。史朝英虽是诡计多端，但只要我把这小子牢牢捏在手心，谅她也不敢加害于我。”

史朝英瞧他神色，知他已是愿意。心道，“我受你这老猴儿的气也受够了，我也得报复你一下。”当下说道：“精精叔叔，这小子我可以与你共同看管，但咱们一路同行，你还得依我一件事情。”

精精儿道：“哦，你还有什么条件么？”史朝英道：“咱们三个在路上须得装作一家人，委屈叔叔些儿，你就扮作我家的仆人吧。”

精精儿跳起来道：“什么？你要我作听你使唤的仆人？为什么不可以作丈夫，不然也可作父女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我已说过我不能与你作冒名夫妻。作父女吗？你我的相貌又差得太远，你照照镜子看看，你像什么？所以最合适你的身份，便是扮作仆人了。”

精精儿“哼”了一声，还未言语，史朝英又道：“这小子已服了我的酥骨散，只有我有解药。你若要撇开我，独自将他抓去，不出一月，他就要无疾而终。精精叔叔，我怕我师父杀我，你怕你师兄杀你，咱们都是同样存心，只是要把这小子俘为人质，当作护符，你稍受些儿委屈，这也是双方有利的事情呀。”

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好，牟夫人，你也真有一手，我依你就是。只是这小子呢，他又扮作什么？有我与你一起，你总不成还要他作你丈夫吧？”

史朝英道：“他是我的哑巴弟弟，在住居之前，你可以点了他的哑穴。你就以仆人身份伺候他，与他同宿。这样，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精精儿一来也怕一拍两散，史朝英撒起泼来，毁了解药，害死了段克邪对他也无好处；二来他也要藉史朝英的关系投靠幻空法师。当下转而讨好史朝英道：“好好，牟夫人，咱们是义气博义气。牟世杰生前是我知己，我为你受点委屈，也算不了什么。这桩交易，就是这么定夺好啦！”说罢，就把段克邪背了起来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二师兄待你很不错吧，你屡次辱骂于我，我却还愿服侍你呢。”

段克邪落入精精儿手中，自是极为气恼。但转念一想，反正已是不能脱身，有精精儿一路同行，却是要比与史朝英单独相对好得多，最少可以避开了史朝英的纠缠，也未始不是一件幸事。这么一想，也就心平气和，索性听天由命了。

寻找段克邪的人分为三路，楚平原走的是西面这条路，方向倒是对了，但因他的坐骑比不上史朝英的骏马，双方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，他是第三天才走出伏牛山的。在山脚碰上一个樵夫，楚平原向他打听，恰巧那樵夫在史朝英这一行人下山的那个早晨，曾经看见他们，他远远看去，看见“一头大

腥腥”背着一个人追逐骑着马的少女，还惊为怪事呢、楚平原从樵夫口中听到这个消息，猜想“那头大猩猩”一定是精精儿无疑，更是担忧。

一日，楚平原正在沿着岐山山脚的驿道前行，忽见前面有两匹马跑得很快，马背上的两个骑士竟是胡人装束。

楚平原催马赶了一会，那两个骑士的背影看得更清楚了。楚平原不禁又惊又喜，原来这两个胡人正是宇文虹霓的手下，也就是从前在路上曾盗过他和段克邪坐骑的那两个胡人。楚平原心里想道：“史朝英这妖女曾极力笼络小霓子，说不定会去投靠她？”正要飞马赶上前去，向那两个人打听宇文虹霓的消息，忽听得马铃声响，背后又是两骑马赶了上来。马上的骑士也是胡人装束，一个是二十来岁的少年，衣服丽都，似是个贵介公子，另一个中年的粗豪汉子，似是他的随从。

前面宇文虹霓那两个家丁慌慌张张的快马加鞭，后面那个少年大喝道：“还不给我停下！”前面两骑给他一喝，跑得更快。少年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胆敢违抗我的命令！”唰唰两鞭，他那匹坐骑飞一般的直追上去。

楚平原心道，“原来不是一伙的。这小于敢对小霓子的手下如此呼喝，想必是回纥国大有来头的人物了。”当下也快马加鞭，随后追赶。

赶到林边，只听得林中隐隐有吵闹之声，少年发怒的声音说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奴才，你们是吃了老虎的心，还是吃了豹子的胆，快说，你家小姐现在何处？否则我就要了你们的命！”

那两个家丁道：“我们宁可断头，小姐的去处决计不能说与你知道！”那胡服少年大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你这两个奴才，反了，反了！”

那两个家丁倏忽地大声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是奴才。但只是我们小姐的奴才，不是你们回纥的奴才！”

那胡服少年大喝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给我把这两个奴才抓下！”

那两个家丁忽的就扑过去，那胡服少年冷笑道：“你们还不配与我动手！”只见他一个转身，那两个家丁就扑了个空，向前冲出了十数步。楚平原偷看了他的身法，也有点暗暗吃惊。

那粗豪汉子喝道：“躺下！”趁他们脚步未稳，左脚一勾，右掌一劈，一个家丁跌了个四脚朝天，另一个家丁则给他劈得矮了半截，弯腰捧腹，挺不起身。

那胡服少年冷笑道：“知道厉害了么？你们要想找死，我可还要慢慢消遣你们呢！我这条蚊鞭可以打得你们皮开肉烂，看你们说是不说！”

楚平原起初本来还不想插手，但听了他们的说话之后，可不禁怒火勃发，登时就跑了出去，喝道：“你凭什么欺负人？”

那小王爷见树林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，吃了一惊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，敢来多管闲事！”唰的一鞭，就朝着楚平原打去。

楚平原喝道：“滚开！”左手一抄，就要夺过他的马鞭，不料那小王爷鞭法甚是精奇，呼的打了个圈，夭矫如龙，竟从楚平原意料不到的方位打来，楚平原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在间不容发之际，化掌为指。“卜”的一声，将他的马鞭弹开，但饶是如此，衣襟一幅，已给鞭梢扫着，撕裂成了碎片。

那粗豪汉子扑上前去，说道：“小王爷，何须为这臭蛮子动怒，待奴才替你收拾他吧！”那小王爷喝道：“乙辛，小心了！”楚平原空手接了他一招，他已看出楚平原的武功实是非同小可。

乙辛是回纥著名勇士，但对于上乘武学的造诣，却并不怎么高深，他见

楚平原被他的小主人一鞭打碎了衣衫，根本就未曾把楚平原放在眼内。

楚平原卖了个破绽，容他扑到身前，横掌如刀，一掌就朝着他臂弯切下。乙辛精通摔跤绝技，右臂中掌，左臂一弯，穿过楚平原时下，居然把他举了起来。他右臂痛如刀割，但皮粗肉厚，也还可以抵受。

乙辛哈哈笑道：“这臭蛮子不过……哎呀！”原来就在此时，楚平原已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反手扣了他的脉门，一个旋风急舞，不待那小王爷扑上，已用“大摔碑手”的手法，把乙辛抛出了数丈开外，恰好掷进了一丛荆棘之中。乙辛手舞足蹈，衣裳皮肉，给荆棘的倒刺勾住，急切间，哪里挣扎得起来？

那小王爷喝道：“你这汉人，好大的胆子！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你们的皇上见了我也得礼敬三分，你竟敢来冒犯我？嘿，嘿，你要抢夺财物，我倒可以接济你几两银子，或者你不如就跟了我吧。”他不知楚平原何因而来，还只道他是个剪径的强盗。

楚平原冷笑道：“管你是什么人，别人怕你，我偏不怕你。你仗势欺人，我就看不过眼！”

那小王爷“哼”了一声，一脸轻蔑的神情说道：“师陀国是我们的属国，这两个奴才是我们治下的贱民，生杀之权尚且由我，你却来怪我恃势欺人，嘿嘿，这真是太可笑了！”

楚平原大怒道：“闭上你的鸟咀！我不识你们什么主子奴才，我只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你敢欺负他们，我就要你笑不出来！我叫你滚开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那小王爷冷笑道：“你和他们是朋友？嘿，嘿，这真是自甘下流，哼，我明白了，只怕宇文姑娘才是你的朋友吧？”

楚平原道：“是又怎样？废话少说，滚！”

那小王爷满肚皮醋意，冷笑道：“怪不得她一直躲开我。哼，好小子。我要你的命！”他妒火一起，蛮性发作，本来对楚平原有点忌惮的，这时已是被愤怒所遮盖，不理三七二十一，“唰”的向楚平原便是一鞭！

楚平原这时有了防备，焉能给他打中，脚跟一旋，转了一圈，那小王爷趁他立足未稳，急三鞭“回风扫柳”，卷起一团鞭影，向他猛扫。楚平原见他了得，不敢轻敌，掣出宝刀，喝道：“你是主子也好，奴才也好，这是汉人的地方，不能让你行凶。你的威风回国去使吧。看刀！”

瞬息之间，楚平原一口气削出了六六三十六刀，刀光电舞，鞭影翻飞，双方都是快到了极点。刀光鞭影中只听得辟啪声响，楚平原背心着了两鞭，但小王爷那条蚊鞭亦已被他削去了三段，短了一尺有多……。（注：原缺字——编者）

伊克昭盟还是一个原始的牧民部落，牧民居无定所，他们的王公也没有固定的宫殿，而是以帐幕为家，随处流动。平时传达政令，乃是由王公委派的“行人”（官衔）快马向四方驰报。

820 草原上往往几天碰不见一个人，碰见的人也不知道王公现在何处。

楚平原事先没有想到有此困难，但他并不灰心，仍然在大草原上到处寻找。这一日他正在策马前行，忽听得马铃声响，有一队驼马在草原出现，楚平原正想向他们打听，只见前头的几骑快马你追我赶，有两骑马将到他的身边，后面的一骑突然追上，“唰”的一鞭打了过来，他是挥鞭打前面的一个同伴的，却不想他那同伴骑术很好，刚好擦着楚平原的坐骑驰过，那一鞭却

打中了楚平原。

背后那几骑马都是年青的小伙子，有男有女，轰然大笑，有个小伙子唱道：“小伙子骏马跑得快，姑娘的皮鞭打得凶。打在郎身上你心不心疼？哎哟，打得轻了，我只怕他跑掉像一阵风。”

楚平原这才看清楚，原来鞭打他的是个健美的女郎，那女郎绯红了脸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我不是成心打你的。”回头骂道：“讨厌，现在又不是玩刁羊，你怎么胡说八道？这支歌你留待今晚向格格唱吧。”那唱歌的小伙子笑道：“你都不肯听我的歌，贝格格面前我还敢唱吗？”

“刁羊”是游牧民族的一种风俗，也是一种将“骑术”和“求爱”联在一起的游戏。每一年在新年的时候或“团圆节”（八月十五）的时候举行。青年男女，骑上骏马，男的在前，女的在后，男的若给追上，可得任由女的鞭打。看来很是吃亏，但在这狂欢之夜，许多小伙子们还巴不得有姑娘鞭打他。原来姑娘们的皮鞭也不是乱打的，她们打的只是自己心爱的人。有首“竹枝词”道：“秋夜鸣芦管，歌声遍草原，姑娘骑骏马，长鞭打所欢。”就是描写这种风俗的。

楚平原知道此一风俗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今晚就是团圆节吗？”他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，日子都记得不很确实了。但“刁羊”只在新年与团圆节举行，不是新年，当然就是“团圆节”了。

刚才唱歌那小伙子道：“这位大哥，看你装束，你不是我们的族人吧？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楚平原道：“我是从南方来的汉人。”他小时候到过伊克昭盟，虽然只是路过，未曾住下，但却知道这一族人最为好客，决不会因他是汉人而有所歧视。

那小伙子道：“哦，怪不得你不知道了。今晚是萨巴王公举行‘刁羊’，要我们年青人都到他那里去玩，听说他是有意思给贝格格选女婿呢。”旁边有个人怕他不懂，说道：“我们尊称王公女儿做‘格格’，香贝就是萨巴王公的独生女儿。”

那姑娘误打了楚平原一鞭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汉人大哥，你做我们的客人吧。你会不会唱我们的歌？我教你唱。”草原上的女儿性情爽朗，她知道那小伙子是在取笑她，也毫不在乎。

楚平原笑道：“我今晚只是去看热闹，‘刁羊’我是不玩的了。但你们的歌很好听，你肯教我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这群人中本来有个小伙子暗地里喜欢那姑娘的，听说楚平原不玩‘刁羊’，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也参加进来教楚平原唱歌，一路上歌声飘荡，嘻嘻哈哈，十分高兴。

黄昏日落，草原上新月升起，楚平原随着这群人进了一个山谷，山谷是一大块盆地，绿草如茵，有一种不知名字的野花，喇叭形的白色小花朵点缀在绿草丛中，月光下一眼望去，就似缀在锦缎上的珍珠。

靠山的那边，有一排篷帐，帐幕外的草地上烧起一堆野火，草地上满是年轻的男女和他们的马匹，有人已经在那里弹着各种乐器，唱歌跳舞，远远就可看到听到。那姑娘笑道：“咱们来得正是时候。再迟一些就赶不上看摔跤了。”歌舞、摔跤、刁羊是欢度“团圆节”的三项主要项目。

楚平原心道，“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原来萨巴王公就在这儿，不过半天功夫就到了。要是我没有他们带领，找不着这个所在，可又得在草原上大兜圈子了。”

楚平原系好坐骑，和同来诸人挤进里面一圈。那姑娘小声说道：“你看，

我们的香贝格格美不美？喏，就在那边。对了，你看见了。那老年人就是我们的萨巴王公。”

正中帐幕之前坐着王公和他的女儿，楚平原聚精会神的看过去，只见香贝格格披着一袭轻纱，白衣如雪，丰姿绰约，果然是罕见的美人儿。

那姑娘见她如此出神，格格笑道：“汉人大哥，你也给我们的格格迷上了？我们的格格可是不能嫁给汉人的哟。她哪里知道，楚平原的一对眼睛是在寻觅宇文虹霓。香贝格格身边有几个侍女，但却都不是宇文虹霓。正是：

众里寻她千百度，蓦然回首见伊人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　莽莽乾坤谁作主 茫茫思怨此从头

楚平原甚是失望，心里想道，“小霓子若在这儿，应该与王公父女同在一起，却怎的不见她？难道她又到别处去了？”

那姑娘笑道：“别想心事了，咱们去吃东西吧。”原来王公举行的“刁羊”，同时也就是一个通宵的欢宴，树上挂着无数烤熟了的小羊，还有皮袋盛着的马奶酒，随人任意饮食。

楚平原拔出佩刀，学那姑娘的样子，割羊肉来食，那姑娘捧起皮囊，喝了一口，递给他道：“这酒有点酸的，你喝得惯吗？”楚平原咕噜咕噜喝了几口，笑道：“很好呀！”就在这时，忽听得有个熟悉的声音低低“噫”了一声，楚平原心头一跳，连忙抬起头来，四面张望。那皮袋没有拴上，马奶酒倾泻如泉。

那姑娘忙不迭的接过皮袋，说道：“你怎样啦，失魂落魄的！”楚平原道：“我，我想过那边看看。”原来他听到的竟似是宇文虹霓的声音，但看过去却又不见她的背影。

那姑娘道：“看什么？别乱跑，摔跤开始了！”只见场中歌舞已止，腾出一大片空地，有一对小伙子已经上场。摔跤开始，人人都在聚精会视的观看，楚平原自是不好到处走动，扰乱人家的视线。

那姑娘道：“今晚安排的八对摔跤，都是我们族中挑出的女手，有人猜测，王公也许要在这十六个年轻人之中，选一个做他女婿。”

那对小伙子扭着扑打，有时脑袋顶着对方的小腹，有时弯腰抬足，剪刀似的双脚夹对方的脖子，花样百出，技术确很高明，但楚平原却是无心观看。

络绎有人骑马到来，场内看热闹的人围成一个圆圈，旁人都在全神注视摔跤，也不理会他们。摔跤是很快就能分出胜负的，不到一炷香时刻，经过淘汰，只剩下两对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一行四骑来到。旁人没注意，楚平原见了却是大吃一惊。

原来这四个人中，一个就是回纥的“小王爷”拓跋元，一个是他的随从乙辛，这两个是楚平原所认得的。另外两个，一个是年纪似乎比拓跋元还小几岁的少年，衣服丽都，神气十分傲岸，与拓跋元走在前头，另一个则与乙辛同样装束，似是他的随从。

楚平原心里想道，“莫非这厮也得到了消息，是来抓小霓子的？暂且不必理他，且看他有何动静？”拓跋元等一行四人来到，也不惊动众人，系好马匹，便挤进人丛之中，观看摔跤。

这时已淘汰至最后一对，两个摔跤好手相扑，果然十分精彩，巴山扭着卢石的手臂，卢石脚尖一勾，巴山身向前倾，却忽地另一条手臂从对方肘底穿出，横肢一压，两人倏地分开，这几个回合打得不分胜负，众人都是喝彩叫好。

不知怎样一来，众人都未看得清楚他们的动作，卢石突然身躯一矮，把巴山扛在肩上，将他头下脚上的摔下去。这是卢石最拿手的绝招“肩车式”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看得众人眉飞色舞，彩声如雷。

众人正在以为卢石赢定了，哪知又有出人意外的变化。就在巴山头颅已将着地的时候，他的脑袋，突然从卢石胯下钻过，反手一掌，抓着卢石脚踝，大喝一声，一个筋斗翻了起来，卢石给他高高举起，再也无能为力，只好认输。

众人呆了一呆，轰然叫好。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个十分刺耳的声音也在叫道：“ 好，好！我也来凑凑热闹！ ” 声音有如金属交击，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！

场里场外，目光都集中在这人身上，却原来就是与拓跋元同来的那个少年，其他三人跟在他的身后。萨巴王公一见，面色倏变，慌不迭的起立相迎。众人方在诧异，只听得萨巴王公说道：“ 拓跋王子光临，请恕小王有失远迎。”

原来这少年乃是回纥可汗的弟弟，名叫拓跋雄。拓跋元的父亲是他叔父。他比拓跋元小两岁，但身份更为尊贵，是以由他作为主体，晋见萨巴王公。

回纥铁骑纵横长城内外，伊克昭盟的领土虽未受到强占，却也曾被他们骚扰，因此众人知道他是回纥的王子之后，礼貌上虽然不能不欢迎他，心里可着实不高兴。萨巴王公不知他来意如何，更是担了一重心事。

拓跋雄道：“ 今天是团圆节，我听说你在这里举行刁羊，我特地赶来的。你们这位壮士，摔跤的本领很是高明，倒引起我的兴致来了。我也来和他玩玩吧。 ”

萨巴王公道：“ 这个，恐怕不大好吧。王子是千金之体，万一失手，…… ” 拓拔雄哈哈笑道：“ 王公放心好了。我只怕他摔不倒我。他若能摔我一跤，我赏他一百两金子！ ”

他说了这话，又走到香贝格格面前，鞠了个躬，说道：“ 久仰格格美若天仙，今日幸会，果然胜似闻名。要是小王侥幸得胜，可得请格格赏我一点彩物。 ”

众人见这王子如此无礼，心里都是愤怒。香贝格格淡淡说道：“ 王子赢了再说好吗？ ” 拓拔雄笑道：“ 好，好，好！那就马上开始吧，来呀，来呀！ ”

巴山心道，“ 拼着给王公怪责，我也不能让这回纥蛮子侮辱了我们格格。” 当下摆了个架式，说道：“ 王子是远来的宾客，请！ ”

巴山只道一个王子能有多大本领，胜他还不是易如反掌。哪知这回纥王子却是非同小可，一个 “ 穿手 ”，便欺身直进，来抓他的肘骨，要是给他抓着，向后一拗，巴山这条手臂可非折断不可。

巴山双臂一分，铁钳一般反箍过来。拓拔雄的手臂却似涂上了油一般，一沾手便即滑开。双方都没有占着便宜，巴山已是吃惊不小。

两方你来我往，忽合忽分。交手了十多个回合，大家都未能把对方摔倒。好几次似是巴山占了上风，却都给拓拔雄在紧张关头连消带打的化解开去。观战的都觉得诧异，不禁担忧。连巴山也是莫名其妙。

这其中的奥妙只有楚平原看得出来。

原来这回纥王子竟是具有上乘武功，他在招架巴山的摔跤攻势之时，用了卸力化劲的功夫，还夹杂着擒拿手法。不过，他对于摔跤，也的确颇有研究，不懂上乘武功的人，决看不出他是用别种功夫冒充。

楚平原心道，“ 这贼王子摔跤不及巴山，武功却比巴山高明得多。再打下去，巴山定要大大吃亏。只是他是萨巴王公的贵宾，我若喝破他，只怕萨巴王公也难处置。 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见巴山又使出他的绝招。身躯一矮，铁塔般的压下来，只待那王子使出 “ 肩车式 ” 时，他便双手反拿对方的脚踝。不料那王子双足钉牢地上，巴山的身躯压下去，他动也不动，突然反手一抓，使的分筋错骨手法，巴山一声厉叫，腕脉被他抓断一根，登时给他举了起来，摔一个四脚朝天。

伊克昭盟族人大惊，连忙跑去抢救巴山，巴山双眼火红，嚷道：“他，他不是……”他本是想指出拓拔雄不是依照摔跤的规矩胜他，但说了半句话，已经晕了过去，众人只好抬他到帐篷医治。有几个摔跤好手虽觉可疑，但拓拔雄的确是把巴山摔倒，而且他又是回纥王子的身份，这几个人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拓拔雄得意洋洋，走回去向萨香贝道；“格格，小王侥幸得胜，可要来向你讨赏了。”萨巴王公心里气愤，可还不能不装作笑面道：“王子摔跤本领天下无双，佩服，佩服！你们挑出十匹骏马，交给王子，权作彩物。”

拓拔雄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骏马，我们回纥多的是！我不是要马，我要人！”伸手便要拉扯香贝格格。

香贝面色一沉，说道：“王子，请尊重！”拓拔雄笑道：“格格，我只是想请你与我一舞。我们的规矩，摔跤胜了，他请哪一个女郎共舞，都不可以推辞的。你们的规矩不也是如此吗？”

楚平原突然站了出来，和他同来一起的那个女郎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你，你要干嘛？”事出意外，谁都来不及上前拦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楚平原已来到香贝格格面前，按照他们的礼节，垂手过膝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。

香贝格格抬起头来，楚平原以为她一定也会惊诧的，谁知她却是神色如常，脸上还似有一丝笑意，说道：“你是汉人吧？你有什么事情？”

楚平原道：“我想请问格格，不知可否准许我也参加摔跤？”

拓拔雄大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这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！”朝着楚平原的背心猛的就是一拳！

楚平原跨上一步，拓拔雄一拳打空，重心不稳，险些跌倒。楚平原用的是“四象步法”，避得恰到好处。拓拔雄却还不知道他身负上乘武功，还只道是事出偶然。站稳脚步，正要转身再打，香贝格格面色一沉，说道：“到我这儿的不论贵贱，都是我的客人。我愿客人们彼此尊重，同享今晚的欢乐。”拓拔雄满面通红，姑且忍住怒气。

香贝格格转过头来，对楚平原和颜悦色的说道：“你也懂得摔跤吗？你是想和王子比试？”楚平原道：“不错。若蒙格格允许，我愿尽力而为，博格格一笑。我不求彩物，也不敢求格格共舞，倘若侥幸得胜，我只想与格格单独说几句话。”

香贝格格道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客人，王子参加了摔跤，你当然也是可以。你们哪个得胜，我都答应你们的要求。只不知王子可愿和你比试？若是王子不愿，那就两作罢论。”

拓拔雄为香贝格格的美色而来，怎肯放弃与她共舞的机会？他对楚平原恨之切骨，也想把他痛打一顿，立即便道：“好，你这小子不自量力，那就来吧！”

拓拔元认出了楚平原，叫道：“好呀，你这小子也到这儿来了，我正要找你算帐。”楚平原道：“很好，那你们两个就一齐来吧！我一个人和你们两个摔跤。”拓拔雄怒道：“你敢藐视于我。阿元，你让开，你找你的姑娘，别来打岔。”拓拔元吃他一顿排揎，只好退过一旁。

拓拔雄迅若怒狮，不待楚平原摆好架式，猛的便是一记勾手兼用肘锤。楚平原使出卸字诀，单掌一拨，将他的勾手带开，膝盖便朝他小腹一顶。拓拔雄吃了一惊，连忙吞胸吸腹，横掌削他膝盖。楚平原脚跟一旋，双方招式都落了空。

这一来双方都是不敢轻敌，拓拔雄退而复上，双臂箕张，抱成半个圆圈，朝着楚平原双臂径直压下，楚平原认得这是大擒拿手法中“苍鹰展翅”的招数，但经过他别出心裁的变化，看起来却又完全是正宗的摔跤手法。

楚平原步法轻灵，倏的转身，用了一招“斜挂单鞭”，猛切对方的脉门，拓拔雄“啊吓”一声，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手法？”楚平原五指一拢，倏的拿下，拓拔雄一个时锤，身形左府，强攻之中，含有化势，楚平原的指锋从他的小臂斜斜划过，竟差半寸没切着他的脉门。楚平原冷冷说道：“你这又是什么手法？”双方一合又分。

楚平原那招“斜挂单鞭”本来是少林派“天罡掌法”中的一招杀手，但因他手法迅疾，而且变招也快到极点，他变招之后，那五指一拿却是如假包换的摔跤手法。在场旁观的香贝格格的族人，人人都是恨不得回纥王子给这汉人打败，替他们出一口气。莫说他们看不出楚平原用的不是摔跤手法，即使看出，也必定是偏袒楚平原的。

拓拔雄对摔跤这一门功夫，练习有素，虽然不是一流高手，但却中规中矩，十分熟练。楚平原则是小时候在师陀国练过半年摔跤，当然不如他的熟习。虽然楚平原也是一样的在摔跤手法中藏着上乘内功，但因为他不敢使摔跤之外的招数，相形之下，却是拓拔雄大占上风，步步进逼。

楚平原正在苦思取胜之策，冷不防拓拔雄一个穿掌勾手，将他一推一压，楚平原打了一个车身，险险跌倒，场中许多人禁不住失声惊呼，其中一个声音清脆尖锐，显然是个少女的声音，尤其凸出。

楚平原心头一震，“决不会错了，是小霓子！”他脚步未稳，听得这个声音，眼光不自觉的又朝着那个方向看去，要寻觅宇文虹霓。心神一分，这就给了敌手一个最好的机会。

拓拔雄趁着楚平原一呆之际，故技重施，闪电般的足尖一勾，楚平原一个踉跄，身向前倾，拓拔雄立即使出分筋错骨手法，刁着他的手腕。但楚平原却非巴山可比。巴山不会内功，所以给拓拔雄的分筋锗骨手法，一抓就抓断了腕脉。楚平原则不过虎口一阵酸麻而已，并未受伤。

双方动作都快，楚平原蓦地大喝一声：“倒下！”众人还未看得清楚他用的是什么手法，拓拔雄已是跌了个四脚朝天。

原来是楚平原乘着拓拔雄欺身进扑的时候，用重手法点了他腰胁的“愈气穴”。拓拔雄内功虽然也颇有根底，急切之间，却哪能自行解开？

伊克昭盟族人恨不得拓拔雄被人击倒，人人都是情不自禁的欢呼喝彩，但待到发现拓拔雄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竟似动也不会动了，又不禁大惊失色。回纥王子若然死在他们这儿，这可怎么得了？

拓拔雄的堂兄拓拔元也吓得慌了，他本是要待摔跤结束之后，便去搜查宇文虹霓的。如今只好先去把拓拔雄扶起来，他是会家，一看便知是遭了点穴。当下在相应的穴道一捏，拓拔雄自己也在运气冲关，两相凑合，穴道解开，拓拔雄“啊呀”一声叫了出来。但因这是重手法点穴，穴道虽解，气血尚未畅通，一时间还是没有气力说话。

但拓拔雄既是叫得出声，那就证明他还活着。伊克昭盟族人胆气顿壮，纷纷帮楚平原说话：“摔跤当然有输有赢，给摔倒了只能自怨本领不济，怨得谁来？”“摔跤场中，动手就不分贵贱，岂能仗势欺人？”有的斥责，有的冷嘲。

香贝格格忽地站起来道：“贵宾没事，大众不必惊扰。刁羊开始！”一

骑马“嗖”的便从她身后的帐幕中飞驰而出，香贝格格宣布“刁羊”开始之后，也立即飞身上马，追赶那人。

众人见香贝格格跨上骏马，挥舞皮鞭，追赶一个青年男子，都是大为诧异。要知按照他们的风俗，在“刁羊”中女的追赶男的，就是表明她要“捕捉”那个男子，当作她的情郎。好些小伙子暗暗失望，“原来我们的格格早已经是有了意中人。”

楚平原眼光锐利，一眼就认出了萨香贝追赶的那个“少年”，乃是女扮男装的宇文虹霓。

场中的姑娘们纷纷上马，追赶她们喜欢的小伙子。混乱中楚平原也飞身上马；旋风似的跑出峡谷，驰向草原。

牧民们为了尊敬他们的格格，不愿打扰她与她的意中人幽会，在辽阔的大草原上，都是各自寻觅处所。只有楚平原一人一骑，向着萨香贝所走的方向追去。

宇文虹霓蹙眉说道：“你追来干什么？”楚平原道：“我给你报讯来的。你的事情，我已经知道了。那日我碰到你的两个随从……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你赶走拓拔元，救了我的家丁，这事情我已知道了。”楚平原道：“我赶来报讯，谁知他们也到了这儿。小霓子，你准备如何应付？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我的事情，用不着你管，你已经报了讯，那就走吧。”

楚平原想不到她如此冷淡，一股热情，便似刚燃起的火苗，给她一盆冷水泼了下来。不觉僵在当场，不知再说些什么是好。

香贝格格道：“小霓子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人家万里远来，满怀好意，你连谢也不谢人家一声，就要赶人家跑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楚大侠，你今晚为我解围，我先谢你。”

楚平原心灰意冷，说道：“小霓子，你不再要杀我报仇，我已经是感激你了。我怎能再求你把我当作友人。好，我走啦！”宇文虹霓眼角红润，忽地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楚平原呆了一呆，连忙回过身来，道：“小霓子，别哭！有话好好的说！”

宇文虹霓抹了眼泪，硬咽说道：“楚大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
楚平原道：“咱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。你受人欺负，我怎能不帮你呢？”

宇文虹霓幽幽说道：“楚大哥，你以德报怨，万里远来，给我报讯，我其实也是感激你的。但无奈我在我爹爹灵前洒过血酒……”

萨香贝道：“小霓子，你又来了。我不是和你说过许多次了吗，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？你爹爹未必是死在他的父亲手上；即使当时在混战中是曾受了误伤，楚相公的话也说得很对，追源祸始，也只能怪回纥人。”原来她们亲如姐妹，楚平原与她的恩怨纠纷，对她说过些什么话，她都已经告诉了萨香贝。

宇文虹霓默然不语，萨香贝又道：“我还有个疑心，说不定你爹爹根本就是回纥人害死的。当时是在黑夜，回纥的骑兵押住阵脚，帮你爹爹作战。回纥要灭师陀，你爹爹是个障碍，趁这机会，他们放一炷冷箭，不就是可以暗杀了你的爹爹么？”

楚平原道：“对呀！这层道理我怎么早没想到？这正是一石两鸟之计，他们除去了障碍，又可唆使你们师陀人仇恨汉人。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我也但愿如此。不过即使不是如此，楚大哥，从现在起，我也不会再把你当作仇人了。唉，有什么闲话我也不理了。楚大哥，我多谢

你。”

两人在不知不觉之间，双手紧紧相握，香贝格格掩嘴偷笑，躲过一边。

楚平原道：“小霓子，你准备怎样对付回纥那小王爷？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我给他迫得东躲西避，实在没有办法应付。楚大哥，你给我出出主意。”

楚平原道：“躲避不是办法，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回纥人从你们的土地上驱逐出去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这个……，嗯，你难道不知我们师陀小国寡民，怎打得过虎狼般的回纥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回纥在你们国内有多少驻军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有铁骑三千。”楚平原道：“你们可以打仗的男子有多少？”宇文虹霓道：“不过三万。我们女子也可以打仗的，但合起来也不过五万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不过五万？嗯，这已经比回纥驻军多了十几倍了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回纥可以从西域各国抽调驻军，他们的骑兵若是从我们的邻国调来，朝发夕至。”

楚平原在地上划了十几个圈圈，说道：“回纥的骑兵虽然骁勇善战，但他们分驻在这十几个国家里面，等于划地自囚。要是你们西域各国联合起来，何难将他们一鼓而歼。”宇文虹霓道：“只怕难以众心如一。”楚平原道：“西域各国百姓，谁愿意受回纥铁骑的践踏，只要你们敢首先发难，各国定然响应。你们可以先派使者和各国联络。”

宇文虹霓叹口气道：“你说得很好，只是，唉，我们拿什么力量发难？”楚平原道：“你的舅舅现在不正是统率师旅，驻在长安么？你若能说动他叛了回纥，举起义旗，班师回国，这于回纥大唐两皆有利。”

宇文虹霓眼圈一红，凄然说道：“我的舅舅他已经被回纥的监军软禁了。回纥的兵马大元师拓拔赤正是贼子拓拔元的父亲，前日我的家丁前来报讯，说是拓拔赤下了命令，要我回去嫁给他的儿子，才能放我舅舅。”

楚平原道：“好，咱们现在回去！”宇文虹霓道：“回哪里去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回转萨巴王公那儿，马上将回纥的小王子、小王爷全都拿下来。换你的舅舅。”

香贝格格道：“待我吹起号角，叫那些刁羊的小伙子都回去帮你们捉人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别做这杀风景的事，他们不过一共四人，用不了那么多人对付他们。”

他们正要上马，忽听得马蹄声有如影风骤雨，远远的听得拓拔雄大叫道：“别给他们跑了！”

楚平原只道这回纥王子着了自己的重手法点穴，最少也得一个时辰，方能走动的，不料拓拔雄练的内功，出于西藏密宗，甚为怪异。虽然比不上中原各大正派内功的深奥纯厚，但对于解穴，却有特殊功效，又得屈突通给他推血过宫，故此就在楚平原离开之后，不到半炷香的时刻，他便已恢复如初，立即快马追踪。

若然照楚平原原来的如意算盘，回去捉人，有香贝格格命令族人相助，那是不必怎么费力，便可将他们一网成擒。如今对方先赶了到来，却是主客易势，敌众我寡了。

楚平原却也傲然不惧，当下悄声对宇文虹霓道：“你保护格格。”拔出雁翎刀，便上前迎敌。

拓拔雄的坐骑最为神骏，先冲了过来。楚平原一声大喝，挥刀便斩马足。那匹坐骑久经训练，四蹄离地，竟从楚平原头上跃过，楚平原刀锋一撩，没

斩断马足，刀尖却刺着了马腹。那马跌了下来，将拓拔雄跌了个筋斗。

拓拔雄的随从屈突通大叫道：“休得伤我小主！”不待收缓勒马，便自马背上一跃而下，势疾如箭，挺枪向楚平原刺来。

此人是回纥国第二高手，一杆枪使得有如蚊龙出海，猛虎离山，楚平原的快刀碰上了对手，连斩了六六三十六刀，都给他长枪架开，双方虎口，均感隐隐作疼。

拓拔雄跳了起来，哈哈笑道：“你们两个小娘儿就嫁了我们两兄弟吧！香贝格格，你不必回去了，待咱们成婚之日，我再把你爹爹接来。”

香贝格格气得柳眉倒竖，骂道：“小贼，你敢在我的地方侮辱于我！”拓拔雄大笑道：“你虽是王公的女儿，我也是回纥的王子，你做我的妃子，正是门当户对，难道还辱没你吗？”

宇文虹霓叫道：“休得欺侮我的姐姐。”赶去刺他背心。拓拔元已经快马驰来，挥舞长鞭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笑道：“小霓子，这次你走不了啦，乖乖的跟我回去吧。”他的长鞭在马背上打下来，纵横驰骤，数丈之内，都是长鞭所及的范围，宇文虹霓仗着身法轻灵，左躲右闪，一个马上，一个马下，鞭剑交锋，宇文虹霓的青钢剑虽没给他卷去，但要想冲过去援救香贝格格，却是力有不能了。

眼看拓拔雄就要追上香贝格格，楚平原陡地大喝一声，抛下了屈突通，箭一般的就向他追来。屈突通轻功不及楚平原，追他不上，扬手掷出一柄飞叉，楚平原道：“来得正好！”头也不回，反手接过飞叉，却向拓拔元掷去。

拓拔元在楚平原手下吃过大亏，知道他的本领，不敢接叉，连忙一个“镫里藏身”，脚尖倒挂马鞍，飞叉插进马背，拓拔元跌了下来，宇文虹霓挥剑就斩，拓拔元来不及跳起，躺在地上举鞭护着面门，架住了宇文虹霓的青钢剑。

此时若是楚平原马上赶来，不难一刀取了他的性命。但此时拓拔雄距离香贝格格也不过数丈之遥，楚平原只好先去救她。

楚平原叫道：“小霓子，你先抵挡一阵。”他口中说话，脚底使出“八步赶蝉”的轻功，话声未了，已追到拓拔雄背后。拓拔雄听得背后风声，慌忙回身招架。他的武功不及楚平原，但相差也不太远，楚平原一口气劈出了十八刀，拓拔雄连连后退，却也未曾给他劈着。屈突通急急赶来，抖起长枪，与拓拔雄前后夹攻楚平原。

这时拓拔元也已翻身跳起，再度与宇文虹霓在草原上交锋，两人都是步战，一个鞭法纯熟，气力沉雄，一个剑招精妙，身法轻灵，恰恰打成了平手。

宇文虹霓叫道：“姐姐，快跑！”香贝格格飞身上马，摸出号角，“呜呜”的便吹将起来。

拓拔雄冷笑道：“待你招得人来，你已是我的俘虏了。反手一柄飞叉掷出，把香贝格格的号角打落。楚平原以一敌二，一时间倒是无法脱身。

楚平原眼观四面，只见香贝格格东躲西闪，已有气力不支的迹象。而宇文虹霓因为时间长了，气力不及拓拔元，也是只有招架之功，而无还手之力。楚平原无法脱身帮助她们，焦急之极。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阵极为刺耳的笑声，眨一眨眼，只见一头“大猩猩”已出现在眼前，正是精精儿。

精精儿轻功卓绝，在草原上只是跑了一个圈子，就追上了香贝格格的骏马，脚尖点地，身子凌空，倏的就把香贝格格揪下马来，交给了乙辛，哈哈笑道：“姓楚的，上次给你侥幸逃生，这次看你还能逃得出我的手心？拓拔

王子，我有幸给你效劳，不敢讨赏，只求借一枝棲。”

拓拔雄道：“好，你给我把这小子杀了，我保荐你做禁军教头。”

楚平原暗暗叫苦，他本来是要找精精儿、史朝英等人的下落的，却想不到他竟在这样的场合之下，突如其来，这可真是对他大大不利。

楚平原当机立断，拼着豁了性命，冒险进招，横刀一挡，托起长枪，倏的反手一拿，他听风辨器，准确之极，拓拔雄也想不到他敢如此冒险，使出“空手入白刃”的功夫，一个不留神，他手中的单刀已给楚平原抢过手来，顺手一抹，拓拔雄藏头缩颈，饶他立即躲闪，咽喉没有给刀锋割断，肩上已是着了一刀。这一刀伤得很重，肩胛骨都给剖开。楚平原正要再补一刀，精精儿已经来到，金精短剑扬空一划，把楚平原夺来的这口单刀削断。

乙辛慌忙过来将拓拔雄扶起，拓拔雄已成了一个血人。乙辛给他敷药止血，拓拔雄年轻体健，内功也颇有根底，晕过去一会，也就醒转来了。咬牙切齿地叫道：“你们务必给我把这小子碎剐千刀。哎哟，哎哟！”他这一叫牵动伤口，痛彻心脾。

精精儿道：“王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报这一刀之仇。”

你道精精儿为什么要讨好回绝王子？原来他上了史朝英的大当。到了鄂克沁之后，精精儿也算得防范周密，他和段克邪同住一个房间，史朝英派人送来的饮食，他都先给段克邪尝过，然后自己再食，不怕史朝英暗中下毒。

可是史朝英每月一次给段克邪所吃的药，精精儿总不能自已拿来先尝，史朝英就在药中变出花样。这一次她配的是一份解药和别外一种迷药混合，让段克邪服了之后，可以恢复本领，但过了半炷香的时刻，又要再度昏迷。

只是一个段克邪，精精儿还容易对付。他们两人的本领乃是伯仲之间，在半炷香的时刻之内；段克邪还是不能摆脱精精儿的。但史朝英正是要他不能摆脱，她说动了师父幻空，合谋对付精精儿。精精儿已经算得很细心了，他要史朝英把段克邪“该吃”的药给他，却不许她进房。段克邪服药之后，发觉本领突然恢复，立即和精精儿打将起来。史朝英和她师父早已埋伏在外，当下合力把精精儿打得狼狈而逃，精精儿给赶跑之后，不过一会，段克邪又重新昏迷，仍然是落在史朝英手中。

精精儿这口怨气如何咽得下去，而且他也要找个可以庇护他的地方，一想想起了宇文虹霓，他不知宇文虹霓与回纥小王爷的纠纷，便径去投奔回绝，说出他认识宇文虹霓，希望回绝的主帅收容他，并求与宇文虹霓一见，以作证明。

回绝的主帅正是拓拔元的爹爹拓拔赤，他们父子正是要把宇文虹霓找回来强迫成婚的，一听说精精儿识得宇文虹霓，立即喝令把他拿下。精精儿轻功超卓，跑了出去。几经打听，才知道其中原故。于是在一个晚上，再跑去偷见拓拔赤，表明自己的心意，愿替他们父子把宇文虹霓捉回来。拓拔赤见精精儿果然是诚心效忠，他也愿意得到这样一个大有本领的人相助，便与他立约，要他先去助自己的儿子捉拿宇文虹霓，事成之后，他们父子也派人助他去鄂克沁寺将段克邪与史朝英捉来，并答应让他住在回纥的王宫。这样他有段克邪作为人质，又有回纥的庇护，就不用怕大师兄空空儿了。

其时，拓拔元与王子拓拔雄已经往伊克昭盟去了，精精儿辞别了拓拔赤，日夜兼程，赶来寻找，无巧不巧，恰好在这儿遇上。

精精儿与楚平原有宿怨，听得回纥王子要杀楚平原报仇，正合他的心意，于是立心把楚平原置之死地。

楚平原经过了一场恶斗，气力已是耗损不少。精精儿的本领本来与他不相上下，各有擅长，如今以逸待劳，当然是大占便宜。再加上一个屈突通，枪重力沉，也是一大劲敌，楚平原应付他们的夹攻，登时陷入了非常险恶的境地！

精精儿以超卓轻功，使出袁公剑法，一招之内，遍袭对方七处穴道，楚平原的刀法也是快到极点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瞬息之间，刀剑已碰击了七次，宝刀碰上了宝剑，各无伤损。

屈突通抖起了碗口大的枪花，朝心便刺，楚平原的宝刀无暇招架，腾的飞起一脚，踢开他这杆大枪，但屈突通枪重力沉，楚平原虽然踢开了他的枪尖，已禁不住脚步跄踉。精精儿何等矫捷，猛地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剑光疾闪，已在楚平原背脊划开了一道伤口。

楚平原大吼道：“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豁出了性命，受伤之后，愈战愈勇。回纥人最崇拜勇士，屈突通心道，“这厮倒是一条好汉，可惜他伤了我的主人，决难让他活命。不过，反正他也是难以活命的了，我就让这大猩猩杀他吧。”

屈突通不愿亲手杀楚平原，舞动长枪，十之七八是护身的枪法。精精儿看出了楚平原是打算两败俱伤的最后挣扎，也不愿与他拼命。他轻功远胜于楚平原，当下展开绕身游斗的战术，耗损楚平原的气力。楚平原挥刀狂劈，渐渐双眼模糊，眼前只觉满天星斗。

宇文虹霓叫道：“楚大哥，咱们死在一起！”唰唰几剑，迫退了拓拔元，冲过去要与楚平原会合。拓拔元妒意大发，冷笑道：“怪不得你不肯嫁我，原来你是看上了这小子！”挥刀隔断她的去路。宇文虹霓气力不及他强，冲了几次，锐气顿挫，虽然冲出了十来步，与楚平原却还有一大段的距离，不过拓拔元志在将她活捉，宇文虹霓每一剑都是拼命的招数，拓拔元也不能不顾忌三分，且战且退。

楚平原听得宇文虹霓如此关心，精神陡振，叫道：“小霓子，你能够逃就赶快逃吧！”本来他已是气衰力竭，即将不支的了，这时居然又稳住了脚步，一口气斫下了十六、八刀，迫得精精儿不敢近身。精精儿冷笑道：“就让你多挣扎一会，你们一个也逃不了！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马铃声响，三骑快马飞来，前头那个女的大叫道：“那不是楚大哥？呀，还有宇文姑娘也在这儿呢！”原来这三个人正是史若梅、聂隐娘与方辟符。他们也是想往师陀国寻觅宇文虹霓打听消息的，路经此地，听得号角，赶来察看，恰好碰上。

香贝格格大喜道：“你们原来是相识的吗？这就好了，快去救他！”

方辟符纵马上前，唰的一鞭打出。乙辛气力虽大，却怎及得上方辟符的巧妙武功，方辟符用了借力打力的手法，双鞭叫结，只是轻轻一拉，就把乙辛拉下马来，鞭梢一颤，点了他的穴点。解开了香贝格格的束缚。

方辟符道：“史师妹，你去助宇文姑娘。”他与聂隐娘跳下马来，喝道：“好呀，老猴儿你竟敢又在这里行凶！我们正要拿你！”登时双剑出鞘，夹攻精精儿。

精精儿大笑道：“凭你们这两个娃儿就想拿我？”岂知方、聂二人的武功今非昔比，聂隐娘已练成了师父的独门剑法；方辟符是妙慧神尼的侄儿，又是磨镜老人的关门弟子，最近也已把这两家上乘剑法，融会贯通。而且他们两人一路同行，彼此切磋，既是同出一师，剑法也配合得非常巧妙。

他们若是单独一人，那还不是精精儿对手，但两人配合，却要胜过精精

儿了。精精儿欺负聂隐娘是个女子，金精短剑扬空一闪，以闪电般的刺穴剑招，准备攻她个措手不及。哪知聂隐娘也练成“飞花扑蝶”的身法，精精儿一剑刺空，正拟变招，方辟符已是一招“横云断峰”，将他格开；聂隐娘反手一剑，与方辟符配合得妙到毫巅，双剑一合，俨如两道银虹，合成了一个弧圈，把精精儿身形罩住。

精精儿展开腾、挪、闪、展的小巧身法，在对方的剑光笼罩之下，依然有攻有守，但亦已是守多攻少，不免稍处下风。楚平原得到援兵，精神大振，虽是伤得不轻，单独对付屈突通，也还可以战个平手。

他们这一边暂时未能分出胜负，宇文虹霓那边，得到史若梅相助，却已是杀得拓拔元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史若梅跟段克邪学了上乘轻功，这次还是第一次正式对敌施展，轻功剑法两相配合，使来得心应手，剑招越展越快，拓拔元暗叫不妙，便想逃走，他身形方起，史若梅已是唰的一剑，剑尖颤动，在他身上刺了三个伤口。宇文虹霓恨极了拓拔元，再补了一剑，剑尖刺穿了他的膝盖，拓拔元一声惨叫，倒在地上，再也不能动弹。宇文虹霓冷笑道：“不是留下你还有用处，我就把你一剑杀了。”

两人转过身来，史若梅相助方辟符、聂隐娘，三个人联手围攻精精儿。宇文虹霓则助楚平原双战屈突通。

屈突通欺负宇文虹霓力弱，长枪向她一挑，怎知宇文虹霓气力虽弱，身法却很轻灵，只一闪就闪开了。屈突通用力太猛，重心不稳，身向前倾，楚平原横转刀背，以巧降力，在枪杆上横刀一磕，那杆长枪， 啷坠地。宇文虹霓如影随形，跟踪急上，一剑刺中了他的穴道，说道：“屈突将军，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，但你要效忠主子，我也只好委屈你啦！”她这一剑，手下留情，只是轻轻点了他的穴道，并没有伤着他的筋骨。

楚平原叫道：“好，就只剩下这老猢狲啦，别让他跑了！”精精儿力敌方辟符等三人，已是应付艰难，哪禁得又添了两名好手，登时杀得他只有招架之功。对方五人，合围之势已成，他想逃跑，也很难了。

只听得号角声声，马蹄声有如暴风骤雨，草原上已有无数快马奔来。精精儿心道：“不好，若不赶快突围，只怕当真要栽在此地了！”眉头一皱，忽地朗声说道：“段克邪的消息，你们要不要知道？”

聂隐娘不理会他，与方辟符双剑合壁，一左一右，同时攻到。精精儿轻功确是高明之极，身形一飘一闪，竟在双剑交叉的缝隙之中穿过，短剑一磕，又荡开了宇文虹霓的兵刃，说道：“史朝英这贱人欺我太甚，我是诚心指引你们去对付她的。说的决非假话！你若不信，后悔莫及！”

史若梅道：“好，管他是真是假，就让他先说。”攻势稍缓，精精儿道：“仔细听着！段克邪在青海鄂克沁寺！”

史若梅极是关心，禁不住凝神细听，忘记出招。精精儿陡地一剑向她咽喉便刺！方辟符、楚平原一刀一剑，连忙过来防护史若梅。精精儿声东击西，倏地一个变招，剑尖指到了聂隐娘面前，聂隐娘横剑急护面门，禁不住连连后退，精精儿亦已无暇伤她，“嗖”的就从她头顶飞越而过。

香贝格格的号角引来许多“刁羊”的小伙子，月光下见着一头大猩猩模样的怪人，在草原上纵跃如飞，都是哗然大呼，有人掷出飞刀，有人抛出用来捕捉野兽的绳圈，精精儿展开绝顶轻功，舞剑防身，数十柄飞刀在他身后落下，只有两三柄飞刀追得上他，也给他打落了。转瞬之间，精精儿的影子

已在草原上消失。

小伙子们随即发现了满身血污，躺在地上的回纥王子与小王爷，这一惊比刚才发现状似猩猩的怪人更甚。香贝格格道：“这几个人对我横加侮辱，你们给我把他缚了，有事由我担承。”拓拔雄嘶哑着叫道：“你们胆敢缚我，我回纥铁骑，把你们的篷帐踏平，你们一个也难活命！”

哪知草原上这一族牧民，民风最是顽强，吃软不吃硬的。拓拔雄加以恫吓，登时把小伙子们全部激怒，异口同声说道：“我们把你当作客人款待，你却侮辱我们的格格，不把我们当人。好，任凭你们的回纥铁骑来吧，我们偏要把你缚了。”当下一齐动手，将拓拔雄两兄弟与他们的两个随从都缚了起来。

宇文虹霓满怀高兴，正要多谢史若梅相助之恩，忽听得楚平原“哇”的一口鲜血狂喷出来，摇摇欲坠。原来他受伤之后，又激战了这许多时候，激战时强自支持，如今危险一过，精神松散，却是支持不住了。宇文虹霓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忙将他扶着，问道：“楚大哥，你怎么啦？”

楚平原道：“受了点伤，没什么要紧。”话虽如此，已是面如金纸，冷汗如雨。

方辟符在磨镜老人门下多年，懂得一点医道，过来替他诊了把脉，说道：“楚兄气力消耗太甚，幸亏内功深厚，没有伤及脏腑。不过，恐怕也得调养十天、八天。我这里有师父所赐的小还丹，功能固本培元，请楚兄先服一颗。”

众人听得并无性命之忧，方始放下了心。小伙子们因为楚平原救了他们的香贝格格，对他十分敬爱，当下大家动手，斩下树枝，做成担架，把楚平原抬回萨巴王公的营地。这时已是清晨时分了。

萨巴王公苦笑道：“这场祸事可闯得不小！”宇文虹霓道：“都是侄女不好，连累了叔父。”香贝格格道：“那贼王子要把女儿抢走，咱们不惹他，他也是要犯咱们的了。”

萨巴王公毅然说道：“咱们的族训是，有人送咱们一头羊，咱们就还他两匹马；有人踢咱们一脚，咱们最少还他两拳。我以前对回纥事事忍让，那是不愿轻启战祸，并非怕了他们。如今他们无礼在前，咱们虽然是势孤力薄，也必须和他们干到底了。虹霓侄女，你别多心，事既如斯，咱们是同一命运，我也决不能让你受回纥的欺负。”

香贝格格与宇文虹霓本以为要费一番唇舌的，想不到萨巴王公早已与族人商量定妥，决意抵抗回绝，都是喜出望外。香贝格格道：“咱们也并不势孤力薄。”当下将楚平原刚才对她们的献议转述给老父知道。

萨巴王公道：“与西域诸国联络，共抗回纥，此事即可进行，如今正是机会。虹霓，刚才探子回来，带来了一个消息。”

宇文虹霓道：“什么消息？”王公道：“吐谷浑不甘臣服回纥，今年已经罢贡，两国正在备战之中。”原来吐谷浑乃是西域的一个大国，占有今青海的一大部分与新疆的一小部份地方，国中出产良马。回纥赖以纵横西域的骑兵，将近半数的马匹就是吐谷浑进贡的。三年前吐谷浑新君即位，励精图治，国势复增，是以不甘再做回纥属国。

萨巴王公道：“这消息来得正是合时，回纥有后顾之忧，决不敢对师陀大动干戈。”楚平原躺在地上，一直静听他们的说话，这时忽地欠身而起，说道：“这消息不但对宇文姑娘是个喜讯，对你们也是一个喜讯。”他是朝着史若梅这边三个人说的。

史若梅道：“ 此话怎说？ ”楚平原道：“ 鄂克沁寺正在吐谷浑的地方，吐谷浑与回纥已成敌国，那就不怕幻空法师把段克邪交给回纥。 ”

史若梅道：“ 这么说，你是相信精精儿的说话，段克邪是在鄂克沁寺的了？ ”楚平原道：“ 据我所知，史思明以前驻军吐谷浑，和幻空法师颇有交情。前两年幻空法师还曾在史思明军中住过一些时候，精精儿说他是史朝英的师父，可能并非假话。 ”方辟符道：“ 反正咱们现在别无线索可寻，就往鄂克沁寺走一趟吧。 ”

楚平原道：“ 鄂克沁寺的僧侣都有惊人的武功，我惭愧不能帮助你们，你们此去，须得小心从事。 ”

聂隐娘道：“ 宇文姑娘，拜托你一件事情，给伏牛山铁寨主捎一个讯。 ”这是双管齐下之策，一面由他们三人先往鄂克沁寺见机行事；一面派人给铁摩勒报讯，好让铁摩勒知道他们的踪迹。宇文虹霓自是一口应承，计议已定，第二日一早，方辟符一行三骑，便离开了伊克昭盟，向吐谷浑而去。

两地相隔数千里之遥，还要经过许多草原沼泽沙漠等等天险地带，他们的坐骑虽然都是擅走长途的骏马，来到了吐谷浑的地方，也走了差不多一个月。若从他们离开伏牛山开始找寻段克邪的时候算起，已经是有七个月的时间了。

这一日正行走间，忽地遇上暴风雪，狂风卷起地上的积雪，与天上落下的大雪混成一片白茫茫的世地，人马如同陷入五里雾中，十步之外，景物看不清楚。

三人将斗篷罩过头面，只露出一对眼睛，冲风冒雪，仍然继续行进。方辟符道：“ 我问过土人，此去鄂克沁寺，不过百里之遥，这段艰苦的路程，至迟明日，就可以走到尽头了。 ”

史若梅想到明日便有可能与段克邪相见，心里又是欢喜，又是担忧。说道：“ 聂姐姐，到了鄂克沁寺，该怎么办？ ”聂隐娘道：“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晚间偷去探个虚实。 ”史若梅道：“ 唉，我可在担心呢！ ”方辟符笑道：“ 还有一天时间，你就心绪不宁了，我如今只担忧这场风雪。 ”聂隐娘理解史若梅紧张的心情，柔声说道：“ 你担心什么？ ”史若梅道：“ 我担心给那妖女发觉，她把钢刀架在克邪的脖子上，那时…… ”风雪中两匹坐骑不知不觉的离开，聂隐娘听不清楚，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段克邪………史若梅道：“ 我是怕那妖女万一狠了心，咔嚓一刀将段克邪杀了！ ”

史若梅一来是掩饰不了心中的恐惧，二来是怕聂隐娘听不见，说到后面，声音越来越是尖锐，“ 咔嚓一刀，将段克邪杀了 ”那一句话，更是刺耳非常。

话犹未了，忽听得“ 呜 ”的一声，一枚飞锥突然向她射来。史若梅连忙一个“ 镫里藏身 ”，避开暗器，那枚飞锥刚好穿过她手握的缰绳，将她打下马来。

史若梅轻功了得，在半空中已是一个筋斗，翻转身形，脚尖落地。但对方也来得快极，她还未及拔剑，那人已是飞身下马，刀光一闪，就向她劈来。

史若梅怒道：“ 岂有此理，你是什么人，一照面就施暗算，这是什么好汉行迳？ ”她说这一句话的时间，那人已是闪电般的劈出了十八刀。若非她已学会了段克邪所授的上乘轻功，决计躲闪不了。

刚才在白茫茫的风雪之中看不清楚，如今交上了手，这才看见了来人的庐山真貌。史若梅不禁诧异之极。

你道是什么人？原来是个比她还矮半个头、至多只有十四五岁的大孩

子，根本还未成年，更谈不上是什么好汉。

可是这大孩子刀法却是极为精妙，而且老气横秋，“哼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敢小觑我不是好汉，除奸锄恶，正是好汉所为，你心肠狠毒，我还和你讲什么江湖规矩么？”虽是老气横秋，要充江湖“好汉”，但仍是不脱孩子口吻。

史若梅又好气、又好笑，又诧异，这大孩子，她根本就不认识，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话，听得她莫名其妙。可是尽管好气好笑，她还真得当心给这大孩子的利刀斫伤。

史若梅没法，只得拔出剑来招架，这大孩子用的是把宝刀，“ ”的一声，竟把她的青钢斫了一个缺口，史若梅不敢轻敌，使出上乘剑法的“引”字诀，将他的宝刀带过一边，这才抽出空来问道：“你是谁家孩子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为何骂我心肠狠毒？”

那大孩子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个坏女人！”史若梅道：“你怎见得我是坏女人？”那大孩子道：“你是姓史的不是？”史若梅道：“不错，我姓史又有什么不对了？”那大孩子道：“那你就不用狡辩了。你坏，坏透了！看刀！”他摆脱了史若梅的长剑，一口气又斫了十八刀。

这时风雪已经渐渐减弱，方辟符与聂隐娘也都己赶到。但见对方是个孩子，当然不便上去助战，他们心里也很诧异，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。那大孩子明知方、聂二人是史若梅同伴，却也傲然不惧，力战不休。

史若梅心中已明白了几分，想道，“莫非又是旧事重演，这孩子把我当作那妖女了？但他乳臭未干，却怎的会与史朝英这妖女结下仇冤？”

这大孩子的刀法又快又狠，竟是史若梅从未见过的上乘刀法，史若梅也是犹有童心，见这孩子的刀法精奇，有心引他使出全套本领。因此她虽然想得到这是误会，却不立即点破。

那大孩子年纪小，心性傲，想到了对方拿他戏耍，不禁满面通红，喝道：“好妖女，你这是什么打法？为何不敢与我认真较量一场。有本领你尽管把我杀了！”

史若梅笑了一笑，正想适可而止。那大孩子忽地笑道：“妈，快来！我碰上这妖女了！”

话犹未了，一骑快马已是旋风似的来到，只见一个美貌的中年美人，自马背上一跃落下，脚未点地，剑已出鞘，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剑光如练，便指到了史若梅咽喉。

史若梅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幸而段克邪教她的一套轻功，她已练得十分纯熟，百忙中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堪堪避开。那美妇人的长剑几乎是贴着她的面门削过。

史若梅一个翻身，脚步未稳，那美妇人的剑招又到，快、狠之处，比她的儿子还要不知厉害多少。史若梅哪里还有空闲分辩，只好出尽本领招架。她的穿花剑法属于柔弱一路，只挡了两招，已是抵御不住，那美妇人唰的一剑，刺穿她的衣襟，幸而她还算躲闪得快，要不然这一剑便是肋折腹破之灾。

史若梅青钢剑陡地一震，使出段克邪所授的“飞龙剑法”，这套剑法属于刚猛一路，双剑相交，“ ”的一声，史若梅虎口痛得几乎就似要裂开一般，但那中年美妇一招非常狠辣的剑招也已给她化解了。那美妇人“咦”了一声，面有诧色，剑势突缓。史若梅喘过口气，说道：“小女子史若梅，不知何事得罪前辈？还请明示！”

那美妇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叫史若梅？你不是史朝英？”聂隐娘笑道：“她们两人都是姓史，可是一个是要害段克邪的，一个却是段克邪的未婚妻子！”

那大孩子“啊呀”一声，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什么，你是我克邪哥哥的未婚妻子么？”史若梅满面通红，道：“小哥儿，你与克邪兄弟相称，你是——”

那美妇人收回了青钢剑，道：“原来你是克邪的未婚妻，怪不得你会使段家剑法？克邪是我抚养成有的。”

史若梅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你是南婶婶。”那美妇人道：“正是！”史若梅忍不住“啊呀”一声，叫了出来，跪下去便要磕头。

那美妇人衣袖一带，将史若梅扶住，说道：“且慢。给你头上的玉钗与我一看。”史若梅呆了一下，随即明白她的意思，将玉钗取下，交给了那美妇人。

那中年美妇眼眶含泪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正是段家的那支凤钗，你当真是我的侄儿媳妇了！”一把就把史若梅搂入怀中。

原来这美妇人乃是南霁云的妻子夏凌霜。

南霁云是段克邪父亲段珪璋生前最要好的异姓弟兄。生前并驾齐驱，人称两大游侠。后来又是同在安史之乱中，在睢阳一战，为国捐躯的。

段克邪十岁那年丧了父母，由夏凌霜将他抚养成人，十六岁那年，夏凌霜将他与史家的婚事告诉了他，说出他父母的遗命，要他下山去找未婚妻子。段克邪那支作为定婚信物的龙钗，就是由夏凌霜代他保管，到他下山之时，才交给他的。龙凤宝钗，一支雕龙，一支描凤，形式却是一模一样。所以夏凌霜验过了史若梅的凤钗，立即便知她所言不假。

史若梅行过了大礼，眼圈一红，说道：“婶婶，克邪哥哥亏你将他抚养成人，却不知将来能不能报答你的恩惠。他被那妖女掳去，如今——”夏凌霜道：“这些事情我都已知道了。我就是来寻找他的。怎么，如今你们还未打听到他的下落么？”

原来是夏凌霜爱护段克邪有如己出，她与铁摩勒夫妻一别十年，也很记挂，早就想到铁摩勒处探访他们了。只因孩子未曾长大，所以迟到如今。

她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大儿子今年十五岁，因为纪念与他父亲一同殉国的同门师弟雷万春，便将三个姓氏——南夏雷——合起来作为他的姓名，依次第二个儿子叫南春雷，女儿叫南秋雷，第四个儿子叫南冬雷。南冬雷是遗腹子，今年也有十岁了。

十五岁的南夏雷已经练成了家传武功，因此夏凌霜带他出来练历，家中三个子女，二儿子南春雷十四岁，女儿南秋雷十二岁，武功虽未大成，等闲三二十个大人已是近他们不得。夏凌霜可以放心让他们看家，照顾十岁的弟弟了。

夏凌霜是见了铁摩勒之后，知道了段克邪被史朝英所掳的事情，母子两人，便重入江湖，找寻段克邪的。

聂隐娘喜道：“南婶婶，你此来正是最好不过。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他的下落了。他被那妖女囚在鄂克沁寺，离此不过一百多里。鄂克沁的僧侣武功很强，我们正愁人少力薄，南婶婶，有你同往，我们的胆子可就大啦。”

夏凌霜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我前日在路上碰到空空儿和辛芷姑，他们也是出来寻找邪儿的。空空儿与我相约，各向一方寻找，若是早知这个消息，

叫空空儿进鄂克沁寺把邪儿盗出来，那就根本不用惊动寺中僧众了。也罢，咱们无暇等待空空儿了，就拼着与鄂克沁寺大动干戈吧。”

风雪已止，当下一行五人向鄂克沁寺前进。史若梅得遇夏凌霜，救段克邪的成功机会又大了许多，但心里仍是难免忐忑不安。正是：

虽是姻缘天注定，钗分怎得不关情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　且作沙称权礼佛　何来使者动屠刀

段克邪被软禁在鄂克沁寺，不知不觉已过了七个月了。这七个月中，他和幻空法师倒是相处得很好。

在精精儿被幻空驱逐之后，段克邪曾一度担心史朝英再对他纠缠。幸而鄂克沁寺虽然不算戒律精严，也是西域一个颇具规模的佛教丛林，主持的僧人，决非邪派妖僧可比。史朝英因为是幻空的记名弟子，她能说会道，把自己的为难之处，对幻空说了；又捐了一大笔钱给鄂克沁寺重修佛殿，再塑金身，有这两重原因，鄂克沁寺才收容她的。鄂克沁寺是西土佛教的一支，和中土严修戒律的寺院不同，西域对于男女之防，也比中土要随便得多，所以在寺中一角，拨了一间独立的房子给她，并雇了一个农妇来服侍她。但虽然寺中并不怎样严于男女之防，究竟还是不能容许史朝英将段克邪软禁在自己的房中。所以自从精精儿被逐出寺之后，段克邪就交由幻空看管。

幻空替段克邪削了头发，把他扮成了一个小沙弥，他是中了史朝英“酥骨散”之毒的，在药力未解之前，气力还比不上一个普通人。鄂克沁寺千门万户，也不怕他逃得出去，所以幻空对他的看管，并不怎样严苛，常常任他在寺中走动。

两人相处了七个月，大家又都是喜好武学的，段克邪武功虽失，仍然可以和幻空谈论武学，双方各有所长，一老一少，交换平生所学，彼此都是得益不少。鄂克沁寺，每一年的佛祖诞辰，都有一个隆重的典礼，寺中僧众都要聚集在三大殿之中，举行种种仪式。过了七个月，这一天又到了佛祖诞辰，这本是本寺弟子举行的典礼，一向没有外人参加的。段克邪喜欢热闹，要求“观光”。幻空因他已是小沙弥装束，准他随众礼拜。

段克邪在寺中七个月，还未到过大殿，他无心礼拜，浏览四壁的绘画。这些壁画，绘的是佛经中的故事，人物景象，奇奇怪怪，生动非常。幻空见他心不在焉，正要说他几句，忽地有个知客僧进来报道：“布达拉宫金轮广德法王座下弟子驾临，意欲与本寺同参大典，请方丈示下，是否请他们进来，一体同参？”

布达拉宫在西藏拉萨，乃是藏王松赞干布娶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文成公主之后（公元六四一年），应文成公主所请而建的。唐朝的势力其时虽已渐渐衰弱，但布达拉宫由于历史的传统关系，在西域各国的寺院中还是地位最高，它的主持号称“法王”，更是远在各寺主持之上，尊贵无比。

鄂克沁寺与布达拉宫并无从属关系，但方丈幻灭法师，听得是布达拉宫的广德法王，派遗使者前来，参与他们的佛祖诞辰开光大典，还是不禁受宠若惊，连忙吩咐知客僧道：“布达拉宫使者远道而来，你还不快快请他们进来？何须禀报！”他的师弟幻寂法师一向小心谨慎，心中有点怀疑，说道：“布达拉宫何以会突然派使者到咱们这里来？师兄，你不要先问个清楚么？”幻灭道：“有谁敢假冒布达拉宫的使者？本寺是吐谷浑第一个大寺院，广德法王派遣使者前来联络，这事也是情理之常。”幻寂道：“我总是觉得有点蹊跷，吐谷浑与回纥闹翻，双方正在秣马砺兵，准备兵戎相见，布达拉宫却在此时派遣使者前来，不是有点出乎常理吗？”幻灭方丈道：“道路遥远，消息阻隔，布达拉宫派遣使者之时，也许还未知道。回纥的兵士虽然凶残，对布达拉宫派出来的佛门弟子，料想不敢阻难。师弟，你不必多疑。再说以布达拉宫的地位，咱们是宁可信其真，不可疑其假。若加盘问，对方真

是广德法王的使者，那咱们就是对布达拉宫大大的不敬了。”

幻寂见师兄如此说，便不敢多言。过了一会，知客僧已把布达拉宫的使者引进大殿。

来的共是四位僧人，其中一个头尖肩削，形状鬼祟，进来之后，一双骨碌碌的眼睛，就四处张望。段克邪心里一惊，“此人面孔陌生，但这神态却似颇为熟识，他是谁呢？”蓦想起了一个人来，却也还不敢十分肯定。

方丈幻灭法师合什说道：“小寺何幸蒙广德法王青眼，座下弟子，法驾光临。贫僧幻灭，法事在身，未能远迎，还乞恕罪。”

为首那喇嘛僧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同是佛门弟子，何用客气。广德法王有度法旨由我带来，请方丈一阅。”幻灭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布达拉宫虽是地位崇高，究竟与本寺并无从属关系，怎能用‘法旨’二字？这人的口吻也不似有道高僧！”

幻灭招呼那为首的喇嘛僧，幻空、幻寂与另一位戒律堂职位高的执法僧也在招呼另外三个胡僧。幻空招呼的正是那个头尖肩削，令人一看就浑身不舒服的那个僧人。

幻空虽是讨厌那个僧人，依然还是恭恭敬敬的上前与他见礼。就在此时，忽听得有人尖声叫道：“这是精精儿，别上他当！”

揭穿精精儿底细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段克邪。要知精精儿不但相貌似个猴子，神气、动作，也似猴子，段克邪与他做了多年的师兄弟，对他的一举一动，都很熟悉，越看越是起疑，只不知他相貌何以改了？

幻空幸得段克邪提醒，精精儿出手如电，本来非抓着他的琵琶骨不可，幻空一听到段克邪的叫声，百忙中一个“脱袍解甲”，一沉双肩，脚跟一旋，恰恰避开。

精精儿在面上一抹，现出本来面目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倒是眼尖得很，看出师兄来了，那就乖乖跟我走吧，还想逃么？”原来精精儿是戴着一张人皮面具，大笑声中，他身形已是疾掠而前，朝着段克邪所在的方向扑去。寺中僧众拥挤，一时间还未能抓着段克邪。

精精儿掌劈指戳，碰着他的，不是给他一掌打翻，就是给他点中了穴道。转眼之间，已有十几个僧人倒在地上。

幻空见状大怒，抢了一根禅杖，朝着精精儿背心便戳。殿中人多拥挤，精精儿的轻功施展不开，只好拔出金精短剑，回身接招。他听到了段克邪的声音，却还未见到段克邪，段克邪已躲到人丛中了。

殿中僧众忽地发出惊骇的叫声，幻空回头一看，不由得心头大震，暗暗叫苦。原来已有两人被对方所擒，一个是戒律堂的执法僧，这人职位虽高，也还罢了。另一个却是阖寺之首的方丈幻灭法师。

原来与精精儿同来的这三个番僧，都是回绝的一等一的高手。其中两个本来是和尚，另外一个则与精精儿一样，是临时削发，假冒为僧的。那两个和尚属于西藏密宗，一个法号无妄，一个法号无咎。他们虽然来自西藏，投效回纥，但与布达拉宫却是毫无关系。

他们冒充布达拉宫的使者，这是精精儿与回纥元帅拓拔赤所定的计策。算准了在佛祖诞辰的时候到来，料想鄂克沁寺必然接纳。他们就可出其不意，擒拿寺中的首脑，威胁阖寺僧众服从他们。这个计策有两个目的，一来是因为鄂克沁寺的僧侣都会武功，吐谷浑已经与回纥为敌，回纥只怕战事一起，鄂克沁寺的僧人会给本国所用，故此要来一个奇袭，令鄂克沁寺瓦解。二来

则是为了精精儿个人的原故，他要在捉了方丈之后，威胁鄂克沁寺交出段克邪来。拓拔赤要倚靠精精儿，精精儿也要倚靠拓拔赤，两人遂互相利用。精精儿与另外一位回纥高手为了要与那两个藏僧一起，实现这个计划，甘愿削发，假冒僧人。

方丈幻灭法师招呼的那个喇嘛僧，就是回纥高手假冒的。此人名叫曲离，是回纥第一名武士，本领之强，比之精精儿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幻灭法师武功本来极高，可是他以为来人是布达拉宫的使者，毫无戒备。曲离突然出手，一下子就点中了他的麻穴，将他擒了。

那戒律堂的执法僧也是因为没有防备，不过一招，便给无妄所擒。鄂克沁寺的四大高僧之中，只有幻寂法师，早已生疑，有所戒备，未遭毒手。与藏僧无咎打得难解难分，不分胜败。

曲离哈哈大笑，把幻灭高高举起，朗声说道：“你们方丈的性命在我手中，谁还敢动手？”

寺中僧众，本待群起而攻，但已迟了一步。此时方丈落在对方手中，投鼠忌器，如何还敢上前动手。

精精儿哈哈笑道：“第一件事，先把段克邪这小子交出来！”

段克邪心道：“我可不能连累了老方丈。”正待挺身而出。忽听得曲离一声大叫，陡然双臂一振，把方丈幻灭法师抛出数丈开外！

原来幻灭功力深湛，早已运气冲关，自行解了穴道。他双脚被拿，身子悬空，使不出力。情急之下，把膝盖一弯，就向曲离的天灵盖撞去。

曲离是回纥国的第一高手，武功也是非同小可，换是别人，给幻灭这么出其不意的一撞，天灵盖非得裂开不可，他一觉不妙，立即身躯一矮，将幻灭拉下数寸，幻灭的膝盖没撞着他的天灵盖，却撞着了他的肩头。但曲离虽是兔了杀身之祸，疼痛亦是难当，不由自己的双臂一振，把幻灭法师抛出。

这一抛曲离也是使出了全身气力，有两个僧人想把幻灭的身子接下，却挡不住那股大力，两人都被碰得变了滚地葫芦，发出了裂人心肺的呼喊，五脏震裂，同时死了。

幻灭单掌按地，翻身便跳了起来，他幸而得那两个僧人给他挡了一挡，消去了曲离这一掷的几分力道，得免重伤。但饶是如此，一震之下，也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被无咎上人所擒的那个执法僧。就在此时，也是发出了一声骇人心魄的尖叫，原来他不愿意被敌人作为人质，威胁本寺，他功力不如方丈，自知挣脱不了敌人掌握，索性自断经脉而亡。

幻灭大怒，接过了弟子递来的一柄方丈铲，沉声说道：“内三院八大弟子留下，其余的人尽都出去。鄂克沁寺绝不能受人侮辱！”内三院八大弟子武功都是出类拔革的高僧，幻灭情知今日来的敌人个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所以只要八大弟子留下，与他们师兄弟三人共同对付强敌。其他弟子，本领差得太远，留在此地，自相拥挤，于事无补、反而容易受到误伤。他要其余的弟子退出，那正是要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意思。

曲离狞笑道：“莫说你八大弟子，就是你阖寺僧众齐上，我亦不惧！”他夸下海口，武功也确实非同小可。拔出宝刀，迎战幻灭的方丈铲，“　”的一声巨响，火星蓬飞，幻灭重伤之后，抵挡不住，铁铲损了一个缺口，竟然给他震退三步！

幻空、幻寂两翼疾上，挡了曲离，无妄的一招，阵势一转，散而复合，

变成了方阵。幻灭退入阵中，在左右两个弟子辅助之下，精精儿连冲三次，冲不动阵脚。

但可惜武功最强的幻灭受了伤，八大弟子中也有两人受了轻伤，在四大高手强攻之下，渐渐显出不能支持的形势。

段克邪心里想道：“可惜我如今手无缚鸡之力，帮不了方丈的忙。嗯，要是我功力恢复，最少可以敌得住精精儿。”蓦地起了一个念头：“精精几不但要捉我，也要捉史朝英。鄂克沁若然战败，史朝英也逃不过他的魔掌。对啦，她如今与我已是利害一致，我何不问她讨解药去？”

段克邪打定了主意，连忙走出佛殿。幻空当初将他与史朝英收留寺中，只有极少数职位高的僧人知道，其他的人只当他是新来的小沙弥。何况此时正在慌乱之中，更没人注意他了。

可是他却不知史朝英藏在何处。他听得幻空说过，方丈拨了寺中一幢单独的房子给她，不许她出来走动的。料想是在寺后园子里偏僻的地方，此时，阖寺慌乱，那容他找人仔细询查？普通的僧人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。段克邪只好根据自己的猜想，溜到后园找寻。

园于里有十多间僧舍，段克邪正想逐个去查问，忽见一个女子，匆匆忙忙的迎面跑来，几乎与他碰个正着。

这是一个当地农妇装束的女人，段克邪气力已失，给她碰跌，那农妇忽地“咦”了一声，转过身来，将段克邪拉起，唏哩哗啦的说了一串话，这是当地的土话，段克邪一句也听不懂。

寺中会出现这样一个女人，段克邪当然猜想得到她的身份，当下问道：“你可是服侍史姑娘的么？”那农妇也听不懂他的话。她直上直下的打量了段克邪一番，脸上现出惊喜的神情，拿出了一张图画。

这次轮到段克邪惊诧了，图中是个少年男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的相貌。

那农妇口讲指划，连说带做，段克邪终于恍然大悟，明白了她的意思，是史朝英画了他的相貌，要那农妇来找他的。

段克邪指指自己，又指指她，说道：“是史姑娘要我去见他么？”那农妇也看懂了他的手势，点了点头，拉着他就跑。

这座园子倚山修建，他们走到了山边，前面已无去路。那农妇带他穿过一山洞，前面豁然开朗，却原来还有一幢房子在园中一角。那座山峰正恰似一座屏风，把园子隔成两半。

段克邪暗叫侥幸，“要不是巧遇这个农妇，我怎也找不着史朝英了。”心念未已，已到了那幢房子前面，忽听得史朝英的呻吟呼唤之声，呼喊声中，还夹着叫他的名字。

段克邪大吃一惊，“难道她也遇上敌人，受了伤了？”连跑带跌的冲了进去，推开房门，只见史朝英躺在床上，面如黄蜡，她见了段克邪，也是猛地里一怔，尖声叫道：“出去！”

段克邪愣在当场，道：“不是你叫我来的么？我要解药！”史朝英似乎根本未听见他的说话，呻吟得更厉害了。那农妇把他一推，把他推到了门内，这才拍拍自己的肚子，作了一个手势，“乓”的又把房门关上了。

段克邪不由得满面通红，这才心中明白，原来是史朝英要生产了。

段克邪急着要取解药，却偏偏在这最紧要的关头，碰上史朝英生产，这真是叫他进退两难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这时鄂克沁寺的僧人也正是临到了生死关头！

激战中，精精儿运剑如风，冲破了一个缺口，杀伤了鄂克沁寺的两个弟子。至此，尚堪一战的已是只有幻灭了。

幻灭见己方一败涂地，不禁一声长叹。他不堪受辱，正要自尽；忽地有一伙人冲了进来。原来是夏凌霜母子与方辟符等人到了。

夏凌霜等人闯进大殿，见此情形，大出意外。聂隐娘当机立断，柳眉一竖，说道：“助鄂克沁寺，先除妖人！”夏凌霜道：“不错！”一招“玉女投梭”。如影随形，刺到了精精儿的背心。

精精儿的短剑未能削断她的兵刃，反而险些给她绞脱了手，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这婆娘不知躲到那儿苦练了十年，竟是今非昔比了。”连忙抽出剑来，仗着超卓的轻功，使出迅捷绝伦的袁公剑法，与夏凌霜游斗。精精儿的本领从前是要比夏凌霜高出一筹，但这十年来他到处兴风作浪，武功却是并无多大进境。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之下，如今反是夏凌霜比他稍胜一筹了。夏凌霜攻守兼顾，剑法是绵密凌厉，两俱有之。饶精精儿运剑如风，竟也找不到她一丝破绽。

但这边的几个人中，也只有夏凌霜一个是稍占上风，其他的人或则是仅能自保，或甚至险象环生，连招架都很吃力。

史若梅和曲离交上了手，曲离最初太过轻敌，想把史若梅生擒，给史若梅轻灵迅捷的剑法，出其不意的一剑刺来，挑破了他护肩软垫，要不是他沉肩缩肌得快，这一剑就险些穿过了他的琵琶骨。

曲离一声笑道：“好个小娘儿，果真是有两下子。”脚跟一旋，“月牙弯刀一拨，“ ”的一声，史若梅的青钢剑几乎给他打落。曲离那一刀横削而过，随即左臂暴伸，仍然是想活擒史若梅。

聂隐娘一声叱咤，剑光如练，跳上前来，倏的就朝着他这条手臂削下，喝道：“狗爪子给我缩回去！”聂隐娘的功力比史若梅更高，剑势也更凌厉，曲离心头一凛，“这两个女娃儿倒也不可太过轻敌。”果然便似接受聂隐娘的指挥似的，乖乖的把手臂缩回。

但曲离的真实本领毕竟是远在她们二人之上。他一去了怜香惜玉，打算活擒的念头，刀光霍霍展开，使到紧处，劲力激荡，竟是隐隐带着风雷之声。幸而聂、史二女，同出一师，剑法配合得很好，而史若梅的上乘轻功，也派上了用场。两人以巧降力，倏进倏退的和曲离周旋，虽然胜不了曲离，却也还能自保。

方辟符上前帮手，被藏僧无妄上人拦住。聂、史二女还能自保，他则连招架也颇吃力。无妄上人的“大手印”功夫是西域的武林绝学，掌力之刚猛足以与中土少林寺的金刚掌并驾齐驱，方辟符连接了十多招，已是不禁气喘汗流。幸亏他也是学了妙慧神尼与磨镜老人的两家武功，揉合了轻灵雄浑的两派武功之长，以一剑对双掌，无妄上人也不能不有点儿顾忌。

形势最恶劣的还是幻灭法师和他的三个弟子，幻灭已受重伤，他的三个弟子也或多或少带了一点伤，但鄂克沁寺只有他们四人尚堪一战，他们怎能袖手旁观，让外人给他们拼命？精精儿这边还有个藏僧无咎上人，幻灭只有率领弟子，拼命与他缠斗，不让他上去助阵。

夏凌霜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见此情形，焉能不又忧又急？她本人是占了上风的，但精精儿轻功超卓，她想要摆脱精精儿的缠斗，冲出去援助同伴，却也不能。

正在形势万分紧张的时候，忽听得有人一声长啸，啸声初起之时似乎是在很远的地方，转瞬之间，就似在耳边发啸，震得众人的耳鼓嗡嗡作响！

精精儿大吃一惊，连忙虚晃一招，抽身便跑，夏凌霜又惊又喜，叫道：“空空儿，是你来了？”

不错，是空空儿来了。精精儿跑得快，空空儿来得更快。他前脚踏出门槛，后脚还未曾起步，已与空空儿迎面碰个正着。

空空儿喝道：“孽障，还想跑吗？”劈手夺了精精儿的短剑，一把就把他揪着。本来以精精儿的本领，再不济也还可以在师兄手下过三二十招的，但他生平最怕的是大师兄，见了空空儿早就吓得软了，还焉敢与空空儿动手。

精精儿吓得魂飞魄散，颤声说道：“师兄，请念在同门之谊，饶……”话犹未了，辛芷姑已随着到来。冷笑道：“即使你师兄饶你，我也还不能饶你呢！”反手一记耳光，把精精儿打得半边面孔青肿，门牙落了一根。说道：“他欠我的一记耳光，我已经打了。他是你的师弟，现在该由你处置啦。”

空空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精精儿，你是自作孽，不可活！我只好将你捉回去交给师娘，是死是活，但凭你的运气了。”用重手法点了精精儿的穴道，便把他扔过一边。

空空儿这才问夏凌霜道：“这几个秃驴是要来抢段克邪的，咱们先助鄂克沁寺如何？”

空空儿辛芷姑一齐动手，不消片刻，把曲离，无咎，无妄等人全都击倒。幻灭方丈道：“这几个秃驴是回纥国派来的，请空空施主允许老衲将他们押赴敝国京都，让国王处置。”空空儿道：“精精儿是我师弟，除了精精儿一人之外，其他的人，任从于你。”

幻灭伤得很重，仗着内功深湛，还能勉强支持，过来向空空儿等人道谢。空空儿道：“我不要你空口道谢，我的小师弟段克邪是在你寺中不是？”

幻灭道：“不错！老衲正巴不得空空施主早日到来，好让你把师弟领回去。”当下吩咐几个认得段克邪的弟子，再去寻找。

过了半个时辰，众弟子陆续回来，都说没见着段克邪。

段克邪此时正在史朝英房外，独自彷徨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听得“呜哇”一声，是婴儿的啼哭声，正是：

恩怨情仇俱往矣，只求怜惜此孤儿。

欲知事后如何？请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　翠袖香消留一脉　玉钗缘缔证三生

段克邪脸上发烧，“原来她已生下了孩子了。我守在产妇的房外，这算什么？”要想走开，但又不知外面闹得如何，自己还未曾取解药，如何可以助鄂克沁寺抵御强敌。

正自踌躇未决，忽听得“呀”的一声，房门打开，那农妇走了出来，指指门内，示意叫他进去，段克邪满面通红，讷讷说道：“这，这，这恐怕不便吧。”那农妇不知他说什么，看他的神情，亦已明白几分，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房中已经收拾干净，一把就将他拖入去。

段克邪还在挣扎，史朝英微带颤抖的声音已传了出来：“克邪，你可以进来了。我有话和你说，这个时候，你也不必忌讳这么多了。你愿意进来见见我吗？我求求你！”声音微弱，但也还可以听得清楚。

段克邪听她说得可怜，油然起了恻隐之心，就不再挣扎，让那个农妇将他拉入产房。只见史朝英面如黄蜡，半坐半躺的靠着床壁，床上有一个用大红缎子包裹着的初生婴儿，啼哭已经止了。房中焚着一炉檀香，地下早已打扫干净。

段克邪道：“牟夫人，恭喜你母子平安，你，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？”史朝英并不回答他这句问话，却向那婴儿指了一指道：“你抱起来，让我瞧瞧。”

段克邪依了她的吩咐，将婴儿抱到她的面前。史朝英道：“是个胖小子哩，你瞧可不可爱，像不像我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可爱极啦，也很像你。”其实这孩子更像牟世杰。

史朝英憔悴的脸上绽出笑容，说道：“当真是似我么，你喜不喜欢我的孩子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喜欢，喜欢！”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抱一初生的婴儿，毫无经验，生怕跌落，抱得可能紧了一些，那孩子忽地又“呜哇”啼哭起来，小手抓他的脸。

史朝英道：“男人样样能干，就是不能替代女人抚养孩子。”向那农妇说了一句土话，那农妇将婴儿接了过去，喂他羊乳，那婴儿的啼哭登时止了。段克邪这才如释重负。

段克邪正想说话，史朝英却又抢着先道：“克邪，你也该成亲了。唉，你那位史姑娘却不知还是不是那样恨我？”

段克邪心道，“你用手段将我掳来此寺，若梅只怕还未知道我是否还活在人间，当然是恨死你了。”但看着史朝英在产后颜容憔悴，气息奄奄，她心中所想的却怎好对史朝英实说，当下只好含糊答道：“我倘得出去，自会为你向她解释，她虽然有点小脾气，但也是很肯体谅人的。”

史朝英看他一眼，若有所思，久久不语。段克邪道：“牟夫人，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情要说，我倒有一件事情求你。”

史朝英忽地抬起头来问道：“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好似听得厮杀之声？”她产后已有半个时辰，精神稍稍恢复，已是隐有所闻了。

段克邪连忙说道：“精精儿和几个武功很厉害的人物，闯进寺来，要把你我抓去。幻灭方丈，幻空法师等人已和他们动手了。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。……”

史朝英淡淡说道：“此处极为隐秘，方丈答应过我，决不泄露我的秘密的，谅那老猴儿也找不到此地，你可以放心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 唉，你怎么只是想着自己？那几个人非常厉害，只怕方丈也不是他们对手。你把解药给我，我要助他们一臂之力！否则鄂克沁寺毁了，咱们迟早也要落在他们手中。 ”

史朝英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 你责备得很对，我是想自己想得大多了。如今我也还有一件事情要为自己筹谋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求你的了，你肯耐心听我说说吗？要不了多少时候的。 ”

段克邪一心悬挂外面的事情，这时大殿中的恶斗早已停止，段克邪听不见厮杀声，更是惊慌，“ 难道鄂克沁寺已是一败涂地，幻灭等一众高僧都已被敌人擒了？ ”但得不到解药，急也没用，只有连忙说道：“ 你有什么事情，赶快说吧！ ”他心神不属，根本就没有仔细推敲史朝英所说的话中之意。

史朝英叹口气道：“ 我知道我一生对你不住，但我在世上已无亲人，尽管你未必把我当作友人，我还是要谬托知己，只能把你当作朋友。 ”段克邪道：“ 你有什么事情需我相助，请说吧。我会尽力而为的。 ”史朝英抬起眼睛望他，道：“ 那么你原谅我了？ ”段克邪一来是想她快说，二来也确实是对她起了怜悯之心，便点头道：“ 我并非量窄记恨的人，是原谅了你了。 ”

史朝英再次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 好，那么，我求你将来照顾我的孩子，你可愿意？ ”

段克邪心中隐隐感到不祥之兆，说道：“ 牟夫人，你何故口出此言？我与你夫妇二人虽有过节，但如今世杰已死，这些旧怨也早已一笔勾销了。你的孩子就是我的侄儿一般，承你这样信赖我，我当然会照顾他的。你安心调养吧。 ”

史朝英听他说得恳切，愁眉舒展，笑靥如花，说道：“ 多谢你不念旧恶，这我可放心了！ ”在身上掏出一个金盒，说道：“ 解药在这儿，你自己取吧。用水送服，只一枚就够了。 ”

段克邪大喜，接过解药，正在吞服的当儿，史朝英又道：“ 你的宝剑我也该交还你了。 ”这柄宝剑是当初他被史朝英所擒的时候，史朝英就缴了他的。

段克邪正要回身接剑，忽听得“ 嚓 ”的一声，史朝英已把剑插进自己胸膛，嘶声说道：“ 有你照顾我的孩子，我可以不必再为这孩子操心了！ ”

段克邪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失声叫道：“ 牟夫人，你这是何苦？ ”但上前抢救，已是不及。段克邪扶着她的身子，只见三尺青锋已刺进了一半有多，那是决难救活的了。

史朝英断断续续地道：“ 世杰，我说过要跟你的，如今我来与你相会了，你大约也会原谅我了吧？你听见克邪叫我这一声：‘ 牟夫人 ’吗？不错，我始终是你妻子！ ”

这柄剑一拔史朝英便会立即死亡，段克邪不敢拔出宝剑，扶着她的身子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史朝英声音已是越说越弱，忽听得脚步声跑来，有人呼唤：“ 克邪！ ”有人呼唤“ 英儿！ ”前者是史若梅的声音，后者是辛芷姑的声音。

原来辛芷姑料得段克邪是在她徒弟房中，向幻灭查问了史朝英藏身之处就和史若梅、聂隐娘三个女的赶来。空空儿、方辟符等人因是男子，不便和她们进去，留在外面。‘ 可惜她们还是来迟了一步。

史朝英双眼已经阖上，听得她们的声音，精神陡振，又睁开来，说道：“ 克邪，答应我早日与史姑娘成婚。嗯，我如今已以一死谢了你们，只还有一事令我难安的是我愧对我的师父。师父，你可肯在我临终之际，将我重纳

门墙？”

就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辛芷姑已经走了进来，叫了一声：“英儿！”抢过去将她抱住。

史朝英道：“师父，你可肯饶恕徒儿了？”辛芷姑眼中蕴泪，说道：“为师的也有不对。嗯，英儿，你，你放心去吧，你的孩子，我替你抚养，长大了我叫他跟段克邪，那他就决不会走上邪路了。”

史朝英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样我就更放心了。唉，你们都对我很好，可惜，可惜，我自己没有学好……”说到最后一句声细如丝。辛芷姑叫道：“英儿！”只觉她身体渐渐僵冷，探她的鼻端，气息已是断了。

辛芷姑拔出那柄宝剑，抹干净了血迹，默默无言的递给段克邪。然后拉过被头，遮盖了史朝英的身体，放下帐子。

那初生的婴儿也似乎感到这沉郁凝重的气氛，“哇”的又哭了出来。辛芷姑抱起婴儿，说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你大了不能像你爹娘，你是要做个刚强正直的大丈夫的。克邪，他长大了我再付托给你，你同意吗？”段克邪正愁自己与史若梅都不会带孩子，有辛芷姑肯担起抚养的责任，自是最好不过，当然应承。

空空儿、方辟符等人还在佛堂，与幻灭、幻空等鄂沁寺高僧同在一起。辛芷姑抱了婴儿，出来与他们相见，说起史朝英之事，大家因为她是以一死来作忏悔，也都不禁吁嗟。

辛芷姑将史朝英的后事拜托幻灭料理，要了两袋羊乳，准备在路上喂婴儿的，诸事嘱咐妥当，便与幻灭方丈告辞。

幻灭把史朝英骑来的那匹骏马也交还了段克邪，这匹坐骑本是秦襄赠与段克邪，而给史朝英夺了的。幻灭率一众高僧送出寺门，再一次的道谢了空空儿救难活命之恩，这才道别。

空空儿道：“我与芷姑先回山见我师娘，把精精儿交她处置，也好让这婴儿有个安顿的地方。将来咱们在铁摩勒那儿再相见吧。克邪，我想我可以赶得及来喝你一杯喜酒的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先喝了师兄的喜酒，再喝我的吧。”

空空儿取下精精儿那柄金精短剑，递给段克邪，说道：“这柄剑本是楚平原的家传宝物，我年少时候荒唐，见了好东西就要偷，这柄剑我到手之后送给精精儿，让他仗以为恶，实在是对不住楚家。楚平原这次为了找寻你，很是尽心尽力，听说他现在伊克昭盟养伤，这柄剑就由你交给他吧。”

史若梅道：“不错，楚平原在伊克昭盟受的伤，说来也是有一半为了你的缘故，他若不是为了你，就不至于跑到伊克昭盟了。这样的好朋友，你应该去看看他。”

段克邪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楚大哥怎么受的伤，伤得重吗？”史若梅把楚平原在伊克昭盟的遭遇告诉了段克邪，段克邪叹道：“为了我的缘故，累及许多朋友为我奔波，楚大哥还受了伤。我心里实是不安，当然应该先去看看他。”

夏凌霜与楚平原不相识，说道：“如今克邪已经脱险，我还是先回去给铁摩勒报个讯吧，免得他记挂。”

当下众人分道扬镳，段、史、方、聂四人的坐骑都是不凡的骏马，但往伊克昭盟的路上，要经过草原、沼泽与沙漠地带，中间又有一些地区是回纥兵马驻扎的属地，他们不想多惹麻烦，常常要绕道而行，走了将近一月，才

到了伊克昭盟。

到了萨巴王公所在的那个山谷，伊克昭盟的武士们还认得方、聂等人，远远的见了他们，就去给萨巴王公报讯了。

萨巴王公与女儿香贝格格亲自出迎，进了篷帐，段克邪迫不及待，便问起楚平原来。

萨巴王公道：“楚大侠的伤已经好了。可是他现在不在这儿。”段克邪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他走了么？”萨巴王公道：“也没有走。昨日我们的探子探得有一股回纥兵马过了边境，楚大侠自告奋勇，和我们的健儿前去截击了。大约明天就可以回来的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也赶去助阵吧。”

萨巴王公道：“回纥现在的处境很是不利，谅他不敢对我这一边大举动兵。据探子的报告，发现的这股人马为数也并不多，很可能只是来打听虚实，最多带点骚扰性质而已。我们的健儿已经集中边境，又有楚大侠帮忙，一定可以应付得了。我想，可不必劳烦你们了。”段克邪听他说得极有把握，而且断定楚平原明日便可回来，只好听他安排，前议作罢。

聂隐娘道：“我们这个月来在路上马不停蹄，外间消息，丝毫不知。王公说回纥处境不利，不知究竟如何？”

萨巴王公道：“吐谷浑与回纥已经开仗，师陀国的那支军队，原是归回纥统帅指挥，驻在长安的，现在也已叛了回纥，班师回国，将回纥驻在他们国中的骑兵，全都赶跑了。西域还有几个小国也结成联盟，虽未兴兵与回纥作对，但亦已不听它的号令了。”

聂隐娘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宇文姑娘的计划都已一一实现了。”香贝格格道：“这都是那日亏得你们相助，擒了那贼王子和回纥兵马大元帅的那小王爷。”聂隐娘道：“我们只是出点力气，算不了什么。说来还是你们仗义相助与楚大侠筹划之功。”

当晚萨巴王公在帐中设宴款待段克邪等人，正自酒过三巡，忽听得外面担任警卫的武士嚷道：“楚大侠和卢将军回来了。”

众人大喜，连忙随着萨巴王公出迎，打开篷帐，火把照耀之下，只见楚平原与一个伊克昭盟的武士已经在帐前下马。方、聂二人认得这个武士乃是伊克昭盟坐第二把交椅的摔跤好手卢石。

楚平原突然发现了段克邪与史若梅同在一起来迎接他。这一喜当真是非同小可！段克邪笑道：“我的事慢慢再说，你先说你的吧。”

萨巴王公道：“是呀，你们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们最少也得明天才能回来呢。仗打胜了吧？”

楚平原道：“根本没有打仗。原来回纥那股人马是给你老人家送礼来的。”

萨巴王公诧道：“给我送礼？这可真是奇事了！”

卢石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是给咱们送礼与赔罪来的。三十匹驼马的礼物，可还真不薄呢。回纥的王子在咱们这里闹事，他们的可汗怕咱们拿这个作藉口，出兵与师陀夹攻他们。哈哈，他们凶狠霸道，一向横行无忌，这回可要讨好咱们了！”

萨巴王公哈哈笑道：“回纥就是这么欺软怕硬，从前咱们怕它，它就一直欺压咱们；如今咱们硬起来了，它可就要来赔罪了。他们的人呢？”

卢石道：“巴山将军护送他们。我们怕你挂虑，先赶回来报讯。”巴山是伊克昭盟的第一名勇士，这次就是由他率领本族健儿前往边境堵截回纥兵马的。

回纥的事情谈过之后，段克邪才有机会向楚平原道谢。楚平原道：“你我如同兄弟一般，我正惭愧未能为你尽力，你一脱险，就来看我，若说到客气的话，还该我多谢你的盛情呢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那就彼此都不用客气了。楚大哥，你说实话，你愿意同我们回去还是留在这儿？我不勉强你。”楚平原道：“我的伤已经完全好了，回纥料想也不会再来侵犯伊克昭盟，我留在此地并无用处，当然是和你们一道回去。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们明天就要走的。”楚平原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归心如箭，也正是巴不得明天就走。”

萨巴王公忙道：“你们万水千山，好不容易赶到这儿，怎能明日就走？我们伊克昭盟的规矩，远方的客人来了，最少也得住个十天八天。”

楚平原笑道：“王公有所不知，我这位兄弟是要赶回去成亲的。只好请你破破例了。”

萨巴王公这才知道段克邪、史若梅是一对未婚夫妻，哈哈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我倒不便强留了。”

香贝格格道：“楚大侠，你不要在这里等候虹霓妹子的音讯吗？你想喝朋友的喜酒，我也想喝你的喜酒呢。”

段克邪为楚平原着想的也正是这件事情，所以刚才向他示意，并不勉强要他一同回去。

楚平原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这事以后再提吧。如今回纥与吐谷浑的战争尚未结束，西域各小国都受影响。且待太平之后，我再来拜访你们。我的朋友都在南边，隔别已久，我想先回去看看他们。”

萨巴王公见他说得恳切，也就不再勉强，举杯说道：“好，那么今晚之宴，是接风酒也是饯行酒了！”

香贝格格笑道：“这也是预祝段公子和史姑娘百年好合的喜酒！”众人开怀畅饮，尽欢而散。

萨巴王公给他们安排了住处，楚平原与段克邪同一个篷帐。楚平原却不想就睡，说道：“段兄弟，我和你到外面走走。”

月夜草原另有一番景色，风过处草原似一望无际的海洋，卷起千层波浪。段克邪赞叹道：“天苍苍，地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在草原上才知天地之大，胸襟也自然广阔了。楚大哥，我若是你，我真不想回去了。”

楚平原笑道：“我倒是想回去的。不过，我很抱歉，只怕赶不上喝你这杯喜酒了。”

段克邪不觉一怔，道：“你不是说明天和我们一同走的吗？”

楚平原道：“我不想让多人知道，实不相瞒，我是想到师陀国去一趟，明天出了这个山谷，我就要和你们分道扬镳了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想去偷会你那位小霓子，怕人笑你。这是好事呀，我们替你欢喜还来不及呢。”

楚平原道：“不是我要去会她。昨日她派人给我送信，恰巧在半路遇上的。信上说她有事情要与我见一见面，却不许我说给外人知道。连萨巴王公父女也不能告诉。这事是有点奇怪，但我不能不去。段兄弟，要是我赶不上喝你的喜酒，请你原谅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我也抱歉恐怕不能喝你的喜酒呢。她请你见面，还不是等你开口向她求婚吗，这有什么奇怪？”

楚平原道：“她与萨香贝情如姐妹，若是她真有这重心事，她会托香贝

格格向我表达的。但现在她却连香贝格格也要瞒住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楚大哥，你虽然年长于我，却不知女孩儿家的心事。这是她的终身大事，她怎好意思托外人向你表达？催你前去求婚？但其实香贝格格也是知道她的心事的了，你不听得她今晚所说的那些话吗？”

段克邪有了未婚妻，俨然以情场前辈自居，夸说自己懂得女孩子的心事，楚平原却是半信半疑，他找不出理由驳他，心里却总是觉得宇文虹霓此约有点古怪。但反正自己已经决定前往师陀，也就不去多考虑了。

第二日，楚平原跟从人一起与萨巴王公告别，出了山谷，便按计划而行，与段克邪等人分手。

方、聂、段、史两对情侣，在牟世杰夫妻相继死亡之后，对史朝英之死虽也不无叹息，但心中已是没有半点阴影。一路上说不尽轻怜蜜爱，旖旎风光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长途跋涉不辞劳，一路春风送马蹄。从风雪漫天的塞外回到中原，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。

伏牛山上杜鹃花开得遍山红，情侣们心情舒畅，在花香鸟语之中回到山寨。铁摩勒等人已得喽兵报讯，出来迎接。

段克邪一看，只见空空儿、辛芷姑、夏凌霜等人尽都在场。段克邪见过礼后，笑道：“师兄，你来得好快呀！”

铁摩勒笑道：“你的师兄师嫂是赶来喝你喜酒的，他们已经来了三天。可是，他们的喜酒，却不等你，我正要罚他们补请呢。”

段克邪喜道：“哦，你们已经、已经成亲了？”空空儿一世英雄，这时却是忸忸怩怩地说道：“师娘年老，她不想下山，我、我想她老人家欢喜，就在山上拜了堂了。没请什么客人。”原来空空儿因为年过四旬，方始成婚，比少年人更为害臊，怕与段克邪同时举行婚礼，宾客众多，闹起新房，难免要和他这位“老新郎”开开玩笑，那就不知如何应付了。所以取得辛芷姑的同意，就悄悄的先成了婚。

段克邪道：“师娘身体还好？”空空儿道：“好，这次精精儿很惹她生气，幸好有我这桩喜事，给她解了几分，要不然精精儿只怕没有命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精精儿怎么了？”空空儿道：“他被师娘废了武功，罚他每天挑水。师娘知道你也将要成亲，嘱你带新娘子去见她。”段克邪道：“这个当然，成不成亲，我都要回去一次，探望她老人家的。”

方辟符没有亲人，正自有几分怅触，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哈哈笑道：“隐娘，辟符，你们料不到我也来了吧？”

聂隐娘喜出望外，叫道：“爹爹，你怎么也到此间来了？”原来这人正是聂锋。

聂锋道：“朝廷说我‘剿匪’不力，但因我有平史朝义之功，功过相抵，皇上法外施恩，将我削职为民，这正遂了我解甲归田之愿。”铁摩勒笑道：“若非如此，你爹爹以将军的身份，怎敢到山寨来见我这个强盗头子？”

聂锋叹口气道：“我少年时很想做个游侠，可惜后来走错了路，跟了薛嵩，想在军功上图个出身。做了这许多年将军，虽不至于滥杀无辜，罪孽也是不小。只好希望你们给我补过了。隐娘，我准备在喝过了段贤侄的喜酒之后，就带你们回去。你和辟符的婚事也该办了。”方、聂二人都是红晕双颊，低下了头，暗暗欢喜。

空空儿道：“何必分开两处，不如都在这里办了吧？”

聂锋道：“我的亲友都在家乡，我只有这个女儿，还是让他们在家中完

婚的好。他们成婚之后，若要闯荡江湖，我可以任由他们。”

铁摩勒笑道：“聂老前辈意欲赘婿上门，咱们也不必勉强他在这里办喜事了。不过，这杯喜酒，我们还是要你预先请喝的。”

原来聂锋虽然是与绿林豪杰结交，但他究竟是做过将军的人，想法也还未能与空空儿、铁摩勒等人相同，他可以让女儿女婿作游侠，却不愿意让他们作强盗。若在山寨里成婚，传出去只怕要惹祸殃，那就非迫他“落草为寇”不可了。铁摩勒也猜到他的心意，是以不愿勉强他。

段克邪婚礼传出之后，轰动了武林。四方豪杰，识与不识，甚至未接到请帖的，也都赶来道贺。铁摩勒的师父磨镜老人、史若梅的师父妙慧神尼与疯丐卫越等几位老前辈，轻易不肯在江湖走动的，也都来了。伏牛山上，等于是又来了一次“群英会”。

新人交拜了天地之后，段克邪牵着史若梅，先向夏凌霜行了大礼，叩谢她抚养之恩，然后依次向空空儿、铁摩勒两人行了大礼。这几个人都是曾受过他父亲段珪璋的嘱托的，如今得见段、史二人钗联璧合，完了心愿，都不禁热泪盈眶。

大礼告成之后，担任知客的头目忽来报道，有个和尚也赶来道贺。铁摩勒诧道：“我可没有方外的朋友呀！”请了进来一看，却原来是鄂克沁寺的幻空法师。

幻空笑道：“虽是来迟了一步，幸亏还赶得及喝你这杯喜酒。”段克邪在鄂克沁寺曾与他相处七个月，早已化敌为友，相见之下，甚为欢喜。问起他们本国的战争，幻空笑道：“西域好几个小国联合反抗回纥，回纥有后顾之忧，不敢全力进侵，已给我们打败了。我一来是喝你的喜酒，二来也是给你报喜讯的。”

段克邪很惦记好友楚平原，又问起师陀国的消息。幻空道：“我只知道师陀国已经复国，立了一个女王。”西域一些小国，并无男尊女卑的观念，立女王不算怎样稀奇。段克邪心道，“这女王一定是宇文虹霓，楚大哥在师陀国想必也成就了美满姻缘了。”

喜讯带来，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。是晚，洞房花烛，一对新人好不容易等到众宾客闹了新房，才得以单独相对。

段克邪取出龙钗，笑道：“咱们的父母在咱们出世之日，就给咱们以龙凤宝钗为证，缔下良缘。可喜的是经过了无数折磨，龙凤宝钗，今日终于又配成一对了。”史若梅红晕双颊，又是欢喜，又是伤感，说道：“可惜我一出生就没了爹爹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你我的名字都是你爹爹起的，他要我做个行侠仗义、诛锄奸恶的好汉；要你做个不畏霜雪、比美梅花的英雄。咱们倘能不负他老人家的期望，也可以慰他于九泉之下了。”史若梅道：“是。今后我愿跟你在江湖做个游侠，继承你爹爹的遗志。”于是两股玉钗合在一起，两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。这“龙凤宝钗缘”也就结束了。正是：

只羡鸳鸯不羡仙，烽烟未许损华年。

玉钗重合镜重圆。

愿向江湖同展翼，且从游侠拓新天。

相期毋负此奇缘。

——调寄浣沙溪

（全文完）